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一册目次

古今議論參五十五卷（二）

〔明〕林德謀撰

明崇禎刻本

伶州鳩論律 國語

林德謀宋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脩訂閱

王將鑄無財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財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繇是第之二曰太蔟財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鳴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對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樂記所記樂詳矣一言以蔽之曰和乎路鼓惡孔

于鄙爲小人比鄙之音不和故也舜彈南薰之操阜財解慍州鳩先是之對景王曰政從樂樂從和和從平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司馬遷言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甚哉樂之於政系財用兵刑非小故也要中和本論儒者詳言聲律度數皆有不能通知者

律書

司馬遷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迭興迭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

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于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之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

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熟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于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于十二子為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于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于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于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如相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于下也其于十母為壬癸壬者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于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

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于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于十二子為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于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太簇太簇言萬物簇生也故曰太簇其于十二子為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于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于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于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厠也其于十二子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于十母為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于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于十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清明風居

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于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于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于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于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于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代也北至于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于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于濁

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于留留者
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
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于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
老也故曰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
陽氣道萬物闔黄泉也其于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
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
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
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
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

無餘也故曰無射其于十二月爲戌戌者言萬物盡
滅故曰戌

律呂正聲變聲

陳仁錫　編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
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黄鍾
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
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
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
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
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繇
是而損益焉及十二律之旋相爲宮也各有七聲合

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
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
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
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黄鍾宮至
夾鍾羽並用黄鍾起調黄鍾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
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
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鍾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鍾起調
夾鍾畢曲姑洗宮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
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

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鐘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夷則宮至應鐘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鐘呂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鐘宮至太蔟羽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繇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繇黃鐘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爲六十日律呂有六律五聲爲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上文之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于六十其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以黃鐘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于六十亦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

於斯

諸家論樂律至蔡西山析衷詳而精矣愚故但依八編所輯正變以便覽

論律呂　施世亨

古來論律呂者或不主重上生之說至近世李文利獨謂黃鍾三寸九分而律呂長短升降皆以漸爲合于消息盈虛之理非如史遷之律應鍾至黃鍾驟升四寸餘也大抵祖邵子指節可以觀天大指尊猶黃鍾而極短夫黃鍾之管可以不同如此又何紛紛爭于秬黍哉程子曰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較之既得正便將秬黍以實其管所謂求諸聲氣之元斯得之矣竊謂律本河洛乾坤定位

而先後天之卦殊也律通于曆晷刻可推而歷代之曆元亦變也曆始于寅而所行之時不同律始于子而所用之樂又不同姬出自天黿而歲鶉火以夷則上宮步自商郊以黃鍾下宮師于牧野以太蔟下宮布令商遂以無射上宮施舍百姓是用樂亦乘數當辰安在始于黃鍾且周人之樂無商聲鄭氏以爲祭尚柔抑又以木德辟所尅是知其惟所用矣故曰功成作樂然其物豈可變哉而文利乃創爲千古獨闢之論何也古今之樂器已殊而太和豈得不在則

于三寸得元聲焉于九寸得元聲焉總無失其爲黃鍾焉斯制作之隆也後替師曠能目睹秬黍乎夫詩三百篇皆可被于絃歌漢魏樂府以迄于唐人近體猶稱曰律其風氣之初盛中晚善讀者能自得之又何秬黍之爭哉此是明不爭秬黍之說然述者之明不得不存法度焉耳

按大明風雅錄載公與鄭少谷傅丁戊諸人唱和稱閩中十子今讀此篇知其詩皆可被于音律不虛矣息菴五雲二先生爲公子俱登科甲所爲詩其見曾能始先生十二代詩選蓋公以孝友宜家至于今其孫其曾舞蹈詠歌亦如此是又可得樂之實也

家本臨川人　國初以世勳籍閩　祖又嘗作譜牒贊有曰師出以律爰整其旅克佐戎行南土牧處文之禮樂以遺孫子手舞足蹈惟干及羽樂則生矣調其律呂蓋言和也采公按樂律首拈和字即此意　孫有翼識

定律法

羅九思

河圖五十居中洛書五居中居中者虛而不用則五十乃天地之體數除五十中數之外河圖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七居西四居東南二居西南八居東北二居西北而其位亦凡八則八乃天地之用數故律呂損益皆當以八分爲率然易云參天兩地而倚數又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則是此參伍參兩但當陰以八錯綜于其間而不當明以八是參于其外況既云參伍則當分其八爲三五而合三五以成八既云參兩則當分其八爲四二而合四二以成八既云錯綜則黃鍾大呂蕤賓林鍾尊而爲居前者卽屬陽而用全但當以兩律而合爲八其法須當先用三次用五而參其伍以參天故黃鍾蕤賓以三分損益爲法大呂林鍾以五分損益爲法此之謂參伍太夾姑仲夷南無應卑而居後者卽屬陰而用半須當以四律而合爲八其法當先用二一次用二一次用二一次用二而四其二以兩林故太夾姑仲以各損一分爲法夷南無應以各益二分爲法此之謂參兩

五聲六律十二管議

鄭庭曾

五聲十二律乃樂制之祖聖人因天地之氣數律三一也之精神而制作之妙有常情不易窺測者矧周樂衰廢古法湮沒始盡今之說樂者稍聞隔八相生之說卽自詫爲精造豈不惑哉愚細閱律呂新書頗通其分之上但不生重上生之說愚竊亦未釋然請試陳之按漢前志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仲呂從始至末一損一益而大呂夾鍾仲呂三律短縮加一倍之數方適于用蔡氏主之乃鄭康成杜氏通典之說則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又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是爲重上生之法則大呂夾鍾仲呂之律不特增加而其長短之數與古法加一倍者適相符合蔡氏不主之夫以兩山主取之隔豈爲無見然以諸家

所論寅晨之聽發則重上生之法太協陰陽消長之運得轉生變律之原勝於古法遠甚兩存之以俟知者蓋十二律唯黃鐘林鐘太簇得成寸南呂姑洗得成分自姑洗而下須以釐毫絲忽衍之五聲十二律皆始於黃鐘黃鐘爲聲律之本其長九寸空圍九分每寸之長雖滿十分而以空圍之所受約之則實九分也九九得八十一分是爲宮聲之數樂記宮爲君註爲絃用八十一絲是也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爲徵則去三十七得五十四分而管之長六寸也林

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爲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分而管之長八寸也太簇三分損一下生南呂爲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分也南呂三分益一上生姑洗爲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分也管之長短皆以分數爲度姑洗之數三分之不盡二算謂尚餘二分而數不可行此聲之所以止於五而律亦窮于五矣須有以通之通之者以九九之法衍分爲釐則姑洗得五百七十六釐三分損一去一百九十二釐下生應鐘得三百八十四釐也應鐘三分益一加一百二十八

釐上生蕤賓得五百一十二釐也蕤賓之數三分之尚餘二釐又不可行又以九九之法衍釐爲毫則蕤賓得四千六百八毫三分益一加一千五百三十六毫上生大呂得六千一百四十四毫也然蕤賓本受應鐘之益而生今復益之而生大呂何哉天地之氣自子至午陽息陰消故黃鐘以後諸律陽損而下生陰益而上生自午至子陰息陽消故蕤賓以後諸律陽反益而上生陰反損而下生是重上生之法所以節宣造化而候之氣應吹之聲和則以天地自然之

數不可移易也大呂三分損一去二千四十八毫下生夾則得四千九十六毫而數又不可行則又折毫爲絲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絲三分益一加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絲上生夾鐘得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二絲夾鐘三分損一去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絲下生無射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絲而數又不可行則又折絲爲忽得二十九萬四千九百一十二忽三分益一加九萬八千三百四忽上生仲呂得三十九萬三千二百一十二忽三分之尚餘二忽而數又

不可行此律之所以止于十二也

吾鄉之鄭科名鼎盛皆用禮經領薦而先生以是經割裂紊亂一一參定編正之書成奏闕群議以公書生竟尼其行士林至今惜焉禮經條說多多不能具錄姑采論樂中一篇如此

論後世聲詩不傳

鄭樵

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饗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資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饗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

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于事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汙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仲尼爲此患故自衛反魯問于太師氏然後取其正焉則十五國風以明分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

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係于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于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

惜生所笑者尚謬

論今樂之器可通於古 徐一夔 同議

世號太常爲雅樂而未嘗施于讌饗豈以正聲爲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于奏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于太常其樂縣鐘磬塤篪柷敔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倣諸古矣遠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焉蓋古樂其聲眞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惡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坊樂意殊絕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爲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瑟也後世變爲之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與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鐘鎛磬宮軒爲正聲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于推

輪龍艘生于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棹盃古者藉席以為安後世更以椅桌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棹盃椅桌而復俎豆簟席之舊也然則人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歸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惉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淫聲哉

三　論儒生不知樂　　楊　慎

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律呂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今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工制品不[illegible]一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所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折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又何取焉

篤無
一成功
事輒

卷二十四終

古今議論參卷二十五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育訂閱
瞿景淳

諸子

漢藝文志敘鬻子名熊著書二十二篇魏相奏記於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遂以爲師今觀其書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至矣唐柳子嘗言子書起於鬻熊是也子華子程本也程子本與孔子同時乃所傾蓋而敬之其言宜有過人者十篇之中如語道德則頗與老列之旨專對則倣左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之事不宜直據其謬附會不經而乃以爲子華子之書可乎晁公武謂元豐以後人所誣也孔叢子陳涉博士孔鮒撰一名盤盂取其事雜也然理旣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乃其所誣之人僞作者也故高續古曰觀其詞致其事則往往差謬而同與可見矣魯連子戰國高士也觀其遺燕將書有曰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者不怯死以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詞片激亮隱然出於戰國之表非儀秦鬼術可伍然以布衣遊諸侯不當以身任天下張文潛譏之當矣墨子宋大夫也著書三卷而强本節用之道雖有益於國然兼愛之說必流至於無父故孟子深闢之而程子亦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管子二十四卷朱子謂其王齊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疑後人之所托也而聖門有所不道豈非以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乎就似心術日心等篇似側聞誠意正心之學者亦假言耳晏子十二卷柳宗元以爲後人採晏子行事爲之今觀其兼愛尚同等篇皆出墨子意者墨子之徒與太史公願爲之執鞭則其言必有可取者矣老子著道德八十一篇以外已爲首其言大抵欲藏退守不爲物先而一返於自然此入於玄妙者也然謂天地聖人不仁何背道之遠哉柳宗元曰老子孔子之異流不得以相抗信矣莊周著南華經三十二篇以逍遙爲首其文辭汪洋凌厲若乘日月騎風雲上下星辰而莫測其所之此極於宏放者也然抑侮孔子且謂

聖人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何離道之甚哉而李純甫乃以聖人目之謬矣列禦寇之學本於黃老所著天瑞等篇其目有八宋人謂其簡勁宏切似矣然論生死而謂生生者未嘗終似輪廻不息之說也不幾於荒唐無益乎荀況之學雜於申韓所著勸學諸篇其目三十有四楊倞謂其根極領要似矣然以性為惡以禮為僞而譏毀子思孟子何其昧於禮性乎左丘明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為國語二十一篇柳宗元謂其闊深

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者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人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不論其是非故作非國語序其不滿於後世如此先秦合東西二周秦齊燕楚宋趙魏韓衛中山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名曰戰國策高似孫謂其叢推少論同異錯出言詞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以劉向較正卒不能正其淆駁故作戰國策考其致譏於後人者如此武子十三篇所論先計術而後攻戰先智謀而後料敵用兵之道明白周備故戴溪曰其操術有餘於推謀而不足

於仁義信矣武者以兵流於毒自武子始非窮本之論乎吳子一篇雖曰談兵然尚禮義明教訓而其書幾乎正理觀備果戒約之言信將家之律令而在德不在險之論其戰國之名言乎惜乎刻薄少恩不見與於君子也慎到韓非刑名之家隨於曲學而不知仁義之治者但到也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其謂立天子以為天下殆猶儒者君為輕之意乎非也韓非薄仁義而重刑名背詩書而課名實東坡謂其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不其然

哉申不害商鞅嚴峻之後皆倡為異論而不顧先王之道者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非以好刑名而言多刻薄乎商子變亂舊法以戕賊天下而曰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是何其誣聖人也范蠡子書極陰陽之變窮曆數之微其為術亦精奇與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藏之所以俟時而動見幾而作者非有得於此乎鬼谷子書竊易卦之神達老氏之幾捭闔誠多方矣其言之粹者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

之類非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著乎呂不韋乘勢致富
貴而行不謹功業因無足觀然著於春秋若勿躬篇
言人君之要在於任人用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而
達鬱分職篇皆盡人君之道其言亦有可取者淮南
子與蘇飛雷被諸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雋其書
雖駁雜不一然論君道也則曰有德之君以樂樂人
無德之君以樂樂己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
論用兵則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
賢則敵國畏其言亦有可用者賈誼以英銳之資抱

器自負而新書數卷其心切其情深其辭隱而麗其
藻揚而雅故司馬遷謂其有功於後但其學本縱橫
之習而以孔墨一言之程子譏末之識不亦宜乎劉
向以通達之才善屬文而以新序說苑正綱紀迪教
化辨邪正黜異端故先儒謂此書爲漢規鑒但其學
好神仙之流而謂黃金可成焉楊氏不知義命之惜
其能免乎桓寬鹽鐵論當時所共議者今觀其問荅
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大過於人者其曰行遠
者因於車濟海者因於舟成名者因於資則一時趨

向可知矣王充論衡乃其所自著者觀其爲言非不
敘天時數人事析物類道古今但足以觀美於一時
而不足以準的於後世蔡邕見之以爲談助宜然矣
元次山書十卷辭章奇古不踏古今其曰人之貪於
位貪於權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於閑靜人
之恐於毒恐於嫱恐於詐惑貪溺不如恐於貧苦恐
於廢棄美哉斯言乎皮日休隱書六十篇立意峻絕
善得事情其曰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己憂
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又曰古之

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又曰古之決獄
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尹文子一卷論
任道不足以治必用法術權勢劉向爲刑名家者
也但其爲民之心願切末章尤中時君之弊使舉而
行之亦足以善其國而伸長策獨好之則過矣鄧析
子所著二篇以下諸侯實爲嚴酷之行如曰令煩則
民詐政擾則民不定又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雖
其言足以資治而要其人則李斯之祟矣
子家未盡而不能自立者不必舉

古今史學得失　　　　張景淳

史記司馬遷所作也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揚子雲以良史目之似矣然伏羲之畫卦萬世文字之大原也知考信者寧忍棄耶遷乃忽畧聖經遺編不錄安能逃朱子之所短哉西漢書班固所成也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呂伯恭以左傳擬之似矣然人生之節義萬古名教之大原也知所重者寧弗尚歟顧乃輕賤民犇非所不與寧能逃范氏之所病哉范曄東漢書論竇武何進之誅中官爲違天理論張奐馬勇之使西

域爲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吏升忍恥之蔡琰於烈女志王喬之鳧履記左慈之羊鳴而貨殖藝文志又闕焉或者議其言多迂誕事多詭越信哉其後荀悅省班固之煩作西漢紀而體製近古表寵翦范曄之穢作東漢紀盡得去取而詞約事詳可謂嘉史矣然中外二累東晏皆均體無輕重而是東都之事入西京之傳紀載安在哉陳壽三國志以父髡之憾而遂短諸葛之將才以索米之故而不立丁儀之列傳甚者蜀以寇書之魏以帝紀之使非習鑿齒尊昭

烈以正統辨曹操爲簒賊則壽之失何日而可救乎晉史起于晉之諸臣終于唐之房褚然文駢儷唐太宗親撰四贊蓋欲掠其美以傳後也宋書據承天之紀傳因采摭以成書然事雜魏晉沈約增志符瑞蓋欲專其功以誇人也蕭子顯因江淹事齊有文名初創南齊志而爲齊書卒之才本卑弱徒事乎雕鐫藻繪則子顯之罪也姚思廉因父察事梁爲史官祖賓梁齊書而畢父志卒之將祖父揚名而言多不實則思廉之過也后魏書始于鄧彥海而終于魏收也

收以恩怨之曲筆快報復之私情毀譽不公而穢史之號立北齊書作于李德林而終于百藥也百藥遵唐朝世民之諱而畧世宗世祖之號遷就弗端而曲學之迹見終于崔師仁者後周一書也先始于牛宏而所務非清言再經于德棻而所罔非因實宜乎晁氏以非實錄譏之作于李延壽者南北二史也刪畧繁蕪編摩簡徑宜溫公以作史許之但不作書志制度弗彰恨其未備非過當焉隋書則魏徵總其事而同修述者非顏師古與孔穎達乎書彙衆善而集故倫

理有序而典故不遺本末兼舉而事迹詳備史而若此誠可嘉矣故鄭夾漈曰遷固以來皆莫能及豈虛語哉以舊唐書言之府之府兵近古而制屢變更其末也則壞而為禁軍此亂之所繇也可以弗志乎藩鎮專地而力相併吞其甚也則起而弱王室此變之最大者可以無表乎悉心奉國如長孫無忌當代之功臣也顧與奸諛之敬宗並書起衰濟弱如韓退之振古之豪傑也顧與浮誕之禹錫同傳以文苑目劉蕡是沒其激直之操以外戚例吳溆假沒其卓異之

行此皆其失之較著者也曾公亮之言曰敘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著事實零落誠確論矣歐陽脩宋祁併與討論舊文釐正義例續成而志撰立四表刪其傳六十有一而益之以三百三十有一所謂事則增於前文則省於舊蓋言有大而非誇也故伊川曰三代以後無此議論然削去詔令使一代王言之無徵好用奇字使後世讀者之易厭魏謩之相志以為十一年傳以為十五年景洪之將死以為麗洪景傳以為晏麗洪將公之號可疑則見於吳縝之糾繆尤

因之數可疑則見於溫公之考異焉能以無失耶故元城譏其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不誠然哉師春秋之意以治法而正亂邪此歐陽脩之五代史也觀其立傳之例曰梁臣曰唐臣所以暴忠貞之一節曰死節曰死事所以愧奸回之二心罪背唐附梁之人而六臣之傳以彰誅更事歷代之徒而雜傳之名以立文簡而發事詳而核誠可以比良遷固而下視諸史也但出帝之論亦有類濮園之議韓通之死不得沾節義之榮亦不能不起識者之議也

司馬文正公本春秋之法始自周威烈王訖于五季集為資治通鑑既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觀其首書三晉大夫為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力辨四皓為惠帝之黨所以明父子之義闡魯仲連之射書聊城譏曹操之分香賣履辨遂良無譖劉洎之語謂陸贄無報竇參之心存蘇張之縱橫遊說欲見當時辨說之覆邦家也辨嗇夫之佞給馳騁欲使知小人之利口無益也故其言曰臣今所述蓋欲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之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

公以名為學教北等

識猾乎進曹魏而抑昭烈帝朱梁而寇河東紀武曌之年闕中宗之號削離騷而不錄書孔明以入寇何其謬哉論其制述固有大功而考其去取不能無憾雖以胡氏定擧要補遺之作亦何以救其失哉至若劉恕之通鑑外紀始於黃帝以繼司馬遷之紀終於威烈王以補溫公之闕然疑經傳而信子書則無以爲作史之法而服溫公之心矣金履祥之通鑑前編始於唐虞以明君道之盛終於九鼎震以著天道之極其所議論深得朱子之意而有功於斯道者也但其文皆典謨所載春秋所說則亦贅矣若夫繼麟經而爲諸史之折衷者其惟朱子綱目乎綱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料合諸儒之粹表歲以著年則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因年以著統則統著於下而人道定矣大書以提要則大綱擧擧而鑒戒昭矣分注以備言則衆目畢擧而幾微著矣秦楚雜糅之際征則削之使天下知僭僞之不得其正亦猶秋誅吳楚之僭宋齊梁陳之分治則卑之使天下知偏據之不得其統亦猶春秋黜杞伯之意春秋日公在

乾侯綱目則曰帝在房州春秋曰王出居鄭綱目則曰帝出奔蜀春秋嘗書立煬宮辛丑用郊矣皆所以譏其失禮也綱目則原廟以立書五帝以祀郊書焉春秋嘗書有年於桓公大有年於宣公矣綱目則有年書于蕭梁後唐大有年書于永平貞觀開元焉四皓之安惠帝提首止之與呂后之立少帝得分註之例削曹魏之竊位明昭烈之正統所以示天下之大分也去則天之僭號存中宗之紀年所以正天下之公論也大夫楊雄繫於莽非誅奸雄於旣死乎處士陶潛繫於晉非發潛德之幽光乎其間微言奧義不可悉數而大旨之所在要皆在於明正統之歸也宋史之作不一二其人李燾有通鑑長編陳仲微有二王本紀陳桱有通鑑續編歐陽玄揭傒斯有宋遼金三史編嘗考之宋史其本紀所以述天子之大經大法也而乃委曲泛濫兼收細行甚或下及於臣事列傳所以錄臣下之嘉謨嘉猷也而乃綴拾叢委誇詡曾寵遂使猥同於家乘紀典禮而拜俯之儀贊屢書載儀衛而名物之瑣細迭見道學儒林一途也而別爲

耳目未必入物之精當忠孝隱逸藝行也而採及百人未必名實之相符此皆其失之尤大者若其間煩章冗句不知所裁文采易偏舉也阿譽圖之言有曰先理致而經入詞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式矜彝倫賴是而匡扶殆屋語耳竊史莫良遷固然史記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漢書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而張輔著論優遷劣固則作史之煩省得失可知矣愚以爲作史者上之任夫人也貴行乎四事而下之任其職也貴稽乎五志而參之以三科何謂四事曰重委任不以他務亂其心惡也曰假歲月不以速成致其率略也曰專職業雖有遷擢不令輒去也曰訪遺書凡有著述無不搜羅也舉是以課史職則意稽篤而在上之道盡矣何謂五志曰達道義曰彰法戒曰通古今曰著功勳曰表賢能此荀彧之論也而干寶釋之以爲若體國經野之言也用兵征伐之權也忠孝貞烈之節也文告專對之詞也才力技藝之殊異也則書之何謂三科曰敘沿革曰明罪惡曰旌怪異此劉知幾之論也而知幾釋之以爲若禮

儀用舍節文升降也君臣邪僻國家喪亂也幽明感應禍福萌兆也則書之執是以例史法則筆削嚴而在下之道盡矣上下道盡斯史書之成美善可必也文懿公又有言脩起居之廢以慎言動錄留中之疏以闡幽忠此二語史職尤不可不知

讀史　　　　瞿景淳

自班固斷代爲史歷世遵之入出新論家立異見故一帝而數紀一人而數傳天文出於璿璣方域定於禹貢五行本於洪範而每代作志郡邑各爲區別禮樂自爲更張此表志之未同者也居攝不附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抑聖公於傳内登玄叔於紀首帝曹魏而寇蜀漢帝朱梁而寇河東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莽中興則黜永元顯義寧則隱大業錄光宅則略嗣聖此本紀之未同者也班固深排貢誼

范曄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以爾朱可方伊霍房彥謙以玄齡而擅名虞荔虞寄以世南而立傳甚者晉史黨司馬氏而魏之王凌諸葛誕毋丘儉遂爲叛臣齊史黨蕭氏而宋之袁粲劉秉沈攸之遂爲逆賊此列傳之未同者也王通氏曰遷固而下帝王之道暗而不明天人之意否而不交制理者參而不一陳事者亂而無緒若此者謂之無繼可也梁吳均作通史自太初以終齊室蓋主史記而參以兩漢紀傳爲六百二十卷說者謂其上下通達臭味

相依然列傳參成而成者又遭殿盡至若取庠之通諸章衛之通載大抵皆編年之書也司馬光乃取十六史凡千三百餘年之理亂彙爲一書號曰通鑑神宗序之曰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此非取諸其事而會通之者乎唐杜佑作通典自上古以終天寶蓋以正典爲未盡而參益新禮統二百卷說者謂其綱領宏大考訂該洽然節目未備而備者頗欠精當至若馬總之通曆宋白之續通典大抵皆經制之書也元馬端臨乃廣佑之九門

曰天文曰地理曰禮樂曰兵刑曰財用曰職官曰學較曰封建曰戸口爲二十四目萃爲一書號曰通考本之經史而可據會之典禮而可行當時儒臣稱之曰纂集今古殫盡精力濟世之儒有用之學此非取諸其法而會通之者乎夫修史之難無出於表志班固范曄無表而陳壽李延壽無志溫公馬氏其學術非不能參稽互考以擅一代之述作蓋溫公之通有意於本朝之弊而馬氏之考亦所以補溫公之遺也若宋南鄭樵通志取上下數千百年之事與法而並

錄之蓋有志於會通者其所撰二十畧自謂前十五
畧出其胸臆不涉諸儒論議後五畧雖本前人之典
亦非諸史之文自任蓋不淺矣然今觀之器服失之
疎藝文失之贅較他金石博物之技也昆蟲草木稗
官之說也不可以言立法本紀世家荒誕並述列傳
載記繁蕪未刊不可以言紀事且佑生　貞元問通
典所載止於天寶樵乃全用佑文自宋以前闕而不
續謂非諸史之文不可也樵譏遷採摭未備又譏固
專事剽竊至其所自爲書不免蹈之述作豈易言哉

史法　錢謙益

嘗竊聞史家之法矣以一代爲經以一代之事與人
爲緯何言乎其經也創守治亂廢興存亡升降質文
包舉一代之全史者是也何言乎其緯也律曆禮儀
河渠食貨其事不一而一事亦有首尾也公侯將相
賢奸順逆其人不一而一人亦有本末也以言乎經
緯錯綜則一代之事裂爲千百而千百事之首尾
不出於一事一代之人臚列爲千百而千百人之本
末出於一人遷固之史所以度越百代者如是而

已歐陽氏之作五代之記也上下五十餘年貫穿八
姓十國事各有首尾人各有本末而其經緯錯綜聯
絡於指掌之間則史家之法備焉本紀以謹嚴爲主
而瑣事斷語於家人雜傳發之朱梁之家事見於家
人傳所謂不可道也唐莊宗秋而青崩而其事詳于
伶官傳諱而不沒其實也晉出帝之北遷詳於家人
傳而洛爾子晉王之册昔于四夷附錄爲中國諱也
有列傳以爲之區分有雜傳以爲之檃栝而一行之
士於死節死事也所以勸忠也唐六臣之士於一行

也所以取六臣也義見伶官文於六臣而雜傳又次之也所以著類也上下五十餘年如一日貫穿八姓十國如二國舉其一二其全書可知也嘗試統而論之六經史之祖也左氏太史公繼別之宗也歐陽氏繼禰之小宗也等而上之先河後海則以六經爲原等而下之旁搜遠紹則以歐陽氏爲止此亦作史者之表幟而論史者之質的也五代後則又有可稱而言者矣國統之離合昔人辨之者衆矣元人脩遼之議謂當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遼兼五季前宋爲北

史建隆至靖康爲宋史金源與南宋爲南北史夷狄之臣尊胡虜而卑華夏無足怪也近世儒者之論則謂當以宋統遼金如劉石符姚之載記盡削帝諡陵號以比四夷稱子之例又欲刊落蒙古一代之史附於帝昺既亡之後此又非通論也當勝國脩三史時正統之論譁然史局揭傒斯曰莫若釐爲三史而各統其所統衆論乃定我

太祖高皇帝以元有國一百六十二年國可滅史不可滅大哉　王言萬世不能易也然則國統之離合

盡可以無辨矣以紀載之得失言之宋以下四史其文辭爛然可觀而金史敘南遷喪亂之慘記劉祁論相之辭亦古者良史之遺志也獨於史法皆不能無譏焉史之有本紀一史之綱維也今舉繁雜細碎志傳所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於本紀古之爲史者本紀立而全史已具矣今之爲史者全史具而本紀之規摹猶未立也發凡起例舉無要領紀事立傳不辨主客至裁削複累而無章法舉則錯迕而寡要此三史之同病也宋史在三史中卷帙最多而缺略亦不

少如韓琦傳不載儀鑾司撤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曾公亮論方略之詳攷一代家傳別錄有不可勝書者矣又如史彌遠之傳但序官閥兼載奏章而未嘗數語譏其奸邪首尾兩載褒賜失據不已疎乎作史者既無要領則紀載不得不煩凡竄身邊事冊籍黨人者大立一傳浩如煙海而才人志士參列其間者類皆屏沒於枯竹汗簡之中不已傎乎秉筆之臣身在勝國有爲夷宗虜之嫌內夏外夷安攘恢復之大義皆未敢以訟言至於靖康之流離淳熙之屈辱皆

沒而不書則何以著臣虜之羞廢事譬之討乎它如
崖山之故事桑海之遺錄與宋之遺民故老與西臺
而樹冬青者一切抑沒而不書雖曰定哀多微辭不
已過乎此宋史之失也元史成于洪武二年元統以
後續成于三年自開局以至削藁皆不過五六月而
已以　國初禁網促數多所忌諱而又限之以條例
要之以時日焚膏宿火匆匆而成書非有老于文學熟
諳掌故如宋王二君子總領其事欲成一代之史何
可得也然僅可稱藁草而已此四史得失之梗概也

明興至嘉靖萬曆之間談史者紛如矣以鄭端簡之
博雅其論贊可比於陳壽而才識達不逮于歐陽又
況於所謂儷談古文者其于史家之法槩未有聞焉
者乎萬曆中以閣臣之請開局纂修未卒業而報罷
論者惜之雖然余謂充不死史局不罷一代之成書
遂可凌唐宋而上之乎以二百五十餘年之久日曆
起居因仍往事輶軒上計弗詢郡國一旦欲貫穿掌
故羅覼放失蓋已難矣其尤難者則無甚于　國初
秦楚之際太史公有月表矣係楚於秦所以係漢于

楚也能以之予我　明也　高皇帝未嘗諱也而載
筆之臣諱之今其事若存若亡矣即不必列之世家
亦當存以月表之法而誰與微之僞周之事一時遺
臣故老如陳基王逢所紀載皆鑿鑿可據而攷之元
史　國史無論事實抵牾即歲月亦且互異基與修
元史非見聞異辭者也而又使誰正之至於鄱陽代
漸之事青田收豎之言傳訛增益其說較然而至今
未有是正者也生以為史未可輕言也誠有意於史
則亦先庀其史事而已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先使其

僚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
漢則劉攽三國至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通鑑
之有長編所謂先庀其史事者也今之會典古之六
典會要也唐六典為卷僅三千一代之典章備焉今
不可及矣唐宋會要皆不可得見獨元朝經世大典
出於虞集輩之纂修者倣六典之例分天地春夏秋
冬之別凡君事四曰帝號帝訓帝制帝系臣事六曰
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讀其序錄綱目其義
例井如也倣而為之而書志之事舉矣宋人或謂之

錄粟漈家狀別錄以備采擇而元人蘇天爵名臣事畧之輯先疏其人而件係其事自魯國淮安以迄於司徒文正有元一代之人物畜撮於數卷之中今所傳獻徵諸書足汗牛馬以方天爵之書蔑如也倣而爲之而列傳之事舉夾此所謂庀史事者也若夫史法則存乎其人而已李翱有言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以盛明之世蓬山芸閣比肩接武豈無歐陽氏者奮筆其間而徒如李翱之憤懣於唐乎則亦待其人而已矣

史家不讀此文不得

諸家 經史已見 別集俱不列 詩賦

班固 藝文志

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爲高唐虞之際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茍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于禁忌泥于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欲以致治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謷者為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矣

墨家者流蓋出于淸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一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縱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

于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然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兵家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也

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陰陽者時順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其守攻之勝者也　總結一段係通考纂去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繇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繇之臣諫不能聽之王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于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祠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于律歷之數而分爲

一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于世寖以相亂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及至衰世懈于齋戒而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參卜筮春秋之說妖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焰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失常則妖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雊雉登鼎武丁爲宗或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

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觕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

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鍼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以生為死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于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有曰有病不治當得中醫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

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情而游求于其外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于胸中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所以教也

方技者乃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和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

論文章

譚元春

衡古今之文者貴以已之正識人之不正又以人之正識已之不正韓子論荀楊之疵而韓子之疵不下荀楊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更甚六子班固譏子長不通於聖人范曄譏班固未遑於目睫之論然則古今文章豈真無定論也愚以三代以前初無文字而訓詞爾雅止於自暢其情明白坦夷人人誦之不厭此即文之宗也漢之子長唐之退之宋之歐蘇亦本其意義而行文是以獨可頒法而楊子雲則

以艱深竊之惟竊之故不傳使子雲自為子雲之文非鉅手手使子雲自為子雲之文不亦自有明白坦夷若乎卿雲喜起偶然天機之鳴耳不知何時有詩人之名三百篇以詩名皆里巷士女雜採節錄之語而精采香光自溢於天地而不散唐山夫人猶有遺響降而蘇李之古十九首之古三蘇之古曹氏之古以至於六朝三唐窮工極巧致精盡微非未詩之所能及則性情之妙不覺為理學掩也雖然楊雄亦自有傳千古之文宋人亦自有傳千古之詩也雖然韓

蘇工於文亦有最工之詩也李杜又工於詩其小文小序亦自古質不類今人也夫古今人之詩文何以可傳傳其精神之不朽於天地間者耳其似歌似哭似喜似嗔似明似滅似猖似披者一盡寫之於詩文而詩文爲若人存其不可朽之精神並若爲若人將其未嘗死之鬚眉笑語與後人相發相吹於無窮若之何而不傳必如昭明文選之黜蘭亭序曰以天朗氣清一語晉人間古詩何若爲佳日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爲佳宋儒謂晉無文章止有歸去來辭漢

無文章止有出師二表李獻吉勸人無讀唐以後書李濟南取秦時明月漢時關爲唐絕壓卷此皆不通於詩文之精神而執其一意以寬古人愚所不敢也

開乃四語是聖賢真正學問艾千子先生駁周介生先生書云文章之道大要在克己而已惟克己故能以己之正識人之不正惟克己故能以人之正識己之不正先生又有言師古文猶師古人也古人有羿奡有莽操有林甫盧杞必皆古人可師則彼亦古人也古人之文何以異此惟不盡師古人故知今人之人亦自有勝于古人之人惟不盡師古人之文故知今人之文亦自有勝于古人之文

卷二十五終

古今議論參卷二十六

閩中　林[illegible]　仝　林[illegible]

施[illegible]　訂閱

粤郛子所論古官詳矣僕實又遠斷自舜典周官

舜官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

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

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是周官綱只此一首

周官 此六官之綱也三百六十之屬備詳其職焉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民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三公三孤本註以論道弘化等語分屬愚意論道便是弘化燮理便是寅亮不過一事而已但公主之孤佐之看本文貳公二字已有分曉爲分屬之說似非也官不必備句連下節弼予一人句連上節尤見古人文字之妙處

施爾脩曰師保傅前人已明解之矣就中又分公孤二字未說破愚謂主之者當集思廣益故稱公佐之者忌附和雷同故稱孤

8 內外論

鄭伯謙

或問周官之制內外廷固一體矣雖周如漢其制亦嘗有近于周者乎曰豈惟漢近于周雖秦亦然秦人變古不遺無復先王之舊制然至于內外之相屬其事則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案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御史之屬爲之猶得以天下之相官徑達于御史大夫而大夫徑達于天子漢

與監郡之制變爲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敢非因秦也蓋因周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復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秦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于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少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

制皆近于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爲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燕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閹官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爲之自武帝晚年燕遊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與尚書之奏章尚書之官于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

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繇中丞中丞之官于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倂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于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爲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宜若內外合爲一然也非丞相職任儼然號內朝而倂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

官與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知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繇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後遵漢初之制魏相爲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史按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燕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奏列其奸中外之紀復合爲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稍去而盡歸于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于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于是取三公之官以爲備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爲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庭而親內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用奴僕黨腐之餘矣成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于尚書尚書之權又移于宦官尚書宦官合爲一黨而宰相疎隔於外御史緘黙於內

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眞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內外之不相關未有若漢之甚者也而其原寔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關而關節脉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恣意于法度之外使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俱不領於大臣以至玉府府用之司非大臣之所預聞則漢鴻都之貪爵唐瓊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稽之左右近習之變非大臣之所統攝則母后稱制下令不出房帷刑人操權國命或脩封土夫誰得而制之蓋事權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離則衰自三代以下其治亂盛衰之變凡幾見矣見其變而機周官以救之此爲治之大原

職官論

王世貞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時天子所寄以其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即舉守而言其獄訟罪與錢穀辟召賞罰靡不委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爲之殿最以行吾與耳三公闕於九卿郡守取遷焉而不爲他官以擬之也九卿爲將軍矣太尉爲丞相矣而不爲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也武弁而

習吏也書生而閑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國朝於內爲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而制於外爲謂許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即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稅鄉斗斛者不敢擅也其內宰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頓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縶其頸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爲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爲免鉗短後之衣蹩躄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於御亂而略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莽戾如卓雄如操不得而傚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爲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誠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爲之裁節而已論思贊轄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召入以補其闕撫臣監司守令非大故弗遷斷爲之給秩賜分璽書以作其勞

者秩滿而爲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進取之途毋顓科甲而廣其選毋假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索廣弓矢比而無低昂爲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 高皇帝競競百折而得天下今使雕蟲之士從容而蠶齧之而不爲之防奸可慨也

論官司　　金聲

君不宜與下同功下不宜與上同德上無爲而下有爲也故上必有爲則不主下安無爲則不臣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其來尚矣無之而不爲人君之人則無之而不爲人君之任推而下之至於守令其最與民親者也上焉者弗如也推而上之至於相而止可以與其君擇吏者也故焉者弗與也幸相得其人天下無不得其人守令得其任天下無不勝之任　或彼焉或此焉所繇以治之路不同要皆卓乎其有樹若未可輕議也若夫相之下守令之上其委寄適逢於其間者何人也愚居田間固目見守令者之爲矣眞循良卓異雖以　皇上今日臨軒注選而諭之固不得治非不得治守令固不得自治其民也所意敢心憐甚以爲無罪君怨不得不恐而叢獄之所大切齒不能平或不敢不稱手擬其綺絆也所以然者非壓以卿之豪貴則臨之以大吏也夫在納思純其靜已甚或以言論析覈初亦無嫌今之婁婁郡縣豈誠爲其宰共治民父者乎爲我服屬爲友攜芳互相[illegible]易而已至於勉事上官無失名譽宣帝所謂践薄氷以得白日觀之今日如服如携如其不然至開私門聽護佞以求過夫誰肯及細微度責不量力郡縣安得不內自刻流至衆庶且夫郡縣如此其多也昔人謂止擇十使尚未得人况至千百安能盡稱職而又別其賢之以此也今者幸逢　聖明所注意固不宜出此雖然尚不急此自見風度以爲諸有位紀綱以佐吾　君固吾相事矣夫婦女藺押非所以居三公之位然則令下之日而元熙撒聲樂京兆減騶從者斯其人亦表表也彼其眞氣固能奪人也孤子語孝覺若語核貧者語仁賤者語治不親其事不知其難故盛氣者至有使我居此數月則天下無事之語斯其人誠躁妄顚何可以當其事而竟不懷此心哉夫上與下異計利于家而害于國則主弗爲國利焉而身無利則臣亦不爲而或至蒙恥而爲之者則法之爲耳其伎倆亦似各成本領慮難旦夕盡要不得謂朝廷乏人夫人固誠不必如東方所云周召爲丞相太公爲將軍伊尹爲少府后稷爲大司農而子路爲

靴金吾者也今併且歷數　祖宗朝人郎若諸暮齋何雖初不必今日無之今獨少一寅子耳今天下用智太深莫不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爲其纖悉而爲萬全之事此人臣之利非社稷之長便也夫祭猶爲其食田鼠也祭虎爲其食田豕也不然則固鑄金爲人而無食祿之費也上設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飾行事其主者宜未之有夫將儀之矣

此賈太傅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議也悲夫

宰相　蘇轍

宰相以道事君者也故以固寵誅身爲深戒以爲進人才爲職者也故以嫉賢嫉能爲最忌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傳曰人主之職論一相相之職論百官進賢使能持衆美而效之君乃爲善苟有嫉妬之心則高材美品擯斥而失職者多矣李林甫之相明皇也善鉤上意而養君欲毎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以故當國幾二十年開元中大臣多緣節度

使相天子林甫請用蕃將主邊則夷狄可藏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以久已權使安祿山專三道勁兵蕩覆天下而王室遂微盧杞之相德宗也專聚斂以中帝欲俱排之聲滿天下及朱泚圍朱天李懷光赴難泚解去杞懼其見帝斥已短即諭奏曰懷光勳在宗社賊見之破膽若許來朝則賜賓留連失機會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無朝懷光怏怏遂叛帝蹤累繇是觀之宰相固寵誅身其禍至於如此林甫性陰密而柔令若可親近雖穿擠陷卒

不可得公卿不繇其門而進必被罪時相者張九齡
李適之皆遭逐帝曾御勤政樓見兵部尚書盧絢按
轡絕道去愛其蘊藉稱美之林甫即諷令請老還坐
廢于時有以材譽聞者皆于天子抑遠之以故在位
恩寵莫比杞陰賊陰狡賢者媢能者忌小忤已不傳
死地不止顏真卿挺正敢言杞惡之即令宣慰李希
烈竟爲賊害故宰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爲吐蕃會
盟使卒于行帝出奉天崔寧自虜中來以播遷事指
杞即誣殺之矯譎害物蠹國虐主屏猶警言自肆然

是觀之宰相蔽賢嫉能其害至於如此明皇在蜀與
裴士淹詆宰相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
士淹因曰陛下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德宗嘗
從容語李泌曰盧杞敢言人皆指爲姦邪而朕不覺
何也泌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耶李揆和
蕃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天下皆以爲姦而陛
下獨不知此乃所以爲姦也嗚呼其真知言歟
人君任相如明皇于林甫德宗于盧杞自是偏溺
取敗若漢武丞相多不委任觀遷皷易有如傳舍

相之被殺者凡五（劉屈氂嚴青翟趙周公孫賀李蔡）至使衆
不敢拜命其視丞相爲何等官而若是哉故班史
贊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以下莫不表著名氏
獨丞相闕焉此意深矣
石介有云任宰相之事必有宰相之才不求其人
任以年高久次或柔弱易制或邪佞諂進或結托
外戚或附麗中人使居具瞻之地處論道之職姦
邪者則立權作福鬻官賣法以亂天下軟弱者則
承意順旨循默不言以固恩寵大則危社稷小則

隳紀綱宰相之任何可輕授也
公孤之職實以論道經邦　本朝大畧間爲武還
兼官此後職典而已故弗采云然則坐論之責宰
相得不全受之乎

議侍從直宿以備顧問疏　司馬光

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于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通上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陟降取舍皆得其宜

乞侍從與聞邊事疏　余靖

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臣商量唯欲秘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纔或不便無繇論列伏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之事係于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爲漏洩

論經筵事宜　程頤

伏惟人主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于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閤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左右扶持祗應宮人內臣竝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凡華巧奢麗之物不得進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于前為俸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乃於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開經筵疏　楊士奇

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者也去年十月內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不幸　宣宗上賓中外哀感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臣聞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為學之資今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心行已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擇也又聞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皇上富于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已端莊存心正當者使左右無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如或其人

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隨侍既久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甚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乎

上言講學勤政疏　　文震孟

臣聞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為安者可為痛哭乃今日之勢豈惟厝火幾于燎原矣奴賊兇氛正熾羈虜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為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復虞惟援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爪牙之足寄紛紛兵餉惟聞瘡痍溝壑之甚悲督撫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此真大小臣工戮力同心宵旰圖新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文即　皇上具為堯為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將使　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悞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但候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無愁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悞今日非　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杰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于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于頹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　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

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
皇上之聰明何繇開暢臣意　祖宗之制唱六科則
六科必當以次自事唱奏事則西臺必當以次自事
本　首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
自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析機宜獻替
可否　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之大臣商而裁決
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　聖智日以明習練達
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見其才可以徵其氣可以試
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軟志事

外者亦興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
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秖罪朝儀安取
此鵷行豸繡橫玉腰金者為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
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鋪敘
文辭弟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
何自周通臣聞宗祖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
國重事開闔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
重而情形畢照懷奸挾術既無實可以自藏左右近
習亦無繇可以蒙蔽若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

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攲倚之態
亦息而欲休經傳典謨秖成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
展書贊輦者為也　皇上之精神既與群臣不相浹
洽則　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
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
口頰夫　大君照臨之體段一帝王宏達之規模則
豈若輩之所解于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議類屢煩
中旨之傳宜且以一藩之逋祿可咈盈庭乃致諸藩
之停封恩寵久壅國發家艱盡廢之為弁髦此何禮

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冢之紛紜恣羅
織者既引繩而披根讒善類者復因枝而措葉國憲
刑章悉付之于葛藤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
出共偷安于無事全虛廟筭何以張撻伐之威慘如
黔園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
脊指之勢乃近且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總憲鄒
元標行矣僉院馮從吾杜門矣首揆家宰相率而請
去矣此皆三朝愁遺而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
安于其位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被善道學

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　皇上者耳去者爲榮則任者不貴願尚書王紀削籍歸農彌增品望策蹇出都人謂快于驪驛破幘蒙頭人謂華于蟒玉今諸臣被道學之名以去其貴且甚于三公九卿也夫　天子之所以厲世作人者唯此爵祿名號而至使角巾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邪風鼓煽國是混淆此尤隱伏之亂源統祈　皇上之洞察但蒙省覽稍見施行臣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

文起先生方今第一人也忠孝文章何篤生一門如此

論翰苑

馬端臨

翰苑經筵在近代爲至淸要顯美之官而杜岐公通典敘職官獨闕焉蓋學士講讀之官皆始於唐開元之時講讀隸集賢殿故通典於集賢學士條下略載而翰林唐史志以爲獨無所隸然自開元建學士院之後居之者多名流至號內相乃略不敘述則爲闕事矣古人有一事必有一官官雖歷代沿革不同而所掌之事則一也故通典所載唐所置之官而前代無之者則敘其所掌之事以遡于前代如通事舍人唐所制也而其事則秦漢以來謁者之任也集賢殿書院唐所置也而典事則魏以來祕書省之職也然則翰林學士之官獨不可遡之於前代乎蓋以言語文字被顧問以翰墨技藝侍中待詔則漢武帝所以處鄒枚嚴徐靈帝所以招鴻都之學之類是也至于出入禁闥特被親遇參謀軍國號稱內相則漢魏以來侍中領尚書事秘書監中書監之類是也若代言典誥之任則武帝所以命司馬相如歷代所以置中書舍人是也

丘瓊山先生曰翰林之設三代以前無有也。然湯誥微子之命之類。體制言詞類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哉。漢世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五日一更食下天子一等。雖無代言之名其端已見於此矣。至唐以後始設官居禁林嚴密之地焉。我　太祖元年置翰林院學士承旨待制應奉等官十八年革舊銜定翰林官制設學士二員講讀學士各一員其屬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外又設修撰編修簡討以爲史官。是前代代言之官。經筵之職。秘書供奉之任。起居言動之注。皆屬之翰林一司。其職任大非他司比也。受其官者自當皆見聞以備顧問進忠誨以効規箴。豈可但緘默而已耶。

史官助賞罰論　　蘇轍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有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饗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阨之下。布衣糲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昭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臣之職。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若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

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其寔史之尤大彰明者也故齊威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竪歎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謂之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然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論諫職

元稹

臣竊覩今時備位素餐不行其職者莫遜于臣章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爲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至于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評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策言有常典文皇猶以爲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子之恩焉有朋友之勸焉有無不

替可無不行不三四年而天下大治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蓋壅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諍臣矣近之司諫諍者則不然大不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且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數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衆諫職者唯獨詔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而欲收絲綸

之超踰日月之光何翅千萬一乎。

諫官

歐陽脩

今世之官自九卿至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責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封郡逾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不是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尊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乎史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良可懼也

此最大弊

8 論臺諫　　蘇軾

本朝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論事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捕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論姦臣一段最爲刺骨然非選擇端方骨鯁安知不卽與姦臣爲姦耶

8 論臺諫橫議之禍　　周思兼

天下之事最可患者莫大於國是之橫起而莫知其所定而其最不可爲者則在於人主之無斷古者諫無定官而臣民皆得以達其情故下無所壅而上之人安坐以聽之天下大治及後世而諫官立焉天下之事非諫官莫敢言而其杜門不言者有誅而無赦不言者有誅則諫官得以盡其情於上而無所顧忌非諫官莫敢言則臣子之議莫得而亂之而諫官之情愈明故天下之大議曉然有所別白而其人君亦知天下之利害可以聽之而無疑是故諫無定官者所以大天下之公而諫官之專其責者亦足以遏天下之橫議而不至於亂故漢唐之世國是定於上臣子奉行於下無敢諠譁以亂國家之紀者而大夫或失於當則諫官得而陳之而宰相亦得以引其咎而人君亦可以從其說而朝廷之勢益尊是以漢唐無橫議之禍昔者宋之亡非一道也而其患起于諫官之職不專而小臣皆得以議國家之政以攻大臣之不便於已者而其君莫之罪故國家有大政未有深

病於天下而其臣紛然而爭之又紛然而和之大臣不勝其憤而思所以去之於是有朋斥削辱之罪國家用一人未有深賊於其君而其臣紛然而攻之又紛然而和之天子惡其不情而思所以快其忿於是有流徙安置之罪夫議朝廷之政而至於貶謫以去攻天子之寵臣而至於流徙於外則天下群然稱之以忠直而其淺狹小人欲取忠直之名舍是無以自顯故橫議之風愈昌而不可輯而人君遂莫知所從而國因以亡唐高祖之攻長去也其智足以遏突厥

之衝而其既也劉文靜裴寂爭之彌日而兩從之而突厥之勢遂昌秦王非房杜之策不見用而所向皆克故宋之亡皆起于群臣之好爭而人君之莫罪也

李文靖聖人之識

論漢唐九卿　　林駉

論漢之九卿當究其權之輕重論唐之九卿當究其職之煩省嘗摭東漢百官志謂之九卿者奉常一也光祿二也衛尉三也太僕四鴻臚五也少府司農宗正廷尉合而九焉夫漢唐之九寺即周之六官也然周有上下相繼之制而漢有事權偏重之失周有歷任無曠之實而唐有員數過煩之弊此其故何哉愚嘗究其源流矣觀周之建官也百官總命于六卿而六卿總命于太宰故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

之近習凡周人之布滿于王朝者君不可得而一而不知實以冢宰統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司徒以典致萬民宗伯以掌禮同邦國司馬大合兵以從司寇凡周人共民之權若不一而不知實以三公兼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繼之制然爾彼漢之九卿吾惑焉景帝眷寵鼂錯而內史得侵宰權申屠嘉之權武帝屬意弘羊倪寬而九卿兼奪石慶之職是時也九卿更進用事天下之務不關決于丞相禮事屬太常兵事既屬光祿勳又屬中尉刑典盡屬廷尉

邦賦既歸司農又歸少府至使外廷之權丞相皆不與聞焉此漢事權偏重之弊也又觀周之建官也或以公兼宗伯司寇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得兼卿職也或以卿兼卿大夫或以卿兼軍將是卿得兼有司也此周人職任無曠之實然爾彼唐之九卿吾職馬既有六尚書合周官數又有九卿寺同漢官之名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皐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冏之誚陸長源言其弊之職則曰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官曹虛設祿俸枉請是時也其任分則其數必繁其數繁則其事必曠大農少府復分于戶部大常宗正復散于禮部儀仗一事也既掌于衛尉又掌于庫部飲膳一事也既任于光祿又任于膳部其餘三寺亦多分散此唐職任過繁之弊也循漢唐之名得周之實不失于偏重不失于過冗幸有國朝之制焉國初省部寺監皆為空名九卿之職併省不齊且太常則易為判禮院之名宗正則僅有判寺之官太僕則群牧司是其職也鴻臚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則其職歸各省四方館光祿司農則其職皆隸三司衛尉則其職分為金吾衛仗三衛皇城等司此國朝建置之始也逮元豐詳定官制法唐六典其九寺各有卿有少卿有丞簿惟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之官大理復置寺正評事司直之官其名正矣其職定矣然既有六部又有四監既有四監又有九寺是不免有十羊九牧之煩此寺監之職所歸六曹之論所以拳拳于劉公安世也中興以來遂議併省衛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光祿鴻臚併禮部官無虛設事無散任此所以為萬世一定之法歟

任子　　崔景淳

舜命八元八凱，皆出於高辛高陽之裔；周命鄭虢毛原，皆出於姬姓宗盟之親。在虞周則以爲當，在後世則以爲濫，嘗推其故矣。舜命典樂以教胄子，而直溫剛簡之德全；周命司樂以教國子，而中庸孝友之行備。教之於平時，而用之於異日，所以有賢子弟也。夫富貴者修之階，安逸者惡之府，况世祿之家，鮮克繇禮，則任子之法，烏可無教耶。漢世任子之法，有任爲太子洗馬者（汲黯），有任爲太子庶子者（蕭育焉野 王史丹），有任爲右校者（辛慶忌），博士弟子者（伏湛），有任爲侍中（史丹九男），任爲軍司空者（杜延年），有任爲郎（蘇武劉向孔光子男放子 爲侍郎虎賁郎侍父克代），任爲中郎將者，其制固不一矣。淸耶濫耶，吾固未暇議，獨怪夫漢人無教養之法，至使王吉欲除其令以求賢，故萬年教子以諂，方朔教子以容，豈非上人之積弊哉。唐人任子之法，有所謂三衛七等者，有所謂親事帳內者，有所謂納課品子提鈌品子者，其目固不一矣。當耶否耶，吾固未暇論，獨喜夫唐人有學校之教，王使國忠亦願其子以明經擧。是故擲子教子以廉，韓子徵子以學，豈非上人之激勸哉。宋則參樞之子並授供奉官，大臣之子止爲六宅使，親延信以宰輔之子爲駙馬都尉，特請於朝，乃得其子爲寺丞，是公主未有奏廕也。杜彦鈞以昭憲后之姪，從太祖幾二十年，僅補東頭供奉，是戚里未有奏廕也。王德用以樞臣超之子，超之建旄已二十年，而德用僅爲忠佐，是管軍方鎭未有奏蔭也，則奏蔭之法，不亦嚴乎。然此未足爲嚴，公卿之子未任之前，則命入學以教之，旣學之後，復立較試以考之，其已試者，復嚴之覆試，則以身年誦書三者而並擧焉，其已覆者，僅姬爲之引對，對果精然後命官，否則復黜焉。玆其所以爲嚴歟。是故奚與以坐補登郞而旣，高元緒亦以坐補登郞而旣，噎覆試失實，尚罪擧主，嚴何如耶。錢象中以學業未精而黜，陳宗縱亦以學業未精而黜，噎引對未精，復俾再學，嚴何如耶。後世任子之法，去嚴而尚寬，推恩之例，有陞而無替，其弊不可勝言。是以范仲淹富弼極言冗濫之弊，李東之范鎭請定補蔭之法，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脩業藝，此孫林之請

也臣條不許陳乞學士精加考試此何劍之請也言哉斯言真萬世之藥石矣

武爵

王世貞

職方考鏡兩京都督府分隸各都指揮使司十六行都司五留守司二衞四百九十三守禦郡牧所三百五十九儀衞司二十五宣慰司二宣撫司六安撫司十七招討司一長官六十四蠻夷都司衞所長官司四百六十三王世貞曰　國朝兵制永樂八年北征始分步騎爲五軍命靖遠侯王友督中軍寧遠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鄭亨督右哨寧陽侯陳懋督左掖廣恩伯劉才督右掖尋別選輕騎爲前哨命都督劉

江等充遊擊將軍督之又以都督薛祿冀中等充驃騎將軍都指揮金玉等充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充輕車將軍分督精卒不隸五軍十二年正月北征歸京師則爲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練京衞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班騎步兵景泰中用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爲十營團操以備緩急是爲團營而以兼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爲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

營曰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為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嘉靖庚戌廢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將較亦如之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巡嚴之政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敕掛印而命將閫外事完則繳敕納印而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

各給敕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條如貞吉言近年以來雖將有廉貪政有叢舉夙弊大約如故京師陸海易以影射一也豢縱權貴所卒動則掣肘二也人不見敵縱有拳勇不習戰三也嗚呼欲兵之強得乎

請見留都窮弁赴北襲替疏　　王　宇

臣竊見南京和陽衛舍人褚維藩父故業已三年因貧不能赴襲節起送屆期即稱往返多費揭借無繇屢告案候催至今春始得起送又查有興武衛舍人劉汝存龍江右衛舍人張國柏江淮衛舍人李文元金吾右衛舍人戴德志等俱在京貧苦身故府軍左衛舍人周時縉孝陵衛舍人張世文飛熊衛舍人湯執中興武衛舍人王存仁等俱選回在途貧苦身故爲照南京各衛軍官俸薄差繁日損月積食無半飽

身無完衣每值赴北京襲替盤費無措或指俸米而揭借或向親友而哀求或賣房屋以充費或鬻兒女以營資萬苦千辛痛心酸鼻至于在北聽選守候動經歲月多因資斧罄乏飢寒莫救而殞命異鄉者歲歲有之亦或分文難辦稱貸無門甘棄祖蔭終世不得襲者衛衛有之此輩始祖皆　高皇帝與　文皇帝開國靖難之功臣也以汗血之勳勞無罪而一朝絕之深可憫也且使留都武臣漸就凋落而衛所空虛亦可虞也查得　國初南京總小旗補替至北京

併鎗正統二年兵部左侍郎鄺埜題請改于南兵部會官監併南京各文職官往時考滿俱赴北京萬曆四十一年吏部尚書趙煥題請改于南吏部類咨考滿夫旗役之勞費可恤何獨重疲乎軍官文臣之間關當念何難曲體乎武弁伏乞　勅下兵部以後南京襲替舍人只于南兵部研審明白覆勘對同但照北部事例會同各衙門官比試具疏類奏即移咨北部查選候命下惟襲免其赴京不惟可蘇武弁之窮困而且可全功臣之世爵將五十一衛之窮官盡戴

于百萬年之厚澤所以上廣　聖祖酬功之仁下激武臣効忠之義者豈淺鮮哉

先生此疏變之而善董崇相先生留雍議禮揭守之而善文武之道在人兩先生功德在人

國朝官制略

林廷琛

國朝官制無不自古官肪也周官太師大保太傅曰三公少師少保少傅曰三孤國朝三太三少自公孤肪也洪武初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而無何復罷焉其在東宮則自唐虞教胄子肪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承設四輔及三公是也內閣輔臣在黃帝時有六相舜相堯舉八愷八元謂之十六相成湯時置二相伊尹仲虺爲之周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皆其任也其曰尚書非周官秦寄國事于

丞相而內延有尚書其職僅通章奏而已在國朝吏部尚書周之天官卿是也曰戶部　周之地官卿是也曰禮部周春官卿曰兵部周夏官卿是也曰刑部則周秋官卿曰工部則周冬官卿是也曰吏侍郎自周之少宰肪也曰郎中則太宰屬官下大夫曰員外則太宰屬官上士也戶侍郎周之少司徒是也司徒屬官下大夫上士則今郎中員外之任也禮侍郎周之少宗伯是也郎中則宗伯之下大夫員外則宗伯之上士也周少司馬中大夫爲今兵部侍郎司馬

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蓋今郎中有司與司馬上士
蓋今員外郎也曰刑部侍郎小司寇中大夫是也曰
工部侍郎小司空中大夫是也司寇司空之屬下大
夫上士則郎中員外郎蓋其任也虞書帝曰龍朕堲
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女作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允
通政司自納言始也太常寺唐虞伯夷作秩宗夔典
樂蓋其任也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
惟明克允大理寺自士官始也光祿寺自周宮正始
也秦爲郎中令掌宮掖門戶武帝太初改爲光祿勳

統殿史直宿衛今兼珍羞大官良醞掌醢等署則周
內饔外饔之職也周禮地官有掌節春官又有典瑞
今曰尚寶司是矣行人司乃周大行人掌大賓之禮
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者鴻臚寺即周禮大行人漢
改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贊九賓鴻聲臚傳之也
書冏命注太僕掌王命之官也周禮太僕正掌王之
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後世因以典牧馬之政而國初
因之蓋自周牧人圉人牧師圉師始也其曰上林苑
領蕃育林衡典牧嘉蔬自周太府始也其曰軍器監

自周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始也國子監周禮大
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以
六藝六儀此其任也而職之最清華高貴者曰翰林
翰林非古官意古者從容論道朝夕備顧問官不必
備惟其人蓋謂此也國史院史官自黃帝有之夏商
曰太史周曰太史小史內史外史是也秘書監內禁
經籍圖書所在洪武命編修張唯等十八人入大本
堂肄業詔宋濂爲之師永樂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

曾棨周忱等二十八人就文淵閣進學諭之日就閣
下玩索務俾實得于巳庶國家得爾之用故其時得
人比他進士爲多焉周官御史掌書奏授法令今十
三御史六科給事則皆隸秩也 國初御史不隸都
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給事不他隸以專彈劾之
任爲宗正院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蓋其
任也王府官虞夏商周教國子漢帝子爲王王國置
太傅相中尉皆其任也司天臺自唐虞羲和始也太
醫院自周師始也其在外布政司自唐虞十二牧始

也按唐虞內有九官總之于百揆外有十二牧總于
四岳　國朝內設六部則虞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
司則虞之十二牧也其在內不設布政司直隸順天
應大府曰府尹周成王命君陳尹茲東郊漢京兆尹
皆其任也其曰按察自召公巡行郊野昉也唐有巡
察使採訪處置使黜陟使觀察使宋有諸道採訪提
點刑獄皆其任也其曰轉運使唐先天李傑始爲水
陸發運使使之名起于此　國初置京畿都漕運司
專治京師軍儲後漕運責總督侍郎轉輸係布政司

鹽課司之陞爲都轉運司自建文始也其曰提舉郎
漢耿壽昌常平之任也外郡州守則自秦昉也秦罷
侯置守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是也其縣令則又自周昉也周千里有縣縣有四郡
時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
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戰國以來郡大而縣小秦有
縣令長漢迄今因之矣其府州縣學官自黨庠術序
昉也其在武爵大都督府自樞密院昉也初
高皇下集慶置中書省卽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及

即王位定大都督府[illegible]都督府見若爲品秩如其
欽者而兵部陰務之其權漸分矣各省鎮都指揮使
司十六行都司五留守司二衛四百九十三守禦郡
牧所三百五十九儀衛司二十五宣慰司二宣撫司
六安撫司十七招討司一長官六十四蠻夷都司衛
所長官司四百六十三其在文臣總督軍務有事則
置事已則革不爲恒也錦衣衛古無其名　國初爲
親軍都尉府後置衛所屬有南北鎮撫司十四所所
隸有將軍力士較尉人等其職掌直　駕侍衛巡察

捕緝等事秦衛尉漢執金吾盡其任也兵馬司掌擒
拏軍民等街市鬪毆淫姦賭博滲撤搶奪一應不務
生理之人宋真宗以都外居民林總不無相競競則
獄訟繁興祗以赤縣尉理之得毋滯事乎乃于城外
特置八廂者是也　國朝官未之備其大略取諸此
也

按此先民部伯父平沙公筆也公在部以清白特著
吾郡志載清操傳

卷二十六終

古今議論參卷之二十七

閩中 林德謀宗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陳祥道

論牧伯

古者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為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卿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為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為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以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其民之衆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逺于重川之逺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衆故連有帥帥足以率十國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衆故卒有正正足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為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內之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

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五之法于州鄉則聯其民于司田則聯其徒于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內患為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舉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曰備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美賢方伯是也方伯連帥之職周道也故書與周禮伯皆稱牧者蓋自內言之則屈于二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于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虞十二州則十二牧夏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八州八伯則王畿之內不建伯焉鄭氏以為商制是也

按察　　施愛壽岡集

按察司之權則以副使僉事分理各舉其職按察使
不得統制也故布政司署使字而按察則無羞按察
各行其權非若藩省府縣出令只從長官也故分巡
之印與堂印分寸相同而因事添註之官又各有欽
給關防與印一體官吏臧否皆得舉劾軍民利病皆
得條陳風聞言事實封上達不關白于長官其權與
御史等正統後其權稍易而職掌浸弛彈壓藩服之
權全歸御史而布政司又立分守之名參伍其事爲

按察者稍稍掣肘近年朝議令按察之長得署僚佐
之考蓋非議官本意矣
　愚嘗以提學官宜如典試　欽差例不受兩臺節
制亦不隸按察衙門尚未知按察諸官之不屬按
察使也今按　先生此議則議官自各有其意矣
惜官制未之及也
　先生爲有聲有翼大祖名進士聞于世其詩文遺
集甚多學者稱爲六有先生亦間稱思菴先生云

監司　　孫沐

外權之重無甚主計之臣與夫按使者是其代朝廷
班導風化而條舉綱目振治萬事而沙汰百吏者也
坐連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尚十餘州也吏員
廉罷民俗舒徐兵賦調發刑罪報決一繫其任而無
微責之科無較課之法其寄甚重其選甚輕其任甚
大其責甚薄天下郡縣之所以未理者弊在于此乎
夫治道之安務在乎使官率其屬而各任其責也天
下之本在于郡縣郡縣之責付之監司明此非難也

今監司不任郡縣之責而優游續望苟期遷徙奏削
有陵厲風節度立事功糾劾不避權貴薦舉不遺疏
遠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者也其中材者苟以苛刻爲
能期會爲急商討錐刀之細務取穀帛之羨贏委政
群小任用耳目愚察爲明不平心舉奏以爲是適然
也其下材者垂頭塞耳訖無糾察專爲不急以妨民
事蝗旱赤地矣剝民以足其歲課而不蠲租賦也開
長請屬之路而高下在于權勢其甚者招通姦利而
剝聚財貨反爲部吏陰把其罪惴怯自守持節循行

亟去不覩職業失于下課責失于上秩滿代去擧復部吏有大獄獄訊有枉濫朝廷未嘗按坐之也惟叛卒據州城蠻夷犯邊節或追貶監司耳其餘一切不以爲負也臣故曰國家責小官之法太密而繩大吏之法太疎也切覩祖宗之時修貟監司纖悉甚備開寶之制使諸道轉運使歲察之選官吏之能否以爲三等焉興國中程德元猶制市泰隴竹木及事覺轉運司皆坐貶官又崔憲計奇王德裔等皆以簡慢不親事或削其爵或除其籍而追還所賜錢也咸平中

又詔以戶口增損定計臣之殿最焉祥符中亦較提點刑獄之課以常法寬獄者爲上第而增秩進職也此祖宗馭臣責吏之要道也

8　守令　孫洙

夫民者國之本也郡守縣令民之本也古者方制四海而天子列爵頒祿非爲臣下皆以爲民也故聖人法制必本于民故擇其人以牧養之重其任以付責之假其權以安固之厚其祿以寵利之上之責吏一本于民吏之報上一本于民則民重矣民重則郡守縣令重郡守縣令重則天下國家重矣故輕郡守縣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可不愼歟昔漢之制郡縣可謂知所重矣郡守人爲三公郎官出宰

百里又出諫大夫補郡吏有治効者璽書勉勵賜金增秩而不輙遷也公卿缺則選其尤異者而用之故漢之良吏于是爲盛誠知所重也魏晉以下風俗垢弊謂居朝廷者爲要職治郡縣者爲左遷故吏多貪殘而俗日壞敗者失所重也唐之失亦重內職而輕外官也故內職常故遷外官常滯遷然而三百年間守宰之植風迹者猶班班可言也國家之初罷削方鎭宣郡縣之職而生民頗得休息先太祖選任郡守輙召見慰勞而遣之在太宗親擇循良分理郡縣又

常手札細書御前印紙三十餘道以賜所遣郡吏先
帝勵精政理一命以上皆延見之悉受訓辭勑戒丁
寧使知自重此乃祖宗重外輕內憂民擇吏之至恩
也。

論守長不可數易

左雄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
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在知人安人今伯建
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宗周既滅六國并
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
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
庶官蠲苛救弊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于文景天下
康乂誠繇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于
仄陋綜核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

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故平
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
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
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
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于茲爲
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
載俗浸凋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謂殺害
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視民如寇仇稅之如
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

親政于亭傳責成于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
虚誕者獲舉拘約者離毀或考奏捕按而亡不受罪
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
如流缺動百數特選橫調紛紛不絶送迎煩費損政
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
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于匹豎叛命辟負
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
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從移徙非父母喪不得
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

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
鄉郡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寛其負算
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
之路塞虚僞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
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
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隋王通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
守有子孫焉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
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漢王嘉疏云孝文時居

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爲氏故二千石守令安官樂
職莫有苟且之意後變易促急或居官數月而退
遂使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内顧一切營私者
多黄霸亦言數易長吏不免送故迎新之費及姦
吏因緣絶簿書盗財物公私耗損甚多所易新吏
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二賢皆漢名
臣其言深識治體矣　本朝丘文莊公曰唐虞官
九載而始黜陟漢王霸治潁川至于八年　聖祖
官制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有善政者旌

異之秩滿者則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
職民安其生無奔走道路之勞無送故迎新之費
胡端敏公奏議曰藩臬守令久任而責成功弘治
以前皆然也今則春爲知府或僉事于南秋陞副
使或參議于北往來道路如織其能在任幾何至
于爲知縣者亦僅三年即擢中間朝覲科場差委
參謁歳月居半事在承上而不在卹下也故今藩
臬守令皆過客也速速之念急則爲民之意微謀
身之術勝而取民之計多百姓何利于是哉盖遷

轉煩數不進寧居雖使聖賢居此亦無以安官行志況其下乎

卷廿七終

古今議論參卷二十八

閩中　林德謀禾公纂輯
施有翼爾喬訂閱

論冢宰下兼六卿　林駉

官制曰天下之治最患乎體統之不正使上下無以相臨人主之無所顧忌也夫大臣之權分裂四出不在已百官有司隨所寵幸而迭用事人主意向所在羣臣覘影而疾趨之而為大臣者反低回畏忌以取容是無體統之為也體統既失大綱小紀始壞散而不可收尊名重分始顛倒而不相禁制高爵厚祿始輕濫而不復顧惜當是時也上下無以相臨而至于相陵人主不惟無顧忌而至于有輕殺大臣之禍天下之多事而治道之日不隆其源流蓋如此若昔大臣論道經邦下至二職一事苟有關于國家之理亂而係于人主之心術者皆在掌握之中使之此附聯絡受制于已非厚集權勢以自尊也體統之所在大臣不以為嫌而人主不以為專也每讀秩官沿典傳觀六十官之職事凡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

之近習王府財用之司存宮中使令之嬖客凡布列于王官之內外而近迫于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屬之冢宰焉夫是以羣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心術有所礙而不敢自私紀綱不散名分不易爵祿不輕而左右前後之人侍御僕從之事宴安玩狎之際無敢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竊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孰大于此自漢以來大權散布上不得以臨其下外不得以制于內人主惟意所欲為小人惟利是覦君臣上下相與快意于法度之外而亂萌禍基四面併起天下遂不可為故自出納之要職不領于大臣也而宰夫之官遂去為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恭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人不領于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以去為光祿衛尉之任光祿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于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關內侯騎都尉之爵至及丁烹庖藥工醫師之職至鳴玉而曳

紐門下太僕之司至又分爲尉中省爲內諸司使矣
至宦官中尉樞密之司既非大臣之所統屬則姦貪懷
侵月之圖妃妾起誣讒之風閹寺擅廢立之權夫誰
得而制之嗟夫宿衛非小人也飲膳烹庖酒漿醯鹽
非微物也掃灑縫染非賤職也而權歸大舍非細事
也大臣制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恣其
私周公深見遠識後世弊念橫流至是是則可恨也
而究論其所自則始于陳平之自棄其權武帝習見
其事遂舉其權而授之群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

是解散而不可復合方文帝以決獄問陳平願以爲
得宰相之體而不知宰相之無權蓋始于此夫錢穀
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
不與聞而顧使天子責之廷尉責之內史則凡九卿
中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耶夫天下之事宰相不得
與聞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之
人國欲治可得耶然則後世如欲復古以爲治要當
自周官始欲復周官要當自家宰始庶體統正而天
下之事可以大而舉矣

施爾奮曰此言大臣當制其權而歸究於陳平可
謂本論然陳平非竊權而自棄欲制權而不能也
方決獄錢穀有問平實與周勃俱莫知但周勃少
文陳平任智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平又不敢強
對急卽塞責以廷尉內史耳因憶宣帝時詔名丞
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御史卒遽類周勃丙吉
以先問馭史言其對見爲憂邊思職使平倖知出
入多寡數不徵將具對以取勞勉吉非得豫視科
條不又推憂邊非宰相之職乎漢二大臣若于國

家事若此安望能制其權也丙吉甚至濟道逢鬪
死傷縱橫卒乃祖述陳平委職長安令京兆尹亦
曰調理陰陽進羞於問牛之喘不更鄙而誣乎朱
儒喜見得陳平理陰陽三字程便稱其知學朱便
稱爲得體至司馬公之論丙吉也以宰相所調陰
陽者非拱手而陰陽自調必自佐人主治庶政始
爲茲論之前矛哉

選舉

杜佑

自昔羲后因以物命官事簡人淳唯以道上無求欲於下下無干進於上百姓自足海內乂安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名而尚行推擇之典無所聞焉爰洎唐虞之官人也俾乂水土紹熙帝載敷五教正五刑播五穀典三禮咨于四嶽明揚側陋詢事考政舉無失德然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流四凶族不仁者遠斯則選賢任能之大畧也三王之代朴散俗澆難以道馭務勤其教立庠塾於鄉閭建黌學於都邑訓公

卿大夫之子弟設僎造之目而勗勉成之自幼年入學至四十方仕然後行備業全事理績茂秦漢以降乃異於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浸漬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域何可及也夫上材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敦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論魏晉中正九品之法

馬端臨

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與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錄曹掾積累而陞或蔭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途轍然論者之說多欲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者採毀譽于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黃于一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僚皆自薦舉而自試用之苟非其人非特累衡鑑之明抑且失倚畀之助故終不敢十分徇其私心自中正之法行

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體統脉絡各不相關故徇私之弊無由懲革又必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迹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如劉毅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畏禍者不敢疾惡如孫秀爲瑯琊郡吏求品于鄉議王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獨免是也快恩讐者得以自恣如何邵初亡袁粲弔邵子岐

啟辭以疾粲曰今年決下婢子品是也又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為貶坐是沉滯累年謝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乃始為彭城王義康參軍閻纘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

乃得復品以此三事視之其法甚嚴然亦太拘蓋人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拔拭湔滌則天下無全人矣況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固不若採之于無心之鄉評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如兩漢之法也

論賢良方正

馬端臨

按自孝文策晁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卽政故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而所問者鹽鐵均輸榷酤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卒從其說為之罷榷酤則雖未嘗親奉大對而其視上下姑相應以義理之浮文者反為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進身必如此然後有益於人國耳獨怪文帝時對策者百人晁錯為高第武帝時對

策亦百人公孫弘第一弘素曲學文值不稱旨罷免之餘其為詞說取容無足怪晁錯知治體善議論又遇謙恭好問之主乃諄復乎五帝神聖之說贊頌不容口反不如為太子家令時所言勸農備邊之策為確實然則百餘人者可知矣

賢良方正與建議之臣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雖唐虞清問在下不是過也此科畢竟可行縱使千人僅得一然已得一人之用矣

論孝廉　　馬端臨

按漢時詔郡國薦舉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與武帝時每對輒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衒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之詔以爲萬家之縣亡應令者武帝之詔以爲闔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材學者可以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謬舉故也然東漢以來孝廉遂爲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循名責實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倥傯之際則併不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復有明經進士等科遂無復有孝廉之舉蓋隋唐而後之明經進士即東漢以來之孝廉皆借其名以爲士子進身之途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亦時有察舉之詔而貞觀之孝廉至不能荅曾參所說孝經開寶之孝弟至不能言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蓋自以文藝取人士之精華果銳者皆盡瘁於記問詞章聲病帖括之中其椎朴無文之人不能以明經進士自達遂欲別求進身之徑故貢緣州郡以應詔舉詳史所載二帝所以

詢訪之者固非僻經奧傳教以不知而已不能荅則其無抱負可知景祐間李淑言所謂茂才者本卑出類之馬而士之不利鄉舉者應焉非求材之本意也意貞觀開寶所舉孝悌力田文武材幹皆不能應鄉舉之輩耳

論宏詞　　葉適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應用之文從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子錄爲經常之詞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詔制詞意短漏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諱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累之大

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直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

漢武元封中詔郡縣察舉吏民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於是州舉茂才移名丞相丞相召取三科一明經一明律令一治劇愚謂士不能治劇不明律令即明經且無用况宏詞乎唐制亦有明經明法明算一史三史諸科蓋史與經等而明法與明經等法術正經術也宋制進士自第一人

而下亦皆令試律而王安石當用帖括經義然宋進士科往往爲將相極通顯而帖括經義之科不過爲學究而已是以誤人直至於今

論佐吏

馬端臨

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猶上之人並開此二途以取人未嘗自爲抑揚偏有輕重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爲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係其出身之或爲儒或爲吏也是以張湯趙禹輩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何並之强明健決固胥吏習氣也若公孫弘之儒雅丙吉之厚重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爲之乎後世儒與吏判爲二途儒自許以雅而詆吏爲俗於是以剸繁治劇者爲不足以語道吏自許以通而誚儒爲迂於是以通今博古爲不足以適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並蓄之法過有輕重抑揚於是拘譾不通者一歸之儒放蕩無恥者一歸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

蘇東坡廣士論云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拔之于吏胥之中而出之皆可以爲將入

之皆可以爲相是故上之人待之如兩漢擇之以才遇之以禮恕其小過察其賢有功爵之貴之祿之使其志知得自奮于功名故終不肯自棄于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又曰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三代以上出于學戰國至秦出于客漢以後出于郡縣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雖不盡然取多者論之夫六國之君皆用其民不叛始皇然當時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旣并天下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于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老死于布褐乎抑將嘆息輟耕以俟時也使始皇知慮此四人者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若是之速也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又有無淵善及破庸人

之論以開功名之路。總不外茲篇之意不具載云。

論辟署

馬端臨

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之掾多取實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之顯著常必採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于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于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己。不屑郡府之事爲焉。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然則豈三互之法可行之于僚掾。而獨不行之于胥吏。可施之于有行止之命官。而獨不可施之于無籍之惡少乎。

論薦舉　崔景淳

舜命禹爲司空而禹則遜之稷契皋陶命垂爲共工而垂則遜於殳斨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之遜于夔龍與四岳之薦鯀此皆古之薦舉也春秋時趙簡子貢賢不避仇祁奚之兩舉其子不以私而害公漢初爲士無定法韓信則蕭何薦之陳平則魏無知薦之賈誼則河南吳公薦之宰相薦士或起家至二千石甚者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皆自用賓推轂之功武帝欲殺其權遂並加官出入內庭以薦導人物如司馬相如朱買臣主父偃之徒皆侍中之所薦而丞相遂不得薦士公孫弘雖開東閤而亦不聞薦士也光武詔三公至州牧舉茂才孝廉郡國守相未滿歲不得薦舉則薦舉漸有法矣三國周瑜之薦魯肅呂蒙之薦陸遜各推其才而後舉唐常何之薦馬周一開其名而即日促詔婁師德之薦狄仁傑狄仁傑之薦張柬之張說之薦張九齡爲秘書裴度薦李德裕之才堪宰相裴垍不以故人之求舉而傷朝廷之至公曹彬薦其友子瑋呂蒙正薦其猶子夷簡不避親也呂夷簡薦范仲淹文彥博薦唐介不避仇也李文正不市私恩王文正不受私謝呂文靖薦包孝肅以其同巷不求見司馬公薦劉元城以其無書抵政府皆大臣爲國之念也蓋嘗考之漢薦舉之制河南守舉賈誼益州守舉王褒是郡守薦士也四唐舉辛湯五府舉段會宗是公府薦士也暴勝之以直指薦雋不疑關崇以執金吾薦龔勝何其薦士之寬也至於嚴延年舉獄吏贓不入已猶坐貶秩何武舉方正者繁辟失禮有司以爲詭舉虛僞左遷蓋漢薦舉之路廣而同坐之法嚴也我太祖皇帝定鼎之後求賢而治恐才之難欲天下求之長於藝者皆在選例此洪武八年之令也天下朝覲各舉所知一人此洪武十三年之令也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洪武十九年之令也兼舉文武及通書律廉吏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洪武二十七年之令也

宣宗即位益加祇承于都御史劉觀之奏則曰卿大臣所舉必當如孫朴言吾輔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

無愧而連坐之戒不可不嚴于楊士奇之奏則縣
用禹舜之公心自今極刑之家不可遽棄至于大逆
之家不宜復用
英宗承之從楊士奇之議而循舊法從李之奏而用
年富規模宏遠孰有如我　祖宗者乎然而賢否混
淆所知有限專引知識則嫌于挾私難服衆心若止
循守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如之何而可哉必如司
馬公十科之說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如蕭嵩之
薦韓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謀如李喬之薦李邕

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如謝安之薦謝玄四曰聰
明公正可備監司如匡衡之薦孔光五曰經術精通
可備講讀如蕭望之薦薛廣德六曰學問該博可備
顧問如張說之薦張九齡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
如魏元忠之薦吳兢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民如裴
松之薦張釋之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如李勣之
薦李巽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如丙吉之薦定國
如此則循名責實自興循讓之風而事舉言揚必無
遺賢之嘆矣

陸宣公議臺省長官薦舉屬吏狀請于除書之內
具載舉授之類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
金亟得則亟襃升亟失則亟黜免以為此法非止
搜揚下位並可閱試大官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
義也又曰今日之臺省長官即他日之樞要宰臣
也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
位遂可擇千百具寮哉此議一一可見施行

取士議　林文稀

取士之法三代尚矣尚賢而尚功漢世明經茂才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制策詞賦武勇律令或徵之朝廷或辟之公府非一途也若汲長孺蘇子卿卜式不在此論耳晉重名流採聞譽每於此間得真才焉王茂弘謝安石是也又於此間失之王夷甫是也九品之制自魏迄晉隋唐制兼漢晉而錯舉之然而首重詩賦涉於浮矣如郭汾陽李鄴侯寧其選乎宋室明經制科論策詞賦附之或兼才並收偏長獨取王呂歐

蘇不愧科名韓范富鄭又出其表岳飛虞允文未舉武科要之法有已密而來疎始善而終弊士有挂一而漏十真求而偽應則飭法者必鼎新而維舊司命者須公衡而炳鑑可也人才不可以一局科名不足以盡品取精於制中通方於法外可也求備則世無其人因才則國收其用毋使草莽多遺落之賢皇家有疎脫之網可也我　太祖高皇帝廓清宇甸首闢延訪山林響應即漢之徵辟三代之尚賢也尋開鄉會兩試文武殊科文科先經義後論策表判及改進士人翰林則試詩賦武科先弓馬後論策乃兼唐宋而損益之者也當日稱　神聖之心思合堂簾之裁酌千古巍隆一詞莫賛雖然猶有進於美善之外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聖人重之漢以通孝經爲博士晉以通老易爲名流唐集漢諸家註疏以爾雅周禮儀禮合六籍孝經語孟爲十三經宋有通孝經論語爲一經又拔禮記之中庸大學參之語孟爲四書今罷孝經而不取士是聖門之所重而輕之也宋王安石削春秋不入學官宮墻之玷也　本朝

經學大明闡發至教益欲以孝治天下可使孔氏之元經耐黙穆焉似宜參四書而五之使五經之士得皆通之令其曉然百行之宗也宋初功令士子首試經義按傳據識疑信異同而辨析之及王安石頒式比耦沿襲至今拙者剟拾舊聞巧者雕鏤絢句初不見羽翼表章之義微顯闡幽之說矣則宋初之意可尋末流之弊當剗也德行不附於文學博綜經史洞悉樂律深於學矣政事特優於言語有爲治不多言直躬而少文不炫於言矣敦朴不耀負奇絕俗則求

聖祖博訪之盛典可循周漢之故事可法也制科徵
辟可兼行矣 國初懲胡惟庸之變朝不宅相以宗
伯冢宰攝內閣論道分職之謂何便而廢食乎相度
卿才必有分矣三公六卿非總理也又以翰林儲公
孤禮官塔凝丞登庸宅揆出此限格彼漢之張敞龔
黃皆以治行入合轄金日磾降虜受顧命唐裴度宋
寇準出將而入相又何資格之限哉故格外可通也
武科先弓馬後武略益使智勇互調文武相濟者也
又安既久則推翰墨以清高目兜鍪爲椎魯將種也

而廢韜鈐干城也而捐騎射武塲徒具應制虛文一
旦戎馬生郊鯨鯢吹浪將使賦詩退虜揮麈揚氛乎
蘇轍謂簡將才必重武舉者矣然而文武難全智勇
雜出三科募壯奴虜並收不可不講也若夫講武而
明經不妨兩科並應尊俎折衝不厭學士諸戎安穰
迭用常變無虞磐石之計其在是與
　陳脊公先生曰孝經閨門一章繇周秦而下傳漢
至唐列爲二十二章開元間儒士司馬貞爲國家
諱始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
廢也王荊公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官使先聖筆
削之書人主不得聞講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
有夷狄北轅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讐之教
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爲
及家國宣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之言此
等議論人世之日月雷霆也合院太史職三經不
以列學官所取何士耶
　此先太史嘉亨公筆也公同兄禮亨公諱文秩同
成永樂乙未進士並改授翰林庶吉士兄年十有

七公年十有四先年領鄉書時有十三舉子人間
少五川明經天下無之句云公試禮部反 廷對
俱擬第一人皆以稀音類酷竟易名焉典試滇南
路有懷金數十斤求薦者公峻郤之滇人士爲構
郤金亭矣二公郡志並載名臣傳

8

議三途並用

李廷機

天下之才譬若馬然有上中下乘馬上乘不鞭策而自千里也下乘雖鞭策之不前也若夫中乘則在乎鞭策之而已夫才亦何異于是今世談用人者拘攣之見莫不曰三途並用然未覩並用之效者何也夫乃于鞭策之道未之究也其當議者有五一曰議銓以公其用二曰議舉以勵其氣三曰議考以服其心四曰議任以要其當五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今銓人大都進士則畀以鉅者繁者中士者科貢則畀以

小者簡者遐陬者愚以爲夫豈無進士而不宜于鉅且繁者乎夫豈無科貢而宜于鉅且繁者乎矧遐陬之區多稱難治如之何輕畀之也胡不均而用焉進士而不宜者即處以小者簡者而不爲故抑科貢而宜者即處于鉅者繁者而不爲故伸至于遐陬難治尤慎選以往要以明天官用人自不可測視其才所堪而無所膠于常調則除目一下而天下之才已爭奮矣故曰議銓以公其用也夫三途之格業已然矣使進士而無別于科科而無別于貢則天下誰復應

進士舉者今欲混然不爲之斟酌此其勢難行即行之而不可以久愚請詔巡行使者所推轂以十爲率進士十之五科十之三貢十之二今薦牘所列率右進士科寥寥而貢又甚矣自非進士往往以格自限而不思振拔誠令科貢得與進士分牘而列誰甘自棄者故曰議舉以勵其氣也今監司使者之考羣吏也進士稍稍能其官尋上考矣即不能猶庇之科貢一不當冀下考矣即能猶抑之如是而何以使人心服而强爲良吏也毋亦令監司使者一秉公道惟視其

政之何如而置其考不得操成心有所軒輕于其間夫然後居下者者亦曰上之人未嘗薄我而我自棄也各自咎而無所觖于上故曰議考以服其心也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夫罪之以其罪誠太苛然所任不善而任之者無罰則亦何畏而重其任也我　國朝故有連坐舉主之條其後吏部慮于責備遂廢不行至倪文毅斷然行之衆究如制時論翕然夫使任而善者賞任而不善者罰有差則誰肯輕任人者夫惟不輕任人而三途之中賢者

不患其不任矣故曰議任以要其當也究之則在乎
撫按而已撫按公則其視天下之才皆公家之役也
何分于三途撫按明則其別天下之才若衡鑑之懸
也何患于肱亂夫一方之吏至數十百人而撫按二
人耳擇一人以綜覈數十百人此之謂提綱挈要操
衡要而收功博計莫便焉故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也
嗟夫古之取士舉二盎秦穆公用由余彼盜賊下人
夷狄異類往往登之朝廷坐之國郡而不以爲非矧
三途士哉即如　國朝黃福以貢士黃士奇以儒士

胡儼以舉人蹇斯以談士何常之有遇以庸衆人彼
將庸衆人自爲也遇以國士彼將國士自爲也故愚
以爲三途並用之法誠行而酌于愚之所爲五議者
則亦庶乎足以網羅天[illegible]
以福日文飾者可

鄉書儲才議

林欲楫

物不素儲不可以應卒人不素儲不可以投難患不
素儲不可以成信　國家所儲兵若餉　臣　書生不敢
知然可見於事前矣迹左之按鉞登壇者均拔自投
閒者也緩置之急收之非異日者有人不任則今日
者無人可任　陛下雖聖必居一於此且何以稱素
儲也夫儲人如儲木培之數十年而後可用之于一
旦故不以有事急不以無事緩鄉書者國士之儲也
而儲士於儲越如儲材於鄧林稱尤盛日按臣再疏

廣額所稱引王文成孫忠烈諸君子皆天下士也豈
其躐宅途以進則鄉實儲之雖然諸君子亦各有所
儲儲道德者衍良知之派儲節義者折逆藩之謀自
其試鄉時神先告之矣今　上之遣　臣爲儲士耳諸
士言道德而亦道德言節義而亦節義　臣躊躇然亟
收之竊意士若先臣之有所儲也顧　臣之傾士儲者
以文而　國家之傾士儲者以任夫文不難而任難
即任亦非其難者也然必任心故難賢者之任國也
必之而已矣蔦騐之躑躅不如一騏之必馳也萬人

之縮手不如一夫之必任也試以士論士今抽靈上
管營臆千秋思潜於風雲月露之中而神遇於牝牡
驪黃之外誠必之也射虎而飲石操杙而移山必人
者無不入必舉者無不舉猶之士也安所不靈變而
臣竊慮諸士有能必之任而誤用於所不必者也夫
事有必然物有不必有士知之乎有利必有鈍有譽
必有毁有生必有死事之必然也必然者無覬其不
然也千金之璧借之人而還焉不慍俗也知其非有
也夫榮名膴仕猶千金之璧也借之造物亦還之造

物士行且有之而不必有也士所自有者七尺之軀
耳然後乃今不自有而爲國有一腔熱血何任不可
必哉諸士亦嘗東眺夫潮乎其來也電激雷轟鯨吞
鰲走四時不爽其信百折不易其東氣決于必赴也
乃說者以爲伍大夫之怒故敢謂夫四時靡爽百折
必東者忠臣之氣似之豈真有白馬乘潮出入哉故
潮決於必赴士矢于必任必赴者以海爲歸必任者
以國爲的臣觀今日遼左所患惟是無必任之人故
至此臣所爲徘徊慨慕於文成諸君子而不能自已

者也宋臣蘇軾讀慶曆四賢詩想見其人或曰儒子
何用知之軾曰彼天人也耶則軾不敢知若猶人也
何爲不可今諸君子等人耳必任者亦若是諸士生
其鄉毋多讓也臣聞里母之字其子也視其所不足
者而藥之越士之所不足者非文也故臣今者第惓
惓與士言任夫士有儲忠朝有儲士而國於是
乎有儲備一舉而三善收焉臣以此知越多君子矣
在鄉書者不可不誦斯文

鬻爵

瞿景淳

漢興之初公私匱乏匈奴入塞亡無寧歲晁錯使民得入粟拜爵以勸農實邊文帝用之卒賴其力塞下充實然錯所謂爵止以名榮身非臨民也所謂可與權者文帝有焉但惜夫大防一闕不可復止張釋之賢也以貲為郎王覇又賢也亦以貲為郎則作俑之罪錯不能不任其責矣況後世祖述之無窮乎昔晉文公有功於周辭地而請隧襄王不許寧與之地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以朝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夫邑與地非小也而不以加乎一物之微蓋襄王之意非惜夫隧惜名分一褻不可復救也孔子非惜夫繁纓惜名器一濫不可復止也漢明帝以館陶之故寧賜錢千萬而郎官不與非惜夫郎官惜乎百里之名也故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曰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後動以錯藉口不思錯之策用其處可也用於暫可也若以為當然而數數用之則襄王之所靳孔子之所惜明帝之所不肯與者其將謂之何哉是故策一也文帝用之則為權武帝用之則為

靈桓濫而下不足論矣名器所在朝廷用之重則人得之難而天下視之亦重用之輕則人得之易而天下視之亦輕輕重如此然而不能固守者何與非以財用之不足乎為政者誠能裁省冗費則財用足財用足則掄選必當其位而名器重名器重則朝廷尊而天下治此最知本之論也

卷廿八終

林德謀參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銓課議

薛登

方今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秖驗弯張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于潘岳靈運授詞于穰之平準文劣于長卿子建筆麗于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闘將長于摧鋒謀將審于料事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入難之謀設高祖追悔于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于伐宋謀將不長于弓馬良相寧資于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較量其可否也謹按漢法所舉士

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于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

秦少游有云用人要術不過資望兩者而已用人以資則恐奇者沉抑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子雲位不過侍郎是也用人以望則矯亢者冒竊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是也惟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而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則二者足以相權而不至相礙自是選舉不易之論近時張伯起談將云言文者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繇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旨哉言也

古今議論參 卷十九 銓課

8．省官議　杜祐

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上文去質吏衆事繁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縣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太元六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理衆庶所以古者計人置吏故周官鄉遂稍縣畿約人定

員吏無虛設自漢魏晉隋暨于聖唐皆因戰爭流離征繕艱勞即省吏職存諸方策晉荀勗桓溫俱有此議息人救弊何莫繇斯昔臯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

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臣竊見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雖衆經用雖繁人力有餘帑藏豐溢縱或浮費不足為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簿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比收歛土戶與客戶共計三百餘萬戶比天寶中纔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仍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豈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六十員官十

羊九牧疲吏煩衆顧茲太弊實思革之議者多云尚有跛邑未庭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有依托且靡爵祿兼示隄防此乃常情之說慮非救時之論有才者既令薦用不才者何患奔走而況各有姻戚顧戀家產徙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隗囂未滅魏太和正始中則吳蜀鼎立晉大元六年吳國尚在隋開皇三年陳氏割據皆網羅俊乂志相吞併此時猶不慮有失賢脅敵務以救弊為謀今田悅之徒並是庸瑣繁刑暴賦勿恤軍戎衣冠士人遇

如奴虜。豈比公孫述諸葛亮之在巴屬孫權陳霸先之有江南固無范雎蔡澤賈季強狄之慮斯斷可知矣。

8 察吏議　黃景昉

虞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皋謨所載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亦以九德論其官。周冢宰歲終則令各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其制視虞夏稍詳雖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有餘然矣。三代以來惟漢吏治蒸蒸近古。而其法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奏事舉殿最。至宣帝綜覈名實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公卿等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朱邑以治

行第一入為大司農。尹翁以盜賊課為三輔最。韓延壽以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召信臣為百姓興利賜黃金四十觔。義縱朱博尹賞皆縣令高第入為長安令。他如黃霸龔遂輩俱雅意安民循良之譽史不絕書。至唐每歲尚書省諸司具州牧刺史縣令殊功異行皆上於考司。而以能撫養役使者為功。宋太祖時州縣官撫養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十分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若戶口耗者准增戶法減一分降考一等。二代之法皆欲安民也而治效不遠古。總之

至不民治以此

臧否之法多繇請托致令考功者疑諸心而信耳目
疑耳目而信簿書而不知簿書愈繁官方愈僞也如
是即欲比隆於漢庸可得乎　國家三年一計吏自
郡國岳牧質成而上總以太宰參以臺省廉訪既詳
彰癉互用察吏之術蓋稽虞商周而遠過漢唐宋矣
邇來功令日煩民生日蹙果朝廷之德意在期會簿
書而軫恤未必周察薦劾之稱揚詆然上空言而無
徵未有寔績耶夫課吏而不究寔績僅以文飾當之
百相欺百相詐一人而爽跖其身一時而毀譽其口

詭而投遂詭而錄詭而錄復詭而營於是有藺繇之
計原工而豫託保障以欺人鷹鸇之擊無已而過獎
驚黔以欺世幾見蕭垂晝日者果務簡事理乎幾見
金卻暮夜者果清畏人知乎幾見露覆拊揚者果囹
圄盡空而貫索詘沉乎峴山之片石難憑庭水之投
青罔攄安望其淳化浹洽以幾察吏無遺術哉無他
則察吏於吏不若察吏於民夫民之於吏也必取其
所愛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
千萬人愛之則千萬人之吏撫民以吏察吏還以民

故曰民者吏之程夫誠以民察之不虛想飾叙之進
退而更試其慈刻之事端巾卒之雅果馴雉潁川之
鸞不集不害其爲異也畏壘之情既眞即廚傳之飾
不閒不害其爲能也撫字之心既勞即催科之政果
拙不害其爲仁也子曰貴所生男以鄭爲字即不配
食縣社不害其爲遺愛也而後循吏不必獵廉吏之
名不必飾文吏之貌不必張才吏之幹局庶幾吏治
源清民生有濟乎雖然吾欲吏有恩撫民而無法以
御吏即欲計安民生能無阻格哉夫事責其無可他

諉則易成機逢其有所旁撓則多敗故一在幷功令
以任者而關議者之口則蝟蝟爭鳴以任任事者而
分任者之權則必肘易掣故一在寬事權百丈而塹
壁傭可麥而上數尺而崎嶬季不敢窺而下故一在
嚴賞罰共驩不能爭禹稷之兆水土不必擯絲稽之
成魚不假足於獸鳥不借甲於龜故一在明器使凡
民樂於久道之化成則易就而駭於目不習見則常
格故三代之盛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興牧守有子
孫焉故一在重久任操此五者以馭吏庶責成寔而

報効多矣然愚猶有說焉守理之於州縣聽賭甚奚
司道之於府廳整齊較一然而白褒能辨青蚨能羽
有力負之而行又何暇從赤子問枯菀乎天下之患
莫大乎有體面無風力有清分無精神則欲察吏以
安民者當自司道守理始而此司道守理者又環而
聽殿最於一人者也惟　聖天子秉衡鑑於上舉所
上備良者卓異者一一廉其治狀有不寔即以其罪
罪所舉者無人心震肅提其綱而目自理何患吏不
得人澤不下究而民不安哉

可與高文襄選人並讀

專任論

司馬光

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
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伯夷典
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後之吏求迭
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才固非八
人之比乃使之徧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
輒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必不可得
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致力以治其職羣
績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嫉之在下者慾

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
體矣奸邪之臣炫奇以嫌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
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
衆言而賞之則奸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失在
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
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

乞不用贓吏奏

包拯

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今天下郡縣至廣官吏至衆而贓汚擿發無日無之洎具案來上或横貸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釁雖有重律僅同空文貪猥之徒殊無畏憚昔兩漢以贓私致罪者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昔太宗朝嘗有臣僚數人犯罪並配少府監隷役及該蒙赦宥謂近臣曰此輩既犯贓濫只可放令逐便不可復以官爵其責貪殘愼名器如此皆是先朝令典固可遵行今後乞臣僚犯贓抵罪不從輕貸縱遇大赦更不録用或所犯若輕者只得授副使使佐如此則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

争吏說

祝允明

吏所以止民之争而吏之争于民甚于民之相争也民之争求止于吏争于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求其不民之争者而後求其止民之争然後可不然是吏敎民争而置吏者敎吏争也與其欲止民争而吏敎之不若不置吏而民之争尚寡也

楊升菴先生每言孔北海大志直節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孤憤而與盧拱四傑爲列王逸少有經濟才而爲書名所掩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李元綱曰藝又安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況翰墨之爲藝哉愚於先生

糾避事武臣疏　　于謙

嘗謂竭力盡心乃人臣之當務懷奸避事在　國法
所難容切照寧遠伯任禮本以庸流叨居重任所宜
感激奮勵不避艱危用竭犬馬之勞以圖涓埃之報
可也今本官外示退遜而中藏詐謀身踐顯榮而心
無補報育梁紈綺縱嗜欲以為能介胄干戈咸捨置
而不問先年其肅鎮守惟務營私利己不能禦侮安
邊寬見邊務方殷遂乃上章辭職既蒙取回赴京自
合辭祿致仕却又不安本分望外希求計囑昌平侯

楊洪奏保伊曾經戰陣精神未遺乞令管軍以備調
用已蒙　欽准本官今在三千營同楊洪操練軍馬
並無寸長可稱亦無一策可措近該本官照得紫荊
白羊倒馬關口等處易州涿州保定真定通州保屏
蔽　京師緊關衝要去處合當增兵守備遣將巡督
議擬摘撥官軍委官統領前去臣等為見任禮係
先朝舊臣遊勳宿將若是簡拔任用必能宣力竭忠
豈徒望其禦侮折衝而實賴其發縱指示乞請　勅
令本官統兵于前項地方關口內外往來巡守已于

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奏　准行令任禮欽遵去後豈
期任禮罔顧人臣之義終懷負國之心奏稱年老不
堪領軍切詳任禮先該楊洪薦伊在京管操軍馬欣
然就事略無難色及改擬前去幾甸巡守輒稱老病
不肯啓行臣等切惟周之姜尚八十而佐武王滅紂
興周漢之趙充國七十餘而請自將屯田以降先零
今任禮年齒無姜尚充國之邁又況各關各城去京
不遠當此人心搖惑之際　國步艱難之時本官一
身休戚實與　國家共之今却不思忘身而濟難乃

敢方命而孤恩原心實出於奸謀論罪當加于極典
及照楊洪明知任禮倚老推奸不肯盡心為　國宣
在擅作威福暗邀人心聽囑托朦朧薦舉夫以任禮
楊洪俱為大臣受恩深重手握兵柄身倚安危方且
欺心玩法退縮顧望若此將何以為群臣之表率
朝廷之倚賴哉合將各官通行拿送清司究問治以
重罪以為人臣懷奸不忠拱上方命之戒
施爾奮日忠肅既稱任禮並無寸長可稱亦無一
策可措復請　勅命統兵設使任禮欽遵忠肅竟

以要衡之處委之無寸長一策之人乎

考舉鄉官議　　聶豹

臣伏讀景泰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款畧云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內外官員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夫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為或善或惡皆從實錄寄以申于巡按衙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皆得查究糾劾巡按衙門復加察識定為考語直以申于吏部吏部兼衆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家之事跡參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歟則不次超用可也惡果相符歟則即日罷去可也二者之間功過相準則酌量重輕以為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丘園之賁果能孝友和睦清苹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之失掩其終身之善也馮唐于已廢以發潛德之光可也惡者則前日雖已罷黜今日尤當創懲奪惠卿之官爵而誅奸諛于既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可以退其挾制官府奸貪狼籍之威而亦可以勵其老當益壯退思補過之忠者也

終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

食貨志

閩中　林駉德頌公纂輯
　　　施有興㪚翁訂閱

歐陽修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
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
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
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
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

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
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
法蕩然盡矣繇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
世業之繇壞而爲兼幷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
于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
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乎亡焉
食貨蕃耗之繇盡於官兵得失合子長平準傳讀
之諸志俱可省入

8　論戶口賦役　林庭皐

三代賦役之法莫善於周賦則有穀粟之賦出于井
田以祿諸臣有兵車之賦出于丘乘以供軍旅邦國
之貢則以待吊用九職之貢則以充府庫是以九賦
之目嘗與九貢九職並行而其貨賄之入則太府受
而頒之內府藏而待之司會則合而會之而賦斂之
目又掌于道揆之大臣則名色寧至于巧立費用乎
至于無藝也平役則有伍兩軍師之法爲兵役有師
田追胥之法爲徒役有府史胥徒之法爲胥役有比

閭族黨之法爲鄉役然司徒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族
師較民之多寡以起役鄉大夫辨年之老少以從役
均人論歲之豐凶以平役而貴賢以下及新甿內札
則又皆舍役事力寧有不相稱征徭寧有不適均者
乎嗚呼民生斯時亦幸矣說者謂三代而上戶口盛
于西北三代而下戶口盛于東南是已然民數之多
寡大率係于賦役之重輕蓋田賦之需重則人爭隱
漏以進賦欲蕃民生者唯薄賦可也李翶有言人知
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賦之得財愈多其可謂

知本矣丁戶之係重則人將脫逃以避役欲增戶口者唯輕徭可也馬端臨有言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其可謂通論矣攷國家戶口稽于版籍每十年而核其盈縮登其數于留守副其冊于戶部進其總于朝宁制非不密矣然飛詭虛懸致使匿糧富者饗無糧之田貧者納無田之稅故丘文莊有配丁田之法兼取李瀚絕攤逃之議也但貧富異齊而必以丁配田則強人以不能而禁人以必至賦役有額而無攤補則丁在而僞逋戶存而僞絕不可不慮也故不若質券以稽產富而田多者准丁上其則貧而丁多者准糧下其等按籍以察逃產存則責里甲以代輸產亡則毀業主以入甲又嚴取寄灑之奸豪曲招流移之竄餓庶有其實數乎

鄢志稱先生在諫垣風采蹇蹇彈劾無避忌及晉都諫戶科才識敏練尤多所建白此文亦聊覘其一斑

田制　　立齋

自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無可復之理于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請斷以一年為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于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併削其所有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顧役之錢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若乃田多人少人多田少之處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之

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興廢無常而富室不無鬻產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役而兼并之患日以漸銷矣

田賦

張以誠

井田以養民也封建以司養民之事也而任土作貢率作興事則賦役於此乎始其法始於黃帝備於成周如所稱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遞登之至萬井為同斯卿大夫之采地也又十之則大國之提封也又百之則天子之王畿也四海之大析之宜與百夫之畝相通天子之尊推之宜與一家之長相比故其法遍上下而命之曰徹不獨此也夫既計口授田則田之數即民之數舉天下之大無一民尺土不入版圖不供天子之賦役規畫精詳有後世心計之臣所不及者自秦壞井田開阡陌盡民力之所能耕予為世業而又使無賣買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田與民之數君皆不可得而知則舍田賦民至二十倍于古民不堪命逃亡轉徙并賦與役無所出故自井田以後欲民之上著其法無如限田節求賦役之均平其法亦無如限田漢世董仲舒師丹曾主斯議皆不果行至晉武平吳之後始限民男子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以五胡之亂

尋廢則經世之無遠猷而其意固可師也北魏孝文授民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北齊後周因之至隋開皇時稱小康以運祚數易而不竟則偏安之無遠籌而其法亦漸備也唐因是授田人一頃有世業有口分以租庸調徵之限田之法稍備獨其聽民賣買又使得自狹鄉徙寬鄉徙者賣所分田而去故民遷徙不常自貞觀至武德不數十年而天下半蕩爲浮人於是楊炎就流民爲土斷變租庸調爲兩稅一時逃亡頓息而世業口分蕩然自此以後限田之法又

廢則宋建隆有廢田之法熙寧中又議行方田農田水利諸法徒足擾民無益於事獨其差役顧役之議猶可備役法之變通耳總之三代以上法莫備於周之井田至商鞅開阡陌而一變而今世所用者固商鞅之阡陌也三代以下法莫備于唐之限田至楊炎定兩稅而一變而今世所用者又楊炎之兩稅也何也周以前田在官而秦以後田在民以官之田予民易以民之田予民難此阡陌所以不可變也民有田則土著無田則流轉既去而又客爲主則擾斯流爲

土則便此兩稅所以又不可變也我 太祖龍興民間洞悉民隱以登舊定天下之賦稅以版籍定天下之丁甲爲田者二曰官曰民爲賦者二夏曰稅秋曰糧爲役者三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而又有銀與力之不同是不特用楊炎之兩稅兼亦採宋人差顧之意此 國朝賦役之大都也版籍有圖焉有冊焉圖所重在田則田爲經人爲緯田各歸其都圖諸原隰墳衍腴瘠方圓之形畢具遇土田之訟則質之此不與人爲轉移者也冊所重在戶則人爲經田爲緯田

各歸其戶一切新舊變遷離居析爨之故皆具遇賦役之徵則稽之此與人爲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其登下之數則役不膠于一定而消長之變均有不轉移者以握其常定之券則田不紛于出入而隱漏之弊絕法至詳矣顧有司定賦役利于冊之便則田必隨人田既隨人則即去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寢久則圖不足據一聽冊之轉移而欺隱影射飛灑詭寄之奸百出財賦莫重於江南則弊亦莫甚於江南江南廟堂之所釐正亦莫急於江南于時有若韓雍之在

江右周忱之在南畿其法雖具道大槩雍則按里甲之等差而次第受役總歲派之科條而畫一成數按簿則一吏可辦據籍則童子皆知雍之便便在簡而易知忱則準官民田於一則而平米之法立酌銀力差於兩便而均徭之法定捐積通於鉅萬均勞逸於五年忱之便便在于變而宜民至今江南所行無慮皆二臣之法而獨以田臨戶之法即二臣亦無知之何夫戶則何定之有轉盼之間桑滄頓易十年之內七歷已然朝爲編戶往役何斷夕爲冠蓋優復宜及

朝爲朱頓終事當先夕爲焦黯蠲除稽役方其優役則聚十爲百聚百爲千弊在合少以成多迨其蠲除則散千爲百散百爲十弊又在分多以就少況乎富商巨賈挾輕貲而遠逝萍梗靡究其蹤猾吏奸胥因重賄而舞文首尾莫尋其隙所以良民愈困奸民愈肆官苦民僞之不可窮而民亦苦官法之莫爲典要也語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謬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戶日變而田不變也田之隨戶者朝更暮易而田之地著者終古不易也田終古不易則圖亦可終古不變也於法當爲母戶無歲不變十歲則大變田所以十歲一更也於法當爲子母以權子則子不能違去子必隨母則母不爲空名子母之不相符病在賦役之時不先按其田畝而亟徵其貧富懸於得富民則追之衰聚一衰聚則子去其母而不能問矣左得高貲之戶一而右失中人之產十矣縱于責奸民則聽其夾分一夾分則子弱于母而不任役矣上慕矜恤之美名而下得隱漏之徑竇矣此皆經界不正之故經界者非獨古井田有經界

即今里分爲鄉鄉分爲都都分爲區必有經界焉其田必有定數焉受田之人甲與乙易簽也受役之數重與輕易裁也輕重之額定而以人實之主可也客亦可也甲乙之名立而以役隨之一人而十役可也十人而一役可也總之戶有入田必無出人可來役必不可往如此則豪民疲于奔命必約而定于一方而弊戶窮于分析將各而守其疆畝不井田而民安于鄉井不限田而民共于節制矣

議權緩急疏

趙東曦

竊見民生日蹙，財用日竭。皇上日焦勞於上，而至治未臻，豈能無說而處此。然催科有以急得緩之方，考成有以緩得急之用者。嘗讀孟子曰：用其一，緩其二。人知其言緩徵也，不知唯能急所急，然後能緩所緩。近來徵比困民，多因不酌先後，益祠微民力稍易，乃輕發雜項，不辨正供，及催檄紛然，參罰孔亟，安得不竭澤而漁。本縣受比已苦，乃今日府提，明日府比，將雜大騷然，耗費不貲，其何能粉身以應。凡此皆飽胥役之貪腹，而損國家之正供者也。今後宜責有司先儘京邊，方許雜放。惟京邊急完，則其餘或可從容日月，或可通融給放，稍免箠楚，以養瘡痍。而府官止許提比吏書，不許提比百姓，亦所以省雜費而一事權。所謂以急得緩之方者，此也。一縣而田有肥瘠不同，一田而歲有豐凶不同，且人有勤惰不同，貧富不同，良頑又不同，其不能全完無欠，事勢之必然者也。欠一分，即少一分解給。往時各處存留數內，有稍關者置之，有稍緩者半置之，藉此以抵民欠，或尚苦不支，或僅可勉支已耳。自有遼事以來，搜其閒者緩者，悉充遼餉，於是閒緩反爲緊急，而錢糧累無餘地，逋負遂以日多。今若件件責其十分，則件件必至拖欠，究竟那新抵舊，年復一年，逋賦愈積。似應除上供錢糧、太倉、邊餉及加派不容少緩外，其餘畧次者，或容分別之，差等酌量分數爲考成，使百姓稍留餘力，併完正項。所謂以緩得急之用者，此也。然而權衡調劑，總在有司。果能實實潔己愛民，實實急公完賦，爲百姓養和平之福，是即卓異之尤。若夫有意博名，則清約者易流於刻急，揮霍者每隣於喜事，競持者時失於自用，鉤察者間悞於含涉，衙役未免借叢，刑罰有時任意，斯皆賢者之過，而所累亦復不小。伏祈聖明俯採芻蕘，嚴行申飭，庶吏治肅而民生安，財用足矣。

其酌量先後，着先生心腸調度，具見此中。

古今議論參 卷三十 戶書

徭役　丘濬

唐制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督課賦稅以耆老弓手壯丁追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掐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臣按此宋初以來差役法也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

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顧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無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呂氏中日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顧役蓋嘗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爲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職分當爲之事無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綱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

民樂于差之法矣至顧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閭門安坐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苟寬剩之數散而不歛則樂于顧之設耳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臣竊以謂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後行之不偏非特利害相懸而已蓋實相資以爲用也今差役之法有所謂里長甲首老人者即宋里正戶長耆長也有所謂弓兵民壯者即宋弓手壯丁也有所謂皁隸禁子者即宋承符人力手力也有所謂

稱子鋪戶者即宋人揀掐也有所謂庫子斗級納戶解戶者即宋人衙前也宋之諸役衙前最重今之雜役亦惟納戶解戶斗級爲難此二役者必須家道殷實有行止者充之若夫皁隸之設除監獄守庫外凡直廳守門跟隨者皆可用顧役之法而在兩京尤爲切要今後各府州縣簽皁隸解京者于民間應役人戶選其驍謹强健耐勞者以專供監獄守庫之役其餘跟隨導從者每戶俾其日出銀三分以顧人代歲前類解兵部分送各司俾其自顧凡與顧工之直須

于按日當滿之後則彼不至逃負如此則農夫遂耕穫之願官府得使令之給而亦可以收布井游手之徒一舉而三得也

徭役

謝肇淛

國家之立法凡以爲民也法之既立也必不能以不敝而民情又率不樂久麗于法是故爲國者宜酌其時通其勢詢細民之病苦而善變之是明哲之遠圖非拘攣者之所可與議也明乎此意而差役免役利害可兩言決耳吾竊聞之古者之民官所養也故役法皆民之樂趨後世之民養官者也故役法非民之所便易稱忘勞詩調勿亟三五聖辟豈顧爲沾沾以掊民膾炙者殖血氣之類罔不殫輸財力以供一人

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世之降也貪君暴王以天下爲恣雖其勢既不能以不役民而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竭山海之物力不足以供一人之指使于是搰臣察相箕斂之策生焉曰吾以天下之財備天下之力無事則公家之畜有事則受事之直而于百姓則九牛之一毛也此免役之說也其說雖始于吳充而成于荆公然周官司會鳩民聖人已預行之矣夫巢居之穴藪則數仞之堂不得不搆矣結繩之俗凋則汗青之文不得不炳矣席地之風

移則五難之几不得不設矣差役之法敝則免役之
利不得不興矣況差役之法一復耆生之稱貸財粟
殫亡者固歡呼載道願出其力以效君上之供然力
罷而不得息勞究而不得休駢首爲溝中瘠者蓋不
可以一二數而又安所用其財故上必有茅茨土階
經始勿亟之主而後差役利也使阿房閭左纍骨擲
榛民有挺而走耳免役之利富者納直于官而役者
受直于府雖至老死無復怨聲豈不甚善哉而免有
定役勢必取盈上之爲黎未滿而下之膏血已罄矣

嗟乎國家之制治也有治人無治法夫無不敝之法
而有不敝之治者人爲之也時與勢之爲也天下殫
于則不得不思差役天下殫于力不得不思免役時
不可以不乘也吳蜀之民以免役爲便而病于差秦
晉之民以差役爲便而病于顧勢不可以不審也但
使上焉者有用一縷二之思有繭絲保障之慮
而爲郡縣之吏者勿卞在官而九在橐勿黃紙赦而
白紙催則免可也差亦可也不然吾未如之何也已
矣

戶口　　　　杜佑

通典 大畧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
有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家足則教從也
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
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三代以前井田
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
良規可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
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

豐俗阜實繇于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
際重舉而行已然之効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
百六十萬開皇元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
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其時
承元魏之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
命多依豪室高熲覩冗俗之病建輸籍之法于是定
其名輕其數使人知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爲編
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數其信後以行其令蒸
庶懷義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遍于天下人康人阜頻

之力焉國家貞觀之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幾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弊在以選賢授仕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廢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群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甿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為按比收入公

稅增倍其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甿皆被於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矣古之理人也在于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敷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族閭黨州鄉縣遂均輸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 達者將求理平之道非其本歟

戶口　葉適

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眾而兵強田墾稅增役眾兵強則所為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下殫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取山越之眾以為民至於帆海絕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為秉義不妄虜獲亦拔隴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為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為戶五十餘萬而魏不

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眾然則因民之眾寡為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蓋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為役出則可以為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且為浮客為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為商賈為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為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糴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搏取攘

竊以爲衣食使其俗貪詐荒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之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爲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爲東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者之爲乎且其土地之廣者伏藏狐兎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姦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

鬱而不遂而使者鑿山捍海擲抉遺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耘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

胡寅戶口論謂隋氏之耗不於楊李而於獨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史而罪楊大貞李林甫至元和之耗則全歸于程异皇甫鎛之聚歛貢獻此窮戶口蕃耗之原者也

8　上流民圖　　鄭俠

神宗時大旱詔罷新法是日雨先是久旱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糂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是被鎖械而負瓦揭水貢以償官累累不絕俠乃繪所見爲圖奏請閤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言今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

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于千里之外哉使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罷放免役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衞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八事民間之讙呼相慶輔臣入賀帝示以使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繇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

擅發馬遁罪

先生吾郡之福清人素性忠讜以受王安石知遇用諫阻新法自效致相拒絕先後爲呂惠卿蔡京極力排擯雖屢顛沛毋或忘國家之恤也迨歸僅長一拂學者號稱一拂先生

卷三十終

閩中　林德謙矛公纂輯
施有翼爾眷訂閱

臣乘馬　管敬仲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衢籍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籍九矣有衢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戕

8　富民　管敬仲

古之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强兵强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强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

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厮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閒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

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

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繇不利農少粟之害也

8 論農　　牛希濟

爲治之本莫若安人安人之本莫先農桑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未有不須衣食以資養其生此情性之欲一也故率公卿以躬耕于千畝非獨致敬于粢盛也率嬪御以親蠶于繭館非獨致美于黼冕也皆所以先民之教化也今天下之人非不耕非不蠶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織而百人衣王者之征賦在焉諸侯之車服劍器在焉職官之祿廩資焉吏人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織足上下百人之欲

不亦難乎僕客于山東寓于民舍覩其耕也候天時相地宜遠求種稑胼胝手足朝昏引頸以望膏雨借貸以成其饋餉筋力竭盡于磽确沾汗流浹忽以霖霖日熾其背無不黧黑又婦人之爲蠶也髮鬅如蓬晨昏憧憧高條長梯蹈險履危稚女嬰兒目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矣其五稼登於場圃也未及簸揚蠶之爲繭也擇未盈筐犬吠喧嘩悍吏環繞民懼其督責之急懾其恐脅之威無不竭足其欲粟之熟也糲米未飽蠶之織也家不及絲纊曾不旬五日皆

已盤矣至有父子拱手屋壁相顧而坐而使不爲姦不爲非不嚚不時之物不犯及時之禁不受役于鄉豪不爲汗詐之計以給其家可乎且古者四人各業以成其國士世其詩書農本其耒耜工傳其繩墨商積其貨財今士大夫以先王言行政事自守恥趨時捷營徵辯者固獲用於諸侯矣農人之家恆苦時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于時若關禁之賦瀕市井之不擾我取積其物以中之時如不我容給之而他邦非摽取加諸之力不能爲

患農則不然父母在焉桑梓在焉妻子居焉使盡室以往日避煩賦他邦之政亦我邦也欲何以往所以今之世士亦爲商農亦爲商工亦爲商商之利兼四人矣審利要時一中百得易於耕織人人爲之故諸侯廢人爭趨之矣吁遊隋無禁賦于國害于農之大者自餘瑣瑣亦易驅除耳然無士不可以爲治無民不可以爲國唯明王擇君子之人有輔相之才與之爲政先簡其事省其吏則人易以安夫事簡吏省然後可以愛惜農人盡歸其時什一之外除其賦歛驅

彼浮食遊手之衆使歸田穡則倉廩必實天下之民食斯足矣冠婚喪祭車馬第宅尊卑之制皆歸諸令式豪民富室不得衣文繡金玉幃幕不得用綃采茵褥不得施錦繡自宮中至于王公之家咸遵儉約無使枉費尺帛則天下之民衣其足矣夫如是化之于道豈有不從哉

論積貯　　賈誼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

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論貴粟書

晁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

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

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

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

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立法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

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受爵免罪輕名器長奸猾非盛王之事不得已勝橫取者萬萬

後漢以粟爲賞罰議　呂溫

議曰先王賞以飾喜罰以飾怒喜必待功而賞不僭行怒必得罪而罰無輕赦其來尚矣漢氏雜霸道而廢王制昧宏規而狃小利俾人納粟除罪拜爵以罰人則廢法以賞人則廢功以儲蓄則廢本是沮勞惠奸而怠棄南畝也何以言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而班爵于弁兼之家析圭于滯積之室使屠沽賤隸陵駕英豪苟有儀廉恥之心豈復致忠難之死雖月要天地日誓山河而賞不足以勸矣天討有罪刑之無

赦而撓權于殘賊之徒屈法于奸宄之黨使兇人汙吏言暴無傷苟開必免之門孰懲罔極之惡雖臨以斧鉞驅于鼎鑊而刑不足以威矣且朝廉好爵以粟授受國有常刑以粟出入貪利愛生之夫孰不願空壠畝而貨圭組竭倉廩而救死亡拜爵者坐等封君遂忘其本業免罪者室如懸罄曷保其生聚賞罰者君人之大柄農稼者爲國之永圖忽而棄焉曾不是念而利乎國儲之暫資兵食之僅濟其何補耶然而漢承秦弊中國耗弱高惠務厥完輯孝文守以恭儉

德來洩于海外威未行于四夷邊候猶闕擊柝戍士不得解甲鼎錯是以權宜之對救弊之術倫利于當代幸成于一時雖日有因而終貽識者之誚焉有鑒近古之失策採庸臣之詭論者哉必惠國廩猶虛邊餽未繼其若與李悝之平糴務充國之屯田練將簡兵以省軍費輕傜薄賦以悅人心東作一興西成再秋則大倉之蓄如京塞下之稼如雲亦何必虧昭德塞違之道墜信賞必罰之典恐非聖唐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此議自是正論錯以權宜佐軍興耳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二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畬訂閱

鄭伯謙

會計論上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于太府其王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于司會則唯總其會而書則惟總其書職內則惟記其入職歲則惟稽其出職幣則惟振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于太府而司會至掌皮則不過糾察鉤考之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為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為之長司會之權反重于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壓括而為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鹵莽而察姦欺鹵莽姦欺無所懲則沉溺掩蔽之弊生而匱乏枵虗之患至

暴征橫斂之原必自是而啓矣是以聖人必使之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為可觀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鉤攷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于欺偽用不至于乾沒數不至于虧耗國計不匱而功化無不舉推而至于六典法則之處無不各行其所行大抵欺罔不生則財用足用不缺則百姓無所虧可以備威儀可以興文物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禮上而郊天祀地下而師田行役冠婚喪祭皆可以並舉而無遺向使司會之于太府不敢論其曲直當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為欺而彼此相容以為姦則不終日而匱乏隨之矣財力既屈國用蕭條下無以應無厭之求上無以充法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禮樂廢事廢墮荒落向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固不得而自行矣然則周家所以重司會之權者殆將以恥太宰之治也漢興之初亦嘗少近乎此以蕭何為相國而以張蒼為計相計相之權亞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為甚重計天下之財

而財不在其手其鉤攷爲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
之于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
于一月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止于四歲自是而
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
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
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
無聞焉遂使鄭氏得以尚書而充之每觀文帝問一
歲錢穀出入之數平勃皆以爲不知而請問治粟內
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

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爲
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
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
耶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于司農歸水利于少
府歸鹽鐵于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
農平準爲中準列于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
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
以領之不惟無稽攷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
計者矣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財雖掌于士大夫之手

而糾察稽攷猶未有統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
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
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爲之長則度
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考之于
勢爲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爲
失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
于他官之勘覈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
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
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于三司之上而受令于

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

會計論下　　　鄭伯謙

或問西漢自計相主計之罷司農少府分受天下之財倉曹又分司農少府之財利權散主漫不可致疑其為防甚疎矣而當時之財反以充美東漢自光武歸鹽鐵之利與郡國併水衡之利于少府出少府之陂澤於司農司農以四時受郡國錢穀之數四方調度一切關諸又有尚書以參互鉤考之利源始澄不相淆亂疑其為防甚密矣而當時財物反以耗散而不足何也曰東都之不足固其法之所宜有也宮中

用度一切付之有司豈後世之所能堪尚書少府之屬耳焉有其官長理財而其官屬能考之者前論已詳之矣此不復論乃若西漢之所充美亦不過一時取天下之財而聚之公上耳非有會計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無以均節財用之出入而至于有餘也食貨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之後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財物之浩穰漢之富庶于是為極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

相食何但若此廩廩也六十餘年之富庶曾未三年遽不足以支一朝之變乎蓋自賈誼晁錯勸文帝以蓄積然均之為蓄積也誼則公私之兼足而錯則專剝民以厚君今年入粟于邊郡明年入粟于內郡郡縣之倉庾皆盈矣而民則無顆粒之餘平居無事猶以自支而不足其缺一旦旱乾水溢變起倉卒民則何以支此帝也哆然徒見其上之有餘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則窮兵黷武內則窮奢極侈公卿大臣曾無一人爲執均節之法以限制其方張之意至是則

公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財力既屈急征橫斂生民復被其毒蕭然殆無以異于水旱之時嗟夫舉天下之財而奉于國其斂之既無度舉國家所有之財而奉一人其用之又無節其極也又不免暴征于民以寬其目前之計若是而猶曰西漢之財物充美吾亦不知其以何者為充美也況又有所謂齒革藏匿之夫乾沒滲漏之弊于姦萬欺之轉移攘竊乎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而會計之尤為無法蓋嘗觀之中尉脫卒動數萬人　王益舒　樂安隱田

幾四百頃（唐書康衛）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少府陂澤多爲貴戚昌墾（石顯）則版籍甚不明而口筭山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結過使（上武紀下西域）公車索求于長安（東方朔）掖庭出私錢以養宗室（丙吉）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楊僕）則簿卷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嚴助）內史假貸値多不入（倪寬）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韓延壽）乘傳而行郡國豬賦至六百萬（賈誼）則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無

定期也乘輿賜絹取給大農貴大農錢蓄積以少府（貢禹）平陵工作取諸水衡（宣紀）則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無定制也以至無額糴賦羨租之積尤爲泛然無統如贓罪之錢備于北軍（江充）無名之錢儲于郡內（張安世）卒吏之錢寄于州郡（陳湯）廩犧之錢寄于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于邊吏（馮唐）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攸存不問有恭公廉平者糴發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斛（趙充國）斂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千萬（田延年）甚

者或私假賓客而入多逋負（鄭當時）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悉數者蓋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于上人臣肆其欺于下而民獨被其害于中以至于若此時也周家之所謂充羨宜不如此矣夫以漢去周之近使其參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筭田租何至于無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稍秣廩給何至于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成歲成之攷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于無定期有玉府外府

則經費私用必不至于紊雜有職內職幣則羨租羅賦必不至于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加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必不敢以容其奸欺奈何聚天下之財于公而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恣人以財而人無不貪猶飲人以酒而人無不往也與人以利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芻粟而馬無不食也周公制法肯若是其疎乎

總領利權揚炎以爲中人不可使領度支呂誨以爲錢穀之權宜今歸一皆是要領之言愚竊以太

宰計相擇人尤先李德裕有云人君必不以聚貨
歛財之臣處相將鄰諧之位則奸邪始無所容如
以仲尼之鳴鼓欲攻卜式之將烹致雨而使之居
邦歛之任猶牧羊而畜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傷
不暴胡可得也此論尤爲探本云

議歲國計疏

董其昌

臣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之與
位相提而論其重如此故古者冢宰制國用必于歲
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用國而不知國計之
虛實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臣伏讀邇者大司農條奏
當今仍歲儉之餘獨恤之後一歲之入不足以支半
歲之出公私之積眞可哀痛雖桑孔持籌不能繫空
輸運以佐國家之急也古之立國者卽有三年九年
之蓄僅以預不測之備未有尋常一歲之用卽搜括
無門而仰給蓄積者又未有盡度支累年之積以爲
尋常一歲之用而猶屈强半者夫司農告詘矣其勢
必借財于水衡水衡告詘矣其勢必借財于太僕太
僕告詘矣其勢必借財于內帑展轉數年而內帑亦
盡矣則安所取乎今關市之禁已至于無可復嚴矣
廚傳之供已至于無可復裔矣宗室之祿已至于無
可復薄矣邊軍之餉已至于無可復削矣其所目前
停止而可入利之孔者獨開納耳而衰世苟且之弊
亦惟開納爲甚非謂其褻國家之體開奔競之風也

謂其以朝廷爲外府也夫俗之稱貸者貸其一而倍
償之是坐困也貸其一而十倍償之是禍本也而開
納類是何則彼所謂錢官者非能委錢于齋壑也所
謂積錢者非能登避債之臺以免也必不貪墨乎償
之是以目前之輸而易異日之屬厭天子以四海爲
家彼之所屬厭者安從出哉而不謂十倍之酬也且
開納之弊今已彼之矣自殿館而金吾而光祿而鴻
臚諸曹冗員充斥靡大官粟而所稱名色武官者往
往爲兵以濫戎行之任縱狠養羊計無左者必也一

切閉其塗而以漸汰之乎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廪
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爲生者也上自輦轂下至州
縣文移對簿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斜合凡有毫
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不行是以百姓破家蕩產
非盡縣官徭役使然也大半盡于吏家矣此其初亦
以賢進尤當責之部寺之長撫按之官加意搜剔自
今以後日減一日勿令濫竊者也此冗員之當議者
也夫內府者聚天下之財以爲民也非以奉一人之
私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于司農其出納

之多少積蓄之虛實藉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
祇鼠雖薰路馬雖齒往往來與之費一而乾沒之費
十山林不禁野火江河不實漏卮將無慮乎此弊實
之當清者也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
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
效之自然之勢也今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
人下及軍中士伍農民其服食器用比于數十年之
前皆華靡而不實矣猶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爲鄙
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寢

寡而游手日衆嗜欲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
屈得乎哉此奢侈之當禁者也自古理財用人相爲
表裏今吏治日敝徇名失實其所謂治財者凍餒其
民而豐積聚者也掊拾麻麥而丘山者也假借一
錢而貴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爲冠攘者也姦巧簿
書而罔君上者也則有清議自好者以簿書爲煩而
不省以錢穀爲鄙而不問坐使猾吏上下其手幾曾
有血誠真意爲國家惜財耶此吏治之當飭者也最
可痛者國家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徵[illegible]其

丁壯東餒其老弱銖寸以聚糶關以輸乃華而歸之于夷虜歲幣不貲益數倍乎初議之時至於剋軍士之月糧以待其非時之索者又稱之矣竊謂三邊帥臣之疏謂醜虜寒盟其形已成以理度之大都止其歲幣則變速而禍小益其歲幣則變遲而禍大而醜虜之變乃事有必至者以國家空虛而歲幣之日增有所不可繼也夫桃戎首難誰講長計然今歲遼左之役虜不大舉乎縱不可取必于虜獨不能堅壁清野發其伏歸乎以歲幣之半半時則養軍有事則犒

士獨不足用乎國家守邊二百五十年其爲款市者二十餘年耳未見二百餘年皆中虜也扁鵲之治病也病在肌膚則治病在腠理亦治病在骨髓則不治今國之病于虜不止腠理病矣什此不講而曰節儉何裨于事哉

8　理財　　何喬遠

宇宙出財之道三而世弗精講也一曰天一曰地一曰人天之所以生者時也地之所以生者產也人之所以生者功也人知天地之能爲生而不知生之亦易耗也周財統于太宰九賦九式九穀九府之制綦密而葉秸粟幣之外無金錢之目迨齊霸制輕重之法越絕徵貴賤之數用其力以雄天下迄七國諸侯王用閒而資遊士金以鎰數以斤計兵歲合而用不乏漢有天下重以高惠文景之喚咻節武帝稍揮斥

亦何至遂稱乏絕亟講平準告緡舟車之事哉蓋財盈之則必虛去之則亦返漢迄晉關出不可較元魏破而漢以來出塞之橐畢置內庫斯去之一返也唐迄宋耑出不可較胡元逐而唐以來出塞之橐畢置內庫斯去之再返也其華庭而返者復不勝較也物不盈則不虛不大盈則不大虛其勢然也今天下雖有事一方動耳而搜括加派之令日益下民運日益逋水衡冏寺所在日益匱天子出帑金數百萬不足以給戰士而仰屋如故夫猶是全盛之天下也何以

遽至此哉蓋財之行有所聚聚則不能以驟散也有所耗耗則不能以驟復也有所亡亡則不能以驟返也聚之途五耗之途六亡之途二大內之積其爛然而藏大盈者則猶是二十年權政之餘耳外是而權璫之所饕餮居一猾吏之所貪婪居一債帥之所廢削居一褢左之所攫賫居一是則內之聚一而外之聚四以四當一各盗造化之藏而但曰大內之積重則必散可乎有聚必有耗而以其所聚應其所耗何患各路營防不任戈而寄尺籍者耗物力以萬萬安

取天潢日衍有益祿無益賦有益賦無益民耗物力以萬萬安取推醇引厚之風遠而華侈之習恣于是則有鐘鳴鼎食鬭鷄走狗飾子女而服珍玩越司不戒荓氏失職一旅于金一著萬錢又安取也然則是公家之耗一而私家之耗萬也聚者自聚耗者自耗不相及也塞上一金易一馬吾無望返矣而欵市撫賞積藏而出者不在是琳宮梵宇之所輝煌服飾之所數飾器玩之所嵌崎折之餘累合之如煙雲之量于澤也一經施則化為異物而金不從革陰陽水火

之害不在是是一室之內亡而不返已不可知且發塞外哉則不得不進而議生運海不如屯田鑄錢不如開鑄賦農不如廣儲粟通融利夫粟之藏于地歲歲生焉者也鹽藏海銅藏山亦歲歲生者也屯不受種愛爵濟隱占之豪下從奪之令省天下飛輓萬萬擬見軍壘之而移無科令于常餉外得占田以自利鑄不惜內好之費嚴私冶之禁定銖兩之衡以易金帑萬萬粟之不多于內地也地棄也地之不闢于內地也人游也今長吏豈無能察草人稍人之事爲趙

過召信臣其人乎今懸名爵爲召比于力田科及事例者而以粟代鏹以田代粟土著者爲世業游寓者長子孫寧無力者捐數年之呼租以來之抑亦一說乎然則有貧國無貧天地有匱民無匱政事聖天子一旦與王居以規永利則壟有母鑄有原深有抵將商走塞下草殺田間鍋鏞大冶不盡之藏并發一日而又何用區區末議爲哉

理財　張采

三代而下言屯耕邊塞者自晁錯始也及武帝而燉煌鹽澤之間往往有亭輪臺渠犂皆設田卒置校尉則已行之矣若趙充國之留田便宜十二事尤至今可舉也得其法而善爲之制郎漢宋亂雜之際棗祗任峻得以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況時之晏晏者乎故諸葛亮繇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而司馬懿伐吳從鄧艾之言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皆此道也羊祜社預墾

而行湖廣之襄陽河南之唐鄧有遺跡焉唐則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至營田總天下之屯且九百九十有二矣觀於元和李絳爲相韓重華爲屯田使議與事狹如也宋太宗加意營田而陳恕奏罷其事淳化之間何承矩與黃懋行已有效衆多阻之宜其時之不兢也元相脫脫募民耕種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比抵檀順東至遷民鎮無不分司立法而悟良哈台烏古孫良禎兆爲司農大卿農師千名各與品秩以示激勸則虞集之議不已見於朝廷哉至於鹽

筴之貢乃自青州禹貢載之而洪範所舉五行水主潤下作鹹蓋言其出乎海出乎池出乎井與出乎地出乎山出乎木石者生民之日用無之不有也是以周官有鹽人掌其政令以共百事之鹽迨管仲說桓公伐菹薪煮海水而鹽令設矣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後嚴私鬻之禁刑鈦左趾則孔僅東郭咸陽發之而桑張務文深焉孝明之世張林建議官須鬻鹽乃大悖矣比魏於河東鹽池立官收稅而旋罷之則其政猶可嘉也劉晏以治鹽鐵著於唐代其

乃知利
公之拙

利歲增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半雖孜孜言利者有法以神明之矣若夫召商中鹽之例寔始諸宋折中倉設而商人之粟聚于京師未有便斯者也故胡寅折衷於甄琛元勰之論欲於可禁不可禁之間因時制宜正其道也茶之有稅古未之聞自趙贊議稅茶以爲常平本錢德宗行而悔之然貞元九年張滂之法復立至王播事穆宗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又置榷使領之亦有唐之弊政也宋太祖時有司以湖南新茶異於常歲請高價以鬻而太祖慮其困民詔

勿增真仁人之心不其殷勤可感哉陳恕爲三司使
議立茶法三等而宋太祖取其中等亦云善行其政
矣且曰片曰散大小龍團始於丁謂成于蔡襄抑何
稱也李杞入蜀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則後世以茶
易虜馬之端矣其法亦有不可易焉元世祖置榷務
都轉運司於江川總江淮荆南福廣之稅末茶葉茶
其法益密不可以不榷杞牧馬之政莫詳於周司馬
名官義亦緣此故馬質掌質馬校人辨馬圉趣馬贊
正良馬巫馬掌養疾馬牧師掌牧馬庾人掌十有二

閑圉人掌芻牧圉師教圉人而春祭馬祖夏祭先牧
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布法備員大丘之非子主馬汧
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以附庸嬴氏所自興也漢
制太僕掌輿馬官有六廄未央家馬車府路馬騎馬
駿馬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諸令丞大約倣周然
其盛也內郡附而成群邊郡三十六苑又縱民畜秋
烏氏橋桃各致萬匹及其衰也有列侯匿馬腰斬者
有民或匿馬馬不具長安令坐死者內郡則藉民馬
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關蓋牧

於民而用於官之制行之猶有未盡也唐置八坊四
十八監牧地在岐豳涇寧間張萬歲王毛仲之事人
人能言之然察其初止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徙
之隴右其致得人自貞觀進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
萬餘匹天下人一縑易一馬則可以知其端矣宋朝
馬政畜於監牧曰官馬散於編戶曰戶馬市於邊郡
曰戎馬而當時李覺余靖諸臣之言井井可行熙寧
之際保甲養馬遍于諸路多言不便矣故神宗亦自
謂有罷於彥博而王巖叟請於哲宗願復置監牧者

鄆州洪水大名元城安陽瀛定舊法尚存張之而已
買馬令榮南邊邕管西邊岷黎皆置使提舉而諸蕃
又多轉布亦未爲得也凡此四者治亂得失之效亦
已見於前事矣夫今必驗於古未然必驗於已然則
鹽也相表裏茶馬同利害其說非誣也四者之政修
而冗濫冐偭之乾沒弊可丈第去矣則盡於茲表何
福之議華葉淇之說廣楊一淸之論懲李慶之言而
復本之高祖之良法美意爲至治也

生財大道盡于此

卷三十二終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三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脩訂閱

馬端臨

市糴

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于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

倣于齊桓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于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于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沿襲既久古意寖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榷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救貧民穀賤傷農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

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敷日不給價直輸官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

平準書　　司馬遷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

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鍾伯敬先生曰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親之着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所以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盡鐵不效也鑄錢剸皮幣而鑄幣不效也酎金而酎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不效也事至此而勢已窮矣至于告緡之

令下以天子而同于盜與兵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爲泰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號出乃始爲平準之法能天下貨物歸于縣官而相灌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利臣籠絡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餘萬疋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緡此則平準之效也或曰是以天子而同于負販矣以天子而同于負販不猶愈于以天子而同于盜與

兵乎且告糴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平準者遺不得不出于此也然則史遷無識乎曰惡得無識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爲武帝之天下也觀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不得不出于平準之故也余竊以先生此論爲武帝原情絶奸爲後王開端絶不奸然不得不出于平準之故先生亦已悲之矣

泉府賒貸　王應電

古之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已于後乃有商焉賈焉商以商計財利爲事賈以網羅財利爲心至于沃患民病乘急蹈價衆方以爲災禍而彼獨以爲樂幸孤寡貧窮假貸稱責此方以爲困苦而彼乃以爲資息又大利所在則奸細乎是而竊窺犬衆所棄則奇衺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可以害民者亦莫如市也爲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處治之法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

得以混淆賈師奠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巡其犯禁胥師察其飾行儥匿而詐僞不得以相欺有胥以掌其遊作出入則事不亂有質人以爲之質劑則人心信服同度量壹淳制而物有所準司虣禁虣亂司稽執盜賊而强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之前也其有犯禁而事覺梗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賈師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有不得其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不厭其多者則使之阜爲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

之無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有多則使之少或有無其征塵或低昂其價直以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過以民間貨物爲轉移之耳猶未見夫君民一體之意民有貨物不適于用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樂輸也則以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而取焉及市中既乏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復以其價賣之雖富資者不得高其直而與焉是以市中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

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之意也至于民有喪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聽其從官賒用事過即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無用賒而與之有益于彼而無耗于此所謂惠而不費者也然此猶欲其還也至于民有極貧者則遂貸而與之以其不可以爲雜故以國服爲之息蓋力者民之所自有而無待于外公事者上之所不能無而必欲假之于民者故貸之而使服國事下之用物者若食其力上之與物者若使之直與焉而不損周焉而可久以是而保息

乎貧民市法之善莫有大于是也後人心量既非古人之心量或以時政而妄釋經語或屈聖經以便已私因有禁貴償歛滯貨之云遂爲均輸之說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爲商賈而牟利焉因國服爲息之云遂有放貸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病民人主乃自爲豪民以病民焉彼瞽聵者遂因而訾聖經謂之何哉甞因是而反覆熙寧之事安石承宋室削弱之弊欲起而振之謂當時之務莫急于強兵強兵莫先于富國亦未爲失但

謂富國須取之于民此念一興其謬何啻千里過以市井之心用市井之人行市井之事變常平而爲青苗議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箠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

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糶糴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糴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簡便賒貸之法捐錢以與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紛擾是何也蓋民貧者願貸貸與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勒與之而并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爲簡易也

8 論和糴義倉　通典

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穀至五錢農人少利中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明五年復作常平倉隋開皇中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每秋家出粟麥一石輸之當社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按救荒良策二倉之法最便民可行

唐宋和糴　　通考

按唐都關中而關輔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故常恃轉漕東南之粟而東南之粟必至東都然後浮河渭泝流以入關是以其至也深難故開元以前歲苦不登天子常移蹕就食于東都自牛仙客獻策和糴然後始免此行然兩代之後既無東幸之事東南饒稍稍不至則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憂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于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

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內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于畿內之諸侯糴米粟于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爲出以制國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爲法以取之秪益見其不足矣嘗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于糴也平糴法始于魏李悝然豐則取之于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于宋而糴遂爲軍餉備邊一大事熙豐後始有結糴寄糴均糴

俵糴博糴兌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因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點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來懲其所以只糴之于人而不復望商人之計然至于計其家產而均數之量其富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數其數則其爲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爲商所虧終也民又爲官所虧其失一也

社倉記　　朱熹

建安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于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于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傳受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

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于官府則鉤較靡密上下相遞其害又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于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故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

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于一邑而不能行之于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平心之論王氏不得不服

嚴禁改折倉儲疏　　謝杰

臣聞民以食爲天故善治國者以足食爲本我國家自燕都以來借東南之糧四百萬石以實京師此二百年糧運之定額也爲近年屢告水旱災傷議將本色改爲折色兼以邊餉外急庫金內空糧者漸而無陳價且湧而多貴以故收者於勢不得不聽其折支者於情又從不利於折繇是糧之入數折色多而本色少糧之出數折色少而本色多矣年復一年少者愈少多者愈多安得不至於匱頃者職奉命

暫管倉場視事未及五月聲叢未及兩輪而糧已報完計收粟米粳米共一百三十八萬一千五百石有奇累年入數未有如此其少者及查上年收數今年所少不翅三分之一河工天津又截留二十餘萬石加以門糧餉俸肆鎮通倉共派九十餘萬石則進倉之數安得而不加少也職以收數權量出數僅足二年之支設使明年之運又如今年則將并此二年之積亦耗矣三十二三年以後糧將放盡其何以支職故不得不預言之以待司計大臣預爲之處也說者

皆以庫銀之爲可憂職以爲庫銀之之誠可憂也但係輕齎之物猶可源源而來雖隨至隨發未有糧貯之期而隨發隨來尚有積解之望非若糧之一年一運不可旦夕期必者也況今年糧運全賴天時助順河流後通而糧數又少故得迅速抵灣倘天雨不時河道梗塞又時事之不可知者倉無年餘之積人有枵腹之虞一朝無食父子無親可不爲之寒心哉且也人心不古澆漓特甚去年偶因南糧阻來暫儲通倉今歲奸人遂欲循爲故事職屢票嚴催迄今方

得完備繇斯觀之各省人情大都如是多樂折色之利於民豈知本色之利於國勢必展轉營求希遂所欲本無災傷而告災傷本非水旱而告水旱因循故套又將以改折告矣伏乞　勑下戶部通行各省直非真有十分災傷水旱府縣徵收決不許輕言改折河工別爲措處亦不許輕言截留每年糧運必至三百萬石以上每年餘積必至數十萬石以上則數年之漕可餘一年之食庶幾根本之地可支而將來之憂可杜矣

張天如先生痛言邊商改折之害正爲此也

京儲議　　黃洪憲

王者居重馭輕則其勢在我而緩急得以自制仰外以給內則其勢在人而變或出于不虞故明君之治國也內政脩而根本固地利闢而人功脩本業修而經費省國家定鼎幽燕數輸八郡廣袤不啻千里乃今一切漕運多仰給東南而議水田者不旋踵而報罷其或災荒荐至鴻雁哀鳴赤子龍蛇咽喉有梗將坐索于京師則三輔之汗萊何所自出而有食玉炊桂之憂欲待哺于東南則四方之輸將何能卒至而

有濡髮燎眉之患雖萬全而無害然本非王者居重馭輕之道也今四方原野蕭條道殣相望強者衝擊弱者溝瘠而輦轂浩穰之地乘堅刺肥連車列騎雖蒼頭廬兒靡不綸衣而美食若不知有中澤之哀鴻也四方剜肉醫瘡鬻田賃子牂羊墳首葛屨履霜而貂璫戚畹之家比櫛崇墉履絲曳縞秉光躄踊漿酒霍肉若不知有下土之耗斁也雖五都之市郊墟之外非無蔡藿不繼者而鵞鶩之餘食尚食之而有餘瀝非無鶉結不完者而粉黛之緣飾尚衣之而有餘

被以故京師之民日呰窳而東南之民日凋敝以凋敝之民乘呰窳之俗將日削月朘至于不可粒者此豈盡之術也愚謂欲節東南民力莫如資京師欲實京師莫如修先王甸服之政今燕地山深水厚肥饒可田但其間有宮莊子粒勳戚冊田與夫屯地草場非布綺錯多蠶食民田其巧避租稅者復詭於莊場民牧之間田賦何繇均也誠令有司視驗區畛精覈版籍隱乞者歸官侵占者復業則因區定畝因畝準稅而國賦自倍是經界不可不正也京東西因多膏

腴但富者好奸利而莫耕貧者無資以耕其有能闢墾者朝被稅薄暮憂繭絲民奈何不迸且徙也請以開曠之地廣募流民量與牛種使之開墾比五稔而後登賦則農狎于野民安其居是流移不可不招也戰國時韓魏燕趙皆稱饒富粟支數年蘇秦亦曰趙雖不佃作而棗栗之實足富于民繇此觀之惟在豐地力不必皆水田也今惟于沿海並河之區瀦塘墾井倣法闢塋諸水泉遼遠者今多樹果麥諸種高亢則為水田以備旱下濕則為稻田以備潦則百穀豐

蕃三農樂業是樹蓺不可不廣也漢以三輔公田振業貧民而京兆馮翊扶風率以治行高第者為之京師肅然我朝丘文莊欲于永易臨宣各宿重兵而悉欲兼宿重儲令州縣月白豐歉狀豐則貴糴歉則賤糶隨時斂散以廣蓄積而又假之重權俾得彈壓豪右清塵侵占則戶口日蕃財賦日積是四輔不可不設也雖然山林不禁野火江海不實漏卮不去其蠹則利終不可興也請畢其說周禮以太宰制國用而今倉局場庫率委之鄉侯巷伯之倫蠹食侵漁莫

此為甚外者常以什供一內者常以一糜三司會不敢問大農不敢訶小民手足胼胝以供上此屬泥沙而用之是獨不可悶乎此蠹在內者也令狐綯之策可思也胥吏假刀筆之姦縱溪壑之欲賦則侵上匿下役則漏富欺貧一時借辦也而朦朧以為例累歲逋積也而挪移以報完廉智之吏欲起而革之彼且據法以撓我而吾之說反絀彼且援利害以怵我而吾之氣常沮雖達而虎噬聚而狼貪此蠹在外者也劉晏委任士人之識可鑑也然又有進于是者天

下以四海為家與其藏富于國不若藏富于民故三代而下度幕封狼之世不困于西園厚斂之時歸山驛路之朝不潛于瓊林大盈之日何也侈者猶流布于海宇而聚者徒紅腐于倉箱侈者猶衣食于民間而聚者徒饕餮于積蠹侈者多入多出有害而亦有利聚者有入無出無利而獨有害譬之人身氣血周流則膚革充盈壅則痿蒐則痛理固然也苟可以公私何必私藏苟可以厚民何憂損上誠能修先王甸服之制思今日耗蠹之餘重本業而任地力節公費

而斥私藏則閭閻富庶幾何充盈數年而後江南之漕可以漸減即有緩急不患無備矣此王者居重馭輕之進而國家萬世永賴之業也

卷三十三終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四

閩中　林德謀朱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黃洪憲

周禮十二荒政解

或問周官大司徒荒政從散利而下十有二夫聖王待荒施政散利諸法亦後世倉卒下編賑之令爾胡聖人之無前畫也愚解之曰周禮六官聖人皆詳理而實用之獨荒政則備之而不用也凡周所經畫以待荒者政有四而十二政不與焉十二政治荒也非

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肅乂時若弭之密矣孙溝浚澮禦之周矣嬰茅代犢鑒之素矣此皆未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爲救也必待政而救則司徒氏之聚萬民其法亦甚疎矣故周禮春官歲獻民穀之數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至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遺人掌鄉閭之委積以恤艱阨養孤老此待施惠也常法也廩人數邦用稽民食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待匪頒也常法也族師泉府積三粟與斂

不售者平頒而貸之此貴國服也常法也周惟先時而待法如此其詳且豫是以歲連饑饉洊無使卽饑洊不爲災卽爲災不病民也未嘗不早而以不痛告未嘗不飢而以不害聞語曰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故垣甯蓋藏將散利何所用之業欲輸粟將薄征弛力令禁何所用之上沃而好義乃緩刑去譏除盜諸禁無庸失時譏而備嬴乃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諸制無庸矣縱天災時有則又有司救氏節烈郊園而以王命均惠焉

乃所謂十二政者竟設而不試置而不行是周官遺人廩人之法無日而不用無論荒不荒也散利聚民諸政竟周世而無可用卽荒猶不荒也乃觀近則詳于爲救而疎于爲待矣倉卒而議貧糧而行亦不過發廩蠲逋止周所稱散利而已他未遑也甚者飢不必賑賑不必飢待哺竭歷旋轉溝瘠投足舉手遂用重輕弊可勝道哉世謂救荒無奇策彼惟恃荒政爲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旨失爾愚爲之說曰唐虞岳牧類以盡職爲能惟明刑一職必使官之不

蓋其法爲能周官六卿類以明試爲功惟救荒一輿必使處而明試爲功蓋可合而一之者然則荒政遂可無講與曰何可不講也水旱國家所代有也備荒上策矣即不備而救猶得下策始不待終不救斯爲無策爾

荒政備而不用是能論成周之世者

歷代救荒事宜

馮應京　實用編

漢汲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唐高宗時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

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制曰承前飢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

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謾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置之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狀背若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稅時南方旱飢遣鄭敵等宣慰賑恤將行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〇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官值歲飢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少鄉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

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民賴以生〇唐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斃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繇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〇慶曆八年河溯大水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輙遣人持酒肉飯糗山林陂澤之利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〇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秖用八字曰劫粟者斬閉糴者配

一一可行

救災議

曾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撫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于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于乏食非粟無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

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一切輟事棄百事而專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飢殍之養養之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于來歲麥熟凡十一月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

十餘州仰食縣官者百萬戶食之不徧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數百萬石而足何以辦之此又非深思慮爲公家長計也至于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賴者必棄

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得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慮歟萬一或出于無何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

東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弄兵挻于草莽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旣嘯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一石得錢五十下戶常產之資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待二升之廩而勢不暇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若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餘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于今而收之于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于儲偫之實所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于糴粟常價斗增三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于增糴一百萬石易易

矣且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損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費已足矣夫費錢五鉅萬又損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非難明者也此時事之急者故述斯議焉

8 議官糴書　董應舉

穀米歸貴半繇歲歉之半繇禁米米禁則富者閉糴以徼利奸商乘急而躍價視惡來禁驅錢而米益貴此從來積害如今年五月末敝鄉糶米五升價至五分小兒貲銀一百七十兩買米至鄉而價始減非一百七十兩之米足周海濱有此米而閉糶者踊價者恐源源來而價不得不減也其後某歸議崇安米僅四百十石以與人遠近相傳莫測多少而價遂大減蓋救荒無別法有虛聲有實備買穀他省實備也備至

而莫測多少奸富恐奪其利爭出所餘奸商恐持久不售爭取微息而賣是以虛聲而速之平價也昔文潞公治鄴米價大起或勸其定價公笑曰是反為奸民增氣勢耳于是搜得倉米若干出四隅官賣之郎日而價平者民莫測官米之多少也今但歲發千餘金市廣市温台乘秋而往勒限而歸毋使過冬市廣用廣人市浙用浙人必差品官發穀必于大暑前四十日發必盡此毋庸禁米而米常平官米亦且歲進矣乘秋而往穀賤而人不勒也毋使過冬者久則貴多將餓吾穀多也市廣用廣人市浙用浙人士人知穀價所市必廉雖稍參差而吾穀猶平也小官奉差難責其一毫不取差品官者前程大不敢以官試法也發必于大暑前四十日者此正常年踊價之候稍減時價民利而官亦利也至若給發之法以秤不以斛斛之大小難定而秤有據也廣穀甚賤官糴宜有利而猶未益于官者持久而耗多也發不以時而價減也又發不盡者復納之倉費耗蒞[illegible]也貿之非其人發之非其時則官本少而民亦不甚見德如此而以

官糴無益廢而不行恐後有急卒難救也蓋閩田少倚取山海之際地以耕即豐年猶仰給他省況乎重荒故官糴之法于閩最便其次莫若限田縉紳家田勿過千畝寄庄者不許私立官戶以規其私閩田少而限田尤爲宜然不能行也不可闕也病廢之人激于民艱而言不自知其言之妄也

絕大功使絕大文章

勸遏糶書

曾學伶

示諭爾民無論貧富義切相依平時固不覺至急難時最得力譬如夏間禾貴富室閉糶衝倉打劫在在不免雖法難輕縱首犯俱從重處然爾殷實人戶所損亦甚多矣何益之有目今晚禾頗登偶遇挑運銅錢遂欲折算多文仍舊閉倉高價致使肩挑小民糴買艱難嗷嗷怨訴本道思之只是鄉愚欲專旦夕之利不知自保身家乎昔寡恩有事則攘臂而起此亦人情之常也法能盡誅之乎今諭爾民有積蓄者照常開倉糶賣所得銀錢又堪那項生息何必多藏以招衆怨其買米肩挑小民亦須以好言相懇毋得恃強要挾以堅其閉庶一村一堡之間皆成和氣恩義相維倘有急難畢竟齊心救護此最保身家之上策也

卷三十四終

閩中　林德謙禾公纂輯
施有翼爾眘訂閱

海王　管敬仲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

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令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

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

鹽鐵議　　　桓寬

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元封元年弘羊爲治粟都尉大領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軍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

盡籠天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無所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萬餘疋錢金以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即位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民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于權利罷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彊禦日

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　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民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果不殖

地力不盡愚以爲非　先帝所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于民縣官租稅而已大如是匹夫之力盡乎南畝匹婦之力盡于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供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御史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彊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于積蓄以備乏絶所給甚衆有益于用無害于利文學曰昔文帝之時

無鹽鐵之利而人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繇地出所出于人間而爲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舊穀爲之虧天地不能滿盈而況于人乎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于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殺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內鐵部曰可于是利復

流下庶人休息

文學自是正論若豪强聚山海作姦吳王之反寔以是大夫所慮未爲非也班固言吳王擅山海之利薄歛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古昔諸侯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

讀鹽鐵論　董其昌

語曰粱肉可以養生藥石可以伐病二者不可一廢在以時消息之耳昔漢文帝主和親之議致金絮繒綵于匈奴甘蒙手足倒懸之誚然夷性叵測邊陲歲苦侵軼烽火時通甘泉終文帝之世方內未得寧枕而卧也假令因循苶已將吏之氣日消月靡其視與匈奴戰如驅羊攻虎心膽震慴石晉靖康之禍寧不在漢哉此武帝所以采介胄之說不至于封狼居胥空漢南之庭不止也帝既窮兵則不得不以軍興之故而用桑孔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官山海以取奇羨其術則聖賢所不道其于佐縣官之急抑亦救時之用矣而文學槩以井田什一太古久遠之法徂擊之所謂從旁議者與當局異憂也豈通方之篤論乎若乃弘羊之計過則有在矣蓋武帝末年匈奴已自衰止及昭帝時將士承席鞭捷之餘烈介子不煩一領甲不費一斗糧而立功絕域之外呼韓稽首已見其端矣矣既已釋于干戈則并鹽鐵之利而散之與民休息明示天下以不貪此則識時務者首宜圖之而弘羊猶持其初說以抗文學吾不知其可也藥石以伐病病良而仍以之養生壽民爲殤子矣霍光之智固已辨此特不敢自發其端以暴揚武帝之失故借文學之議而均輸征榷一切報罷若光者可謂知時務者也語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疆埸之事或張或弛皆于其窮焉而議之則幾矣

好議論

諫放民私鑄疏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弃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

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伏奉今月二十一日物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覇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係于是今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雖憃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暖捨之則非有損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今陛下若捨之任人自鑄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illegible]不重禁之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利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之而誘之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于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令法不可以行人之理亂皆繇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不能為恐貧者彌貧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帝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且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効愚計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于採用者衆夫以銅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則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鑄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願陛下熟察之

劉陶鑄錢議云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饑故惟食爲至急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冶鑄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爭競造鑄之端于是乎生因而群小並起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于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雲合響應八方分崩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

此議急重民食固是本論若謂民可百年無貨亦大不然至謂役夫窮匠起于版築似又不必之慮也

8 論錢　呂祖謙

三代以前財賦以穀粟爲本以泉布爲權權不使勝本故地利盡而浮游末作之徒少後世匹夫之家燕鏹千萬與公上爭衡故貢禹之徒欲全廢之此又矯枉過直之論惟南齊孔顗論鑄錢不可以愛銅惜工蓋不愛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起則斂散歸在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狥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奸民皆可以爲錢權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者也

錢楮論　張溥

蓋塡日物貨難於阜通必假圜法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以見有錢必有物而後可準平也錢易得則物價踴貴此漢唐以後之論也商賈彈于般挈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見有楮必有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之論也隆貨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歛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嗚呼得其說而存之則可以論今日之錢楮矣宋之交楮爲官難始于薛田之議而合券取

償實本周之質劑唐之飛錢以爲法于是金有交鈔元有中統至元至正交鈔後格難行洪武之八年詔中書省造　大明寶鈔凡六等各布政司設寶源局鑄小錢通之永樂中以鈔法壞而禁金銀錢物貿易之誅成化時至遣御史往按不其重哉然究之鈔易昏爛收換艱難制雖設而法不行蓋唐憲宗之始行錢引蔡京已慮其行久滋僞沈位言會子之不示民信恐必不行而宋高宗深以爲然元法計貫抵罪趙孟頫議其太重至正之時武祺偰哲篤希右相脫脫

之意欲以鈔爲母錢爲子又欲錢鈔兼行而呂思誠力爭其不可則鈔法之難昔人已詳哉言之不俟今日而始歎桑穆工墨之無用也是故爲救時之論者不得不舍鈔而專論錢則弛鑄禁與限蓄錢皆非計之便也何則天子之操柄無所不施獨貨財之緩急輕重不得不因民以善其令寬之則利歸于下而盜鑄者多限之則驅民於法而告訐者衆此二弊者今日之所絕也太府圜法以銅爲泉或半兩或榆莢或八銖或四銖而得中者惟漢之五銖其後或赤

仄或荷葉或鵝眼綖環或當三當十當百當千而得中者惟唐之開元後世依其質製可以久而不變則剪鑿裁皮之弊亦非今日之所有也然而一患尚有孔顗所云惜銅愛工是已而要之不可以緊也銅所出之地寡而爲寶浩如宋時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鍮器醴泉之樂具臨川隆興之銅工今且百倍之矣晉魏之世佛老象教盛行寺觀糜黄金以億億計今又百倍之矣欲令民輸官府錢而慮有蕭何范祥之貪欲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而慮有許申之敗則上雖

出內帑下雖發古冢毀佛像而銅終不給銅旣不給
而工力亦損則雖有修潔英達之士主其役而事迄
弗不濟是故參而論之則唐劉秩之疏與近者靳學
顏之議亦其平衡也劉秩言重銅禁則銅不他用而
鼓鑄之用給銅不布則盜鑄者無因而公錢不破靳
學顏言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
人工誠將天下產銅之地贖軍徒以下之罪定則以
收銅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辜之人准罪以納炭
運銅則水路循臨清帶鞔之例陸路資以驛遞之力

運炭則官身給工食民戶給脚價而匠役取諸原額
不煩銀兩而可辦若此者於泉府之利猶有及乎
靳疏要畧盡于末段而尤謂行法令者自朝廷貴
近始如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
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以一分納錢存留戶口則
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自朝廷始者
也如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
如驛遞應付僱馬僱夫則純錢是用又因而軍旅
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花布或以充

折色此自貴近始者也紀之以俟參行

論錢利

章世純

錢之爲用以其變化變化積于通知通知積于君權
是故食之不可入于口也衣之不可知其煖也寢之
則不可以爲安累爲居則頗危陳之爲玩好亦未有
美好也然而爲利者民作一務而所資傳必積遷化
萬物之遷化錢居閒則方圓而速通今易資者設以
布帛布帛之與物價未必適也必相少多然而裂之
大半不可成衣小將不可成巾粟之類可少多也然
任負之所苦也而耗損于數轉必多有矣上人成器

以求貴小者十大者百纖碎之需皆將求之市則固
不可破成器而當偏貴也雖然欲粟者得與之易矣
不欲者不可得與之貿也欲器者得與之貿矣不欲
器者不得與之貿也可衣者不可得用也可用者不
可得食也不當其求則人抱所有而他往錢于衣食
用不處一爲而居于數者之通不知于寒暑不變于
遠近與物少多從物而化非絲枲麻縷可以責衣爲
非五穀六畜可以責食爲非織器珍玩充耳目口鼻
之寔然而索之其中四方而能應是以能爲天下利

此商賈之所以趣錢之利在變化變化之故在通知
通知者其來也可以往不爲利于在隱爲利于有委
五穀布帛人雖不取我尚得利之錢無所委蓄中之
朽敗銅也故積于君權權于令以立其期約下以貢
上上以與下在小民則相易而爲通不加君權爲雖
家爲告語人固不相眥也故曰小民有財待君而後
利此之謂也故農者出土財者也工者以十指成利
者也漁樵商牧出山林禽獸之財也君不與一焉而
以錢加其上天下之物變化而在變化而來隨其所

爲故農工作力爲君作也山林水澤陰陽之化皆爲
君生也萬物皆在錢獨爲之制而君權偏存故錢者
人主之所以擅天下也然而不知馭使通與偏專以
幣與白金天下出銀之冶宋之時尚二百餘所今原
固鮮少其存而流行者分合之間盡有損折紛屑適
棄銅鉛優雜變化之間歲所折者上下之間必有萬
數矣故銀少而獨重上下有不給也緣此言之今之
鑄錢尚當廣也或曰錢之多與少同實今錢百而穀
五斗此適平也錢多而估輕則必加估以糴矣是以

今之二百當昔之百也此之謂以多爲少曰道數之所用也管子曰民有餘則賤之君則斂之以賤不足則重之君則散之以重夫穀帛與錢相權爲平此輕之復爲重重之復爲輕也

錢之用在變化方今世界惟此而已無以制之將不知世界變化爲何物此先生所以諄諄于權之一字也

論鹽

呂祖謙

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鹹實水之根源也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于天地之間潤下之氣凝結爲鹽亦無所不在種類品目甚多世所共知者有三如出于海出于井出于池三者尤多如青州出于東井幽薊北海嶺南南海皆出于海劍南西川出于井河東出于池如解池濾之尤著者如河北之有鹵池此出于地者也如永康軍鹽出于崖此其出于山者又有出于石出于木者大抵民生之

日用不可缺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有自禹貢青州貢鹽絺此海鹽之見於經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未有禁法自管仲始興鹽筴自此後鹽禁方開雖漢興除山澤之禁到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至昭帝之世賢良文學論民所疾苦請罷鹽鐵又桑弘羊反覆辨難所以鹽榷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寬有急然禁榷與古今相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矣夫鹽固三代以前所與

民共之若就後世不得已彼善于此論之取諸山澤不猶勝取之於民耶

鹽政考　申時行

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政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課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哉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思攷 國初置轉運提舉爲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靈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今商自爲耕而國不闕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圉強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于左筐盈于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竈丁給鹵地給草場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國家鹺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

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
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借買開中越
次收支是居積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聚而銀也
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
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備資于內帑商跡絕于
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卽有至者所入
甚寡坐令備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賣之開也自弘
治中始也或勛戚恩賜或權倖請求皆予以餘鹽容
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挐餘積堆名

曰所鹽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
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繫同積薪有數
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令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
乃竈丁之困也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弁兼鹽課爲
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貸
爲生欲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
也彼十引所輸銀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
窩有科罰有勸借費殆不貲是以鹽買湧貴而人就
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

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
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鹽者絞貨私鹽者絞將
能行乎行之而必卽竈丁枵腹以斃不然卽爲變行
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爲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
今江淮間鹽徒高墻大舳千百爲聚行則烏飛止則
狼踞輒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綱維不弛
微察有加焉猶曰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
變而橫擊其何以弭之故鹽政之不修恐其患不獨
[illegible]且移之社稷也

鹽法論一　張溥

鹽之有常股存積也自正統中始也奏討夾帶與本鹽所鹽諸弊之緣出也自弘正間始也是故大商困於守支竈丁困於總催病額鹽之滯者歸於權賦之太重病私鹽之廣者歸於鈔法之不行當時有心憂國之臣李東陽見於奏對彭韶形之圖詩莫不言感閭之恣放貧戶之流離而爲國患而不復者尤無大於葉淇之改輸粟爲輸銀不實塞下而之鹾司蓋末

樂中下實粟於邊之令富商大賈裁於三邊出財力招游民築墩臺立保伍荒土膏沃稼穡衍殖及乎順化其肅寧憂粟石二錢邊用大饒而淇本淮人狗其鄉土之便遽爲更制其時止見鹽一引之粟二斗五升易爲銀四錢一分歲課驟益百萬而不知後之米石五兩戎虜入擾封疆坐困則今痛邊計之詘者雖起淇而加之上刑未足畢其害也且歷考前代青州之鹽絺載於禹貢周禮鹽人掌百事之鹽有苦鹽散鹽形鹽飴鹽之名而不聞歛之於下鹽筴之正管仲發之而鹽官之置孫于東郭咸陽孔僅宋自雍熙以後始召商中鹽而鹽鈔則設自范祥其間之商販官賣抑配倸散立制不常求其大善未有過於昭代者也召商納粟每引所輸數廉而所司開給無留行復峻權勢私贅請紛之罰絶其壞亂竈戶則給滷地草蕩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孫有餘鹽官自出鈔收之是以商與民交利而國用邊備充然以裕不意後之淩遲替改至於斯也夫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畫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畫歸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實之害此胡寅

折衷疑採元懲之論也則以今日而欲罪伐莊蘓莫海水之非令亦天下之難通者也惟於縣官經費之所權善其厲禁而寬其稅入戒蔡京之數變其令而思惟朱輝韓愈之言以無歛怨於民斯不敝之道也

丘濬曰國家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司淮鹽在南滄鹽在北山東之鹽居中而鹽直則淮最高滄最下請用李沆轉般之法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縱滄州每船量給官鹽俾運至揚州官爲建倉兩岸依數收貯積

鹽既多乃累算商所中常股存積之數給以見鹽不出一二年支給殆足然後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竟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竈戶煎凍官給以券商賈赴買給以鈔引私煮賣者罪之過界發賣者沒入之所存鹽幾貯之運司歲申戶部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糴粟以實邊儲先行於兩淮次行於兩浙山東河間以及河東之池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曬鹽漸以次議則官賣之擾官煮之費省而竈戶不必追徵商賈不必中納此之爲言其可行乎其不可行乎而猶恐

其積久而滋弊也則當專舉而議其官劉晏輕重之法壞於陳少游之加賦包佶之高估而尤甚於李錡皇甫鎛之進羨盛廣王隨通商之利壞於趙瞻之在河北章惇郟亶之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之在江淮而尤甚於王安石之任盧秉蔡京之任魏伯芻則主鹽之官不可以不慎也鹽者天下之大利而今之所簡以爲理者皆　朝廷降散之人以降散不職之人主天下無涯之利則請託必行而苞苴日盛鹽法之弊長此安窮乎故論者欲簡事省官請簡重臣一人假之便宜做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忱故事專責之而久其任運司以下悉補廉吏三邊督臣兼銜農使召鹽商人耕塞下入粟如異時此猶爲近本也

霍渭先先生議極其詳悉然時弊又有大不然者故凡如此類每多採近代云

卷三十五 終

問禮

林德謀秀卿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鸞訂閱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然後以其所征敬順百姓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

古之時燔黍擘豚汙樽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可以致敬於鬼神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

郊祀議

王炎

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猶可以考之于經而諸儒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蓋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時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圜丘戴記謂之南郊又謂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于圜丘謂之禘祀五帝于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非也兆于南以就陽位于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言矣王肅曰築丘以象天體是謂圜丘圜丘人所造

也是謂泰壇兆于國南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天洎五帝為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為昊天元天為上帝五方之帝為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鄭之說質之于經固已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曰威靈仰赤熛怒白招拒含樞紐叶光紀也以緯亂經雖不辨可以知其無稽矣帝徧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以為禋

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矣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朝日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天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于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

非天帝其證三也呂不韋之月令嘗言五帝矣春則太皞夏則炎帝秋則少昊冬則顓帝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五帝爲天也魏相之奏亦嘗言五帝矣太皞乘震炎帝乘離黃帝乘坤少昊乘兌顓帝乘坎亦不以五帝爲天也秦漢間言五帝皆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從受也古之祭天者主于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事天所以報本尊祖故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于誣

矣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于經者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親地隆殺固有辨也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有社則必有大社大社謂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祭土主陰氣也祭帝于郊而定天位祀社于國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並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

謂大社者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折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康衡而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則宜于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地未嘗

合祭無疑矣。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兼記之而郊之時日參矣蓋周人之郊有二皆無所用卜日至而郊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于一陽之萌復啓蟄而郊祈穀之郊也故其禮行于農事之將興制禮之意坦然明易戴記言周之始郊正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參其時日也諸儒異論爲禮經之蠹者多矣去其異論之蠹而究其禮經之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固可知也已

此以五帝爲五人帝而陳祥道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人帝之前豈無司四時者按此則五帝自是天帝易所謂帝出乎震之帝是也但合上帝與五帝爲六天陳祥道又深辨之謂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說似最切愚竊以岳瀆象公侯五帝

非諸侯比也五帝于天既是天五行之帝則五帝其實一天也故楊復郊祭考以五帝總是一天其說無疑

論郊祭　楊復

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配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而言則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在鄭玄始分爲六天之說皆以星象名之又附以緯書謬妄不經之甚王肅引經傳以排玄失僞圜丘于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則非也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

非如鄭氏分天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今本朝惟于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與及大帝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覯也

五帝祀議　陳繼儒

魏鶴山云自五帝之說興而上帝之尊稱不明妄人小子輒按名號以褻天自秦創西畤有白帝之說浸淫爲四而漢高又增黑帝爲五帝文帝武帝又有新垣平之五帝又有謬忌之五帝有公玉帶汶上明堂之五帝此五帝之所繇起也大約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昊天上帝而外復有五帝豈有此理詩書不言五帝而周禮獨言五帝此出于劉歆鄭康成之附會陳祥道又從而強爲之說魏鶴山之見良是余則謂

上帝者天也郊之所祭也五帝者五行也時之所祭也天無言而以五行爲用如春爲青帝夏爲赤帝秋爲白帝冬爲黑帝中央爲黃帝是也漢言畤而不言郊則五帝何嘗與昊天上帝並哉或云五帝即不得與上帝並金木水火土代天爲政者也何得以帝尊之余曰莊子不云乎是時爲帝者也易不云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震巽兌離而以帝字冠之則五行未嘗非帝也以五行爲五帝而以天爲上帝此或出

于周禮之義而惜乎鶴山未之考也
周禮想當如此家語已詳言之

議天地郊祀疏　晏言

臣聞之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又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武王伐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繼志述事惟以致孝鬼神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于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貍沉疈辜之禮以孝人鬼則有獻祼饋食祠禴蒸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澤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潛有多魚二詩證之以爲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蓋詩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熹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況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

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端則以四圭祀天兩珪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于冬至以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祭地于夏至以陰潛萌于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圜鍾于震之宮取其乾出乎震之氣用函鍾于未之宮取其坤居于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于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秦去古未遠祀天不于圜丘而于山下祭地不于

方丘而于澤中漢之祭天于甘泉祭地于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于南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賚之費故三年一郊

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于合者從省約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以爲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丘濬之言以類于上帝類字強訓爲合此甚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爲瀆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祭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于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言而往往以　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

太祖之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　太祖之初制爲可復也知太祀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　太祖之著爲可尊也且皆　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而已矣

天地分合之祀歷代更從愚竊以地終不得與天敵母終不得與父敵婦終不得與夫敵弟終不得與兄敵今如人家有慶賀父祖父大禮筵席則必合于姓戚屬巍然使父與祖父獨尊未有以母祖母並席同尊者至若兄爲天子而弟爲藩王故禮

之人又何如隔絕也自莽賊媚后合祭而後世番籬稱制之禍遂自此始故余斷從分祭之議以表千古天玄地黃之別

按班史稱漢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歷唐宋分合無常洪惟 太祖受命始定爲分祀越十一年改定合祀嘉靖中分祀萬曆初年議復合何若斯大典紛紛匪定也竊以天子之於天地恩無分於父母而皇天之於后土義若判爲君臣臣必不敢同君合享恐不分祀非所以尊天而寧地也郊

釋曰郊者交也利用交于天人 國朝李本因議以掃地而祭地與天交而後可名郊夫不于空中求天而郎地爲壇明天與地交也勝國之社乃屋明地無不與天交也一日不交則爲否何待於祭之日也是知掃地而祭者卽陰以求陽非可執以爲合祭也以交訓郊天人之釋亦非是孔子曰于郊故稱郊爲本議又引百神受職謂百神皆合祭豈有地不在其中愚謂受職云若美天子事天明能格天神臨既如天子行郊而百官扈從也必

欲伸其說至謂百神俱得合祭於類帝其褻天也甚矣 施有莫

請親詣郊祀疏　翁正春

國之大事在祀而祀無大於祭天者誠以人君父天而爲之子威命靈爽皆天所授故禮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然非人君親詣南郊精爽不二則神不歆而嘉生不降目今仲冬將屆正皇上肅精禋禮躬迓神庥之時而臣又適荷聖恩謬署部事則吉蠲以俟冕藻之臨固臣職矣臣敢默然而處此臣思我皇上即位之初郊祀必親祈禱必步當時於祀典抑何隆重夫何靜攝以來一切祀典俱令恭代臣昨見視牲一疏已遣公張維賢代攝臣知當祀之日皇上諒亦遣官以代也因是恭代之官祭或跛踦以臨甚且推托不與執豆者既希穆穆之容奉璋者亦鮮峨峨之度燔柴虛設鐘簴徒懸如此景象尚可不動色相戒哉願皇上勿視祭爲無益而以代攝爲無傷也太祖高皇帝將祀南郊傍百官曰天雖高所鑒在邇神雖幽所臨則顯親事之人各宜慎之列聖相承率繇斯軌故仁宗勅有司不以贓罰補犧牲債帳瀆祀典何其純也宣宗旦至南郊祭畢必一一躬閱何其恪也英宗大祀期至足疾未瘳令人扶掖行禮何其勤也至我世宗肅皇帝則於郊祀大典尤加凜凜焉夫以祖宗於祀其誠敬家法如此而以皇上初年嗣服其尊崇祀典又如此奈何迄今仍遣代以爲常乎伏願皇上奮法祖之精神繼當年之懿美及此長至之日親詣南郊對越蒼昊嗣是而脩禮地祇肅雝清廟以洽神人以和上下將見用人行政之間無不得其理者如是而上帝有不居歆禎祥有不駢集者臣未之聞也

公立朝遇凡典禮抗顏爭執如此類甚多不能具錄錄其大者

議夏郊

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刑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於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於舜又逆於天其非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何必郊

鯀雖績用弗成然不爲無勞于水禹貢既修太原蔡註以修爲因鯀之功而修是也蘇穎濱夏論鯀從事於水九年非瞽瞍之比故卒爲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子孫顧可以廢之乎此夏后氏所以郊鯀而宗禹也按諸說郊之太過廢之太屈廟祭之議無疑

魯郊

胡安國

胡傳曰魯諸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

按此傳發在哀公元年卜郊在他公引程傳兼非伯禽不宜受此獨歸咎成王過賜王本之意也過賜事禮記明堂位及禮運等說三傳皆同獨臨江劉氏以爲成王周之盛王未必過賜雜取史記呂

氏春秋言以爲魯之有郊惠公請之恐不足以掩禮記諸書也至杜佑楊慎皆祖其說牽合證據甚無理義

明堂議

王炎

郊以祀天，廟以事祖禰，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爲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于朝覲耕籍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爲之也。夫義者禮之質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周公達于義者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之樂章也。詩之國風始于關雎，小雅始于鹿鳴，大雅始于文王，頌始于清廟，皆文王之詩也。關雎有王者之化，鹿鳴有王者之政，大雅始于文王，則受命作周矣；頌始于清廟，則盛德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于孟津，誓于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于群后，無不以文王爲言，則王業成于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配天于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蒸嘗于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非厚于其禰也。

按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記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魏徵曰：明堂下室爲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王者不當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傳漢武之圖。云云。顏師古、陳貞節、馬宗、王宗仁等亦皆有議，惜其詞無意謎，故弗具錄。

按孔子所觀之明堂，王畿內之明堂也；孟子所言勿毀之明堂，泰山下巡狩所居之明堂也。明堂異處，其規制于天地則一也。効法天地必効法帝王，故其中復有堯舜之狀，周公抱成王之圖，而孔子徘徊瞻善焉。至于文王治岐之對，明告以効法之事矣。施有翼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謹按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明天氣統萬物動法于兩儀德被于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太廟為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為一漢左中郎蔡邕立議亦以為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圜水則謂之辟雍雖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古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于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班于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朝于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十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云閏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允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于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並是古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

先儒謂天子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按此則天子月月告朔矣愚以天子每年十七入巡狩則十八入閏月則十九入閏仁諝議每月告朔諸侯禮也以天子而行諸侯禮非所以令天下也此議無理之極張齊賢曰先王以孝治天下豈有使諸侯尊祖告朔而自不告朔之理穀梁之說左氏已非之矣

駁祀欽明請南郊皇后充亞獻議　蔣欽緒

周禮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議何以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几筵云設祀先王之胙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人爲能享帝此卽祭天帝亦言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卽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爲定明矣又按

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按尸與斝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按天無祼亦無瑤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大祭祀卽爲祭天地未得爲定明矣又周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豆籩欽明惟執此文以爲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王后祭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若云王后合助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爲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別之耳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預則贊宗伯按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贊之外宗內宗所掌皆佐王后宗廟之薦本無佐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天地攝后薦豆祭天又命何人贊佐此請明徵禮文卽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欽明建議只及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

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典籍與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按代王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高祖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月辛酉親有事于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祀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處欽緒等幸承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

按褚元亮議曰遍覽禮經無此儀制蓋緣祭天南

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惟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悖亂彝倫黷神謟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愚謂郊外事也廟內事也考皇后無預郊之禮則知天地無合祭之義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七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

長孫無忌　許敬宗　同議

謹按禮記祭法云聖人之祭祀也法施于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云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勳烈于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恒加祭餮義在報功爰及隋代並遵斯典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于後自唐已上亦在祀例今新禮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聿遵故實依舊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于平陽以契配祭虞舜于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于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酆以太公配祭周武王于鎬以周公召公配祭高祖于長陵以蕭何配又按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亦以孔子為先聖

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于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並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秋釋奠于其先師鄭玄註云官所謂詩書禮義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于先師鄭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先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並作先師周公宣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遞為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今新令不詳輒事刊改切以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周公鴻業合同王者祀之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于六經闡儒風于千代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來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于今日胡可降茲上哲貶乎先師且又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

祀于義爲穩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謹議

王元美先生云嘉靖初革元氏大成至聖文宣王之稱是矣第稱孔子不曰先聖而曰先師亦非是蓋古者聖重于師更當別議愚竊以師所以別于王侯之號使夫子爲可受且夫子實萬世之師稱師自是最穩若曰聖重于師則廟號如木主稱至聖先師斯兩盡之矣

革祀元世祖議

陳棐

臣惟天極尊于上地維奠于下聖人立乎其中惟天地立聖人于中國是以華夏爲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華夏之限而非人力之所混也故蠻夷猾夏徂誅必加戎狄是膺籍稱厥功春秋予奪炳若日星迺臣見近來北虜衆强稔惡逞毒犯我中土往年犯太原次年犯澤潞昨年犯紫荆矣而我邊城遍掠在彼尊之攻劫往年有石大酋次年有白通事昨年有王三矣履霜堅冰斷不可長臣愚竊謂今日安攘之方第一莫急之務尤在于嚴內夏外夷之辨以明萬世之綱以正百代之典禮如胡元之鬼不可祀于我中國聖帝明王之列是也既當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侵既當禮其神又何以遏其人非所以崇德報功昭極明統以尊中國也故自盤古以迄于今上下數千年歷千百人而所取止十五六人曰三皇曰五帝曰夏禹商湯周文武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宗孫數君者純金美玉無少瑕纇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大統相承所謂功德者有功德于中國非謂

强其本國也所謂統者承帝王之正統非但言其一統也擇之甚嚴取之甚精夫何十數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稱爲世祖者厠于其間夫蒙古之元其先則孛端義兒其姓則奇渥溫氏其居則烏桓之北其所謂鐵木眞元人稱爲太祖者雖荼毒中國猶未殄滅南統迨忽必烈時力愈雄而惡愈肆且乘宋之弱而呑噬之習中國以胡俗言中國以胡語譯中國之書以胡字當中國之正以胡人溷我寰宇教我華俗始則以夷猾夏既而變夏于夷若以爲功是

有功于夷狄而非有功于中國也若以爲統是得統于夷狄而非得統于帝王也我　太祖膺圖應運起而驅之神功聖烈所以掀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驅開闢以來中國所本無之夷狄復開闢以來帝王所本有之中國胡元爲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非中國之所當祀矣臣嘗捧讀我　太祖論中原之檄首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

猗歟大哉我　聖祖森嚴數語凜如秋霜挾斯言也使　聖祖興于忽必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首驅逐之矣夷狄生既不可以居天下而治天下死豈可以廟中國而享帝王祀哉臣固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廟者非　聖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絶之而不可綴者也胡元爲中國不可有之祀此疏爲中國不可無之文

孔子廟堂議　　宋濂

古之言禮者咸取法于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于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面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于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菆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于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于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師弗祭也學校旣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于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于國學

散之庶幾弗悖禮蘩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顚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

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載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于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惟其頒惟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

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哉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羲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

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于醫師太公不辱于武夫也不議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按嘉靖九年正孔子祀典主于張永嘉以先師易王號誠獨見也他如去像設主刪祀罷享皆遵此議夫賈有策行于主父宋有議行于永嘉固有數哉

議正孔廟從祀疏　程敏政

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有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擇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願歆將

使與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爲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議之可否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

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僅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其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

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只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淫妄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家爲賊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畫策以濟其惡若好

人倭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若亦止有左氏經傳
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
洛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瘦
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
諸人其于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
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
守其遺經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于春秋伏勝孔
安國之于書毛萇之于詩高堂生之于儀禮后蒼之
于禮記杜子春之于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

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于熄矣此其
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
此九人所傳況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之數祀
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熹書用蔡
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
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
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尚之尚友也臣恐學者
習其訓詁之文于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
貪墨狂妄之迹將自其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

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于鄭衆盧植
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
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
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多臣愚乞黜劉向賈逵馬融
何休王弼王肅杜預八人禮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
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
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
非后氏則不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
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

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
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子嘗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
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書
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
第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
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党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
封文登侯在東廡申党封臨朐侯在西廡重複無稽
一至于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
賊而孔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

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䟽俱不載諸子于老
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党者
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党位號宜存其一公
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
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
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
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
也○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
揚雄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
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揚雄實相伯仲而
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
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
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
者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
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
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
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
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

其言之粹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
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不免文士之
浮刺述之心若覺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
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于河汾師道之立出于晉
魏佛老之餘迄今人以爲盛則固豪傑之士也今董
韓並列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
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
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甚辨大約以爲少著述不
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氏之說程子看
詳學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
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戒
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
有過瑗者程子于瑗之生也欲與張邵並居于尊賢
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缺
典甚矣況宋儒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
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
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

有功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遽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衛同列祀于學官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來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顔子之父顔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

而言道者縱出于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于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曾封顔無繇杞國公諡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于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顔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于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子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

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掾屬之中并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托其友籍溪胡氏而傳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關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虚文矣

元世祖不容祀于中國許衡不妨祀之學官正統道統所在聖賢毫不着一點私心

請封孔子爲殷後書　梅福

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逸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于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罔極何者追聖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人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孟廟從祀　張鼎思

孔廟從祀歷代詳議至我朝列聖稱無憾矣孔廟而下若孟廟人無議者然從祀大典似亦不可以其亞聖而略之如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北宮黝孟施舍不過勇士之流皆儼然受俎豆之祭至其配享獨崇樂正子夫樂正子豈不誠賢然未聞有所發明若知言養氣等議論俱自公孫丑發之伊尹柳下惠孔子等聖品俱自萬章發之如二子者豈多讓於樂正子哉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八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翥訂閱

論廟制　陳傅

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註天子七廟親盡則遷惟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可以觀德卽此求之有德不祧之主當必有廟棲之如周文武世室者可見後王九廟之制有自來矣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竊按王者既立七世之廟矣自三昭三穆之數已盈而有升祔之主當入故議祧焉有功德之主當崇故議世室焉祧者遷藏之謂世室不毀之稱如周共王之時稷爲始祖武康穆爲三昭文成昭爲三穆猶七廟也至懿王則共王升祔而文王當祧以有功德也乃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而八廟始增至孝王則懿王升祔而武王當祧以有功德也乃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而九廟始備蓋

七廟者天子宗廟之常數親盡則祧者禮也世室在七廟之外正以待有功德當祧而不可祧者初不限其數也漢唐而下有未及祧廟未正世室而搆九廟十一室者皆未深考于禮矣夏商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祭則春曰祠夏曰礿秋嘗冬烝與夏商同也至于禘祫大小先後之說時務大小待合之義嘗考周禮大宗伯職掌而知其槩矣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此後王禘祫時祭之所從來也禘祫者何王者既立始祖之廟矣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享之曰禘禘王者之大祭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于太祖之廟曰祫祫以昭穆合食于太廟禘以審諦其尊卑蓋皆祭之大者而亦各有義矣故縟儀盛物莫備于禘祫而報本追遠亦莫深于禘祫有其舉之不可苟也天道小備于一閏則三年一祫天道大備于再閏則五年一禘祫以四月時維生長乃祭其所自生禘以五月時維成熟乃原其所繇本漢唐

而下或禘祭僅能再舉則疏而怠或禘祫並乎正歲
則數而瀆又有祫不及禘禘非其祖者雖謂之不禘
不祫可也時祭有特享有合食之殊者何也禮書曰
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于煩數以仁處禮則祭不
至于疏怠使愴發于霜露之既降怵惕生于雨露之
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
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牲至祭日禮交動乎上樂
交動乎下自朝踐以至終獻其禮非一舉自設神以
至送尸其樂非一奏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

而强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眡牲
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竟其事矣故天子之禮
春則犆享夏秋冬則合享固各有攸當也諸侯礿則
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蒸蒸則不礿大夫士宗廟之
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
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祭有常禮有
常時薦非常祭但遇時物則薦然亦不過四時各
舉而已

禘祫議　　韓　愈

伏蒙勅旨宜令百寮議禘祫禮臣韓愈竊以自建中
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今輒先舉衆議
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之主宜永藏之夾
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于
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于夾室至禘祫
之時豈得不食于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登
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宜瘞之臣
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云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

毀廟之主皆藏于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于太廟
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
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
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于毀廟而不禘祫乎三曰
獻懿廟主各宜遷于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
祭于京師列于太廟也五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
人聽疑惑且二祖之靈顧依遲不即饗于下國也
四曰獻懿廟主宜附于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
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云太祖其屬乃獻懿之

子孫也今欲正其于東嚮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于京師臣又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遠之其祭乃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之今所議與此正同故此此五說皆不可者臣觀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居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

于後代之法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于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禘祫甚疏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于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始祖配天議　馬端臨

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稷之祀乃商之舊列于社稷是尊禰而卑祖也故復創爲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祗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于民者祀之後之有天下者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强附會于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始推其上世之

遠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是矣苟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按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惟杜林正議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

議郊祀二祖並配疏　夏言

祖宗並配之非　地合祀之失一也曰者禮官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　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　太祖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當以　二聖並配于時臣應之曰聖諭以　太祖配天　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按禮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春

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作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尊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矣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立諂禍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辨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

水災因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院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郊之不可以瀆故三代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爲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

以禮今　太祖父也太宗子也然則　太祖在御之日我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　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掃蕩天之醜虜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于聖子神孫者則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連祧並席尊卑不協于序幽明不合于理豈所以安我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皇上之心乎先儒陳氏曰古者祭

大于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甚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繇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祀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陛下奉我 太祖于圜丘則周之后稷配祭于

郊也所以尊 太祖也奉我 太宗配上帝于天祀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所以尊 太宗也故並祀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

皇后配廟議　陳貞節

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于外以歲時致享廟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

按宋四后祫享歐陽永叔議曰古者宗廟之制一帝一后後世乃有並祔之文又有別廟之祭焉蓋

中大意謂合而絕席而坐不如分而各伸所尊也然在景德初年懿德明德二后兩祔議者曰先後有殊尊親則一雖以臣下閨門擬議事甚煩瑣弗具錄

歐公論建郭后影殿有云前世帝王別為宗廟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又曰小人不識事體苟有興作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乞示寢罷以全典禮可為盡言

昭穆更互議　通考

詳定郊廟禮文所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爲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爲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穆在右宣祖眞宗英宗爲昭在左皆南面北上陸佃言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毁如周以后稷爲太祖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其後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居昭位武王宜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

穆是也議者以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尊卑失序復圖上八廟昭穆之制以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昭在左宣祖眞宗英宗爲穆在右皆南面北上

更互議當

兄弟入廟議　論晉廟惠懷二帝　賀循

晉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賀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此前代之明文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今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繇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旣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

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也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横析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旣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繇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旣有八神則不得不于七室之外權安一位至尊于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

按循又有議曰殷人六廟假有兄弟四入嗣位便當上毀四廟乎邪如此則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攷殷起成湯至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三代而正代惟六明不數兄弟爲正代矣此毀更確的

施爾奇曰兄弟繼統同爲一代若下升一世上毀二世決不可矣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此說誠是至唐升睿宗爲第七室遂出中宗別廟未幾有廟壞之變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以爲言詔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命與平子平子據經明辯博士不能屈蘇頲右博士故平子坐貶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逐于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卒不復中宗于廟至宋太宗入廟宜與太祖同爲一代矣議者以太宗不祧之宗當自爲世數張齊賢曰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則千古不刊之典也乃定同位異坐

議廟制疏　楊守陳

往者欽蒙勅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　德祖懿祖僖祖三廟乃以　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于　仁祖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自　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于三祖之廟而　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于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違　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　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從若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夫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郎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

其廟不遷漢及晉魏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爲太
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
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定號太祖趙
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宣四祖而以
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
世以定名號也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
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
至中宗旣祧宣簡于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爲獻
祖及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于是太祖居第

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
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歉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
于興聖廟不預祫祭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
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于夾室
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
禘祫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于夾室當時名臣若韓
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皆議力爭莫能回也
哲宗旣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
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歉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普之

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樓鑰陳傅良諸
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
一朱熹爭之不勝于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
東向之位終宋氏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
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順于
人心而無可議者也　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
僖仁四祖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
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取嚴父之義耳固未嘗以
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甄以配天也　太宗嗣位乃

尊　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
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　太祖有功不遷當如
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
在禮太祖卽始祖　高皇帝號太祖復號　德祖爲
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義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
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
面而各尊至祫祭則惟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
向皆卑也我　朝時享之禮惟　德祖南面獨尊
餘皆東西相向而卑也如祫之儀矣今祧　懿祖以

德祖爲始祖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　太
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申後世臣子瞻之莫無感
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子
從之卒祧　德祖而尊　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書
是明驗也若祧　德祖則異日　三祖以次祧盡而
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
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今日若務遵古典則全當用
臣議併祧　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
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

茲論正大明白凡前代無異議者俱可不載中云
惟一朱熹爭之不勝其言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
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
孫應天順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蓋不必親爲之
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爲初廟
當此之時蓋以巳德歸于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
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舍據僖祖初
廟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于此有所不安而不
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及光等之賢而其論之

正則有不可誣者

卷三十八終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九

閩中 林德謀宋公纂輯
施有翼爾沓訂閱
師 井

定陶共皇議

聖王制禮取法于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按定陶本稱共王哀帝用董宏議易皇字冷京因奏不宜以藩國之名冠大號請立廟京師帝下議有司皆如冢言故丹復有此議帝怨見丹官廢餘下詔去定陶稱共皇后稱帝后帝太后稱皇太后合葬孝元稱傅皇后陵後爲王莽竟毀廢貶號施爾沓曰在史皇孫戾太子議有司奏爲人後者爲之子降其父母云云宋胡寅讀之曰前據經義後上戾名中特稱親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詭乎至宋濮王之議則以稱親爲至當追 國朝張孚敬議禮則此等論可廢矣然存其非以見是存其是以見非不可偏廢也

濮安懿王議　宋史

物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于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枝

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于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于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

古今爲宜稱于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奏議濮王于仁宗爲兄于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侍御史呂誨

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于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于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稍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

手部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
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立園廟以王子宗樸爲
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
進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于是呂誨等以所
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勅誥家居待罪帝命閤門
以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
問執政琦脩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
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
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

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貶
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春注堯俞獨進除
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
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
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
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黜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
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旣出濮議亦寢程顥
曰言事之臣知濮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
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

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總以伊川之言為的參酌在興獻議中。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號議　萬象春

切惟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典祀典之起實繇於人心故質之人心而有不容已者祀之不可廢而聖哲之所必舉者也矧事關陵廟情屬親親在列聖容有欲爲之志而陛下當有善繼之圖者乎臣所議於今日者有二一曰革除之陵廟宜復二曰景帝之廟號宜尊臣請得言之洪惟太祖開基成祖定鼎列聖神功巍巍莫尚矣然自太祖以后成祖以前其間君臨天下者不有建文君在乎既緣靖難兵至遜位自焚延迄于今祭享無聞陵園不治行道之人欷歔歎息臣嘗徵往牒當建文君沒成祖既聲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以天子之禮遣官致祭當其時固未嘗不陵不祭也乃今令甲所載止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而建文君不與焉豈何以故豈成祖許之于先而所司顧廢之於後耶亦異乎成祖至公至厚之爲心矣國家修明典禮凡歷代帝皇有功德於民者除歲時廟祭列闕遣官祀于其陵而外帝皇建號按臨臣民至四五年首

爲一代嗣統之正者乎又如革除死事諸臣我皇上登極之初首發明詔令得祀于其鄉邇又允言官之奏凡諸臣墳墓苗裔咸蒙修治恤錄而爲之君者反不得一抔之土一勺之水宜天下人心惋然而深悲也似宜勑下所司即其原葬處所立爲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上尊諡以表追報之隆復年號以正君臨之體此非臣等今日私議也當在成祖時既葬以天子之禮必宜享天子之祭既享天子之祭自當復其有天下之號詎特天下之心固亦太祖之心也而何顧忌之有與至於景皇帝之事則又異矣土木之變國家岌岌乎幾不可保景皇帝奉太后命進登寶位鎮安人心倚仗忠良克戡禍亂卒至鑾輿反正宗社寧謐聖子神孫所以安安坐享全盛之業者景皇帝之力豈可誣哉迨升遐之日諡號葬祭率從貶損蓋一時軒輊之勢則然而實非人心之公與國典之正也以是至憲宗純皇帝時特允廷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先靈顯赫亦既足以逮先志而昭往烈矣然而廟號

未加陵制有儉生有安天下之功而崇報不稱沒宜享天下之號而物故未彰其于　園制終偏缺典臣等待罪該科每見太常寺歲祭題請祭祀其遣官行禮諸陵皆同而未有陞殺也即如前歲　駕幸山陵行春祀禮臣忝泰供扈從之列見我　皇上于　景皇帝陵躬爲致祭誠重之矣乃其祭與諸陵同而其制與諸陵異雖致祭于陵而不得稱祭于廟仰窺聖衷當必有歉然于茲者矣似宜遵照典制備加尊謚仍恭上廟號昭示無疆其陵制隘陋尤須亟爲恢

改如以逼近恭讓皇后陵勢難展拓第就其見在殿廡門垣等項稍加寬廣仍量傍寶城增建明樓以稱帝者藏衣冠之地至于恭讓太后陵亦宜一體修治俾得彎然相望如此庶足以慰在天之靈而彰沒世之德其于　陛下繼述之孝制作之隆豈不有光哉夫臣等于建文君止議尊號而不敢更及廟號　景皇帝業以帝號稱矣而復以廟號請者何也良以進建文于　成祖之上則倫序匪宜而位于　成祖之下則君臨失次夫是不敢妄議若　英廟之于景皇帝兄弟也其正位大寶　英廟先而　景帝後也昭穆所在經無踰越之嫌而功德比隆尤無偏廢之禮臣等切以爲廟號之不可不立者以此如以爲進廟當出一廟關係重大卒難輕舉今無止奉其主藏于祧廟惟于歲暮祫祭時出其主于　英廟之下則親親尊尊兩不妨碍矧　景皇帝係　宣廟子宣廟既以奉祧則　景皇帝亦屬應祧之數天意人事有適會于今日者仰惟　聖明在上盡倫盡制百代一時般禮舉稱于今有待臣等敬循職掌輒敢昧上

言伏乞　勅下禮官詳加酌議上請舉行以慰人心企望之殷以垂一代經常之則

建文皇帝祀典議　許獬

謹按建文皇帝乃高皇帝嫡長孫嗣世數年僅禮儒臣于燕黎庶無大失道于天下祗因當時任事者爲謀不臧至爲漢景削七國之計自取禍亂遂衰天祿雖然天之所興必有所廢天方開我成祖億萬載之丕基以祚明德而建文適當其阨其勢不得不亡後來拘于忌諱廟祀至今未定議者惜之夫以嫡以長則序順以嗣世之日久則名正以一脈相承無易姓改物之變廟社無故舊章不移則系明序順也名正也而系又明也是皆不可以無祀而况見之士猶以爲其生也旣稱兵而夷之死也乃同堂而享之享又儼然而據其上恐非後世子孫所以安我列祖意也且于禮不宜不知建文雖不永君也成祖雖繼天然當其天命未至則亦臣也以君視臣何罪之有我國家之有建文帝也猶天時之有閏也善曆者不以閏干時亦不以時廢閏謂秋將不俟乎夏之前閏而夏將使居于秋與冬之後乎愚未有以知其要也曰然則其祀也何據曰昔

者晉惠懷嘗欲殺重耳矣晉人未嘗不祀惠懷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謚知之有謚則必有祀祀必在重耳之上不在其下此可以逆而推之也曰此霸國之事也奚法曰惠公之稱晉侯見于春秋不啻一再則是春秋予其立也予其立則必予其祀寧獨晉人嗚呼商人之不祀桀周不祀紂爲異姓也東遷之不祀子穨與子朝爲奸位也建文之在當時以易姓則非桀紂以奸位則非穨朝以淫昏而棄禮則未若子圍與夷吾當時之事幸而濟則爲漢景之誅七國不幸而不濟則爲建文帝漢景幸而成爲賢主得與漢文景比周成康而建文曾不得以數載南面之尊歆一朝之血食安在其爲人情與天道哉且我國家于死事諸臣既已旌褒而俎豆之矣安有祀其臣而獨遺其主死而有靈其誰能歆之愚以爲建文之爲君也苟非序順而名正則諸臣之死爲汚僞命而殉私人不得爲忠諸臣之死苟非汚僞命而殉私人則建文不可以無祀謹議

今建文帝廟已祀矣

興獻議第二疏　　　　張孚敬

臣竊惟聖明議當代典禮爲萬世法程廷臣乃固
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致　皇上恩紀不明臣
切謂非天子不議禮願　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
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決不可稱則大
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　皇上大孝之心攣攣
不明于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錄與或人問答之詞
以　聞或問今之典贍議者必以我　皇上宜考
孝宗而以　興獻王爲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

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爲言者何
也臣答曰此乎敬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變者
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此乎敬甚不得已者也子不
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共王之子爲
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子之子爲嗣則哀帝英宗
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爲人後者也故當時師丹司馬
光之論于事皎合于義似近矣今　孝宗皇帝既嘗
以　祖宗大業授之　武宗但知　武宗爲之子也
武宗嗣位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　武宗無嗣

孝宗未嘗無嗣也且　孝宗賓天之日我　皇上猶
未之誕生是　孝宗固未嘗以後託也　武宗賓天
之日我　皇上在潛邸是　武宗又未嘗託爲誰後
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矣今者必欲我　皇
上爲　孝宗之嗣承　孝宗之統則孰爲　武宗之
嗣孰承　武宗之統乎竊原　孝宗既以大業授之
武宗矣其心豈肯舍已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
嗣乎　武宗既以大業受之　孝宗矣其心豈肯舍
已父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

議也二祖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天性也
不可絕者也知　孝宗與　武宗之心則知　興獻
王與我　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我　皇上于大
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　武宗之後以承祖宗者
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曰　興獻王長子倫序當
立迎取來京嗣　皇帝位議之公也又嘗三復勸進
之箋矣曰以　憲宗皇帝之孫繼　孝宗皇帝之統
說之變也從前之言則我　皇上所繼者武宗也是
武宗雖無嗣而有統矣從後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

孝宗也是 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
亦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也夫統乃帝王相傳之次
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
義而必以爲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
來父子相承然曾見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于父子相
承者哉蓋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
爲伯叔侄者此統所以與嗣有不同問者曰議者謂
武宗以大業授我 皇上有父道爲故 皇上執喪
盡禮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

皇兄又謂我 皇上既兄武宗自宜父孝宗茲言何
謂也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遜也
方武宗賓天羣臣定議以迎我 皇上也遵祖訓也
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孝宗兄也興獻王弟也獻王
在則獻王天子矣有獻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謂倫
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也果若人言則 皇上
于 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于 孝宗伯侄也
亦謂之父子也于 興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
可乎問者曰我 皇上嗣 興獻王藩王也今嗣

大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
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
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況今天下者 祖宗之天
下大下之天下也 孝宗于我 皇上固不得以私
相授受者也今欲我 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
伯侄爲父子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
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
則 孝宗不果于無嗣乎臣答之曰孝宗有 武宗
爲之子 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于君父一也今者

不念無嗣之 武宗而重念有嗣之 孝宗者何哉
茲果 孝宗之無後乎抑 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
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我 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
統則固未嘗絕也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
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
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 孝宗
之統傳之 武宗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一統相承
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母之名而後謂之繼
統也哉問者曰子必以我 皇上不嘗考 孝宗豈

以興獻王不可無後者也議者以我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益王子崇仁王考興獻王是或一道乎
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强為也以
我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興獻王是强
為父子也使　孝宗不得子　武宗又使興獻王不
得子　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為禮者將使無
後之人有後今之為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
可乎問者曰然則我　皇上于孝宗也武宗也其享
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

孔子正名亦如是耳

為父子不得其常則其為兄弟為伯叔侄者但主其
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于父子之稱也唐玄
宗于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于中宗也
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不必一于父子之稱也然則我
皇上于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于武宗也
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于享祀興獻王也何稱乎曰
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　皇上于父子也伯侄也兄
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
則我　皇上將不可入繼大統乎臣答曰禮長子不

得為人後是謂　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
繼大統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
繼祖之宗絕亦固當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　皇上
為興獻王長子遵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為繼
統非為繼嗣也設　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
統存不得而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
以令衆者也子獨以為不足徵者何也臣答曰此魏
太和三年之詔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
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

後嗣萬一有自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
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為此詔以
防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為太子厥後高貴常
道援立皆不外募可見也故乎徵曰有為之私非經
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為興獻王別立廟于京師亦
有說乎不干正統乎臣答曰立廟京師反古還國
就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為人後以離其父者也今
士大夫之仕于他方也者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
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于正統者也問者曰如子

入予何
入到此
則不如
也

之言而論者乃懼以桓僖宮之災且謂有朱熹兩
廟爭較之嫌桓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
陳聞桓廟火曰其桓僖乎以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
桓廟不毁故天災之也宋羣臣請祧僖祖而正太祖
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較桓閔公
無子庶兄僖公代位其子文公遂躋僖公于閔上故
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爲　興獻王立廟所以祭禰也
非毁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
固未嘗升　興獻王主于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

桓僖躋閔之失乎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何臣答
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易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
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也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
以代祀也立廟京師所以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
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禹受舜禪而不尊
鯀然則　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
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
以堯爲父乎瞽瞍爲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爲父
乎鯀爲父乎問者曰或以　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

何也臣答曰此膠崇仁王爲後之說者也以崇仁王
嗣興獻王則不可奉迎者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
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　天子之母也爲天子之
母襲王妃之號則朝廷之相臨宮闈之相接皆當謹
守臣妾之禮矣已爲天子母爲臣妾竊恐　皇上
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者矣問者曰如子之言則歷
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答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
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判案耳苟不別其異同
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

而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爲人後者爲之
子不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答曰此非聖人之
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報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
不杖朞爲所後父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
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濮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
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
論亦可見也況我　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
也其說又焉可用哉問者曰或以予之說嫌于迎合

當聞于人而不當聞于上也如之何臣修曰孚敬可
人未嘗不聞也聞之以說爲邪故不必聞也昔司馬
光嘗謂朝廷闕政但于人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
大夫間談以爲無益也故聞于上也苟嫌于迎合也
則必匡救其惡然後爲忠而將順其美者皆不得爲
忠矣聞者曰犯衆議也予于利害也不計也夫臣答
曰孚敬不敢爲終身謀也夫禮小失則入夷狄大失
則入禽獸孚敬懼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爲身圖計也
與獻議不可勝數然必欲改皇考而稱皇叔其

大吉輒云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皆是　孝皇帝之
賜云云嗚呼以利爲利棄絕天性眞名教之罪人
也且如此說設所後家產零落遂不以爲父耶愚
徧讀諸疏毋云哀安桓靈追尊祖父悖禮傷義莫
此爲甚夫以追尊祖父爲悖義則必將降絕祖父
爲禮義乎嗟乎利之沒人一至此哉然又有說爲
世廟繼統不繼宗故升稱皇考若英宗實後仁宗
則必稱皇伯考濮國大王爲至當矣統宗二字甚
明

卷卅九　終

古今議論參卷之四十

閩中 林德謀禾公纂輯
施有翼爾瞀訂閱

瞿景淳

巡狩封禪

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周制曰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以此見先王巡狩之典因封建設也巡狩者巡諸侯之所守以重民命者也柴者祭天也祭天必擇神皋故因郊則立壇因山則崇高其義一也傳者不察記禋帝矣而又曰升中于天以此知後代封禪之說因望祀誤也書曰歸告于藝祖用特詩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夫三王巡行四方必先事于祖廟出則有告入則有言豈非兢兢不敢荒怠將以其敬天勤民之實而質之神明乎考之於書協時月合律度審權量修禮儀陳玉帛可謂備矣而又敷奏以陳之功能以試之車服以庸之虞夏之事則至矣迨周而又加隆焉自今觀之王未出而有職方氏之勅度既出而有職方氏之申令于是而有慶賞黜罰之典于是而有禡禷之禮于

是而有祭告之儀嘗是時出有期行有方民安其生而侯虞其度虞夏周之王所以舉事而天人應者以其昭格上下有此具矣至後世則不然非以為民也所以尚者遊觀也固非祭告也所以尚者祈禱也使方人術士勸說經緯而一歸之于神明所行者非求其福禧則誇張功德也是以流連之患作登封之典盛好功之君喜事之臣飾誕耀詐以罔上下故王遍有言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舜一歲登五岳而民不病者兵衞少而徵求寡也至哉言矣

巡狩議

馬端臨

按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而崔靈恩乃以爲一年巡一嶽虞五載則二十年而徧周十二載則四十八年而徧何所據耶文中子言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古 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游適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只以四嶽爲底止之地蓋總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幾以喪邦始皇煬帝假望秋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樂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於民怨盜起蹇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倘非遊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促也

文皇帝北狩論贊

馮賓尹

巡狩之典從古有之漢唐之主深居高拱杳不聞聲而此典竟寢而不行爲我 成祖當國家無事欲省方于時此亦盛心也且又詔所經之處官吏軍民止離境内一里迎候供給之需備之于已彼師行而糧食使民睊睊胥讒爲諸侯憂者竟何如耶

文皇後宣宗武宗皆親巡邊境陳建以爲或爲邊防或爲遊幸得失固天淵矣永樂十四年屑訓呂震將請封禪 成祖責之以不能如魏徵之愛君學士胡廣却作封禪頌以獻竊以漢世祖唐太宗之賢猶尚不免于封禪胡廣之頌也宜哉其有媿

議止南巡疏

李廷相

伏惟　皇上頃因慈孝獻皇后梓宮南祔顯陵卽下南巡之命意欲恭詣陵下另卜吉兆此固　皇上大孝之心純篤深至雖書籍所載自古帝王之純孝何以加焉但臣等區區愚見有終不敢默然者敢爲陛下披瀝陳之　皇上之南巡有不可必行者五有不可不知者一其一梓宮在殯朝夕上食雖付託有人而我　皇上遠去數千里外其純孝之心終恐不能一日慹然而已其二臣等常備員扈從山陵每見皇上聖體冲粹少有過勞輒便咳嗽况今遠去數千里外雖侍衛有人而間關途路淹歷日月御膳有愆期或爲露霧所感或爲風沙所觸當此之時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不知何以處之其三　皇太子監國春秋尚幼雖內外付託得人但我　皇上之心未免旦夕憂繫其四自北直隸河南直抵湖廣三省地方去歲以來災傷重大人民飢窘甚至相食以苟活旦夕其壯者又皆聚而爲盜千百成群傳聞西平鄢陵地方皆被攻刼撫按官未曾奏報所以　陛下尚未之

聞也見大駕遠臨供億不貲雖本部差官碁爲協濟終恐悞事其五北虜自數年以來屢爲驕肆窺我邊鄙虜我人民邊臣恐恐幸而無事近日京東朶顏等衛夷人亦頗縱橫去冬以來亦往往失事雖撫鎮等官降級革職以示懲戒而腹裏之患亦不可不預爲防也今大駕遠出北虜聞之保其不跳梁乎有一不可不知者自我　成祖定鼎燕都卽設太倉銀庫收貯天下之財以供軍國之用　皇上入繼大統尚有四百餘萬頗爲充溢今各邊奏討無虛日工部借支無止期大駕一出支費又不下百餘萬兩大倉所貯不過百餘萬兩而已萬一遠方有警不知將何以應之臣私相謀維雖有心計如唐劉宴百輩亦恐無以善其後此今日之國用　陛下所宜急知者也臣等職司邦計日夜憂惶計無所出犬馬愚忠竊敢陳獻以聞

梓宮一段爲第一義餘皆必然之勢不易之論可爲萬世巡幸至戒

許懋封禪議　梁書

梁高祖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爲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爲封禪何其數也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繇主好名于上而臣阿

旨于下也后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于封禪非所敢聞　高祖嘉納之

好名阿旨二語說盡弊根

魏徵封禪議　唐書

太宗議封禪魏徵獨以爲不可太宗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今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illegible]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萑莽極目此乃

引戎狄入腹裏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示弱一段尤爲膏肓之慮

孫奭封禪議　　宋史

方今野鵰山鹿幷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夫陛下何爲而不思也昔唐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猶至曾不知者及蹤在位旣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詞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于閣上明日見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旣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于此

四十卷

閩中　林德謀粟公纂輯
施有翼爾瞀訂閱

貢舉議　專論學校　賈至

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謚號述行，美極于文，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之行也；繇詞以觀行，斯及詞也。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惟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繇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係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于士乎。今取士試于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于末術，是有道之羞也。夫食取何者皆小魚，執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風化。近代趨仕所然同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京終持名節之行，至有外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臨朝，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道扇化于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于浮侈，取士術興，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速顛，饗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安有舍皇王舉士之道，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鄉舉里選，竊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稟尚無，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勸，不其謬歟。祇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

厚其廩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濟乎故事保桑梓於鄉里舉爲在流寓者庠序推之創而行之必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授援錄之歸本矣凡倫之始王化之先不過是也

趙匡本二議甚爲膾炙施爾沓謂其所說多不合時代科目弊端遂不俾去之

學較論

馬端臨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較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孤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校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從事乎簿書期會之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

學術皆叅雜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緣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榮途捷經旁午雜出蓋未嘗繇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貴與又云子產不以鄉人議執政之然否而毀學校蓋以學校所以來公論也熙寧時大學生蘇頌子蘇嘉言變法事忤王安石學官并坐罪斥逐改用李定常秩之徒試文則宗新經策時務則誇新法今又立飛語謗朝政者以學規嚴罰之則太學之設乃鉗制羅織之具耳以是為興德藝可乎又蔡京當政時馮澥上言曰士無異論此太學之盛也正言崔鶠極力詆之曰昔王安石斥除異己名臣如韓琦司馬光輩盡以異論驅逐士子宗其新經者得官不用者黜落此非徒劫持學校也纔有異論則已過且暴聞焉爾自是凌夷至於大亂則無異論之禍也

太學　董仲舒

漢興高帝尚以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時仲舒對策曰養士莫重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源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亡應詔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謂舉賢良文學之士）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賢俊宜可得矣

按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議建學校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授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擇通經術者居之治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水利邊防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繇講習之有素也於是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為太學法著為令愚竊以此法可為千古學官定準所謂聖學規為進士者此也

鴻都門學　　蔡邕

漢靈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及凡能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待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閭里方俗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時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詞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用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按鴻都漢宮門也學校爲天下公天子私之可乎彼中人士專以爭第更相告訐無復廉恥則鶩華關捷之習壞之也今日以帖括裁取士士剽一二浮華毋論不知時務即經術亦不解爲何物乃儼然以文人名士自居膊錦爲軸磨石作碑斯固襄績之先群也幽谷之中豈無遯臺是在風厲學官者矣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黃幼玄先生曰東漢之禍實發于閹竪而談者移咎于氣節西晉之敗實蘊于戎狄而議者歸責于玄談氣節非鼓輕之桴玄談非勸惰之餌而雌黃一倡則趨招爭歸麈尾相揮而委靡共落遂使李杜與師甫同悲王何與劉石北轍將毋淺中迅發者亦懷荒陸之險蕩軼蕭條者亦被戎狄之服乎不然何召之速也此兩端最是學宮積習吏治病原故附錄於玆

國學鄉學議

林文楷

古天子建辟雍於畿內養老尚賢首善之地也虞夏殷周禮殊而義一周遷秦併教化蔑然漢制非古然而天祿石渠煥然西漢白虎觀着於東京噓瑰燼之餘扮興訽之見經學大明鴻儒蔚起逮及唐宋累朝幸學崇文繩後觀昔爲盛迄今遡流尋源集成歸言芸菰霞舉鼓吹休明皆廣厲學官臨雍視學之明效也昔漢武帝當爵開邊至有入粟授郎爲世所短初未嘗於太學而講便宜也正董子所謂太學賢士所關之說耳唐宋以還皆鄭重焉我 明駕唐軼宋超乘兩京星布類闢於天下序國子辟官於 皇都詩書絃誦遠邇華夏王侯士庶今出陶鈞師儒莅進德業交修蓋斟酌四代躋隆百世無以復加邇者官府城壕之替絲毫爽胡越之拜鄉塵費不貲經權迭奏佐大農於法外餎仰屋於一時乃使成均大肴之區以當鑄山煑海之利始稱達變卒歸因沿將王國之典刑失尊興朝之楨幹不肯尋常自甘於銅臭特達恥列於猴冠殆非 熙朝之制作鼓舞乎英

豪以鳴盛於 國家者也即今日有不得已之役終
不可罷之費山海虞衡儲足以供需五材六府皆得
以通變即寂丁見出於漢或棠邊粟以紀功增金繒
以遷級惟收之貳弁散之郎署猶且精覈能否而進
退之大約以空廩之餉佐軍實之儲耳安可假養才
致賢之樞紐舉轉徙苟且之權宜乎先民有言樹德
莫若滋去病莫若盡此之疾疾非悠悠耳謂當清旣
往之途漸將來之美拔郡縣鄉學之異等歲隷於六
館者成於司成食餼於大官即古之論士於鄉升之

樂正者非耶於是視業而差等覈行而品題殊常則
有鄉會之賢科循習猶先鄉而序貢且 聖駕時幸
臨雍拜老集師儒而辨質之國子就學而無比而進
講 御筵而不側立是以師嚴而道尊學修而士貴
天衢亨大 帝德懋滋萬世無病之洪造也若郡縣
鄉學每歲論秀隷之學官高下差等而廩餼之提督
則臬司分署也夫分署有總憲之統尊臬藩之同寅
撫按之掣肘提調則府一轉即爲同堂節推縣令科
道所選臥碑援故一投頁受鄉國要津年記座主房

豪劇役交攻雜進抗法不回者有幾人斯金玉喑啞
厖雜爲始進不端登途皆頗矣故司學政當如京
畿特勑御史職尚糾劾當路之所畏憚請之不敢
出者也若學校司教當推制科貢途分業如國學之
司成六館馬則師隆士慎風氣文運當必彬彬然者
總以京師首善國學正鄉學因之育才之地清登庸
之儀選旅 國家得人之盛足稱慶哉一得涓效惟
天高而下聆焉

公篇中又請天廣衍聖並許入仕所稱引漢劉竟

劉向孔安國孔融唐李道宗廣平王俶孔穎達宋
趙汝愚禹扑孔道輔傚甚悉今已久通朝籍不獲
載云。

五經博士議

丘濬

漢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臣按此五經博士之始夫五經之在漢有專門之學故當時各設博士以專之然不徒用以訓詁名義而已于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張事體之有疑義議論之際博士皆得與焉輙問以經義何嘗漢之政尚經術猶爲近古如此後世雖設此官始備其名爲爾誠能復漢之故事遇國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學經術之士皆得以議論其間考古引經以爲可否之決其于明廷議政未必無所補

爲雍與吏部議禮

黃應舉

職等承乏成均敢不竭其而謬仰干下執事頃有事闕宮端禮當復舊度執事必可以聽者謹布而請裁歲首二丁拜聖遂寵道焉亦執事之所自致其敬于聖人非本監之所宜私德者拜而不送所以專執事之敬于聖人不爲私也自嘉靖以前送上二門階坡所以申職等之敬于執事不爲諂也隆慶年間乃有送至東角門者已非舊規猶曰此黌門耳年來以執事就輿之便送出櫺星門及集賢門外遂沿爲例然揆之于理終覺未安何也執事拜聖非拜本監也職等代聖人送乎非執事之所安也若自爲送乎則櫺星門何門而乃以送迎疑非職等之所敢而亦非所以尊執事何也執事爲拜聖而來固不欲人以非禮之恭私效於聖人之宮牆以自爲尊也且大老拜畢職等止則班階左未有送上轎者院道拜畢職等送至階坡未有送上轎者而獨以此禮奉執事疑執事且必曰是名爲儒師者而諂曲若是沿而不改豈爲監有人乎此職等所以濯身洗心以求改也若曰

近例已然汝何敢易則廠末品也豈敢憚一迎送之勞然不敢違禮以取罪惟執事實義圖之夫沿近例而可以明執事之尊沿焉可也沿近例而執事不益尊瞻倾宮牆或以動執事不安之心意亦執事之所欲改而有待者故敢以意請唯執事義圖之萬一降心相從未必不爲盛德之光

可與顏魯公爭坐位書並傳

士習文體

姜逢元

王者欲强其國必以詩書禮樂欲威天下必先造士士氣不足則退而修其雍容之教古者辟雍之設大子之所自學以著教也於是揚其翠華則舍菜而祭替宗祖割而養老饋稱而乞言旁皇于一日之事詳盡如此者使人耳目關而精神動所以致其强也故饗奠之恭講論之美其柔可擬而繇其道則可以厲威而訓武古者出師受成於學返獻馘焉以爲攻戰之道聖人知之故出則稍其意返而歸其功也魯人之歌蓋泮者其士則虎臣其獲則琛賂其器則弓矢戎車而已先王未嘗入學而教兵士未嘗加矛于俎而致用如此歐子曰武者救世砭劑而文其膏粱夫歐子則不知布和于膚遂其蘇蠱也然昔者先王之於學也仲春仲秋有祀季春有覲有旦入有晝入有暮入其於事爲習於士爲涵泳爲嚌嚅教成而材備故口卒然起一方舉執而塵之無所擬悠此儒者之成也其後世父子相繼則一舉之固已疎矣然聞起之觀則亦可以使天下靡然而有待詩曰鳶飛戾

天焦躍于淵登第君子遐不作人此言士不飛雖其
意則不作也士者沈蟄之器而飛其聲氣雖於文章
察此二者則士之情盡見而可得矣然此二者士有
二隨焉運隨天化隨國故以士之為此二者而天子
之情亦盡見而可得矣三代以還惟漢最重儒學永
平建初之間天子行辟雍之禮上者秉鐸下者圜橋
至化今甫為絃誦披左帶以方領當此之時士則矜
奮而興氣節砥植名行雖至封肯不可得絀其覃精
壓思而為文章前則天人之正後則典引規奇及於

諸子莫不根極理道歸於典則矣然而其國運所蓋
則大宛之際鄰於六朝渾邪之族隸於五屬日逐之
庭列於北圉哀牢之部綴於永昌終漢之世首功且
上也故曰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教之所
施者博而威之所施者廣故曰禮者威行之道功名
之總也若夫唐宋之季舉其具文辟鑽僵槐豈可望
其出火乎我國家二雍故一天下士喁喁然不啻游
于帝庭響其鈞樂也今天下肅慎不庭鬼方未克所
不足非文事也然向者司馬陳其六師天子郎不赫

給以蒞茲六飛之靈雖暫止而即刻期來歲非天子
之脩不急也天子則固將問鴟首于泮水矣翠華蒞
止宵旰嘉色慮亡不小大竝奮執事謂其象為鼓為
文則而積弱之勢將有見端於士習文體之爲者斯
不誣也夫士之相觀感習而相播為文莫弊今日矣
然皆楷檐湯不相于疆也為士習之弊者五含龜觀
順一也蚤虱之弊二也挑達陜輸三也不刺綉紋倚
市門四也朋蛙聚鴟五也今龜觀順者肭歡甘於齊
鄉發錢刊於宋相蚤虱之弊者參盤陳而乞化柳車

結以送窮挑達陜輸者傲態極於欽則琴心艷於司
馬不刺綉紋倚市門者王門挑其竿瑟主第奏其謦
輪朋蛙聚鴟者豪心作而捲堂怒目逢而投甕凡若
此者皆餘其宵竊華竇神不足以定其體而為之也
為文體之弊者五噴噴為悅一也離部野掠二也以
移面為奪胎三也襪其鳳羽截其頸皮四也逐於狐
鬼五也噴噴為悅者子雲嘆靡于綉鞶士衡誚淫乎
防露離部野掠者伯起逐草于藏錦平子遊奕于烏
占以移面為奪胎者絲述聲榮於絳圍彥伯變文于

鵾鷄欃其鳳羽戴其蠋皮若剝𦃈攝鸞隼之觀郝隆
寃厫隅之謂逐于狐鬼者麟篡詭少陵之秘蛇神乞
長吉之靈凡若此者皆係其柔弓緩繳機不足以要
其約而爲之也故是二者之所爲其兆則皆足以致
夷狄之禍而使之驚則必慎糭使之行師必棄戈而
走何者其神索也李陵曰軍中有女子乎今女子之
陰結于上志豈得揚哉有數十年間官師之條日上
詔令之戒日下而不能革也則庶幾於橋門擬聽之
會鐵羽相屬翩然及之然愚猶慮其不足以起者何

也古者成均所萃則秀士選士之所升也
高皇帝羅郡國之儁使學於天子日辨歲課學成者
升之顯藏如此其貴也而今六館之英牛鴻都之鬻
則是天子使士式之執經其前而責崇烈之致身其
後猶懸牛首望其馬肉此不足以起也漢之視學其
天子自爲丁說鳴叩互發於是乎開石渠虎觀進諸
儒之言稱制決之而
高皇帝於禹謨洪範諸篇稍振聲玉也一日問諸生
以習騎射望其出將入相而今天語秘於堅黃廢思

襲於重幕則是使天地閉塞而啓萬竅之墳仲尼棄
鐸而醉七十子之心猶飲溫泉有溺無擊此不足以
起也古者取士熟其人而用之今則擲名而求其文
字古之爲文者取格于古今之爲文者取格于一代
之制凡士之釋于聖經者皆不可以誤于王鈇則是
觀斐相之闈不可以得辯升桓榮之席不可以得車
馬猶懷三山欵其遺骨此不足以起也挾此三不起
者雖天子月一臨雝六日聚徒而鼓之無益夫一日
之感莩於人心者如鬼起鶻落不急逐則遂逝者也

如愚之議請必舉而更張之天子從明典學嚴師重
傳明教化之本以周禮三物辟召天下使士無褻志
無所貰倖而爲文辭其次則使士崇實學以六經爲
師諸史爲兵衛士適此二者則志趣端而不詭其識
天子則以聽政之暇延見諸儒考其得失以驗其材
其次則追原祖制青青之衿不得以易止農之衆多
金之寶不得以好尚子之論以時起居去其敗羣以
興其行試士之文崇尚議論或發策詢時無使支離
斷括如決傳鬼數然者如此則士居身之地尊致學

之功一。故曰弃一而不二則近于神明參于天地。如此則懲創之意深而忠義之心發矣忠義之心發則氣專決而神明奮故曰左執太行之縣而右擀彭蠡。如此則儒者之用見於天下而將相之材出矣晉謀置帥樵衰曰郤縠可崇禮樂而說詩書故以天子之脩明學教興賢考藝而極其致則足以俘夷馘酋者皆婞婞于掌火降于日也而發則脩髮如蟾蜍之毀中于蹀蹴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夫豹炳文而負武此言士之能也此言

進士者變其故常以新其文飾其固陋以雄其武也今海內之情沸然日渡而不知求之天子之教當官日敗而不知端本於士之習與文欲奮威於東西而不知中處而急詩書禮樂之務則亦何異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定其末哉。

此文初未經眼因讀倪太史請覈三朝要典疏中有先生闇筆一歎之語趣求而得之嗚呼此歎此文皆千古奥巖穴之士不能多見如此人多收如此文此千古一大憾事也爲將奈何爲將奈何 終

林德謀禾公纂輯
閩中　施有德制甫訂閱

雙忠祠碑

李夢陽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干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儔也雙之誰知縣杜子開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請祠謁覽焉而歎曰是尚不足以恢慨懽乎乃蒞猥焉畢也于是鳩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

浚池蒔木旁屋具如財庤弗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祠成址聰壯睹望之歸如枚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歎以悲嘗者問之知顯焉肉摧逐臣放子過之涕淫淫畜亦有顙泚而赤者車將過而椓焉之固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之事于李子曰余嘗道歎之墟蓋數謁干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于心實摧而不自知涕淫淫下也曰干於紂無樂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股肱疏計哉曰三代興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猶首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鷃雀與孔鸞長短邪故稱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捭闔以誘之邪誠使揣摩捭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爲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斯文也

蓋鼐猶孫之績云伍名餘福始蘇人

義勇武安王廟碑

錢福

武安王雲長關公羽當漢之季四海潰散有力者競起以王之力提一旅之衆可以為呂布之所為不爾則逍遊袁曹間亦焉往而不得其志而乃選擇昭烈以從事於涿夫昭烈雖帝室之胄當其微時君臣之分未定也而王周旋艱險侍立終日及敗于操非降則死而王宛轉與從斬將搴望而全其身以歸故主操不得而留焉是豈強悍直遂者之所能辨哉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于學亦自有不可誣者且

方荊益未定隆中未起昭烈間關覊旅中人莫敢侮而獲信大義于天下者徒以王之為虎臣耳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定入關之功其在蕭曹下哉及王既死而荊州搆釁漢竟以亡嗚呼王之繫于漢非小小也是時操之賊有自之者而權之為賊未自也自王首辱焉其使不與為婚使人知權之當擯及權賊王附操而后其為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然操尚知留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不唯智不操若而得罪于漢室亦大矣故權之

為賊自王自之也操能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遼說王乃以情告及去且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明非其所能撼也其去荀文若輩遠甚矣後世乃以聖人之徒目文若而不滿于王豈理也哉

諸葛武侯祠堂碑銘　裴度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優擾匪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之不怨用之有倫柔服紛落鋪敷渭濱攝跡畏威維居懷仁中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墜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道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違吁嗟嚴立威受

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其衆勿剪斯邑斯存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于忠恕無不感悅苟非誠愨徒云同結古柏森森遺廟之見不殄禋祀以迄於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德音

晉公碑中有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伏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歎曰天下奇才最是警句

祭張睢陽文　倪元璐

維神雄挺鶚搴飆奇發起南陽降嵩睢陽止水其氣有骸其義在齒婦人雀鼠畫爲國死祖父官乎男兒死爾提許披南塞安監史有唐上忠延今永祀曩讀其書有泣有舞昨經其祠有顏有許長春寓官吳昌別組範其雄儀式于下土持酒酹神長言細語此達叛人怒髮勿沮有臣奸君有將逃國世施神難以褒闕斧廟貌祠孩蒸嘗惟祖始于吟蚊卒於雷鼓

按韓昌黎許遠論云李翰所爲張巡傳頗詳密然

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延巡位本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相食

且盡雖愚人亦雖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而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它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它處何益及其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

此文非怪世人怪李翰也特采之以代旌郵

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之力實倡之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事至

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等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
也歟惟歷仵大姦顛跌摧頓至于七八而始終不以
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
以觀公之大也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
以成仁者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

按祿山兵至常山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及為
祿山縛于橋柱常山罵不絕口為祿山斷其舌云
噫常山平原何減首陽兄弟也

岳王祠志序

湯顯祖

越有忠佑祠者在臬司焉祀宋武穆王岳飛也司故
王宅王亡以為太學元以為司而祠王其東祠宋孝
宗之為也祠志為冊六凡王所自為文與其時至于
今所以榮哀王者盡是梓而存之司廉拜王祠下者
觀而慨其實云王之勇于忠孝其天性然斯志也其
以負世之感憤流涕指髮豈有間然者哉予獨怪王
以大將之才為戰將之用而用益以不終嘗時無將
將者然則若肅代之將李郭可與曰韓蘄王可以並
郭而王賢于李高宗之資不能為肅若代亦其勢然
蘄王逸而鄂王拘非鄂王勇而蘄王智也鄂拘蘄乃
逸蘄王逸而鄂之拘不免矣肅代雖疑其臣不得而
誅之外多大藩帥或以為名如李司徒召之不來矣
終不能有加焉王之不肯為李亦勢然也或曰王何
不竟殲虜而朝附于人臣出境遂事之義此不然也
觀金起將其君臣父子叔侄將相之間皆意念深毅
經畧雄遠非可狎狎乘弊而竟者且其時諸將並以
詔還王以偏師濟乎夫王以歸而死得為世所哀憐

俳而蹚王之為王未可知也王所謂進退惟谷者與嗟夫有高宗以其宅為宮故有孝宗附其宮為廟王為人不可知神而後知之也雖然孝宗與王在猶之不能用王蓋孝之不能為代亦猶高之不能為萬何也微高在高與孝雖有有志勢皆有所不得行若使微得幸蜀高孝為親父子高擁國而孝撫滔然無疑畫河南北之地以與諸將所克王收其全以俟此亦高孝之所欲為也勢不能也嗟乎古今相弔豈惟高之于王而已哉予志而悲之聊以告後之將將者

此文初讀之幾不能句既而知一字一議且勿論岳王祠即牡丹亭亦類此嗚呼世間無情漢豈能做出忠孝大事哉此李卓老所謂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者

岳王祠施全議　　李贄

楊升菴曰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當稱忠武為宜又曰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故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文公遺意也近有云今之岳祠多鑄賊檜象跪縛門外當更鑄施全像立在左持刀破檜乃得

李卓吾曰此論甚當甚有益風教倘禮官言官肯上一疏則忠武之謚號然于百世施全之忠暴白于聖朝矣不然人人未得知也

大忠祠記　　羅倫

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秉彝也不可解于心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死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不可解于心也若宋丞相文公天祥陸公秀夫樞密使張公世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參天地而獨立貫萬古而不往夫豈有爲而然哉不可解于心也夷狄禍宋盛矣遼橫于劉富寇諸公折之金侵于中張鄭諸公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滅于宋忠臣義士紛起而以死持之三公者其大也元帥

渡江自鄂入衛上下驚噗下處設降斷舌磔之以死自誓繼立二王力竭勢盡辦香祝天颶風覆舟者樞密使世傑也外籌軍旅內調工役正色侍朝勸講大學抱帝赴海從死十萬者丞相秀夫也起義贛州烏合爲餘鼓行赴難出使皐亭奮罵不屈被留虜營鎮江亡歸開督南劍襲執五坡日擊崖山悲歌慷慨正氣塞天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從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也義之盡仁之至也於戲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此公之所以爲心也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盛於元矣宋亡則中國夷狄矣春秋之大義萬世之大防在此也奚啻兩國興亡而已乎此公之所以爲心也宋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卒食其報自時厥后合尊之子卒歸大統除易元祚已帝中華世主沙漠天之助宋蹟而復起仁義何負于國哉嗚呼此祠成而忠義勸人極立此道明而中國立夷狄懼

請謚文天祥謝枋得疏　　韓雍

切見宋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弱冠狀元立朝盡節臨危拜相許國不疑志專恢復屢挫而不移心切臣節蹈艱危而不變旣而國亡被執繫獄累年誘之以大用而不從脅之以刃鋸而不屈卒之南向再拜殺身成仁收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有指南錄以若其忠愛有集杜詩以寄其憂傷其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與天地悠久誠足以正人心而扶世道也及宋禮部侍郎謝枋得登科對策力詆權姦登策濟司極攻時政受任于運去祚移之後抗敵于兵罷民散之餘力已盡而不支志有爲而不果後元臣程文海等交章累薦屢仕二姓懇辭不留參政魏天祐強逼北行誓死不食終于燕京著爲文章高邁奇絶發明道學羽翼聖經其清論無愧于先賢有功于後學者也二賢歿後贈謚未加子孫有在錄用未及及順天府府學之西舊有文天祥祠堂塑像尚具儒者衣冠後丞相冠服皆爲缺典臣切惟伯夷叔齊死于殷周之際至宋而追封之諸葛亮顏真卿忠于漢唐之時至元而加封之古之君天下者若茲所行蓋有所見而非苟焉無益之舉也伏乞　勑加贈謚錄用子孫改塑丞相冠服仍各春秋祭祀庶使天下之人知爲臣而能死忠死節者雖百世之後亦得暴白顯揚以休後嗣以增志士仁人之氣以沮亂臣賊子之心其於綱常誠非小補

宋文丞相祠堂記

羅倫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贊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于天地之間者能與于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南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議和幸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儷褻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皐亭三宮震動宰相遁逃公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于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屢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太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内煎於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道海道涉鯨波歸立二主開督南劍敗績于空坑仰藥于潮陽絕粒于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使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嗟夫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于海李芾死于潭趙卯發死于池姚訔死于常趙世賞死于洪先君武岡公聞禮死于吉安公制服哭祭之出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于公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于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乎

張千載贊　李贄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號一鶚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自廣敗運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造一櫝文山受命日即藏其首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使火其屍然後拾骨寘囊幷櫝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其父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遽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李卓吾既書其事遂爲之贊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鍼刺腹生當指冠死當怒目張氏何人寘囊幷櫝生死交情千載一鶚

大義祠記　舒芬

啓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于天命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彼非不知啓之敬承爲天與也懼後世匪其人或得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其誓不以家天下爲兵禍之始邪君臣不易之義也武王北面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然叩馬之諫懼後世臣子一動于利將藉此以行弑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軀殺身以爲名教之計烏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于是哉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爲恥奉君后以臣妾于禽獸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不有徐公舉家不污之義則宇宙不幾於覆邪方伯顏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北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奠于岳武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擇死所以火不克死後以水乃死嗚呼擬公之忠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伍擬公之節則李

而趙洪諸公雖與而公不在其職亦擬公以魯
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于魯連也
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乎以回日月之光邪稗絡古
知華夷之防而人不肯役于會獻者公之風甚不在
于伯夷下矣公名應熊字臣翁諡正節

議表忠義疏　上孝宗　吳世忠

昔太宗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
子寧鄒瑾魏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
之伏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
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
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
豈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嘗謂群臣
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仁宗
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
識抄沒充軍者悉皆放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也且
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文之諡英宗既
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榮祖宗雄畧率多類
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表忠臣九廟聞
之豈獨生色而已
忠義所加故蘇子敢爲武王非聖人之說武王亦
豈敢辭哉三仁夷齊而下忠義代有凡在人口在
人心一刻不容泯也前代弗論本朝靖難之

方鐵寂濂之孫許以反于揚二忠懸址近日揚左諸賢尤烈烈者乃有晦者錄而顯者反弗錄小者錄而大者反弗錄何哉蓋大者顯者人人能言之晦者小者弗舉則遂泯沒也且致書無力姑就所及者表之豈能盡古今忠孝義烈哉嗚呼此生平憾事也當更入諸

閩三忠祠記　祠在金陵淸涼山　黃克纘

閩有三忠皆靖難時爲建文君死者也死三百十餘年矣今乃爲之祠以其得罪　文皇未敢訟言其忠故有待于今日也夫建文君當　高皇壽考作人之後後忠義之報最多史冊所載如齊黃方練輩不可勝書也獨記三忠者三公皆閩人閩之後遂自祀其先哲也三忠者其一爲閩縣葉公福官刑科給事中北平師起自誓必死遣僕報其母曰福爲王臣義不得爲孝子矣及師至福守金川門會有內叛納燕師者公遂死之其一爲莆田陳公繼之官戶科給事中疏陳備禦之策　文皇嗤之既渡江榜示奸臣二十九人繼之與焉與黃子澄齊泰等同誅死妻子沒入官家屬戍邊其一爲莆田陳公彥回守徽州募兵赴援遣其弟彥囦歸治家事誓以身殉國及內難已靖被械至京不屈棄市籍其家是三公者死有先後而忠于所事之死靡他均可以愧天下後世之懷二心者也或請建文君不能庇其本根猜忌諸父使人人自危反大內火起天命有歸孰非吾君之子不見蹇

旻三楊存有顯號殁有榮名乎曰乾坤之所以不毀日月之所以常明者以有此忠義也武王伐暴救民而夷齊以餓死全節太宗友于蹀血而王魏以事讐賊名食人之祿而不死人之難將安用之若蹇夏諸公未可與三君子同日而語也或曰守死善道冀勝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若三公者志則忠矣其猶在雪菴雲門之後乎曰二子者史猶闕其姓名使當時身不居位則人有君而人事之吾安得死之若在位用事之臣則惟有一死可以明志彼晦跡自免直

賢于顯背舊君者耳固亦三君子之所羞也余讀史公所撰三公傳竊爲之評謂葉公當城破而死是睢陽既陷張巡先死之日也陳公被執不屈而死是杲卿斷舌闔門被害之日也徽守陳公勸王不遂械繫至京而死是文丞相南劍起兵燕市就刑之日也一片忠心均可扶乾坤而顯日月無方練之位任而有其死報無齊黄之絫纍而有其完忠吾閩山川剛勁挺拔之氣數百年鍾于三人金陵乃其灑血之地可無祀哉忠義在人何時殺有惟變故之臨死生利害

有以奪之故平日許國之心往往棄君賣國以求榮而必天植其性者始不變焉此所以死者斷推于前而來者玉碎于後也惟世間有真忠義而後奸雄之徒窺人神器者知吾之威力能奪人之天下而不能奪匪石難轉之心能滅人之身家而不能滅血可化碧之寃遂巡觀望猶有所憚而不敢發其有關于世道豈不大哉立祠之議倡自南吏部侍郎史公繼偕而邑御史陳君玉輝相度形勝于不城北隅宋熙寧間上流民圖福清鄭公祠旁有隙地焉弘敞幽邃可

以此建四公直節忠心千載媲美可謂芳躅矣又考靖難 部下時漳州教授陳思賢率諸生伍性原林珤曾廷瑞陳應宗鄒君默吕賢爲建文君哭臨于學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死之六生咸以身殉史君議祀三忠而欲列六生于左右謂其人諸生而其行則國士也僉以爲宜若建祠之費則太學士葉公向高應天巡撫都御史徐君民式咸有厚助而史君陳君捐貲特多户部郎宋君祖麟則身董其役者也史君既遷北部少宰乃以祠記屬余余何知敢任執筆之

毅然匹夫慕義何處不勉焉乃稍撰次其語而與少宰蔣君孟育御史中丞王君應麟各捐貲買地以供春秋祭祀且刻石于祠以告桑梓之積官于南部者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願與諸君共勗焉

世廟時科臣楊俟言建文諸臣忠義凜然宜加官贈諡錄其子孫執政以為不識諱忌　上切責之嗚呼孰知皆　高皇壽考作人之報乎迨福唐葉公文忠當國無已與閣諸公立祠自祀其先哲猶私之云爾而形敢當也然事出宰相九卿可以代

朝廷之旌卹作遠近之倡率正非私之也至今豐碑巋然使天下人知國有三忠臣有六國士今後有諸公相與僇力表義以勉勗後進闡其有厚幸矣此文一讀可以塞奸雄之膽非忠義蘊藉則焉能恩因以知黃公之著危節有餘也　施有翼

世忠祠錄序

陳奎

世忠祠者祀鄉先生林氏大司馬文安公及其嗣大司空康懿公大宗伯肖泉公肖泉之嗣大宗伯對山公也三世四卿濟濟蹌蹌猗歟盛哉夫祀所以崇德報功也祭義曰法施於民則祀之四公之得祀其以是乎予聞文安公當　武廟時逆瑾竊權薦紳士夫阿諂寵媚局促歛蹙下駟唯恐後公為南本兵持正不附且屬疏其奸時有留都四君子之稱公蓋其一也然卒以此去位太史氏列之名臣傳可考焉康懿

公守姑蘇鎮撫保定皆有惠政民迄今思之入為司空值興建　九廟工費鉅繁公為節財省冗濫當上心後墟累疏乞休特賜廩輿驛以歸卒祀鄉賢肖泉公則文安公季子也早入詞苑謙冲靜雅常以古人自期是時分宜柄政士之朝覲者皆先謁政府公以南太常入賀獨不肯行吾豈先相後君哉錄是轉南司空稍遷儀曹仰乞身歸行誼卓犖士論韙之對山公始歷史館分宜擅權繼佐銓衡江陵竊柄公於其時稍濡足焉仰峯轉可以立致顯惟飭躬勵行

以正道自持二相雖孱欺無間可乘然僅僅衍脊晉
秩非要職也既自禮卿奔太夫人喪終制家食臺臣
交章論薦竟爲江陵中阻薦紳士莫不咨嗟慨歎而
公方杜門謝客著書立言雖環堵之室不備勿恤也
居常議論動法古人一切交際於義有違雖一介不
受惜其年未及下壽遽爾徂謝卒之日太陰蝕於東
壁噫亦異矣夫林氏一門三世四登八座名位之顯
衣冠之盛自晉王謝宋范呂外不多見也乃其秉道
疾邪修潔純誠之行先後如出一轍匪惟海內鮮有

傳四賢之前史亦未多覯豈山川正氣特鍾於一門
故其厚德流光灼著於一時若此耶叔孫穆子謂之
不朽祿之大者不與焉四公祿且大矣乃其所樹立
皆穆子所謂不朽者其法不可施於民哉二宗伯殁
尚未請謚三學諸生疏其事上請建祠崇祀如劉諸
賢故事撫巡使者可其請下所司議卜地於秀實里
建祠奉四公主祀焉歲遣有司以時致祭扁其額曰
世忠示勸也昭國典也誠使薦紳士夫覩是祠而景
其行倖進之途塞貪饕之風息則是祠之建匪以私

於林氏其所關於世道人心非淺鮮也

此文三不朽具備

乞爲海忠介公建祠　陳仁錫

海忠介公瑞者抗節忘身辯甚　肅皇之世起家撫憲。在簡　神廟之心頗唯保障東南之功士人可無崇祀之典畚茲重地實係天下安危自公下車鄰里正賦長之橫斂不經無藝之征布人于敵體衙門朝夕登記設或有不公事件巨細必知躬巡草礫之間口勞弗表之衆給工值辨則捽間州庫散背贓以沙籍爲名者萬金川力不勞餘皮祇海神威同風而潮汐不濫者五日適當陰晦巳巳水涸天之後不獲宜德辛亥米錙地之時然終不問催科唯勤撫字衷忠靖之日夜經畫而似況守之簡約易行岡文襄之撫安軍民而兼胡卿之祛除民害日常蔬菜必出俸錢賒衙街門不煩供帳群小側目奸佞其心一葉蓬鄉萬民揮淚且碑去思者或因以千澤立生祠者或藉以納交今則楚相極貧莫弔淒涼之餒鬼羊公無後空招寂寞之忠魂伏望題請　賜額擲構尋祠豈徒一時僉議之公實神爲古風教之大

忠介公被謗時高文襄公拱爲題疏云本官悻悻自好皎皎自明誠傷閩體殊効何詞但其孤忠自許直氣不回衛日名節委有可惜一時憤激乃其氣質學問之疵撥之官常原無損敗伏乞優容候用許令磨鍊正直而濟以中和剛方而文以禮樂將來建豎必有勝于今日圖不止爲一節之士矣先生謂文襄此疏不惟有益於　朝廷亦且效忠於忠介愚謂不惟效忠于忠介亦且有益於後人故紀前疏所以表忠介之正直紀後疏所以表文襄之中和

擊烈重光冊序

葉向高

嘉靖之世有勞臣曰大司馬張公經其文武才有大功于兩粵屬東南亂久不靖司馬以留樞建牙海上盡護諸將念吳兵脆不任戰檄召粵中夷兵夷兵故司馬所恩威馭者也得檄馳至屬有所待未即戰而幸臣趙文華者來視師驕貴甚司馬不爲禮徵斯不應問兵事不告恚而上書言司馬逗留相嵩從中主之逮司馬時司馬已大破倭于王江涇斬首虜至四千級爲二百年來東南戰功第一臺諫交章請留司

馬逡前功讒人沮之竟論死西市吏士聞司馬死皆情鬪洶洶莫肯用命倭復熾又更數年胡少保始大下力僅乃勝之嚮使司馬在事不至此矣世人盡知司馬冤而不敢白司馬之子孫又微無能白其祖父獨國史載司馬戰功與其所以得禍甚詳而核余從史臣後讀而嘆曰天乎有顯勞若是而覆盆至今乎頃司馬孫諸生懋爵乃走　闕下上書自列　詔復司馬故官易名襄愍　予祭予葬錄懋爵爲太學生諸典隆備司寇謝公語余司馬之禍幸臣媒之權臣媢之凶德參會用武不終天方嘉亂宜其及也乃今天疏叩　闕群情舒協銓臣唱之禮臣和之相臣成之法臣誅臣力從史之吉人參會念昔圖功天方悔禍宜其章也司馬困于凶德伸于吉人論久彌定烈久彌光冤久彌深積久彌舒天泰司馬至矣所遺恨者不得起壬人于九原而食其肉耳不佞唯唯昔管閩之壬人在事尸兩正卿一則司馬一則建安皆閩產也其在封疆尸兩大將一則司馬一則黃巖皆才臣也建安無汗馬之功緣貴而蔽黃巖功亦湖方之

議成敗利鈍猶難逆覩也功見言信無如司馬司馬死已四十餘年而議者酸心聽者裂眦稗官有記信史有辭壬人爲杞司馬爲顏壬人爲檜司馬爲岳爲顏得杞故忠愈彰岳得檜故功愈暴司馬得壬人故有今日天泰司馬藉手壬人九原可作猶將拜賜又何恨焉

聞文忠文成日謂襄愍孫云東南戰功乃祖功第一余生平文字此文亦第一云又聞司馬爵復日家廟合桂巾簪火噴擊而上噫此亦伍大夫之濤耶

贈太常寺卿周順昌誥命　倪元璐

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但進生彌永所以屈乎嫉俗轉快志于懷沙葛弘願身遂飛原于化碧資其扶世寵以敎忠爾具官某希聖得清擇節服苦伍羞絳灌哭是賈生之才兒命融修竇亦稱衡之氣當其出爲從事入典銓衡並以晶心章其茂節會當龍亢馴致蟲掹時則指鹿之惡浮于望夷出𣏌之威極于比寺來爵羅吉猶網四張喬固應滂㳙鈇相結焚原盪岳不可避親因有懼禍之夫閉門而拒卒既知幾之士築室以㟭袁閎而爾獨持虎靴復氷湯席蘗班荆悲咽尊酒豪㩀俠抗左儒義依鄧浩恐損愛息以徇梟孥本有荆軻湛族之心不止郈成分宅之德于是飛章告密檻車下徵而衆乃成城巽幾爲沼至乎焚香進食以禮御囚飛甓投竿而殺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波黙訴止廣漢被收吏民守闕号宮下獄生徒聚幡而已哉然而磯激難平虎騎不下卒不得脫以罹于囚而爾對簿不屈絕命彌雄雖復漢尉嘶鬚唐臣嚼齒未有並其慷慨此從容

者矣今操軸既旋家鈇並設碑踣元祐大升公正之群臺顯湯陰恍見孤忠之氣用特晉爾爲某官錫之誥命　爾家護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于二正歲寒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埋一時義激天下朋興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贈忠臣之報爾愧奸回

贈太常寺卿魏大中誥命　倪元璐

制曰夫光岳凝命是生忠義之臣天地晦蒙爾表顯貞之節故劉陶殞身比寺楊震殉烈西亭並以禍極一時聲流千載爾具官某某其生有自視死如歸原其至清絕塵太剛制物可以貪繩蟬蜩肉視虎狼故累百知一鶚之可尊嫉邪如神羊之必觸爰自輶軒之使陟于瑣闥之班済歷清垣旋臻天掖銳心平治極論興衰節足扶宜發雖坐糾時謂司隸陽球之既陟此堂安容假使銅猰伯華而無使天下其定而會以

扣分公爐當蔡京童貫之時士亢君宗開實武陳蕃之禍惟爾壇帷逾峻尤爲縉紳所先貝錦一成雉羅遂及詔求鉤黨獄署同支膺滂碎首於黃門喬固暴尸于城北三光黯沒海水群飛當此之時亦云極矣今者世厥大滌天宇重晶朕是用章闡幽忠崇褒顯秩震雷一夕已踣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特追贈爾爲某官錫之　誥命以爾臣忠章爲子孝伊濂之義生死同揆爾奇十壺竹章飽昰嗚呼位于箕尾識歸天傳說之星炳彼丹青實入地萇弘之血

皇明父子忠孝祠碑　陸樹聲

世廟初吾郡南江馮先生恩在南臺以直諫累上疏譏切時政倣范希文上百官圖題列某某賢某某不肖時宰貴人多嗤之上怒逮詔獄當時有鐵御史之稱子行可甫十四上書請代不報乃刺血上書自稱請郎加斧鑕以贖父死通政使陳經特爲奏引　上覽疏動容曰忠孝乃出一門耶得末減戍雷陽雷人生祠以配李北海寇萊公諸賢後二十餘年吾郡抑齋楊公允繩在諫垣亦好直諫累上疏譏切時政尤

與時宰忤後分宜羅織起大獄坐毀謗玄修下詔獄論死子應祈甫弱冠逢首哭長安中具疏請代不果徒步入山中採靈藥上獻因乞身代父罪又不果後兩月公竟棄西市隆慶改元奉　遺詔召用諸直臣南江先生既老不就徵即家拜大理丞行可先已登鄉書監司舉孝行旌廬仕至南京兆以廉吏稱致政歷被　旨褒嘉抑齋公亦奉　遺詔贈光祿少卿與揚忠愍諸先生並錄廕祭葬應祈死後婦袁以節顯子忠稱疏請得用孝子節婦並旌廬余竊怪　世廟

時　主上聰明神武一日之內倏爲和風倏爲震霆倏爲嚴霜倏爲皎日故其所亭毒播弄反多驚世駭俗不恒有之盛事並風徐永平則漣漪紆縈鷩颷焚輪所激撞始睹洛日之波排天之濤今觀者駭矚固然哉吾邵文學旣請祀兩公學宮賢祠兩孝子表厥宅里乃復與耆老謀曰五綵美紵合則成錦四瑚八璉陳一廟煒然其光益合而祀諸遂上請兩臺其詞曰馮楊四公一則幸而父子俱生一不幸而父子俱死然父則同爲忠臣子則同爲孝子其生者普恩

澤于當年樹儀刑于百世死者抱遺憾于九原痛與情于百贖雖曰皆天要之易地則皆然者也事下郡大夫邑侯議報可余于是樂也廢而不弔輒喜而敘其事如此

是碑全爲忠孝立而京兆之廉袁氏之節具焉此一片石何幸而載陸先生之文耶抑是祠也愚竊以　朝廷當建立京師今日如楊大洪先生父子自當奉之而入者雖　國家不願有此然而不能無則不可無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旣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于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再娶後妻生子孝子繇是失愛父提孝子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譏誚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于是母子得以飽食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于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

也父卒母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旣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係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簡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

他故才給疏食一經官事耗其妝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日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賛曰二孝子出没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迺惟屯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而器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繇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偉歸氏亦傳朱氏也朱氏所為讀詩書者難之

議紀錄却賄三臣疏　高拱

該禮科給事中王璞題稱南城巡視御史周千總有本地方富民賄託投帖欲求免派柴炭當獲監候又山東御史張士佩因陞任例該舉劾有知縣送銀原籍以干保舉即發按察司嚴究又兩淮巡鹽御史李學詩有鹽商具銀送至學詩家當被伊弟拿送卒府解京外為照三臣志尚清高事關名節乞　勅吏部登記俟考績時另行優待以為堅持清節之勸等因臣照黷貨者小人之惡行却賄者君子之美節為治

之道必使小人不得肆其惡而君子得全其美斯為當也乃近年以來是非不明議論顛倒行賄者既不加嚴受賄者亦不加察顧獨于却賄之人深求苛責或曰此必素以賄聞者不然此物奚宜至也或曰此必平日所受者多故假此以掩之也或曰此乃有人知見不得已而為之却也甚至有被指摘形之章奏者遂使受賄者泯于無迹而却賄者反為有痕受賄者恬然以為得計而却賄者皇然無以自容而行賄之人則公然為之以為如其受則得以濟事幸也如

其不受直不受而已而彼固不敢言吾固無恙也而又何畏乎是何使爲惡者幸而爲善者苦也夫君子惟知自信而小人則安能信君子之心古有却賄而名至今存者使非賄至又安得有却賄之名則所謂物奚宜至者非也彼素有貪聲者一旦却之是誠掩也若素非貪而今又却之則誠廉矣奈何不嘉其有操之廉而深探其無形之貪乎則所謂受賄而假此以故掩者非也至于有人知見安知其必受乎乃棄其廉于所可見而逆其貪于所不可却豈人情哉則所謂不得已而却之者亦非也而世俗之論頗如彼則非惟不足以訓廉而常使人畏首畏尾不能自主遂因有本欲爲廉而恐事露人譏其後遂化爲貪者矣所以綱維世道者豈宜如是哉今御史周于德張士佩李學詩乃能于行賄之事明言而不自隱藏行賄之人直指而不少假借可見其守法之正而不可干以私持身之清而不可涴以利見理之明而不可惑以俗識本部即當登記簿籍以俟優處爲廉諱之勸庶乎清濁有端而激揚之理不忒是非有定而趨避之路不乖君子有所恃以爲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亦興治道一大機也

讀文襄公全集凡有疏議其心術光明正大其計畫精詳皴至允是　清鄂名州

與郡守肅齋王公辭建坊書　文徵明

夫聲聞過情君子所耻有損無益君子不爲今大逈郭公欲爲某建立坊表出于常格區區淺薄豈所宜蒙深有不自安者自惟潦倒儒生塵伏里門又以衰病疲劣不能厠迹士大夫之間故摯摯退縮非以是爲高也今以爲賢于他人郡士夫誰爲不肖乃儼然拔出其上曷昧茫之豈非君子所深耻哉嘗閱郡志宋蔣堂希魯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公守郡以其名德因即所居表爲難老坊蔣公愀然不樂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何以至于我也胡公即爲撤去當時以爲美談迄今傳示方冊某自視于蔣公無能爲役而明公則今之胡公也且某素蒙眷愛其忍以俚俗小人待之哉某雖非足于內者然竊欲自附于知分守己之士以求免于務外爲名之愆惟是憲府崇嚴無繇控訴欲望明公轉達此情得賜寢罷寔出至幸也況今歲歉民窮賦無從出一有興作不無動擾此亦明公所宜軫念者且某世居此里自祖父父叔以來世叨薄臣里中父老

每爲贊喜然于其人實未嘗有毫髮蔭庇萬一舉事則匠作夫役勞瑣實多夫不能覆庇而反至勞瑣豈當時贊喜之意哉徒費財力而又使人不安正所謂無益而有損竊爲明公不取也某實非姑爲退托昌邀時譽惟明公察之

先生以盛德顯名大耋居里中宜得坊愚本擬采之旌表間既而得所爲辭坊愈益喜益不獨廉也一篇之中溫恭節愛具存焉數傳間忠孝廉節之舉先後起嗣其天性而風教世澤爲多矣

趙昴發夫婦死節

宋史

元人狥池州權守趙昴發死之都統張林以城降先是池州守臣王起宗聞元人渡江棄官通判趙昴發攝州事昴發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及元人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諷昴發迎降昴發忿氣塡胸膛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欵陽助昴發守城守兵之權皆歸于林昴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昴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吾請先君死昴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弟侄僕婢悉遣之及元師薄城昴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遣子淳翁出避遂與雍氏盛服同縊從容堂死昴發始命此堂客問其故昴發曰古人所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之意也昴發死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安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衾合塟祭其墓而去

亦何必非想亦針失八必能從容就死十

宋亡節義之臣列載宋史者勿論即如昴發夫婦同死者尚有陳寅云然昴發遣其子别兄弟爲宗祀之托而寅賓客子姓同死三十六人豈寅之智筭不與發同耶唐荆川先生曰發也從容定計寅也倉卒被圍是各一道也何必同愚嘗欲廣蒐此類以代旌卹憾未遑耳

卷四十二終

古今議論參卷四十三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諡法論

王世貞

夫諡若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袞一字貶而鈇鉞施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諡有數惡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爲太昊庖犧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爲黃也帝堯之爲堯與帝舜之爲舜也諡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

者也人主之有諡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大禹商質而弗傳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諡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太戊之爲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爲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爲桀也辛之爲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諡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

君子譏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滅夏因自謂人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爲武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爲諡也漢因之身不襲天下而冒君諡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諡士無爵故無諡吳越之不君諡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諡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諡也自鄭止矣大夫而下無諡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猶之諡及大夫矣何居爲其爲周

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諡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共不臣諡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臣之諡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諡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關成之類是也猶生而薄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號自戰國昉也西漢之有諡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慎焉故西漢之關侯無弗諡也東漢即列侯有弗諡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諡無爵而諡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諡者何無爵故無諡也然而春秋傳蔡共

姬其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哀淑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　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敝也處士之有謚自符秦之於張忠公公孫示昉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而仕他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

也崔杼之爲武也欒盈之爲懷也身僇矣而疾又臧何括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左氏撰也它者之有謚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謚自元昉也王世貞曰余奚恐言哉余奚恐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鄉倫洪濛且其人也冠履之不卹而焉用文爲所尊何名跡何行哉明興始稍稍有畫一之制自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而非謙終無弗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郎賢弗謚也

創胙之公侯伯而非謙終無弗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弗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彬稱賢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籍凡若干卷而爲之叙庶後之司國是者有攷焉

按本朝林見素爲彭從吾請改謚曰彭韶文學經緯廉倜貞風其視吳訥謚文恪魏驥謚文靖葉盛謚文莊實足嗣美匹休不知定議何故但取惠安陳清瀾請從吾易名不稱以首相與之不恊又謂

丘瓊山素履謚應得文正文清而僅得文莊者爲翰林新進所憾則　本朝謚議亦多不合公心矣本朝文臣未有謚文正者楊邃菴始以未李西厓林端木言彭部正色立朝完名直節文正之謚宜也乃得惠安東陽得文正予奪胥失之愚因知惠安不及文正而李文正又不及彭惠安公論猶在謚固不得混稱亦無待於請改矣

節愍太子謚議　　帛泰

中宗故太子重俊謚曰節愍帛泰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暴使宿衛不守其爲禍胡可忍言明日中宗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

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與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重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于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惟可乎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圖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況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以爲亂賊鑒戒

此議能令亂臣賊子寒心是亦孔氏之春秋也余故錄其全文其他如秦秀之議賈充于壺之議周札王爾之議許敬宗獨孤及之議呂諲司馬溫公之議夏竦謝維之議陳執中其文不具錄我
朝初制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有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不過乞恩請而已求如前代之爭執者未之聞焉

君臣同諡議　　杜祐

東晉孝武太元四年光祿勳王欣之表伏尋太康中郭奕諡曰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父子齊稱諸侯與周同諡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詔稱來謝徐邈議按郭奕諡景詔實不以犯帝諡而改又武帝永平元年詔書貴賤不嫌同號周公諡文君父同稱名行不殊諡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如禮尚書奏文武舉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子不恥下問所以爲文也遠稽周典嘉

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諡匪嫌同稱自頃議者或乖禮尚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永代垂式欣之表粗實舊典宜如所陳

此法堪疑

施爾脅曰經天緯地謂之文勤學亦問謂之文則不妨君臣同諡此公法也不然君諡專屬而臣子無諡矣何妖

皇后及夫人無諡議　　杜祐

白虎通云后夫人諡臣子共于廟定之或曰出之于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繫君而已婦人本無外事是故不于郊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于朝婦貴于室故得蒙夫之諡或曰文王之姬曰文母宋恭人妻恭姬是也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諡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化之故設諡彰其善惡公羊曰葬宋恭稱其諡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諡者以賤也妾無諡亦以卑賤無所預

猶士卑小不得諡也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言爲太妃李求諡太常王彪之以爲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爲稱也以從爲稱則無諡可知春秋婦人有諡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諡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

按范曄論曰漢世皇后無諡皆因帝諡以爲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中興明帝始有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爲配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惟帝之庶母及藩王承

統以追尊特爲號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
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諡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
加焉宋葉石林曰母后加諡自東漢始本朝后諡
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
元豐中慶壽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爲諡議請于
朝詔以太皇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猶懼未盡姑仍
故事諡慈聖光獻自是宣仁聖烈欽聖憲肅皆
四字云愚以爲此皆後代臣子進身之具畢竟無
諡爲正縱有大功德應特加諡恐此例一開凡母
后皆功德如鄒國之所謂鄉賢者矣

太子無諡議　杜祐

周制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諡是知太子
無諡以未得有所施行故不得設諡東晉瑯琊世子
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瑯琊世子降君一等宜諡哀愍
太常賀循云諡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
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諡也是以周靈王
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諡春秋諸侯即位
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諡名未成也未
成爲君既無君諡爲既稱子復無子諡明俱未得也

惟晉之申生以仁孝遺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
爲諡諸國無例也至漢代雖遵之義過于古禮然亦
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諡也殤冲二帝皆已踰年方
立諡按哀冲太孫各以幼齡立諡不必依古然皆已
即位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
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
定制有立諡之事也瑯琊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
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爲諡之証也

諸侯卿大夫諡議　　杜佑

尚書衛覬奏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諡古之有諡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爲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可隨行跡賜諡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諡至於襲封者則不賜諡尚書趙咨又奏云諸侯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勲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諡黃門侍郎列侯議以爲古之諡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諡今侯始封其以功烈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諡以記其

功且爲奉法能全爵祿者也其斬將搴旗以功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自關內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諡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滋官理事或當宿衛忠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諡其襲餘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錄

本朝諡議　　李若愚

諡法春秋義也大夫沒則請所以易其名者其制昉于周公而定於沈約諸名臣或以全德名或以一事名貞禍惠繆不妨褒刺並見夫亦猶行古之道也後世不核行誼祗論官品是非淆亂如賈充京鏜者流悉充陽秋灰玷大典我　祖宗朝諡法倣成周五年一舉行嚴矣然識者多拘學守文不從名教起念高賢往往湮沒不傳識者痛之往建議者云宜止戮人品高下不拘官品其議定出會其一救云官品未高

勳事死義例得特諡臣考本朝以祭酒諡者侯文恪是也以知縣諡者鄒文簡是也鍾同以御史贈大理丞諡矣楊繼盛以員外郎贈太常卿諡矣何遵以主事贈尚寶卿諡矣陳選以布政使贈光祿卿諡矣沈鍊以錦衣經歷贈光祿少卿諡矣　神廟朝鄒智又以州吏目補諡矣歷案鑿鑿俱存　皇上中興特鄭重其事頃下所部發單會議如楊璉諸君子已蒙
皇上登錄矣先是嘉隆間名賢如唐順之殷邁數輩爵德相符偶漏諡典禮臣次且列其事以聞矣然史

秉所載官品不高行誼特著若代不乏也而猶云僭不及格歟哉　祖宗三百年於茲其在華除以前不具論洪宣而後以迄嘉隆蓋殺洙泗之蘊而接濂洛之統者以余所聞若而人藉第令潛勿用何妨乎龍之飛也豈折朱雲之檻而懷劉蕡之草者以余所聞若而人借第令啞而肉何悔乎血之碧也蓋感中年之維而塵萊蕪之甑者以余所聞若而人借第令包無魚何病乎泥之需也蓋勵睢陽之節而炮平原之義者以余所聞若而人借第令尸而輿何吝乎鼎之

劉也蓋敦管寧之風而篤郭泰之誼者以余所聞若而人借第令渫不食何妨乎藜藿困也蓋陸孫復之操而抗石介之守者以余所聞若而人借第令朋無孚何捉乎叢棘寘也嗟嗟吳與弼崛起崇仁不本朝理學鼻祖歟陸見後力請還山出處皎然陳獻章胡居仁皆出其門稱今之周元公矣而從祀太典竟不能分廡下半席也不更有廣寧賀欽其人歟南昌張元禎其人歟吉州羅洪先其人歟則今之程伯子也不更有安豐王艮其人歟建昌羅汝芳其人歟亳州

薛蕙其人歟則今之邵堯夫也不更有太州林春其人歟進賢舒芬其人歟廬陵孫爲其人歟則今之胡安定也不寧惟是有華亭夏寅其人也者有吉州羅倫其人也者有丹徒丁璣其人也者則今之楊中立也不寧惟是有仁和王琦其人也者有江寧鄒濟其人也者有莆田陳茂烈其人也者則今之范淳夫也且也而獨不聞之豐城之楊琉其人歟莆田之黃鞏其人歟則今之劉元成也而獨不聞之吳興之陸震其人歟富平之楊爵其人歟則今之唐子方也且也

而獨不聞之江浦之莊昶其人歟河東之劉槩其人歟則今之朱光庭也若乃張英以武臣諫南巡處磔遂祭以　臣諫南內處更奇矣則今之陳瑩中也若乃楊璽起家五官監著冤鏈起家支無官者更奇矣則今之馬秉平也而不見夫以瑀瑀人如蔡京者乎安得有抗嚴光之操不操宰相門濮用張嶠芬人哉事具在吏臣熊茲傳中迄今讀穆陽之碑愈以此陸九淵而不見夫以齒禁身如森榜者乎安得有禡胡成之操不折使臣履黃岡饗平衡其人哉事具在銓

臣王士騏傳中迄今論崑山之歐愈以比薛仁輔而不見夫堂犬豕而拜如張昌宗劉徽者乎安得有噴侍中之血不受將軍頭如黃梅石有恒其人豈非具在璽臣丁元薦傳中迄今悼長興之難愈以比顏常山諸君子其官爵不都未及格數然其不朽者傳矣倘令此諸賢姓字不一攊於春秋筆乃使大其不光而未稱 皇上曠世磨鈍意與今日爲世教人心慮斯當首識者莫重於此矣至若華陰關事建文年號神廟時已久俞補正矣迄今未一頒告中外殆非所

以令衆庶見也宜速下所司舉行使千秋後知大聖人作用相傳以爲美談獨方鐵諸忠臣塗膏壁莽臏身爲鏤一段義烈猶令與草木同朽腐不亦熙朝缺典歟且如 高皇造士意何後世稱是識也其謂之何是有大秩宗可問者

鄭峚陽太史嘗述先生之言曰自來言才人無行然未有大才人無行者自來言文人無品然未有真文人無品者予嘆以爲名論讀先生之文以考其行事則其言驗矣 周介生先生識

卷四十三 終

林德謀采公恭輯
閩中　施有翼爾沓訂閱

張載

論宗法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

古今議論參　卷四十四　禮曾

論復小宗　　蘇軾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下畜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兄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

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爲宗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

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繇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人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

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宗法　陳全之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蓋古者公卿大夫世祿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職猶有世祿世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餘武職若承襲一事支庶不敢奪嫡頼有法令維持之耳至于祠堂祭禮便已窒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廪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貧之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廨及神廟

旁屋使爲支子者知禮畏義歲時欲祭于其家則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富能行時祭者宗子宗婦不過就其家饗餕而已此勢不行于武職者如此文職之家宗子有祿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繇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贈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贈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贈其曾祖父母夫 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而逆及其先世則祖宗之氣脉自與支子相爲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禮雖不

欲奪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勢不行于文職者如此
故曰井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有知禮者
家必爲立宗宗必爲立諱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
子不得以富強凌之則仁讓以興爭爭以息亦庶乎
不失先王之意矣
不令支子以富強淩陵宗子斯維持風俗第一層
事

為人後議　羅虞臣

或問謂之不子人之爲後者何也曰今之爲人後者
以利而已抑本而誣禮者之爲也吾何予焉曰然則
如何而後可以爲人後曰卜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
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晉張湛
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昔所稱非正統之重無相
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宗小宗五世之嫡而輒
爲之置後毋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
然後得爲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與禰也非所後
而後爲是曰誣禮捨父子之愛而父他人是曰抑本
苟有田產財利則爭爲之後無則雖猶子于世父棄
也是曰嗜利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爲殤乎曰殤
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斬祭也曰人有抱其同宗之
子而育者亦可爲後乎曰可螟蛉之禮化爲蜾蠃班
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稱爲父母豈若今之立
繼者比歟曰然則于木生也名之如何曰父母之名
何可廢也昔宋崔凱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亦
足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可以紀其

親而謂可以絕其名歟夫曰不幾于二本歟曰禮不有繼父慈母之名乎曰其服也則如之何曰凡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報

長子亦可爲人後議　羅虞臣

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爲後曰斷重宗之義也昔子恐兄死而使其子自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巳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烏得爲非

丘瓊山先生曰　國朝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庶民不知　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耳臣按陳淳謂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而不及小宗則是我　朝親藩而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爲立繼蓋古禮也親藩且然況庶民乎　聖祖得國之初若大明令有云凡無子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侄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若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其家產與元立均分並不許乞養異姓爲嗣以亂宗族立同姓者亦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後又命官定律有立嫡子違法條云若養同宗之人爲子所

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其子歸宗改立應繼之人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即從其姓切詳律令無有死後追立之文蓋聖祖之意以興滅繼絕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不可絕其嗣使其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下庶人若庶人之家在其生前自立繼嗣及歸那穆相應之人自幼撫養亦許從其自便

姓氏　　林駉

子長之序司馬氏所出也其先司馬適晉後復奔魏、子雲之序揚氏所出也其祖食采晉陽後為陽侯二公之序詳矣然按之春秋隨會奔秦後自秦入魏魏而還晉豈有自晉而奔魏之理則知子長之說也妄、考之張衡言晉士大夫食采于陽為楊食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有所謂陽侯者則知子雲之說也疎、嗚呼子長子雲漢大儒也所序又發自姓也本末源流錯繆無據忽欲以已之見而論他人之譜諜寔難矣哉、

雖然不可不論也古者姓氏之權出于上故姓氏易明後世姓氏之權出于下故姓氏難考夫為齊為魯為宋為衛賜氏以國也為戴為武為宣為穆賜氏以諡也賜氏以官則若司寇司馬賜氏以爵則若王孫公孫賜氏以字則若孟孫叔孫賜氏以居則若東門西門三烏五鹿以志賜也巫卜匠陶以事賜也籍談之籍以其司晉之典董狐之董以其董晉之史凡此皆上所命也自夫王制不明私意妄改姓姓有紛錯變亂之失嗟夫表功德厚親族者姓也制婚姻明人

倫者姓也其可輕乎哉鄭子之後去邑而爲朱氏邢
叔之後去邑而爲于氏酥氏至束晳去足以爲束楊
氏至周文帝去木而爲昜此以字而訛其姓也奚戚
封支子于莘而其後爲辛氏周武王封虢叔于西虢
而其後爲郭氏步揚氏訛爲慕容奚氏訛而爲嵇此
以聲相近而訛其姓者也趙奢因封馬服君其後轉
爲馬氏田千秋因乘小車其後轉爲車氏京房本李
姓也推律而姓京陸羽不知所出也筮易而姓陸慮
綰避安帝諱轉爲賀氏禿髮賀以魏太武謂與同源

轉爲源氏楚人以項籍之故而易籍爲席閩人以王
審知之故而易沈爲尤是數者非更姓之私乎灌嬰
本張姓也爲灌嬰舍人而冒爲灌氏王凝之本劉姓
也慕伍員忠烈而冒爲員氏李元亮本安姓也養于
閹尸而冒爲駱氏衛青本鄭氏而冒姓衛鄭注本魚
氏而冒姓鄭是數者非冒姓之爲乎切嘗深究其弊
自族別而爲姓姓別而爲望望別而爲房姓多則訛
其族望多則訛其姓房多則訛其望必然之理也今
夫劉氏一族自堯爲劉累氏至秦爲劉氏而其姓有

六嬀氏一族自舜別爲姚氏至齊王建之子別爲王
氏而其姓有四若是則姓多而訛其族杜氏一姓自
秋伯之後爲杜城杜氏王赫子威之後爲濮陽杜氏
一姓而五望張氏一族自常山王耳之後爲河間張
氏一姓而十望若是則望多而訛其姓清河崔氏一
望而三房博陵崔氏一望而四房趙郡李氏一望而
六房隴西李氏一望而四房若是則房多而訛其望
甚者夷狄之部而冒中國之族臣下之卑而同天子
之姓尊卑混淆貴賤無別尤君子所不滿者智達之

劉出于沙陀部人能無累于劉累之後敬唐之石出
于西夷部種能無累于石碏之後此夷狄之僭也婁
敬以漢帝賜氏爲劉安抱王以唐帝賜姓爲李臣下
之僭也嗚呼王制不明私意妄改其弊一至此歟惜
哉噫孰知我朝先正嚴于氏祝之別乎希文少依毋
氏冒朱姓已稱朱學究也既長知其世家遂從范氏
嗚呼其祝滕公贖外家而姓孫所見遠矣武襄遠祖
狄梁公也有告身可驗也公以一時遭際不敢冕梁
公之後嗚呼其視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君

夫司馬之辯聲聞大遼小范之稱驚動西夏則知姓氏以人而榮乎厚德行有玷鄉公京十餘人借名諸鄉則知姓氏以人而辱哉榮或辱皆係人物彼區區改姓易姓何益哉

按古者天子賜姓命氏所以總其權于上諸侯命族所以廣其利于下呂東萊曰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百世而不遷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數世而一變王弇州云今法有略之而善者氏族是也

論睦族 孫家譜序

徐熥

書曰敦睦九族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族亦類則罔與敦譜者所以類之也顧不重歟自氏族廢而敦睦衰矣大家世族或能迴其遠冑若衰宗寒門則至孫忘祖諱季兆尼名者有之傷已余族不知所自始自宣義公而下年歷二百人傳九代不甚久遠也而族人有不相往來者余甚悲之遂緣先永寧府君所修舊譜而增葺之族之人各畀一帙而藏之望以敦睦之道焉慶弔當相及貧賤當相恤孤嫠當相救患難當相救毋以厚薄而忽寒微勿以疏親而輕[illegible]時伏臘懽然相聚[illegible]者可舉敦睦之政[illegible]之心慰矣此余脩譜之意也太僕有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願與族人共三復之[illegible]

蘇老泉族譜引[illegible]吾之所以作譜之意與尊焉[illegible]曰譜以族名於之世如此未免起爭端亂譜法議論實當[illegible]先生只說譜教睦以慰祖考之心祖考之心慰孝悌之心未有不油然而生矣

總評[illegible]曰[illegible]先生父子兄弟文章名世不載者[illegible]

得不本生舉人

古今議論參卷四十五

閩中　林德謀朱公纂輯

施有翼爾含訂閱

敘諸服制外別采數則亦昔人喪服加減之義

本生父母服　張鼎思

宋李昉爲宰相上言臣叔父超叔母謝氏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爲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太宗嘉之遂從其請眞宗天禧初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爲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仁宗

朝王曾爲參知政事改葬叔父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准贈官宗元贈工部員外郎服氏儀仁縣太君我　朝本生父母有移封若叔父母則未聞也又按宋歐陽脩少孤其叔父敎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爲美談不知又有先於脩者仁宗朝王沂公是也

母服

古者父在爲母期武后始令同父三年開元五年盧履冰以爲非是田再思曰高宗實行之者今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閡人子之情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履冰謂武后陰儲篡謀升齊抗斬乘陵唐乘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元行沖亦謂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免官齊而期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堯舜周孔所同帝弗報七年乃下詔敕紀一用古制二十年又詔爲母加服齊衰三年及頒開元禮遂依行焉然其報德宗有后之喪太子及舒王將行三年之制始見諸依錄晉故事穆質言遵三

年之制則太重從三十月之服則太輕惟行古期年爲得禮之中而德宗不以質爲然又奪其二子慇想居母喪大祥而除官展奏二子終禮而後朝請然則此制唐時亦未通行也宋實元中王脩言父母相服亡殁乞通持五十四月服仁宗許之熙寧七年命官參酌舊例定爲新式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並三年朱子語錄曰儀禮父在爲母服期非是薄於母只爲尊在其父元吳澄服制考詳序云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論古之道也古人所

魁者實後世所有孝子也洪武七年勅適官
定議有引子游問孔子魯昭公之服爲對　聖祖曰
喪禮久出天王賜公諸侯也問孔子欲更其禮孔子
不敎人不忠故不言斯之非及宰予問居之論孔子
却言其不仁可見母之期服不近人情乃斷自聖衷
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而嫡
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蓋至我　聖祖而後人
子之心始無憾矣彼謂隆其實而殺其文不知苟無
其文實終無以自表且古者所謂不肖者企而及使

之何所據而企也胡翰讀喪禮云唐孔氏謂子於母
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爲是說耳
古者爲師心喪三年師本無服故子貢以義起之苟
施於母子之間則疏衰齊衰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
以期而猶爲心喪所謂服者以表哀也斯亦僞而已
矣此言可破心喪之說

出母服

王傳文幼喪父其母張改適韓氏及後傳文在朝請
子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彪又請古之爲父後
者不爲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
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識者以喪而祭爲非禮恩
封之舉事出於上以作勸爾非人子所得私也出母
得以恩封謂子無絕母禮何居乃若以喪而祭時議
固有非之者矣朱子答何叔京書謂出母有服爲是
儀禮却說爲父後者則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
之意子上若是子思嫡長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
如此說則可疑又答林擇之書子思此事不可曉檀
汚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之者誤

婦爲舅姑服

干寶喪服傳婦爲舅姑齊衰五升十一月而練十三
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
以婦之服青縑謂其尚在喪制因亦同夫之喪紀三
年貞元中四倉曹參軍蕭據狀下禮院詳定博士李
君議開元禮婦爲舅姑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
不杖期喪服傳曰女子適人爲父母何以期也婦人
不二斬也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
李濟曰舅姑之服當以君言爲正吳澄曰婦人不二

事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爲期爲夫之父母亦期王檢曰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析而爲二故舅姑父母皆爲期喪宋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奏三年之內几筵尚存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齊衰三年於義爲稱詔從之遂爲定制太宗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

從兄弟服

劉宋時袁昂幼孤爲從兄彖所養彖卒乃制朞服人

有非而問之昂致書曰禮緣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昔馬援與從弟毅同居毅亡援爲心服三年餘也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今欲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按韓退之嫂鄭喪服朞以報見其所自爲文宋丁寶臣喪其兄三年歐陽永叔文集實載其事國初詹丙之兆所養孤甥爲持三年服方遜志集載之亦情之不能自已者也宋例叔度嫂適劉樊與叔度母情愛甚篤母蚤卒奉嫂若所生嫂亡制朞

必往設祭具食躬自臨視以此爲常三年服竟叔度蓋爲自哀其母情緣及之渭陽之送亦所不能已者不自知其過也

嫂服

記云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吳澄曰喪有以恩服若子爲父母之類是也以義服若婦爲舅姑之類是也以名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

唐魏鄭公等議云或有長年之嫂遇童孩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其在生也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善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嘉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至感馬援見而必冠孔伋哭之爲位嫂叔之服請從小功後世嫂叔之服始於徵等之議

師服

大將軍掾戴璧宣度爲師太常張文明制杖廬祁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如父而無服今人乃

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旣不匪斜而云觀過知仁凡今杖者皆在權戚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而不歸來凡庸小生夫何識稱宜度京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朋友服

朋友有服始于大戴禮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

舉主服

前輩感人知遇爲之服者若東漢士於舉主往往有

之北魏禧陰縣令黄宣亡貧無蓄親縣人石宣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經送之唐程欽附苗建孫文徐刺史守令辛官者制服送之唐程賀爲崔亞持緦三年宋李庭芝舉進士第辟荆帥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庭芝扶其柩而葬之與國中棄官爲珙行三年喪

武官喪服

宋田况傳况乞歸葬陽翟旣葬託邊事見上泣請終制仁宗許之史稱邊臣得終制自况始則况以前武官之不解任可知金坡遺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韓致玉奏請持服下兩制臺諫議唐介方歐陽永叔見各不同於是竟爲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供奉以下不持服論者以爲如是則官高者得爲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爲無官者將何以處之

論勑史嵩之起復

宋史

徐元杰上理宗云切以大臣身任道復扶翊綱常自聞史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洩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塞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根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同邪雖跡詭秘姦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私黨奪天下之權利歸私室

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天徘徊傍引彌縫貲成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衆私御筆必得起復之札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以謝天下況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擧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寀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國事惡京學生言事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置制遊士之籍

先是嵩之入相知二親年耄預謀起復用趙來李以馬光祖總領淮東趙來綬制荊許堪守鎮江府有十七字之謠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云云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　聖諭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真可謂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

此則夷狄矣今　陛下于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

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聲垂于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復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

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日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職而忘天下之憂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于賢之言聞之則行行之則必力則賢身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則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于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然賢之起復猶解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此年以

來朝廷以眷情爲常典。緇紳以應役爲美名。不知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其人爲其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見以扇天下之大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信讜論足以僻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施也。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復之哉。故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預爲己地也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預爲己地也大臣既無恐群臣復何憚群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上下成風混然同流甚之至無起復之例則爲匿服之計例在得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揆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選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販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恐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于此也

桃溪嘗曰公爲 本朝忠孝狀元讀此疏可想見。

劾元輔不奔喪疏

鄒元標

叱斥輔臣回籍守制以救人心以正綱常事標聞輔臣復居正三疏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爲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 皇上不聽計哀痛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標讀此涕淚交流自惟涉世未久請練未深不敢喋喋自取越職蓋冀當言責者之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且乞留矣標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斁雖日被冠裳無異於禽獸置身斧鉞披瀝爲 皇上陳之標聞孔子有言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謂也以今觀居正于父喪恬淚莫未畫送終之壞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正身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 皇上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今 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社稷耶然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可爲自用大甚諸所設施乖張難以疏舉姑舉其最者二曰進賢未廣如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不止在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

阻進賢之路也夫豪杰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
之才必有所運迄今怨號之聲遍于江南此其遺禍
何如也二曰決囚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今則不然先時決囚略舉以
示威而無定額居正在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至
首鼠相竄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夫
決之先歲者聊以示懲來歲其數無異則雖有自新
者其道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芻蕘賤士
農工商賈皆得竭智盡力居正在事大臣持祿不能

言小臣畏罪不敢言間有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欲
抵掌而譚當世往往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罹罪者矣
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竊先歲北上觀黃
河泛溢漂沒爲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木爲巢
啜水爲餐有司不以奏聞恐傷大臣德政以致展轉
溝壑提妻挈子散之四方者衆　皇上深居九重漠
然不知居正之罪也其他任侵刻之吏阻豪傑之才
又有不可枚舉者矣即使有利社稷尤大壞綱常也
況無利社稷若此而可容之耶臣伏讀　皇上諭曰

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　皇上
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志固未定
而弼成帝學引君當道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以居
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綱常自
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死居正一人不
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竊窺
神器貽禍深遠其患難以盡言者矣且居正以罔喪
而議國事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罔罷也居正
不孝而攬權也居正不孝而糜爵祿也斷有設施誰

則信之居正之心必曰天下之議我不孝而固寵也
議我不孝而攬權也議我不孝而糜爵祿也天下揣
有不從禍流縉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
下上下交相疑而禍不日深者未之有也標又揣居
正之心矣標觀居正首疏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事非常事者非常人所能辦也是其心蓋曰延後
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而當此誰則議之自標觀
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所謂不常
人也今有于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揹而名之曰此

非常人也然人不曰純孝則曰薄行不曰倫紀則曰喪心可謂不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傍人之非議甘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傍人私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己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爲之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共叛其奸居正既歸京之後天下添恨其非標常

登荊堂遇各司官出刑官接諸冠裳各垂首喪氣一日三嘆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 皇上婚固大禮也居正以被絰罪人欲辭乎其聞何心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歸葬當此清朝當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之可奪無復之可起遠非賢之儔矣大臣聞喪而不歸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者此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 皇上可知也先臣曰求忠

臣于孝子之門道其親而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標又有添恨焉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係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俗謂職臣觀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爲保留輔臣事不勝驚愕公論倒施蓋至此乎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爲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所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因此而遂去不留矣遡其源士楚先之楚也身服斧鑕心同犬彘天下啾啾

于士楚標切謂不斬士楚誰死不瞑目也如言可採望亟斥輔臣速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 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標此疏禍標必深標萬萬死矣蓋非嚴刑督責箝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噫標甘爲妾婦自愛其生矣堂堂丈夫不忍爲妾婦也碎首玉階實恨哉

卷四十五 終

古今議論參卷四十六

閩中　林□□采公纂輯
　　　施有典爾書訂閱

八陣圖論

陳偕

八陣圖者始于黃帝征蚩尤命風后爲之者也名之曰天地風雲虎翼蛇蟠龍飛鳥翔是爲八陣也孫子八陣則方圓牝牡衝直方宜車輪鴈行也孔明又師其法而變化之而有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衡握奇虎翼折衝之殊陣圖凡三處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爲大八陣天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爲三十二陽地軸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三十六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大八陣也再以二陣衍爲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衆一寡中界者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通者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者夫古之蚩尤卽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將居中尊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居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數人而已吳起以下不知也八陣體方而用圓一象九宮八卦其變爲直銳圓方曲之五陣則象五行也太公天地人之三陣法三才也李靖之左虞候右虞候左一廂右一廂左二廂右二廂名爲六花陣者本孔明八陣之法大陣包小陣大營包

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爲圖因之外畫之方內環
之圓是成六花內環外方者方生于正環生于奇方
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于地行綴
應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古八秘藏此法故說
設八名耳八陣本一而分爲八也亦何止八而已乎
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分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
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
陣間平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用三
奇者亦皆黃帝命風后爲之蓋聖人神道設教以妙

運其術使人莫測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
而北岳則常山也又曰常山蛇陣李靖言井田之
形開方爲九黃帝因以制兵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
四面諸部連繞及乎變化散而成八復而爲一杜牧
以爲數始于五而終于八奇正之出皆生于此奇亦
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端此古
先聖智之制陣法一順陰陽五行之理相生相尅之
宜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人莫得而測其機也

井田兵法之祖　論成周

陳繼儒

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
以兵藏天下周公制爲井田蒐獮田獵寄藏其兵法
于不窮使民由之而不使民知之使後世莫得而詳
焉其井田之神功變化則散見于車攻七月諸篇而
微顯于周官田獵之制矣如夫里而井井田九百畝
自箕子之九疇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自宓羲之八卦
始也公田居中爲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
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散則正兵迭出掎

角則寄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
數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
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
蛇而法止矣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固耳有如授之以
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于爭鬭
殺戮之事而不消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
同轍矣於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代散悉匿其造作
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周公之心亦良苦矣
使公之井田止于截溝塗而剖封植其制誠迂惟其

以田獵蒐之而行間所謂導民于富且强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濶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仆旗後止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爲庿置遍弔之旃以爲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八門礙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晝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侖不逐以示不奔逐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殺幼稚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擁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闕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醴獻賓以示告廟飲酺也夫公之神巧變化胥藏其兵法于不測如此當是時雖蠻夷猾夏夷狄盜賊奸宄則竟付之士師君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吾民也况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者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奸僞民二十四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核軍籍田中有廬疆場有宫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挽萬鍾之粟以給衛廩轉餉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于貧弱者爲其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强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獵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長無營壘斥堠而設備無更調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壹規疆里爲營陣搢鋤延爲干戈轉用其所以蒐獸者以爲蒐敵之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驅夫狠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饗夫數百年公功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爲天下王臉于王顧嗚呼公之意豈本諸此歟

楊升菴先生廷對文武兵農策中有云三代迭尚曰忠曰質曰文而不及武者蓋言忠質文則武固在其中必以武言則是秦之所尚而非三代之治矣周列四民曰士曰農曰工商而不及兵者蓋言農而兵已在其中必以兵言則是衰世之制而非成周之舊矣

論春秋戰國兵制　施愛

先王既以兵定天下戢藏干戈誕敷德教而猶立司馬以統六軍因井田而制軍賦爲萬乘千乘百乘以昭等威文武相配鄭大夫曰五材並用誰能去兵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廢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于是而周室東遷列國變更王制其效可考也故魯乘用禮而兵弱于齊僖公能復周公之舊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大國之兵賦也成公爲齊難作丘甲賦增十之三戰于鞍四卿並將襄公時三桓改作三軍

三分魯昭公時季氏舍中軍四分魯已擇二公無軍焉蒐于紅革車千乘蓋竭作也哀公用田賦大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力孔子正之曰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齊桓公相管仲作内政寄軍令軌里連鄉之法具載于書大畧倣周制變從輕便以外攘夷狄内尊天子爲五霸首孝公棄先業不能世霸晉世霸起于文公實接齊桓宋襄圖霸兵敗官殲公無以衛其股則無制之驗也晉自曲沃并翼僖王以一軍命武公爲晉侯獻公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惠公韓之敗作州兵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城濮之戰賦車七百乘捷楚爲啓驪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則晉通國率五千乘用七百乘有所更代猶齊法此桓文所以盛也其後復作三行以禦狄蓋避天子六軍名清原之蒐罷三行爲上下新軍凡五軍襄公蒐于夷舍新軍復三軍舊制景公郤之役三軍增置大夫各一人繼三行也鞍之戰革車八百乘始作六軍賞鞍之功六大夫皆爲卿明僭王度若此厲公鄢陵之戰罷新上軍悼公初尚四

軍三分之以伐楚其後新軍無帥公使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遂舍之傳曰禮也故悼公駕楚能復文公之業則以分軍爲桓文節制之師其後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崇尚威力軍政移于六卿與魯三家等諸如衛蔡陳鄭曹許小國以兵服屬于人無足紀矣楚吳越秦皆夷也初無井牧法楚自武王伐隋而爲三軍成王城濮之敗左右師中軍猶武之舊又有東宮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干郊往往非古然莊王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訓國人討軍實速郯

之役軍制備矣于是楚莊得列五覇公子嬰齊爲箭之師組甲被練皆剏名之後爲拖賦車籍爲以漸及靈平之世遂有五師又制爲舟師也吳王僚伐楚丞國而二將闔閭伐齊蓋可見者四軍夫差益强帶甲之士十三萬黄池之會三軍皆萬人與晉人爭長而春秋有會兩覇之詞焉越王句踐棲甲楯五千于會稽生聚教訓卒沼吳而覇天下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再伐吳自將中軍分左右私卒鳴鼓江中潛涉襲擊其制勝全在習流矣流

爲戰國并吞斥地益廣而丘乘之法愈壞多者帶甲至百萬少者數十萬車乘騎匹互爲多少豈師動至四五十萬則所用者可知大抵戰國之制凡勝甲者皆籍爲兵矣先是齊桓晉文始爲召募科民之法而秦遂有陷陣楚有組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國益尚騎射而齊之技擊魏之武卒趙之胡服秦之銳士行之中國後世詐力之兵用矣秦自襄公救周列爲諸侯脩其車馬繆公始作三軍殽之戰三帥三百乘遂覇西戎置陷陣哀公救楚車五百乘獻

公爲戶籍相伍及孝公用商鞅初爲轅田遂破井田開阡陌又以地贖人募誘三晉之人耕大率皆半爲農半習戰民年二十三以上傅之而始有更卒正卒戍卒之名昭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長平之役年十五悉發之非商鞅之舊始皇并天下銷兵器于咸陽講武之禮罷爲角抵而北築長城南戍五鎮驪山阿房之役用衆計至三百餘萬且在戰國殺傷之餘于是兵不足用而發謫戍者曹華盡復入閈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曰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

如始皇計盡徵材士數萬人衛咸陽教射禽獸令自齎糧而勝廣起矣夫商鞅破田以便耕稙亭鄉縣猶古遺法惟古人寓兵于農藏用不示之意無有存焉者使民要利于上非戰無繇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最爲有數故能四世有勝于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是以章邯降楚而嶢關下軍將皆賈豎可啗以利備而擊之沛公兵遂西入咸陽

此　先大王父兵制志也大王父與汪公南溟交

善汪及見此篇特示南塘戚公曰施公多經濟此排其兵制耳恐臨時出奇別自有在戚公曰制不定不足制勝既能觀其善敗就華陣設伏處已自出奇所謂多多益善者汪公遂疏薦兵部未得請云 孫有眞識

先生兵志自黃帝訖 本朝特采是篇者以春秋戰國兵鮮有稱說宋陳傅良言之又不如先生之詳核而豐要也愚按始皇之成帝也純用數百年哄戰之力兵號既銷咸陽不守蓋五霸變殺王道故猶得覇始皇信已自用覇制且盡尚能帝乎此文上之千數世下之千數世盡在其中

論漢兵制

陳傅良

漢大抵因秦制凡民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立秋斬牲于郊名曰貙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賜觀以角抵罷遣一歲爲材官騎士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樓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年五十六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行者不可便遂因往一歲諸不行者出

錢三百以給戍者是爲過更有事以羽檄發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即罷京師之兵止南北軍及中尉從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爲太尉南軍爲衛尉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太將軍以寵將帥而北軍分入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尉爲執金吾而置三輔都尉爲騎郎中令爲光祿勳而置建章營騎屬焉後更名羽林騎元狩間兵華數動士物故者動以萬數民買多復徵發之士益少于是發讁吏

夫謫民夫謫戍夫七科謫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
官徒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屬衛將軍尚屯關
中至元鼎六年中尉卒始發矣邊兵不贍至出武庫
昭帝始元間始募亡命及發惡少年始有告劾亡者
宣帝神爵間擊羌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
飛將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以益邊兵蓋北軍亦出矣
唐杜祐謂歷代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
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蕃居三輔陵邑以爲
強幹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

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伐坡下瀨戚因事立稱畢
事則制罷衛霍勲高績重命將旋罷身奉朝請兵皆
散歸按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祐言命將旋罷是
矣又按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
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
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千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
人至東漢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宮掖門都候劍
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雖不見
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之多至

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于一校大略可
見兵數蓋僅盈萬高祖親征黥布用留侯計發關內
兵合中尉卒三萬人衛太子軍霸上惠帝末年陳平
周勃爲將相始以呂氏故屯兵滎陽文帝備胡以三
軍景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夫乘六乘傳出擊吳楚
而大將軍竇嬰監軍滎陽皆因軍設屯事已即罷武
帝雖置關都尉領于郡國亦無營壘而佑謂重兵悉
在京師非也漢制雖曰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
而無四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

將之家亦無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是以縣有侯
算有減吏有貸則得爲君上之恩至于將相廢置惟
時或中郎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爲護軍不
爲左遷酒泉太守郎命破羌不爲異數而又御軍之
法簡肅精明崇中職士上軍得養羌首虜六級宜與
輒格屯祖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輪
臺之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功幕府相除可以槩見其
時撫有壅蔽誕謾之患君乃寅賚雖或無常廩餼悉
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廩下戍卒月穀二斛六

斗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呂七
國變生倉卒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
不搖誠有以也南北軍記云南北軍漢制也古者天
子之都必有重兵馬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也上天
之象以羽林爲天皇帝之座以兵師爲營衛規天基
聖則瓜牙之衛詎可一日而缺諸漢高祖皇帝以神
武之姿躬持三尺糾合義旅鼓鞞鑿而汗介冑其勤
五載纓嬰斬羽而後天下合爲一任罷之兵佚諸農
畝巴渝北貉無勤遠人以鼓包戈將與天下安安于

無事矣然方是時輩允北張蠻雜粤所彌立之壤植
大强宗豪猾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虎符
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無武卒鋭士以鎮之殆非
所防未然而室不軌也此高帝建軍之本意歟夫天
下形勢惟地與兵漢都洛陽戍卒幹議郎命西駕按
秦故地左殺右隴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歸
然天府之國矣南北二軍負城環宮略仍營列恭峙
星布平居無事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如火發發而又
衛尉藩蘿金吾徼巡武庫司兵司馬崇拔章溝虎威

昔揮夜呵戎心姦膽戰慄駭落無敢弗率干我天威
鎮安四方鞏固萬世兵威地利兩兼得之信乎高祖
貽燕子孫規模宏遠也

唐兵志　　歐陽脩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于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于一時而不足施于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法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于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于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强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宋兵志　　脫脫

嗟乎三代遠矣秦漢而下得寓兵于農之遺意者惟唐府衛爲近之府衛變而名募因循姑息至于藩鎮盛而唐以亡更歷五代亂亡相踵未有不繇于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于其間凡其制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憂世之士屢以爲言竟莫之改神宗奮然更制于是聯比其民以爲保甲部分諸路以隸將兵雖不能盡拯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時之氣時其所任者王安石也元祐紹聖遵守成憲迨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故無益于靖康之變時其所任者蔡京也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以開元帥府其初兵不滿萬用張韓劉岳爲將而軍聲以振及秦檜主和議士氣遂沮孝宗

有志興復而未能光寧以後募兵雖衆士兵日寒況上無馭將之術而將有中制之嫌然沿邊諸壘尚能戮力効忠相與維持至百五十年而後亡雖其祖宗深仁厚澤有以固結人心而制兵之有道綜理之周密于此亦可見矣

國朝兵制　　金元嘉

兵制自成周而下漢唐宋得要領我　國家規畫兵政甚詳且悉內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即漢南軍之制也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即漢北軍之制也外設都指揮使司列于各省直要害之處凡十六司而爲行都司者四督府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與調發而不治兵事即唐府兵之制也　成祖因五軍之舊益之以三千神機曰三營後分而爲十營增而爲十二又合而爲東西官廳爲戎政府總皆

五軍遺意雖時分時合時聚時散然使常額數萬貔貅于京師猶可綢繆根本花特金湯無奈其爲乘軒之鶴也爲衛人棘刺之母猴也爲南郭處士之竽齊王好一一聽之則遁也頃遼瀋既陷警報日至虜騎旦旦將渡河一時文武大吏欲求外援則遠水不救近火後事內練又臨渴難以掘井除嬰城固守外更無別策除米粹窮長當無足學之語外更無妙算而尚謂鎮篆有所恃無恐哉是京兵之弱莫甚今日京兵既不足恃常趣顧而望曰四方其有響應者乎乃

率望風股栗即以虎符徵之不可又不欲逃其將三
萬精卒可保三岔河口而調發遷延無一應者是外
兵之弱亦莫甚今日欲轉弱為強道安在愚謂必先
識其所以弱之源而後強可振也夫今所號為營兵
非盡貔貅貴子弟如漢時羽林緹騎之選也又非三
輔中應募佽飛射士力扛鼎而射穿的者也不過尺
籍之徒存占役之相繼或四方流寓而竄籍其中便
撥為世業或衙門廝養而影射于此可食為月糧身
不服戎陣焉知鼓鐘鐃鐲之節目不識禍裨豈過乎

足骨指之情無論老家不能擐甲即號挑選亦張牢
石乃而乘欵設馬識者明知其無用而猶為之說曰
不如是則不足容奸宄也不如是則不足領游惰也
夫以國家養健兒之費豈丐升斗求活且天子爪牙
親軍而可為作奸犯法者淵藪耶今所謂為外兵非
盡其帳下選卒可衝鋒陷陣者也又非其道將素所
拊循能赴湯蹈火而不顧者也不過撫按行之道府
道府行之州縣按籍而抽取趨門以稽查無有力者
已計脫矣應募者非弱不能自存于四民之業一無

所就姑以性命博金錢則無賴惡少兇悍不能容于
鄉里故其去死地如鶩兵之捐親棄子死喪疾亡之
感既觸其中衝風冒雨飢渴寒暑之變又攻其外無
論孱弱者不能出玉門關即號稱跳盪然始焉仗劍
從戎或尚有敵愾之氣既焉賣刀典衣則漸無死綏
之志矣識者亦明知其無益而猶為之說曰不如是
則不足塞勤王之詔不如是則恐萃九邊精銳而盡
為三韓之孫貲夫封疆大事而可以虛文塞責且京
師與邊鎮孰重衛遼左所以衛京師寧得以命巳耘

人藉口耶愚嘗謂京師非小弱也凡所守虎賁天策
等衛類具在也聞有中貴影占豈真河南汾陽不可
問耶或以承平既久逃亡日多而燕趙古悲歌慷慨
之地獨不可移尺一以募之耶或以弱不任兵而鳴
鏑飛騎探赤白丸于長安市者比比是也獨不可蒐
而拔之耶各邊鎮省直之幅員非減于昔也　國初
額設之軍衛則以五千計所則或以千計或以百計
者具在也又有城守之兵如精兵常兵機兵之統于
州縣者有事變調集之兵如寨兵遊兵之帥于參遊

若有增無減也間有將領侵漁然豈真將軍貴倣不可以杜後患文弊治之耶或以相承既久職司自多然中原豪傑河朔精銳以致三吳亡命蜀楚奇材劍客獨不可廣門路以收之耶或慮無投袂應者然方今草澤如雄舉于海島孤嶼間者實煩有徒何不可誘而致之耶誠在京則總之于司馬將之于勳臣巡視之于臺省在外則總之撫鎮隸之于道府分布之于諸帥厚其廩給時其較閱法在李抱真之守澤州也澤潞當戰爭之後軍伍凋殘抱真三丁擇一俾習騎射不三年得成卒二萬稱昭義步兵爲諸道冠法在李德裕之帥劍南也蜀自南詔入寇民失職無聊德裕請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繇是器械皆犀利謂之雄邊子弟南詔不敢侵而又在至將材天下不患無兵患無將如靖遠出征則將貴爲之冀威寧提師則朱泰爲之佐忠毅總權則孫鏜楊洪爲之驅文襄持制則仇鉞爲之舊閫外無司旗鼓者而欲以輕裘緩帶之儒臣遙制其進退必無幸矣凡才堪專閫或堪偏旅者宜以夾袋識之而勿使遣又在蒐興能天下庸人固多奇才亦不少如胡宗布衣也而亞夫隱之若敵國陳湯匄貸無節也而卒著西域之勳郭震任俠盜鑄吏議所不能容而卒佩將相印余玠落魄無行鄙爲粗人而卒手挈全蜀以還朝豈軍中無奇才異能之士足當一面而徒以猥瑣齷齪者充奔走必無幸矣凡有勇可賈詐可使者宜另以隻眼待之而勿以常格拘如是而無事則將知兵兵習戰人人願出死力以報縣官有事則驅手足捍頭目蹈至險不暇顧矣何至內與外毫無足備緩急哉

師令吾闆時每與謀伯兄嚴州守念平公談海事鑿鑿有法伯兄每稱師胸中有數十萬甲兵今讀此文信然嗚呼斯文在吾師死吾師死德謀在唐李端所謂未及酬恩隔死生者也每捧斯文哭則不敢泣近婦人撫膺浩歎而已悲夫

國朝兵制

陳勲

今天下之所爲有名而鮮實以千百年之所蓄養訓鍊而未必當一日緩急之用者非兵乎蓋其初亦嘗參酌今昔權度利害討萬世而爲之制所以懲不若傳非常示天下强者非不威神憚懾而不能必其後之不耗廢驕窳也則何也承平久而法不足以束其制則制壞沿習成而人不足以行其法則法亦壞議者不咎法之不用不咎人之不能用法而惟制之議亡益也我　太祖一統函夏成祖定鼎幽燕經武之

制宏縣深遠置五軍都督府分符而將設三大營兵分曹而練宿重兵于九邊開衛所于州縣畫地而守牙錯綦布臂指相使　二祖之鐘鼓鈇鉞寔式臨之時運而往兵華不用玩愒無震之餘勢不能不稍變景泰中嘗爲十二團營練京兵矣其後設兩官聽矣至嘉靖中復爲三大營矣沿邊列郡亦間以召募矣振刷一時兵亦稍稍厲而尋易尋朽至于今日而敝又甚也總而言之其弊有五夫聞烽燧而色変詘合刃而股栗則其弊怯也夕䠶踞而坐市門旦樹羽而

鼓之若兒戲耳問之攻殺擊刺所以然不知也則其弊偷也衣廪不能時給主者又役屬而朘削之于是飢寒逃亡之莫詰而籍爲虛則其弊耗也責以投石超距弗工也至作奸譎勾甚工也有一人二籍而利其稍者矣則其弊詭也平居未嘗得一當以報上而習于豢養見謂當然耳給稍稍緩則䏣巾譁于市法稍厲則譸而起也猛悍嫚厲之氣不用于敵而用于主將與命吏則其弊驕也議者思振刷而不得其解遂欲求于制之外慮京軍則欲籍丁壯以固三輔慮

邊鎮則欲募土着而撤客兵慮郡國則欲編民兵而廢勾稽夫民不知兵之日久矣蒸編之令下能無驚擾乎教肄能遂如法乎即客兵旣撤衛所不補而新集烏合之衆兒支緩急乎夫買羽林緹騎而無益漢變彍騎而無益唐刺義勇更保捷保毅而無益宋故愚以爲今日獨患用衆之無法不必他求兵也獨患用法之非人不必更議制也夫用法者欲有所聚實于法內又欲有所鼓舞于法外也人之在事內者不可不務責成而其在事外者不可有所牽掣也夫士

有餘以宿飽也而需索爲常例有清勾以定伍也而
吏尉以爲市去留廩食必以技力以致精也而不能
無濫竽亂行者戮不用命者戮以致威也而不能無
佚罰先登者未必錄也或冒功而幾僥敘失律者未
必問也或裹創而就吏議斗嚚而恣要挾未必討也
反除所忌而徇所請如此而何法之能行凡是數者
宜皆髮櫛而茵耨之使食必可飽兵必可戢而賞罰
功罪無一不出于紀律此所謂嚴寔于法之內者也
夫兵者以氣用也狃于習則息而不能振也故善師
者常得其無窮之機而用之今挑選之法有選鋒有
正兵有備兵而竊謂不必有常籍也時簡拔而進退
之則競于奮矣京營之將有賢而閒于畧者乎時命
一人以訓邊軍邊將之入亦如之久之而教相習矣
邊營之兵有練而精于技者乎時抽一軍以習京營
京兵之出亦如之久之而能相若矣而又以不測之
罰警之以非時之拔劾聳之此所謂鼓舞于法之外
者也夫將三軍所屬命也今置將已輕矣自參總遊
佐以上間以斷遷彼方銅其下以自爲地而何能用

衆故計莫如懲債帥也紈袴肉食夫必可當干城而
天下雄武方略之士或眘于徒步起于列校故計莫
如廣推擇也一事而衆爲監指視煩而愈亂一軍而
屢易帥耳目眩而愈棼故不如專任而收其効也法
有用正用奇兵有使貪使詐或投餌而可以致敵或
少挫而反爲勝端故不如從容而展其技也巡視監
察憲臣也其大體主于彈壓不必毛瑣而侵之協理
提督重臣也其治兵宜久而練不必傳舍而去之所
謂閫內之人不可不責成者此也事方殷而議集既
遣帥而議未已彼方外憂泄內憂撓必不能堅任事
矣曷若責人以事責事以功而姑息此絮言也夫武
上取激昂感慨身捍國耳烏用雕緻奇禮爲而文墨
論議之士必欲凌躐而據其上稍不愜從旁沮之矣
甚者齮齕之矣彼安所展其四體哉此甚非其濟之
義也所謂事外之人不可有所牽掣者此也夫法誠
行則女子可兵市人可戰出一令而可當挫績誅一
人而旌旗壁壘可改色也將誠得人則壇可登鉞可
賜市租之出入可勿問而中山盈篋可勿視也卽今

日之兵何患不可戰今日之制何患不可馴而以更議爲。

先生品望高潔不喜榮宦家居日以詩文書畫自娛弗用爲名故其文者弗多得

言兵事書

晁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

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兵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

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敵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

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若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

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

練習說　唐順之

練習者教之戰而借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晁錯爲漢畫禦戎之策而歸之於卒服習械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又有教兵之法教將教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坐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九九之技不足以盡周天之數千倉之粟不足以應居處之求不達其用之弊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作可以進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見則退是所謂教之以用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變也刳腹洗腸扁鵲之所任衆醫則懼過橋倒帆舟師之所習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弊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之一也無濫及無僥倖免則賞罰一賞罰一則心一心一則常變一夫是謂之練習乎君以是繩其將較以之繩其兵教兵之法也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罷也而集未而罷教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又教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吁若此者是教兵法耶是教將較法耶故嘗曰將授一兵則其練習之政宜任其將期之曰耳目心一焉也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也耳賞罰一焉也耳不必日暴之日中饑疲之也不必羣集之武場親觀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也而至未而罷也火器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勇力挺手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將一日而與其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屬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夫器者退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屬度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遍矣練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疾

拙將無不必具之也其之器大良其之器良其之器
精良將無不必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
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以是爲式是之謂教兵
將以是爲殿最是之謂教將歟

選兵議

戚繼光

兵之貴選尚矣而將有不同選難拘一如春秋戰國
用武日久則自是一樣選法方今天下承平編民忘
戰車書混同卒然之變自是一樣選法大端創立之
選勢在廣攬分揀等率均有所用天下一家邊腹之
變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限給其法惟在精第一
切忌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第一可用是鄉野老實
之人所謂鄉野老實之人者黑大粗壯辛苦手面皮
肉堅實有土作之色此爲第一有一等司選人之柄

者或專取于豐偉或專取于武藝或專取于力大或
專取于伶俐此不可以爲準何則豐大而膽不充則
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偉不可恃
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
矢戈盡失故態當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
而膽不充則未遇之先愛揮便宜未陣之際預思自
全之路臨事之際除已欲先奔猶之可也又復以利
害恐人使作他輩爲已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
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

動是力大不可恃也與言至此選士之術荒矣然則廢四者而揣摩之亦不可也蓋四者不可廢而但不可必耳諺曰藝高人膽大是藝高荀熟一技而即膽大也惟素負有膽之氣使其再加力大豐偉伶俐而復習以武藝此爲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此輩不可易得思其次則武藝尚可以教習必精神力貌兼收三者兼收又不若憑各親識鄉里哨隊長舉首益渠皆生長同閈觀其所忽也久矣此又不可以憑選者之目也此數者皆選兵之一籌而必膽爲主膽之

包在人心腹中不可見何以選爲殊不知人之精神露于外第一選人以精神爲主而當兼用相法亦忌凶死之形重福氣之相此盡選人之妙矣莊勿使伶俐油滑寧用鄉野愚鈍鄉野愚鈍之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測我之顛倒之術誠信易于威乎條氣易于振作先以異出常情之威壓之使就我彀中而即繩之以重恩收其心結之以至誠作其威則爲我用命無疑此萬試萬效之方也若愛先玩于前而後繩之以威則怨叢而恩不感矣是故遵令奉法臨事用命所

以威天下之功辦天下之事雖小而家人父子邑里之細畢竟克濟者威嚴而已但威嚴不能自行永守保無阻壞所以使威嚴之永行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天下之至親至情莫甚父之于孝子若也子之聽命于父者以其生我也育我也設使父必于殺子雖孝子且不能無私言况烏合之衆行伍之兵耶是以必須恩以佐使其威嚴廢威嚴爲有濟不然則威之反爲怨嚴之反爲敵矣

嘉靖中倭寇吾閩閩撫告急浙總督胡公宗憲公遣將軍繇閩道趨閩夜半出擊賊斬首千餘級賊避遲江死者爲計吾閩兒女子至于今口道戚將軍不絕也

議敎士兵　　林燫

郡兵舊有定額自寇亂以來益日增不知其幾矣十邑之民困於供億故吾鄉士大夫咸言不得已則願罷浙兵予竊謂此未易輕議也何以言之耶夫論兵利害者譬如養生無病者藥不可試病未瘳而勿藥亦非善養生者矣嘉靖間倭寇吾土列城陷四郊焚蕩瓌鄣之外悉賊壘矣當是時也若非控于大邦假借流之卒以驅封豕欲保其室家得乎今寇亂既平人有功于我而棄之不可謂義矣且閩寇與浙直不

同倭之寇浙直也靡有內訌然往往從來飄風一日華數千里猶不得利揚帆鳥舉矣吾閩海濱奸民衆嚮稔惡窺心無厭素爲島夷耳目是故兵朝撤則賊夕至矣不可不慮也故輕罷兵者是不審利害之實病未瘳而勿藥之說也若夫欲全爲久遠之計者則莫若漸敎土兵則可以漸省客兵郡多崇山峻嶺獨一面距海兵法所謂挂地也伏而候之險而要之敵可以入不可以出鎮韓白有不易覩者是故其禦賊也用奇而不用戰其養兵也貴精而不貴多自嘉靖末

迄今十餘年有意土著久矣卒未臻其效者蓋亦有說浙兵之客吾土也居則有餉行則有齎踐更則有路資召募則有程直而土兵數斗之糧猶不丞給厚薄如此奈之何責之以死敵也假使以閩兵之養養客兵客兵必不爲用以浙兵之養養土兵土兵獨不可用乎謂宜籍三衛丁餘以實缺伍可得千餘人萬夫長領之機兵弓兵汰以充餉者悉復舊額亦可得千餘人海防領之俱統於監軍專責之禦侮彌其他役二三年後則土兵可強土兵既強然後浙兵之愿

歸者厚資遣之踐更而不願復者勿強物故有缺者勿補不惟閩之食者日寡而浙之耕者亦日衆此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

所言人有功而棄之不可世患脚跟在此

練鄕兵疏　　　　宋玫

今天下大患非以外有狡虜東有叛兵西有流寇歟夫權根本之計宜先寧邇以柔遠而審攸定之圖則制虜之着用漸而制叛兵流寇之着用頓何言之虜有巢穴有土地有部落我惟日日築濟日日修繕日日屯牧在我之精神力量寔寔支盈我開拓一步彼卽退縮一步故用漸叛兵流寇非失伍離次之罪軍則迫饑長寒之愚民朝廷特閔脅從之無知不然赫然一怒耳豈難制其死命哉然所以制之法則有不

可一日緩者豈此輩一日不殺掠則一日無食守土者能護城池未必能盡護村落兵之所避荆棘生焉而農事廢矣農事廢則民亦貧民貧則從賊者益衆故所以收拾之者不可不速也而未必專借材徵兵于他方也從來難馴而易潰者皆客兵耳必土著之兵根脚踏定然後可以憚服客兵而盡爲我用切流覽齊魯秦晉之地其人多强猛果毅試頒一　明詔于三省曰有能示奇建功斷賊之首而係賊之頸者賚以金錢若何封以官爵若何同夥中有能反邪黜正斷賊之首而係賊之頸者除赦罪外賚以金錢若何封以官爵若何則草澤中之人亦必有爲
皇上効一臂者不弟草澤也爲我効力者卽在賊肘腋之旁矣而戰勝攻取亟資土兵大州縣或征五六十名次州縣三四十名現有民兵則用民兵留護城池倉庫則州縣官募之一切安家行糧務倍於常例亦本地方措處摠督撫衙門以聽調度此輩有籍貫有父母妻子有親戚朋友雖欲逃無所逃且賊在家門縱不爲兵亦必禦賊兵卽以五十名爲率大處可

得兵五百小處卽可得兵五千若然則勝筭在我然後議勦議撫可也

按馬燧鎭太原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造鎧長短之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以是威震北方李抱眞鎭澤潞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介偶習射比三年皆爲精兵李德裕之帥蜀也率戶三取一人使習戰貸他役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兵勢隱然震于西南凡如

此類皆練鄉兵之效也

請東鄉築外城議上縣公　艾南英

邇者流賊已從會昌過安遠此地去閩廣峒不越百里全隊而歸休息數年勢必復出而會昌所生擒賊從訊其口詞謂賊首此歸復行招募再出攻剽仰惟明侯匡濟之才任事之勇敝地數十年所未見即如近者捜練軍實壯勇如雲雖犬按緒奸盜不生似無庸末議仰佐高深然良有司數十年而一見則創制立法可爲經久使後有中才得守明侯畫一此地方數十世之利非獨發事之師而已也竊謂有一郡之情形有一縣之情形在古兵法地形有通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名之曰通東鄉地形兵法之所謂通也上之不如樂安宜黃有險可據有隘可擊次之不如臨川兩河縈帶阻水可障賊入吾境如水注漏甕是處皆隙禦之之法以古準今以大例小以古準今古有以山川爲險者有以兵爲險者有以城池爲險者以城池爲險古之堅壁清野之類是也以大例小古之以山川爲險者則宿兵於外漢唐之都關中是也關中天險故漢唐兵之在關中

者僅有南北兩軍二百六十一府兵此以山川爲險者也古之以兵爲險者黃帝之師兵宋之都汴梁是也黃帝往來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大梁當天下之衝故盡收外兵而宿兵百萬於汴此以兵爲險者也卽如近者明侯揀選壯勇通縣之籍至二萬人人人摩厲惟恐賊之不至賊聞之相戒無入明侯之境閩兵會勦所過要索犒賞擄掠婦女搶劫財物無異於賊獨至東鄉餌耳輯伏城門大開市肆不易此非獨處置得宜亦明侯所部投石超距之士先聲有

以奪之也然則以兵爲險之明效亦槩可見矣今將講著盡一中明定例自精常額兵外約鄉兵而拔其十一籍而藏之註其力之程春夏歸農秋冬團練隊伍有紀止頓有營放操有期器械有部興日有事按明侯之籍而舉其法召其人何難之有然此可以禦外兵而不盡可以禦賊外兵之至志在攻畧因其所至而備之與之格戰賊之來也莫測其自晝伏夜動循行支逕我旣團練壯勇營止有定此外鄉民勢分而不合賊竄我大兵所在左道遷避所入鄉村卽已

焚屠擄掠婦女搶載財穀然後大兵尾之卽隨行躡逐勢不能使鄉落俱全且賊入一村大者足支千人經月之食小者亦足數日兼其行掠或以大衆或以零星或以夜劫我兵有次舍部伍勢不能離次分應所可禦者賊之大衆而已者賊以零星數百分布剽掠或夜分疾行離賊寨二三十里外突圍某村鄉落勢寡如獵狐兔故曰可以禦外兵而不盡可以禦賊以古兵法論之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而左傳亦曰鄭人軍其郊必不戒蓋自戰其地未有不內顧室家

易生煌惑大兵止頓去士卒之家近者二三四里遠者十餘里賊聲所入訛傳叫囂人顧其家易至潰散故地形所在不能以山川爲險而以兵爲險者當倣古堅壁清野之說而兼以城池爲險故論者常欲聚通縣之老弱婦女財貨米穀悉入城保而營大兵於外與之堵截一則賊入吾境空無所得勢不能因糧於我一則我兵室家皆聚城郭士卒無內顧之憂不至潰亂然而縣城狹迫不足容四鄉之民以明侯任事之勇廣築外城北至 港口南至太平庵沿溪爲

界東西亦如之總計丈尺分派都圖某都某圖共出公費築城若干丈高比內城殺共三之一以次相聯四面環合即照該都圖所築丈尺爲外城之四至內濠之址盡令縣民讓賣該都縣民照依時值不使异價該都圖之民公收糧畝創立倉廒多建平房小舍遇有寇警舉載財粟老弱婦女盡收入保而所築外城上下開設銃孔下可以埋佛郎機平肩者可以施爲銃百子等銃每遇十丈之間立一墩臺以放矢石以備瞭望此所謂合通縣之老弱以備城守合通縣之錢粟以免轉糴而合通縣之壯勇以勦逐寇盜者也

指陳今古山川城池兵衛周悉分明雖一邑情形而推之郡國邊方皆可作樣

卷四十六終

古今議論參卷四十七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魯訂閱

論將　荀況

孝成王臨武安君問爲將孫卿曰知莫大乎無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取舍壁壘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

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于神明矣

請許渾瑊李敬等諸軍兵馬自取識便狀 陸贄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戍師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于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從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斷繇己爲大權昧于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

宜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因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自昔帝王之所長亂繁刑喪師憾國者從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權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覬變之揣王室無自固之重泰梁迥縣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纍降詔書數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于違忤哉亦繇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

使其中成有肆情奸命者陛下能于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秪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于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繇己義烈發心委于專行病于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敎以付授之義固以覬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

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今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共樂戰與夫迫于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按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交章言其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恐上書謝罪帝報曰將軍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又蘇洵言于宋仁宗曰貢士之法文有制科武有武

舉宜令有司選舉陛下親兼之權略之外有便于弓馬可以出入險阻者不過取一二人符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即歐文忠所謂名將多出卒伍只于軍中自可求將者也又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才略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任之上自節鹿下至二千石務使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倩厭之嫌微勞盡甄則無觖望之暌又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上以問龐籍籍曰

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將帥皆稟青節制又張方平言于仁宗曰將帥之任深當久于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怠于為善按漢超太祖時命之控御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利權悉其出入免所過州縣征稅與之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

論將帥措置乖方　陸贄

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境之空虛繕甲益兵庇入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剛憤壯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然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里往來動踰旬日比宗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籍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

益甲兵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繇乎紀律制勝在于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今吐蕃之比于中國眾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繇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眾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親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度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方此之謂乎

論兵多無用　　　　范鎮

今河北河東養兵三十餘萬五十年矣又益以義勇三十萬是常有六十萬兵積下兩路正爲緩急非常計而塞下卹一小警即奏疏旁午以搖亂朝廷所以兵益多糧益困國用益不足而不知所以營救

按先儒謂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惟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王尋苻堅之屬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可諉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乃以水軍六十萬敗于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疾者幾半豈非兵多之爲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軍六十萬當得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也哉

論將帥須謀主　　　　秦觀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焉將雖良闘雖精雖具法制雖嚴旌旗鼓鼙雖脩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爲謀主蓋將軍之于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亦勝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强弱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艮平之屬爲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揚雄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抵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裴寂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

而果勝夫謂之爲猶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用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變者繇此道也後世之論兵者只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求營陣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于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紐也

論用兵

劉景淳

用兵之道莫善于用正亦莫善于用奇謹據兵法有曰途有所不繇城有所不攻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愛士卒當如愛子此所謂兵之正者福于已而禍于人則功有所不趨利于今而害于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之所繇乃天下之將也觀崤澠之路不可繇亞父知之也一箭川之走而卒成七國之功若馬援不知壺頭之不可繇而繇之則雖有矍鑠之勇而終不此于五溪之敗矣華費之城不可攻曹公知之也亡徐州之人而乃得兵甲之完若沈攸不知郢郡之不可攻而攻之則雖有老練之才而竟莫逃于衆潰之奔矣越王許吳王之成范蠡不從其命乃叱行平之使而遂走霸越之勳董卓挾漢廷之命皇甫嵩欲負其名乃忽長史之謀而含格天之業一則叱說以成功一則拒謀而廢業則君命有所不受之法蠡則知之而嵩不知也吳起守西河與士卒同甘苦以一旅之小終抗強秦之大宋義爾安陽不恤士卒之凍餒以旣驕之

志甘受項羽之誅一則愛士以拒秦一則不恤以棄
項則愛士卒當如愛子之法悲則知之而義不知也
兵莫善于用正者此也兵法又曰地利不可倚天時
不可乘半濟則擊之百里則擒之此所謂兵之奇者
發策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輙破擊輙服
此有智之士之所得亦天下之將也觀趙奢拒北山
而敗高陵以成退秦之功地利似可倚矣然劉備據
馬鞍山而見笑于吳祥卒致陸遜之處地利又不可
倚也田单令一卒而爲神師以著敗燕之績天時似

可乘矣然郭京作用六甲而見攻于金兵竟遺宋師
之敗天時又不可乘也臨泜水而退舍陽處父當退
而退以獲全師之利駐澗水而揮兵苻堅當退而進
以冊晉兵之害一則退兵而獲利一則進兵而罹害
則半濟而擊之法處父蓋有以知其重如山之意而
堅則惽于敵者也魏武日夜行三百里以追先主宜
止而不止而漫用乎疲兵唐太宗日夜行二百里以
破金剛宜行而不行而遂定乎太平一則不止而蹶
生一則不行而挫沮則百里而擒之法太宗蓋有以

知其疾如風之意而武則爭乎利者也兵莫善于用
奇者此也雖然兵非法固不能制法非將亦不能行
則勢有强弱地有遠近時有治亂而勝敗之勢不與
焉惟其將而已智氏以韓魏之兵伐趙而晉陽以潰
廉頗率老幼之卒守邯鄲而栗腹以摧是不在乎勢
之强弱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絕兵取成都南北
異習也而鎮惡以舟師守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近
也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于淝水以開元之勝而
哥舒翰失利于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

兵者勢無强弱地無遠近時無治亂不知則已用之
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然法非將固不能無不
用非君亦不能用則年之老少身之貧賤人之廢棄
而用舍之道不存焉惟其君而已趙充國以老臣而
破先零穰苴以弱冠而斬莊賈年何計其老少也百
里奚舉于牛口之下而任以國師韓淮陰拔于行伍
之中而拜以大將身何計其貧賤也陳餘捨李左車
之計死泜水上漢王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
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人

何討其廢棄也故善用將者年無老少身無貪賤人無廢棄不用則已用之務盡其才焉故曰惟其君而已

維緇齊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盡之已論其將論其主盡之而已矣自古以來用兵非一將用將非一君君將用之非一法我

太祖稱引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是故獨用劉基爲謀將他如徐達鄧禹輩則用之爲戰將如常遇春湯和輩用之爲攻將如沐英李文忠

輩用之爲守將無不隨材器使植務于兵用致武成一日與劉基論兵因謂基曰克敵在兵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帥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每觀妙算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繇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古哉若然則漢高善將將不善將兵 太祖兼之尤爲天縱矣

暴胡總憲戰功寃狀上袁元峰相公　茅坤

邇者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患漢七國唐黃巾之變不足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 天子爲震怒徵天下材官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摧其一陣者胡公自御史來荷 聖天子簡任破之璽書授戈而戰一敗之王江涇再敗之龕山三敗之沈庄所勦首虜不下萬計至于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並海上梟雄宿猾朝廷故不靳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顧身家之

禍外不顧流口之譏遂遣諜于攻濤近用謀于肘腋遂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闇其夜半耕水草履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爲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擁衆分道入寇南掠慈谿北刼杼林東並吳淞江西捷瞰浦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鄉而鬪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爲餌賊之策遂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牽文法畏名義力諭之曰與其犯

中外之謗以買沒家之禍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掀髯罰寇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顧一珮刀吾萬一天不佑惟以此自盡報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爲之引滿已而兵既四集寇卒授首胡公蓋誓死殉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横百喙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沒之後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纍纍然起而攻之荷聖天子獨爲惻痛曲賜保全今竟以告訐參殺人者

三不能不投抒而起聞已遽緊僕切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驕踞豪宕自喜大畧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鎭節度使者之風是也其所爲聲色之娛寇宋之藝衆所不得而庇之者然至于長材大畧雄心猛智臨敵乘危轉敗爲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之行則世或不與訴之以捍國之勳則世不可無傳曰馬之踶齧者必善走廟堂之上何恐以尺寸之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始則懸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買其捐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之過文法之繩以誅其撥亂定難之功恐他日國家有急事爲危疑無復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虜而馬遷猶不忘其敢戰深入之苦甘陳矯詔誅郅支而劉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

人既奮不顧身擒賊斬首虜猶必繩以澹臺仲子不肯許之飲酒歌呼何斤斤也賊平之後所繩引破賊者又自擁姬童歌唱飲炙無所忌不當破賊者所爲悲夫王李二先生武人試將論想皆有淚之諦邪

武人説 贈趙千户

王慎中

異特武人之容冠鶡冠佩魚服短後之衣撫劍而語雜飲酒呶號視直而不能側高聲而不能下手足之力有餘徒而不可制則蹴踘蹶張投石超距以泄其悁急而宣其氣曲躬俛首靦顏笑柔聲音飄紳襜袂與人爲俯仰非其事也永寧衞右所千户趙君伯齡世武人宜有其容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異時武人其容如彼其所爲亦且暴戾恣睢忿忮所至輒批捽人以自快嚌財悦色則攫取挾抑而無所憚時平久

而文法行往往見爲背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苦戮辱之于是武人之容爲世大詬不思其爲則非而其容則是彼其懲之之過而斷以自免輒毁其容以趨媚于世而求容乎上雖其進退蹈舞不驚人之耳目而驕強果奮之氣無復異時之效不亦可患也與且其容非矣而其所爲卒不能大變于其舊是兩失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恩義拊士卒如恐有傷尤兢于財貧而不侵乎下其所爲是矣乎獨悼其容之反也豈非思自表見以趨世而與上之用乎然竟落落在群伍中無以自異事任不及而材勇無以試飲酒不得跳踉亦不得狂詬徒飄紳襜袂與人爲俯仰以銷沮其氣良可悲也文法之盛背惡者不得肆而欽飭者亦無以自異將使武人何所視哉吾甚患之故有以贈趙君

患字極悲惋李先生試將論乃今甚柔謹意可憐也此等心腸其可憐又萬倍武人

任將議　　陳仁錫

漢武欲鞭撻匈奴則專任衛霍先主欲興蜀漢則委心孔明唐宣欲平河北則責成李愬晉武欲平吳則密計于張華杜預三秦之定淮陰定于登壇數語六國之封子房破之前箸一籌當是時羣議紛紛而斷以獨見衆言擾擾而持之愈確謗書盈篋也姑俟其成流言載途也姑觀其後古任將者多類此而今果如是乎則毋亦本其分閫者實任之是矣反其積弊館爲實任以責任者即收實效權刻于持議而反寬于核實故不得不出于欺罔之一途今之將將者殊可異焉巫嬌祝誇冒虛下首虜斬馘鳬入據實于他人僞而增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縻屠腸喋血泣而向隅食脆衣輕坐而取印罔而飾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紲赤豕若日而曰彈盜山東白骨如山而曰驅虜絕塞蓋而覆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紲士生斯世即有忘家衆革之忠非銷骨于入宮之妒亦擧刖于築舍之謀耳

先生又議將權云今平居政令盡出督撫當陣旗鼓乃付之總兵是臨敵易將也上下不相習而功罪互相爭疆場之壞坐此矣若以行間政柄還總兵而以總兵功罪聽督撫則督撫之體仍自尊而總兵之材庶可展云

紀三將失地利議　陳仁錫

三將杜以勇喬以智劉以紀律皆有古名將風自三將死而天下無將矣此皆已未春之搗巢爲失策甚也然三將之死皆以地利不明之故殷鑒不遠可復浪戰乎哉惟當用舟師數爲戰艦千艘聚教半年于五六月西南風多之時或自登萊或自天津順風揚帆先抵旅順山火進鴨綠江以舟爲家返客爲主彼來則登舟以疲之彼去則縱兵以撓之北返巢穴則水陸並進以追之西渡三岔則四面埋伏以邀之東連朝鮮滑師以擊其東西通土蠻虛聲以攝其西夫自山海關至鴨滑關共二千三百餘里出鴨滑關至建州又七百里共計三千餘里而我師登岸則爲陸登舟則爲水器械兵糧陸續接濟有增無減有進無退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彼且疲于奔命之不暇矣如此三年而遼不能復建不能橫者未之有也

離議地利實是

試將議　李雯

明詔使天下舉將才入京都試此大惠也收不羈之材作天下之氣自今日始願　陛下無少忽夫武臣之不可強以文藝猶文臣之不可強以騎射也雖使能之於空言何益不能乎于實力何損而斤斤慮此者意疎歟上之所得甚少而下龍之甚難奚爲而復以此羈之夫武臣所效于國者粗者拳勇股肱耳不待文而見精者設奇而審謀又非文之所盡也始之以其粗漸而求其精則二者交得之矣始欲求其精併將失其粗尚安用此空頫其慮哉且古之名將其文章之可以應制科者又何人也誠得使武勇之士各占其所長上之大司馬大司馬一再試簡去其不及格者然後選良日備羽儀設武帳鳴鐘鼓御講武之臺以大閱群士天子與公卿大臣親定其高下則才能之士人人樂進騰踔之氣張矣京師有軍營至衰獘也　陛下各部數百人而爲之部曲使之料其勇怯訓其技巧齊其進止和輯其心務各以相勝卻此則有以觀其御兵之術矣議輔盗賊至獲狡也使

得統其部曲分置近地以便為之捕討盡滅為期如此則有以觀其制敵之略矣不能者黜為士伍能者升為將列則精銳皆集于朝廷耳諸衛多世升苦其濫而莫之救也今列之于武科試及格者優異其典不能者奪祿資其費乎鼓其壯又搜其英奕邊方內郡歲舉其卒伍之良而上之朝廷每郡一二人或三四人 陛下試而擢之則勇力之士有以自異又振擢于其儕矣是皆可得將才也豈特武科數十人而已哉然臣聞之漢武之世征伐匈奴衛霍之徒皆天

子親貴臣賞賜慰勞不絕誠有以孫愛之唐或募將尚主與天子習射于便殿宋至建炎最弊然握兵之將出入殿中奏請輒行當時雖議其恣而亦有以得其懽心今將帥之臣未得一望高門之闥守邊者闊萬里視中朝之臣曠若絕域上章拜疏又不得專達封侯之事杳不可期一二細故小吏執纏而覘之甚大患也夫古之武臣大約雄悍自放有鷙驁而不可下之氣然後人主餌之以財物柔之以聲色感之以恩而制之以節乃可得而盡其用今獨甚柔謹意可

傑也嘗攷 太祖之制五府先六部都司先布按何嘗不右武哉惟大勢既去則體赦而心惕耳苟將帥之臣皆得與 天子接殷勤假顏色市恩寵閫外之權重封侯之爵輕雖不奉明詔其氣固自振不則徒其貌然耳英雄之士未為勸也

想見其人

重將權　　陳子龍

利在于此而害亦在于此者聖人有術焉去其害而就其利則天下之事可以興舉苟長其將來之憂而忍其目前之患徘徊四顧而不敢發則坐而待斃之道也古今之事一變而不可輕後至于今不勝其弊矣莫若兵民之異民而文武之異官方其始分也以爲戰者人所難能而不可以概責乎人必習之有素養之以時然後擊之戰陣使其心以爲固然而不疑若是則天下兵必能戰將必能死至于今日行伍之

上無以異于南畝之夫介冑之臣無以異于衰寇之儔將以其名焉異之然則向之所謂民不爲兵文不兼武豈遂足以精天下之技能乎且夫兵弱而不振者其故何也始于將權之輕將權之輕今之人未嘗不知之而卒不能改者始于將材之非而其執不可也明知其非而不能改誠懼乎來者之憂而不知利害之可以術易也昔者漢唐之事愚嘗聞之矣將之出軍也天子之詔令有所不受而節度之在鎮者財賦恣其出入誅戮任其號令僚屬聽其選舉是故士

樂其賞而畏其刑將吏畢効其能而不敢以欺其上任專而無遷徙之慮其權一而鮮旁掣之患當此之時戰勝攻取四夷有所畏而盜賊易爲翦殄將擁重兵而強也今也不然其號爲大帥佩將印以上者悚息于文吏之前仰金錢于縣官而又必以半饋長安中不得以意賞罰其下其屬弁之可用者聽朝廷之資敘遷調而不得久爲所有郡縣之簿尉得以指抗是故庸人致身其中惟媚好其公卿長子孫而已人惟責之也深則自愛以求當苟上之人以犬馬畜之

亦何望其忠義敢死哉嗟乎古豪傑之士有胄爲天子之族屬而以不得爲將致恨者以今觀之將豈可爲者耶雖然亦至有利害矣前者之害在于武臣太驕而紀綱絶蘇今之害在于文臣太尊而功名微當唐之時藩鎭擁兵自恣掘其土地人民天子不能制而其最患者文吏受其節制自郡刺史以下奔走惟命至于天下不得志于科目之士貪其祿食而遊其門天子不得操富貴人之權而上日以寡廉鮮恥綱紀大壞今也寇孽鋒而擁數十萬之衆者三尺童子

持尺一之詔而召之則歸命恐後至于草茅誦讀之士挍剌幕府長揖而已是故文臣甚尊而武臣甚卑凡文法吏得挾其權變嫪之其氣日以弱其流日以賤而功名氣力有所制而無以自見二者之失人皆知之但以古有難防之危今有易制之安是以就其易且安而不知兵弱而不振亦國之大憂也愚故曰莫若重將權夫軍中之不能無文臣者勢也然使今之文臣俯首驅使于武臣之前情有所難矣愚按曰莫若擇將材關之盛時兵無常將其輕士卒出以征

不廷而齊晉之治兵者若其國之大夫也方今之患文士懦弱而寡畧寡畧者非獨昧于兵也而凡事不勝任今宜特立文武兼等之科試以經義騎射策以兵陣之法稍優異之使爲邊將其人既爲上所重必喜于有爲考其功以至大帥畀以全鎮委之以權大起于儒生之間必無拔扈不驅之習而文吏之任其地者以爲同類之賢者不敢有所牽制而又無屈辱之耻若是則將權可重而兵可強也今邊鎮之督撫非乎未嘗身習其業久諳其事卒然出于細旃之中而立于金鼓之下自處貴倨視將吏若厮養焉能撫摩其士卒教習其擊刺使其兵親愛而樂死乎是必偏裨之任皆文臣知兵者爲之如古者參軍司馬之屬而可也所謂去其害而就其利者此也而議者必曰世無其人世豈無其人哉

取將材於文吏世有其人其議不迂。

卷四七終

閩中　林德謀禾公纂輯
施有翼爾裔訂閱

論募民徙塞下事　內言邊縣　鼂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

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刈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凡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

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草政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聞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

錯又論守邊備塞事云胡人性如飛鳥走獸逐水草往來轉徙時去時至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遠方之卒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備之胡人入驅能止其所觀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者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篇內又云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其募罪

人及免徒役作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此雖施
中人情然人非極飄蕩無之誰肯向塞下者不如
選常居家室田作爲至利也東坡亦以河朔沿邊
用本處土兵爲古今不易之論其言曰河朔州軍
自澶淵之後百姓自團結爲弓箭社戶出一人推
擇長副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
長技與敵國同私嚴賞罰分番巡邏遇有警急擊
鼓頃刻可致千人盡親屬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
深畏之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人戶致命盡力
北賊豈敢輕邊若如入無人之境哉

塞鎮議

林文秩

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夫城郭甲兵有形之險也法制機宜無形之
險也春秋傳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政制夷以夷也
七旬不格九譯來王夷已不古矣高克鬼方宣伐玁
狁至今頌之戰其上策乎卽如趙滅襜林秦破強胡
漢挫吳南唐之消橋宋之澶淵亦制虜之大機矣戰
必先守戰國燕易王築城以連趙趙武靈王築城以
連秦秦始皇兼併西跨隴蜀北接燕趙東連遼海漢

武通西南三十八國開朔方二十餘郡唐築三受降
城於塞外布節度於要荒亦阨險之要樞也才勝而
地勝必如秦王翦武安趙廉頗李牧漢魏尚程李唐
李郭李晟假之便宜餉以歲月寬以文網優游以俟
其成功矣足食所以足兵漢募民塞下耕藉渭濱晉
屯糧於江淮唐輓漕通便利勞逸互更番是矣至於
欽賞策出宸下趙宋故轍也我　高皇掃胡虜宇
成祖宅北靖邊其於要害經畧規前括後而光大之
視歷代益加審焉外如西阨嘉峪北建東勝障朵顏

東封朝鮮撫制建州內列九鎮犬牙錯制棋布星羅士馬屯餉水陸洊輸款貢市賞無不明備誠萬世之鴻圖哉顧制造於前百密恒虞其一漏循習於後一漏延及夫百疎累代集思成之而不足一人恣意敗極而無餘夷情愈狡計不及也險阻藩籬漸泮渙也簡練防禦志怠荒也欵賞務餉費不給也唯是時宜戰也以為徵功宜守也以為怯敵戰守欵而交互也以為觀望紘綖膠鋼不可鼓矣勢必合也故分之分故合之急也緩之緩故急之輕反重之重無不輕也

平衡失權不可量矣夫官骸痒痛無以效職而從心中外聚爭何以同功而共濟要當廷臣經畫于中諫臣持議於後鎮臣節鉞於外巡臣糾察其間樂臣發衆而指示應變於當機務使宅中而籌外責人而處已居重以馭輕上下相維大小相恤同異相參謀力雜奏是謂萬方一家萬心一念者也故經畫毋中制無苛繩否則假之以節鉞裴度之淮蔡范仲淹之延州韓琦之西陝何人相之不可以出將也者而廷臣慎論事毋浮議巡察無課虛否則親試之以折衝黃

覇之韻川龔遂之渤海虞詡之朝歌何文事之不可以武遇也者而言臣巡臣慎節鎮毋擾功毋外掣明賞罰儉芻餉精簡閱否則從事橐鞬以周旋大將軍右將軍驃騎將軍而並驅先零湘沅皆以元戎而率戰何建牙之不可骨矢石也者而帥鎮慎分禦制徵無矜己毋畔援毋越俎毋膜視毋挑觸毋首鼠啓釁從橫一體而分功賞相及罪過相坐管仲所謂夜戰則聲相聞而不乖晝戰則目相識懽欣足以相死是矣而戰士會鎮禦累功遷秩而不驟遷不驟遷則諳

練而功多苟起白首入玉門李勣弁卅十六載不為遲也負罪償功不遠絀不遠絀則惠懽而志奮馮異敗而淹溛振岳飛免而湘南平不為恕也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卒然有變其權不分岳飛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何慮天下之不平哉秦誓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予有衆三千三千一心如是戰可守可欵可屯可勦可掃除可收復可閉絕可開封貢市可安挿中外保障可何夷狄之不可治是之謂以夷制

夷之䇿宜若夫知人善任使安內以攘外仰唯
神聖在御明見夫萬里云爾

此先太史禮亨公筆也　文皇時大傷逆邊公以供奉得危從宜廟初奉　命巡山西邊憲副再遷總憲十稔於雁門太原間關塞情形想當抵掌所著有九邊圖志此特采其精端云在輿地邊海統用周介生先生者則今昔情狀自是不同也

制酋

陳際泰

建酋爲患十載於茲矣視其立國次第與其人沈毅非可易與則國與國相終始之寇也無論將材不逮於古即起古之名將而推轂任之亦未見其有萬全之策蓋衛霍當漢武百戰之餘乘勁者也靖勍當唐太宗勃興之時用壯者也且所當之虜皆行國也行國彼易勝我我亦易勝彼何者彼原無立國之勢也四子之材優矣若張旣之平河西馬隆之破樹機能此不過游食之虜沈慶之之殲諸蠻此不過內地之夷二子之材旣不勝其將帥使移而當今日之奴豈易爲力乎麗國不可不救也非獨屬國被殘君臣之分不全夫救彼適以自濟奴善伺人豈復爲人所伺襲與搗非必與定得也而虛出於先實出於後使彼力不得專於麗則麗雖殘而可存此旣可聲義於麗而亦可示憚於奴孔明正義曰與吳連和而分掎之力東南之勢不得盡西北之利亦已深矣此之謂也麗存而養之數年以復其氣其德我豈有量哉而奴因不得一意於我此亦制奴一奇也西虜與奴氣類

頗同而又畏奴威終不代我受兵然明而羈之是又顯樹一奴也吾微有以啗之使尚未絕意於我既可制奴之後而我因可小緩其合而内入之謀夫氣兵之貴者也向者與奴從事未嘗發一鏃而望塵聞風逝自奔潰今幸而僅失兵之氣可以漸復當事者濟之以同心持之以堅忍而濟之以廣大昔人云小勝益懼小敗益厲所以養其氣小勝不喜小敗不懼所以養其心既進而據三岔之界以耕牧之以示可久且惜省飛輓也我之氣用而不已既以狎而定彼之氣久用而不得所當亦必有所息倦而不舉庶有濟乎

可泰武經一子

制奴　陳際泰

奴非能戰也而中國之怯弱則從古未有是也晉與宋弱矣然祖士雅輩挫其鋒而韓岳諸人亦未問有難海上之師者今未見敵而栗何多跗注之君子而巾幗也兵之所以畏將者以其將之能也兵之所以敢戰者以其氣之復也今亡是也是皆婦人也夫奴臨門邑昧絕婦在軍臯鼓噎婦人之氣其不利如此今已滿注於倩師毛孔之中夫安得而不敗虜幸遁矣幸我有以驅之也俛鶩免送以爲虜嗤至今齒冷焉而虜營已空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求一騎岸其後而送之而不可得也抑又甚矣德州薊州真定當屯重兵以一中丞一總兵填之則三輔之勢強而虜有所忌不敢復至城下匹夫重閉京師猶不如何也關上之兵漸次進屯右屯以窺廣寧盡三汊而守之非以復全遼也守長江者不守長江而守淮淮者長江之蔽也則守榆關猶守榆關乎守榆關寧能全榆關乎謂力之不足脫召敵焉敵不召而更來安得謂我力不足而使彼遲遲也故事有不得已者斷之

可也餉不足猶可言也獨患兵之氣未復開闢上之
師已數捷矣似有可乘之機矣然愚獨憤主憂臣辱
之時而塘報輒曰大捷奇捷讀之不勝色動究乃僅
得虜首數級耳中國以數十萬人往遺之乘而奴嘗
以為樂也今得彼數首而稱賀徵勝是奴為無敵於
天下也此重辱襲弱之數也魯仲連而在當必復蹈
東海矣

篇中無一戰守字而戰守之氣勢屹如

遼東鎮議

馬森

愚嘗按遼之冊籍載定遼左等二十五衛額田三萬
一千六百二十頃額糧三十六萬四千九百石額草
五百九十四萬六百三十束鹽鐵等在外此猶
國初驅逐胡虜之後罷州縣置衛所底定之時郎計
有是額并二州戶口二十七萬五千一百五十五虜
寇蕩平遼人樂生生聚富庶之餘宜不止此也乃不
加多而益耗損者何邪夫是地唐虞都冀時固中國
之壤本非要荒也豈不宜樹藝乎且土地闢田野治

霸政猶先之而況于四夷來王之　清朝乎守土邊
臣但議請兵馬增糧餉而不一加意于此吾不知所
謂也以破敗之越二十年生聚遂足殲吳雪恥其大
要可識矣歷攷以前邊臣如正統初王公翱者遭內
難固守遼鎮數年衣不重帛食不兼味廣儲蓄益士
馬精器械軍卒樂于飽煖而勇于戰守其舉用將才
如施聚焦禮韓皆拔自行伍之中為夷狄所憚提兵
開原馳一羽書諭海西諸酋部畏威效順輸誠款服
此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無累者能之乎今之議者

謂遼東地方極臨邊境西自山海關外起東北直抵
開原沿邊衝要平坦處多海州遼陽遼東雖隔遼河
亦有灘可通人馬廣寧義州錦州寧遠前屯之地皆
平曠難以設伏西北大寧售遼河上哨兀良哈三衛
達子東北腦温江松花江灰扒江黑龍江海西各種
野人女直東南婆猪江河迷等處建州三衛熟女直
棲連窠居往來在邊駐劄是皆爲遼鎮患者要在脩
理城池邊堡墩臺壕墻以嚴保障耳此其說不獨遼
可行即各鎮計亦不出此者近年以來選將不問勇

怯惟金多者得之一旦地方有急即厚斂彌縫邊墻
倒塌墩臺失守烽火無從傳報按伏全是虛名屯田
之人殺擄殆盡在城軍士田不敢出耕山不敢出樵
坐食空城張頤待哺其弊非一日矣夫虜夷瞰我備
邊虛實以爲向背或陰附强寇而肆搔擾或窘于飢
寒而掠我騎畜急逐之則遁去少緩之則復來乃其
狡猾素性也吾不患虜之時侵而患吾之無所備吾
不患備之無策而患用策之無人今之時如王公翺
沿山海抵開原所爲之墻垣所深之溝壍尚如故乎

所經界屯堡易置烽燧尚璧貫珠聯千里相望乎其
關行伍更老弱賑貧乏婚配鰥寡量情罪令頭布粟
能一一效行之乎彼當土木之變猶能收拾人心壁
守以遏方張之虜未有重熙累洽之世先事預防而
尚有患若此也故輸忠悃之臣熟計于關內關畧之
士效用于關外休養生息以整頓數十年之廢墜
國家且信之專而任之久即三岔河套不足平夫虞
衡生有云海濱之地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
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之欲得官者

合其衆分授以地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
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
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
地之高下定額于　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
命以官就所儲給之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
孫如軍官之法則可得民兵數萬近可衛京師遠可
禦夷虜于遼河東西倣而裁度行之是或生聚儲畜
之一道也夫有地而草莽之何以聚民即民聚矣而
食不給何以作鋭是積虛積弱之漸又不如今日之

耗損已者他時之事勢愈不可言矣

恭敏公名德崇勲國史郡志詳言之著述奏議不下十百屢采此篇以其足以包舉形勢經制百代也

馬恭敏公著書甚多而篇中又每致詳于河套以河套為要害所係國初含受降而衛東勝已失險其後又舍東勝以就延綏則一面之地難以當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為虜巢深山大河勢傾在彼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套地歸我耕牧屯田實為上計即楊琚曾銑之業何以加此　世廟嘗稱逐虜復套之言甚壯竟為賊臣阻撓此公所為寄慨于因循者也名臣傳載公深于理學一以程朱為宗故能孝以成忠內外樹績至今特祠名山歲勅有司俎豆云公蓋以三達尊垂三不朽宜後進景慕先哲也有翼因得讀公家譜所覩行事有非國史之所能盡者爲施有翼識

復遼實着議　陳仁錫

遼地綿亘五千餘里而三岔河中分其界河東遼陽為重河西廣寧為重廣寧不復雖有寧錦前屯不過一線咽喉河西半壁終非全有又安望其復全遼破奴穴哉且廣寧至河僅一百八十里距河為守護防踏渡是天塹之雄也錦義右屯足稱犄角是自強之地也土沃產殷屯種易饒是富庶之區也邊外一帶俱插漢所屬十八家夷人受賞之地廣寧一復插酋必還舊穴思討原賞而宣雲亦得稍緩是於插爲調虎之計於奴爲坐困之謀必再加申諭凡遼人有帶任省直者盡數出關以還故土嚴令各官有姑留遼人者從重參究以清內地遼之科貢世冑俱許仕遼以立功勲不許遊宦以忘桑梓俟平定之後照舊推陞別省自欽庶遼望先歸遼衆景從或路遠難行官給脚力或窮餓不前官給粥食各府州縣務加體恤全活孑遺期歸故業精壯選之爲兵老弱耕之爲屯以遼人復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捲土重來之實著也遼原有屯糧有屯草有科糧有科草載在冊籍雖之

水庫乃百姓祖業已地地有金銀銅鐵之殊科有上中下等之異俱入倉廒之內以為軍備之需有管屯之官專以追徵為任有倉廒之官專司出納之責全遼官兵廿萬三千坐食本衛本色六箇月仰食京運折色六箇月二百餘年馬騰於廢土飽於伍法莫良於此矣今或地在人亡宜補其人而屯其地法廢籍存宜設其法以合其籍奈何置之不講也如無牛者官借牛價預擬牛租或穀或豆青草穀草至秋上納其原價仍在也無種者官借籽種無食者官借食米

亦預擬其息以為上納之準再廣募商價各備貲本屯田塞下或推衣或加級或贖鍰或糴賣俱以本色為重而折色有禁較之兵丁月食厚餉歲糜幾何且既欲其戰守又欲其耕耘能堪此重役乎且不肯將領每藉公作以耕私田卒致枕戈之徒兒竟是荷鋤之備僕敵愾何以振撻伐何以張哉是民也是以養兵兵益足以衛民也便計也

真是實着不是虛談

破主說搗奴巢議　陳仁錫

一曰漸進漸復也一曰用夷攻夷也一曰修屯攻為久計也此三說者有復遼之美名而非復遼之急著也何也兵家之勢利於合不利於分奴之就我城而不守也情之深而策之巧也蓋奴衆寔不甚五萬若得城即守則地廣而力分故旋得旋棄者非愛我畏我也正以分為合之計而中國之將支不識也若我持漸進之說以為恢復之謀則得一城守一城後一堡守一堡多兵則無餉少勢則戍孤我散為守而虜

常聚彼以全力攻我苟一城陷而餘城不可保矣其不可必保者兵家分合之勢使然也是兵未進而先疑虜未戒而起釁何可用也湟中屯而兒零降渭水屯而司馬困法非不美也然患在剥膚而求七年之艾火已燃眉而望西江之水庸有濟乎況今之屯田割死士之脂膏而是耶蠢之令驅荷戈之貧卒而食不毛之場何可恃也其不可恃者緩急久暫之勢不同也愚故曰此三說者有復遼之美名而非復遼之急著也今誠為恢復計則奴巢不可以不搗兵機不

可以不逮奴自犯我而河而我不敢以一矢相加遺奴之輕中國也久矣聞其金復海蓋一帶戍守單弱而貪婪屠我部曲多離且酋長各擁重兵而不相下此亦危而動之秋也我乘其無備因其猜嫌打造戰船千號挑選精卒統以智勇膽畧之將潛伏于天津山海而陽出陸兵數萬於三岔河之間高其壘赤其幟以示渡河之勢奴必悉銳甲以拒我師而我以舟師潛抵鴨綠江直擣其巢穴率東江之兵收遼之四衛又約朝鮮之旅攻奴之腹心三方並進水陸夾攻

此時奴欲歸而陸兵尾其後奴欲戰而我已潰其巢奴欲竄而毛兵銜其右鮮師截其左勢必四分五裂雖然邊吏以偷安而了局縉紳畏卸擔而因循造幾千號揮金百萬事出非常勝負難度能無首事之慮乎前人委之後人而後人復然今日望之明日而明日又復然天下事將不知所稅駕矣嗟嗟遼左可復而不能復且使之必不可復者豈盡武臣之過哉豈盡武臣之過哉

擣巢一着亞夫金鼓從天下韓信旌旗皆水陣

邊議

鄭之玄

每嘆中興之世制馭夷狄有方而其受命之臣戒心邊事無頃刻忘夷狄之患也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備而禦之已耳言備禦而攻戰在其中矣未有不攻戰而可以備禦者後世築樓煩之塞立受降之城皆其備禦之最要者也薄伐玁狁至于太原驅而逐之已耳言驅逐而尅復在其中矣未有能驅逐而不能尅復者後世空幕南之庭犂老上之穴皆其驅逐之最遠者也考成周鄭鄗西戎逼處朔太原亦周京

千餘里之邊耳至于侵鎬及方一則曰玁狁孔棘一則曰我是用急汲汲乎啓處不遑必一月三捷執訊獲醜而後即安漢唐立國其于東北邊並遠武帝罷蒼海郡棄遼陽九百里之地以予胡而後世不以爲失太宗事高麗身屬櫜鞬數馬兩服以拔遼東白崖諸城而後世不以爲得無他緩急不存焉故也山前山後棄自石晉而藝祖不能取横山靈武淪于西夏而諸宗不能復于是中國故地盡委二邊而夷狄之禍與宋始終然則籌邊事者可不審于地形緩急之

勢哉國家之邊非如漢唐之邊可取而亦可棄也其急尤甚于宋之西北二邊何則　高皇帝定鼎于南去虜甚遠而所經營而守者東至遼海西至酒泉河山險阻聯絡宜薊蓋外邊也　文皇帝定鼎于北去虜邇矣而所退畫而守者東自龍井西至黑谷邊城磨折營堡蹤夷盡內邊也故自潮河川喜峰口以窺盧龍則灤平騷然矣自黃花白羊則陵寢震驚矣遵永之間嵬末中虜而議者有欲罷三衛復大寧以全地險又不然而以大寧都司舊移之上谷者仍立之

薊以為重鎮然則遵永之患豈非邊料其有今日歟遼左之入于奴十年所矣往奴之舍撫關而趨大安馬蘭也備之于彼而乘之于此東卜爲黃陰爲齊埒蹂躪漁陽之境絕壘岩城矣薄　京師莫或格其馬足者其所以備而禦之者非也奴不知兵深入內地使稍有有能之將有律之兵可邀而殲亦可尾而擊也顧窘急求帥驅豕豢狼塞上援師彼此不相應矣盡敗絕空殉道戰其所以驅而逐之者非也往事無及可爲寒心者矣為今之計非言恢復不可而恢復

之計目前之至急者一曰難民夫削髮投奴斯民之痛也自賊至而父母妻子斷于鋒刃室廬燬委于推剝逃遷之人日夜望救以應我師而誰與赴之故弔死問傷而誘致之復業急也一曰要害夫高深扼塞沿邊之有也自兵耗而烽火斥堠為之晝僵壞堡堂圍闃其無人奴介馬而馳潰墻而入而誰與堵之故嶄嵒制壁而申明其守望急也一曰練兵古之用兵盡有六　良家羽林之孤兒今勤王比比惟西北之兵號爲最勁然山石漬卒一入而有良鄉之條

此近事之可恨者也江南弱旅無一非思歸之衆卽浙兵亦虛名耳故藏而汰之是矣而塞上之兵不可以不急閱練也一曰擇將古之用將蓋有登之于徒步取之于纍囚今列鎮比比而急而當奴則求廉將然劉杜宿名一戰而有渾河之衂此往事之可惜者也文墨紈袴無一非不任之帥卽緩急將安用之故擇而用之是矣而秋防之役不可以不急責成也四者一時收拾之要着也至于議餉以足兵議屯以足餉恩則調餉以足兵也又可以兼行法令凡兵之謀

千伍者固足之偷也使之不能飢而後可以責其死使之不能譁而後可以誅其亂今若邊吏腹削之律坐以不赦則兵士亦宿飽矣何人而脫巾乎故備時立而法今亦可行也屯以足偷也又可以兼用兵民凡百姓之怯于屯者曰虜擾也亭障設而後可責之營田耕鋤衆而後可練之成軍今若邊商中鹽之制主于必行則塞下盡樂土矣何人不自爲戰乎故竊觀省而兵民皆可用也抑愚又有說焉恢復要在進取進取之要在乎反其所以失亦曰其進而後寧廣乎

廣寧遺壠鞠爲匽脫奴棄不守不過零寇之所出入而我之偵探不敢至焉誠數出遊騎往來出沒其中示以必取悉力山谷河抵以爲固而大兵可入也而奴亦告歷矣是廣寧固我之朔方也其一說也其進而收遼陽乎遼雖入奴未如江北故地淪入五胡不知爲中國之人其父兄子弟之憤未嘗一日忘也誠有張皇六師之舉則其家中國服歲時慟哭祀父母者盡遼之人可聞而至可拔而來也而奴亦告遁矣是遼固我之太原也其又一說也意未易言也然不

可絕口而不言也夫通州爲涿之置三輔也一以護陵一以護漕一以通南北之咽喉也庚戌之故事也東江殘卒困無所棲島上叛將復費招撫其去以附奴其來以憂登萊也亦不必然之慮也今之建牙者非昔之建牙者也今之專閫者非昔之專閫者也今之撫離獲裕戶口爭國鄰他皆骼而牧民者非昔之牧民者也不可不慎使也羈縻參贊與奴爲市陰陽于我不可不聞也金復錦義之間不可不爲意也邊上之精神當無日不在于邊左毋遺邊老師悠悠河

上君子爲佐寵小人爲蚤泌也文武大臣倏屬偏裨而下惟敵是求惟力是視毋枝蔓葛藤齟齬勃谿異時經撫之覆車也夫如是而天討可致孽奴可滅也不無望乎

皇上之着着申飭矣

邊議　　　姚希孟

奴酋踞十有三年于茲從撫順發難遂奄有遼陽至于廣寧再破而河西一片地半與奴共之矣　國家以疆土之重設撫臣控馭之又恐大斧錯馬腹長欲發縱謂遣出于二更設有督有經乃自有遼事以來遴選不擇人而用不擇人之宜于地者而用用一人復用一人不擇其有相濟無相撓者而用始用一意忿決事者未定軍中之戰守先遣輦下之精鹿棄良將如孤豚委精兵于㮣雉一誤也再用土𤜶𤜶自任者媕𢦃概陞欲倚金城徵師索餉幾成尾解既揭竿衛而反爾且昌衆怒以同歸又一誤也繼用一嵬嵬無識者借回紇以抗土番原屬舊諸藉契丹而成石晉將貽後殃彼正利鷸蚌相持我欲使虎狼互噬又一誤也三路之所以敗兩河之所以失皆原于此至于邇日抑又異矣受命嚮闖軍旅而外皆非所知乃前有帑宛扶孤之遣後有勞使訊問之書耳目漸騰情形難掩至高臺之事何啻齎盜糧哉生殺自恣惟意所欲爲既與入寇者分道並進不思隨地邀擊

恣乃敢遣援兵而以賊遺君父何說之辭又以情不解事日夜祇沐斤堠塞虜祭之呼者當北門鎖鑰遂使葦蕭與京塵蕭併通國徬徨莫之所從于是方其迎餉者繫囚門而出致絳灌之徒反唇不相下市閱亡賴輕啣闡闥㬎足聲吠欲取金印繫肘後迺老生猶延村塾中摩美塗飯以爲孫吳所不傳總計十三年間禦奴之人後先如故奴安得不夷時踏舞自謂上擇犁下孤塗惟我漢孰與我大哉愚以爲欲禦奴先使人不畏奴夫奴亦人也彼恃馬馬蹶則爲跛鼈恃弓矢蹶則爲擧拳而中國之火器前古所未有此天之所以壯　聖威也乃自火器興而矛鋋鍼戟之用等于蒿枝不知宋以前對敵臨陣所仗何事劉武穆順昌之戰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百人斫其營折竹爲鞭鞭不能測況助以轟雷突發何所不制必又使人恨奴奴既淫虐無比寡人之妻弗論擇而押之如應聚然錄而相接銜馬尾人穹廬稱觀等不從躍而剝其腹剔其胫䆳𧆞相屬也痴男子投戈解甲長跽請命如撩鋒而歸朽蔘一揮亦

則實元者千計。餘喘息者雖其顛踣者舉而飼馬即以馬箠箠之骯川潰。强者追而衛矢石。正如周齊間驅中國人爲肉籬。小卻又立誅無貰。計十三年間殺我生齒不啻幾千萬。今所存者非弟若子。即宗郝巷屬。若四方調募奔虎符王者。亦必有客死鬼烽相遇于妻風冷月之下。夫雪君國之讐者。貞臣誼士也。雪骨肉之讐。恒人辦之矣。田將軍守即墨。使城中人見齊之降者盡劓。又見其掘壟墓燒死人。且怒且涕泣。戰自十倍。人知單之火牛。而不知其能火士卒之怒也。可師也。又必使人利于彼奴。矢獲一虜級者予數十金。或陟一階。利矣。然幕府上功次展轉稽畷數月不得報。且以　朝廷之利利之。利無幾。胡兒之垂橐而入塞者。困載而出塞。錦繡披毳裘。金錢溢革橐。今且禁而穹廬矣。徵特此。即遼陽開原皆寓內殷富之數也。入不出。往不返。有貿易而無輸將。是爲金穴介胄。其有意乎。昆陽戰罷。王邑殿尤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器輜重。舉之連月不盡。咸燔燒其餘。此一說也。可使人自爲戰。而其要者。使戰士不苦餓。水輸陸輓未

始不相繼。而鳩形鵠面。皆飢色也。故士飢。必使將吏不得過飽。將吏然而雁鶩之餘。權宜而偷津要。因戰士而飽者。罪一人。再戰士轉飢。又欲使戰士不苦寒。甲裳衣繡亦未始不相繼。而蒙茸敗襖。皆寒徵也。故士寒。必使將吏不得過溫。將士溫而縣帑之文茵雁而承筐篚。因戰士而溫者。罪一人。而戰士愈寒。故軍識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也。兵未有不用諜不用間而可動天蕆地者。今戚壘頹圮。咸武殺傳烽號帶之歌久不掛于戍卒之口。奴虜忽來忽去。彼從恍席度。而我猶熟塵也。甚者一牆而外。隔若重巒礙。三萬衆于國門之外。士大夫猶拊手賀戰勝。諜之不有。何況于間。今欲繼陳之則更僕未悉也。兵法稱奪敵者五。而首爲廟勝之論。今　朝端柴勳飲至。何敢謬附于李綱之憂。但自締邊垣而外。猶未集勝算。而畚築之功亦未必登登槖槖也。昔王忠肅撫邊。專以繕濬墻溝爲事。烽燧斥候千里相望。虜望之輒走。馬端肅嘗教士以五花

八陣遼左皆爲精兵戰守之法具在今無兵未遑召募有兵猶需訓練禁旅宛然故事登埤猶爲具文又聞古之禦敵者遇陸地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因水泉則週處停蓄號曰水櫃今一切置不講火攻戰具器與手種種習否乎至若與奴並雄者有款必善撫款而後得當心于奴爲奴地主爲鄉導者先有東後有款或善圖之而徐及于奴奴之或踈或密我之可恩可威者有西虜諸部落或羈而御之毋使其入于奴而且可收以伺奴總之奴必可制而惜無制之人不得其人雖有桓桓赳赳之將如前此而松後此而桂無異驅羣羊搏猛虎得其人則大者灤州之克功成于一鄖宮小者呂黎之守倚辦于一縣今精遴而廣備之何啻三年之艾哉

遼左海防

休寧金瀾公著輯　陶望齡

遼左亦海國也而東引藩猶爲扞蔽故倭備稍緩當永樂時倭掠望海堝都督江某禦之殲焉相戒不復犯遼而遼故亟虞益緩倭萬曆間倭入朝鮮使來告急于是　王師出援再渡鴨綠江盡敵而還所以鎮遼揆順與滅存亡威德甚盛而士馬物力憊焉遼始患倭矣倭既焚巢遠遁　天威震疊喙息不暇朝鮮人林餘銳數數來言賊狀當事者慮賊狙發其來去爲飄風未可逆備且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未聞爲裔夷戍也遠戍非計玩之則召寇召殃此在疆吏謹守境據要害而已賊舟入朝鮮浮江揚颿而出我四鎮靡不兵者譬毒入口則潰腸蝮螫手足則攻心故治蠚者急擊其肢而禦毒者先防于口登萊金復之崻于海若闘者舒兩臂以扞身也島嶼絡繹若陳梟以限出入也合勢比力交鈹夾戟承之賊即至宜不能入歲丁酉以大吏議設遊擊將軍將千五百人屯旅順口癸卯鎮臣復言諸址海郡皆有海防文吏用以廉察姦慝制馭武弁今旅順口置戍將無海防

官無以肅軍伍佐籌筭宜如它郡例建設同知一員
治金州係衛濟南詔可余惟遼于京師肩髀也遼彊
則髀厚自山海而外僅諸廣寧驛道僅纔綫虜出沒
抄掠烽堠時舉有饋餉宿旅之虞而遡今亡人不能
物副若飄蘇海道逃之青齊夜發晝至是遼無負海
之利而有其害也國初時轉粟況海歲七十萬石繇
登萊以達于遼士飽馬騰亭遼而利倍麗碶沙門半
洋諸山循濱渤而渡以接旅順舟行其間若傍涯岸
耑遼疏于燕而脫離齊遼之不能遠齊爲強必然之

勢也遼齊爲輔車傷屯戍治除艘合綜會哨聲生勢
長微察精嚴奸人裂足負纓流竄寄若內地收海之
利而去其害于平時猶賴之況震隣之日云乎哉

淮浙海防

考索

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錢塘兩壖浙
江去淮有千里之遠涉海無半日之頃江淮固要津
守禦既備倉卒有警未足爲腹心憂巨海梯航快風
順水自海而入京畿不信宿而即擣吾腹矣視江淮
之師雖列百萬各監守與豈能應緩急之援今日海
防之兵如許浦如定川雖有之然許浦之屯深入于
長江之口僅可爲長江之蔽定川之屯僻處于四明
之海濱僅足爲四明之備其于京畿海門勢甚遼遠

若不相關萬一不虞則許浦至海門不翅百里定州
抵浙江往來亦三兩日何以相援耶今日之要害在
浙則金山海門明州定海秀州海鹽是也在淮則通
州料角泰州石港建康土山江乘是也宋紹興二年
逆豫于京東造舟泥與來言海道當防議者多欲于
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
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湍險海舟至此必
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偏于此爲備盡拘水手則虜
亦烏能衝突乎葉義問爲報謝使回言今江淮既有

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諳練海道之險夷食海之利能役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于沿海要害處分寨以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捷于舟楫之間官軍扼于塘岸之口此策之上也

採宋家禦虜之策如此以之制置禦倭純有用處

東粤海防

陳仁錫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東路爲惠潮二郡與福建連壤漳船通番之所必經議者謂潮爲嶺東之巨鎮扼吭拊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距步海濤所賴以近保三陽遠衞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甲子門皆屏息生變潮惠守備例于衞治誠有以嚴其防矣然未知柘林爲尤要也柘林乃南澳海道門戶據三路之上游番船自福販廣悉繇此入昔例風汛之期各澳皆

設戰艦秋盡而撃回泊水寨此在他澳猶可柘林去水寨一日之遠警報未易達倘賊覘我無備拊吭搗虛不亦危乎無柘林是無水寨也無水寨是無惠潮也爲今之計東路官軍每秋撃班必以柘林爲堡慎固要津附近大城所戍卒互爲聲援不得規避空所縱賊馳驟若還颶霧塵颺尤宜加意廣州中處于此置省其責尤重其地環郡尤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樓船屯哨不可寥綫常考之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

為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越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為尤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為巢穴乃其所必經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巡哨遇警輒敵則必不敢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為尤甚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泊此矣其勢

必立厓門塞門海萬戶山綱川等處而西而望峒澳為尤甚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則濱海居民且安枕而臥况會城乎按今設禦之法浪白望洞二所各置戰艦慎固封守而南頭宜特設海道駐劄居中調度乃有以扼嶺南之咽喉乎西路為高雷廉視日本倭島稍紆然道近占城暹羅刺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盼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故

高州東連肇東南憑滾渤神電所轄一帶海澳若連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為本府之南輔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州硇州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為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澳操縱反側俾不敢橫化焉者若廉州則尤為全廣重輕海北扼塞故兵符特劄于靈山連堡增屯于衛北海寇峒獠外夷之憂視三嶺獨劳焉西南雄郡如瓊為廉之外戶五指腹心盡為黎栱倚倭之制若白沙石環館頭文昌海安海

康對峙番島飄風突來近雖注參將于厓州責有攸寄而守禦營戎舊額歲久寖弛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汲汲經畫者

嚴海禁疏

董應舉

閩在嘉靖之季受倭毒至慘矣大城破小城陷覆軍殺將腐萬姓于鋒刃者十年未厭倭之視民如雞草焉歲劫歲焚歲殺有司將吏狼顧脅息莫之誰何其後乃得戚將軍繼光從浙提兵轉戰與俞大猷犄角漸次收復搜山搗海竭智窮力出閩于血肉水火之中而存其遺孑蓋至　穆廟之世而閩始完其禍之慘烈而難收如此推其禍始乃繇浙閩沿海奸民與倭爲市而閩浙大姓設其利陰爲主持牽連以底俗

當時撫臣朱紈欲絕禍本嚴海禁大家不利連爲蜚語中之而紈逮問矣紈逮而海禁益弛于是宋素卿王直陳東徐海輩一本許恩之流爭挾倭爲難自淮南至于廣海萬餘里無地不被其殘滅而閩禍加慘矣當時微繼光無論東南閩非家國有也臣聞劫數將至民生外心昔日東南之亂天地一大劫也去今未五十年民又生心相率與倭爲市即臣郡福州亦有之福首郡也處八閩之脊而綰其會福州有事則八閩中斷而不相屬臣幼時聞諸父老嘉靖末倭四劫得志一夕談笑內薄城下不過千人城上人股栗江上兵船銜尾閉眼欲走當事者不得已括金帛啗之揚揚而去當時幸城內無通倭者耳設有一焉爲之內應省城必危省城危而八閩之道不通無閩矣今之與倭爲市者是禍閩之本也而省城通倭其禍將益烈于前臣聞諸鄉人向時福郡無敢通番者即有之陰從漳泉附船不敢使人知今乃從福興界中開洋不五日直抵倭之支島如履平地不如是何惡少開此徑路一人得利蹤者相屬歲以夏出以秋盡

歸倭浮其值以售吾貨且留吾船倍售之其意不可測也昔齊桓欲取衡山而貴買其械欲收軍實而貴糴趙粟即未必然然他日覊吾船以入吾地海之防汛者民之漁者將何識別不爲所併乎萬一有如許恩曾一本者乘之不買白衣搖櫓之禍乎又況琉球已爲倭屬熟我內地不難反戈又有內外連倭者爲之勾引乎此非獨閩憂天下國家之憂也臣聞伏卵翾飛不難穿崖蟄蝮破山孔蟻漏海事有未作亂有未形況乎其已著者也使嘉靖之季早嚴海禁則王

直必不敢自徽往徐海陳東不敢自浙往曾一本許
恩不敢自閩自廣往東南受禍安得若是烈也縣令
思之則朱紈曲突徙薪之贊勝于十萬之師猶當追
錄而祀之奈何使蒙不白之冤于異世乎戚繼光收
復閩土庶幾什一于湯和況乎坐鎮薊門十五年一
塵不驚不知者　國家幾千萬鏹穜全邊塞幾千百
萬赤子乃生不蒙列土之封死不獲華袞之諡將何
以勸忠勇而鼓其死力也嗟夫時平則文吏持議使
先見之士不得終其謀世亂則武夫効死至治平而
復忘之國之大患故在于此昔弦高犒師秦兵却走
契丹犯宋萊公戒心智高畫謀宗旦蒙死今臣鄉郡
通使而臣獨言之則臣之家族必受其禍矣然臣不
言則全閩禍而　國家亦禍語云先事而言是謂不
祥後事而言國受其殃臣不敢避不祥之禍使至于
殃國故敢冒昧上　聞伏乞勅下臣部遴選才望有
方畧者爲福建海道專主海禁假以便宜凡惡少通
倭有據及大姓出母錢資之通者皆重法以折其萌
比于武王拘戮羣飲之義若海道能禁絕通倭卓有

成績加銜進秩與之久任或照邊方兵備一體超陞
仍乞勅下兵禮二部議勘朱紈當日因何受通曾否
嚴行海禁果無他罪止因海禁爲士夫所中乞爲申
白建祠原鎮地方以風任事之臣詳勘戚繼光收閩
功大并薊門十五年不中虜患其功當比何人或并
名將俞大猷一體　賜諡使忠勇者樂忘其死亦今
日之急務也

奸民通倭人人能言之即大姓主藏亦人人能言
之君痛說士大夫陰中朱紈之冤誰如此道來。

8 閩省海防疏　　王家彥

職竊觀地勢自江南以北沃野千里不溝不洫因嘆職鄉海壖地如巾帨民耕無所且砂礫相薄耕亦弗收如以年荒賦急窮民緣是走海如鶩橫海鴟張如周三李魁奇鍾斌等其寂者也幸諸賊相繼殄滅爲年來俄頃之小康不謂近日劇賊劉香老結連五師以掠同安鎭叢擾省會計自漳之福洋至省不知爲幾寨叢遊而中左居漳泉兩府之司爲會省南來之門戶誰司其地聽其揚帆直趨一至于此職請以歷來

祖制約略陳之　國初有衛所軍無別兵有指揮千百戶無別將諸戍陸皆軍即烽火小埕南日浯嶼銅山五水寨之舟師無非軍也而統于各衛之指揮謂之衛摠至嘉靖四十二年撫臣譚綸摠兵戚繼光題復舊制每寨設福哨鳥槳等號船四十餘隻于五寨中分一哨也大洋賊船必經之處其餘各寨附近緊要港澳則分哨以防內限又于道里適均海洋定爲兩寨會哨之北抵浙之金盤南抵廣之柘林聯絡呼應戈船相望萬曆二十四年撫臣金學曾委分守張

日鼎都司鄧鍾閱信地復請添設崙山海壇湄州浯銅玄鍾礵山台山彭湖諸遊于一寨之中以一遊翌之錯綜迭出雖支洋窮澳無不按焉自昇平日久而額軍船頻失舊制指揮千百戶等官足不踰城市會哨之法遂杳然矣雖因而選民兵募客兵編鄉兵又聯漁兵業軍而五矣夫昔之爲軍者一而何以殺賊今之爲兵者五而藉愈虛賊愈熾此所以長嘆息也按舊額而復之依分哨會哨法而核之藉民兵客兵而間練之鼓鄉兵而官兵勿驚擾之復使沿海之四

十二澳漁兵之乖覺厚其餉偵賊所在郡縣各營夜不收例以爲海上耳目而頻制之皆今日不俟再計而決者也至巡司之與衛所並建當日江夏侯周德興念衰海疏節潤目乃于中所隙處設四十五寨城射手百名以資羅警弘治四年按臣陸偕始裁三分之一而寨兵益寥寥矣夫以四十五司四千五百之城射手棊布于寨與遊之間懸軍揷羽聲勢自猛今寨既鞠爲茂草巡司官無專職延俟年月二三弓兵勾攝他事以爲生涯餘廩之意已無存矣爲今之計莫

若以本寨原餉仍募土民以充射手之數專令教師
肄習弓兵之外不許妄行勾攝恣爲傍漁卒然遇儆
賊少則率此以應賊多則糾合各寨將所轄一方之
水陸共堵擊焉撫按選數買茶此外設法預蓄硝黃
器械以備亟需仍令查盤清核撫按報　命永著爲
殿最者也戚繼光之平倭也雞鳴蓐食飆厲無遺故
至今倭尤惕息其餘威以犯華不利爲戒今賊且生
生不已矣尤可留撫之一字以爲海上之傳燈乎自
賊飽而陽以撫愚我將飽而陽以撫餌賊于是旗鼓

雖設壁壘雖嚴而賊之去來動靜未有不先通于將
者兵乘賊至則引下風以避之賊去則尾其後以送
之抽矢扣輪以發虛聲遮襲旁艇以當抽擊海波向
復有晏時乎惟曉然示以渠魁法在必殲以斷行間
之觀望則將無所利于賊金粟馬牟之贈去而復陷
陣死綏之志堅矣識念昔日之賊沿海渚肆掠今日
之賊到處登岸設柵攻城猖獗之勢更可寒心不得
不亟復舊章痛說積習以爲環海金湯究一言以蔽
之無如撫臣鄭維璉責成將領之爲本論也是在

皇上嚴敕之
此議采摘甚多得先生疏俱不復陳矣

林德謀朱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陸贄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備畜是棄封疆故䍐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臣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䟽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緣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

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還挍官同句當勘納仍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乏絶及不承別勅處分雖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則補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絶足固軍情去歲廒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欻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過平之後准勅合各填貸今二年竟不支還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追則又滿以所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況水旱流行故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合益軍儲及壁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是陛下深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埸之幸也

晁錯貴粟論愚以其所言重地着編從戶曹農務委其大意歸着實邊故其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不能守也其言

募天下入粟縣官得拜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穀必多後代計邊儲者多祖述焉年來遼河工等例數數開納而言似亡徵于塞下其名是其實非也

議復海運以給遼餉疏　樊用卿

臣愚嘗聞軍士之命存乎衣食飽煖之道存乎饋餉惟水陸之轉輸有法故軍國之資儲攸賴訪得遼東地連邊塞風土寒薄而帶甲十萬綿花布疋不能自給取給于山東登萊海船運送風帆順便一晝夜可達東遼旅順口每年給散布四疋綿花稱是順得實用近因正德初年該府具奏曾准令解折色每年給銀八錢置買較之原領本色僅可當半蓋是布花多高貴之價軍士無飽煖之需夫遼東　朝廷東藩軍士衣食不足何以責其禦捍我獄照得該府原題止爲風波損壞船隻勞費營造而不知致覆溺者有故每因空船回廠見遼東木植賤多顧馬貿易且舊使之從總撫之職不行用心亦或不保殊不知風波之患不獨海運爲然而漕河每年安保無覆溺之虞乎懲羹吹齏徒取目前之利而不計邊軍之困非至公之見也　臣等以爲海運之廢興決在今日失今不舉終無可舉之日何也海運道路與漕運不同其中有淺灘暗石可泊不可泊之處難以槩論今幸而去

廢運之日未久而諳曉海道之人尚有一二存者過此十年則其人俱亡雖有海道一綫荷不得慣經久練之手陳迹雖存何所指示皆備訪于巡按御史史褒善祉馬寺卿馮時雍究其利害爲國家久遠之圖念邊方苦寒之疾而登萊之海端不可以不通若其見關也況今遼東金復海蓋四衛海島中多有山堠無下數千餘家亦各有船往來登遼貿易度活爲生先年逃匪難以拘束近已服屬該衛出納山稅載在版籍可考也就令撑駕官船轉運糧布給以脚價編爲號數則彼無私通之罪吾有公輸之賞軍不爲之禦從乎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施行則經濟之餘足食足兵而甲冑之士得見無衣無褐之苦矣

議兵餉疏　　趙東曦

方今奴虜虎視於外，叛兵流寇鴟張豕突於內，在在用兵，即在在憂餉。然財有所以生，所以節，而加派預徵、搜括抽扣、損助一切苟且之術不與焉。請言其敝。夫悉海內貧妻鬻子之膏血，從事一隅，如負土以塞孟津，而日憂不足者，莫如遼左。萬竈雲屯，千里轉餉，西江難致，物價久騰，布帛菽粟之值恒數倍都下，是皇上發餉數萬，僅當都下一萬之用耳。臣願亟募民屯塞下，彼極目榛莽之區，非盡息壤也。金城洵有充國，壓脫可爲沃野，誠量給牛種耕具以招屯者，而勿遽收責，俟三年之後，屯有成効，給爲永業，然後三分取二，以其一充屯本，一以充餉，餘聽其轉輸貿易，即不盡入公庾，而粒米狼戾，値自損矣。北方土高，或令閒樹木棉，以資衣絮。臣見中州多種者，如近畿灤寧循衛，頗堅好可用，其一驗也。耕者旣夥，井閭漸比，樹畜亦廣，雞豚狗彘當漸如內地，則布帛食物價亦浸平。異日皇上爭餉萬金，足當今日數萬之用，是皇上一歲中節餉數，猶卽生財數倍也。斯時無論夙逋可蠲，卽加派不可稍減，以示休養乎。伏願規盈縮之根本，寬窮蔀之膏脂，涵而納之，臣愚幸甚。

言樹棗栗者，不但可以限戎馬，然並未有言樹木綿者。邊士宿飽，且挾纊而居矣。直臣固饒經濟也。

施有翼

擬汰冗濫清宿蠹以足軍需疏　黃道周

臣聞善爲國者有十年之筭而後議三年之功議三年之功則必餘十年之筭今之爲國者計絀于朝夕而議懸于歲朔天下未嘗不富兵力未嘗不充諸臣任事之意未嘗不篤然而源始不充末流相倣汰一冗一冗旋生去一蠹一蠹隨伏物力已竭而深索不已故今天下以爲貧國之患臣獨以爲富國之患天下之患以爲國不見富臣之患以爲國不見貧人主不見貧國朝夕而征之卿大夫士不見貧國朝夕而食之將帥卒伍不見貧國朝夕而益之則天下之士必自富國者始矣臣觀故牒天下歲入四百萬出裁倍之　神宗中年寧夏朝鮮播州之師通費一千餘萬大婚大工又費千萬既二千餘萬矣天下百姓未盡加派大小臣工未盡奪俸而三征以平大典亦舉今東征之舉不過三年前後帑金漸發亦已千萬進無一步之獲養無一士之報而天下百姓已盡加派大小臣工已盡奪俸猶且益之填壑不已此其故不甚難知也方萬曆初裁省　穆宗以來一意節儉又

有察相繼之留意綜核是以天下少給今天下已承大弊之後外臣抑于刀錐內臣渴于鑽窄又有不識大體之臣以爲干戈可以大講百姓可以再索中外嵬嵬惟兵是利監門厮養擊折之徒皆有增兵益餉之思而天下冗濫奸蠹益不復可止矣臣觀薊鎮初額主客之餉不過數萬既七十三萬又既而百二十四萬方其數萬兵不加弱其百二十四萬兵不加彊今又益張兩協之卒至二十四萬月餉二十三萬司農之臣引舊額而繩之不日新餉之額益二百萬則日加納之數又百餘萬故天下之患非見貧之患而見富之患天下之亂非若不足之患而若有餘之患也中官見富而織造服用鋪墊庫牧食料之屬一切不省又益之衣甲火藥犒賞燎原之數以陰長其爪牙朝官見富而冗吏奸胥輿皁走從宴御竿牘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親戚姻婭瑣瑣膴仕以自望其聲利邊官見富而游客驕丁尸班丐籍巫師鬼卒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朽傾破屑棄有用于無用以自衰其軍實故此三者則皆自見富而始其所以見富則

自加派而始也餉有加派而舊餉不復兵有加派而舊兵不復田有加派而舊田不復邊有加派而舊邊不復詩曰原田畮畮舍其舊而新是謀圖營中外十二萬衆散爲王役隸于私門無所用之而常歲食糧八九十萬直隸衛所錦衣役軍屯田四萬八千七百餘頃侵爲占據無所用之而常外稅薊地內競草場三輔五十萬戶口四百萬稚理無類者億萬無所用之而常召募五方之兵遼東兵額九萬歲餉六十七萬賞賚東夷十餘萬地失而額存無所用之而常于

百四十萬之外奏數十萬而無所復出臣觀關門內外四五十里聚十萬之兵月費一二十萬壽度咨且不出三年天下膏血從此竭矣會昌之末雜賦極少猶九百二十二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其兵皆八十三萬然而國日以削境日以蹙故賦多則蠹生兵多則盜出堆賦如堆肉上惡而下不可食聚兵如聚蠱不毒人則毒其身故今天下之事臣一言而決耳曰　陛下節儉則天下皆儉臣兩言而決耳曰決棄遼陽則不用益兵決不棄遼陽則未可盡散新餉

決棄遼陽則兵宜屯于關上只復薊鎮之額三萬守關六萬乘塞清汰而慎用之十年待動則巳多決不棄遼陽則兵宜屯于廣寧只復遼陽之額九萬營壁三萬屯田五萬待于關內積蓄新餉僅一千萬三年待動亦不爲少今天下之臣皆知廣寧之不可棄而常爲姑違以避萬一之禍皆知遼陽之未可復而常爲虛䇿以倖萬一之福皆知關門之不可孤守海島之不可虛恃而常爲守關門恃海島以塞一時之議皆知水西不破則東夷必不靖東夷不靖則水西必

復起而決不敢少紓東顧以了西事決不敢不了西事以專東顧皆知兵加則兵愈懦餉加則餉愈不至而決不敢停新餉以作內政決不敢因舊額以寄軍令五說茫茫未有定議相視咨且而天下滋弊臣故日食冗之耗小識冗之耗大物蠹之禍小謀蠹之禍大天下之患誠不得一東夷而竭天下以殉之此真識者之未察也臣願　陛下及今之時與二三元老力致與章罷可已之役省不切之費取兩言定天下之五議乃躬自節儉以先天下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端本塞源有爲百世之計然後殫諸禁禦廣興屯利以簡練責之邊臣以營田責之郡帥以團操選之五營以召募選之屯丁子弟然後申不赦之令著畫一之法懸三年之期與天下將士磨礪百姓更始毋徇旦夕苟禦之談稱兵稱餉使夫醜謏小人皆有覬覦樞柄盤據左藏之心則內蠹去外冗自清臣保百年磐石無事也唯亟留意焉

按先生九邊兵餉議曰兵餉之廢興皆起于屯而尚論者俱不之察也屯有五弊屯有五廢其興之皆人與地稱其廢之皆人與地畸度要害而不多分畝則屯興不度要害而多分畝則屯廢得要害而止一軍則屯興不得要害而多過一軍則屯廢止一軍而人籍五百里之內則屯興止一軍而籍溢五百里之外則屯廢人籍于五百里之內存爲著籍去爲踐更則屯興存不著籍去不踐更則屯廢踐更之罷不復徵析則屯與既踐更復徵折之則屯廢屯田興廢之故可謂要言不煩矣

議屯田便宜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願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於是上田處及器用簿累復奏對利害甚悉又條陳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云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聊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毋經阻遠追死傷之

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毋驚動河南大开小开從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陝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

於先此昭帝始元初發吏士屯張掖在文武時晁錯桑弘羊皆言屯事至營平而法詳嗣是諸葛亮屯渭南魏武起許下司馬懿屯淮南北羊祜屯淮襄杜元凱屯荊州唐郭元振屯涼州郭子儀屯河中李泌復府兵屯于諸邊鎮其後楊炎嚴郢李絳韓重華輩皆屯田矣宋如樊知古張齊賢何承矩呂惠卿等難以盡載爰及我　明無慮數百家施

爾奮屯田志論贊曰自井田廢而兵農分漢事夷狄數千里外蓋餽糧絕險之難也於是乎屯田猶有先王之遺制焉然皆在邊城魏晉以來中原轉戰宿兵所在亦皆屯田唐末始盛至宋兩季迫於金元夷狄深入反于內地屯田制中國矣故元世屯田布中外　國朝因立衛所官襃寵功臣凡荷戈者給屯耕種久且沒於權豪高貲非衛軍之舊也議者率欲復　祖制然其勢必不能若夫所議邊城屯田為古今良法趙營平先零之功不可復見哉必欲復內地屯田請循其本

8

今古屯田利害議

董應舉

職聞從古兵興餉乏多以屯田爲利然屯早若功成屯遲者功緩先零之役漢之疥癬耳趙營平恐兵久而生他變遂條屯田十二便宜減騎士省大費卒以破先零而國若無兵馬忠臣謀國豈待敝而後圖平曹操之併羣雄也以屯許下鄧艾欲圖淮南議移屯于壽春司馬懿用其策廣漕渠溉東南諸陂大佃淮北又廣淮揚百尺二渠所在露積軍無留行羊祜鎮襄陽計罷石城守分兵開屯卒以沼吳此皆屯早

功成者孔明智矣用兵纂無遺策然急于進取六出祁山糧道不繼既因乃屯渭上兵民雜耕未幾而將星墜此屯遲而功緩者唐之屯其著者爲婁師德初爲豐州大都督衣皮袴率將士以耕積粟百萬從以平章出營河蘭鄯廓復營隴右振武告饑侍御蘇重華出爲水陸運使至則出贓罪吏九百給牛種使耕兩年得粟四十萬斛吏得除罪軍需以飽又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百三十人復百頃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中受降城出入山河六百里開屯

堡相望歲省度支千三百萬此皆屯效較然也李泌欲因戍卒屯關中市牡募原蘭運牛治農器給諸種待熟而倍還餘則增價以糴使屯者獲利願留者即以屯爲永業遣其家人就之久則戍卒皆成土著而府兵之法可理夫戍非土著猶欲因屯以復府兵況可棄土著而遠募兵乎以此觀之留兵者以兵屯以戍卒屯發運者以募屯屯忝則無不獲利而屯遲者雖孔明亦至緩功此亦千古言屯之梗概也我

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剗平諸亂軍資浩繁乃以康

茂才主飭營田水輪陸運無不給足天下既定詔臣畫守邊策講選諸將畫地分屯人五百里遇敵則戰寇去則耕屯即爲飽不待轉輸設世世能守此法何豐州振武之足言乎　成祖靖難後散遣諸軍三十六萬給與腴地轄之衛所徵其餘糧以備軍儲更番入衛共制近于唐之府兵無奈法久弊生屯地往往爲有力者所奪于是屯糧日虧人籍日不可問矣正德三年乃設屯田御史查核各衛子粒除革奸弊轄二畿一省一歲一差地廣而期迫此豈有意使之屯

乎然以屯爲名不得不責成州縣州縣見御史之歲
易也持三年開荒之說應逓逓相沿歲歲奏報卒無
一實失在制不在御史也嘉靖季議者以屯無實效
請遣風力重臣隆慶間又遣三都御史分督三省皆
未久而罷萬曆遣徐貞明偏查京東水利止宿荒祠
川心可謂勤矣而水田一敗仍復罷去此其故可思
也既有屯院又復特遣是分御史權也州縣所報歲
歲不實特遣者仍責成州縣耶是仍不實也特遣者
不責成州縣耶身督之身效之稍以利見是明特遣

之效無以處夫御史也此所以屢遣而屢罷也不知
一歲一省一年一差勢不得親事而考成雖后稷不
能成功况御史乎不更其制而屢擇其人既擇其人
不終其任此亦議者不思之過也今欲收御史屯田
之效宜倣漕運故事分北京山東河南爲三差而
久其任歲取其屯入餉軍節以地方撫臣省餉多寡
爲殿最有實效效實而加峻擢焉抑亦可也又莫如
脩我 太祖法令主餉者查核各州縣備邊備荒及
馬房地募人開種以班軍關河墾[illegible]在在成屯以便

水者克運遠水者變爲腳價折廣屯多數十百萬之
糧可具猶勝于召買截漕十倍矣又莫如清 成祖
軍屯之蝕干權貴者還之軍令二十家僉一精卒不
廪于官擇一名將統之時時操閱春秋合閱于三大
營課其殿最有事則聽調此不募不餉坐得成卒萬
人下可爲澤潞上可爲府兵矣又莫如令關內關外
諸撫鎮皆揀卒以屯自屯自餉其芻藁即爲馬料農
與力作農隙操練兵不坐食心力齊一間以關濟漁
成地險遊騎護作臺壘相錯虜入收保出可擊其情

歸內省餉而外逸以守邊法無善此者寧前道袁崇
煥有言今日事勢譬如腎病當討通身膏血若以通
身膏血盡注瘡孔中其人未有不仆者其欲關外選
精兵六萬練以待戰督兵悉令屯田屯糧既多人有
固志聲壯勢長相機而進屯之所及即爲我土不然
餉一不繼必無幸矣臧以崇煥此言乃帳顛穩着也
至于臧之所屯兩年息可兩倍視前三特遣餽已効
矣而用力尤艱地有制而買地開荒兵有田而僱人
開河耕佃則借本資力分收則宜三民七州縣則納

糧當差衙門則供官倔役非將帥非發運徒以一手一足與其徒竭歷千荒煙㴋漭之區千將百阻猶挐挐不休何苦哉誠知國匱民困不可復支非屯决不能兵非屯練相資决不能國也夫處勢極則定慮生議論一則成功易故觀充國孔明則屯宜早觀師德重華則屯宜專觀 二祖神謨則屯法宜遵觀今日事勢則屯任宜審職智能短淺不知經畫惟在當事詳議屯田利害以定廟筭而已

屯創於 嘉靖二年開屯先是領帑金十萬請毛

帥者三萬用之安插者二萬三千用買犁買器開通海屯河者又一萬有奇計屯本只三萬七千耳三四兩年子粒變價還部一萬四千兩米麥高粱兌運薊門六萬二百餘石計值三萬餘兩其水運陸運腳價及納各州縣錢糧不下六千餘金乙丑歸官臨行又解天津餉部一千七百兩合上五萬七千七百以抵三萬七千屯本幾及倍矣至於三年自家俸廩及屯役屯官書辦工食皆出自備未費州縣一毫也又甲子一年試用葛沽陸屯千兵

即以子粒抵餉三千六百兩解還天津道斯皆已觀之明效也

屯田議

董應舉

世言諸葛亮聰明，當以屯田一事觀之，不免輸營平一着，何也？營平當漢全盛時，何難一先零，乃汲汲以芻役不息致生他變爲慮，力策屯田，減騎士，省大費，竟能坐困虜，而國若無兵馬。此如下棋，審定一着而全局皆收者。孔明以一隅爭中原，急于進取，數戰以徼利，既困乃屯渭南，未幾而將星墜矣。此如下棋，着着救，着着救，雖勝而卒以不振也。孔明事事精采，營平事事持重，然營平得一先着，便收全勝。故曰筭定於外，福生於內。從來佐霸興王成大事之人，皆無許多精采，只會大打筭，識先着而已。今日先着安在？內帑既竭矣，民膏已枯矣，東西之禍未息，關上本色至百六七十萬，度支金錢三此，猶嗛嗛不足，司農踞蹐心，無以應之，計無所出，其勢不能終日。汰兵不可，減餉不能，汰則散而爲盜，減則譟而爲變。且兵之虛實，大將爲政，備兵使者不得問，如驕子索哺，不餍不已，力不能供，且反戈內向矣。今日事勢，不待殺虜，抑關且立蹶也。然則舍金城一策，更有何策可救乎？以愚計之，關內外兵不下十餘萬，若簡三之一以屯，人旱地二十畝，准糧幾月，寬其入數，示以屯利，將無不力。令各鎮帥亦如之，簡不任戰者以屯，是爲不汰而汰。絕乳者先以餌代，既且其餌而忘乳。今以屯入抵餉，是爲不減而減。涉遠者中道衣敝，挈物于百里之外者半至。屯漸近，則腳費漸省矣。津門之六十萬腳價，可半裁也。饒天費而兵不飽者，糧貴于所乏也。屯則沿邊糧賤，而上馬易飽。牛馬仰秣，非嵩秸芻栣不飽，屯則自足，而草料不躍。人心有恃則強，屯則人各有恃，不生邪心。地險以爲固也，屯則溝遂縱橫，胡騎不得長驅。自古兵興不息，財殫力匱，未有不屯者。獨充國能未匱而圖之，此其所以高出千古。匱而不圖，以圖予敵。今之議者，但曰屯則妨操，恐兵弱。若然，則充國何以減騎士，省大費，全制虜乎？且向年之敗逃送死者，亦何曾不操？今之調邊即逃者，何曾不借操練名，而卒不得一兵之力？豈以屯而廢練之故耶？夫屯亦練也。勤力合作，則力易生；胼胝耦耕，則心易齊；農隙操練，則耳目易一。以平時練力練心之人，又有

半年練耳練目之事安見屯之療操而能弱兵乎觀
之近事則操者如彼考之古法則屯者如此審時度
勢則糧餉無所措計之人力則借兵力以開水利可
省雇佃以屯入抵餉可省餉金度之地利則旱地費
省而利厚宜于北兵水田費多而利微令習者參焉
總可救匱屯不妨兵百不失一願當事諸公博采群
議爲嘗平之先計勿爲孔明之後悔也

未讀而閱識破嘗平妙着此篇不汰而汰不減而
減下篇三爲農兵七爲練兵即起嘗平商論亦當
北面受法

屯田議

董應舉

屯事非難屯而不兼兵之難屯而兼兵者非盡兵而
屯也集其衆力以開溝洫遂築場登稼擇其不任戰
者以耕如十人之中三爲農兵七爲練兵農專蔗藝
兵專訓練大事則合力而作時事則專業而工以一
農兵可治旱地二十畝三農所入可省十人牛餉此
屯而兼兵之利也屯不兼兵則屯費廣而利微兵
不兼屯則兵坐食而餉難繼古以兵屯其致力見今
分而二也其所以難也然盡兵而農則又不可盡農
有蔗藝之事兵有操練之事當蔗藝而操練則田事
妨矣當操練而農蓺則兵事又妨矣古人屯田亦用
游騎護作豈盡兵而農之之謂乎然則別績所云寓
兵于農何謂也周禮一井之田出車一乘出甲士三
人是八家而僅甲士三非盡八家而驅之兵也詩曰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蓋于此而講武于此而擇伉
健以備甲士故曰寓云爾故無事則甲士藏于農而
助耕有事則當先而戰此其制也繇此言之周亦未
盡農而兵之也明矣議者曰兵農合一屯練相兼此

但美言無當實事愚以無兵不可以成屯盡兵而農不可以為兵但於其中擇其不任戰者以耕合其力以開溝別遂大事合作既可省糴耕之所入亦可省餉此則養兵而去坐食之害屯田而成功最速者也不然兵不可撤食不能繼今日請帑明日請餉坐食而自窮生亂而益敝天下不危永之有也

施爾晉曰井田之法寓兵於農此中土內地國家無事之際其古法則然也後世議屯多是邊地胡騎搶攘之秋三時力田農隙講武其說自不能行

先生議三為農兵七為練兵農專[illegible]兵專訓練歷代屯政得未曾有

屯田議　夏允彝

天下有異天下乎今乃愧嘉隆嘉隆愧成弘成弘愧洪永用益耗矣猶可諉曰自奢本朝視宋詘宋詘於唐唐詘于漢即又何說也臣嘗考之古者無棄地地藝五穀有溝有洫有澮有川故其壤悉膏腴其制至漢而微然其溝洫間存至唐而湮至宋而絕迄於本朝大川陸矣故今之大地類半荒然則用以代詘惟田之類屯事不舉何路而僾歟雖然屯之為事利百而不害一即無賴臣言顧其廢有繇殆難卒舉則

臣請自為難而解之則難臣曰地氣南矣北之地辛剛疆鹵其性則然物壤輕鬆彌望千里境苦之所與錮向之揚沙一至為陵為阜何適而可耕臣則曰水行地中如血周肉三代所都三川之間殽與之郊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豈其以実為室乎日招雨師而畊浴土乎地可使棘也亦可使肥也大川引之小渠激之平陸井之何地而不宜穀臣請略言耕地瀕海之土北抵遼海南濱青齊虜集所盡皆沃壤也豫州之境伊洛瀍澗汝蔡淮息清汝之郊潤泌泗沂

三秦之地涇渭漆沮江淮之間水波大泛塘堰不治
沉陸大劇以瀦以淤原大澤肥美必朔易井雍之徼
飛沙成阜之區棄爲功于石田也哉則難臣曰屯有
軍有民民自田耳瘠軍荒業實主歷年迄今而復擴
民以養軍民則何辜臣則曰不擇人也盡田而屯之
田乃官乎官自治田卽民乎驅之以勤或曰吾力不
給則貸爾資惟牛惟種于我乎取昔若張全義之尹
河南也業不易土有勞有賚有杖有稽卽比里而董
其相助五代亦劇擾耳雖彼一方旣富且康今卽將

事急何踰此稽第今民田治粟日多圖乃自務何必
官則難臣曰專設官乎奪行乎卽鹿無虞空祿祿耳
集民相視事乃大擾雞犬爲空蘇軾嘆之臣則曰毋
發而官嚴責長吏而稽其成吏驗臣室民則其備稽
較必切視算必工馭吏有術田事畢舉則難臣曰士
勸不明民不加務今茲川謫發將焉取臣則曰馭民
如馭吏賞罰以爲權以粟得官爰有卜式以粟除罪
錯則籌之能以萬夫耕也者是可吏萬人能以千夫
耕也者是可吏千人子若孫能嗣厥業斯嗣厥官力

田之科詎曰非古耕且倍差則難臣曰北之水恭泛
無期一横而溢厥瀆靡涯何以馭之而周厥事臣則
曰懷襄之勢係地則安惟其不疏水是用瀆以溝以
澮以澁以藝則水也日治則難臣曰北民惰耳首墾
而農勞將倍南其民將弗堪臣則曰苟置之耳有其
農之北乃自逸東南之地高下以殊其壤之高桔槔
相貫僅引而及北之山泉溢地而出暨河之流與地
絜平大海之勢趨于東南潮之所毒以激以游遊海
青齊淺則勞之潮不爲災故東南則勞惟北則逸則

難臣曰惟地之膏緊其精華是則有唱索之大繁地
何以堪臣則曰惟人之力弗用則索惟地之華不取
則利昔者南唐之世壤地至狹蘇州之域營田軍近
萬人田事至勤穀價大賤暨宋一統淮淛通流穀自
外來田事亦惰穀賈十倍惟盈惟縮人事耳地曷與
則難臣曰燕薊之豪若勳若戚名田大夥廢而廢耳
苟闢而獲彼則攘之臣則曰賑民雜瘠田斯憂耳主
者豪其力能集人請與而約誠而田也何爲墨墨視
坐梍爾幸以其力微貧師民貸豪資豪貸民力厥利

則無則難臣曰民屯治矣軍屯若何荷戈之夫責以負鋤農事大苦服牛則可鞭虎奈何臣則曰上爲之師吳之屯也孫權自占畝唐之屯也子儀卒先陛下不憚九推勞幸畢先朝事宮中隙地咸播穫因詔諸大帥身倡屯屯多者視首功人自競奮然者屯事大興利便非一即 陛下諸臣能言之無所俟臣以此文庇事事當如此文姬公旦之考工也

屯政議　楊廷樞

天下財匱而憂財猶人飢餓而思食也財匱矣謀竭矣無旦夕取携之便而後謀之于屯猶饑者蒙袂輯轉於道而謀者方荷畚鍤衣襏襫俶載南畝出而號於市曰吾急其旦夕需也必無及矣雖然以今日之屯而救今日之饑非策之善者也以今日之屯而救異日之饑則策之善者也古之善富國者莫如管子其地均之數山林藪澤沮山蔓山淵澤山之無木地之無草木人之不得入者或百而當一十而當一九而當一五而當一則無虛地也上土五粟五沃五位五蘟五壤五浮中土五忢五臚五壏五剽五沙五塥下土五猶五壯五殖五觳五鳧五桀隨其宜而種種之法至盡矣乃商子有農戰之令呂覽有任地之篇善謀國者豈不以食爲急哉國家定制有軍屯有商屯而軍屯則有邊屯有內屯有京營屯有錦衣屯有各衛所屯益四萬八千七百餘頃悉本 高皇帝養兵百萬不費民間粒米之意夫商屯之始也鼂錯入粟塞下之議也軍屯之始也趙充國屯田湟中金城

之畧也商屯則自葉淇改輸粟爲納銀緊加鹽課百
萬富商大賈棄𨗳以徙家於淮商重困而屯坐廢軍
屯則京營錦衣或隱占於豪貴之兼并而各處衛所
又陰措于軍民之授受然隱占者故籍具在既易清
查而授受者民習爲恒産軍得其微值而上供者不
缺其復之非難也惟商屯既把國家既不能緊減鹽
課稍重以與天下更始而商賈之黠者且計以術誘
之恐旋復旋輟也未終而止粟之令下矣故復之爲
難即欲復之而商不應則亦難故淇之罪尤案也然

則今之所議者軍屯耳以荷鋤戴笠之衆即爲乘塞
守隄之用省輸將之費而習胡虜之能所尤急者邊
屯耳夫邊屯有三擾風沙蔽日目不得視手不得發
是天擾之也廣漠高阜沼沚俱絶枯槔不能爲功是
地擾之也溝壍未列蹂躪怨生既妨我耕亦攻我守
是虜又擾之也三擾不寧屯事不成故議者欲招流
亡募土著給牛具開水利捕蝗蝝墾荒蕪緩賦税立
屯學種種具善也而卒不免於塵飯塗羹之誚然則
屯固不可復與夫占之行之者難矣武侯之于斜谷

郭尚父之于河中羊叔子之于襄鄧范文正之于陝
西皆與戰相雜而屯者也武帝設戊己校尉屯之車
師屯之輪臺此與夷相雜而屯者也有其人則法出
有其法則政行否則屯政不復雖日進月進豈能佐
左藏之盈而一發再發可以濟九邊之急也哉
與夷雜而屯從來議屯者未發

卷四十九終

古今議論參卷之五十

林德謀釆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脩訂閱

議脩車戰

余子俊

自古命將出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故世有以武剛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皆有成法然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宜府地方一半析等門庭冠至車戰爲宜大率以爲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鱗以爲陣止

則横以爲營車空缺去處以鹿角補塞凡賊器械不劣馬馱乾糧不煩自賫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不過百步技能我用槍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也其伏兵或首遏其驕横或尾擊其隨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亦脩邊至計也

按宋李綱論用兵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吳淑請復車戰之法謂匈奴所長者騎兵非運車以制之無以禦其奔突陳建治安議一曰宜脩車戰以當

虜騎蓋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動則足以衝擊止則足以連營李滄溟論舟師有曰劍樯如蝶可使瀕海無虞困思亦曰垂氊成幔能令原曠有安宅車戰可不講歟其法莫善於宋魏勝如意車弩車砲車制度具存做而用之可也

論車騎

周士隆

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麗左傳云卒乘輯睦公乘無人卒列無長車馳卒奔乘晉師先偏後伍亦爲卒乘列故毀車崇卒必有自來而古書未有記戰騎者要之升險入隘山澗林阻非車所能用其必藉卒以濟而未嘗不屬于車乘耳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又有虎賁之士也六韜均兵分車步騎各有屬險戰之法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夫險形

竟有相似者乃與卒地一聚區誠已是虛談易戰二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一車當十騎險戰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一車當六騎夫車步騎相當得勢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所踩騎之所馳何止幾人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裁減不待知兵者知其謬也戰騎出匈奴所謂控弦引弓管子截騎冠始服專指北狄唐太宗謂蕃兵唯勁馬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邊胡始用之春遂有騎卒將曾操始爲戰騎陷騎遊騎之法且云車徒常教以正

騎隊常教以奇若後代爽厚拐子馬非古法也

議造戰船募水軍疏　李綱

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艦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旌旗戈甲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苻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槳櫂可以破風濤須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戰爲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于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闊不果行使用其說鄉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

8 論海運可習水戰　丘濬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乃拜買臣爲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臣按西漢會稽郡治在今蘇州則吳之海舟可通閩久矣臣嘗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觀秦運負海粟以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道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已通行矣然吳既可至閩粵之廣猶易易然今日誠能用卒三四萬人舟三五千艘錯落近海灣因而教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可以制交阯嚮當元盛時而知爲此備則張士誠方國珍豈敢稱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而不習水戰故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擊南粵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臣竊以爲船謂之樓其質必大蓋所費不貲也請凡爲運舟者

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消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而兩得哉

論戰船之弊　　陳益祥

廠太保羅光戴船之制有福斧鳥快號五號福船最鉅以橫截衝犁有車輪螳螂之勢多以翼傍擊爲以備飛伏伏以助長驅號以勝功級以次漸小海戰之長技也其後浮慕節省者乃以多爲福無可以備衝犁而以三板爲號叉無以資斬馘至于三𣲖小修五𣲖大修則估計料費非不期于堅固然而上下官吏以及胥隸之剋削總哨捕目之使費十已去半工匠苟且莫敢誰何而戰船如紙矣且五船屯兵各有定

額今則上下官吏以及總哨鄉宦虛名易撥一船不過數人查點則臨期雇倩自相欺隱以避一時耳目大論擊矣無人即倉卒風濤起旋開蓬皆不能辨又製造軍器火藥皆苦鈍虛冒不堪應用嗟夫以爲世方承平無事于此則不宜以生靈膏血供此戲具以爲思患豫防必不可已萬一海警告急而紙船鬼兵操挺寘器何益毫末余叔汝翔兵防論云當

高皇帝時養軍以守邊海既而軍皆萎腰坐食則養民壯而軍之食如故既而民壯徙爲郡縣承符役使

則募客兵而單與民壯之食又如故今兵不足恃矣
又將誰恃乎嗚呼有司託言爲民禦災悍忍酷刑箕
斂以資軍興貧者至于賣妻鬻子體無完膚半供兒
戲半充官吏之橐不亦可哀哉
此閩海最痛心刺骨之論也嗚呼豈獨吾閩哉

○增飭器械議　　丘濬

古之兵器見于周禮者五戈殳戟酋矛夷矛是也說
者謂此車之五兵而卒之五兵則有弓矢爲五兵之
外有劍有刃有盾有弩戈戟主刺殳用以擊矛用以
句其矛之謂夷者意即詩小戎之厹矛是也方車戰
時敵遠則用弓矢稍近則用矛以句句至施戟以刺
短兵相接始用刀劍焉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後世
無車戰惟用騎步制兵之法亦惟以步爲主矣　今
制五十軍爲一隊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無古之所

謂戈戟殳矛與弩者意有神鎗火鎗之用以代之故
不復置歟然弩尚用于廣右之獞猺而湖廣苗人所
用之句刀即古矛之遺製也臣愚請命臣僚兼通文
武者講求其故加用矛弩二器仍下湖廣二道選其
精于二技者赴官教習若夫殳之爲殳略如今俗木
棍宜依古制更備此器以擊虜馬之足亦不藏宋人
用麻札刀也蓋虜惟用弓矢一事我既用弓矢又用
火鎗又復用古人之弩之殳之矛則虜之長技一我
之長技五以五制一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面

我之長技也雖千百步之外矣

茶法　章潢

國初茶法專以易馬與秦隴無異也歲遣巡察一人凡私越境者刑無赦嗣是廢置不常奸商寢起遂使建始之茶私越沉黎武岡之商擅抵蒙雅蘆者猶欲利其餘萬十而稅一不知茶以引計不及引者則謂之餘廠如宋人之長短引然而又可因以為利乎其失甚矣或者議曰金牌之制差發故在也使能師其遺意稽核引之目而繳報以限嚴互市之令而譏察以時碉門之茶馬有司可復也黑水之批驗有所可寢也番僧盜鬻有罰漢人私販有罰其誰曰非初意也或又曰無引之茶可知也無茶之引不可知也是不可加之意乎昔趙開判成都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是存乎其人耳

洪武中戶部言四川產茶凡四百七十七處歲什課一計可得茶萬九千三百觔有奇令有司市易番馬詔從之宣德中茶戶上訴年深茶朽戶多逃亡其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賦償不堪乞賜減免上諭尚書郭敦曰宋陳恕為三使猶稍增

茶課當猶昔也今歲額决不可增他役定當減免蓋茶刹蜀人資之不但爲市易之用也按市易不必利而增課給役害有不可言者楊忠愍及茶戸昔痛言之矣

國朝茶馬畧

謝肇淛

西戎茶馬之市自宋已然盖土番灌酪腥膻非茶不解其毒而中國藉之可以得馬以草木之葉易邊塲之用利之最大者也但茶禁當嚴馬數當覈今之茶什五爲奸商亂偷私通貿易而所得之馬又多尫瘠殘疾不堪騎乘直與之耳非市也

○馬政　　袁黄

虞以嗇馬之責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其屬則有校人掌王六馬有庾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飾巫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圭其教圉人供其役厥後鄭有小駟之稱魯有駉篤之頌秦非子汧渭之蕃息衛文公騋牝之三千周之季世猶若是其盛焉漢初民出算賦以備車馬在官則京師有天子六廐在民則于內地勸民畜馬有一匹者服卒三人于邊塞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于時內羣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征伐四夷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百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盛難矣又令民得畜邊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庶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以負糧食則漢之馬政

已不及其初矣唐初得突厥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于赤岸澤徙之隴右令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自貞觀至麟德中而有馬七十餘萬匹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以空名告身易馬于六胡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復蕃息安祿山陰選勝甲馬歸范陽而肅宗收兵乃部百寮以後乘助軍則馬之畜牧以資敵耳厥後代宗括民馬爲團練馬元和間又以絹市馬而坊地廢置不常馬亦復無曩時之盛宋太祖置蕃馬二務太宗時以京馬分牧于諸州眞宗又置騏驥院皆總之以羣牧領之以守倅牧發于官者也神宗朝牧馬漸蕃言者爭請以牧田賦民而諸監漸廢及王安石保馬之法行而公私俱困于是市之夷牧或易以布帛或易以銅茶南渡後雖嘗置監于餘杭之南蕩而江浙閩馬無所展宋之馬政不復振矣我　朝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致其牧馬之地則有鄉村等草場其飼秣之人則有騰驤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徙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兌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

府監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若縣丞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于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馬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前輩謂賦之于民不若貨之于邊貨之于邊又不若牧之于官今國家兼三者而用之其牧于官者卽唐四十八監宋十八監之意也然監坊故地多被權

豪奏討或爲皇庄侵佔弘治間雖嘗清理而因循歟蔽者不能盡懲以致牧地日蹙而孳息未蕃迪子言百畝之田可贍百口今地一頃而牧馬不能二匹當差官踏勘舊牧地果有膏腴可樹藝者不問侵佔未佔俱發民爲業量起徵科以助芻秣另擇山林原隰難耕而宜牧者置爲牧院如此則所征之芻秣可以資飼養之不周而所量之牧塲亦可免勢家之妄奪矣其牧于民者仰王安石之遺謀也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既免其糧草復免其他

役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若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戸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戸役征輸如故既爲身而差復爲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甚矣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後馬復斃前歲之生未倈而後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因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順天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爲甚今當悉牧之于官不然亦宜優爲之制如一家養馬一匹當盡蠲其雜役量充其糧稅周

禮特居四之一今當倣其法凡牝馬四則牡馬一卽以此五家爲一伍一伍之中歲止責其一駒毋馬逼十二歲卽委之于養馬之民聽其鬻賣不責其直而後給以新馬四但爲社五社爲甲甲有長歲一閱其肥瘠繇是而斃者責其償生者課其入庶無損于官而稍寬于民矣又官馬民馬凡有征行給于騎士須先盡强壯者後及次者皆書其齒毛體質及主者名瘠弱者勿以給非惟行陣有誤而偶致損斃恐累畢賠償矣凡給馬有損當倣周禮旬內則償旬外則否

之意務泥今律處損益不準條之文蓋軍人貧困固有貴三千不足以償一馬者何可不諒也雖在甸內而馬有奇疾不救衆所共知者惟取同伍保勘以皮毛入官而已雖在甸外而飼秣不常非時馳逐致虛致死爲衆所共知亦審其情而責其償不可盡泥也若今之茶馬司之置以無用之茶易所重之馬似未爲失計者然設官分吏計民課茶固已不勝其費及其得馬而回也在道之糧草停泊之廐驛大率一馬之費不下二十千而所得之馬又未可用者若藏市馬之半直賜養馬之民戶而易其一伍中所餘之駒則貨不出國而馬自足供也

施爾蕃曰蔡九峰書疏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馬兵政之大者也　國朝馬政之害先生歸咎韓用安石保法丘文莊已極言之此神宗所以致思於文彥博也先是有科錢買馬之令文莊因請改馬折價意以南地宜不宜馬移價北地買之即折糧折邊便宜之計也後是馬日減少太倉邊地無下年之積折價之誤恐必有執爲咎端者

8 馬政　林貞勝

成周之世籍國馬以行軍資公馬以稱賦牧馬之制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而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亦未嘗不自畜馬所謂以官民通也繼周以來其法幾變牧於民而用於官者漢也牧於官而給於民者唐也至於有宋前則牧之於官後則牧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而得失利病皆有可言者夫養之官者典守怠而侵牟起則病於國牧之民者亡失多而賠償困則病於民市之戎狄者馬未必良而國費亦靡雖猶愈於牧之民要終不若養之官也我　朝兼用其制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即漢人內郡之令也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即唐人監牧之設也而陝西四川又設互茶馬司即宋人市之於戎狄也其制可謂悉矣然法久則弊滋而病亦有不免者且馬之生也有根駒之令馬之損也有責償之條且有生月有斃而地之所出不勝其所償也報齊者存科派之隙印表者開需索之門而兼民之困不至於流徙不止茲欲減銀以究之

則軍傷何可缺欲增地以充之則郡縣何可更莫若倣國初之制而酌時宜以行之爲公平通變之人俯式勘均齊之法其地皆充其地磽确然後備牧軍而以馬給之孳地三頃令牧馬一匹而又量地肥瘠給均通之計其養馬有專役諸以他故差者悉已之以餘地役者量減之載之戶籍略如民屯故事兩限完徵以給軍傷斯牧不勝疲馬不稱乏矣不然雖日一點印日一比徵而催備選買之奸終不可軍馬政其能有興乎嘗考洪永間所定草場自東勝至古北口

幾萬里地多饒水草便耕牧而汾涇寧州與汧渭之境又多閒田不耕則擇地以立監牧設法以營滿涂簡牧蓄之軍以兼屯糧之事取稿總之賦以供芻牧之備應馬匹不必市於官而軍之所牧者自足軍給料價不必費於國而屯之所刈者自足以供且滿涂盡而疆域益廣糧草充而守禦益固始因馬以興屯終因屯以阜馬內以重邊關之勢外以張制虜之威而中原之民亦無養米係馬之害矣

議罷馬市　　楊繼盛

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開馬市乃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貪厭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掠如此之慘　皇上共伐之命一下臣民共知四夷共喻方今各處兵馬已集糧草器械已備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爲何不有以振百姓仰望之心乎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人民之慘姦淫婦女之辱其積忿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從天下之讎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讎厭甲兵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登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役召號誰肯興起此不沮豪傑效用之志乎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

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弛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我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撫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不惟天下脩武之心乎宜大人民懷携貳之心久矣一向雖有役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不敢自肆今馬市一開而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不可勝言此不又開邊方通虜之門乎天下人民憚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不敢

變動今馬市一開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尚不能服群起為盜又焉能御將來腹心之變不可勝言恐起百姓不靖之漸者此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疑畏之心尚在今　皇上聲罪致討禍兵半年及至于今此為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虛實目中又焉有我哉恐長胡虜輕中國之心者此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我乎我或遣重臣齎金帛至邊等候

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搶掠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假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邀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邀討重賞或因市馬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皆不能以羈縻乎彼而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恐墮胡虜狡詐之計者此也胡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

胡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歲乎未久之計將安在乎臣又恐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者此也夫中國之市馬非以耕田備軍也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然則馬市之不利于我中國明矣而于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

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詐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人寇莫敢敵虛實既已親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利况馬又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搶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廻之馬獲青獸之利是昔日夜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

疏上杖殺王錫爵曰言皆治國良規　世廟以爲阻撓何也未信則以爲謗己也馬市進開事勢瀕損　上思楊繼盛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戶主事三日遷刑員外尋改武選郎盛遂疏嚴嵩十罪五奸此不可謂非信而後諫也　世廟遂惑命鎮撫司拷訊待決此又何也嗚呼悲夫蓋有異

論北虜貢市　王崇古　劉應箕　同議

世廟時俺答逞忝不道孫那吉叛祖來歸乞降久之俺答念其孫乞歸詔縛叛賊趙全來贖既俺答縶趙全入朝王崇古具疏言虜執叛易孫請封輸貢奏上部集朝臣會議有言便者有言不便者崇古上書其略曰貢市之議先朝行而不利蓋其故始于逆鸞借以猾虜故其勢必相桀傲得志於中國今俺答暮年悔禍且感激朝廷厚遣那吉之恩納款求封出於誠悃豈昔日哉虜若來識通貢賜答自有常數如其叛盟於吾撻伐之威未嘗少挫會大同巡撫應箕亦言求貢與馬市不同况俺曾再使懇請若重遠其意恐阻向化之念且驚忿不平終爲邊害機會一失不可再得虜心更強不可復合議者又謂倉皇臨市恐生外變殊若人言臣請以身當之又虜所需鐵鍋最急頃部議禁不與市今閩廣鍋燬則不可復爲兵宜新抽山宜鐵市之來歲責令如數更易是酌其入貢[illegible]之期限其貢馬之數與夷使進止之所議市場在大同以左衛威虜堡在宣府以萬全右

衛張家口在山西以水泉營每歲刻期開市聽將約
兵憲臣應關硝磺銅鐵軍器各有禁約虜人毋持弓
矢甲胄使得與沿邊居民有無相易在彼不肆擾擄
我亦應加存恤往年燒荒搗巢兩招釁害不得已之
厲政今宜盡免以示招携　制曰可
肅皇帝威足懾捷四夷其許貢市意存綏靖非脩
和弱計也而末流之勢必有如楊忠愍所言者其
議自不可易故夷狄一門如魏絳和戎揚雄諫不
受單于朝等篇盡置不采云

8　罷琉球進貢疏　翁正春

看得琉球國中山王稱去年十月返國遣使報歸脩
貢去來情形俱異常態夷使多倭夷匿跡其間貢物
皆倭器錯雜其內其心最猾其計最巧已非平日恭
順之意竊謂彼所執之詞爲報歸國似宜不必逆詐
驟拒以啓疑貳之心姑一面量犒柔遠驛一面申飭
將士嚴加防範其入貢方物除琉璜瑪匹夏布而外
其餘或令收庫俟彼貢使還日一槩給付帶回以正
天朝之體蓋中山被擄而折於倭一旦持倭器而公
然渡海以來其爲倭挾之而令其載以啗我乘以瞷
我以爲做源源之來或可規厚利而借偵探之便又
可以窺虛實此可不問而知也故無如絕之便即不
然亦宜布文告以示顯罰造則十年遠則數十年俟
其自立方與脩貢亦未爲晩再照邇年以來閩中奸
民趨販視倭爲金穴每年造大艦而往以小艇載白
鏹而歸向之巨猾長擁乘一不爲倭有禍之生也尚
忍言哉故絕與販以杜亂萌又今日所宜亟圖者也
顧中國之服夷狄也在自爲謀而不在夷之貢與不

貢夷狄之畏中國也在先有備而不在貢之絕與不絕況彼既名為進貢而我遽爾阻回則彼得執以為詞縱不至挑激速釁亦恐非柔遠之體臣以為宜一概論到彼若曰爾國新經殘破財匱人乏何必閒關遠來還當厚自繕聚俟十年之後物力稍完然後脩貢未為晚也見今貢物看巡撫衙門查係倭產者其悉携歸係出君國者姑准收解以見恭順之心其來貢之人照舊給賞即便回國不必入　朝以省跋涉勞苦夫然則既足以示我中國之恩信又不墮彼外夷之術中所謂不絕之絕乃深於絕者哉

文簡此疏即楊忠愍不許馬市之遠識也吾鄉陳嚴吉先生亦言倭奴自洪武以來臨貢臨寇後欽約貢毋過三舟人毋過三百刀毋過三十未幾要求廉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名為貢而寔偵我內狀殺掠無度此所謂開戶延寇者也悲哉守臣之為守矣

卷五十

古今議論參卷五十一

閩中　林□□□公選輯
　　　施有翼□□訂閱

五刑解　　家語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敎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鬭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鬭變之獄而無犯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

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穽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

按孔子初仕為中都宰繇司空為大司寇相事其攝也為司寇者刑官也述易定禮樂刪詩叙書春秋其作也春秋者孔氏之刑書也天生德於孔子乃其止職書赦而若皆命以刑以刀鋸刑則少正卯侏儒是已以筆舌刑則二百四十二年間亂臣賊子是已少正卯兼有五大惡謂其人非竊盜之流乃奸雄之黨誅之足以明奸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萊夷故誅士以兵之宮樂熒惑首足異處此亦足明變鬬之獄淫亂之獄至于同狴執訟沐浴請討無不可以明不孝之獄弑上之獄其在魯史趙盾以不討賊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書弑蓋立法若斯之嚴也觀左氏所載經書之孝經及沒其名氏而務國獨何與胡氏傳曰春秋合于人心而定罪聖人順于天理而用刑刑因不以大儒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太刑加不弑之人孔子曰大司寇

正刑明辟以察獄知我罪我者惟春秋然則孔子爲百世用刑之準皐陶明允逑足以知不殺之推乎施有翼

富壽對　熊

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于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于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不私相殺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民積于道而吏積于德而民積于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矣聖王在上則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于仁而吏積于愛而民積于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成王曰受命矣

施爾脩曰此篇入刑書亦太史公律書之意

叔向論鑄刑書　左傳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

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按後此鄭大夫鄧析復造竹刑趙范以鐵鑄晉刑書皆迹兆而爲之者叔向責之是也子產復書曰吾以救世也蓋鄭之公族汰侈治亂國用重典子產蓋有不得已焉爾仲尼稱其遺愛豈尚以猛爲事者乎馬端臨曰漢法不兢崔寔作政論意亦如此

孝文帝除肉刑

漢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勿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爲令

帝既除肉刑復除誹謗妖言已又怒張釋之輕論驚蹕盜高廟玉環獄釋之爭執以爲法皆如是止當是時微釋之幾壞文帝微文帝亦必不用釋之言先是高祖與秦父老約但法三章蕭何畫一曹參清淨毋擾市獄孝惠遂除挾書律漢室寬厚有自來矣武昭而降開罽起獄刑出群下祚移新莽文叔用文柔長者再起黨錮禍興邪家竟卒跡其所以昌替刑獄之際爲多

復肉刑議

孔融

古者淳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得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

足絶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魏公曹操復欲行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群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于笞本興

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群同操顧衆議而止夫肉刑不用三百餘年操必欲復之鍾陳豈篤論然自孝文立法笞數太多反以殺人于是遂以笞爲死刑其不當死者則并不復笞之孝章以來

詔減死一等者勿笞徙邊懼笞必至死也然猶關傷人姦盜不法等抵死則太酷免死止髡鉗又太輕若斟酌笞數使可以懲姦無至于殺人肉刑不議復可也

論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

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

發賊而亡七稿猗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
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
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
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
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
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
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
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

天亡極天下幸甚

漢宣帝用刑深刻趙蓋楊韓皆不得其死溫舒此
書可謂對病之藥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篇中有
言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
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
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皋陶之殺
人也執法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四岳之薦鯀也曰
鯀可用堯曰不可用鯀而又試而用之何堯不聽皋
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蓋先王以君子長
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
之道故曰刑賞忠厚之至也末又言春秋之義
立法貴嚴而責人貴恕意似皆有所爲而言者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包拯

臣竊見諸道轉運司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章疏相繼頗傷煩碎兼聞審院大理寺日近奏案尤多倍于往年況無大段罪名並是掎摭微累不辨虛實一例論奏孤弱無援者則按以深文權勢豪猾者則縱而不顧內則狥一身之利以植其私外則竊振職之名以圖其進效尤無耻惟恐不及至有公清守節之人或不曲事左右爲衆所嫉者卽被加誣構成其罪遂使守已之士或負終身之玷可不痛惜哉且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務德澤罕用刑法故董仲舒曰陽爲德爲春夏當和煦發生之時陰爲刑爲秋冬在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任德不任刑也王者亦當上體天道下爲民極故不宜過用重典以傷德化昔暴世法網凝密動罹酷害不能聊命卒致潰亂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臣願望聖明鑒于此言而無忽焉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雖亦朝廷累降詔命約束牢或遵稟此弊不去爲患寖深欲望聖慈宣諭執政大臣應轉運提刑等並令精選廉幹中正之人以充其職苛細矯激之輩屏而不用天下幸甚

孝肅咲比黃河清而所言如此故知盧杞之咲開口便是刀矣

爲李膺杜密等黨事訟冤　陳蕃

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按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者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誤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于獄殺無辜于市乎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于房掖國用盡于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于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警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時特天變存至間有嘉禾芝草黃龍見竇武上疏其略曰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今者陛下有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亂臣賊子所誣凡其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云云又

蓋寬饒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逆王尊既誅群盜會長安宿猾巨豪御史大夫御史丞陳輔挾私憾橫誣廢黜鄭昌公乘興各爲之訟鄒陽所謂積悵之爲害也宣帝誅郅支單于函殺漢使者吏士百數甘延壽陳湯謀矯制發城郭諸國兵斬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排尼之甚至劉向秋前同上書以爲湯延壽之後凡奉使外變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威大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甚非所以勸有功而厲戎士也馮奉世亦以莎車王背叛假便宜誅斬之功不錄杜欽引湯延壽論奉世究其累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功同賞異則勞臣疑今奉世混抑不揚非聖王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云云又李邕以挫張易之貴氏之和下吏論死孔璋願以身代邕其言曰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于死者豈獨爲惜邕之賢亦以成就陛下矜能之德也凡此等類人主不可不知

論韓國公寃事狀　解縉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冥之所同憤者也然于事嫌不軌之中辯析幾微之際此神機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此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事之理大謬不然

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不然之富貴哉善長于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于今日之富貴者乎且人之年邁氣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又其子事　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謀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

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尤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失刑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今尚如此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疎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私心竊計意謂左右近侍必有爲　陛下言者公卿大臣臺諫御史必有爲　陛下言者而事竟未已群臣杜口竟無一人爲　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

其疎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其就鼎鑊無所復恨也

此疏於　國家功亦第一

訴父冤書　魏學洢

古權閹之殺貞良也以什伯數有死賍所者矣有死獄中者矣有死杖下者矣有死東西市者矣若乃纍纍然列疏姦弁前詗之詬之裸體辱之遍拇則受桚殘錄則受夾殘桚與夾則仍蔽錄杻受棍罍棍所中結爲壘丁壘丁漸漸腐爲深坎坎上徵㶚蘗傳焉不再宿復加搒掠批捉擊赤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肉墜堦墀者塊如碗當此時寧特無力圖生養亦無力覓死矣而啻逝之日更嚴刑促之斃暑殷雷　昔敬

遲不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腐灤而黑面與鼻平人殮時不忍從道嗟乎悲夫足下讀書萬卷亦曾有慘毒如斯者哉先子刻苦一生併四壁亦非我有而竟坐贓三千三百金以死ロロ欲辟熊揚諫草傳天下而竟坐熊揚贓三千三百金以死洫營中夜環走想極成癡謂此時忽有人焉以三千三百金相貸如期以進如數以輸彼縱意不在贓當用何名見殺苟得出詔獄入法司父子相抱一慟俱斃斯亦人生之極權也而長安搢紳自一二人外率詆我如豕冤閹抑之輒使人從門縫中辭曰目與目相射也明日可蚤來如斯往閽人則厲聲叱曰蝀熟矣敢相溷耶明日可早來黑夜匍匐惴惴恐死避卒手而訖不得片見特冤不過撫棺哀號曰慎之幸毋數數出父之卒亦無所聞嗟乎悲夫罰曰告人非難無人可告之爲難也屈膝拜人非難無人可拜之爲難也獨范陽長者焦然倡醵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賣服物以相應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乃至大黃錢三四文伯夷有難豈於陵陳仲所能

救哉信乎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者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受賕鬻獄罪延其孥反似貪吏可爲而不可爲不更冤哉已矣追比方始洫將就浙獄矣先子生事猶爾爾先子死有敢出而援我者乎纓幼弟躑躅於獄門老母行哭于道路義士或有矜惜者顧昔不能活父今以自活洫尤痛之嗟乎悲夫司馬遷蓋貧賤皆仁義顧亦謂譏于聖人今而知其言之痛也貨殖庸可無耶游俠庸可無耶剔塞庸可無耶先子死皆葬首陽山側洫若死自思

塋要離墓傍耳天地鄙陋莫可共語昔檻車發平望高子嘖嘖奇足下不置僑艮鄉賓客僕從俱以遙領足下意者扶櫬南返過又夂與程君偕述方人經緯甚悉慨然嘆足下真英傑也披血而告之哀

悲哉孝子天如先生詔獄論所爲作也

乞代父贖刑疏　　緹縈女子

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上

天子悲憐其意下令除肉刑

漢陳咸有言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毋與人重比馬端臨曰劓刖黥椓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繇此言觀之丘文莊稱萬世之下人類得以不絕者皆漢文之德所論信哉其言之也

乞代夫死疏　　楊繼盛妻張氏

切臣夫繼盛先任兵部車駕司因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啣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再發狂論委實昏昧復荷　聖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割去臂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霑汙日夜籠箍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臣紡績供餉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于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題奉欽依依律處決臣冒死上陳伏乞　皇上一回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埸效命以報　皇上臣于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既矣

乞代夫囚疏　　沈束妻張氏

切臣夫禮科給事中沈束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死荷蒙　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束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餐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煢煢寡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累因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觀　聖朝仁恩廣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天地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聽臣夫送父終年仍又赴獄待罪庶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　天恩萬代啣結圖報無窮矣

國朝刑制畧　丘濬

祖訓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歷涉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置處頑𢬵奸頑非守成之君所常用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剌剕劓閹割之刑敢有請用此刑者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繇是觀之可見聖祖以亂國待前元而用重典蓋非得已也

祖制又有獄未成而官較及鎮撫司考打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徑行參治法司容隱許該科重究之旨其厳衛緝訪官司情狀未經鞫定不得輒紀功次正恐以無罪致有罪之地無功冒有功之賞也

讞議　李攀龍

夫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縣道官猶得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决者猶得移中丞臺治獄御史當報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决猶得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而奉宣上恩人命至重也司寇使者既出則縣道官二千石官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决者舉皆往移焉而一切覆案當報之奏傅律令得可事於天子棉挙坐解圖往立出民以不冤中受獲致辟當雨作解元氣鼓蕩百物胥所不亦已論快勝任乎然有一報不當無論細漏吞舟之魚即無罪者今不得釋則其獄愈益亡解時後之人愈益自嫌不肯變縣官不復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不復讞中丞臺治獄御史矣究者累因圖苟可以有生孰不引頸從極縣中日夜望司寇使者至也我乃各責如舊章又以笞掠定之使無有從出之塗哉

成化中得耶咏寶因災異請差官分行審錄重囚大司寇廖莊上言差官審錄不無勞擾猶甚乞通

行咨問刑官一切罪囚輕者從宜發落重者會官
詳審不許淹滯隱匿違者撫按按察司官問罪詔
從之愚竊以出獄條例上當從廖司寇之議次即
當奉李按察之言

職前寬猛[illegible]趙東曦
法者天下之平也雖曰貴近不得曲貸疏賤不得周
內而非必故矯之也近見言路諸臣偶觸註誤輒囚
首詔獄諸臣奉職無能誠難辭罪　皇上雷霆雨露
總屬生成然而職列清華情非重大幽憂挫辱羞對
妻孥曾不若一狂悖之運弁若將其忠者鼓衆以辱
部臣幾至洶虜尚得從容而聽部議豈法獨寬于若
輩耶夫臺臣戒飭武弁獨仰煩　皇上詰問而武弁
凌辱部臣罪當何如即此亦足見其不可輕假顏色

矣伏望　皇上平以持法恕以容過臣下有不捐頂
踵以矢報者哉
先生爲刑科吏有疏言及地震之變畧曰白簡無
光半係貂璫之筆青蒲可伏頻傳雀角之詞圜扉
則千有餘人保無久淹不結之冤乎追贓則動盈
千萬保無池魚林木之殃乎一二事不効未免事
事見疑一二人祓謗因而人人莫必上下之間毋
乃似有釜鬵之象乎夫地者陰也爲婦寺爲兵革
爲刑獄爲商小數者動而干陽坤維所係不寧也

爾蔵繳綱不得專載臣。職有奚

請除錦衣擒拿朝臣疏　霍韜

伏見近來朝官有罪輙命錦衣衛官校擒拿臣竊昧死上言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若錦衣衛復兼刑獄擅之越介胄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鎖梏屈禮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汚獄剛氣銷折盡矣或又暮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攣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其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杰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伏乞除錦衣衛擒拿之刑養士紳廉恥之心國家幸甚

陳眉公先生既讀此疏因言國家忠厚立國久無此事如有之當如何曰已發在臺省力爭未發在閣臣密救至于平日調養聖心尤在士大夫奏疏剛勿得輕易動稱某人可拿某人可斬云爾嗚呼仁人君子盡聽斯言雖無事皐陶可也

詔獄論

張溥

間讀宋史所謂詔獄之事莫甚於熙寧紹興之間當時祖無擇之下秀州獄苗振之下越獄蘇軾之下御史獄皆臺臣希王安石之意爲之而詔獄屢興逆檜之爲相也岳飛胡舜陟之獄力主其死而後之威指日甚蓋興獄之始雖以詔書爲名而根連株逮雖出於大臣之意往往指語言之細行其敲考之術一人罹法而天下傷之觀後漢獨行傳所載陸續之不證尹興戴就之不證成公狩莫不五毒參至骨肉焦毀逆古之危刑孰有甚焉然王安石之與呂惠卿始朋比而終交惡文致李士寧者惠卿所以傾安石也特勘張若濟者安石所以報惠卿也而逆檜與趙汾之獄詞逮張浚胡寅李光等五十人皆欲種誅會檜疾病不能署獄要而獲以是知小人之相與爲惡大獄頻滋後必積以成隙務爲傾危以襲其互全之術而甚惡之流上亂天氣則神人之忿疾必中於其身以遏止其原往者之鑒固未足其昭明而小人卒不孫悟者則以其勢重而樂於威物也即以宋事言之紹聖之時章惇蔡卞用事起同文館獄獄盡誅元佑大臣雖文彥甫黔昆珍躬之言雖治爲文足致梁燾劉摯之死而南渡以後治王時雍等賣國之罪洪芻余大均諸人犯掖庭之禁蹈不韙之科刑寺皆以爲可赦高宗怒其不直而僅有沙門島之流邊郡之安置夫權貴之所怒雖微嫌而必戮天子之所惡雖大罪而必恕此當時之人臣所以不畏天子而畏權貴也刑罰之事以權貴主之而名法機巧之徒伺其私意以爲輕重則正人之盡適其爵祿之資而喪亂[illegible]如

任者于謙之獄考掠者以謙立外藩責之謙正對曰親王非金符不得召符藏內府非外庭所知問者辭窮後中之以謀危社稷而謙遂抵法夫一科之不能詰則逃之於他科以巧傅其獄而社稷之元功且殘於法吏之苛比然則詔獄之禍豈中古以後非堂之斷所忍言乎賈誼曰諸侯王三公而令與衆庶共受僇黥劓髡刖棄市之法非所以習天下近日霍韜有言欲東廠勿預朝儀錦衣衛勿與刑獄此皆尊尊貴貴之遺議畫以制者所尚也

[illegible]法虞夏商周無聞刑不上於大夫孔子告冉有之言甚悉抑自漢唐宋相襲至今未改乎然漢帝嘗除肉刑唐宗嘗除笞背宋祖則辱罵不及於公卿敲朴不行於殿陛矣尚書林俊嘗諫世宗曰古者撻人於朝與衆辱之非欲剥其體膚致之死地臣猶及見成化初廷杖容令厚綿裹衣重氈疊帊至正德初劉瑾竊權殺士始起解衣之端釀成撻死之慘非祖宗之舊也至魏忠賢而極夫身非木石死者相繼是小失虛詞竟與大辟同科近憲臣有請詔除是刑依律問罪者然世重用重朝市之撻似不能盡無惟皇上至仁神武既除奸雄首禁錦衣刑具令後有杖者容勿解衣可也

古今議論參卷五十二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孔子論義刑　左傳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為不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論象刑　荀卿

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繇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

我　太祖高皇帝名獄為貫城謂象天牢貫索以凡星有無於內知法司刑獄清濫復勑法司察天自考則象刑為象天制刑其義未有能易者

魏絳戮揚干 左傳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軍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

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

刑期無刑殺以止殺不明是義勒斷之意傷矣絳戮揚干之僕韓厥戮趙孟之車亦也厥後彊項令董宣格殺湖陽公主蒼頭于夏門亭并齊宗張議弟張朔于合柱中付雒陽獄論死梁冀帶劍入省張[illegible]自是貴戚豪猾皆鞠躬屏氣休沐奈何以酷吏稱之乎唐憲宗朝京兆尹許孟容擿捕神策軍吏李昱不償富人錢趙普請誅陳利用、驕恣不法三人死不奉上詔貫伏孟容言尹京畿非抑制豪強無以肅清輦下昔言天下國家法可惜利用一豎子何足惜凡此等豈以擊斷勝任為媮快者也火烈民望而畏焉故鮮死子產斯稱惠人矣

除贖罪疏

貢禹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貴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于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賢守相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功臣恕死議

呂溫

昔衛前驅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近代或者爲因曰實等立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稽諸將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致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能

盡賢或有起屠販奮龍訊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恃寵嘯強自負悟罔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爲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號不以暴爲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馭有黥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豢突憲綱或姦形將發覺逼宗社乃念斯言之封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滴之勞螢燭之功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使貪而有功驕寵權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爲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啓奸適所謂賞之禍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竊以爲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拘之以紀律名之以好惡誓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勳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

傳曰功臣之胄十世宥之後世死盡狗烹薄恩已

甚然有五免死十免死究不能免于一死者豈非縱之使陷于罪因以戮之乎唐太宗謂尉遲敬德曰朕見漢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長保富貴然卿數犯法乃知韓彭葅醢非高帝之罪也國家綱紀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敬德懼而自戢大哉王言恩威並著視夫鐵券誓盟許以不死者竟何如耶

將軍王去榮殺人免死議　崔器

右件官打殺本部富平縣令杜徽恩旨以其能放拋石免死奪官自身配陝郡效力中書舍人賈至等未即行下奏請奉進呈勅旨議者臣伏以法者天地之大典帝王守之猶不敢專也若王去榮者乃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于人主開元已前無者尊朝廷也當今爲天下主愛無親疎得一夫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又八議名例都無此名十惡科條乃居其一殺本部縣令人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

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勝者恩無威懲甚不能使其子養繇基穿七札楚王以爲屏國林慮公主男犯法漢若不爲戮罪踐枝則去榮何有受法則林慮可徵晉文棄原取信以信大于原也今陛下要賦原急下法則海內無處不罷究恩罷殊法也賈至奏在枉朝逐君長見兔在北道論

斷刑論　柳宗元

[illegible]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illegible]

而得其罰則人權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若是者爲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使犯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悲號之聲聞于里人皆是而天

和之氣寒暑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君子莫若是焉何哉或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之之經也是亦不然夫雷霆霜雪者特一氣耳非有心于物者也聖人有心于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擧草木而殘之草木豈爲非常之罪也哉彼有懲于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

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也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

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議贓律

陳建

按國初定律處贓計鈔定罪不知何時始變例爲估鈔國初坐贓貫盈問絞斬真正死罪不知何時改爲雜犯許贖矣自估鈔例行犯贓銀二兩估鈔八十貫坐死贓罪輕重不倫故不得不變爲雜犯許贖二者皆變法之失而實鈔估作之偏也霍文敏奏議謂大明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嚴爲之禁欲人難犯也文臣以其厲己遂托欽定事例改從雜犯而許之贖是以法輕易犯贓吏益肆非 太祖制法初意

矣建謂 聖祖制法欲傳之萬世而未及百年卽以變改不可勝言如雙溪雜記所謂律書變改始於徒法廢而流法亡如滕都憲昭所謂決斷武臣益貪縱不簡 祖宗深重變亂成法之戒而變亂已如此況于後此愈久愈遠將若之何

本朝各省俱有皮場廟乃 國初剝贓吏之皮以儆衆者然今廉吏良民愛之故於其去脫靴以留記貪吏則奸民愛之亦於其去脫靴以留記嗚呼至爲奸民脫靴其辱等於剝皮矣 台山[illegible]氏

復讐議　　陳子昂

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夫枕干讐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訓人亂綱不可以明法故聖人修禮理內飭法防外使夫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不作廉恥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竊見同州下邽人徐元慶先時父爲縣令趙師韞所殺元慶潛爲傭保爲其父報讐手刃師韞束身歸罪雖古烈者亦何以多誠足以激清名教旁感隱辱義士之靡

者也然按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之畫一法也法之不二元慶宜伏辜又按禮經父讐不同天亦國家勸人之教者也教之不苟元慶不宜誅臣聞昔者刑之所生本以遏亂仁之所利蓋以崇德今元慶報父之讐意非亂也行子之道義能仁也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元慶之可顯宥于此矣然邪繇正生理必作亂昔禮防至密其弊不勝先王所以明刑本實繇此今倘義元慶之節廢國之刑將爲後圖政必多難元慶之罪不可廢也何者人必有子

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聖人作始必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義其政不行且夫以私意而害公法仁者不爲以公法而徇私義王道不設元慶之所以仁高振古義伏當時以其能忘生而徇于德也今若釋元慶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而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無生之節也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寘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編之于令永爲國典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

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

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既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復讐議　韓愈

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讐殺人自投縣請罪勑復讐殺人固有彛典以其中究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决杖一百配流循州者臣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

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讎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東晉成帝時殿中吏邵廣當死刑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十一撾登聞鼓求沒官奚贖父死朝議許其請而不爲永制尚書丞范堅駁云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既許宗等贖父罪若後有宗比不求贖父豈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耶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許其求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義不宜從在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詔問武帝武帝對曰繼母如母明其不及母也緣父之愛故謂之

母猶當齊衰杖父而衛之者母恩絕矣論與殺人者
同不宜與大逆論及梁人華有趙防年者孔季彥
遊梁語梁相曰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姜氏絕不
為親不宜論大逆宜以不告司寇論云云議者稱
善

復讐議錄董孝子事節略　　沈一貫

漢董孝子黯江都相六世孫鄞人也少孤獨與母俱
有順感聚鄰人王寄者富而無行董母與王母相說
各言其子而寄病之毆董母因不起孝子哀毀畢葬
終不言報讐俟王母卒且葬手殺寄以祭而自詣請
死事聞和帝釋弗誅加旌焉夫吾有母人亦有母挾
吾母而不顧人之母令其無所依以死錫類推恩道
不如是恐隱以葬人之母而井心焉然則寄母故孝
子養而孝子葬也此所為孝子重者也顧有難明焉

者毆人至死法應死寄之當辟也久矣第不驗不可
坐而驗非吾恐于是而聽之有司必以疑輕而吾終
有不報之冤故寧以身易寄死而母須有司非輕其
上以為不能為吾殺寄不可以殺寄所之上故也然
則稱孝子何善處寄母尤善處法無恨于親而有辭
于君是故其被我也可生其祀我也可饗余少聞孝
子事索之漢史無有既讀張敏傳而悟其錄當是時
有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章帝赦其死因定其議以
為輕侮法敏駁之以為開私殺之路除其令豈以是

格孝義哉悉歸罪不知嘗有洗罪亦並歸侮辱殺者罪人與殺侮辱者異以身詣廳請同不爲私殺孝不忘君正足傳也和帝方用緩議而于孝子又宥且襃之可謂無頗刑無失賞矣史于是乎失書

按今慈溪縣以孝子故得名先是孝子母嗜大隱溪水孝子以遠不能致徙居之故名云陳明卿復生云溪不名孝名慈義最可思

卷五十二終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兩喬訂閱

按河渠溝洫並漕及海周司空官也宮寢器服虞共工官也如壇廟在禮器護在兵俱不復入前人所謂百工隸于六卿考工祇見五官之中已是

治河議　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

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今有起廬舍其中此臣新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多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

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江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何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

害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
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河治之費以業所從之民遵
古聖之法定山河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
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
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
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
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
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
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

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
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
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流十三日隄潰
三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
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
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
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繇是言之其地堅矣
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
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

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
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
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
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
于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
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
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
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
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

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
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
百歲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
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按虞舜治言王莽時治河者關並欲定平原諸郡
張戎欲正西方諸郡不引水溉田韓牧欲穿九河
四五為有益王橫欲開空使緣西山乘高地東北
入海皆賈讓徙瀕地放渤海之遺策也故班史既
總述諸家後併諸人于志之末云

[illegible]禹之治水其詳見于禹貢太史公稱引
道河入海是已班史本其原文改河渠爲溝洫以
表其書中間添入史起一段正西門豹可見前史
記事類或失真然大意以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
渠復禹舊迹爲近宋元史以後班氏續成所採群
議各自所見惟齊延年以胡爲塞議必不行然大
意取賈讓上策志終許錄誠如盧舜治所云者仍不
出河渠復禹之舊耳陵谷容有變遷利害原無今
古歷唐宋以來雖至百世議論又何不一乎故河

渠溝洫二志實一日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一日圖之
利害也故詳載其事

治河議 宋濂

比歲河决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見名御史
中丞李某、禮部尚書泰不花沈兩珪有卿及白馬以
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
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爲河源起自西北
去中國爲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爲之委以殺其
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朶甘思西鄙方
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
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滙爲阿剌腦兒二澤又

東流爲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繇西合忽闌之水從
南會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
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爲九派曰也孫斡
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
寖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
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剌又曰騰乞里塔譯曰崑崙也
自九渡東行可二三千里乃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闊卽
闊提[illegible]赤[illegible]哈剌河合又合乞
兒馬出[illegible]乃折流轉西[illegible]崑崙北既復折而東北

流至積石[illegible]其地名[illegible]不啻二千
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
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必遠其注也必怒故
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
津洛汭至於大伾大伾而下釃為二渠北載之高地
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
禹之後無患水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
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
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

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
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夫宣房之
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疏為屯氏諸河
河且入于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
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
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
縣繇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明甚也
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
南渡之後遂[illegible]合汴[illegible]淮[illegible]河之故

道[illegible]河之河而欲使一淮
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會通
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浚
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
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
猶百人為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
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屬矣治河之要
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溢禹出而治之水
始繇地中行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

僱余許予治河具衛

為文微見天為人力特論甚力

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
儒之曲說最難成事者也濂竊慎之因備著河源以
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者如此倘有
以聞　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
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治河要領全在此篇後無異議者則有張學士元
霍尚書韜胡尚書世寧王荊石稱宋張諸君子議
治河卓識遠見鑿鑿可行誠所謂智謀之士所見
略同矣永樂八年張[illegible]書[illegible]抹[illegible]書[illegible]皆善治河

遡來徙決無常復未有定轍杜瀞野曰嗚呼猶金
隄之遺跡稽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歷永樂
之成功推古驗今勿棄因循而憚改作後有敬拘
擧之見者或有取於予言
施篤菴曰宋龍門此議卽賈讓之上策也神禹治
河疏之爲九而已故主事薗房之治中灣尚書白
昂之治金龍口皆用宋議克有成績張秋之決命
尚書徐有貞治之撓其議者曰不能塞顧開之耶
徐出二壺注水示之一竅五竅各一而五竅者先

涸矣自漢以來決無常時治無常法馮逵主浚王
延世主塞許商孫禁主疏然則孰勝李東陽曰疏
之說勝決然

[illegible]治河議 徐階
自漢以來治河未有定策其在文武間則務塞如塞
酸棗塞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間則議不塞如賈讓所
謂徙民當水衝者不與河爭地李尋解光所謂因其
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後之言治河者
大槩不出此二端而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南
鄰鳳陽淮泗之間 祖陵及王墳在焉王氣所鍾天
下之根本也東則會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
[illegible]以充京師天下之咽喉也皆 國家所甚緊

者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勢非會通所能當也故
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之患及其障而南又
防其爲 陵寢之患自古治河兩難未有如今日之
甚者今徐房之間河旣橫決或者徙見天變方甚以
爲其道必不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別徙道以避之
于邳獨不知河之入徐東之以徐呂之洪而當兩淮
之險此天之設奇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
吾求決狀靈壁山之險無兩洪之束而循漫流以通
河勢之趨必不可者也故議者專意于新安以爲新安

淤而徐房決今開[illegible]而[illegible]決以制橫流則
故道宜復然亦不免徐房者受上流之輸而建瓴[illegible]
新安者也今不急治其上流而欲開數十里之淤以
當橫潰無涯之水則塞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
亦勢之所不可也故禹之治河自積石鑿龍門闢伊
闕析砥柱抵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厮爲二渠過洚水
至于大陸播爲九河方大伾以下河始出峽而就平
地則厮之而爲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
潰則播之而爲九此所以導其上流而分其支者也

導而分之則河雖欲決而不可得 明與九河之迹
既遠然其始自汴而出者河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
合漕以入于淮出榮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懷
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
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飛雲
橋入漕出徐沛之中鏡山之北者溜溝入漕始猶存
禹分之遺意及其後或塞或微或并爲二或合爲一
而河之道愈寡其勢愈專則其決固宜嘗觀洪武間
決魚臺塞正統間決沙灣大潰[illegible]沙灣塞而弘治

間決金龍口又決張秋當是時沙灣之功成乃作九
堰八閘開渠三千里而猶不免于決及張秋之功成
乃浚賈魯河孫家渡諸口其法尤備然其後又決曹
單及正德間曹單塞又決豐沛及嘉靖初豐沛塞又
復決魚臺及魚臺決乃濬趙皮寨而數年復決夏邑
遂從而入渦奔亳泗而趙皮寨又塞復數年諸河之
入漕者皆不來濟濟間流幾絕而入渦者溢于泗震
驚陵寢于是諸臣皆惶恐待罪開孫繼口而渦河塞
漕復得通及孫繼口入徐又有今日徐房之決始孫

繼口之役諸臣之受切責懼無以報命也故盡截野
雞岡之水以入新口又捲埽築壩橫亘而遏之不容
入渦所以爲漕計而護 陵寢者非不甚重然河之
正派皆歸孫繼而以全力入徐矣是河之所以暴決
者以其專而不分故也愚嘗問長老皆言今諸河已
塞惟孫家渡與孫繼口而孫家渡廣不能數丈不足
以分孫繼獨趙皮寨廣加倍河之正派也今誠急濬
趙皮寨導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六之繇孫繼以入徐
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于孫家渡諸口浚河脈而時

疏之役其力既分則河亦以[illegible]陵寢患
而淸亦宜通故言當先治其上流者此一計也然禹導
九河自碣石北放于海及隨鑒亦始南道于淮則淮
者非受河之正也故余聞宋學士者謂以河之大不
宜以一淮爲之委者明淮不足以當河也今閘淮之
安東其淤略與新安等矣或以全淮注河而又不能
飮達于海則河益激而淮益不能容其與新安之淤
相乘而積亦其所必至者故當并治下流者又一計
也夫治上流以救其源治下流以疏其委然後徐房

之決可塞而新安可開此四役者宜同時而並舉不
可闕一者也顧以同時舉四大役似非所以惜財而
體國者虛乎愚之爲此議者正恐財之妄費也夫興
天下之役而成天下之功此自古用財之道也不得
謂之費惟顧惜而功不成則其所用乃所謂費也昔
秦皇將伐荆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問李信曰
二十萬人秦李信以二十萬人而不勝則二十萬人
皆費也王翦以六十萬人勝則六十萬人而不爲費治河亦若
是也[illegible]以萬計進支

[illegible]宜賑者
又不如其[illegible]也今以[illegible]與賑者倍其數則河可成哉
得其[illegible]于[illegible]與賑者甚遠也宋人防河與防虜
等夫虜之可憂未必如中原之可憂惜財之說非所
以施于遇變不得已之時者也議者又以罷民不可
以重勞夫[illegible]不可以處衆愚以爲是則在夫撫之得
其術而不苟致變役之興[illegible]也何者興四大役法當用
數萬人不可謂不勞以數萬人之衆而合處千里荒
蕪之間不可以不備然今數萬人息者得錢飢者得

食如逐貨于市趨稼于田仰給而有藉則所以收離
散之民而爲救荒之策者也其何勞之得怨令千里
之間畫地而居分功而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轄
衆而得所歸則所以寓部伍之法而兼制變之術者
也其何衆之能爲是誠在夫官之得人而撫之有道
也不可以是而議夫役也
施爾膂曰嘗怪漢丞相田蚡欲利己之食邑不顧
河決而西[illegible]觀王[illegible]如請[illegible]操金堤哉
[illegible]民者[illegible]若是何[illegible]此篇結[illegible]

語洪深暇得以利[illegible]

張秋卿先臣治河論以為水治水之不得其道者

無體而宋熙寧之間此說而王安石主之宋史稱

以其治河者治天下故潰決而不可收河流仍北

宋室已南矣

議興西北水利　徐貞明

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曰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經營所必須者也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利水猶易易也臣所屬意三辦事者蓋遍歷西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援圖論示猶指掌也為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最膏腴而人曠棄即可倚辦以兆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

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鋪及夾陰流河而下至于陰流從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鐵廠湧珠湖泒至韮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又三里橋湧泉流出[illegible]河又[illegible]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illegible]豐潤[illegible]河營湧泉成河及越東五

泉瀆漫西北[illegible]河流亦自
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
大寨及劉家莊史家河大王莊之地東則榛子鎮西
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青莊塢導
河可田後湖莊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
可田其間民所不業遂地有逃地有牧馬草地
之地屬于官官為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于民
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為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竊為
茂草乎至于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梧關黑崖子墩起

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
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
等今萑葦彌望而係名于勢族然葦之利微即勢族
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
倍於葦即捐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無
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
可田之地今豐潤寔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
其先[illegible]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
東之地[illegible]以兆其端而畿內

薊州皆可漸而行[illegible]內則鄉而西北之地皆
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
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
皆可漸而行也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北之視南亦
有難易乎余曰北易客乃吒曰子固好奇甚言北之
利于水耳烏得而稱易也曰客何異余言哉南方之
民披蓑而耕抱濕而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
立稿則訟風伯而覗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為快西
北之水多於長夏耕穫之時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

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一疏引水即為利東南之
地高下相懸有轆水于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
槔之聲徹于郊原竭人力以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
然也考之古昔圳深尺許遂深三尺溝深四尺洫深
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轆水之深者至于
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
西北為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于
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
易又彰彰矣[illegible]而淤道盡塞之民

得以樂業[illegible]而省內外
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于列國永之為利也宏魏
秦各擅其利支翁以下諸子人興其利水之為利也
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
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
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
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
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楊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
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而已晉室既東民日聚而

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
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暨富則民益聚利
益興而財富遂甲于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
郎中樊賓言荊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
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
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墾荒閑不
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繇此觀之
則宋室南渡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
多而田少[illegible]湖以自殖[illegible]利盡而民不聊生

者聚[illegible]吾聞
懷慶郡亦嘗因丹沁支流疏渠成田民獲利之鉅去
而田隨廢又如眞定[illegible]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
緣水墾田歲久甚饒及滹沱旁決桑田之變秖辟息
聞矣豈久廢之餘固難卒舉者乎是所謂廢食于噎
非通論也嘗考桑乾水發于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
自懷來夾山而下至盧溝橋狠窩地方衝溢爲患浸
至彭義門先朝屢經脩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間
有用之牛通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

責有人多方招募使桑乾上流皆引水成田則豈惟
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
嘗物色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那家庄窪高
橋鋪窪皆連阡里壞廢爲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
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于水源未可徼利旦
夕而務貽水患也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
也今若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于牧養斯
民之外增勸農水利二事[illegible]牧養斯民者又
將何爲[illegible]以牧養斯

民也。勿[illegible]府特簡者得人以擇循良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效最務焉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而致也。

先生治水於　國朝功第一。故此議一倣山海經分明周悉此等文可稱三不朽趙充國之屯田實議之治河皆此類也。

議處東南水利

徐貞明

禹貢三江既平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蓋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于海上受杭陸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洩焉自漢以來咸獲其利蓋古人順治之道必視其源以遡其委上築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得以西次于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次于滬海故自吳江抵華林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之遙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障之也。夫何唐末東南商販錄宣歙以達兩浙趨病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于蕪湖而東入于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苪卿又隄太湖四十里為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隄既錮則去者復緩。繇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沙之壅矣。譬嘗言之自五隄以至湖隄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荊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大湖之衆瀆則脉絡諸竅。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

固七有[illegible]之阻是梗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口沃而下也則腹滿而中絶矣其後吳執中郟僑顥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省遂使江口爲豪强之業江尾爲茭蘆之區淤田利落無顆斛計湖日瀕而江日廢漸爲不世之患矣我
朝求樂聞夏元吉以籌言水利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壁挈吳以達劉家河而洩吳江北去之水自華亭開黃浦三泖以達范家濱而洩吳江南去之水至于湖隄之痛則漫不加意正統閒周忱等復三江復以湖沙壅闢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隄不去終非利導之源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復于正德者脩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隄自隄以決三江之壅使繇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于海其他疏浚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不治哉

林德謀朱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論河漕

瞿景淳

嘗聞治河以不治也有必治之爲利者惟漕河爲然治河之流以利漕猶藉兵以止寇其利害均矣故方欲引之而又欲塞之其流未始不爲利而橫決之未始不爲害也夫既欲擅其利而又欲亡其害胡可得哉歐陽脩有曰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惟較其利

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爲之尤愈于害多而利少嗚呼通于此說而後可與言治漕矣漕運之法何始乎其見于經如禹貢所載入于渭逆于河之類是已當時所輸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時至春秋戰國之世始起議漕秦人兼并天下飛芻輓粟于瑯琊負海之郡以貯北河之倉而漕法始漸加詳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宋漢漕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其後經費漸廣于是穿引渭穿渠置六輔渠以便漕諸渠東漕東南之粟以贍國用歲亦不過三十萬石其後徵發日繁于是宋有米斛置倉節級轉運以便輸者矣宋之漕運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以入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以入陳蔡東京之粟自惠民廣濟二河以入供給京師此漢唐宋之大較也迨我　成祖文皇帝定都幽燕萬國朝宗四夷畢獻漕入之路獨因元人蓋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其地不同故爾嘗攷之元史其建國之始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入淮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師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至元十九

年始置海運二十六年乃鑿渠起安山西南繇壽張西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名曰通會河蓋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渡淮泗北通白衛則自元人始也是時汶渠雖開而海運如故至國朝永樂以來始用守臣之議大濬通會以便糧運于是淮南一帶萬里通津尺寸之水盡爲國家有矣頃者徐呂二洪河流斷絕自淮以北不可以舟歲漕重事急如救焚是可不爲之重慮乎今之漕渠北自海口南至淮河亡慮千餘里其間不過汶泗諸流而已

必願黃河之水自西入之而後漕運流通永利深廣故曰黃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丘文莊亦曰江南貢賦之來必繇濟之境則河必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且移之國矣蓋言運道之利必資于河也然河勢播遷靡有定向今已自趙皮寨南向亳泗不復經流于徐又汶泉遇旱則微南旺以淤而狹此漕之害也爲今之計法在疏築而已河有故道徙有決口獨不可因其湧而爲之乎其或河流亢悍不可復回則計出

于引沁矣沁之源出自綿山向嘗合流于徐而塡爲黃河所併要惟自武陟而上導濟源引沁歷曹州縣舊分水處出永通閘以達于二洪可也則如晉謝玄之樹柵立埭擁二泝之流以利漕宋人之開倚月河上下置堰增閘以時開閉此又計之不得已者也蓋嘗論之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責效于水者小今之責效于水者大何也姑以唐事論之唐之漕運大率三節而諸人議論之多一惟以江淮爲事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于道及

韓滉運米歲至而德宗不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于此如此其急則今日　國家漕運遠及三吳湖浙諸郡歲至四百餘萬石亦猶唐之江淮也而數寔倍之一或不繼大可憂者至矣其在水也勢不得以不爭也是治河之難也雖然治河非難也治河之官爲難也自水利失其官故天下不輸于水而失其水性以憂國家惟建官總理不使數易責之課最又使水工之徒佐知其利害如古秦漢之法于諸河察其趨焉于諸泉繇其入焉于羣峽謹其防焉于工若料

制其節焉凡可以濟漕者先爲之防嚴爲之備則患至而能救無甚敗害也此慮患之本也先儒有言曰今日之慮水莫若虞官其斯之謂乎

施爾奮曰言治河者云前代只除其害今則兼收其利蓋言漕也玆篇中所舉唐事歲米不至遂至脫巾然則直當以除害視之當事者當何如葉也德宗置酒可想憂樂又唐咸陽令請䟽秦漢故渠興成堰以罷輓車之勞宰相李固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于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議遂决堰成

腸輓車之牛以供農關中賴其利如此何憂漕也

姑再以唐事論之歷代漕事可不盡載

又曰論治水而探本于虞官是也不然舟之治水愈于禹矣然水官之廢已久在春秋時龍見絳郊魏獻子問于太史墨曰物莫智于龍以其不生得也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古有豢龍氏御龍氏故有五行之官龍水物也今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得然則龍以水為神舉一波可包淺谷河決未必不繇龍也禹以大智行水放龍蛇又聞有應龍書

河之事可見龍可擾水乃可治也古人置官擾龍而措凡以治水也

議漕倉　　章潢 圖書編

漕之法莫善于轉般莫不善于直達稽之于古漢漕關東山東之粟悉從渭而上故河東有糧倉遲倉祭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舟五百艘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達而置者皆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迨後魏邸閣之法立歷代相因在唐則于水次有集津倉有洛口倉有含嘉倉有河陰倉水遞則隨近轉運否則暫寓以待以及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河中操舟便宜無有傾覆唐之運

于斯為盛在宋東京之制度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曰通濟曰富國等凡十倉則受淮江所運謂之裏河曰永濟曰永富者受淮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等者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曰廣積曰廣儲者則受漕濮所運謂之北河又置撥運倉于真楚泗三州而江南之船至三倉而止汴船轉輸京師故大中祥符間歲漕至七百萬石可謂極矣一行直達久涉歲月奸弊互作而委積發運名浮于實遂啓胡人之亂元都幽燕變為海運而白河一帶接

運備至在河西則有倉十四通州則有倉十三河倉則十有七是皆重于轉般也我　國家漕運廠倉在京通者則有總督太監戶部尚書或侍郎巡倉則有御史撥糧則有員外郎監收則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各有人焉所以統儲天下之粟以資國用也在淮徐臨德者監收亦有太監亦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亦各有人焉所以分儲天下之粟以待轉運也及後轉運變爲兌運又變爲長運以至今其間因時便宜爲軍民計者周悉且審然竟疑于直達也議者謂轉

運則民有往復出納之擾長運則軍有守淺阻凍之困利害蓋相當焉

施爾耆曰漕倉不妨多設不必全用水有淺深時有緩急當直達則直達之矣

議運期宜早

萬恭　王宗沐全議

黃河之汛與潮汐等三月清明水高數尺且不害運惟自五月至于九月爲伏秋水多至數四高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盡通徐呂二洪而閘河先蕭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值則河豈能爲之患哉故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早漕臣能使運船之入閘而不能使運船之必早入河其權則在于各省之糧儲道矣

河病漕事在天漕利河事在人不能使運期之早

何言治河矣王公又有海漕奏議惡附見海運類

論海運

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秔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縣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于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自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漕河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京師至十三年會通河開通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挽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作史者皆　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今河漕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有立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為傭直今則專役軍夫常運而加以充支之耗歲歲賞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一帶瀕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患預防之計也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漂故宜重假如海艘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自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于直沽並一宣課司徵收以為歲造船

料之費其糧既以海運腳費比漕河爲省其支充之
加耗宜量爲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
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倍則漕卒亦比
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師百貨駢集而
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廣東海路至
浙東爲近宜于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
載順帝末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民鹽
易糧給京師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
然此道若通閩廣之納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

今京師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之來苦于運河窄
狹腳價倍于物直此策既行則南貨日流于北空船
南回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國
用之策莫大于此且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
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
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
利也

自黃流淤塞丘文莊因尋海運議格不行王中丞
行之淮楊末幾亦罷王弇州爲王公作海漕奏議

序曰其所陳漕海便利于論析秋毫墨守難破也
善乎言天下大勢也其號略曰唐都燕有險可依
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便無水則
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
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
其病

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南通大
海以爲池險與水兵之而乃自塞其利者何也都
燕之受海猶憑左乎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
餘年矣今舉國而聽哺漕河一夫大呼萬艘皆停

腹吞咽喉之譬不可不慮是疏也即搢紳大夫睥
睨王公有不心折唇噤者乎偷通紀陳公建亦極
言海運之利兼可習海道防倭瞿公此篇校爲詳
悉其大意本之丘文莊而暢言之後舉作者不出
此篇但欲文字放長于數百字耳

施爾耆曰按李振之先生試閩稅策有云漕借河
河病漕不得已而尋元世所終利賴之海運海運
不若漕河之勞于力艱于路瞰于日煩于費若慮
驚風怒濤則有海溢沙礁焉又竈戶鹽徒鼓棹而

色不變者又云呂宋暹羅占城滿剌加諸番高檣大艄往來無恙渠易而我詎畏阱焉不知元本亦呂宋暹羅耳故不怵赤子之入井若中國久遠持重豈可僥倖以蹈不測之險哉卽不得已如唐人閩爲之豈常法耶誠能注意會通河勿議此可也宋季海盜鈔掠朱清張瑄爲最雄長既事招懷部其徒爲義民防海故二人建議卽厉以成功今如李魁奇劉香老輩横衝海上果爲已附之清瑄乎藉寇之糧風濤猶不足慮也介生先生言談海運如恐龍餘不實也然不可不存其說

林德謀采公集輯
閩中　施有翼爾會訂閱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鬬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漢高祖時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對言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復有以加司馬溫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以宮室鎮服天下也節儉以示末流猶靡況示之以侈乎後孝武以宮室罷敝天下奉必非酇侯啓之也朱子而國亦責何治家不為垣屋而

為國獨示以儉是不以賢師吾儉者今其君之後代師其君也况柘梁建章之作比未央不知幾倍安在亡以加乎孝文慈仁恭儉而賈山至言猶借秦爲喻其言宮室之麗也曰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其言馳道之麗也曰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托足焉其言葬薶之侈也曰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托葬焉延及二世非云侈矣

又徐賢妃諫太宗息兵罷役疏其第二段畧云妾聞爲宮非食聖王之所安瑤臺金屋驕主之爲麗

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鴆毒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伏惟裁心抑志奢麗之源不可不遏云云

諫起上林苑疏　東方朔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鄗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

馳東西車鶩南北又有深溝大渠決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武帝得之嘆賞因拜官賜黃金然卒起上林苑後與朔言化民朔稱述孝文皇帝恭儉言陛下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我　太祖皇帝指宮中隙地謂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畧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此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槨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

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如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丧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及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可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者矣向使陛下德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感感也今爲丘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旣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卽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竝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不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朧又以長陵爲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都五十萬戶卽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按劉曜時命起豐明觀立西宮建凌霄臺於滈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以爲豐明一觀之功其力可以平涼州而勑吉後欲建西宮起凌霄費萬豐明功億前役以此當財又可以吞吳巴而翦齊魏陛下何爲于中興之日而踵亡國之事又云將營建壽陵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王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闇主之所終也如是則雖石槨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倮葬識者嘉其破俗云云其言切至可爲萬代永鑒

歷論春秋工役　汪克寬

莊二十九年新延廏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三十二年城小穀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文七年城郚哀五年城毗六年城邾瑕皆以春興七年城中丘九年城郎桓五年城祝丘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襄七年城費十五年城成郛定十二年墮郈墮費十三年築蛇淵囿哀三年城啓陽四年城西郛皆以夏莊元年築王姬館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文十六年毀泉臺成十八年築鹿囿皆以秋是不時也夫不能內修德政以為保

民之本而勞民於守國之末如桓公侵齊鄭襲紀而城祝丘莊公懼齊桓討納糾之罪而浚洙文公既取須句備邾而城郚患莒人之外偪而城諸鄆宣公欲叛晉而城平陽襄公聽南遺之姦謀假事難而城費因齊靈之叛晉屢來侵伐而比年城成郛城西郛城武城定公從伯令侵鄭懼而城中城從叛晉黨范氏而城莒父及霄哀公亦黨范氏而比年城啓陽城西郛城毗城邾瑕皆非義也況於築臺囿以為游觀之樂新延廏以示牧養之奢作門觀以僭天子之制毀泉

臺以彰先祖之惡築館以主晉人逆女而忘逼喪之禮其罪又可勝誅乎至於會晉悼城虎牢以偪鄭會晉平城杞而私其母家亦非義也桓十六年城向莊二十九年城諸防文十二年城諸鄆宣八年城平陽成四年城鄆九年城中襄十三年城防十九年城郛城武定六年城中城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城漆皆以冬修城得農隙之時定公墮郈費以弱私家僖公會齊桓存三亡國以興滅繼絕仲孫蔑會晉定城成周以蕃王室皆合於義而亦書之

按胡氏傳曰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以見勞民為重事也又曰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宗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　之意深矣春秋如晉之虒祁楚之章華弁卿大[illegible]　夫室皆有戒言不具載云歷代工事煩多特舉[illegible]以見其槩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群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栽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殫于綴飾瓌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慚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

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須嚴于制敕凡膏腴美好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動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寔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虛　時興工

役力所衰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群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

有難將何以取之

大像不宜造固矣凡興役者皆須省此

不必道親

乞停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先年織造內臣仰惟　皇上取回京師以甦民困天下方稱頌聖德未已不意近復誤聽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織造　命臣等撰寫　勅書臣看得南直隸浙江等處水旱相繼災異非常地方本等錢糧尚難辦納若又差織造一切物料工匠何從出辦非惟造遣之擾又恐激成他變況復經過地方水患異常千里無人煙所在堆成白骨稚童幼女稱斤而賣自今訖至麥熟尚有數月各處飢民豈能俛首待

斃必將起而為盜傳聞鳳陽泗州等處聚集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客將來事勢尚不可知臣等職忝輔導實切驚憂所有前項勅書臣等決不敢寫伏望皇上俯念地方之困俯從六科十三道之言收回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　祖宗生靈不勝慶幸如果祀服缺乏乞着工部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億亦不至於有誤矣

末段最得體小儒不會如是措處

諫造鰲山疏　　詹仰庇

臣聞人君之奢儉四方係之以安危朝廷之嗜好左右觀之為趨向甚矣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該監開稱成造圍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船靴韆架磚造金絲檻白玉盆之類悉皆浮費冗用誠如該監所謂未及舉行諸色向者吊取戶部銀兩在廷諸臣皆充足國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臣亦知其有取盃蓋朝廷費出於無經則內人覬覦以為利用無節而侵盜則十之七八

矣如成造圍鰲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幾其工可稽而遂報萬有餘金卽一事出冒濫若此他可知矣況當中外詘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為宮闈法俾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効尤欺罔則內帑用足何事取盈於邊輸而司國計者何至為營置措劃之謀哉臣目激時艱乃敢因事効忠少裨國用之萬一耳伏望　陛下念邊餉措處之艱嚴群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為主如金欄玉盆刻絲之類皆無益冗費也悉㸃停止近侍

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　陛下者是卽奸貪小人之徒也則屛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奸佞者黜節儉成習而國計日裕矣

施爵奮曰嘗怪呂政楊廣備極奢侈竟無一臣一言諫止何也此秦隋之所以促也

惟懷宗孝[illegible]

此葉北大配補

漢孝文皇帝論贊

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邱濬曰南越以下事無與工曹然非恭儉之主不能也納諫愧心吏事得也海內殷富戶事得也懷南越賜吳王禮事得也備邊守致刑措兵刑事得也六曹之事無不相通如孝文者足備勸矣

孝文慈仁恭儉漢家綿歷帝實引之爰於終篇訖

此葉北大配補

○○○以漢文
卷五十五終
此葉北大配補

遺民詩十二卷附近青堂詩一卷

〔清〕卓爾堪輯撰

清康熙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遺民詩序

當天步移易之際天之生才反獨厚而[illegible]受者亦不一其剛烈清正之氣大則發[illegible][illegible]之忠臣次則蘊爲肥遯之志士死事者[illegible][illegible]青史固無論已獨是肥遯者斂迹巖穴一往不返或爲袁閎而土室自封或爲范粲而柴車終老或爲唐珏謝翱而夜哭西臺涕灑冬青甚或戢影方外如雪菴和尚之流類皆胸蘊英奇不琉見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況既謝絕塵[illegible][illegible]甘淡漠問其所纂著俱與風世雖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焉用文之諸君子固無意于流傳而彼爲造化者豈肯閉塞所禀受之氣而使其所蘊之英奇泯没于天下後世乎此諸君子往往有詩歌存於宇內者也第生各異地遺詩渙散不盡昭昭於耳目間近者易于搜羅遠者難于畢集久之能保其無傳流湮沒之不齊者歟予竊謂諸君子之始迹雖不倫要其歸則心皆不貳實所謂同類也同類則當使其相聚其間有性情孚而交稱莫逆者亦有山川間之而托諸神交者余多方搜採久而成集而諸君子之詩爲之一

聚則諸君子之性情亦爲之一聚其禀諸大造之氣蘊而未盡洩之奇當亦爲之一聚如聞歌泣太息于一堂各吐其胸臆而無間使天下後世皆得而窺見之豈非一大快乎寶香山人卓爾堪序

遺民詩序

予嘗觀宋自南渡以迄於亡其詩文流傳於後世者不特李伯紀宗如霖張德遠文文山諸忠臣之集而已他如謝疊山劉須溪鄭所南謝皐羽諸君子生當德祐祥興末造身不攝尺寸之柄無宗李張文絲粟之勞徒以時移世易矢志孤忠歔歌傷懷放廢山澤以終老而其詩文流傳至今亦若與宗李張文等此非有宋之遺民哉即勝國可知矣夫遺民之稱何昉乎大雅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而衛懿公之國滅身殲也春秋傳云衛之遺民男女宵濟河是則古今所稱遺民大抵皆在亡荒喪亂亡國之餘而忠義牢騷者多出於其中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孔子刪詩未嘗盡存風雅之正而逸其變又豈能使狂童怨女放士鮮民皆奏清廟之音而不為黍離板蕩之詠也哉是故人不一境境不一詩各自道其志之所感已爾寶香主人阜子任氏集勝國遺民之詩自姜公如農以下若干人梓為十二卷來請敘於予予讀其詩類皆孤清凛冽幽憂澌斃如對空山積雪寒氣中人可為窮愁之音易工矣然皆敦厚而不流於焦殺史遷所云小雅怨誹而不亂茲為近之夫濮水之清商天津橋之杜鵑雖非盛世所宜聞然譬諸霜雁叫天秋蛩吟野亦氣候所感使然非謂天壤間必不可有此淒清之響也或疑如姜公埰張公怡輩嘗仕宦矣奈何一切皆民之非也孔子論次逸民虞仲固有土之君柳下惠亦三仕為士師者也夫既逸矣棄從而民之何為不可乎烏虖詩必發憤而作非徒然也故黃山谷曰非征不可無而南山可不作讀勝國遺民詩幾與德祐祥興諸君子爭烈矣既版行遂不辭而序之西陂宋犖譔

遺民詩凡例 十則

玆集名遺民詩自顯仕以及布衣咸曰遺民祖魯論敘列逸民虞仲國君展禽士師與朱張少連並稱之義也且前人有長留天地間集又有遺民錄皆仕隱相間則此亦不必區而別之

余生也晚未能遍悉諸君子事實爲之立傳然出處爵里不可不載玆從諸詩序傳誌中採其一二做品彙式列於目錄内其詳者亦約言之畧者寧缺弗敢虛飾讀其詩梗概自見其間有事功顯達於前者史傳已載尤畧

不加圈點并不載評語圈點固不合古評語尤不敢輕以諸君子之詩多近變風變雅旨趣所在即間窺及亦難言之

詩最多者諸體必備俾讀者得窺全豹然必於諸體中擇其所長者多錄之其所短者間登一二焉

遺民惟重末路苟求其他吾則何敢

人與詩並重然人更重于詩其有以人傳詩者詩不過數首雖有微瑕亦所必錄

詩所尚不同有雄渾高老者有清新綺麗者惟善是擇能兼有者亦兼錄之不繩一律

詩題亦所最重況當易世之際紀忠紀烈紀事等詩雖有小疵未敢盡棄

傳世之作人生平無幾貴精不貴多但欲悉諸公生平涉歷并末路懷抱以暢心目非多錄不可若俱楓落吳江亦奚貴焉

俱選已往遺民之詩得詩即梓先後故無詮次其間有得其全集選至百數十首者其餘未見全稿或僅得數首或數十首者姑就所見錄之俟覓得全稿選入再見中至耳目所未逮正在訪求補入四方同志倘有留心收錄者敢懇郵筒惠寄以便續選入集不致憾于遺漏

遺民詩目錄

卷一

姜埰 字如農一字卿墅山東萊陽人進士爲儀眞令有惠政擢禮科給事以劾柄臣忤旨廷杖繫詔獄備受楚毒久死弗移謫戍宣城中途遇改元赦奉母居吳門臨殁語兩子安節實節曰死必埋敬亭吾戍所也戍者吾君所命吾未聞後命而君亡吾猶辠人也敢以異代背死君哉於是塟於宣城著有正氣集紀瑜難蘭君子敬亭集志戍所吳中士君子立祠虎丘祀之私諡貞毅

張怡 一名遺字瑤星號薇庵人稱白雲先生上元人錦衣衛百戶隱攝山白雲菴紙屏書忠孝二大字麻衣葛巾終其身五十餘年不入城市著有玉氣劍光集數百卷

黃周星 一名人字畧似一字九烟號而菴湖廣江夏人進士隱居江南性孤冷寡言笑少年多著作從長沙過洞庭夜半爲劇盜所擄盡取所中圖籍投之水後復成集乙酉夏五時隱有六遊跡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得一集翠之以行後爲盜掠今所存皆鼎革以後所作頗近於驪素懷寧均之志然投秦淮以死還唐詩快著夏爲堂詩集

萬壽祺 字年少淮安人孝廉以豪傑自命與閻爾梅同志後劾末收還徙無定所有張儉望門投止之意著隰西草堂詩集

傅山 字青主一字公之它號朱衣道人披緇剛居土穴中紀娛鐘贈以詩有朱衣一道人土室度殘春句與乾初道人交契同負翟義之志不免於死者幾再舉博學宏詞不赴書畫妙古今人爭重之賓以自給

梁以樟 字公狄號鷦林北直清苑人進士官商丘令壬午春李自成攻商丘公率民防禦賊眾城陷傷刃仆地死而復甦乙酉後隱居白田當商丘陷時妻張氏自焚死王猷定爲之傳

李清 字映碧一字心水揚州興化人進士歷官工科給事陞大理寺丞嘗爲福國諸臣請諡建祠年未五十隱居棗園杜門不出著述甚富時稱史學名儒有三垣奏疏三垣筆記南渡錄南北史合註瀹穿齋史論瀹穿齋雜著正史摘奇外史摘奇古今不知姓名錄女世說三餘瑣錄諸書行世

王猷定 字于一號軫石江西南昌人文學性伉直遭亂移家多歷艱險與杜茶村稱性命交精楷法以古文自雄著四照堂集

呂大器 字儼若號東川遂寧人崇禎中進士爲吏部主事遷關南道參議調湖廣驛傳道陝西撫按奏大器文武才詔復以守固原遷擢僉都撫甘肅晉宣大總督入補兵部侍郎更命總督保定時勤王師多敗大器軍獨全晉一秩張獻忠破武昌左良玉爲李自成敗師潰沿江而下時大器督江楚親入良玉營授方畧師復振弘光時爲兵部侍郎馬士英擅用匪人後遷兵部尚書大學士卒年五十三

徐枋 字昭法號俟齋吳縣人孝廉文靖公汧長子隱居[illegible]不入城市[illegible]中丞[illegible]不得見[illegible]自給有[illegible]稿上詩稿

范鳳翼 字異羽號太蒙揚州通州人進士累官吏部文選郎爲東林之望隱狼山與高僧野老游著超道遙草字國祿亦以詩名世

顧夢游 字與治江寧人貢士雅懷深致敦友誼宋珏殁請書文者誌其墓三千里往問收其散佚遺稿已所作詩隨手散去書法精勁桐城方文於絹素篋面及尺紙寸幅裒輯成稿晚年爲洲田所累窮困自甘

杜祝進 字退思湖廣黃岡人進士偕其子濬紹凱隱金陵高風苦志爲世所重

湯燕生 字岩夫太平人布衣性朴廣精漢隸授徒自給志尚甚高縣令餽金不納亦不枉見黃山四詩可以槩見其生平矣

費經虞 字仲若四川新繁人孝廉累官太守見國事日非求退不得遂削髮自罷歸偕其子密徙居江都野田著書講學有雅倫荷衣集行世私謚孝貞

余嵒 字生生號鈍庵四川青神人世襲錦衣衛百戶黃冠野服隱居江都好為古詩有漢魏風骨著增益軒草

王光承 字玠右華亭人文學與弟烈齊名負耒躬耕不入城市士林重之

黃宗羲 字太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文節公尊素之子有父風以忠孝自任善古文辭寒博學宏詞不就

賈開宗 字靜子河南商丘人文學與侯方域齊名博學好古有魯連遺風著述甚富

李孔昭 蘄人進士隱盤山有入山猶恐不深之意富著述不欲傳于世故不多見

董樵 一名鷺字樵谷山東萊陽人文學人稱海國異人吾立屋野外非力不食率其子弟耕耘樵採

岑徵 字金紀廣東南海布衣高風亮節人莫與儔嶺南推為人望

徐介 又名曠字孝先浙江錢塘人短小精悍而吐音清越操甚孤潔[illegible]首清薇終身以麻巾冠其首[illegible]死真州走七里[illegible]其未刊遺稿

方孔炤 字潛夫家世桐城萬曆丙辰進士初任蜀之嘉定調福寧皆有聲跡入為職方郎會魏璫欲封其兄子良卿為伯固執不覆削籍歸崇禎初起尚寶卿孝父諱家居闡明三世之學歲甲戌里[illegible]字起賴公計殲其渠魁餘黨解散撫按[illegible]薦[illegible]擢卿以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時總理熊文燦力主撫議公條上八策言撫之詐與賀[illegible]楚九戰八捷以督師調守襄陽救援不及致有香油坪之敗逮獄會嗣昌縊死屯撫河北甲申南歸著周易時論與康節互相發明母喪終于墓側門人謚貞述先生

遺民詩卷第一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姜埰 如農號敬亭山東萊陽人 敬亭集

和陶停雲

停雲停雲淒兮以雨寒魚聚沫伊于誰阻游覽天末一室獨處車馬粼粼寧不我佇

今日何日春雨濛濛魚龍夜吼波送九江念我良朋笑傲北牕道阻且長誰能往從

河柳青青及春而榮萬里之外所信以情我田斯邁而月斯征雖有兄弟敢忘友生

東園之木偃卷成柯上有好鳥載鳴載和嗟我懷人視此孰多自少及老相見幾何

和陶時運

農人出門于彼清朝溝言從之在此山郊翠雲崇靄素輝揚霄告我農人別莠與苗

大河洋洋可以飲濯萬木颸榮四面延矚富貴無能人老易足日月逝矣云胡不樂

行行故鄉于彼青沂鳥鳴舊林人老安歸嗟我時命涕泗交揮黃農虞夏邈矣莫追

曰歸曰歸十洲之廬四海雖大我將焉如仙人

王喬騎鶴蓬壺學仙不成人莫嗤余

和陶榮木

南山有木萋薱于茲采薪采薪斧柯及之嗟我少年得意幾時縱不得意誓所樂而

南山有木其下託根嗟我不如一樹焉存昔人有志棲遲衡門今我何如惟道是敦

我有我廬俯仰何陋今我來思門巷已舊吁嗟已矣誠不以富靜言懷之中心是疚

先聖有命余不敢墜天不敢欺人亦可畏譬如駑馬愧彼良驥黽勉及時爲善期至

詠史二首

楚王好射獵有兕自南來射兕兕當死左右盡驚摧顧謂安陵君萬歲奉參陪少年爭歡愛白首與之偕誓彼雙鴻鵠天宇共徘徊中道勿相棄棄之使人哀

豫讓本英特忠貞固其情趙孟爲國仇仗劍宮門行心念舊恩德不在君死生行乞既隱忍伏橋志不成攬衣三躍劍殺陛盡爲驚借問欲何爲聊以展中誠讐者亦歎息殺之成大名當時列侯間聞風起悲聲身死貴有道臣心則已傾

一

秋懷

我有五絃琴撫之激清商撫罷還獨坐寒雲忽蒼蒼芳時既已歇浩思慘不揚形變時故化情多心易傷人生不得意四節皆淒涼西風牽我衣百蟲鳴我牀一夜不能寐攬衣起徬徨

兒女列我前晨起向我悲問兒悲何事九月向衣絺衣絺猶自可無食腹中飢時我聞兒語淚下不可持出門向故人乞故人在何處轉側反自疑君子守故轍毋乃見者嗤

行路難五首

君不見失匹鳥東西自飛飛君不見繫檻狖怒號且啼飢千人萬人皆如此低頭煩寃但欷歔古來窮達固有命那能眼見萬事非驅馬辭家出門去長路漫漫將安歸

君不見堂前燕舊巢落泥心眷戀君不見韝上鷹一飽飛掣志驕矜座中三千皆食客酒肉如山太狼籍一朝失勢去國門昔何繁盛今蕭索

君不見牆頭花花開華落徧人家君不見陌上桑春天繰絲縷縷長夫壻已死交河戍賤妾不死心亦傷空房顆顆晝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君不見山中石堅貞永不易君不見澗底蘭采
之貽所歡張陳意氣苟期許何得勢利相摧殘
縱有讒言生猜間無那君心竟自安
君不見道旁草春風幾時好君不見霜下枝落
葉故垂垂人生十年不相見轉眼白髮顏色衰
回頭少年行樂日誰能寂寞及老時

發使東歸 四首録二

臘月來時黃河氷二月歸家春水生前船欲招
後船去搔首不行是何故
西山盜賊鎮纏綿防家無有三尺犬莫言盜賊
好殺人養犬不利且自猜

戍所

垂死承恩譴天威咫尺間荷戈荒徼去收骨瘴
江還衮職猶思補龍髯竟絕攀先皇千滴淚獨
在敬亭山

雜詠

老去人猶在春來客未還側身天地外卜宅野
雲邊月照歸棲鳥江喧出口船苦遭生意短白
髮不相憐
歌哭何曾是誰堪淚眼窮思吳失張翰化蜀愧
文翁百戰千家在三年一字通白華常有恨憑
着馬頭東

送董樵自姑蘇之南昌兼懷趙使君

故人馬首恨忽忽水驛春生雪作融爪步萬條
烟柳日潯陽九派布帆風幾多白髮交遊裏無
數青山欸乃中若使見君應問訊江東卧病鹿
皮翁

客宣城作

仙掌芙蓉聳碧霄屏間雲母欲迴飈遙天清境
臨江閣細雨春帆過板橋十里樓臺江淼淼六
朝文物草蕭蕭瑤華芳席多勞友詞客羈人未
寂寥

裴公渡

沙岸縈迴渡口村斷橋幾曲水當門夕陽明滅
無人處一帶平川没柳根

張怡 又名遺瑤星白雲江南江寧人

入山聞鶯

探幽幽谷裏恰有一鶯啼野水明山麓好峯當
澗鹵白雲專巨壑緑樹冪千谿不識靈巖路行
行轉欲迷

白雲洞

點埃無着處于此宿歸雲出岫爲霖雨棲巖正夕曛靜疑山鬼嘯榻與老僧分别自爲天地鐘聲下界聞

六十初度詩 九首選二

當年執戟侍明光親見彤雲捧玉皇萬國盡瞻開大業一人遽忍棄多方鐘聲無復傳長樂花氣猶疑出建章不分簾鉤雙燕子喃喃只似説興亡

蓼莪讀罷更傷神手澤都歸一聚塵幸是家留清白字可堪老作亂離人無能光顯生多愧每念忝嘗志未伸得似兒時依膝下從他啼笑總天眞

登岱

玉簡金書事渺茫神房阿閣蹟全荒老松死不攖秦爵御嶂名猶誌宋皇石上寫經雲氣護池邊濯月水痕香當年輦道迷荒草賸有寒鴉噪夕陽

西關丈人峰

西關峨峨綴碧苔摩娑拄杖撥蒿萊孤峰箕踞如人坐雙岫崔巍似幛開馮翊從來稱右輔長庚原自接中台更從石壁看題字知有人曾載酒來

白新盤路而下

盤路新開道又更我來冉冉踏空行下臨絶壑無疆界仰視諸峰自縱橫洞口白雲時縷縷礀中流水忽琤琤此來愧乏金錢供惟有神羊不世情

黄周星 九烟湖廣湘潭籍江寧人 夏爲堂詩

楚州酒人歌

酒人酒人爾從何處來我欲與爾一飲三百杯寰區斗大不堪容我兩人醉直須上叩閶闔尋蓬萊我思酒人昔在青天上氣吐長虹光萬丈手援北斗斟天漿天厨絡繹供奇釀兩輪化作琥珀光白楡歷歷皆杯盎吸盡銀河烏鵲愁黄姑渴死哀清秋酒人咄咄渾無賴乘風且訪崑崙丘緑娥深坐槐眉下萬樹桃花覆樽罍穆滿高歌劉徹吟一见酒人皆大詫雙成長跪進三觴大嚼絳雪呑玄霜桃花如雨入駿呌春風浩浩心飛揚瑶池雖樂崦嵫促阿母綺牕不堪宿

願假青鳥探瀛洲列眞酣飲多如簇天下無不
讀書之神仙亦無讀書不飲酒之神仙神仙酒
人化爲一相逢一笑皆陶然陶然此醉堪千古
平原河朔安足數瑤蓋瓊糜賤如虀蒼龍可鱃
麟可脯與酣瞪目叫怪哉海波淸淺不盈杯排
雲忽復干帝座撞鐘伐鼓轟知雷金莖傾倒沆
瀣竭披髮失笑還歸來是時酒人獨身橫行四
天下上天下天如龍馬百靈奔瑕海嶽翻所向
無不披靡者眞宰訴天帝驚冠劍廷議集公
卿今酒人有罪罪不赦不殺不可殺之反成
酒人名急赦酒人令斷酒酒人惶恐頓首奏陛
下臣有醉死無醒生帝顧巫陽笑扶酒人去風
馳雨驟著黃謫置楚州城酒人墮地頗狡獪讀
書學劍皆雄快白晳鬑鬑三十時戲掇青紫如
拾芥生平一飲富春渚再飲鸚鵡湖手板腰章
東縛苦半醒半醉聊枝梧誰知一朝乾坤忽翻
覆酒人發狂大叫還痛哭胸中五嶽自峩峩眼
底九州何麼麼頭顱頓改舊生塵酒非酒兮人
非人椎廬破甑吾事畢那計金陵十斛春還顧
此時天醉地醉人皆醉大夫獨醒空憔悴從來
酒國少頑民頌德稱功等游戲不如大詔天下
酒徒牛飲鼈飲兼囚飲終日酩酊淋漓嬉笑怒
罵聊快意請與酒人構一凌雲爍日之高堂以
堯舜爲酒帝羲農爲酒皇淳于爲酒霸仲尼爲
酒王陶潛李白坐兩廡糟壇餘子蹲其傍門外
醉鄉風拂拂門內酒泉流湯湯幕天席地不知
黃虞與晉魏裸裎科跣日飛觴一斗五斗至百
斗延年益壽樂未央請爲爾更召西施歌虞姬
舞荊卿擊劍禰生撾鼓玉環飛燕傳觴籌周史
秦宫奉罍無與爾痛飲三萬六千觴下視王侯
將相皆糞土但願酒人一世二世傳無窮令千
秋萬歲酒氏之子孫人人號爾酒盤古酒人聞
此耳熱復頹酡我更仰天嗚嗚感慨多郎今萬
事不得意神仙富貴兩蹉跎酒人酒人當奈何
噫吁嘻酒人酒人當奈何爾且楚舞吾楚歌

垂虹橋新漲歌

亦不必觀錢塘潮亦不必觀廣陵濤但看垂虹
五月漲吳江之水勢何髙我來吳江凡幾度時
見微波落楓樹前年始至登長橋垂虹亭子聊
縱步是時正值大澇餘水痕刻畫浸橋柱間彈

為河蛟龍遊民其魚乎公無渡今年聞說鳩僝
功重復故道潽吴淞長橋側畔盡開闢一碧萬
頃青天空蝃蝀蜿蜒五千尺垂虹此日眞垂虹
我聞此語心踴躍恨不飛棹江城角何期文酒
有奇緣揭來正逢六月朔高堂讌會簉羣賢星
羅霧合霏雲烟如荼如墨復如火囷車龍馬紛
駢闐解衣盤礴競砥筆慘澹經營寂不喧是時
羲輪正卓午滿座荷香風栩栩忽然頭上黑雲
横狂飈颯颯驅獰雨祝融纔收火龍鞭列缺更
佐豐隆鼓詞人拍手酒入歌金鐵錚錚百靈舞
我時魁跳坐高堂同心之友勸傾觴龜玆却奏
飛龍鳳絲竹嘈囋夜未央初期讌罷徐觀漲誰
知雷雨復震蕩高堂幾欲化長橋庭階三尺飛
鯨浪詰朝徒侶遠言歸回首垂虹空悵怏我嘗
作客徧九州洞庭彭蠡幾回遊比年朝暮泛笠
澤莫鼇縹緲兩凫鷗九天雲垂海水立談笑如
乘竹葉舟況復松陵家咫尺乘興何妨便遡遊
直須枚叔觀濤日重看吴江八月秋

六月六日登洞庭西山縹緲峯放歌

噫吁嘻怪事哉洞庭一水三萬六千頃中有兩
山磅礴而崔嵬西山之巔曰縹緲自有此峯登
者不知幾萬輩誰曾六月六日來我來亦非愛
觸熱因緣意外眞奇絶梁谿有客乘興遊中宵
命棹何勇決曉發膠山夕跨塘詰朝一葦凌蒼
茫火雲燒空風色靜雙櫓咿軋水中央七十二
峯紛出没日晡始艤西山旁舉頭便見蒲萄緑
頓令煩暑化清涼從玆緑者不一狀千緑萬緑
森相望家家橘柚戸桑麻遊人步步得圖障叟
童雞犬寂無喧別有天地疑巢軒世人不信桃
源記誰知此是眞桃源眞桃源人罕見水如垣
山如殿神仙窟宅尊羽衲津梁倦老殺姑蘇城
裏人何曾一識西山面我來終是苦驕陽搜奇
討勝空彷徨道逢樵牧爭笑詫何物褦襶走顛
狂一遊林屋洞隔凡幽溼窅如夢再遊石公山
劍樓雲嶂聊躋攀包山好閣環空翠歸雲盤石
猶等閒三遊西湖寺寺外松杉中荷芰其日炎
威倍赫曦僕夫覧籩何況痵入門總拚高枕休
王侯相喚不回眸忽聞縹緲在寺側起舞仍作
登山謀各向山僧乞杖笠同遊七人四人留余
與二客賈勇上倏忽便到孤峯頭俯瞰衆山皆

培塿茫茫震澤連天浮東望虎阜西望荆溪南望茗雲北望梁溪四顧拍手大叫何不乘風便飛去乃猶戀此腥腐齷齪區區九點之齊州噫吁嘻怪事哉縹緲峰頭六月六日來長安貴人渴欲死名車利馬走虺隤余與二客坐天際剛風颯颯浮雲開披襟散髮那知暑恨不一飲千百杯三島十洲在何許下視塊蘇真可哀噫吁嘻怪事哉縹緲峰頭六月六日胡爲來噫吁嘻快事哉縹緲峰頭六月六日胡不來

秋日與杜子過高座寺登雨花臺

被髮何時下大荒河山舉目共凄涼客來古寺談秋雨天爲幽人放夕陽去國屈原終婞直無家李白只佯狂百年多少憑高淚每到西風灑幾行

秋日獨登觀象臺望故宮及功臣廟一帶遺址

獨來獨往意何如羈客心孤意不孤落日河山千古在秋風天地一人無英雄感慨麒麟閣神鬼睥睨燕雀湖高處不須搔首問碧翁大事久糊塗

萬壽祺年少江南徐州人 隰西草堂詩

南村雜咏

築圃南湖西淮流灌其下仲冬天氣晴飄霜不盈瓦凌晨提甕行行適大野便短苦長汲黽勉慚力寡

冉冉巖上竹停雲相因依粲粲江中石白日不轉移我行涉其野蘭茝恒滿持非不愛其香所貴無人時上山常苦危下山常苦迫東園桃李花不若山中柏

隰西草堂詩

老病移淮市擔簦稱道民乾坤悲晚歲山水憶前身芳草舟車路桃花秦漢人冥冥謝弋者鴈羽在沉淪

過京口鄔太繼思

不見鄔生久重來懷舊游江風驅斷鴈海霧壓沉牛漁獵荒城晚兵戈古戍秋傷時一樽酒明月夜登樓

忽憶錢大

忽憶南徐道春風樓上年晚鶯移浦樹苦菜秀沙田驛路歸人少蛟門落照懸如何問津者五

載滯江船

甓湖道中雜詩

淮水無聲去東風吹甓湖市橋春店馬官驛晚檣烏細雨連春草輕寒度白榆蕪城前路遠得達石頭無

出南徐西門

連山一帶西南起城闕平臨十萬家細雨自生江上草東風還發苑中花千年依舊濤聲合百里尋常驛路斜今日壯遊成底事殘春空負短轅車

過京口賦別曾青藜兼送令兄庭聞入秦

菰蘆子子一閒身憔悴重過舊卜鄰同澤故交猶萬里大堤游女又三春環江倚檻平臨楚送客驅車西入秦幾度相逢無那老何年芳草見歸人

京口

東風動地曉霞明花柳春濃鐵甕城萬里幡帆開海道二潮雷雨向神京白沙早鴈晴還集青與靈鼉夜獨鳴誰領揚州持節事桓溫北府已無兵

毘陵劉大過訪草堂信宿遂別

淮陰別浦草堂邊西偃斜陽客駐船乍見忽驚毛髮老相看獨有雪霜懸大河風起公無渡小巷雲深我自眠慚愧舊時書舍裏秋風廿載閉苔錢

夜同徐大青山鼓琴

湖外草堂烟霧空一聲兩聲轉未窮心知疇昔自歷歷身與太古高濛濛落月照梁臨夜鎣佩蘭何地起秋風燈青漏轉無人見惆悵人間音不同

草堂前舊梅一枝放花却賦

剩得南枝疎影橫草堂舊館獨淒清百年氷雪身仍在十日春風花已生亂後故人猶見汝定中居士未忘情紛紛桃李喧城市坐對空山共月明

隰西草堂雜詩

淮浦西邊闢草堂荻柴槿樹列爲牆意中笠澤千頭橘夢裏成都八百桑唐室京華淹北斗楚人歌舞思東皇優游卒歲聊稱隱處處蒹葭水

一方

深巷重門無是非閉關偃息看花飛升沉日月此茅屋俯仰乾坤今布衣回鴈浦中雲黯淡射魚島外雨霏微著書未了復漁獵滿地江湖人未歸

縹緲淮東百尺樓舊時風雨一竿收奪牛亭上人先去啼鳥聲中客自愁湖海未除看意氣顏川如故謝交游幾回策杖斜陽裏烟水蒼蒼正暮秋

陰風吹巷偃斜陽黃髮蕭蕭卧對牀出自北門逢雨雪行看西日下牛羊蘭蓀香老無人采櫻豆花遮避世牆爲問鄉農虞夏客百年身世敝衣裳

入沛宮

泗亭春盡樹婆娑漢帝宸遊不再過魂魄有時還至沛樓臺落日半臨河風吹大澤龍蛇近天入平沙鴈鶩多我亦遠隨黃綺去東山重唱採芝歌

廣陵讀史

晨昏鐘鼓向西華複道承恩出内家大業自燒隋殿瓦宮人誰葬玉鈎斜江浮遠樹收殘照月滿荒城起暮鴉十二樓頭千載後到今人面尚桃花

贈胡彥遠

河渚經營把釣綸乾坤草莽一閒身南陽高卧真名士東漢餘生舊黨人十載荃蘅同入夢三冬氷雪獨傷神荷鉏歸去田廬閉莫向人間學問津

送客

破衲方瓢過嗣宗西風城闕送吳儂一尊酒盡舟千里十月花開霜萬重蟋蟀堂空聞夜語芙蓉閣閉隱朝容年來久謝風塵事又向人間聽晚鐘

登歌風臺

日暮高臺風大呼沛宮子弟尚存無莫言猛士今安得已識真人先有符楊柳岸高懸野渡桃花沙暖入平蕪瀰瀰泗水還祠廟誰見塵埃舊酒徒

冬日晚登東山

木落東皐烟樹齊留侯臺上望蘇堤十年豺虎

人家少幾處牛羊村舍低落日尚懸寒郭外羣山不動大河西浮雲直下三千里星斗平臨在碧雞

登雲龍山

放鶴亭西接大河頹烟蔓草望中過頻年戰鬭逋逃盡落日山川涕淚多北枕荒城仍畜牧東臨野水見漁蓑獨聞新決澶淵道回首風塵起碧波

梁公秋過訪賦贈

萬里江湖到岸迴百年天地此中開牆東自有君公任門外今傳陶令來斜月啼烏人罷酒早霜驅鴈客登臺茫茫宇内誰知己慚愧同吟隴上梅

送唐耕塢還姑孰

十年風雨鳳城隈今日臨河浪似雷獨許管寧能割席願同杜甫一登臺梅花五月江城落瑤草三山碧殿開君出自然還有道曾從東漢黨人來

贈閻古古

側聞抱膝空山裏梁甫高吟興不孤自采荃蘅

淹歲月獨留詩句滿江湖五年悲泣同嫠婦此夕憂虞憶僕夫憐我天涯問消息鹿車一乘載妻孥

讀曲歌

椒子熊膽羹炊豆作中餔願落歡口中粒粒知辛苦

傅山 青主山西太原人

雜咏

委委河上梁去水一尺強梁柱剸河中不愁河泥黄事有須相成未在高其行房鉅無擁貧安由見所長濡足無所濟胥胥勞牽裳乾坤非一變得失不槩量洪範列周書箕子心終傷

神氣如傳舍真人無私營天德照海日人心消甲兵舞羽有何威有苗歸虞廷劉季稱豁達終日憎良朋

雲破茅簷出雞聲在籬梢賣柴帶醉歸一覺紅日高熘焞竈下欹松栢香不消顧瞻烟榛上亦有春燕巢

陰厓

自覺非道器干塵多所緣如何無人處亦復有

流連逝水靜憑氣高雲行不言懸窟訪道士坐此每忘前

送友之秦中

爾去褒斜路秦關兵尚多難甚兒女意其奈鼓鞞何戰地驚鴻雁秋閨怨駱駝顧聞邊火息歸計莫蹉跎

借樓避暑

一命眞如梗三年不結廬今來白水曲借得小樓居長偃方牀席時攤短佛書高雲與疎雨鎮日共樵漁

石壁同白居實

平橋藏却樹梢中樹得深山窈窕紅甗鉢春燒甜似蜜蕈菇秋雨脆於菘香奩大令憐高氏白業臺賓借禿翁醉塞幽回負一覺鉗椎久寂又惺惚

梁以樟 公狄鵝民直隸清苑人 卬否集

晚宿越城

停軺問土俗躑躅越王城古月移前壘荒風宿鬼兵燎衣殘竈火擊柝遠河聲午夜看星氣晨雞或肯鳴

清明日雨北莫感懷

飄零華表處令節忍思家萬井龍蛇雨三春杜宇花禁烟猶冀北宿草已邊沙椒醑南天土乾坤淚眼遮

徐宸旌自陽夏遠訪賦贈

崎嶇戎馬日曾記舊參軍古磧戈鋋度高天虎兕羣豐碑沉夏屋祭器溯河汾欲話中原事遺黎愴更聞

送祈永還山東

獨塞黃河路埃風賦北征龍沙園日氣鴈陣度兵聲海塢耕烟遠山城哨火横知君午正少終有棄繻情

登韜光菴

四山青欲下衆樹密難名時有竹光入遠聞泉水聲驄拌石子落猿挂翠微行對境忘言說玄情去復生

渡桃花澗訪恒上人

不見桃花樹惟聞澗水聲偶然尋去路一徑入霞城雪瀑崩崖轉松濤靜壑鳴遠公過不厭閒踏石林平

渡淮至泗上

曾溯荆塗口長淮動地來萬山龍氣合一水霸圖開賈客爭魚麥周行鞠草萊艱難思過沛重上大風臺

送高二亮歸平州

汝歸觀碣石雲海正蒼茫天地尚雄畧王孫幾夕陽白頭羞苜飯黃葉夢樓桑吾道方行旅無爲岐路傷

舟泛王山寺

草際孤帆出横江隱半峰殘霞高寺古急雨晚山濃荒棧支鼉窟鷩沙走鴈淙夜凉天梵下謖謖響杉松

別攝山瞿大師

蕭然孤衲影高意滿松門山曙羣青合林空一鳥喧世缘谿水澹道味芋苗存不負靈源意重尋古德論

歲暮望大兄不至

薄海交游盡殘山老弟鼻漂摇羽尾急跋涉脛毛存落葉辭荆樹荒雲守蕨根蹔歸猶勝客敢作故鄉論

于一避亂盧家堡來晤因得聞江上信

念亂憂方大披荆兩忽來乍詢家室在初諗甲兵回海嶠風秋勁蕪城門晝開秣陵雲氣好重上射陵臺

白田雜詩

吳歈楚舞雜羌歌翠靨紅顏駕橐駝一曲琵琶萬行淚朔風吹夢度交河

邗上逢舊歌者

内家檀板幾人存凝碧池頭暮雨繁莫唱開元供奉曲臺城烟柳自黃昏

哭大兄

嗚鏑中原古戰塲鐵衣夜度陣雲黃陌刀不浣男兒血却裹荷衣葬北邙

李　清 心水映碧江南興化人

癸巳夢過靈巖謁繼起和尚得句

廷尉公著述甚富唯不作詩夢中謁繼公得後二句長嗣稹增成一絶採入

十載滄桑百感興每逢耆舊倍塡膺於今名利都消盡却指蒲團問老僧

王猷定 于一號石江西南昌人 四照堂集

晩步劒山至朝陽菴復還若公蘭若

策杖倏東往沿江復高阜盤躃下層崖波濤喧肘後上有雙人峰積石蒼苔厚窮崖一戶開居然見緇叟指點渡頭山山山落吾手歸塗穿日脚月出斷山口下看捕魚人乘潮若飛鳥咫尺寺門深海氣到林藪默坐觀此心鐘磬亦何有

看月

日見海天低夜見海風苦海水浴天時星辰皆作雨惟月下海中百道金光聚波響月可聽波來月可取試問山中人月來幾寒暑

螺舟招集北園小閣漫興 同少淵圭山菊裳天日香令同叔汝

受學 臣

遠風似潮來澒洞到羣木小閣如乘潮開聰恣遙矚一鳥鳴前林衆鳥相與續林外紛笑語聞喧轉幽獨俯看池上波羣陰走大空彷彿上鬚眉漸見斜陽綠主人羅盤餐兀坐忘已足靜密聽無聲高堂閟修竹

姑山草堂歌

我鄉麻姑之山四百里上有百道神功之飛泉奔流盱江岷江勢乃止十年伏劒不得遊波濤斫斷蛟龍愁今秋徐子顧我邪水傍曰余家在姑山之草堂噫吁哉爾乃得有姑山之草堂使我聽之神徬徨姑山曷有白雲千畝槎牙虎石蹲若闘萬壑蒼鱗風雨吼日月標空石上生仙人鐘鼓靜無聲滄海幾枯柯斧爛一局棋枰旦復旦徐子居此幾何年況有塹山堙谷皆名田一朝江南飛戰瓦陵陽山繫將軍馬草堂從此絕古春荒榛豈有隴耕人夜夜老鴟山鬼叫愁殺李白同謝眺青山李白樓到今只聞野水流似此何能不感傷人生各各懷故鄉懷故鄉君

且歌百年徒爾嗟奈何有時頭白蔣陵樹有時聲咽玄湖潮乾坤已老君且少烟鹿可友芳蘭可樵君曷不圖渾沌倒天瓢于以揮八極而遊逍遙如我有山歸未得日走大江望山色古云望遠可當歸不如君言此山猶依稀噫嘻果如君言此山間作主我將負君春賃君廡劃君半嶺雲當我家山譜不然送君將歸我心苦

軍山看日出

天雞叫罷海水黑萬里扶桑絕消息長鯨鼓浪吼天門北斗薇垣辨不得有客通宵坐石林寒

風二月吹人心以袖蒙頭臨絕壁樹外倒看天沉沉須臾東際生微白碎剪波光亂天碧丹霞氣矗尚氤氳已有金蛇兼黿擘可憐久雨廢耕種萬戶愁雲方入夢頭白書生愁更深眼見陽回心轉動那知聖人出深宮九霄步步光玲瓏橫空作勢屢興沒羲和攬轡何從容劃然半壁紅輪起砍斷蛟龍四海水三湧飛光上碧空回看一寺桃花裏

舟泊楊子橋

舣舲風濤外閒心寄泬寥馬嘶黃草岸人急暮江潮檜影眠寒水谿聲走斷橋夢中獻古缶長憶廣陵簫

送梁仲木之揚州余亦移家高郵

攜累同孤影寒江奈此行獨憐髀肉在相視古刀鳴乞食窮心路驅愁借酒兵茫茫春氣內不辨鳥禽聲

招隱寺

處士當年宅蒼然古木存雙泉明落日獨寺望寒村炊晚僧歸院鐘鳴虎過垣行行吾自適高隱不須論

除夕憶兒茂

失學吾誰咎長貧汝乏師江天風浩浩母櫬草離離弟妹何時壯衰臨又合圍欲歸那可得白髮任肩垂時袁臨二郡被圍

聽楊太常彈琴詩蜀人楊懷玉先生名正經

七十僧行腳居然老太常自稱楊業後醉臥幾沙場百戰防山海三餐侍帝王聞聲不敢讚天語過師襄

同杜于皇因圖抵足聞歎

一歎白人頭肝腸事事休縈愁須有地于世總無謀夜靜星辰苦霜嚴鼓角遒老夫裝被薄寒重為君留

舟行三月朔日

海陵城忽過四望遠濛濛布被經斜雨蒲帆飽大風驚鷗飛不定初柳意無窮三月今朝是扁舟東復東

贈翁山上人

盧龍飛將地下郎李陵臺落日三關望悲風萬里來蛤螺何太苦荔子熟應回看盡長城路虛空徧草萊

同行嘗獨坐吾又愛殘僧此去聽江雨連牀共夕燈鐘聲來客棹花氣動春氷二月狼山望烟波隔幾層

石城

來問草堂寺初鐘巳渡橋人烟中石港漁火上江潮野戍重關靜王畿設險遙憑高天萬里僧影共蕭蕭

阻雨望真州不得到

口外黃天蕩人家太子洲只飛千騎甲不渡一人舟戰地江門苦遊魂荻岸愁斜陽兼雨看覩切此山浮

金山

孤峰百里見雙槳一舟行滿地江風動如聞廟鼓鳴蒼雲連海晴駭石接沙平犀甲何年事春山草又生

螺川早發

月落秋山曉城頭鼓角停長江流遠夢短棹撥殘星露濕鷗衣白天光鴈字青蒼茫回首望海嶽一孤亭

鄭州開元寺野望

興亡占遠氣難老古今潮城對唐朝寺人經趙氏橋虬鐘縣老樹鴛瓦沒寒蕭日落碑沉夜春星伴寂寥

客燕偕内僧話

且買威音事閒談天寶年乾坤吹野馬雲水黯山鶻世換人多默語低心可憐深宮長遠夢刦老一鐘傳

巳亥七月移家盧家堡舟中即事

亂離曾幾日兩度出嚴城國難輕妻子時危重甲兵鳥飛赤羽急月照白虹明茅舍三更夢茫茫野水聲

返揚州喜晤孫無言

却訝秋還在蕭條滿目非江山千騎暗城郭一人歸見子南冠淚猶驚楚客衣庭花何爛熳寂寂伴伊威

送侯克脩之秦中二首

蒼蒼樹色滿西陲古道咸陽舊雨吹太華一笻看日月軍書十萬領熊羆壯心未老關雲亂孤劍長鳴隴水知幾處旌旗迷漢代昆明應續少陵詩

百戰關河一劍遊動人清淚極邊州圖書盜賊歸何處財賦兵車莽未休鐵嶺塵飛三輔暗瓦雲風動五陵秋君行莫唱烏烏曲咽盡銅川水不流

宿白雲菴

寒燈寂照夢難成但覺逢僧尚有情關外客船喧野岸枕邊官馬踏殘更兩淮烽火人初靜千里星霜鴈獨征爲弔漢家辛苦月夜深猶傍釣臺明

客淮雪夜同四弟子展宿天興觀 時子展將歸江右

廿年布被擁荒城古寺驚心倏二更特地冷風窺鼠竄橫天大雪下鐘聲弟兄語少衣多淚老病愁深夜不明爾去戰場誰作伴康郎山下又移兵

乙酉紀事

時事日非正月挈妻歸里改葬先王父二月改葬先王母及葬先太僕公妻從余處荒谷誅茅營窀穸畢始入城七月兵亂余居圍城中得不死妻腹兒奔竄落星橋土寇發難趨豐城十月亂平復還省城產兒孫茂

匝地烽烟接舊京北邙何處卜先塋星辰夜照芒鞋路關市朝開鐵馬營逆將聚兵三日戰亂山懷子一人行兒今忍問桑弧事苦月荒風聽母聲

秦郵漫興

三十六湖鉦鼓多 郵人以鉦鼓取魚 湖中人唱打魚歌春風禾黍神農郡 州有佳禾一名神農郡 夜月髑髏城子河異代莊官傳野史當年丞相幟天戈青山大路今如髮哨馬灣頭又幾過

重陽

十載重陽兩白門同君舊話黯銷魂卧龍岡上秋千里戲馬臺前酒一尊作宦幾人尋草逕論詩深處有苔痕橋西不減南郊興日暮蕭蕭楊柳村

訪陳師黃絕句師黃爲靖南叅軍

北狩當年事忍聞至今惆悵靖南軍可憐血戰殘衣在板子磯頭幾片雲

中元前一夕泊石門聞岸上作浮屠事泫然有感

石門陌巷柳青青舊日鐃聲此夜聽枕上有魂
招不得秋風腸斷語兒亭

呂大器 東川四川遂寧人

潭市

曲澗涵秋雨人家水鏡中蜂房緣石竇虬樹繞
花叢農事悲荒土鄉心寄暮鴻徘徊萬里路何
日到春風

湘潭道中

世路原多險況經巉礀行日從當午見雲向漏
天生果熟猿朝暮花深鳥送迎何時出暗谷一
望大江平

晚至閬州

一葉嘉陵下氷心對綠漪豈無丹闕戀終抱白
雲思輕艇星前導微波天暗移南池千萬折懷
古一增悲

昭化縣

不堪百戰後寥落兩三家白骨堆荒阜青燐亂
晚霞高城行鳥雀古廟困蒹葭羣盜中原徧愁
心未有涯

泊略陽下灘

祇爭一帶水尚枕小溪眠漁火穿江出村烽帶
月傳孤城還屹爾白叟半蕭然回憶垂陰處森
森俯大川

渡皐蘭作

相隨洮水渡蘭津高柳垂條麥浪勻玉塞西馳
尊八極黃河逆轉壯三秦應教滴博歸荒服更
遣輪臺置守臣此日神州煩擘畫且從徼外洗
烟塵

鎮羌道上有感

鷹眼何堪秋草枯姑臧清節至今無籌邊不肯
空談虎策國豈容先問狐已許此身嘗塞雪那
教鄉夢到江鱸雄風歌罷秋聲壯古驛亭前倚
湛盧

早發古浪

水剩山殘接大川平沙一望不分天何從去覓
金屠澤且喜來無鐵箭傳秋草正肥驕塞馬寒
膠可折勁霜弦孤城昨夜隄防密鼓角聲高壓
遠邊

雙塔道上

七月柳青麥未黃江南花盡塞西霜一彎清玉

流殘磧萬里寒沙築大荒劍舞明星綠露淬弓彎新月倚風強白狼西去烟初靜莫唱涼州客思傷

黑松嶺

漠漠濃烟罩萬松逶迤秋嶺盡成龍聲寒鐵騎千軍肅一線遙看古戍烽

徐　枋 昭法江南吳縣人

送笻在師遊越

花雨淹遊屐樵風送客舟江山猶别墅耆舊盡荒丘一往滄洲遠千春杜宇愁此行非避地乘興獨相求

范鳳翼 異羽太常江南通州人 超逍遥草

追憶高景逸周蓼洲顧塵客周綿貞諸君子

嗟此流俗下黃虞不可作厲志崇令儀弱植漸虛薄眷然念亡友言笑宛如昨奸慝據台司仁賢糜鼎鑊莊生病爲犧衛死於鶡天運已颷馳詎忍尋眞樂仰希達人軌俯謝浮名縛無用同散樗息影還沖漠

訪沈汀州不遇時值其有新安之行

九秋落木毘陵驛孤舟苦雨崇川客千里相思不見君空復披帷長太息坐來孤槖吼魚腸東南天地何淒涼欲識羈人愁絶處青熒燈火夢休陽

宿焦山海門菴曉望

曉望出松扉支藤立釣磯江流何事急峰勢只思飛日末孤帆杳霜前一鴈微音光紛屢幻舊句已全非

泛漲

長河一夜綠波生縹緲仙槎逼太清乍見魚龍趨大壑忽驚雷雨暗孤城飛流撲面如山立遠勢浮空到海平東去蓬瀛殊咫尺泠然直欲御風行

秋日過焦山海門菴

螺逕迂迴鶴迹深瘦笻扶手任孤尋門銜滄海初升日峰落空庭未夕陰薜葉秋高栽野服石林雲暖疊重衾時聞夜讀兼清梵靜者因之長道心

登東呂城樓

濟陰秋色滿林柯殘角離鴻愁裏過風壯海濤

連漢溥嶽高寒雪入樓多右軍宅傍桃花澗莊
叟臺鄰瓠子河轉眼千年悲往事揭來天地一
漁蓑

從祀獻陵 癸未

澹雲疎雨冷華鐘肅肅靈宮儼帝容五月臨朝
千載墓中官掩淚說仁宗

秋日渡京江

爪渚輕舠破浪風金焦逆走亂帆中秋高不怕
波濤險欲看江南楓葉紅

顧夢游 與治江南吳江人江寧籍

夜投祖堂勗公房

向晦止行邁回策投香林登嶺絶樵訊蔽榛聞
梵音下循水岸轉遥見山門深陰陰松栢路步
步入幽森未問所息處先清塵外心躋躋臺殿
迥折臨巖壑臨徑窮及荆户剥啄驚宿禽老僧
具客主入夜披虛襟靜論洗凡聽陡作寒水淋
悲哉山中侶一出各飛沉而我復何事十年迷
此尋空山澹無言來者成古今明發更回首白
雲生碧岑

訪鄒滿字溪上

言尋居士家薄暮清溪道荒原鳥獨飛寒木雲
相抱入室聞疎鐘開門見秋潦落葉坐來多清
風時一掃

焦山紀遊

巾車駕言邁春烟鬱秋原欲往心數止雨氣來
前村入舟漸清霽日出明山根了了見古寺臺
殿松杉門直上轉蒼翠雲際猶吐吞遂振所攜
策登頓若騰騫目領神已越況得攀與捫海色
萬里至江聲亦何喧蘼花與客笑崖僧澹無言
于焉永年歲眺聽無朝昏俯視芸芸内日月空
崩奔歎息下東嶺撲面金波翻趺石餞落景濯
足臨潺湲何能謝塵累聊可清夢魂

社集天界循公房

來巳半春徂游欣衆衲倶鳥窺遲日下花近午
風蘇世事到山盡高言對佛無杖錢曾不繫隨
意乞香廚

同震甫夜坐牛首

四山清梵合絶頂翠濤行有客振雙策憑虛領
衆聲人烟燈半壑僧定月三更不寐貪靈境嗟
予勞此生

歲暮寄慧公

寒山無客到破寺有僧存數折入松徑一籬開竹門耕牛閒旱土野雀噪饑村托鉢應空返霜天煮蕨根

若木留別用前韻

此別知非遠依依惜遠行天空來鴈冷江濶對山平寥落三秋盡隂寒百感生布帆無賴甚臨去意偏輕

同鄒滿字過張來初園

蒼翠滿山村雙笻午入門野花幽味足頹屋古風存交澹忘先達情深託酒尊相期惟痛飲世態復何論

送一靈師之遼陽兼柬剩公

無物可爲寄持書淚滿襟一生千古恨萬里十年心及見悲何語重逢樂豈任別來空老去法乳負深恩

龍江關

江關一萬戶千里集帆檣地勢臨空濶天圍合混茫樓臺連夜雨蘆荻老秋光共付閒人領勞勞亦不妨

萬年少嘿西草堂

山色過淮少漁風出浦多中林開白板高岸隱黃河抱膝思當世聞歌喚奈何齋心真佛子只此未消磨

金孝章至自吳門同祖心及次濤兄弟小集

此回花下見一拜各傷神且喜身同在還疑夢未真卽時呼濁酒向夜集高人醉覺乾坤好深悲莫細陳

八公洞共賦閒字

一水出深碧窅然生客閒問津黃葉路獻火白雲山是草皆香氣無僧不古顏泉聲如惜別相送到人間

高座寺送春

門掩飛花後春魂不可招如何方以外亦共黯然銷老樹與亡代長干朝暮漸馳光無繫處合付最長條

過徐昭法山居同姜如須賦

未免塵中去其如惜別真得朋能愈疾留客不知貧天地存諸子蒹葭老此人相逢惟痛飲往

事莫沾巾

同蔡大美徐曰贊沈治先秦淮夕泛

落日澹生烟空明浸短舡人來花檻裏酒出板橋邊楊柳風于樹笙歌月一船十年重對此回首各淒然

乙酉除夕

青熒燈火不成歡薄醉微吟強自寛何意有家還卒歲久知無地可垂竿壯心眞共殘更盡淚眼重將舊曆看同學少年休問訊野人今已擲儒冠

臘八日水草菴即事

清水塘邊血作燐正陽門外馬生塵秖應水月無新恨且喜雲山來故人晴臘無如今日好開遊同是再生身自傷白髮空流淚一瓣香消淚滿巾

辛卯元六日集黃眉房齋中時風波初定卜寓白門坐中茂之季公同爲寓公而余與寤明澹心游踪未定慨然有賦

去住同爲飄泊人紅燈緑酒倍情親傷心已過方思痛壯色能留未是貧雪積橋邊千樹東夜晴簾外一鈎新不知別後高陽客各醉東風何處春

送祖心還嶺南

一春風雨愁中去春去還添送別愁心事兩年同下淚鶯聲明日獨凭樓舟車已斷尋前路城郭重歸失舊遊秖恐經臺也荒草吾廬何不且淹留

啓美今度滿宇曰補再集小樓遲震甫黃不至限深字

草閣推牕面遠林不寒前約此重尋飛鴻送目天無際遲客挑燈夜又深城樹影分知月上籬花香寂畏霜侵怪來山似詩懷澹野霧空浮碧岫沉

北固送春

歲歲留春春不住今年別處在天涯牕邊黃鳥清江上樓外青山古佛家南浦蘼蕪烟若夢東風楊柳雪爲花枯僧對此還惆悵況我停觴坐日斜

歸夕對牡丹小飲

花下人歸喧女兒老妻置酒索題詩爲言昨日才全放更比去年多幾枝燈上香光如更好夜來風雨不堪思巾車若肯先三夕飽看還從欲吐時

同蒲字出松塢閒步

出塢仍行數里松松間清梵滯幽踪過山又見前朝寺昨夜共聞何處鐘樹樹抱花圍鹿苑家家開戶對牛峰春來一望紅多少莫問桃源路幾重

眞州拜文丞相祠

楊子江頭丞相祠春帆弔古獨看碑中興百死猶思濟正氣千年儼在斯風雨如聞九合語乾坤又見陸沉時吞聲野老偷生久未薦蘋蘩淚已垂

同安道中見紅葉時冬深矣有懷今度

望望蒼山登復登梅村相塢一層層如春天氣忘歸客忽亂鄉心到孝陵

杜祝進 退思湖廣黃岡人

題謝文侯寫姚伯符金吾沙上射鴈小照

左手彎強弓右手拔長箭不射南山石翻墮雲中鴈

湯燕生 巖夫江南太平人

思悲翁 十首

城烏集戈羅有雛不得顧四面石尤風突出丁都護

此別無返期白衣送道左意氣如平時一身被九鎖

舍人能上辯公廷開告密窟名黨籍中竟死不得出

手書出圖土字畫不可識持讀向秋旻二儀爲薄蝕

明明貫索城纍纍君子繫大陵已積尸天讒那得制

阿閣復阿閣阿閣無巢禽鳳衰亡其德人死殉其文

滿城新堞嚴故宮頹垣峻喬固此暴尸内地同時震

昔來驄馬嘶今來青蠅弔門外湖水深不被天回照

客行依右族右族不自保喬岳忽崩摧部婁復
何道
從死不獨妻請命亦有弟白體見先人披髮訴
上帝

赭山懷古

赤鑄山頭烏不飛上皇曾此易青衣無多侍從
爭投甲有限生靈但掩扉五國城西邊月苦景
陽樓下夜鐘微心傷莫唱淋鈴曲未得生從蜀
道歸
淚逐天風向北揮山僧指點舊重圍素車東駐
臣猶護昔年非延秋門外王孫盡司馬元戎自
泉偏咽代馬南來草不肥野老久知今日事先
錦衣
鳴咽江流繞故關北轅不見有南還宮車夢想
來閶闔高廟歌思在里閭澗夾青絲環萬騎崖
懸烏幔侍雙鬟亦知帝座傾危久古井苔紋淚
巳斑
直上孤峰似劍鋩鴻溝那復割秦疆山花終古
不成笑隴月重來點獨傷夜宿天低金鷲寺晨
炊夢冷玉麟堂青城山下無多地白草黃泥御
道荒

費經虞 仲若四川新繁人 著雅倫

上梅花嶺

傳說隋朝苑蒼茫烟樹空殘陽遙野寺古驛向
江東一代高原後孤墳亂草中逢人求故事何
客號干嵩 揚州北郭為史相公墓

遣兒密往襄城張氏授徒

送汝出門去高堂淚黯然病來今更瘦亂後久
無錢班白來千里全家食一編艱難宜力學大
父是先賢

喜張象翀至揚州話舊

吾子何時至鄉音入耳新久爲吳地客終是蜀
山人沽酒坐中夜看花到暮春百年才論定只
恐媿芳鄰

思蜀

垂老無家只自憐不堪往事益淒然當門慈竹
八千里昨日疎梅二十年旣使丁男安稼穡遂
無姓氏到風烟春時更覺傷人意寒食青青麥
滿田

自漢中攜家往江南

蕭條故國賦東征白首攜家萬里行珠樹有禽隨我隱玉山無地傍誰耕餘生巳覺羞鑱柄舊曲誰堪更羽聲夜起呼兒同玩月老夫不是爲多情

雪

高城臨水浩無涯雪片飛來奪月華天上遂教殘玉樹人間重與種瓊花丁年絕域迷歸路寒夜孤舟未抵家吴越乍聞歌楚調空流老淚向琵琶

江南過人家舊園

寒泉老樹好人家漠漠荒垣帶淺沙斷壁尚存當日賦滿園不是去年花傷心短邃聲何苦側目飛鳶影盡斜使我重來見荆杞那堪良夜聽悲笳

揚州春日

緩步西郊日欲曛水流花發又春分久無弟子傳秋駕空有佳人隔暮雲没盡雙鴻聲尚在飛來小鳥食爲羣輿酣思續蕪城賦老大悲傷不好文

定軍山下村居

倦起披衣獨上臺白雲紅樹一重開石泉香透花長落木葉聲乾雨乍來觀物未能忘舊事遊人稍欲著新裁耆年何處歌商調扶病相從聽七哀

亂後還家成都殘民無粒食三年取草根爲食

亂林深處絕鵶棲虎豹聲高夏日低留得殘生無食物青山白日鑿黃泥

乞休 癸未年作

八次乞休歸不得衰容病骨禮瞿曇黃冠返故今無望添箇人間小雪菴 予以剃髮乃得辭官

采冬青子煮藥酒

老病全宜補濁醪藥方新得采林臯冬青樹上鵶來宿此樹悠悠見汝巢

歸田吟

家破猶餘半畝塘杜鵑啼處柳絲長騎牛不到人間去白髮蕭蕭曬夕陽

出山未達便無家結屋青城上紫霞手版何曾成一事幾年辜負碧桃花

余嵒 生生鈍菴四川青神人 增益軒草

廣陵季春十有三日憶沈子禹甸生日

對酒懷之

虎丘何鬱葱雲霞望如綺中有抱道人時在雲霞裏三春景物繁花氣香流水詩歌陶逸興琴尊延近理別來歲未周緘情缺雙鯉遙憶子初度馳懷更依依爲子歌斗酒獨坐開雙扉微風起將夕園景澄清輝醉卧不知曙迢迢星漢微

簡友

歲暮增無那而又窘陰雨隙風入我懷氣咽不能語探囊無長物枵腹待懸釜衰殘畏奔走晏眠恒至午心情近反側誰能更古處知已言在耳德音燦可數倘終顧盻情旦夕臨江滸

春仲客廬陵同友遊神岡山翠峰寺

雨足天景佳相攜尋野寺曲徑綠陂塘菁葱連雨氣深林隱茅茨蒼茫生遠勢曠覽天地豁靜對人世異荒涼古時廟殘碑紀行事（宋紹興間太后六宮泊舟于此神顯靈異護衛後得勅封今碑乃宋刻）俯仰傷心神寧爲壞桷替循崖入翠峰頹垣攢薜荔松古不知年離奇難位置賴此山水情斗酒放情致日夕歸遲遲明霞麗幽翠

戊申秋日陳子招遊翠屏山遇三山友人

出郭企高吟信步展遐眺曲磴延荒榛修崖俯逵道秋林漸荒落雲日相暉耀翠屏列崇巔嶔崎乃天造江光動危瀾奔流逐輕櫂羣山相環屬峰峰見奇峭古刹雖僅存形勢得其要非子盛招攜曷盡所歷妙罇酒遇同人經言佐談笑懷賢心彌留西崦薄沉照振衣下重巖對景共吟嘯欣賞未云窮重來肆憑弔

壬子春仲同家不遠遊焦山

猛風蓬渤來千里夌晨吹立長江水我曹乘輿約同遊衝風側立待舟子招招舟子駕一葉牽衣欲渡意還怯乘危恐觸河伯宮波衮濤湧驚魚龍片帆飛渡任欹側頃之足與山崖接向時驚悸今得寧扶筇拾級相競行天光冥冥海氣白羣山絪緼成一色憑高下視鷹背飛轉眼忽見松濤碧砥柱中流既有年孤高直與溟渤連上有金山中北固三山鼎峙如手足古來大隱傳焦公今時高邁孰與同我來瞻眺起遐思風濤萬頃雲霞東

新灘觀捕魚歌

君不見新灘奇險天下聞驚濤怒浪如山立上下舟行實畏途放舟須仗土人力上灘牽挽終日勞逆流直上百餘尺束舟委浪下更難撇漩擎波如箭疾灘際洄流急且深承流鼓浪魚競集漁人舉罩百不失烝然罩之如俯拾傷鱗破頷委泥沙慘澹腥風陷朝日跳波脫漏時有之潛迹江潭秘呼吸土人竹簍滿背歸戶戶門前盈百十霜刀直下亂雪飛棄置頭顱人不食乾魚家家挂滿壁腥臭漫漫氣難息誰云烹鮮世所珍見之悲惻情罔極嗚呼廿年殺戮人民空今復毒流鱗介中

蜀都行

自我之成都十日九日雨浣花草堂蕭瑟青芊石犀但環堵生民百萬同時盡眼前耆舊存無幾訪問難禁泣淚流故宮荒廢連禾黍萬里橋邊陽氣微錦官城中野雉飛經商半是秦人集四郊廓落農人稀整頓凋殘豈無術流亡安集誠可期但得夫耕婦蠶無所擾桑麻樹畜隨所宜數十年後看生聚庶幾天命有轉移

中秋後一日曾青藜寓齋讌集同人分得憑字

昨宵對月今宵雨兩日陰晴不可憑客裏招邀常頓友山中棲止但依僧才高何必愁貧賤時至無煩感廢興幾度浪浪檐際水隨風飄灑濕孤燈

王光承 玠右江南華亭人

登北固山

吴山從此盡楚水到今長日月懸高樹星河帶遠荒樓船時聚散戰馬亦玄黃欲問孫劉事平沙幾夕陽

襄陽蹋銅鞮

襄陽白銅鞮玉勒黃金羈馬前何纍纍揚州游冶兒

官從襄陽來最愛襄陽馬金刀美少年承恩雙闕下

黃宗羲 太沖梨洲浙江餘姚人

卓烈婦 并序

烈婦為廣陵諸生錢公穎女年十七歸前指揮卓煥煥字文伯其先忠貞公死遜國難族誅公之子有逸去者

至宣德朝事覺其時禁網稍寬得戍廣寧衛是爲煥二世祖至三世祖以軍功累官指揮使煥襲祖職逮廣寧蹈徙居揚州隨督輔史公可法守城乙酉夏四月揚州郡城將陷前一日烈婦曰城陷必屠婦女不能免辱孰若先死煥止之謀匿複壁烈婦不可抱三歲兒奔後園家人追之烈婦急抱兒躍入池死時煥之姑適王氏者少寡歸寧于家亦躍入煥未字之妹二幼弟三亦皆躍入嗚呼烈婦一言未亡之人未嫁之女孩提之童一時感憤激烈相率從死眞可慨也吾友蕭山王自牧作傳甚詳其事余爲賦詩四章

兵戈南下日爲昏匪石寒松聚一門痛殺懷中三歲子也隨阿母作忠魂

無數衣冠拜馬前獨傳閨閣動人憐汨羅江上千年淚灑作清池一勺泉

問我諸姑淚亂流風塵不染免貽羞一行玉佩歸天上轉眼降旛出石頭

王子才華似長卿斷腸數語寫如生至今杜宇聲聲血還向池頭叫月明

賈開宗 靜子河南商丘人 選詩正

卓烈婦

前指揮卓煥妻錢宜人乙酉四月揚州郡城陷先一日投水死

睢陽鬚眉今已矣南雷鐵骨不可起天地正氣付阿誰茲道如今寄簪珥黑雲黃塵動地來千家野哭城欲圮夫妻相向暮烟顏一笑凝眸豈惜死夜靜不聞兒女啼芳蘭萎謝金閨裏君不見蔡琰昔日胡笳行馬上嬌癡泣隴水含嗔欲死死未能何如玉碎榮萬里不信試看廣陵三月濤至今風雨猶蕭蕭

過淮浦

巳棄君平世猶來問舊閭依然流水岸尚有故人居事業雙杯酒行藏數卷書幷州巳十載客興復何如

李孔昭 蓟人隱盤山

春去

門外江水流春去門裏楖枝飛白絮紛紛燕子不知愁還向人前語不住

董　樵 字樵山東萊陽人

岳墓

到此生遺恨有詩未敢吟語及高宗事恐違地下心

岑　徵 金紀廣東南海人

贈孔樵嵐送友之關外戍所

遊子色慘淡疋馬聲蕭蕭征衣拜堂上阿母猝陶陶兒去兒能還沙漠安辭勞良友承嚴譴六月遠度遼良友亦有母母子雙魂銷送之以萬里佩之以瓊瑤富貴與患難珍重兩不撓我歎有母賢乃知有子豪萬里走遠道誰識金石交

徐　介 孝先浙江錢塘人

山中漫興

尋山不期深入山不期返願作山中人白雲時近遠

方孔炤 潛夫號仁植江南桐城人

一歎

市井得官口如劍東上門中草一綫廠衛日尊公卿賤一錢一書下詔獄黃金夜光袖相見

蒼天 甲申三月十九北變時在濟南就逮

萬歲山折蒼天崩金鰲社鼠同一坑撞碎九闕北斗裂烏號射日弦斷絕增兵勦賊年復年七百萬餉如流泉既蹂西安躪山右三關宣雲遂不捄盧攜張鎬喪天下依倚中人赫仗馬問監國問遷都驚破膽徒摸餬請內帑請倡義總不許但咽氣九邊萬隊皆潰降不降便走淮渡江蒼天蒼天來此一月看石田倒地哭死張空拳

井中鐵 崇禎末吳門浚井得鄭所南書

連江鐵函書似漆吳門浚井一旦出沉埋一十三萬日瓊鬼嘶叫風雨溢男兒之血本不死蛟龍蟠護千年紙厭栗塲中羽變徵感淳淚激三江底淚無端江且乾防江不難防心難丸泥難塞國通關天使井水澆人間至今首陽山不生周草木此語歌之古今哭

別黃石齋太史

百六遥知候三塗罹石渠藏絕身作壁貫械血成書苦節徒貿然讒言過子虛金商門下對直諫又其餘

遺民詩目錄

卷二

杜　濬　一名茶星字西止又字于皇號茶村湖[illegible]鄉試卷擬列第一以結語侵樞府置副[illegible]性傲岸睥睨公卿閒氣槩崢嶸不可一世每一詩成膾炙人口洵乎卓然大家客死廣陵葬燕子磯之東麓有變雅堂集未全梓

喬可聘　字聖任號陶菴揚州寶應人進士官御史直言敢諫然能持平不激後隱拓溪杜門著書

宮偉鏐　字紫陽號組弦泰州人進士著春雨堂集釆山外紀野服終老

黎遂球　字美周廣東番禺人孝廉具美才以氣節自尚有蓮鬚閣集曾客揚州詠黃牡丹詩推獨步凡所著如春風駘蕩夏雲崔嵬兼善畫白描須菩提早稱才子晚成節士

孫奇逢　字啓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稱百歲老人講學嵩山主正心誠意從遊多名士

韋人鳳　字六象浙江武康人有盛名詩以蒼健爲骨秀美爲澤

徐開任　字季重崑山人著名臣言行錄世稱博雅有古人遺風感慨牢騷不避世忌

閻修齡　字再彭山西太原人居淮安讀書好古有置身百尺樓上風槩子百詩亦以淹博名

孫兆祥　字泰階揚州高郵人貢士里稱宿儒著五似堂集

顧祖禹　字景范無錫人坦夷開朗對之如飲醇醪性愛挑花約魏禧遊梁溪值雨觀爲執蓋以行禧客死真州奔哭甚哀爲文悼之其篤友道如此所著方輿紀要爲經世不刊之書

王　烈　字名世華亭人文學與兄頊右齊名自絜其行不求世知其爲詩也仰而尋其古法返而運其心靈軌則極於兼收神采期於獨照江左稱之

陳子升　字喬生號中州廣東南海人官給事性鯁直言不能行拂衣而退惟事吟咏以終其年詩多坂蕩黍離之感

孫　治　字宇台浙江錢塘人布衣心志無汇詩歌有集行世評者謂其有絕跡飛騰自致千里之致

方　授　字子留桐城人文學國變後飄泊江湖自號圖道人攻苦食淡餔糜不給一似重有憂者君子讀其詩以爲多勞臣怨婦屏營吟望之思既視騷從浪杖人遊屢遊浙東或歌或泣亦流離轉徙悲困悒鬱以死年纔二十有七所著詩有三弇浙江草浙游四集奉川草諸集

彭　賓　字燕又松江人孝廉少有才名與夏考功允彝陳給諫子龍同太學立勳徐孝廉孚遠李舍人雯互相唱和謂之雲間六子乙酉後史觀大家子所著有偶存草以見存者皆偶吳偉業爲之叙又著越州草乃過劉忠端倪文正諸公之里所作東海姜埃爲之叙後又合刻二集侯方域叙之

遺民詩卷第二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杜　濬 字于皇茶村湖廣黃岡人 變雅堂詩集

寓園卽事

暫歸不得息復來叩園荆埽榻恣偃仰深綠怡我情假寐遂成夢夢醒聞流鶯爲時巳中伏宛作春曉聲奈何雀與烏努力方爭鳴衆雀旣嘈雜羣烏尤豪橫坐令好音囮側耳不分明三歎推枕起仰視天宇行

我往屬除草我旋草未除葵荒亦在眼冥棠相翳如非時見醜態違問種類殊連日資霖潦草長數尺餘中藏蛇與虺豈但蠅蚋陆牽扳蘿蔦上勢欲蘿芙蕖投足畧無逕出入鉤衣裾我心有所觀此草適可除但用一夫力坦然心神舒

累石爲池沼圻裂不見水人言此龍脊枯涸良有以我言谷爲陵水自漲鄙鄙何知雨卒暴淤水忽一指昏濁豈足觀徒惹鳴蛙起什伯相唱和曉夕無停晷其聲頗厭聞彼自以爲美形容昔所知氣力今誰比愁人甘一睡聒噪過無理官私何所爲此言殊甚旨使我神不疑夢中亦掩耳翻思雀與烏鳴尚有時巳眼見水速消爾蛙毋太喜

贈孫無言因送之吴門四首

余與孫子交及今將一紀言念招提游識余及王子 于一王子今則亡頹波復誰砥有失誰箴規有善誰歡喜意忌生戈矛面諛非知巳況與論斯文迢迢隔萬里所以西州慟對君不能巳

吾子與衆異奔競爲篇章不埽丞相門惟登處士堂久要不必言焦穫 孫豹人 與黃岡新知日輻輳高士不得藏我無升斗量千頃貲汪洋井介互相勉短中各有長古人重一言豈必縑盈箱願子少褊隘正復得中行悠悠千載下長懷虞仲翔

黃山歸未得且復之吴門吴門有何士伊予老友存 金子孝章 別來又六載頭白可不論君行必把臂鄭重相思言復有徐昭法秉心識本原筆力亦矯矯學古窺詞源其人不可見絕俗逃山樊嘗恐世人知所居非一村以子勤訪索當不憂踰垣好士而得士歸來聞心魂

落盡廣陵花君始出門去曠然見大江可以洗

麈慮春浪擁金焦寄懷生灩澦痛飲梁谿酒望
見虎丘樹愛爾無機心行行必有遇交道非一
端慎勿執辭賦

送王阮亭儀部

淮水揚洪波中有沙棠舟借問將焉之北行到
幽州秋風何習習秋雨何滮滮睠彼舟中人於
我交綢繆方當來作理余適過邗溝官廉忍分
俸自笑余何求干請誠則拙談藪固其優感君
適野性飲啄勤相周送酒必醇醪推食必精饈
勝境必我招佳句必我投懊時貽我葛寒時貽
我裘記逢人日雪造我吟窮愁豈獨棄寀牘居
然忘貴游人生意氣合豈在千金酬揮手送君
去此義今悠悠

田家雜興

勑勑復力力驅牛向東田積雨不傷苗回幹由
皇天舉酒酬先嗇再拜祈豐年
始壯棄書劍垂老成農家二麥既有秋瓜蓏亦
作花兒孫不識字但識桑與麻
大雨水至骭插秧五月中稻苗若剪齊軟碧依
柔風老夫愛看此策杖隨西東

謝公墩懷古

舊識謝公墩今朝一登陟只此數仞丘使我三
太息人言淝水捷天幸非人力我獨謂不然制
勝在料敵苻堅喪王猛如鳥去爪翼猛死堅已
亡僅存一虛國料敵料一人百萬何足億無猛
而有垂耽耽方蠱惑乘機以甓讐狡童本英特
兵家用衆難前有劉玄德堅自來送死而公早
洞識心知小兒輩已足辦此賊所以一盤棋始
終無懼色是固坐照優豈繫浪戰塞惟彼蒼蒼
者至險不可測變易在呼吸成敗繇頃刻此舉
竟無他謂之天亦得

遊夾山漾 分韻

出塢謝羣賢放舸理長嘯烟岫映澄波始知所
歷妙林巒羅秋姿紫翠宵寒照蘋汀欲為雪楓
岸忽如燒目逐絕境往意愜佳處要層峰何嬋
娟灣環亦窈窕泛漾疑江湖回驅復蘿蔦面面
見道場 山名 一一起憑弔尋幽不覺遲歸晚顧而
笑石門兒見訶登樓感同調

九日一草亭時將與天章別感賦十六
韻共用日字

秋深雨廉纖意外晴此日薄雲雖未歸解散已
可必危坐傷我懷雅意不欲出欻聞良友招不
待盥漱早登高一草亭豈在山崒嵂幽人先入
座鳴琴未離郗盤榻但隨時盃香帶橙橘暫覺
百慮蠲遊從任踈密叢菊花故遲黃蕊苞漸茁
籬蔓弱迎霜宛結小紅實獨感薜荔枝來時倂
繭栗于今巳扶踈殘陰映細帙白頭久飄零俗
態如蟣蝨遙遙三令節過眼一何疾念此動衷
腸匪弟憶家室悵別方自茲歌笑忽如失

和韻十首 選入

祥符老友得以南還合泥友人送詩
五言近體十章見示和者如林矣僕
僅依韻變爲古體非敢立異聊以免
同耳

苦次不飲酒因不歌烏烏拭淚聞君歸直道幸
不孤縱鳥得樹林舍魚遊江湖側耳儆昔聽誰
喚蘆中蘆
飛雲向南犇君亦隨之還行路爲君歌君胡有
苦顏不寐在明發哀情劇鄉關寧知兩老人幽
笑青冥山

有家不得恩忽然爲歸人園草雖未綠出郊巳
知春手磨青銅鏡子細照此身周視天壤間何
者謂之貧
赦者偏枯物適復會其時覆盆實先照豈緣蚩
尤旗赫赫中山勳謗書乃自爲功成不受爵惟
有彼蒼知
封侯印何似銀鐺今始開淚盡不爲身更著麻
衣回死生信同域天地有異才屈竹一朝伸高
于青陵臺
兀兀岸上舟悠悠水中園鬱鬱庭前樹焉嗤無
一存昔聞驚君心今見子不論高天與大地何
日不飛翻
相逢不袞袞相隔長懸懸雨雪弔羇孤風波慶
歸船粥則于斯粥饘則于斯饘門外桃花開不
知是何年
薄夫薄知紙顧謂人無情請看入閩士今同臧
洪生衆口成阜繇安得不稱平舉幡雖往事足
令譖者驚

咏史得謝翺

文山殉宋社得士亦不苟炎午祭生前臯羽哭

死後不知西臺上淚血今乾否少陵賦八哀此意若先有所以晞髮翁遺編燦星斗

贈別葉桐初 有序

語云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諒哉是言矣僕飄蓬泛梗兀然窮士落落之踪去則忘之耳而桐初不我遐棄自婁來郡追送依依相與攻苦食澹析義賞文者又復彌月此殆天下賢者非第才美過人也僕用是感其意許聯奕世之好而詩以贈其別桐初至婁并以示同社諸子美斯舉者相與咏之

舉世趨炎炎誰肯就氷雪感子百里來使我展齒折我無榮與利流落頭半白舊遊凋謝盡新知欽曲絕向來天下士對面人代隔子年方終賈子識何勇決弱歲尋嵇公遠繼趙生轍淹留愧窮旅青蔬頓頓設詞賦誤時髦與子論經術自古垂大名其人多靜拙簡交息馳騖闕書始明哲風雨暗乾坤雞鳴固不輟骨肉分遂溪曷甥好斯結今辰復何辰吾子起言別愁日亦何駛回首巳破月鬱鬱樓前樹見落來時葉遊處自婁東計日將二百處處共烽烟辛苦焉可說子歸了租稅禾中又騷屑孀慈正倚閭定省郍久缺側耳兵過稀吾亟返南國前期倘未遥出處爲子策

提兒從江陰歸金陵

今秋喪汝兄悲緒非一端出淚防眼枯忍淚傷心肝八月望汝來直至十月殘來時巳絕望徒然劇辛酸繞郄一月餘共苦非承歡旱冬水道絕意外謀歸鞍誰無歲暮心汝父歸獨難節序久不知世事吾何歎老骨挫霜雪復念稚子寒孤孫尚乳臭哀慕豈足歡天涯十八口寄書誡加餐宛轉過梁谿從此路漫漫旅卦慎童僕今又危弗安奔迫爲先人遑恤衣裳單汝歸念汝父何以對椒盤

三君詠

嵇康

嵇康人中龍義不可當世視彼盜國臣伎倆如兒戲吐辭薄湯武千載有生氣臨命索琴彈聊示不屑意

阮籍

阮籍稟天秀不以物撓真始知禮法外自有純孝人誤受巨猾知苟以全其身不能救嵇康千載長酸辛

劉伶

伯倫無任著乃往僑於酒卧看蚩蚩民日踏橫流走荷鍤非爲身誓以死相守至哉無能名遥遥接莊叟

賦得烏啼白門柳

白門昔日全盛時千門萬戶楊柳枝楊柳多時覺烏少紅樓熟睡忘春曉斬伐於今稀復稀自從去年無絮飛惟見饑烏逐人肉烏多一半城頭宿儂家垂柳餘一株啞啞嘗聚千百烏儂愁儂倦耽春睡其奈羣烏繞樹呼

初聞燈船鼓吹歌 丁亥四月十七日秦淮舟中作

一聲着人如夢中雙搥再下耳乍聾三下四下管絃沸燈船鼓聲天上至居然列坐倚船舷驚指遥看相詫异鼓聲漸逼船漸近亦解廻環左右截急攢冷點搥猶澁春雷坎坎初驚蟄吹彈節鼓鼓倔強中有閒身闌不入吁嗟此時聽鼓止聽鳴誰能打掐聲裏情誰能眼底求精妙乍許胸中見太平太平久遠知者稀萬曆年問聞而知九州富庶無旌麾揚州之域尤稀奇誰致此者帝軒羲下有江陵張太史江陵初年執國政樂事無多廟謨競爾時秦淮一條水伐鼓吹笙猶未盛江陵此日富強成聖人宮中奏雲門後來宰相皆福人普天物力東南傾豪奢橫溢散向水此水不須重過泰王家謝家侈紈綺湖海游人闘詞賦廣陵女兒絕可憐新安金帛誰知數舊都冠蓋例無事朝與花朝暮酒暮水嬉不待三月半袪服新粧桃葉渡高樓夾水對排牕捲起珠簾人面素騰騰便有鼓音來燈船到處游船開燭龍但恨天難夜赤鳳從教晝不回皇天此時亦可哀龜年協律生奇材善和坊接平康街弄兒狹客多渠魁船中百戲梁溪酒膽大心雄選鋒手蘇州簫管虎丘腔太倉絃索崑山口鎮江染紅製瓔珞廿碗珠燈懸一角當前置鼓大如筐黃金釘鉸來淮陽此聲一驩衆聲集不獨火中聞霹靂風雨叢中百鳥鳴旌旗隊裏將軍立熬波煮火火更燃積響沈舟舟未濕

可憐如此巳快意未到端陽百分一記我來游丑與辰其時海内久風塵石榴花發照溪津友生置酒我作賓下船少遲渡口塞踏人肩背人怒嗔燈光鼓吹河沙徧銜尾蟠旋成一串蔽虧果覺星河覆演弄早使魚龍觀衆人洶洶我靜賞初奏此時差可辨須臾光響相糾結惟聞森森沉沉直上翻雲漢東船西舫更交加下視何緜覩寸瀾偶然閃倏透水處如金在鎔風掣電樓樓堂客（白下稱內人爲堂客）船船妓近不聞聲遠察面鳴呼此時燈船更難動但坐飽食揮搥調絲按孔相凌亂侯家別攜清商部鄉得于中聞唱歎復有劣鼓與劣吹就中藏拙誰能見爆竹聲低煙霧濃暫借香風解露汗露零雨下不得退樂極生悲真可厭酒醒忽迷此何地魂銷略記伊堪總直至明朝亭午船鬆卻退人相羨歸來沈眠須竟日流鶯啼破河陽戰此後游人數日稀清淮十里流花片記得座中客能說王稗登稗登揭鼓湘蘭舞賞音擊節屠長卿後來好事潘景升晚節猶數茅止生絕藝于今誰作主李小大歌張卯鼓當時惆悵說于今忍見于今又說古

年復年來事可歎燈船伐鼓鼓不歡辛壬之際大饑疫惟見鳳陵烽火照見秦淮白骨橫青灘桃葉何須怨寂寞天子孤立在長安吾聞是時宰相薛復周黃金至厚封璫仇公卿濟濟咸一德坐令戰鼓逼龍樓甲申三月鼓遂破斷管殘絲復誰和半閒堂東起笙歌平章舟上稱朝賀試問當時雷海青堦下池頭還幾箇新劇惟傳燕子箋殺人有暇上游船行人何必近前聽塗毒鼓中無性命同時阿誰伎畜爾惟有黃劉高左五侯耳君不見師延靡靡濮上水未若玉樹後庭美賞音何人丞相嚭相對掀髯復切齒一撥絃中半壁亡一捧鼓中萬人死鼓急絃驚曲不長兩年歌絕隨漁陽有客徒憐橋下水無人不斷渡邊腸及此相看真分外何許藏舟一舟在拂塵捍撥初光輝奮搥揚袖襤褸衣不燈漫秉夕照出無伴知從何處歸爭新誇異各有故君看西風桃李枝西風一枝衆稱異東風萬樹空爾爲入耳悲歡難具說醉裏分明寸心熱嗚呼漢代金仙唐舞馬此事千年有無者與亡不入心手罰然後聲音如雨下採湯撾鼓蕤蕤刺

應有心肝礙胸次餘音漠漠攪飛絮燈船燈船過橋去過橋去傷鼓聲長歌短歌歌當成朧西李賀抽身死畢孟相屬樊川生此生流落江南久曾聽當時煞尾聲又聽今朝第一聲

關山月

上有關山月下有朧頭水月照行人不記年流水無情流不已月凄清水嗚咽非秦非漢腸斷絕

一杯歎

老夫愛酒兼愛杯生平羅致逾百枚手閱之玉不可得駭雞之犀何從來哥窰定窰談不易醉紅雞缸走權貴匠手爭誇天寶齋不貪豈識金銀氣我所好者祗是宣德成化嘉靖萬曆窰溫潤銷魂可人意啓禎年間眼稍怨不論歲月論款致說在壬戌之小春延陵詞杰作主人一杯宛轉絕可喜酌酒半兩剛停勻其下覆手素無文回青花葉中繽紛小兒之拳褁大小只如季雅還三分老夫量在下中百飲此十杯竟醉矣因向主人乞此杯欣然首肯情何美受杯輕籠窄袖裏誰擬明朝獨酌有抄理誰防此意天已知旋將一石橫路岐醉歸昏黑誤踏石一跌非同少壯時觀者驚嗟老夫未損杯已破歸來恨恨意不平邊雪亭中枕書卧旁人來勸老夫着跌非等閒但不傷殘卽可賀何故翻爲小物愁達者如斯無乃過我言君不知我心我豈不見俗兒酒器直萬金列樹編識分古今我嘗鄙之不若禽我所悲兮英雄不得志虎嘯鷹揚流水逝一巵弄酒何負天亦復抗之教破碎坐使吟詩作賦興索然眼見斯文從此廢吁嗟乎嘗聞稽叔夜徐景山酒杯酒鎗亦已傳誰之不如劉二子一杯到手便不堅又聞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之同死生白也愛杯至於此豈獨老子獨無情

衡水梨歌 東謝趙子

異哉此梨佳莫比不產交河產衡水淺掐先驚雪水流深嘗詎數蜂脾美吾聞哀梨畏烝食用違其材物之賊一片氷心托玉壺正索解人不可得

歸不得行

杜陵老翁歸不得黃河之水閒歎息赫號乞米

常厚顏艱難轉不憂無食獨傷百日棲荒寺涼
燠循環豈終極初來北郭喚催耕臨去西堂鳴
俔織中間毒熱不可當五月披裘心自惻典盡
寒衣縫葛裳漫向人前炫要襪青鐘鐵研今何
在買薪賣到書與墨老僧日日問我行使我低
頭惟默塞積逋凌雜難具陳豈弟少渠儒債直
況復無端忤俗兒窮途苦澀添荊棘不知忍耻
復誰待平生故人萬夫特嘗將松柏比君心常
將山岳方君德蘚疥爲災祇姤子㽞以不得覩
顏色昨日緘書汗流頰今日題詩淚露應老翁
他事休再論歸飛願借扶搖力

唐港耕人歌

黃河北岸飛黃沙俔生有田河水涯地名唐港
濵瘠鹵耕種不熟催科譁大兵四征復加派公
庭使費紛如麻借問此田胡久留誰愛苦李求
匏瓜俔生昔日有此田無米納課猶安然三二
年來家屢空安得飽飯還晏眠佃人走散老牸
死田生白草如窮邊俔生一朝長歎息驅我力
作寧非天東鄰借錢鏄西鄰借桔槔南村買黃
犢北村賣寶刀嗟爾俔生本詩豪惟知痛飲讀
離騷如何䘿襫跣雙足犂鉏之具手自操俔生
答言良有以童僕忠良古無幾汗萊重使遭浸
漁不如棄向黃河水唐港耕人名亦佳既耕還
讀原由巳但求了得官家糧歲時父子皆歡喜
君不見陶潛田舍有真趣飲酒篇篇見佳句尚
嫌嬾惰不躬耕柔腸寫在閒情賦諸葛躬耕頗
不凡多事他年答三顧畢生漢賊終兩立豈若
南陽守康瓠吁嗟乎俔生之先人功高未得圖
麒麟有子儒雅復苦貧始知韜鈐詞賦兩俱錯
對君且說田家樂

悲哉行贈余子生生

悲哉余生去蜀萬里無以爲家而投老乎東海
之濵悲哉余生不悲其身之無家而悲其先世
之無墳蓋嘗泣血負土辛苦萬狀而後得以掩
夫纍纍之骼暴露而縱橫悲哉余生蜀中多虎
虎之力足以守墓奈何虎去而來此不義之人
彼楊璉真伽輩方塞乎天地乘車戴笠者皆是
曾六陵之不恤而奚有夫金吾之家世司馬之
功名悲哉余生遭世之亂不在于刀兵水火而
在于斯人之喜怒哀樂皆失其正而倒用其情

其得之則喜失之則悲者惟勢與利而漠然于
吾君親悲哉余生所以悲不可已而彼蚩蚩者
顧反悲生之窮老而無家也豈不重爲生所悲
哉悲哉余生

同心念一老歌

老夫怕熱抱佛脚龍興古殿命所托清晨蹇入
復對誰彌盧尊者眉如昨金像還疑汗在顔那
有醍醐分半勺沉眠只願夢化魚却思魚亦匪
克樂元都道士偶相識見我眼赤貽我藥藥封
不動休致疑狂怯鐺火添燻灼紫薇泉水清見
底汪友西瓜難再索自憐内熱不可瘳安得層
氷供大嚼忽聞童子叩殿門恐是熱客驚我魂
入門乃是黄魯直遣童挈榼提清尊開樽頗怪
無酒氣小榼未啓香氤氳榼中宛轉亳州之蘋
果尊中湛湛泉出江左惠山源把瓢飲水毛欲
立蘋果漫喫核僅存豈獨二物性所愛日來暑
病都除根問之何由得有此童子喘定始細論
嗟乎世人贈送踴躍走豪富三韓氣息尤所奔
獨君父子同心念一老使我震動感激聲還吞

後快哉行

今年竹醉之日得好雨原田水深非小補潺潺
濺濺流洽旬惰農遲種仍乾土嗚呼皇天亦難
作倏堯倏湯爲怨府北風之圖不我涼雲漢之
詩亦何苦或言龍挂三日前火雲騎日殊茫然
或言屬邑有大雨來者亦復云虛傳或言四鄉
雨不絶太守疑信終憂煎寸忱積禱見靈貺祝
版往祭豐山巔歸來割胙貽客子仲叔豬肝何
足比誰知飲福猶未終電掣雷轟二百里分明
舊雨不如今舊雨三尺今半咫舊雨當時已足
奇今雨回天良有以君不見大河南來十三盜
碨礧項領獰獰貌八盜八馬皆肥膘一朝穿鼻
擒之到刀脊猶殷又凋血箭鋒忽折仙居道觀
者傾城如堵牆騈肩疊跡惟知笑維時太守獨
沈思城中巢穴誰得知矧有兩梟猶未得寧無
三窟當窮治大之城池小府庫豈獨編户關安
危弘羊不烹天不雨何况此物容留遺果然一
鞫得賊首市中童謠天上口娶婦如花親串羞
成家伏莽交游醜明臺懸鏡光熊熊賊智焉能
廋某某向者兗徒皆虎豹此時囚繫同猪狗快
哉眞賊盡得株累寬廓清不獨滁陽安是日密

雲方布濩列缺吐火豐隆讙金蛇出没銀箭攢絶奇雨點大如盤東塘放溜西堰滿古井亦復生波瀾當知從此直至秋成不復憂雨少除民之害天心歡噫嘻彼焚巫覡誠何干

觀棋行

倪生周生居比屋秋涼賭酒憑棋局布子寢多勝負分倪生黑子彌方幅周生暗數色沮喪細語微聞五十六安排今夕周作東溪蟹香醪入吾腹餓頃局中忽大噪喜者卻驚愁者笑地覆天翻一着差阿瞞官着還難料老夫覩此惆悵不能餐棋乎棋乎何足歎

柳冠道人歌 為張子虞山作

道人前年行萬里探奇去飲珠江水歸來一物無所攜獨得柳冠大如指柳冠華首日相親人見柳冠識道人翻恨此冠人易識不教簪導入風塵道人吟詩追古調方戴此冠搜衆妙道人彈琴求正聲方戴此冠遊太清道人飲酒復擊劍此冠岳岳增光燄我愛道人真忘機海鷗石虎無是非我愛道人真急友長向龍興寺中走入公山南多第宅道人不作淮南客淮陰市上多少年道人不賦絶交篇借問道人何砥礪所期不負柳冠意莫言草木無心肝會見丹青閟人世嗟予嘗少冠竹皮近來老禿無一絲柳冠何似無冠醜惟有頭上青天知

揚州雪 庚戌十二月客揚州作

揚州雪積如山滿城乞兒盡凍死商人亦覺今年寒客子衣單資用竭似到揚州來看雪雪下白簁簁入釜不可炊江南亦有雪江北來何為

揚州春

揚州春迎春自東郭盡道今年官作春先期三日行催索積雪泥深一尺餘倡婦挾瑟乘肩輿紅粧半露疎簾裏不知顏色還何如春日諸官宴綵幄此曹勸酒須唱曲請君但聽曲莫聽六街三市哭

揚州客

揚州客出門殊意氣匣有無弦琴知音期不至嗟爾客來去無計故人賴有韓張良擇攀也層冰窟裏露熱腸鯉魚尺半亦尋常魚中素書不可忘

樵青歌 為黃仙裳作

當時同學十數人兩人引頸先朝露一人萬里足重繭一人入海隨烟霧三人滅迹逃空門四人牆東長閉戶一人賣藥不二價一人徉狂以自汚黃生計畫無復之門前便是青山路昆吾寳劍千金直改鑄腰鐮應有數黃生終日無蹤迹上山清晨下山暮有時昬黑猶在山痛哭身當猛虎步不知爲樵定何意黃生安肯言其故但聞有一海陵樵時時偷訪鍾山樹

八月八日同天章任公飲虞山張子齋中歸經一草亭夜談紀興

步出蓬蒿徑還過一草亭僧扉知不遠客屐恰須停夜雨傳杯靜秋燈說鬼青征鴻太嘹嚦幸得醉中聽

登多景樓

乘興不能遠來登多景樓夕陽江色異甘露寺門秋草木添新恨漁樵減舊游步歸防小梗躍馬徧林丘

花時買縕袍

敝縕空將去何曾及米薪長饑從入口難負是三春共笑無衣叟方誇獨樂身號寒終有日不悔見癡眞

江南傷水潦城北自花開憂世非吾事爲歡在不才袍如春鴈去酒似晚潮來正使平成奏于人何與哉

泊泰郵贈劉雪舫

宿槳傍泰郵城中訪故侯攢眉經馬隊容膝到爪疇世界湖天逈門庭竹栢幽寧論今昔異只作本林丘

送友

天末衰遲眼十年望故人相逢不長聚後會復何辰獨困方知拙難言始是貧良時多好語忍淚盼行塵

揚州教場寓樓坐月

鼓角竟無聲愁人愛晚晴寺樓雙眼闊烟海一燈行玉笛悽應斷銀蟾缺更明坐深無歎息眞想靜中生

樓夕

爲客曾無故登樓亦偶然古城延落景秋草上青天野火風吹盡平沙月照圓馬嘶今夜苦歸夢戰場邊

題蒲道人亭子壁

倦客時吟望老僧虛此亭雪消江始白春至草初青一室能周覽雙扉自可扃錫山歸棹便應向此中停

金山

山從南北望孤棹始登臨坐覺春雲動行看水國深江流元自湧天地亦何心獨拜蘄王廟英風爽客襟

妙高臺無月 正月十七日逢初度同彭石前民作

連宵皆好月此日特登臺何意東峰雨疑從北固來江聲催白髮天影落空杯一霽偏相吝蛟龍永夜哀

金山曉陰有懷亡友王二雪蕉

夜潮喧達曙漠漠散春陰海氣昏南北鐘聲變古今轉看鄉思減何故客愁侵歎息鍾期去空[illegible]山水音

登金山塔

虛空誰得住萬頃塔前奔孤日沿波轉遙天入海吞端倪應楚越氣候豈寒温赤縣神州意悠悠何可論

極目非無岸滄波接大荒人烟沙鳥白春色嶺雲黃出世登初地思家傍戰塲咄哉天咫尺消息轉茫茫

絕頂惟吾上忘懷達此生遠空微有映深水更無聲只益江山迥寧聞世界平佛香吹廣漠一接埽塵情

憑欄專眺聽指點忽悲歌歲月荒龍窟乾坤此鶴河愁雲天畔起烟草潤州多遑復悲身事飛霜滿薜蘿

長江頻失險孤塔自中流虎踞闕京邑烏棲俯戍樓標題唐代警開鑿宋人羞一氣通衡霍諸天衮衮愁

薄暮難爲狀空中別有聞懸燈江海合望月水天分寥廓身何往飄零與不羣向來峰頂色看作下方雲

北固

西郊諸嶺現北固稱其名石壁憑空下江天插水生鳥飛孤閣半人上翠微平有處金焦合辭山更遠行

宿北固山下菴此地昔年曾屯水軍

無事過三宿禪燈繼夕曛山空孤磬滿風便落
潮聞虛白頻疑月藤蘿直似雲如何岑寂夜忽
夢水犀軍

北固山遲同軫石

郭外空山妙途窮此遲存長懷金粟影高坐白
雲根水落添沙嶼煙消見海門忍看春草色的
的憶王孫

白龍洞梅

見洞披榛入探梅傍虎行地偏鐘鼓寂春霽雪
猶生[illegible]稀到能無鶴自鳴下方歸路晚暗
覺旅魂驚

山行訪梅不得到竹林寺

飲泉心未足出谷復何之欲問竹林路樵人亦
不知遠江雙鳥去落日一峯欹爲覺梅花近山
風故故吹

焦山

觸處迷人代茲山尚姓焦上頭仍棟宇到眼忽
雲霄樹色南徐近江聲北岸遙衣冠留洞壑不
必訪松寥

遠跡滄江曲山情實澹然石根爭插水樹杪欲
浮天莫起蒼虬卧端如處士賢再來應酹鶴把
酒坐高煙

出郭來差遠憑高望獨深江分神禹跡海見魯
連心密竹藏金像回流灌石林擬尋幽絕處却
誦白頭吟

摩碑臨積水折竹杖危坡不向山中住寧知幽
處多雪埋孤衲笠風亂老漁蓑荒率存眞意余
心不厭過

[illegible]眞州新城賦得十里桃花留別軫石前

倚棹望遙天明霞漲一川同驚分手日共記種
桃年綠是江南樹青爲渡口烟無勞更相送緩
緩問歸船

九日晚集因圃同韓臣作

重陽誰卜夜似爲此林亭夕照潛通月天光不
帶星深杯俱皎皎高柳故冥冥坐覺人皆醉疎
鐘報獨醒

晴

海角收殘雨樓前散夕陽行吟原草澤醉卧即
沙場騎馬人如戲呼鷹俗故狂白頭蘇屬國只

合看牛羊

秋日同靜能前民上雞鳴寺後湖亭感
興兼懷蜀友范仲闇昔年晏集此亭

廢寺無僧住山光亦不親石門欹壞道風葉侮
游人直視毘盧面猶多戰馬塵霜鐘殊寂寂空
外吼何頻

樹力支危榭山形遶禁湖繇來天地意不厭白
鷗孤綺席心誰在臺城草自鋪好留明月照輦
路傍蘼蕪

[illegible]雨時前民[illegible]

冬暄何可恃一夕起層陰落盡衰桐葉方知急
雨心暗傳南浦棹寒折北齋琴鄰舍知幾早多
時響莫砧

北山啜茗

雪罷寒星出山泉夜煮氷高怱斟苦茗遠壑見
孤燈拾級瓢常潤歸房杖可憑下方鐘鼓發殘
月又東升

柘臯早發

早發柘臯鎮出門疑五更水田先作曉山路幾
時平後騎風相逐前人影漸明翻愁羣動起亂

我百蟲聲

天章酌我

久客防人面相看一友生秋深添酒味老至減
詩情荷葉幾時破草蟲行處鳴寒衣曾未寄心
反怯歸程

信宿燕磯山閣大雪逢初度作

雪光形水濁風力束江高曠野翻無岸中流豈
有舠南歸期又展東望首重搔悔負毘陵約長
歌散鬱陶

送五舅歸黃州

先母多兄弟今看一舅存無兒年八十有淚憶
孤村岐路眞成別江帆不易論到家留白髮青
眼對乾坤

中秋讌李三友池

秋天雲日好何必盡晴空疎雨來無跡清尊趣
不同烟霞深薜荔燈火淨梧桐免被嫦娥見年
年羈旅中

蘇嶺書齋逢陳北固表弟即送還里

濶別忘年代相逢道姓名一時中表會三紀故
鄉情晚節存高蹈歸帆過舊京後期方袞袞春

酒話長生

月夜重游焦山

匆論今宵月清輝白晝多秋聲行磵壑石骨照藤蘿細響蟲侵鳥殘陽葉在波東方動光怪天水盪相摩

石聳如雙劍交加山水邊上頭霹靂古下有蛟龍纒西顧宜招鶴三更好悟禪月明無頼極化作一江烟

月湧焦山寺潮來寺一低勢如騰塞馬聲欲亂征鼙但盡空庭靜能祛客思迷老扶端倚醉歡罷忽然啼

邂逅張子酒肆夜歸寺寓踏凍作

取醉尋歸徑坡陀折幾層山荒聞虎嘯江黒見漁燈磔磔泥如石淙淙水是氷應須乘凍去詰旦更南登

倦圃詩爲友人賦

谿山眞意閣前故對滄浪帖石雲生罅牽蘿翠繞廊蕉深垂露重松老落花香意頗思鄰近村西問草堂

幽栖寺

獨坐幽棲寺琳宮絶頂開烟巒侵北盡雷雨暗西來遠色包滄海奇聲裂石臺遙知韋刺史喜極把空杯

夏夜卽事同梅陌前民

暮雨阻歸客四更殘月涼醉醒人共起今古夢皆荒山鬼卽蘿薜晨鐘驚渾茫竹虛風泛泛吾欲憶瀟湘

秋日訪眉照上人用孟浩然義公房韻

[illegible]三首 選一

客愁何所託戀戀此幽林眺聽秋聲滿淹留細雨深吟情依淨域兵氣自窮陰江外逢蒼雪予今念載心

乙巳清明日飲吴浮槎海棠下

芳徑過新雨海棠花半開主人留客醉童子得魚回香細風飄幕絲繁影照杯佳辰如此度不負杖藜來

贈友

分袂從隋苑尋盟到武塘如何江上客不返漢之陽計拙違知巳途窮入大荒故人憐屈宋此地卽三湘

百端俱可置大事逼衰遲不見瀧岡表徒遺薦
福碑倦遊焉敢息塵跡豈能辭一笑相逢後中
心依舊悲

眞棲攜錢過草堂酌我時余自滁陽返
眞棲自武昌復來

破日秋光好荒年酒價平相逢沽一斗亦足慰
殘生我恨梅花落君悲漢水清鄉愁何必話鐵
笛作邊聲

落木菴同蒲道人啜茗

[illegible]生好逢師此共斟綠江無盡意白首有
同心山月照逾澹松風吹使深黃鸝知飲[illegible]枝
上送佳音

寺樓雨中同亦史翼微來鶴桐初作

與客上高樓蕭蕭海雨愁甲兵全未洗行李又
須留烟合疑無樹山空但有秋此時同抱恨不
待話離憂

古樹 爲四明丘氏作李泉堂記云家亦有古楝樹與丘松栢相望

聞道三株樹崢嶸古至今松知秦曆短栢感漢
恩深用盡風霜力難移草木心孤撐休抱恨苦
楝亦成陰

遊山前後作

正月十三夜至瓜渚前氏攜酒大觀
樓憶是早別鈐石于郡城余以明日
過京口

令節吾何有危欄此暫憑客程看鐵甕鄉思豈
金陵人共中天月江分兩岸燈合離同日事西
望意飛騰

家信

不覺邗江日家書報絶糧途窮翻可笑事急豈
能忘老父思端綺飢兒寫數行出門須作計四
顧野雲黃

清涼山寺逢僧號埽葉者贈之以詩

埽葉幾時盡秋風秋雨多四山聲不斷一樹宗
如何定日閒同帚霜天靜養柯翻嫌丈室裏花
事惱維摩

聽鈐石琴

入座含幽思三山發始歸方將彈古調回復振
金徽予意尤躭此此音知者稀移時身不動親
叩海天扉
江雲飛不盡流水上空堂寂歷人誰在飔飀曲

自長哀猿吟雪嶺匹馬弔沙場畛石少讀書白猿嶺常夜聞猿過年頗歷邊郡
此意吾全識憑君鼓數行
月照彈琴手香傳入戶枝輕烟飛不著獨鶴步
何遲意得人皆靜玄來巳不知曲終三歎息爲
說昔尋師

新城書感示蔣子

客子無寒食荒郊駭哭聲看花詩不就如雨淚
先傾妻作他鄉櫬家辭故國塋良朋歌亦止知
我此時情

送畛石竺生返廣陵 四首

去住心難决徬徨對僕夫破愁思女慧失計怯
鄰逋水路明晨發山游異日孤交深全用拙別
後爾知吾

策杖分襟地旗亭濁酒杯秋風彭蠡鴈春色嶺
南梅不厭元侯笑休教庾信哀殘年看射虎亦
足慰摧頹

莫道來何事應知得未曾龍沙風浩浩雪窖水
稜稜有淚看鍾阜無冠拜孝陵舊遊君遍訪昔
夢總難憑

盡失懷來意萍蹤到岸分郭西居獨遠天下事
寧聞弊俗歌兼哭勞生怨且羣過江宜洗耳聽
說背嵬軍

別典

半間傾倒屋亦號讀書堂不厭千回埽纔焚一
瓣香晝吟分研席夜卧共匡牀戎馬猶鄰近眞
依避世牆

茶喜 飲揚州某茶肆作

維舟折桂花香色到君家露氣滋秋水江天卷
暮霞南軒人去盡碧月夜來華寂寂忘言說心
親一盞茶

十二月十五夜至瓜渚宿魏氏紫雲堂
與其喬梓卽席共賦

獨樹今爲客來敲月下門寒天猶逆旅落葉不
歸根氷雪春天盡江山戰後存銜杯慚巳老未
敢議酬恩

送吳舫翁遊黃山

幾蠟靈山屐蹉跎四十秋丹臺初日湧黃海白
雲稠徠鳥看人賤漁樵入界幽君歸先報我將
擬作菟裘

懷山堂論詩

唐詩三變後吾意止中唐過此風斯下其他運可傷含悲生石闕積憤滿書倉閶氣惟忠信西臺發古香（宋詩以謝翱爲第一以後無詩）

試杖戲作

今朝初試杖杖國是何年竹性同麋鹿（麋鹿竹杖）花時拜杜鵑甘隨東郭履不傍繞朝鞭甚覺爲龍易何須慕稚川

鶴林杜鵑樓書感

鶴林何處好吾自愛重游有竹連三徑無人到一樓[illegible]開春晝永山老杜鵑愁不復題名字書生已白頭[illegible]

元夕江樓看月 二首

星火夢爪洲燈時得勝游難逢今夕月復此大江流碧浸三山影烟含萬古愁夜深誰擊楫吾道在漁舟

俱此躭明月何期落大（[illegible]見星隕[illegible]）徒能爲醉眼未許亂青冥戰伐看前代江山想巨靈悲歌風乍起身世總無局

偶然小飲和王歙州

一蔬曾未設村酒復中之豈意飄零況能來絕

妙詞驪珠兄弟得馬角古今邏八月如三伏清風吉甫知

前民生日

三十今過幾詩名孟浩齊道寧同我拙顏肯向誰低白髮循資到青錢取次攜飲瑒行處好二月草萋萋

登燕子磯亭（和愚齋韻紀昔游情事）

翩躚燕勢復岧嶤宿槳來登散鬱陶天末雙丸輪赤白望中無氣接金焦鐘清野寺摩殘壘烟鎖空關上晚潮此地不須添感慨但將今昔問漁樵

弘濟寺尋蒲菴

幾度維舟訪老僧巉崖拾級又來登飯抄雲子三春白茗瀹秋江萬里澄長恨南朝沉鐵鎖何如西竺引金繩元知世外多奇士高築詩壇祀少陵（蒲公欲于山中建一閣祀少陵）

感秋

赫赫炎威爐不嘘一宵白露滿庭除鍾山樹盡秋聲在樊水波寒夜月虛失國黎侯猶歎息憂天杞叟付軒渠殘年飽飯今難得遑向天南望

鴈書

燕磯感舊 昔余遊鹿城諸同人攜紅裙某某祖道于此今無一存感而賦之

坡陀山半結飛樓壯歲曾叨餞遠遊彩筆雕弓俱氣象美人名士各風流暮帆遥指青山峽夕照斜通白鷺洲惆悵一時消歇盡獨張老眼望難收

為陶象庭将軍殉癸未寧前之難和東坡先生韻

杏山師潰國無門憤切戎衣點淚痕自是挺戈無[illegible]顧羞同坐甲有戒言黃沙塞[illegible]旗遠青史名高廟貌尊七尺豐碑誰解作揮毫吾欲表忠魂

輓嘉禾友人

君才丁丑盛文章壬午論交在帝鄉一别再期純涕淚兩登八座亦淒涼隴頭水咽疑人語粤嶠猿啼斷客腸指點昔年遊宦地不知何處不沾裳

日日論文意未宣還從别後寄長箋請纓策點餘何用諛墓金多但可憐紅板橋頭重握手南倉渡口幾迴船元文罷刻關天意猶感忠言到九泉 公欲刻元文用余言而止

送王孫茂之廣陵于一子也

爍石燎原刦火屯何人剝啄響柴門慇懃喚我聲猶昔臥起看兒眼倍昏故里有樓歌帝子殊方無地飯王孫横經家學傳三百只恐蒿莪漬淚痕

登周處臺

半生老作金陵客訪古今登周處臺疎樹萬家秋更落夕陽千里暗還開虛傳戰伐能揮劍如此[illegible]寂寞草堂遥在目蒼茫指點[illegible]風回

雨中子任移樽寺寓同雪舫前民永清淡洋賦

十日秋霖困老翁羈孤詎數阮途窮公卿奴僕緣俱薄藥餌盤餐遇略同愧我褰裳思霽後多君載酒自泥中臨行更許霜華贈硯北軍持幸不空 子任藥間多名葯

乙丑季夏傷足伏枕歷秋未瘳屢荷素園見顧殷殷偶留小酌賦答

吾道危如一木支誰憐雙足數還奇 昔幾 呻吟轉

側令何地跋扈飛揚彼一時同調相期金可斷
異方多故藥難知留君小飲余先醉爲愛西泠
七卷詩

越二日素園載酒過豐詩謝之

故人相報何其速擔酒如澠過草堂滿意千錢
羅紫蟹稱心三市選黃羊偕來僧曠能揚觶侍
立童清解爇香酬酢從今誰肯已須烹石髓酌
天漿

送秋之集再同鉉升練江南枝賦

終朝抱膝不成吟酒茗同歡任各斟栗里黃花
相問少孝陵紅葉向來深著書未究三餘業伏
枕空勞九塞心莫恨征鴻霜後杳遥遥至日有
佳音聞卜許至後全愈

又疊支字韻

少昊西行有別離草堂高會及良時年年祖道
身皆與歲歲鄉心老漸移三徑寒花彌姣好五
原秋草益淒其桒槎博望曾貽杖記得探梅子
細支

肥水先生忽有居

急流未必從君退且喜歸懷有定蹤去國八千
餘道路移家三十二芙蓉裁詩鶴唳林端月禮
佛人參郭外鐘誼適館餐吾竊愢筐篚相訂屢
過從

楚客孤踪數往還朱門強半是柴關新栽竹始
開三徑大廈人先庇萬間只在秋江隨野鶴可
無烟樹看鍾山卜居已占東南勝爲報先生亟
辦閒

俞民草堂

濶別無端至五霜知君新有授經堂數莖白髮
稀童稚一朵黃葵向夕陽書撿梵餘留漢史公
嫌衣皺免時裝興來欲話隋家事只學漁樵聚
蜀岡

南枝開士見懷依韻和答

遮莫長歌復短歌此身如葉久離柯情親飄泊
君難得老混塵沙我爲何濯濯禪枝方內少芃
芃春草世間多應憐大塞朋來日不惜芒鞋早
晚過

長干阿育王塔詩洪尚未登

巍業長干塔莊嚴三百年向來俱草朔及此始
精堅大顯康僧會恢弘吳主權憑空收海岳拔

地半人天旭映鍾山紫燈齊象緯懸星居由此
壯帝夢至今傳聖感誰舒眼宋時名聖感塔慈恩式比肩
罘罳籠萬象寶網護三禪銅頂金如塔頂爲外國所貢風
磨銅價借貨余香臺玉琢蓮世尊悲下界迦葉笑層巔高
使雷霆鬬孤令風雨偏行雲時側睨滿月始平
圓最顛㕓排瓊戶屧屧錯錦壓八欄鈴怖鴿九級
勢迴鳶頗困詞臣筆曾傾內府錢無霓華震旦
不二一拱幽燕勝槩湖僧拜眞形國手鐫祠猶鄰
末末門不對金川重甃功都講新規煥大千鈞
心還關角豹尾復螭頭舍利光常住菩提樹隱
然登危須定力覩瑞有奇緣誰估琉璃價應沉
鞦韆船報恩珠不細開國鼎嘗還末法無眞衲
先朝有賜田徒來㨾目客不見點頭篇丹碧秋
增麗虛無畫有烟竦身思矯矯寄想亦仙仙目
力窮何際心旌搖可憐何當凌絕頂一覽析中
邊

乙巳臘盡還南寓戲爲口號

淮水凍仍綠鍾山燒更青一椽來復去只似短
長亭
妻孥誤見嗔我信如潮汐出門必上元還家必

除夕

酌天章

我有雙樽酒將來飲故人偶然鮭菜缺厭說客
中貧

梅下

獨坐歐梅亭步繞歐梅址不見歐梅花且恰歐
梅子

泰州絶句

窮海三秋盡扁舟百里行夕陽無近色偏照遠
帆明

移寓自嘲

十日如新婦不曾逾戶限惟有庭前花來時才
一見

爲斯上人題

誰識山僧意繩牀繪牡丹分明將富貴只作夢
中看

淮陰送別徐松之

秀州分手楚州逢兩地同聽古寺鐘可笑淹留
余失策翻疑君去太忽忽

送友

送客停橈傍釣磯江風初起浪花稀一行霜鴈
沙頭宿留待孤帆出浦飛

青眼相看世所稀辭君此地轉依依長江南岸
青山下翻送居人策蹇歸

江干欲別更維舟沽酒斜陽好滯留直上燕磯
高處望青山白雪是神州

今夜

蕭寺孤燈雨滴苔老夫一出旋歸來呼兒且莫
斟沽酒恐惱傷人不舉杯

數尺霜根幾載移一樽深賞向南枝平生只是
知慙愧逢著梅花不作詩

乙巳八月十六夜

中秋節後何妨雨臥聽蕭蕭掩竹關記得月明
潮欲上去年今夜在焦山

佛殿

大樹風多葉盡飄莊嚴猶自見前朝黑頭江令
殘碑在不記君王舊姓蕭

壬戌初春訪朱林修偶成

春風扶杖遠相存新柳絲多草一村前有梅花
後流水淹留容易到黃昏

題朱林修塵外樓圖

芳草無邊似綠江高樓臨眺客愁降向東一面
尤奇絕盡放鍾山入小牕

寶應阻冰

透骨奇寒一夜生孤舟歲晚不勝情北風吹老
黃河凍遂有歸人冰上行

喬可聘 聖任陶菴江南寶應人

旅中得長子邁雲間消息

浪傳泛越州仍向雲間遊坐臥沐蘭伴晨昏水
國秋書來垂舊淚人去對新愁望汝還家早憐
余病未瘳

苦雨

雨喜及時好那堪雲不開馬牛幾莫辨鷗鷺盡
飛來茅屋痕多漏沙崩響易哀田圖生意盡排
悶強持杯

柘溪冬日舟中

塵裘釣舫耐嚴寒抱膝長吟天地寬遠火疎鐘
夜半到蘆花楓葉病中看風來書展烏皮几雪
壓篷低紫韡冠惜少王維圖好景閉門僵臥似

表安

月滿前村一枕寒孤舟老病帶圍寬翔鴻避弋雲中遠野鹿忘機雪後看松徑霜鐘尋白社梅花鐵笛夢黃冠頓乘深夜剡溪興敢向山齋覓晚安

秋村寄吳柴菴

蕭條村舍挂藤蘿隱几閒吟秋興多荷芰為裳宜野艇鳧鷗之性悅清波涓涓明月舟虛受漠漠孤雲溪靜過試與古人評隱逸五湖烟雨較如何

宮偉鏐 紫陽組弦江南泰州人 采山外紀前入燕詩

感懷

幾回清夢到梅岡驢背行游靜晚塘逸客單車辭魏闕羣公匹馬向河梁天連楚澤吟芳樹路轉淮陰駕短航寂寞軟塵懷故國自從桑海歎蒼茫

飲友人水閣

舊京芳樹自何年客夢平蕪歲序遷遂有好懷憑蕙葉時移清影付花箋千秋抗疏嚴犄杌一夜吹簫泣杜鵑遮莫彩雲容易散遲君同上若耶船

春客長干王元倬招集陳階菴寓園時寇姬白門在座

子夜層樓消夢寒一春心事向人難才非救世官多誤客有閒愁吟未安腰帶半同青鳥瘦淚珠時共美人彈相逢擊筑吹簫士握手離亭子細看

宿靜海南五十里

此去瀛海五十里土人號曰唐官屯夜過三鼓舟臨岸犬吠數聲風打村側聽既恐鑽忽斷驚樓還慮盜頻煩龍舸簫管終遺恨輒嗔黃頭聲欲吞

黎遂球 美周廣東番禺人 蓮鬚閣集

擬古少年從軍四首 選一

夜宿河上沙日飲河流水河黃不照面心熱酒發耳男兒漸有鬚安能悅女子不如老邊庭夢我長晳美

俠士磨劍歌

十年磨一劍繡血看成字字似讐人名難堪醉時視舊讐劍邊鬼新讐眼中淚倚嘯復悲歌當

斷長虹氣不得語公孫阿世斯其志

劉生

劉生稱少俠十五事遨遊射烏趙家路吹簫秦氏樓龍媒花下馬狐腋雪山裘近佩將軍印開筵選徵侯

答徐子能

春歸客頻望薄暮虎丘東高鳥不謀木落花翻舞風雨晴山更出煙暗綠如空舒嘯還呼爾前林一水通

[illegible]孫奇逢 啟泰鍾元直隷容城人 [illegible]寒居集

[illegible]

送費生南還 成都費密此度游燕趙間得余歲寒居集其尊人鮮民公聞之而有合也今其徒步事余于空山清寂之中余媿無以益此度而感鮮民公有知己之言于其歸也口占一首

若翁遺命令從游北地天南喜應求聞所聞兮見所見歸攜何物慰冥幽

韋人鳳 六象浙江武康人

南山

家住南山下荒村只數廬春風三徑草夜雨半牀書石戸藤花合茅簷竹影疎溪邊堪泛棹欲傍五湖漁

過太白亭弔孫山人墓

坐看萬嶺對斜曛策杖還尋處士墳一代詩人今尚在千秋絕唱定誰聞荊榛斷壑流殘雪松杪空亭捲暮雲莫謂高峰長寂寞摩碑猶自重遺文

徐開任 季重江南崑山人著有名臣言行錄

贈王太常烟客

曾侍先皇太乙壇昆明復見劫灰寒一樽陶令猶思晉五世留侯未報韓擇地懶沾新雨露避人還著古衣冠揮毫欲寫雲林意剩水殘山不忍看[illegible]

閻修齡 再彭午叟山西太原人

寓崇福觀雨夜懷茶坡

疾風三日吼一雨逐連江古廟松根老清鐘夜半撞鼠窺寒竈火蟲響旅人牕賴有君詩好愁心且暫降

庚申二月十二日顧種紙朱二王程婁東過眷西堂分賦花朝喜晴

行春虛度復南田爲惜春光共舉杯客至扶笻偏興健狂來縱酒莫生哀郊原想已紅連樹庭砌從教綠滿苔寂喜花朝晴兆稔稻花香勝百

花開

孫兆祥 泰階江南高郵人 五似堂集

禾巳黃歌

國柄胡爲歸大璫囹圄湯鑊闃忠良顛倒綱紀民罹殃上帝震怒星生芒地軸撼城覆其隍伏屍百萬魂飛揚青燐白骨化爲蝗蝗兮蝗兮禾巳黃恩斯勤斯匪爾糧何不往嚙彼宵小之肝腸

即事

謗篋一朝開孤臣絕塞來風廻鉦鼓壯霜殞節旄摧鐵騎塵猶暗狂瀾人已回咸陽中夜月無奈笛聲哀

秋水暴漲志感五首 選一

長堤泛泛水瀰瀰鬉向鵁鶄借一枝棟捕亂雲和雨漬軒依濕葉任風吹妄思九月新禾稼那見三村舊酒旗何日巢居人就日索綯重復理茅茨

詠風中紙鳶寄懷東戍二首

征鞍萬里久從戎帛信難傳鴈足空擬向天涯問消息琵琶一曲月明中

黃沙磧裏度春風絕塞相思夢可通不解紅顏難却敵和雲吹到玉關東

顧祖禹 景范江南無錫人

送魏叔子還寧都

天地方沍寒君行涉江水問君行何爲抱膝深山裏易堂好弟兄事業寄文史天空鵰鶚飛日落雲霞起遙望翠微峰迢迢四千里吾欲牽君衣君行其少俟好風從東來揚帆疾如駛山中正春光寒香放梅蕊

甲辰九日感事

蕭颯西風動客愁攜罇無處漫登樓赭衣天地驪山道白恰親朋易水秋征鴈南飛無故國啼猿北望有神州茱萸黃菊尋常事此日催人易白頭

王烈 名世江南華亭人

烏棲曲

繡帳歡筵度紅燭北堂夜夜人如玉與郎同心秋水頭感郎殷勤水不流

秋日家兄移居

樽前執手淚霑衣蘆荻蕭蕭木葉稀却恨不如湘浦鴈江南江北一行飛

陳子升 喬生中洲廣東南海人

清遠峽

軒轅二帝子弄笛聞禺陽江岸扁舟客聞鐘到上方仙靈今閒寂雲水空青蒼欲遣愁心去歸猿聲正長

孫　治 字台浙江錢塘人

吳岱觀歸里

挂冠何處閉烟蘿乍會猶如夢裏過越水秦山無處所長鏡短髮奈愁何十年未遂江南樂七[illegible]兄弟白頭相會少那能交手即關河

濟寧道中

湯湯汎濫愁無極微禹爲魚可奈何水沒渠田無白草天低大野晝黃河流東護說金龍塞弘治二年北望誰爲瓠子歌悵惘馮夷一鞭棹斬蛟恐致有驚波

黃河口號 決金龍口復衛張秋命御史白昂塞之

飛鷺立冰方嚙雪哀鴻叫野復乘風鷺飛無定或西逝我欲依鴻只向東

方　授 子留江南[illegible]人

夜悲歌五首

夜悲歌歌回首回首亦何爲瞻望父與母阿翁邅屯邅明年五十九大兄備椒盤小弟釀春酒中子最不孝託鉢東西走三子兩母生我母臘月壽有婦可代夫納履停針否有妹可當兒茶瓜諒亦有有孫可作兒小者抱在手天乎我何辜雙親離別久魚在淵雁在藪爲我致書雙親但當隨時愛景光無復上怨青天下恩黃口眼見黃口兒成人不孝友人生養兒高談大言學[illegible]田家膝下依依得豚狗心依依歌蓼莪海角天涯可奈何

夜悲歌歌永歎北風起江水寒望京師路漫漫念我妣中心酸薤露不獲壽萬里無可安奴收其骨賊焚其棺三子不孝扶入長干長干竹有園鬼伯聲凋殘前年寒食去紙錢挂樹摧心肝舊年長至過衰草荒烟側目看今年又值歲云暮我欲從之行路難行路難色惆悵生不養今死不葬

夜悲歌悲半吐有姊三人有妹五婚嫁至老不得完五岳何年遊我父生女未出門生男不在

戶誰謂生女惡生男亦何補生女時或解父愁生男如我見之增父怒怒未已樂何如大家爲我續殘書

夜悲歌歌房中荆釵女兒生江東十七嫁與梁家鴻自汝之爲我家婦不得一日笑語同國既已嫠兮家亦以窮于不得孝兮臣不得忠與汝抱頭時痛哭有時反目首飛蓬舊秋別汝梧桐落今夏別汝櫻桃紅是時天氣乍冷暖我欲著衣棄江風取衣桁上汝止之我遂拔袖不與父母知汝袖衣幸有古擁被纏床天欲雪

夜悲歌歌未止懸弧懸帨今何似屈指九月及于今何事呱呱竟弗子我母無他兒我翁年老矣日日望孫兒得孫兒縱得孫身在此有孫勿似不肖兒緩急他年無所使有所使立家門他年代父報祖恩

彭　賓（燕又江南松江人）

剡溪寄贈周方伯

峨峨憲府古諸侯公瑾風流未易儔梁苑文章勞夜寐薊門飛傳借前籌幾人能繼曹劉與獨我思隨許郭遊徒倚六橋尊酒盡何時携手共

遺民詩目錄

卷三

閻爾梅 字古古又字用卿徐州沛縣人孝廉[illegible]羅織幾瀕於死乎乃變妄亡去歷齊[illegible]燕塞被株連者數十百家時有不及[illegible]范孟博之歎著蹈東白耷山人兩集

傅鼎銓 字復菴江西撫州人進士官詹事與楊侍郎重熙稱同志

張炳璿 字儀昭陝西西安人崇禎朝致鹗不就鼎革後入山深隱

魏禧 字冰叔一字叔子江西寧都人文學隱居翠微峰取易字名堂以見志遊轍所至戶外之屨常滿請其文者側板以待一時頭爲驕蘇森見舉博學宏詞堅卻徵聘平生不願以文名終負志死於眞州著作等身盛行於世左傳經世一書猶爲創見妻謝氏聞訃十四日不食死

李[illegible] 字士[illegible]號[illegible]史揚州興化人貢士文定公五世孫有才名爲文奇板而詩甚超[illegible]乙酉後遯于禪具[illegible]老人欲授以杖拂辭不受惟寄興圍棊子國宋善詩文爲海內所傳誦

楊焯 字俊三吳縣人

余懷 字澹心一字廣霞號淨蒲福建莆田人江寧籍布衣讀書破萬卷倜儻風流交多賢豪隱居吳門徜徉支硎靈巖間著味外軒稿年八十餘吟詠不衰子賓碩以詩文淹博稱

魏憲 字惟度福建人選詩持行世

李實 字如石四川遂寧人進士官長洲令遭鼎革爲邑人所愛戴遂留吳中私謚貞文

卓發之 字左車號蓮旬浙江仁和籍瑞安人鄉試副車忠貞公諱敬六世孫淹博群書兼精內典著漉籬堂集盈尺猶傳經堂以延四方賢豪子人月孫天貢皆士林之望

吳騏 字日千華亭人閉戶讀書非其人不輕見

張養重 字虞山號娜菴淮安山陽人布衣俠骨文心叠有今譽晚年詩益豪品愈潔

劉道開 字非眼四川巴縣人孝廉王應熊督師于蜀以道開爲夔府教授遷監紀推官鼎革即隱年八十餘乃卒道開博悉百年典故晚年逃禪號了庵居士

徐波 字元歎吳縣人少與鍾譚友善究心內外典與孫中男發楞嚴旨趣情性如澄潭止水居落木庵斷炊絕粒靈岩退翁分鉢中餐以周之他有所遺不屑也著浪齋新舊詩

沈士柱 字崑銅號湯庵蕪湖人進士屢遇患難志終不撓著土室集常以楚屈原燕荊高齊田橫漢田疇自況

黃師先 一名徵之字波民原字帥先福建建陽人爲史公可法幕府上士才略王景略節義謝皋羽而詩筆妍麗又不類其人

葉縣襄 字聖野蘇州人其爲詩有見說發微天荒地沸之景

賈開宗 [illegible]

董樵 一名[illegible]再見

張明弼 字公亮號琴牧江南金壇人

韓純玉 字子蘧浙江歸安人

來蕃 字成夫浙江蕭山人文學來氏族甲地大蕃郡其軒冕獨居貧乏鶉衣百結每行遊書牽自攜納滿兩[illegible]嚴五石飽遇故人當意拱揖避道左語不當[illegible]去當與其徒縱談古今興廢得失及漢魏以來[illegible]文人物徵三晝夜及遇軒冕與不當意人[illegible]一語問之間亦不對以故値蕃者多[illegible]其語以示[illegible]否劾精六書爲文滋博頡[illegible]平[illegible]名節可道東漢人物蓋以自況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閻爾梅 用卿古古江南沛縣人 白耷山人稿

俠士行

丈夫感意氣不在贈黃金顏色稍輕薄千金猶

痛心

豪華非所難所難獨知巳不爲五侯生甘爲布衣死

採蓮曲

倩郎雙雙釵採蓮墜一枝釵墜何足惜恐使郎心疑

懷古

黃河來萬里滄海去朝宗經過溪泉處諸水俱率從與時爲盛衰喜怒看天風行人不敢渡舟子心忡忡沙渚聞笑言烟雨垂釣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視蛟龍

出都門往遊西山

岸高徑低沙塵聚亂風刺面如昏雨獸碑雜列朱欞間五侯墳沼藏花樹自晨至午人肩摩午後遊人無覓處村落旣稀烟火寂古寺破垣僧散去遠峯變色暗夕陽盜賊持兵走荒墓虎豺乘野亂奔林當道作威聲震怒鞭馬馬老委中途頑石滑蹄束其步二僕携書躡行緩相隔一里不相顧遙瞻斜嶺通白楊草根狼藉掩山路陟巔廻視來路封滿天明月收野霧

牧童曲

沙田種楊柳溪灣注秋水深村徑欲多烟蘿行人錯走蘆塘裏橋東酒家酒甕香農夫辛苦何曾嘗牧童摘瓜醉籬旁一路山歌驅[illegible]去飯牛巳肥醉不妨

漁父辭

一水涵千峯水平峯影微漁家坐孤村遙望天四圍白日見鷗鷺夜見螢火飛螢火飛來燒人衣問君白日何所歸峒山居者哭行者我自乘船君騎馬騎馬長途倦殺人何如采得西風蘋

中秋夜作 時同梁東川、龍賓錢君重黃若曾吳州生

惟秋爲氣苦相感輒成悲況處異鄉外又當多難時浮雲終自霽明月不吾欺移酌空階下長歌古別離

贈孟依之

好音無識者工瑟不如竽豈有渥中駿甘爲轅下駒寒星窺寶劍明月洗華琛試作移山解愚公未必愚

瞻盧贈馬果人叔姪恭示布菴茱史子

遠愿士

城市無餘地亭臺曲折生天於冬夜永月以歲寒明花鳥求新侶圖書載舊評此中須靜享不與世人爭

游太平菴 在三峯山北麓

探奇投僻路一往不知勞險砦無人住荒村有虎嗥石田收秬黍山稼剥胡桃柱杖東籬看千竿鳳尾高

宿白厓寺 寺在少華山下

碎磯埴鳥道環水帶螺紋嵐結千村雨松垂一樹雲圭驪峰暗護河渭影遥分歸鴈時時唳無人共我聞

別峪泉無數懸厓屋幾間經年爲客役此夕覺僧閒潭冷魚穿石風腥虎過山飯餘猶未暮早已閉松關

箭括 今名千尺橦華山極險

險光開一綫窄縫夾青天躡磴先妨膝扳厓側用肩木梯橦外補鐵綆井中懸怪石横如竇陰風直上穿

游泉林 泗水源也山名陪尾在古卞縣東五里

闕里秋光曉東行訪卞橋水𤄊丹幛尾山帶白雲腰佳卉紛如繡靈禽靜不囂石邊堪枕漱況復酒人招

村居 十五首選一

那管曾浮海巢谿不買山勞心天地苦寡慾性情閒南伐標銅柱西征想玉關豈如高尚者詩酒坐花間

題萬年少隰西草堂

素壁承蒹瓦朱欄紐石藤求羊三徑客詩酒六朝僧澤闊難窺岍山遥不辨層旅堂春綠曉餅食看魚罾

秋水堂前路塵封晝不開撫弦絶眞賞聞笛有餘哀花落焚桐館雲收戲馬臺黃泉無驛使誰說故人來

盧郡夏秋詩爲友人作

花間防菊虎池上伏魚鷹泥少差塡海山高誤

四

倚氷市多充隱客朝有嗽名僧未若松風外狂吟對一燈

村居雜咏 十九首選一

意氣能階禍江湖最忌名美人愁國色君子慎鄉評好爵崇三事明珠積百城蓋棺擕不去何用苦經營

清明答單臣素臣韓淑旅兼寄故鄉友人

趺坐如禪寂安知節候更偶因贈楊柳纔悟是清明宿草連海春山繞城遙憐桐竹發多少故人情

慰同難魏君重黃若會二子

秦客寶秦鏡楚人珍楚弓上天應悔禍君子勿貪功畱首行歌倦蘇門對嘯空莫傷時與數吾亦固吾窮

歌風臺

上得歌臺風滿天如聞筑擊十三絃還鄉高會山河動開國元音創守全重過屠門須鐵券親呼酒媪賜金錢西京樂府從玆始俯仰情深妙不傳

碭峰雲澤七峰藏泗水波澄發怪光屋上龍交生漢祖山中蛇斬應秦皇英雄原不羞貧賤歌舞何曾損帝王認取當年悲樂地蛩唫鳥語盡宮商

泗水亭陰列漢官營連桑梓共盤桓屠沽拜將親朋賀子弟封侯父老歡駐蹕不勞綿蕞禮圜鐏仍著竹皮冠軍多汲盡琉璃井無數繩痕泐石幹

荒臺徑可作離宮妙選良家百二童擊節三聲風響變傳觴十日酒壚空追談壯士訶龍媪漫對羣臣詎狗功雖與項王同泣下還將成敗決英雄

淮南振旅過香城衣繡云何肯夜行驅策羣雄三傑冠摧殘大敵五年平直開閣內星辰氣不啐山東酒色名娭罵亦看何等客腐儒原自使人輕

威加海内不言尊天子王侯醉里門昔假萬錢爭上座今提三尺定中原飛揚自寫眞人勢忼慷能招猛士魂莫與汾陰辭並奏秋風衰颯不堪論

汧罝草堂讀史詩

後漢書有扶風馬瑤隱汧山以兎罝爲事
學者稱馬牧先生余心好其人取以名堂

平沙疎樹曉曨曨披剪荊茅植桂桐郭泰辭徵
虛有道田疇抗節隱無終稽遲婚嫁愁經費顧
惜行藏恥送窮更考逸民刪作伴不須牛儈辱
牆東
炎天節序似秋冬果蔕先凋落葉重黄水半沉
官道柳白雲環鎖墓堂松江東王氣留司馬海
外神仙戲祖龍經戸無人聞見寡西林孤寺一
聲鐘
長夏烟村罨翠微良苗雨後湛新暉耰耬功須使
求田少遠害無妨結客稀東渚白蓮迎錫杖南
園黄鳥炫金衣仙溪路杳難重問流出桃花鴈
岸飛
潦注經旬苦未休嘉田濩落不成秋烟霞結侶
青鞵綻草莽稱臣白帽羞里社雲間歌兒𦬊湖
村霜老薦雞頭行將决意生山水何得宗生僅
卧遊
青山無價不須錢別業城西有薄田轅騎長鳴
思塞下韝鷹疾視出天邊三秋好雨來何暮萬
里中華去幾年絶幕犁庭非昔地盧溝橋側是
居延
東村一夕雨平塘風露蔵𪏭黍稻香魯鼓幾時
驅海鳥張星昨夜走天狼花間鐘出雙林寺田
上人過獨木梁懷古情深時有詠停雲何必減
柴桑
斗室蹣跚抱膝吟空堦露洗不弦琴歸雲度嶺
千峰走宿霧籠村四野沈吳苑美人歌白苧漢
廷廉吏作黄金誰能留得繁華住一夕枯霜葉
滿林
雨沐秋空月色嚴山河影入桂花奩良農帶索
晨于耜貧士挑燈夜織簾醉酒光如金掌露唫
詩味似水晶鹽悟來生死俱遊戲何用旁尋季
主占
百本梨桃水一灣茅茨新構兩三間舊家王謝
偏懷土多事巢由更買山孤卧始聞棲鳥亂野
居惟有種花閒西風蕭瑟無春夏鬢髮勞人夜
夜斑
閒閒持斧白雲阿棋未曾終已爛柯老去行吟
枯樹賦悲來起舞大風歌長門日暮佳人遠空

合年深提徑多豈不能辭貧賤客翛然無奈足
音何
桑田空處是蒹葭隔斷垂楊一徑斜架上春培
山藥豆牆陰秋種海棠花逋臣解劍酬漁父處
士揮錢付酒家讀史心傷鼂錯傳纔知文帝惜
長沙

答龔孝升

卧病霜巖枕藥籠嶕嶢歸路幾時平但期苟活
姑長往雖處窮途敢倒行夜靜江楓聞歎息秋
深山鬼瞰高明桃花滿岕無人到漁父初來笛
一聲
萬死餘生守敝籯母將休咎質君平家移橘子
枰中住人在梅花市裏行別有衣冠非近見疑
傳蹤迹故難明天高鴈度留空響遲和階前落
葉聲

春日寄懷王似鶴

朱絃縹緲憶雍丘送我西南放步遊山海有圖
非志怪離騷無處不悲秋春風灞上祠文帝臘
月隆中弔武侯常愛故人詩畫好歸函烟雨寄
滄洲

鬚眉嶽獄古沙門持鉢緣江采蕙蓀魚服是龍
誰肯信犢衣多蝨不堪捫光含合浦珠逃景血
漬荊山玉有痕底事回瞻青草路東樓昔者亦
王孫

觀虎丘祭厲壇者

初冬黑時具衣裳告朔喧闐傀儡場短簿簪花
儺厲鬼生公舉箸飯眞孃汙尊仍用先朝製血
食分霑故土香肸蠁豐融人吏散蕭蕭紅葉委
山塘

戊申人日

繁華速老是春天花極穠時落更先遐野有情
看拾翠封侯無相寫凌烟心悲晚景歌皆痛士
遇奇才恨亦憐我去君留仍暫事成功者退記
他年

戊申禊日詩

畚鍤平治紫陌新雨師先爲我清塵漁樵各有
傷心事天地常如中酒人大野蒼涼朱鴈度高
山巘業白雲鄰淮南席主江南客點綴離亭處
處春
城外城中兩色天山光籠絡上林先橋邊雲

千棚酒馬上風箏一綫烟花粉徒爲蜂蝶戲袨除安得鬼神憐雙松老矣吾佳友始自崇禎第一年

遊古代城望上谷雲中諸山

參合陂南接太行三關繚遶氣蒼涼漢家初建文皇帝魏國先封代郡王作疃池深雷欲躍磨笄峰冷血猶香武靈開創邊城遠當關陰山一路牆

東城懷古 史稱晉王李克用會阿保機於雲中之東城在桑乾河北岸大同府南六十里

晉王遼主會雲中遺迹沙南石井東在昔戰場成遇禮於今兵氣滿寒空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白豹黃狼隨處獵桑乾疊浪鼓西風

大同覽勝

岉堞嚴關戍角叢秦過萬里扼當中空山石馬祁皇隧古刹金鵰道武宮墩絶烽烟無主似田多稂莠不毛同今年旅舍秋分蚤赤塞黃雲鴈滿空

登七峰 大同西南四十五里

高峰南首秘精靈徵鑄通幽日影冥風入山皮吹綵簡雲穿石腹結黃庭搜神十寶重添記博物桑欽別著經獨立千尋憑檻看溼川如縷鴈門青

元夜題少林方大

元宵何處好春燈柑酒懷人睡未能樹裏月光纔漏影山間雲氣不分層北朝金布無雙寺東土花開第一僧鐘板沈沈方丈閉毘盧閣下積寒冰

嵩嶽廟有感

層層金碧想繁華廟貌山光盡數差松柏失時先落葉鬼神遭亂悉無家殘宮草際埋鴟吻廢閣堦前置兔罝何處道人稱鍊術請從灰燼認丹砂

西華橋風雪甚大主人出酒相留作此志之

古來文獻老中州義墓康陵次第遊負販繒人堪將相輟耕傭者笑王侯疲驢碎走氷前路凍鳥低飛雪上樓橋畔適逢魚酒社不須輕典鷫鸘裘

函谷關

隘谷斜登勢到天車無方軌騎單牽千尋青壁身旁夾萬里黃河足下漩范叔西來人不識田文東出吏猶眠長途雖倦還周覽石姥山飛百尺泉

錦室當年百寶陳遭逢離亂不成春爾來何速思名將我見猶憐痛美人白鳳亭墟玄草散青羊宮燬道經塵登高西望邛峽近轉眼銅山賞弄臣

題劍閣 亦曰劍門關

巉厓橫障井南天萬仞無堦一罅穿徧地頭顱生鬼火空村瓦礫絕人烟峰攢劍刃千將鑄壁鑿星文閣道懸形勝異常銜璧去庸才劉禪動誰憐

登峨眉山

中峰橋下東雙谿鬬浪銜沙震鼓鼙脊磴風搖攀鐵索頭厓石陷蹋藤梯憑虛似覺千山伏到頂全無一鳥啼銅瓦殿殘遺墨在建文壬午雪菴題

題昭烈廟

高皇世祖兩貽謀章武還從末路收自可王孫承帝統寧容國賊篡神州蠻方擴地曾名益蜀士談天直姓劉 秦宓答吳使張溫事 諸葛死忠譙死孝當時悔不斬譙周

閬中

葭嶺雲高梓樹濃閬州城對錦屏峰金牛入棧銘司馬石燕臨江祀伏龍絕世山川非耳目經年花鳥不秋冬大秦身毒曾通漢便道峨眉借一節

錦屏山

仲冬天氣似花朝巖壑犂茸翠未凋半截雲沈峰頂塔兩來船斷雨中橋漁村烏柳圍金橘僧舍香楠蔭鐵蕉地接番駹人習苦荒山紅葉女郎樵

臨邛至青城山看戲

曾聞蜀國四弦詩可補江南白紵辭村舍笙鐃喧蠶母江神婚嫁謁氷兒衰年不作題橋夢退步何須叱馭爲此去洞天尋道伴青城山下摒躑躅

題雲臺峰

山巔山麓異陰晴羣巘參差霧割平落鴈峰頭

雲萬丈飛魚嶺上月三更星潭水響金藂舞箭
筈風搖鐵鎖驚夷險何常人自取樵夫擔擔走
幢坪箭筈即千尺幢

山中荅友人

中原離亂歲云徂日日移家家漸無讀禮空山
人慘澹談兵半夜鬼揶揄郊居習獵分皃鷹卧
病加餐搖筆蕭鄙薄彈冠非志士花開攜酒宅
東隅

題大上方

意外山房鑿徑非夌空樓閣四無依闌珊鏽鎖
猱輕弄重疊璃燈蝠亂飛潭落水嫌成瀑布石
漂星者象支機藏經古塔僧年老循感神宗賜
紫衣

從皐蘭至抱罕即事皐蘭山在蘭州城南六里

皐蘭夜月聽鐃歌抱罕鳴濤下笋籮井度八星
躔白崎雍州三面阻黃河田家棹引孩兒水戍
士庭生寡婦莎將略從來西漢勝烏孫督護有
長羅

連雲棧

草涼山驛苦嵯峨千轉夌嶒古渡河日截東西
光剩半天餘前後影無多頑猨接掌垂空飲健
馬停蹄歇喘過怪絕谿峰驚未見畫圖難似奈
君何此蕭相追淮陰侯處
隘路環遮隔嶺招人呼二十四鞍轎花飛滿澗
秋風響泉注成江夜月潮王氣先隨亭長去山
靈不怪子房燒英雄過後無天險谷口零星處
士瓢此留侯燒棧處最險

重過兗州有感

亭長臺西舊酒徒疎狂名姓滿江湖常從世外
尋高蹈不避人間有畏途季札重來周樂散奚
斯一去魯宮蕪南樓極目誰同醉正月愁聽是
蟪蛄

七月望日登鎮朔樓

十丈飛甍鎮朔樓樞臣特簡控咽喉經營乃果荅
三千里鎖鑰燕雲二百秋火焰山煤燒黍谷海
陀潭水下蘆溝窮邊適值中元夜厲鬼他鄉哭
未休

答友人

海外生還九死餘老親未葬故踟躕決無世上
彈冠想徒有年來却聘書伏臘不關新晦朔湖

山還伴舊樵漁侍郎休問田園事先帝宮陵亦巳虛
漫說長安好僦居五雲臺下即穹廬誰無生死終難避各有行藏兩不如龔勝堅辭新室紱臧洪遲答故人書當時風雨雞鳴約二十年來豈盡虛

燕趙雜吟

麻衣桃杖出都門燕趙風光細討論上谷膏腴環督亢中山意氣感壺餐空羣騏驥賢人骨貫日虹霓刺客魂怪說蚩尤能霧戰塵高涿鹿晝黃昏

天平山

狻猊峰卓太行陰呂谷凌空幾萬尋日被巖遮藏戲鼠風從頂撲落飛禽前無路跡青霄閉下有泉聲白霧沉直出流沙橫嶺外漳河如線影涔涔

秦嶺

金牙關外列長陘脊與天文戴井星橫卧全收斜谷勢周看別續大荒經神禾春秀千原紫鬼草秋華萬壑青來去地痕都不見風烟遙隔雨冥冥

登崆峒山絕頂在禹州

昔聞軒帝訪崆峒今我登巔四望窮紅葉千林中嶽外黃河一縷太行東危巖倒結龍鬚檜絕壁孤懸鶴膝桐黙黙石梯潭水靜撲來香鼠貯衣籠

登大名城遠眺

衛漳淇澳滙元城想見唐時魏博營宰相有謀銷鎮變李絳事將軍無筭失牙兵羅紹威事河分舊跡圖難攷路扼中原勢必爭欲見南山何處見大伾峰秀午雲平

恒山

嶐嵷天半敞雲扉綰帶瓷渾繞翠微滑路偏逢坳石礙孤峰傑出衆山圍根蟠地外松如走棲挂厓邊寺欲飛北望龍城纔咫尺青青荒塚識明妃

登馬服山一名紫金山在邯鄲城北十五里有趙奢墓祠

紫金山頂石嶙峋斑駁巖花襲翠茵龍洞出雲連鵲穴狼溝飛水注熊津虞公三千客毛遂原非十九人說士謀臣何所用邯鄲賈豎早

三秦

重陽與胡天放吴姬望嵩三同賦

天涯一十八重陽歸到淮陰卽故鄉元亮采來盈把菊孟嘉髮去滿頭霜飛鴻有序成賓禮戲馬臺惜戰場看鶴尋花聊自適登高何必佩萸囊

杏追莊雜詠

星海滄江萬里游歸來更上採蓮舟青門瓜叟無名姓忌諱人前說故侯

劉君固攜琴見訪醉後贈之

鬏賓鐵響應黃鸝紈扇輕搖唱竹枝新曲向人翻舊譜野棠花下有紅兒

盧州見傳奇有史閣部勤王一闋感而志之

元戎親帥五諸侯不肯西征據上游今夜盧州燈下見還疑公未死揚州

題張元操別業 時同完白

一塞千峰亂躡開峩嵋瓦屋漫疑猜嶒崚不比連雲棧隨着神燈問路來

題余闕祠 闕元之淮西宣慰使爲陳友諒所攻血戰自刎追謚忠宣祠在安慶城東

樓船疾下水禽飛花浪渦漩太子磯死守七年經百戰孤軍終不樹降旗

蕪湖弔黃將軍

艨艟百隊鎖征雲帥纛風摧日色曛磯底靈螺呑戰血每逢陰雨哭將軍

游莫愁湖

欲採芙蓉近晚秋微醺斜倚望江樓人生都向愁中老誰解閒行問莫愁

宿州

徐南風景最蒼涼宿子城邊草更荒偏是我來新雨後山花村酒一齊香

贈蔣馭鹿

晉陵蔣馭鹿爲鎮國公所知公歿後馭鹿念之不置余悲其意而咏之

鐵嶺金臺夢一場朱門碧草影茫茫西風吹散梁園客獨有枚臯哭孝王

陶靖節墓

盧山西麓老松楸處士星高此一丘碑碣當頭題晉字其餘何事不千秋

登大梁鐵塔懷信陵君

鐵塔雲浮十二層梁山衰草結嚴氷英雄無過
高皇帝特過陳留祀信陵

傅鼎銓 字□養江西撫州人

過岑陽關

岑陽關外是吾鄉剩有殘雲帶夕陽慷慨身誰憐馬革吁嗟命自託羊腸悲看烟竹幽生泣憤觸溪流響欲狂敗將不堪歸故壘行路難歌哀且長

憶劒 甲申

陵社沉淪傷北極孤提一劒答君親丈夫有血終成碧痛灑青編照古人

岑副戎持扇索詩寫此示之

興亡底事發哀吟厲顯南天瘴霧深可識文山堪百世難爲弘範說丹心

憶謝疊山

血戰安仁敗不還潔身賣卜入閩關一朝絕粒甘溝瘠名在千秋第一班

廣信登舟

灑血登舟溫太眞如今舟繫一孤身因風遙向崖山祝願赴澄波伴宋臣

杜鵑

幾年帶血叫著天日暮春殘隨草烟不信歸家能語鶚化爲亡國苦啼鵑

張炳璿 侯昭陝西西安人

擬庭中有奇樹

垂楊交玉枝上有雙棲禽比翼刷文翰間關鳴和音駘蕩送珠箔因之感我心不栽嶧陽桐半死鑿徽金不賦錦官柏鵲蓋空千尋但願連理枏扶疎封慘慘鵜鶘特往來約我同心人朝夕藉其下寡寡嬌青春

癸未夏日即事感懷

租吏編鄉縣銀鐺滿署前囊頭人似鬼候比日如年宴已甘離井羈當苦鬻男寧官寧忍此無力可回天

兩月全無雨秋禾半已枯況當軍餉急無日不追呼剛了添丁欠旋催隔甲逋心頭肉已盡能復顧瞥膚

丙戌秋日趙秦樓衛幕過訪語及維揚事泫然感賦 三首選一

憶昔嶷嶷丱角冠安危國是能經看天河隻手

方爭挽易水三春已咽寒士雅中流空舉楫予卿北海漫加餐至今還想中天日垂照孤臣一寸丹

魏 禧 叔子冰叔江西寧都人

擬鍾建新婚詩 有序

楚昭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走既定將嫁之季芊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遂妻之

讒人食國封豕外訌荒荒夢澤載寢我王有鵷斯雛將飛其旁由于背戈我乃負行天意所知下臣何望惟君貞一嫣吶以降玉珮陸離華鐙皇皇親我容輝中心悽愴千秋萬歲以報君王

季芊答詩

在幼葦華實惟師保天意降謐乃在夢道王出取我子以襁褓肘足既接有覥禮守念子忠敬願言灑埽華鐙宛宛垂帶離離千秋萬歲與子無違

葉烈婦誄 烈婦姓謝氏為邑士葉芊妻

婦既烈止義從如水人智也生婦智也死

秋蟲五章 有序

甲乙之交大變三及予三言之已卧聽秋蟲慨然有賦

萬物欲秋有蟲啾啾或鳴在原曰秋曰秋人曰無然

或鳴在原祇不爾聽或鳴在巔帝不爾信帝曰眇爾蟲無知不念下民之無衣

我行四野秋風索索或吹其南或吹其北曰謀諸市欲以貿絲曰謀諸婦維此杼機維此杼機則已後時

維秋徂矣維冬居矣雱雱兩雪則載途矣民曰祈寒逝剝膚矣蟲則殂矣帝曰吁矣

詠史詩和李咸齋

自古大聖人身皆建奇蹟各各不雷同名與天地立曹瞞營四方郭李非所匹挐器還漢家伊周遜其德惜哉李天下不從老奴策

隱當為太公不當為伯夷捍地鈞渭水乃為西伯師德公處襄陽諸葛僑隆中既當都會地亦多豪傑從但使處孤僻時務安得通

走筆寄甘健齋轉呈張曲江明甫

甘子壁上詩慨然想見君有奇甘子避世東牆

下君數顧之何所爲其日示我一長篇上傳山西巡撫忠襄蔡公賢（公諱懋德號雲怡南直崑山人甲申死闖賊之難）後有論贊三百言睢陽之烈千古傳（公貽周遇吉書有此睢陽之烈語）張君傳如韓退之附載中軍應都司（應名時盛）凛凛南八好男兒方伯名與許遠齊（趙方伯諱建極罵賊不屈受逼死）更有寧武周將軍闔門戰死無孑遺感公貽書自憤發愧死賀蘭不出師（周名遇吉與妻俱宗古人城破手刃巨賊百十人身中數十鎗死其妻率家僮僅百人焚舍巷戰迄死無一降者）是時蔡公奉旨已解任力戰十日城破自經三立祠勞瘠身輕不得死時盛乃脫鐵甲加公衣歸家手殺子與妻再拜屍前經樹枝門皁厮養二十餘祠前樹下屍纍纍我同林子讀至是黙然無聲淚雨垂吏部曰公用人侵我吏臺省曰公儒者不可使國是日非士解體傳中一一詳其事乃知張君不獨愛忠臣能見大計有如此我翻案上書明季遺聞多删除林子拍案大叫絕何人今能爲此説甘子拱手君莫疑此亦張君之所爲朝出城西門甘子送我乘桴行江風颯颯吹白蘋石瀨迴薄濺衣巾悔于南豐不識君

金精行（有序）

逕口田民女張麗英好道年十五面發奇光常以紈扇爲鏡遂入金精山長沙王吴芮征閩粤還經此地聞而聘焉女使謂芮曰山有石室上通洞天若能穿之當相見也芮果使兵人以鐵鑿鑿穿之女方梳髪石上歎曰吾金星之精降治此山豈與人世事乎攬髮徘徊作石鼓之歌歌畢紫雲鬱起遂登天而去

長沙鐵甲屯逕口素帶花旌動楊柳玉驄斜駕七星車路上行人盡回首麗英家住此村落不愛鴛鴦愛猿鶴石苔爲髪蘿爲裳日采松枝煮丹藥鳥飛月落洞門開平明皁馬爭入來冉冉披髮出峰頂三軍悵立百花臺臺上日日雲波屬臺下年年春草緑風雨夜深山洞冥鐵鑿餘聲出空谷

早發華陽鎮

七月五日阻北風江頭白浪高於篷中秋夜泊華陽鎮琵琶琥珀聲瑽瑽月高雞啼天不曙官船吹金起擊鼓不聞江上人語聲惟聞滿江動

檣櫓北風漸軟江水平高帆一一出前汀估人利涉爭及時何能熟寢待天明披衣出艙我看月波黑天低光明滅夢中每愛放江船月落空江鳴鷓鴣

揖黃君

高郵城外水連天高郵城下齊泊船城裏有人持書至船上反側不成眠舟子三更起理楫送我獨上堤頭立五尺以外皆波瀾僕夫起月負我涉蘆中老父起呼稀問汝半夜欲何為逡巡借得檣外坐冷冷風露沾我衣身寒背倚溼蘆葦腹饑口嚼乾蓮子西頭之月不肯落東頭之日不肯起須臾人說開重門短衣垢面揖黃君

匀庭冬夜聞林舟之彈琴

悄然成獨立何處直鳴琴寒月不肯落遠山時有音松間白露下池上夜泉深曳杖還歸去蕭蕭風滿林

余有寒溪聞落木之句羅子為作畫復賦

左折西橋路東皐連翠微誰將一幅紙寫余心所思松下聞聲處溪前獨立時寒光看不盡日夕秋山知

靈巖雜詠

琴臺如髻繞烟鬟學得新聲手自彈七十二峰看不盡烟波純浸洞庭山西施琴臺縱望太湖湖中有七十二峰最勝者東西洞庭山

野草荒臺秋復春至今遺恨浣紗人應知越女傾吳國不比楊花覆白蘋後人每以西施太真並稱余謂西施越女有復讎之義與古今女寵亡人國者不同

李　瀚士翔籍史江南興化人

雨夜

積雨侵階滿茅堂可浴鷗妻孥十口聚燈燭五更愁朧麥春苗偃溪田水荇流野人思見日偶語立沙頭

懷艾山三十弟

英武小橋北龍津闊水東平蕪一以望春思兩無窮遠樹微烟外孤城細雨中何時天氣好放棹野花叢

春日雜詠

放目江村迥扁舟曲岸回絲絲牽弱藻隱隱度輕雷驚筍魚頻擲沾衣雨急催薄醪邀客醉莫放掌中杯

春夜書懷

村舍獨愁人寒牕坐一燈餘生同短燭世態更春氷避地思何往低頭愧未能長懷無限恨不覺淚沾巾

聞放梅上人至普潤菴同靈雨過訪

共訪梅公去行行就水干板橋秋漲没漁艇夕陽寛杖笠雲邊淨鬚眉竹下寒主僧不厭客雙薦紫菱盤

送顧叔向之湖南

七月揚舲去淒淒荆楚游江山仍接漢詞賦且依劉旅興桃源路鄉心明月樓鴈書衡嶺盡目斷九疑秋

十五夜立秋對月

暑氣收殘照高樓皓魄生金波圓靜夜銀漢近前楹露下一庭白天開萬里青愀然念江海幾處未休兵

光孝寺訪唐佛

傳聞古佛自唐朝與客尋游過板橋一徑莓苔寒瑟瑟千年燈火坐蕭蕭秦宮寂寞餘殘照晉苑淒涼賸野蒿何事空王遭浩劫尚留金碧未全消

秋懷

孤帆六月去悠悠忽報雙魚巳暮秋鴈影天長迷故國月明人醉在江樓芙蓉露冷烏衣巷楊柳烟横白鷺洲此地從來多勝蹟莫因舊恨起新愁

昔曾遊遍廣陵城落絮霑香緩緩行古渡橋頭吟折柳梅花嶺上聽新鶯誰家小婦拈笙坐吹徹高樓永夜情回首十年歌舞地可憐絃管只秋聲

爲尋蓮社到南郊普潤菴邊柳萬條攜手吳僧看落日傷心越地說前朝佳人拾翠游三竺韻士調絃醉六橋不識錢塘江上水近來添得幾層潮

傷春曲

池塘春草緑依依萬古愁魂喚不歸羨殺南來鴻鴈影月明天外一行飛

隔城三里水之涯中有秦人幾百家未許外來窺渡處至今不肯種桃花

十五夜同艾山弟對月有感

英武橋邊月似銀一天涼洗淨無塵可憐塞北

湘南路誰是憑闌看月人

象山王丈扇頭見徐山甫表兄偈有秋來黃葉滿江頭句用爲起韻口占一絕

秋來黃葉滿江頭萬頃蒼茫泛釣舟夜靜月明天一色不知何處下魚鉤

廣陵元夕

元夜揚州月正明琵琶絃索盡邊聲何人更唱陳隋調曲裏猶含故國情

珠箔高垂十二樓玉簫金管間箜篌回看四十年前事明月春風總是愁

楊焯 從三江南吳縣人

秣陵雜詠

城南臨眺處傳是雨花臺野曠層陰合山空積翠開吳雲連海動朔鴈晤江來坐覺烟霄外風聲戰角哀

橫塘堪戲馬馳道指牽牛結客過三市鳴鐘動五侯花翻桃葉渡人醉木蘭舟莫更看秋色風烟發旅愁

愁心吳苑客短鬢帝城邊二水孤帆外三山落日前翠屏江障夕碧樹海門烟歲月天涯晚音書易隔年

正學祠邊路沉吟木末亭雨飛垂薜荔臺古落丹青夜火歸遊騎寒城没曉星蒼蒼空霧裏應見哭青冥

余懷 澹心無懷福建莆田人 味外軒稿

同石苓登天寧塔

拔地插高標穹蒼接馳驟崔嵬削巽維峻極屹乾首金莖吐青蓮玉柱迴丹鷲烈風吹石門憑空怖飈牖傾耳奔雷霆天海相戰鬭瀛壺樹影懸洪濤擁川后羣山排芙蓉城堞錯如繡依稀一鈴語似欲驚鼉吼側聞楚禪師一碑誦一咒非經神力扶莫識坤輿厚我來拾百梯陟巔摘星斗摩娑龍女珠天花滿襟袖 塔成有龍獻珠天雨花之瑞也

游天寧觀楚石禪師衣鉢歌

天寧西齋有法寶一衣一鉢傳楚老大幅白氎領微襞細紋澗製工何巧國初貢自高麗王頒賜名僧古來少鉢形九寸髹以漆旁着四股相迴抱穿綴雕環貫以珠復以精銅冒莫杪中有波浪翻枕椰餘地黃金嵌香草二物收藏三百

年江花海月含文藻夏鼎商彝久淪落珠襦玉匣終難保萬事傷心空野烟對此茫茫色枯槁山谿鹿過鳴蘿鐘門外松花落如埽

拜于忠肅公墳

今古錢塘割昏曉江潮怒嚙英雄老松栢森森北斗低忠臣塚上無啼鳥隔湖月照鄂王墳淚灑兩朝冤少保憶昔景泰年間事隻手扶天助天討司馬門前鐵騎寒居庸城外欃槍埽誰知徐石爭奪門南内鐘鳴還大寳碧血淋漓濺西市青山白骨埋烟草靈旗晝展鼉鼓喧遺殿嵬峩萬花繞山鬼一脚不敢出始信忠魂獨縹緲我來拜公公豈知孤舟落日西陵道杜鵑叫罷行人稀銀濤白馬歸華表

宣德窰脂粉箱歌爲萊陽姜仲子賦

宣皇垂拱天下寧海晏河清休甲兵宫中雲門徹天響端冕凝旒俯鳳城君臣翰墨灑日月萬里山川朝帝京黄門紫禁烟花繞鐵馬銅龍轆轤曉宸筆曾圖韝上鷹兼工藻荇添魚鳥小爐精製金盤固匹紙流光玉膚好御墨甜香絶世無剔紅厰盒雕鏤巧成都宫扇展琉璃景德磁盌嵌珠寳官哥定汝皆名窰才人捧出盛仙桃天顔一笑愛美器容爾司空鎮上饒一缾一盌勝拱璧瑩白縹青映碧霄禽荒色荒俱有戒別館離宫無粉黛我觀此箱形象奇玲瓏閣道巒浮翠問名名曰脂粉箱金溝清泚銀花碎點雪辰遊五柞宫塗朱夜入雙蛾隊姜郎嗜古多收藏此箱價重堅金買自從海内風塵昏矢流王屋妖星孛奇珍半化赤土灰瓌寳全歸黑山帥殘脂賸粉滿長安斷研零琴市兒賣此箱完好手未觸獸錦囊包須韞櫝想見當年郅盛時上陽白髮蒙湯沐水嬉宴罷宴頭鵞六宫同享昇平福二百餘年時事變舞馬空嘶杜鵑哭野老何爲拜茂陵愁唱霓裳羽衣曲君不見柏梁高臺承露盤金銅仙人淚如瀉又不見灌嬰將軍祠上瓦一寸黄金土同價葯房藝圃比清閟玉軸牙籤鄴侯架秋水一池環草堂松風謖謖拔東牆哀時覽物三歎息請看宣窰脂粉箱

金陵雜感

六朝佳麗晚烟浮擘阮彈箏上酒樓小扇畫鸞乘霧去輕帆帶雨入江流山中夢冷依弘景湖

畔歌殘倚莫愁吴殿金釵梁院鼓楊花燕子共
悠悠

游弁山資福寺呈霞徵師

一片風篁擁翠微晚鐘初動白雲稀谿邊細草
薰游屐石上秋花點衲衣永夜松聲山鬼嘯諸
天梵唄鉢龍歸趙州茶熟人人醉卧聽空林木
葉飛

由畫溪經三箬至合溪

畫舫隨風入畫溪秋高天闊五峰低緑蘿僧院
孤烟外紅樹人家小閣西箬水長清魚可數篁
山將盡鳥空啼桃源不是無尋處楓葉紛紛路
轉迷
行到水窮雲又生谿橋重疊縠紋平荻蘆風起
飄漁網桑柘影稀聞犬聲樹杪船歸山市散灘
頭砧急夜燈明緑蓑青篛閒來往最喜無人問
姓名

登碧巖

拖條竹杖尋山去坐嘯高寒第一峰正喜野花
開蘚徑遠愁楓葉響霜鐘珠簾噴雪天常雨石
壁排空地有龍只待嬾殘煨芋熟柴門應見白
雲封

南鎮

雄鎮南天典秩宗廟門欹側對罏峰數聲黄鳥
啼修竹十里紅泉帶古松斷澗水枯堆木葉亂
山雲起削芙蓉烟横黛濕秋空晚曳杖迴帆聽
暮鐘

吼山

忽驚山影過帆前更展江湖極目天僧在别峰
雲縹緲客迷歸路水嬋娟魚穿九曲風燈亂葉
落千尋石磴懸共説此間堪避世不知疏鑿自
何年

題曹娥廟壁

漢安年代越江東江上靈旗映水宫五日屍浮
眞父子千秋血食女英雄船迎鼉鼓波濤緑殿
壓蛟門蠟炬紅一道殘陽催客去野猿沙鴈叫
秋風

登白塔長橋望鑑湖

我來十月鑑湖涼水鳥高飛豆葉黄百里風帆
動哀壑兩江烟樹起斜陽橋通宛轉波如雪人
在虚空鬢有霜廢圃荒林秋色老雲蘿山翠繞

衣裳

秋日郊居

柳岸飛魚沫蓮塘起雀風半牕虛夜螿一榻擁秋蟲江米傳新稻山花落晚紅逢迎青眼客憔悴白頭翁葵葉沾清露人歸戍鼓中

秋雪飄黄竹雙扉掩石汀山香迷野燒波影碎江星蛺蝶衣猶緑鷓鴣盞更青官橋吹玉笛鄉樹倚銀屏門外潮聲急攜壺坐小舲

陶菊手自種楚蘭人未鉏傾盃愁竹葉入饌喜江魚巖明窺花篳溪燈點梵書雲衫染棕笠松塵挂柴車漸與俗人遠漁樵能起予

上巳雨中看花作

棠花開盡又梨花燕子春波蹴尾斜何處繡簾彈錦瑟美人寒食又天涯

西陵詠古竹枝詞

岳墳玉環

隗家留得岳家墳寒食年年哭墓雲看取玉環叢九曲橋花如雪灑將軍（公遇害時獄卒隗順夜半負公尸潛瘞九曲叢祠以玉環殉焉橋識其處）

慶忌塔鐵棺

誤識要離死不難石潭風雨夜深寒塔邊啼鳥秋郊哭漁父何時見鐵棺（塔之下爲要離所葬非順風刺之死葬石潭每風雨盛時則鐵棺浮出）

閻妃功德院法堂鼓

竹院閒過緑到眉滿天松梵影參差六陵眞骨知何處留得閻妃一鼓皮（理宗爲閻妃建功德院望青樵採民不堪擾有人書法堂鼓皮以譏之）

玉泉箋

玉泉箋紙壓西湖宣祖風流絕代無記得曇超曾說法池魚五色照浮屠（曇超說法撫掌得泉泉左有石池産五色魚宣德間詔置白紙局以供上用）

麯院宫醸

白馬紅羊冷刼灰柳絲如線舞荒臺最憐南渡風流盡凋草松花埽不開（麯院在九里松旁宋南渡時取金沙泉水造麯以醸官酒）

吴門雜感

搔首紅闌七十橋鬬雞陂下草蕭蕭無端醉擊雷門鼓潛向花陰哭海潮

茂苑樓臺接五湖蓴絲菱片野雲孤烟波一櫂鴟夷子閒對西施話沼吴

魏　憲（惟度福清人　遂許拌）

楊白花

江上春風暖楊白花正開一從飄蕩離枝葉飛

入誰家去不來出門再望無顏色每憶楊花愁
似織憑對春風長寄語吹我楊花還舊處

宿白雲洞同金陵黃文中盱江吳星若

白雲留一宿同聽海潮音漁火空江亂鐘聲隔
院沉烟光浮半榻夜氣結層陰忽唳松間鶴能
清夢裏心

西湖春曉

十里寒塘路烟花一半醒晨鐘催落月宿火亂
稀星欹枕看湖白開窗喜與青笙歌方一歇鶯
囀柳洲汀

舟中早發

灘聲催短夢帆逐曉風斜嫩綠初歸柳新紅淺
著花宿烟籠水國殘火乞漁家回首山城裏淒
淒起遠笳

李　實　如石四川遂寧人

雜興

湖山有約又重來散木相逢未易才百丈吳山
分蝗垤千年湖水漾樓臺野橋寂寂荒苔合芳
草離離小徑開記取蒹葭蒼莽處扁舟攜伴溯
深洄

卓發之　蓮旬左車浙江仁和籍瑞安人　漉籬集

中元遊三潭同王孝先王去賢賦

不知三塔裏此夜月偏明淺草水同色微雲山
更清孤舟搖綠雪遠語亂春鶯似是烟波外猶
餘歌吹聲

月下江行有懷葉潛之吳遺民潘次魯
諸同社

遡水尋遐契江聲莫向東禽哀孤樹綠帆冷[illegible]
燈紅霜葉微千影寒流澹若空朝華非所擬遙
對月明中

同小遠龍眠道中

寒潮辭遠嶼翠黛尚依空澗藻思春碧汀花想
舊紅亂雲飛若霰墜石集如鴻何處尋投子支
筇問遠公

桃葉渡種花詩

風流千載憶蛾眉小立溪邊知為誰兩岸嬌嬈
羞粉黛一時簾箔盡低垂應憐艷冶沈金屋故
遺幽香映水湄只恐江頭頻錯認雲愁露泣濕
胭脂

同李太虛游牛首　癸未

揚帆巳自賦歸與偶念名山便駕車避暑以茲爲廣厦遣懷卽此作奇書迅鷹擊物當霜後渴驥奔泉向雨餘寄語世間諸鈍漢機前彈指莫踟蹰

別蕭伯良宜生

窮愁偏合任他鄉無那閒庭竹影涼酒興到今渾欲減人生如此亦堪傷山間宿雨春猶睡江上寒雲夜有香最是客心無可託中流又聽棹相將

秦淮竹枝詞

楚歌湘曲未須哀遙見燈船趁月開長笛叫雲簫咽水百千神女弄珠來

吳　騏 日千江南華亭人

塞下曲

固原城郭控西秦久戍今經二十春家在雒陽城下住經年不見洛陽人

使者乘軺出玉門詔持繒帛賜烏孫爲言侍子今無恙初在京師讀魯論

張養重 虞山柳冠江南山陽人

七里灘

七里灘何長亂石紛紜列四顧眼迷離旋行何盤躄直下巳復難況迴路轉折怪哉操舟兒雙手輕提挈風波頃刻定一去同電掣在險只尋常過險翻嗚咽悠悠對儔侶回指千堆雪

石鐘山逢談長益

石鐘山枕彭蠡口兩鐘對峙山絕陡滙合江湖在此間蛟螭日向山根走夜深恐懼泊舟人聲從石出如龍吼我來尋聲到石穴水激坎窾虛相受洪音細響非一狀大者如屋小盎斗一聲霹靂起蒼崖怪石崩雲壓我首操舟登岸來者誰京峴山中一老友他鄉老友邂逅奇攜手登峰倒尊酒

自困溪歷延平抵建寧雜咏

風吹博望槎白浪滾江沙纜走懸厓險舟穿亂石斜龍鐘垂澗竹躑躅映山花野泊無人境前林起暮鴉

不寐數嚴更危厓戍火明聞鵂春淚滴防虎夜心驚枕落高灘響篷懸密雨聲山川淒絕處魂斷劍州城

汀州道中

左顧潮陽右贛州新羅高據萬山頭畬猺接地蟠關隘烽火連天起戍樓日夜鄉心皆北向古今汀水獨南流可憐滿眼崎嶇路惟有青猿伴客愁

閩中秋興

海國樓船半寂寥夏門浯嶼莽蕭蕭百年廬舍埋荒草終日桑田上晚潮開府新聞回彩鷁投戈早已插金貂莫教諸將誇銅柱東望烽烟未盡消

出福寧城

歷徧閩南第幾州歲寒風雨出東甌平翻白浪兼天遠亂攪青山入海流眼底分明羅鳫宕日邊縹緲見琉球無端百折秦川水空繞茫茫萬古愁

閩江春暮懷古

金鎖江頭寂寞紅扣舷人倚落花風鵑啼日暮三山外猿嘯春深萬木中只好無諸成霸業何堪南宋作行宮翠華轉眼如流水芳草千年恨不窮

夜抵嚴州

歸舟風起暮蕭蕭黃葉山頭影亂飄五百灘高雙槳下二千里隔一身遥城樓畫鼓連雲暗江店殘燈帶雨棲此地虎狼兼盜賊不堪愁夢度長宵

板子磯

荻港東邊板子磯秋高日見雨霏霏荒城草長埋金鏃廢壘沙深卧鐵衣山上羣鴉迎客舞江邊孤鴈背人飛晚來風起波濤鬭疑是將軍戰馬歸

竹枝詞

蘄州竹簟涼于水黃陂葛巾細于紗晚來更挽高高髻喚買街頭水桂花

贈歌妓芳塵

才名老去歎誰知兩鬢如霜未遇時不意詞場三十載新詩今付與紅兒

劉道開 北眼四川巴縣人

亂後初至成都

錦城絲管地桑柘綠縱橫露下銅駝泣春歸杜宇驚相逢無故友獨坐愧餘生却訪支機石殷勤問舊盟

和費此度雜詩

聞說吾生亦有涯野人微尚在烟霞牆東便是王君宅谷口原宜鄭子家無事焚香常讀易有時汲水自烹茶柴門晝掩容誰叩只許風來埽落花

徐　波元歎江南吳縣人浪齋新舊詩

涼秋寄林茂之

不知何處別徒憶晤時顏野闊聞初就孤情倘遂閒浮名秋草没卜夢一舟閒來信非難寄新寒有客還

送浪泊山人還南屏

草色門前路歸期可奈何久留荒寺冷相與早梅過細雨貧交去春流人事多重游有我輩亦未歎蹉跎

宿弁山積善寺同周虛生作

雲峰終不近石路寺門前霜蔓懸瓜重風庭聚葉圓殘燈連曙鳥衆響入鳴泉愛此清虛夜與君得晏眠

沈士柱楊庵江南蕪湖人土室集

聞有長流之信擬出塞曲

子甫十三齡一女尚襁褓聞我將遠行啼哭徹昏曉向平畢婚嫁遊岳苦不早驅馳適異邦安問筋骨老搔首長白顛濯足鴨綠島一覽盡荒域黃塵吹未了

幼讀古人書穴居慕羲皇壯歲志封侯常欲親沙場行當投不毛辭我琺瑁牀旃裘習華風重裘而曲房卧則厚狐貉食則美椒薑鐵甲未半朝自言骨欲僵男兒習勞苦焉得辭遐荒

生平不射獵麋鹿隨我游入山復不深未聞虎豹愁今將棄詩書買刀繫馬頭筋力雖不強臂後矢可抽鴈雉宿高岡狐兔穴深丘將令飛走驚一洗諸生羞

次韻答嚴仍叔見贈兼示子超諸子

半世牢騷不好名著書兀兀老虞卿陰幽樹欲思蘐草晚節餐還許菊英韓愈送窮窮益甚江淹賦恨恨難平織簾更問垂簾者忠孝多君爲發明

偶欲作詩無題諸公戲以無題命賦遂作四首

瑤笙錦瑟舊歡場曾占温柔第一鄉老去頓成

彈指事憂來難覔斷腸方渡尋桃葉應多恨夢
到梨花别有香後閣每嗤王處仲英雄何損爲
情傷
曾醉旗亭唱白雲詩名傳遍石榴裙香奩集欲
窺韓相繡被歌還擁鄂君久向春風無誤曲未
虚夜月有迴文吏吾吟尚囚江左論誦微詞小
婦聞
落魄江湖又十年一生惟愛杜樊川玉臺咏半
紅箋寫金谷詩多翠袖傳莫付雪兒詞度曲花
同天女笑參禪美人今向離騷憶讀到更深淚
似泉
依依柳色映章臺憔悴君平手自栽燭影漫驚
同墮淚香心將見復燃灰閒情未卧陶潛節好
色曾譏宋玉才正氣歌成歌板斷剛腸莫浪作
柔猜

黄師先 更名敎之字汝民號 字師先福建建陽人

武夷卜桃源詩
停雲零雨感天涯卧看仙源萬樹花隣舍飯香
炊薏苡野人羹美煮芹芽傳書每倩司扉鶴押
字能驚沸沼蛙栽菊蓺桑吾事了石田空種芝

佚瓜
嵐光霞氣繞青林投榻松根抱膝吟飲澗野麋
歸洞晚隔花啼鳥語煙深交多豁友邀論釣社
結山家約會琴爲愛躬耕從避世遥遥沮溺是
同心

葉 襄 字聖野江南蘇州人

端午
金閶城非熏風緩萬户鱗層井烟滿笙歌燕舞
急芳辰小屋猶閒理絃管異時海甸多承平騶
虞仁洽王虎鳴石榴紅剩晶簾影茉莉香分蘸
筆清沙盆潭口山塘路羽葆霓旌競喧渡蛟龍
雰浪摇滄溟鼉鼓逢逢出雲霧牙檣錦纜繞江
洲珠翠氤氳畫樓幕捲乍呈金眺脱榜停伴
傾歡燕尾欲梳風長裙皓腕當牕舉晚霞殘市
整王搔頭十五盈盈美嬌女笑指隣舟共人語
草花忙嘉樹重陰蔭石場雜簇打毬垂紫袖醉
横騎馬隋紅韁涼州一曲音相續急管繁絲調
何促俄聞夭笙寂無聲湖上山青還草緑銀箭
銅壺夜方旦啼烏啞啞晨星爛艄頭小婦苦當
爐倦倚中厨客不散日照西堂卧初起又復相

遨随燕喜朝朝暮暮翻偹遊歲歲年年只如此樂往哀來事已睽腥風黷黷吹黄沙娼婦閣中閉寶瑟吳姬馬上弢琵琶濠水沉沉長蘆荻緑浪紅闌紛瓦礫清笳觱篥遍江津誰弔靈均向湘汨桂檝甍車盡馬塵虎丘松柏摧爲薪空道五絲能續命荒原落日餘青燐水咽山光天亦老昔日龍舟偃荻草紛紛邑里亂如麻富貴榮華豈長保閒尋舊事心茫然太平已往亂始萌惟有菖蒲好顔色依依垂碧臨階前

十二月念四日

洛蜀分爭日君王宵旰時内朝私鬭急河北捷書遲近輔連羣盜臨郊誓六師傷心殷浩輩一蹶竟難文

禹陵

寂寞塗山會蒼茫越海東星辰環斗極風雨壯幽宫玉帛當年盛衣冠萬祀同守珪嚴郡將佩玉列羣公畫廡莓苔碧陰廊薜荔紅岡巒迴日月棟宇鬬蛟龍窆石蟲書古穹碑鳥篆工泉源留儉德伊洛想神功配極尊河嶽憑高俯岱嵩千齡垂廟饗百谷儼朝宗

賈開宗 再見

歸村舍四首 選一

尚有丘園在蕪葭到壁茨熄山望野火畏夜聽茅鴟亂自無秣糗荒應斷肉糜鹿門妻子慰何用起愁咨

王雪蕉

維揚當日約戰伐起諸藩上馬憐岐路臨江送別樽兵戈三載事聚散故人論悵望遡淮北春寒暮雨昏

董[illegible]樵 一名[illegible] 再見

劉旅皇 半刺

臨江有節士東南延名譽黄金結客盡始卧華山廬四望藹阡眠川原何感紆大雅既淪喪吾子敦詩書作者皆辟易歎君楊馬餘良懷陸沉志北登九天衢贍彼呂梁豁魚鱉失其居嗟爾青雲器徘徊將焉如梅福逃吳市屈平泣三閭願比渤澥鳥刷羽在河渠子雖不得所真想或無沮

客瓜渚

雲暗千家嶺城高萬歲樓風生江滾滾心死眼

悠悠日落鳧鷖叫天寒斥堠愁兵戈吾亦在郡
覔鄭瓜州

丹葵

張明弼 字公亮號琴牧江南金壇人

盲風一夜度南荒衆草披靡盡欲狂東舍樀翁
爭化枳西郊麟子學啣轡野佤上對通天策羣
蟻高昇審雨堂獨有丹葵心不改常從黑月望
曦陽

韓純玉 字子蘧浙江歸安人

煮笋有作

棲賢竹箭宜實與笆棘異薪翁託恒產舉族謀
厥利千畝千戶侯尊莽容于蝟原大利則饒莫
恤峯嵐碎今春笋較繁山家目爲瑞雷聲陽殷
殷凌晨䠶剸剸不脛走四方兩月猶不賈吾獨
掌其成剝食嘗滿器蒯泉煮弱箭登俎止一沸
觀頤無拂經甘節有餘味豈不念岡陵聊以快
我意在山姑言山此外焉所計

冬日閑居

天地氣始合炊煙下爲雲連山雪初礜聽久絕
不聞羣生偶焉聚糾結如止雖冬〻春忽代謝靜
爍相爲君人緣遠難盡得已聊自欣誰能躋塵
邑千載徇空文

來蕃 成夫浙江蕭山人

板蕩

板蕩崇禎末遺賢尚有人登朝常掣肘抗疏敢
危身九廟精靈格三邊涕淚新時危不可捄西
北望烟塵

伏枕蒼江上貧家獨樹幽巷留千里駕客共百
年憂晚秋垂寒水秋瓜蔓故丘江山已殊異徒
傍望京樓

抱膝深懷古幽居可奈何高原千嶂合迴岸一
帆過羌部初移帳王臣尚枕戈江城車馬客夜
夜擁笙歌

莽莽滄溟闊天涯道路通野塘生白草山驛落
丹楓水漲穹廬徙星流殿帳空萬方俱轉餉垂
淚滿江東

野園秋水曲村徑寠人情黃菊開孤嶼青山遶
廢城老宜驅犢往貧擬賣魚生尚識前朝事垂
紳際聖明

遺民詩目錄

卷四

錢澄之 原名秉鐙字飲光桐城人甲申變後藩奸耶柄國羣小附之濁亂朝政而爲之鬼者其鄉人也公以夙負盛名之士慷慨好持正論與鄉人仇及其得志修報復亡命走浙閩又自閩入粵崎嶇絕徼數從鋒鏑文持名義所至輒有可紀的猶歸老田間著有易學詩學莊屈合詁及諸詩文皆根極理要而旨趣一歸自然

湯來賀 字揚庵江西南豐人進士揚州司李擢祠部累官貴顯後隱白鹿洞講學從遊者甚衆

葛一龍 字震甫吳縣人詩成一家言

胡介 字彥遠浙江錢塘人抗節自尚讀書好古詩能闢闢生面

王貴一 字象山揚州興化人文學好禪愛潔曠達自喜二子仲儒叔儒俱能詩著名海內

沈士尊 字天士蕪湖人文學與其兄士柱同志著頤庵集

李沛 字平子揚州興化人文學善詩工書法好負氣人不如其意輒叱之所著有平春詩集

戴重 字敬夫號河村和州人貢士官浙江司李被劉歸和含山諸生張不二絕命辭有只有青天尚可看之句不二乃聞國變餓七日死者同學張自烈稾田爲刻河村集

涂大酉 字次山江西南昌人

張彥之 字兆侯華亭人著古文辭詩若干卷行世

苗君稷 字焦冥一字亦部北直永平人隱黃冠

陸圻 字麗京浙江錢塘人文學具英雄肝膈辭家不知所之

劉養貞 字念衡四川大邑人進士官郎中魯殿張縉彥于逆烈皇帝崩薦大夫之人稱劉孝子

錢穀 字子璧一字後江華亭人

胡玉昆 字元潤江寧人著栗園稿善畫蘭竹

謝文洊 字秋水江西南豐人與易堂諸子昌明聖學世稱名儒

周岐 字農父號需菴貢士大司馬馮公元颺特疏薦參宣督孫少司馬軍事隨授河南開封府推官相國史公開閣淮揚又以命淨參軍務國變歸里以所居古傍餘址築土室終老

郝明龍 字雲江都人其父忠節公領桂房縣事值寇氛孔熾萬山洶洶成危城當事皆議撫議剿卒無成効忠節公遂指出血書凡七上不聽事潰竟爲封疆死明龍走數千里長途呼號闕庭爵卹忠節公得旌卹優與授明龍蔭生乙酉後隱居著書年九十餘悲憤胸臆時見詩章一門忠孝可以風世

李景福 字榆嚴揚州興化人原名遷文定公五世孫崇禎甲申年未弱冠即補句容學博士弟子員丙戌學使者嚴檄促試以死辭不赴隱居教授

羅萬象 字光大號訒庵江西南昌人進士爲天長宰有賢聲壬午歲召天下有司廷奏拜官諫垣甲申後逃禪號慈道人著詩有浄悅游草隱草近草

黃宗羲 再見

胡香昊 號芋莊武進人徽州籍布衣素於詩酒不求聞達四壁蕭然泊如也

姚佺 字仙期紹興人江都籍生平以振興風雅爲已任著述多眷之感

遺民詩卷第四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錢澄之 原名秉鐙飲光江南桐城人 田間集

讀曲歌 為左子直作

吳中出細布匹短幅大闊不中裁儂衫縫衣與郎著解一邊調爺孃傳小曲儂能度郎勿按拍板幾番教儂誤解二郎好白晝眠上牀推不醒旁人錯相疑只怪就儂寢解三郎喜出門去望郎畏人知暗中布方局郎自不解期解四郎性不飲酒雅好捉鼻吟蓮子種成藕絲絲有苦心解五黃蘗當門生爲郎作籬落終日彈七絃聽取苦中樂解六

薄命曲 為張嵩青載花船作

妾家住金陵姊妹良家子身如金錢花被人作錢使解一車過秦關去知充後房姬嚙臂謝阿母低頭事諸姨解二君家庭廣廣多植合歡樹但得爲人憐不恨爲人誤解三阿母舍女歸泣涕終夜語養蠶餵黃蘗腹内絲絲苦解四脫釧要阿母妹勿別與人諒爲人小婦寧有姊情親解五弋人坐磐石野鴨飛滿塘蒲弓不在手一獲兩鴛鴦解六郎載阿妹行荔枝得飽食妹勿食荔奴嗔他生在側解七妹宿羅浮旁姊在秦華頂夢中擲梨花與郎同哭醒解八夢醒促郎歸妹來姊不見幃前出皓腕念姊臂上釧解九郎採芙蓉花花葉大如船儂自乘船去郎心空見憐解十

倣淵明歸鳥詩四章

翩翩者鳥及暮言歸豈無他樹戀此舊枝延頸夜鳴其聲孔悲吁既歸矣曷云悲矣

翩翩者羽遠集昆岡百鳥于從以翱以翔衡飈駭散相失一方邈哉天路中阻且長

我之獨處念我儔侶抗志於霄載扇其羽未雲焉乘不風曷舉矰弋之施干誰之所

陰陰者木有森其條衆鳥萃止鳴聲交交言求我友言構我巢敬之信之于焉逍遙

田園雜詩

夙昔慕躬耕所樂山澤居憂患驅我遠常恐此志虛十年一言歸舊宅已焚如嗟我昆與弟茅茨倚廢墟徘徊靡所栖還結田中廬結廬雖不廣牀席容有餘牀上何所有一二古人書熒熒陂上麥青青畦間蔬日入開我卷日出把我鉏

仲春遘時雨既雨旋亦晴百草吐生意衆鳥喧

新聲紛紛羣動出各各有其營孰是形骸具而懷安居情秉耒赴田皐叱牛出柴荊耒耜非素習用力多不精老農憫我拙解軛爲我耕教以駕馭法使我牛肯行置酒謝老農願言俟秋成一春勤稼穡草木荒東園今晨始芟刈逝將除其根良苗常恐短惡草常苦繁腰斧伐荊棘用以衛籬藩荊棘傷我手淋漓手中痕手傷不足道籬弱何以存家人挈酒至滿斟在瓦盆勸我飮一醉頹然卧前軒前軒無人來春風開我門雞鳴識夜旦鳥鳴識天時東皐人有聲我起毋殘遲攬衣出門早且復驅其兒黃犢初教成我鉏子則犁犁鉏豈不苦衣食道在玆道傍一老父蹔憩前致辭言兒筋力薄稼穡非所宜詩書雖不尊猶是祖父遺如何舍素業自甘辛苦爲多謝老父意此意君未知呼兒且飯牛吾去燒東菑

在昔江村田貧者纔數畝父老能力耕子弟無游手春秋聚比鄰半爲垂白叟泥飮不能歸往往卧路口自經喪亂來此會散已久今年更作社四鄰能來否社公猶有神鄰翁亦有後呼兒牧雞豚命嫗釀新酒豈惟祖德存抑使風俗厚回頭語子孫世世毋相負

今晨放犬牛水田調生犢稺子原上呼有客訪茅屋田烏噪正喧招手去何速念此爲誰歟有馬又有僕舍耕還入門友誼素云篤田潦濕我衣泥塗霑我足且爲解襏襫易我揖讓服故人持不聽訶我未免俗呼兒出草堂敕廚炊脫粟我去送牛來今夜留客宿

駕牛東皐上有客問我經我牛依田轉客亦隨我行請問大易旨此理不易聽乾卦冠潛龍遯世去其名奇門稱遁甲遁能役九星祇玆无首義可農亦可兵八卦周天轉六位以時成時哉不可背亦豈容將迎朝爲輦上客夕爲隴上耕斯義如轉圜指出子應聆顧客且安坐吾牛不肯停

東園有嘉樹開花照昏曉一爲葛藟縈遂使枝條槁枝條旣以盡葛藟縈未了我欲解其纏轇轕死相抱念此不能除斬斷乃爲好斬藤樹亦傷藤去樹以保今晨心目曠宿穢淨如埽樂哉嘉樹柯且復惜其老寄言種樹人此物去宜早

晨興理園圃有蟲齧我蔬根株既傷損枝葉還蕭疎我心不忍殺棄之臨路隅棄巳還復出此豈能盡除況且擾鄰畦彼蔬亦何辜念當護此生慨焉揮鍬鉏遂令害苗物戮盡無復餘借問好生人此義將焉如

鄰舍有老叟念我終歲勞日中挈壺榼餉我于南皐釋耒就草坐斟出盡濁醪老叟自喜飲三杯興亦豪縱談三國事大罵孫與曹呂蒙尤切齒恨不揮以刀惜哉諸葛亮六出計猶高身殞功不就言之氣鬱陶嗟此異代憤叟毋太牢騷

屋上春鳩鳴田家穀始播時雨催我還倚鍤檐前坐牧童去未歸雨聲聽漸大時雨豈不嘉所慮老牛餓自往喚牧童牽牛入闌卧我牛既以來我鍤行須荷田疇及時治況復雨初過亦知冒雨寒爲農焉敢惰

聆聆水中蛙謷謷隴上烏土膏一以動各有口腹需田婦饁我飯承筐置路隅顚頷者誰子似是久餓夫問之不肯對但指形容枯我腹豈不枵畏其委溝渠撥飯與之食傾筐無復餘飯巳長跪謝此恩漂母逾我實憫子飢寧爲千金圖揮之使速去毋用長者誣

春天不久晴衣垢及時澣身上何所著敝襦及骭短家人念我寒一杯爲斟滿酒滿不可多農事不可緩奮身田野間襟帶忽以散乃知四體動無衣亦自暖君看狐貉溫轉使腰肢嬾

東家事詩書西舍勤稼穡本意在謀生所期各有得君看西舍翁男耕女能織娶婦旣以勤生子又得力焉知翁室豐今年大召客割鷄秋極肥出酒濃如漆可憐東家子終歲不飽食夜愁兒女啼晝愁租賦逼天寒四壁空相見無顏色從此誡子孫決志耕不惑

魯國有一士中年不蓄妻有酒惟孤斟有牀祇獨栖將旦候雞鳴入夜聽烏啼三冬布衾單暖氣無一絲況復失中饋長苦渴與飢飢渴豈不苦所得良自知在世多不便去之甘如飴常恐懷其安一旦不肯離不離可奈何吾其無此迷

上士守其中下士勞其形晝作形以憊夕息神亦寧放身草間卧一卧不得醒豈惟舒我體亦以忘吾情春耕思有雨秋穫思有晴終年旱潦憂常恐秋無成秋成聽諸天而我胡營營我情

豈忌歎庶無他妄生
人生會有盡行止非自由止亦不可趣行亦不可留如何柴桑叟汲汲爲此憂終年痛飲酒冀以忘其愁吾身聽物化化及事則休當其未化時焉能棄所謀有子亦須教有田亦望收天心與人事何息不周流我不離世間而願與天游焉能外親戚視之同聚漚乃知黃老書不如孔與周

雞鳴

冬至已過半夜偏長愁人不眠獨在牀寒雞擁翰不肯叫老鵰得氣山頭嘯山頭有虎伺人行倀鬼騎虎學雞鳴雞在牆根鼓兩翅欲鳴不鳴時未至村南村北聞犬喧雞未三唱勿出門牕前山鬼太無賴低頭樹下學人拜遙遙古寺打鐘聲一聲一拜聲聲驚雞鳴一聲天下白千狀萬態從此滅

老驢行

老翁住山出無車往來惟乘長耳驢往昔爲驢今爲蹇村前村後去不遠遠去十里輒傷蹄有時天陰陷在泥卽今收放復誰管驢耳雖長尾漸短夜半槽邊聞驢鳴誰其起者白頭兒可憐驢老爲人棄獨有老兒把火喂老兒喂驢不自騎與兒騎去嫌驢遲驢歸遲兮兒起早牽在雨中食細草

穫稻詞

女蹋碓兒埽倉我家今日稻登場穫稻上場打稻畢拂還租稻叉手立往時入倉纔輸官今年只在場上看晚禾乾死田無稾又下官符催馬草買草納官官不收千堆萬堆城南頭風吹雨打爛欲盡餓殺闌中子母牛

孤鴈篇

北風吹鴈孤飛遲日暮失羣鳴且悲羽翮鎩頳天涯遠同侶被傷身獨免往時塞上矰繳多如今江湖遍網羅網羅遍張飛不得茫茫四海難求食江空歲晚稻粱微水淺魚鰕處處肥漁人打魚不打鳥汝但飲啄毋驚擾雲中時有征鴻聲聞之勿起翻飛情勸汝勿羨雲中翼雲中之禽身不測

捕魚歌

長河水退疾如箭江魚上水只一綫土人關魚亦擇日織竹爲梁罟同窞水口有梁魚早驚大

魚小魚湧來爭大魚奮鬐向空擲去江咫尺出不得鯉魚信是非凡鱗騰空躍過眞有神小魚無神枉自急依倚大魚頭戢戢聽得水響皆回頭水聲亦是灘上流灘上細流旋已汔諒汝終是池中物

清晨打魚魚網齊人多水淺水爲泥大魚入網歸漁戶小魚亦聽村人捕風寒如刀人不覺一半無罾空手捉捉得鯉魚已在手手滑旋爲他人有物物有主爭不得此魚非汝口中食媼強不動灘上鱗灘邊挺叉先有人往來搜括狗汰盡留有細族水中剩水中之魚亦善藏明年出水三尺長

三一上人雪竹歌

長鬚上人髮盡禿與我共棲江頭屋今晨洗硯向江流爲我開牕寫雪竹竹竿著雪爭低垂拂檻無聲相亞枝葉上離離雪不動普天凍合無風吹竹下嵬峨千年石雪光照耀同一白雙眼迷茫認不清森森冷氣逼相迫上人畫雪果奇絕淺深遠近能分別揮毫潑墨煙雲流墨不到處卽爲雪上人胸無一點塵竹石爲骨雪爲神本來無限蕭疎意筆下淋漓寫向人旁觀嘖嘖皆稱善那知君自呈生面別後攜歸挂草堂與君千里常相見

孤螢篇

江村六月夜將秋乍有乍無螢火流初出井闌飛不起漸尋檐戶去還留去留不定隨風度忽上簾旌脈脈駐弄影疑窺竹裏星含情似少草間露草間露少光不融却憶當年爛熳叢讀書共映匡生卷照院同輝隋帝宮祇今寂寞自明滅耿耿丹衷應有血熠熠何曾借壁光淒涼不肯因人熱莫笑孤螢燄最微穿簾入幙有光輝能臨錦軸窺銀字還拂瑤琴見玉徽牕裏佳人發長歎空房獨有孤螢伴凝輝不受烈風飄亮節偏於陰雨燦可憐螢火腐草生自開自閤本無情夜深燈暗天昏黑猶賴孤螢一點明

燕巢行

燕子飛來繞人屋屋裏檐前看不足幾回尋得屋可棲却向春田銜新泥春來雨多泥嫌濕燕子巢成梁上立傍人相賀燕有巢豈知心爲黃口勞黃口在巢燕飛去時時得食銜來哺長得

雛成能學飛燕子辭巢何處歸丁寧向雛如有訴明年記取舊巢處明年雛燕堂前見人猶認是銜泥燕舊燕營巢新燕補勿負巢邊燕子語

水夫謡

水夫住在長江邊年年捉送裝兵船上水下水不記數但見船來點夫去十家門派一夫行生死向前無怨聲衣中何有苦搜索身無錢使夜當縛遭他鞭撻無完膚行遲還用刀箭驅掣刀在腰箭在手人命賤同豕與狗射死紛紛滿路尸那敢問人死者誰爺孃養汝纔得力送汝出門倚門泣腐肉已充烏鳶飢家家猶望水夫歸

乞兒行

乞食兒勿求飽如今惟有乞兒好富人有糧貧有丁羨爾不聞追呼聲鄉里小民難到縣羨爾不見縣官面官家賦稅多如麻汝徒只稅籃中蛇君不見富家翁朝防吏人夜防賊通宵有眼合不得籃中蛇去值幾錢草堆一夜齁齁眠

捉船行

縣裏今年大捉船有船不近長江邊往時繫纜閘江口如今橫艦截江守峨峨大艑載官鹺官不放行可奈何捉船到官候糧久可憐無糧燒船走男兒生計亦無窮何苦老在波濤中從今應與江神別此生誓不理篙檝閒得一夜心不休明朝替人駕小舟

雞將雛

田家養雞秋不收時時鼓翅土中搜土中何有時搜得螻向雛前看雛拾蚯蚓啄出雛且驚銜去故引雛來爭可憐粒粒送黃口觜距雖勤咽得否天寒柵壞雨中伏喔喔呼雛腋下宿蒼鷹欲下雛亂藏護雛與鬭爲鷹傷雛漸長成東西去母子相遭不相顧母心戀雛逐不休被雛啄傷始回頭

搏虎行

勸君有山讓虎住慎勿搏虎動虎怒虎欲住山可奈何搏虎不中傷人多世人但言猛虎虐我在山中笑人弱夜到官符召獵師獵師寸鐵不曾持仰期虎穴不日埽縱火乘風殊草草居人防虎結伴行見虎上山攘臂爭攘臂爭功爲虎死那知端坐巖穴裏火勢逼虎虎心驚躍出深林作吼聲獵師辟易火亦滅山頭火光猶未歇

山頭之火隨風吹近處人散遠不知君不見獵
師既去虎歸穴山前山後新滴血

空倉雀

空倉雀何不只在空倉住朝朝飛上田頭樹田
頭樹多站滿枝東西跳踉偷眼窺禾稻乾死稻
無粒汝縱下田不得食滿地蓬蒿亦生子何不
飛入蓬蒿裏覻我穀種曬場邊食之荒我明年
田稗子持竿滿場逐飛飛又上人家屋屋欲穿
天且雨今年無草何以補官倉自有雀鼠糧何
難飽食充汝腸空倉雀不如但學倉中鼠日竊
官粟誰詈汝

泥鰍行

人家堂坳水不乾疑有怪物水中蟠田蛙無聲
蚯蚓蹢爭傳此物頭有角老巫見之禮最恭云
是洞庭行雨龍作法燒符請龍子雷火滿空龍
不起不如蜥蜴徑寸身亂打雪雹猶有神傍人
還恐變化去那知藏在泥深處汲水取泥投江
流蜿蜒乃是泥中鰍泥中鰍何足怪空使老巫
朝夕拜

湖孰種菜歌

金陵城東湖孰村中有隱者開平孫通侯甲第
今已矣意氣豪華無復存開平去今凡幾代五
王之後惟君在往昔爭言青門瓜如今獨數湖
孰菜問誰種菜滿畦新一家生計只三人終歲
把鉏菜畦裏婦能炊飯兒負薪爲君婦亦太辛
苦嬌貴當年難比數翟珈賜出小侯妻珠翠裏
成上公女都人猶記嫁時裝如雲妾媵爛生光
臺前照鏡輪梳髻架上熏衣派管香一朝散去
竟何有相對惟餘雙白首早從府内厭笙歌還
向村中操井臼村中井臼倚柴扉賣菜還愁終
歲飢夜長不肯燃薪坐十指侵寒綻故衣東川
子孫公主裔妻孥行汲心常媿聞說君婦盡傷
情無心更擬求奴婢

胡星卿茅屋歌

白鷺洲接大江濆牧馬兒來動成羣先生避世
何處去合家住近公主墳茅屋三間倚墳腳門
戶欹斜草繩縛籬外時聞樵婦喧樹下每有漁
船泊先生田無一石租餬口祇賴青囊書（星卿精堪輿術）
春深婦子競鉏菜水落弟兄公養魚可憐茅屋
多年破五柳陰中留客坐風雨淹旬不出門先

生高卧擧家餓先生本是公主孫當年駙馬最承恩馴象門西起府第至今基址宛然存府基荒去墳園冷細竹寒花空滿嶺洗菜猶傳金水橋灌畦爭汲琉璃井東川戰功晚始酬駙馬還掌少主僾靖難師來家巳破子孫旋失東川侯奪爵猶加主國號上書乞恩無不報下降聞在高帝年問安尚覲英宗詔詔書累朝墨有光龍箋寶篆枕中藏主家法物一朝盡樸素惟留駙馬牀駙馬之牀樸如此想見國初俗不侈當時賜出椒房宮如今鎖在茅屋裏茅屋相看幾度春終年抱膝不知貧叩門半是先朝爵失路時憐帝室親先朝帝室復誰在茅屋棲遲人勿怪君不見開平王後懷遠侯妻子負薪身種菜

樂易堂落成 選二

傍墓三間室還家十載情投閒非避世鍵戶且偷生身老居宜煖眼昏牕欲明西偏虛斗室住我白頭兄

清淨同僧舍吾名樂易堂羲經爲貝葉神主代空王粥飯時鳴磬晨昏每炷香琉璃通夕點一樣佛燈光

田間雜詩 選六

農事吾曾學園林況可栖犢需三社教田過九天犁雪少春無雨霜濃晴有泥麥苗先後種出巳一時齊

茅茨松竹裏編棘偶爲園水落旋成徑烟孤不入村老惟能讓事躁未免多言薄俗眞難見吾生合閉門

小港通江路到門祇見山客因迂道少身以背時閒藥物慵能損酒錢零易還生涯一字訣惟學子瞻壓

野外閑門早窮冬似不寧夜長鐺火慢天黑燈燈青兒語嫗能省鼠行狸會聽偶然思小飲巳覆掌中餅

世界窮如此吾徒更可知兒愁催稅吏孫失授經師飯少煩春細爐寒勸起遲問年纔五十底事髩成絲

長夜不能寐多年祇獨栖心全爲易耗時復著詩迷鴟嘯常疑鬼兒啼直准雞放閒無別法惟有醉如泥

病中述懷

吾志亦殊小天心胡太慳所求竹數箇爲構屋三間雅願頻年縮閒情一病刪竟無安隱處只合返家山

不寐

客被何曾煖霜嚴好是晴雞寒啼費力鼠黠睛無聲殘月曉纔上野更遠不清通宵求合眼多是近天明

梅花詩 選三

春信眇無緒荒烟空滿林偶然臨水見魋娓偏山尋地識氷霜意誰窺天地心歲寒同調少惟許老僧吟

何處花先放向南三兩村未春天似夢徹夜月無言且喜昏鴉散毋嫌翠羽喧衆芳久寂寞賴汝照乾坤

離離壓殘雪脉脉照溪濱一任夜無月何妨天不春芳華憑俗賞風味與誰親祇覺閉門後徘徊似有人

夏日園居雜詩 選三

共羨炎蒸日吾家萬樹中巷涼微有氣午熱轉因風睡賴看書引吟惟卽景工小船常入市河路幾時通

總無身外物斗室卽堪容檐鬪新來雀窓吟欲出蠹酒移旋變味茶盡吝開封最愛湖心菜兒童日采供

睡法今年得柴門向午開牽蘿上老樹留棘尾天梅死友夢中見游僧嶺外來 僧文如言林樹本身後事 漫言湖海事吾志已成灰

雞冠花

紛敷籬下物爛熳夕陽中長夜應難叫危冠空自雄已知形似木底事祝需翁對爾驚秋盡寧輸報曉功

同奏公梅士舍弟食蟹有感

憶昔江村樂持螯意悃然晨買當閘口夜火點江邊落水纔輸課經霜始論錢弟兄輪作麪此事十餘年

客和門寓十王寺雜詠 一名悟法寺

城南悟法寺臺殿敞溪邊俗儉偏貪佛僧賢欲改禪春喧臨水碓篙曲上灘船頗羨村翁古衣冠似漢年

經旬不出市草色滿庭荒破院埋雙塔長廊閉

十王香田常住累佛事一秋忙好接諸方衆尋師坐道場

無事尋人語閒談每夜深土風崇鬼教梵唱雜伶音諧俗老來態悔遊病後心所嗟詩思澁得句費沉吟

茶棚閒寓目來往閱行舟日落渡難待灘平纜早收烏知施食集魚恃放生浮窄堵溪流隔常思到上頭

吴城阻風 十首選一

湖落墟初出舟航集市門邊商人盡譲楚客語多喧曲巷穿山徑巖牆上水痕令公祠關其新税及梨園

葉聲

墜響空階靜辭柯一葉乾無風吹地走不雨打簾寒已覺埽甚惜還憐踏欲殘掩門深坐聽山路正漫漫

延平感懐 選二

冠蓋昔全盛經過祇獨嗟府前官下馬山頂吏開衙遺事刪天寶名流散永嘉喑尋僑寓處錯認幾人家

起居尋丈裏未晚紙牕昏送客聊譜徑看山只在門僧寮兵婦雜公廨吏人存故老勞相問慚予少舊恩

永安雜興 既別令移居山寺候黄爾伯不至

山城何所戀淹忽十旬餘市匱難求米厨貧聞買魚天寒人與短客久主情疎擁戸無相問乘閒且著書

月夜過沈氏江樓

何處堪乘月沈家樓最明晩來江更大秋到水初清遠火移時隱孤舟犯夜行市門催客去早是起更聲

到樅陽

望見樅陽近風帆及早收漫愁舟進口且喜水回頭市井新開店人家始下樓江流雖勇退勢比昔年秋

水村即事示諸從子

近水山都小穿湖路盡通帆低歸浦雨傘敝到家風門繡蒼苔澁堤號老樹空全家生活計都在淼茫中

櫓溜何時住春泥不肯乾子孫如此衆屋宇那

能寛草澤收牛早秋田護鴨難衣棉脫更著早暮覺全寒

同盧萬遠熊甘澍廖朱草楚山上人遊龍輿岩訪松關曉庭遂至茅蓬

出城無十里一路有泉聲得伴寧辭倦看山不覺行亭荒樵共歇田小犢深耕莫更思攜酒吾方困宿酲

江村雜述 選二

老屋江臯近兵船上下愁祇求連夜過怕被鬪風留烽火沿村放雞豚比戶搜蘆中多難婦莫勸上人收

自來生計少難後更何營襆被讓寒女稻粱分老兄兒知鹽米貴天與利名輕得飽殊非易明年我欲耕

冬至前一日峽山途中作

且勿憂天變今晨有薄霜客衰鬚苦凍驢瘦耳尤長山色凌冬紫雲情欲雪黃明朝猶在路那得養徵陽

龍眠山中雜興 八首選一

亂後山田瘦春陰起早耕秧鍼寒裏損糞火雨中明酒店乘忙蓋鄰家爲水爭叱牛牆外過時有讀書聲

雨宿方望子寓樓

小樓聊假息留滯忽經時月色愁中誤雨聲醒後知朝炊烟不出夜漏榻頻移多少交親宅唯君借一搜

別孫不害途中有懷

出街別孫楚驢背獨成眠客影瘦殘照人聲喧渡船魚罾爭閘口牛路指墟烟念爾柴關掩初抄秋水篇

江程雜感 選二

不宿汀洲踰十年水禽烟樹各依然烽臺房署新軍府汎地旗更舊戰船估客暮占風脚喜漁家晝逆浪頭眠江天事事渾如昨回首平生獨可憐

亂後江城估舶通千檣泊處一村空灘頭客附漁家火路口神棲破廟風梅福隱來休問姓管寧歸去已成翁行吟忽有傖儜識猶詑鬚眉與昔同

還家雜感 選二

此生誰料有還期哭罷相看夢裏疑同產僅餘三子在一門猶仗兩兄持篋中淚漬遊人信壁上蝸殘憶弟詩不是天涯歸意嬾嬾歸原怕到家時

近家纔聽喪吾兄望見柴門百感并得病祇聞思弟劇遠歸虛擬出村迎哭耶嬌女惟前識繞膝孤兒別後生素喜拮据遺蹟徧經行何處不傷情 哭四家兄若士

石門湖歸

扁舟亡宿石門湖返棹沿洄日已晡水落苦愁河路曲橋崩深念渡船迂沙邊蟹火沿途導澤畔漁家記姓呼夜半虎行扉不閉酒醒遙見月輪孤

曉起

露華滿砌月當天鴉鵲林棲各悄然近井婦喧爭早汲合村人起說難眠漁家欸乃三更艕汎地依微一隻船本意追涼風總息應攜童穉浴清川

咏陳園紫牡丹 選一

陳氏園亭溪上斜新晴初放一叢花憑欄力弱歎朝雨映水姿明豔晚霞傾國自來非正色爲王早是壓中華卻憐蝴蝶紛紛夢猶認春風屬魏家

暑中走椒嶺省方氏姊示諸甥

十七年前椒嶺路短驢疑在夢中行兵烽幾度門無徑靈雨初通澗有聲 久旱得雨 牛屋半楹啼寡姊蔬盤一夜費貧甥老來萬事心灰盡益重人間骨月情

夜歸

江上霜風吹客衣菰蒲艇子夜深歸征鴻暗尋行度野鴨齊驚破陣飛近水林巒行去失遠村燈火望中微犬聲出屋春聲歇知有人開竹裏扉

田家苦 選三

老夫生計苦疏慵學稼東臯擬自供豈謂歲豐偏乏食可知穀賤最傷農場倉不補前逋減糶權酬廡下傭爲語家人休悵恨晚禾或穀一冬舂

辛苦莊翁已半年自興東作廢朝眠調停力僕私加酒護惜耕牛少種田烏稻儘完村店債青

苗先抵富家錢獨憐開柵雞初飽縛換官鹽向
市廛

陰晴不定屢妨功辜負人家望歲豐稻已登場
淋驟雨禾纔垂粒損東風欲薪老樹寬炊婦許
製寒衣勸牧童尚有水田難得穫租船索酒費
無窮

金陵卽事 選四

秋山無樹故崚嶒幾度支筇未忍登荒路行愁
逢牧馬舊交老漸變高僧鐘樓自吼南朝寺佛
塔還然半夜燈漠向雨花臺北望寒雲黯澹是
鍾陵

城郭人民迥未移夕陽鼓角不勝悲屋檐幾處
添宮瓦石路何年踐御碑祠廢已無官樹禁寺
荒端爲賜田追酒樓徧唱關東調誰聽秦淮舊
竹枝

日落荒祠鴉亂鳴蒼苔道滑少人行爲尋鍾梵
趨投寺怕觸車塵夜入城野老善談亡國事山
僧猶唾賊臣名周雷碧血藏何處欲向墳頭哭
一聲 謂周仲馭雷介公

鍾山依舊有雲封宮監孤忠尚荷容報國獨存
千歲蜿護陵猶守一株松休從廢地占龍氣敢
憶深林見鹿蹤方外小臣曾未到幾回落照哭
秋峰

初夏

喚晴喚雨樹頭鳩處處農忙爲麥秋山筍充盤
和露折野花入藥夾藤收學飛燕子空巢出作
隊魚苗戲溜游講罷南華無一事舊詩親寫與
人留

杜鵑

四月秋宵氷滿村杜鵑啼處綠陰繁山花似染
三更血國事徒傷萬古魂少婦枕邊春已去征
夫嶺上雨初昏天津處士休愁絕那得南人氣
尚存

五月卽事

柴門新縛豆棚寬來往行人坐此看荷葉值錢
須護早麥仁炊飯覺春難流螢白晝潛瓜蒂水
鳥清江乳芡盤時有農夫相問訊分將常膳與
同餐

新杉細竹逐時修總裏琴聲夜更幽炎月曬來
顏亦黑南風吹久骨皆柔瓦疎入夏遭梅雨糧

盡經旬接麥秋却笑昨宵眠不熟雞雛放出未
親收

峽山

山邊草徑巳成蹊野火燒餘碧未齊斷黒上關
防有虎侵星炊飯罕聞雞酒家新占居民少市
井重遷舊址迷人迹較稀車路淺馬蹄不濺尺
深泥

贈徐較書月仙

百褶湘裙映綺筵藕花香處影娟娟風微客乞
影羅帶阻駱人看過畫船庖上口脂和酒送席
邊心事倩眉傳白頭不作鴛鴦夢醉倚紅粧亦
可憐

贈俞缶菴

萍蹤底事滯江鄉半醉開衣指箭創新傍清谿
租藥室許留老衲設繩牀壺中有粒難除癖肘
後何方可愈狂每怪婆心偏爾切原師我佛大
醫王 俞曾為金山僧

遇曾庭聞蕪陰市上

自著方袍萬恨平窮途遇爾轉傷情我從嶺外
經年至君向江南何處行瓢笠喜無鄉里識鬚
眉猶使故人驚相持莫便當街哭爲到郊原一
放聲

雪後僵卧承曾旅菴損錢買炭口占奉
謝

南郊雪後晝無烟市井蕭條歳暮天詩債每催
侵曉起睡鄉長戀看山眠氣嘘被濕鬚防凍足
怯牀空膝苦卷正報廚中新炭了故人剛送一
緡錢

登攝山絶頂

岩嶤俯視萬峰羅垂老支笻始一過劫火不銷
千佛石烽臺長鎮敗軍河金焦影落天晴見瓜
步帆收晚照多借問宋家鏖戰處萋萋洲者塞
烟波

鳩茲酬張煬中

江頭破衲少知名脫粟親炊見爾情痛入箭創
陰雨夜夢回鼙鼓海潮聲國恩祇覺諸生重交
道誰言亂世輕傳說敬亭僧臥病又衝泥濘去
宣城

白鹿洞中酬周農父

吾徒落落少交親老友逢迎涕笑真虎口並憐

經萬死雞壇剛可剩三人白頭見面休驚瘦赤脚還鄉頼得貧近喜合明倡絶學謂無可同參莫負再生身

廬山

匡廬入夢已多時乘興先探絶頂奇一路葉埋靈運屐合山僧待子瞻詩雲鋪半嶺村猶霽雨在高峰客不知小豎暗攜長笛至擬登五老向空吹

貢川道中作

淒涼沙縣半逃亡且喜鄰封畝未荒牛放過溪休大樹雞鳴有屋在幽篁時平野火耕山砦日落村烟閉堡牆見說昔年曾叱馭官橋驛路意難忘

溪回遥識貢川城猶阻危灘半日程牽纜人多泅水過思家客自刺舟行青山縱伐樵無禁翠竹延燒火有聲日暮維舟岩際宿一鈎新月向窓横

仙掌亭

絶壁孤亭掌上開憑虚斗覺出塵埃荒城日落炊皆見小艇灘高上不來萬簇米堆峰破碎兩條帶合水縈洄非緣同伴貧無事誰許遊人晩未回

瀼溪訪江友人

津城雨住遍春泥路過浮橋問瀼溪盜浦水添新漲闊匡廬雲截曉峰齊掉頭帽為看山側勒馬韁因戀草低想見江淹詩興勇清篇多在笋輿題

短橋瘦馬日將斜遥指孤城路不賖麥隴離披傷雨葉菜田零落隔冬花隄崩迂轡尋荒徑水涸牽舟礙淺沙一帶炊烟知近縣鼓聲應報晩陞衙

陵陽雜詩 選一

郭門無地可經行況値春天不肯晴一夜水崩橋盡斷連朝溪漲樹皆横欲尋官閣愁閽吏偶有朋樽礙禁城賴是遊人多失意時時買酒與同傾

太湖聶氏玉山居

一溪曲折入花源冒雨衝泥直到門炊飯無人輪子婦采薇供客走兒孫草茅遮斷沿山路燈火微明隔水村悲喜半生談不盡牀頭已罄積

年尊

雜咏 選一

自辭嶺嶠卧江湖老病驚心歲月徂萬里瘴烟迷紫極十年風雨泣蒼梧星移絶塞流光遠日挂荒山返照孤聞說西征元帥府爭先追逼盡天隅

苦李

月下疑無色烟中薄有姿從來不結實誰賺路旁兒

柳

婀婀門前柳絲絲條拂地垂春風吹有意爲我埽茅茨

和方有懷孤鴛鴦詩 選二

十首詩成盡可憐憐他隻影小窻前也知嶺外歸來客獨宿松間十七年

此生交頸夢難成媿煞人間伉儷情喚作鴛鴦單不得時時顧影怕呼名

白鹿坪贈寶惜菴主

烏雲巖下虎聲驕白鹿坪前斷采樵虧煞四山風雨夜跛師來結小團瓢

腰斧穿雲獨自行空山無伴響丁丁枯株倒向溪邊爛留待明年木耳生

馬上兒行

河北山東羽檄催紛紛馬匹向南來廬州太守公然劫一帶城門不敢開

飲僧

佛前日醉兩三場莫笑山僧是酒狂醉裏觀心無一事看人妄想坐禪牀

病中看花

聽說春光欲起看倩人扶著倚闌干勸花莫恃精神好也怕風吹兩打殘

馬上看月

露白烟銷欲夜天氷輪却向馬頭圓此時見月惟行客一路人家盡早眠

鏡中看花

分明鏡裏有春風引手攀花鏡本空不似月中丹桂影尚留根在廣寒宮

湯來賀 惕菴江西南豐人

過舊寺次拙菴韻

將齋辨羣峰微雲在孤嶺蘭若隱其間潭泉心

共冷泉卅舍新色頽垣延古影靈域世情稀懷抱春日永清澗濯吾足崇岡振吾領迢遞見匡廬憩寂觀幽境我心多憧憧玆焉安可靜

懷孔登小卓左車龍文許師六

動息無所營蕭然似孤鶴罥罥砥頽瀾高卧閉山閤幽棲疑跼蹐曠懷仍廓落世人無是非吾心自哀樂深林濯微雨寒泉鳴澗壑洗耳謝浮名于焉安耕鑿

葛一龍 震甫江南吴縣人

雪夜懷友

雨止雪方受須臾没人脛夜半開門出抱甕汲氷井四顧何寂寥山空樹無影有懷將語誰破月上高嶺

送徐巢友還山

吾廬在空山戸牖白雲滿有樹長稷稷餘花亦纂纂城市不可居晝夜亦何短買藥挂驢背行歌去人遠日落深澗中跳足春泥暖

子夜舟中聽吴歌

交加樹裏移高岸秋水如空秋夜半客眠已足酒醒時百轉離腸爲誰斷越舟吴女竹枝歌唱過朔山月不多

新豐曉行

土屋暖堪睡主人燈在門爰循疲馬路漸入遠雞村山瘠秉霜氣溝深凍月痕隔江兵燹地一邑幾家存

野橋懷郭聖僕

白版斜飛曲岸通朱欄照見緑波中故人別後猶堪憶楊柳西邊蓮葉東

胡介 彦遠浙江錢塘人

秋夜感懷

灼灼桃李蹊驄馬日夜嘶襲襲谷中英聞芳不知名珊珊貴遊子別有性與情目中無國士戸外空干旌擁篲入丹墀東幣羅前楹意氣横結納伐鼓更吹笙吹笙而應簧伐鼓和衆聲安知爾與我猶自隔平生

贈孫豹人

十年兩見孫焦獲頭鬢蕭騷似飛蓬留得雙瞳烱烱青終日仰天望寥廓總角盤頭便有名吐詞屬對座客驚謂當三十取卿相誰令四十無所成華嶽有家歸不得一身落魄揚州城揚州

自昔稱佳麗捲起珠簾擁高髻鼙鼓風吹血滿城駱駝如山負腰細梅花嶺上葬衣冠丞相英靈去不還我曹安忍不貧賤朱顏綵筆常饑寒我年四十七忍恥人間覓衣食汝家三十口日日市上糴升斗自矜敏捷千首詩換得漂零一盃酒爲我語焦穫得酒毋勞更作詩李白杜甫世所嗤

發邗上寄丘四宋大兼傷萬年少之逝

二月下蕪城桃花春水明新楊喧浴馬廢苑寂啼鶯郊外無軍壘人間賴友生存亡兼哭悶悲喜總傷情

寄龔野遺

一葉落高木草堂秋自生故人已千里明月欲三更憂患存終古飢寒見老成霜清憐永夜回首望蕪城

訪陸氷修不遇宿接濟寺明日題壁而去

鹿門人遠杖招尋還宿谿南祇樹林暫與僧閒初定夜自傷我負舊來心長河日落魚龍晚古殿燈昏風雨深雞唱可憐衡曉去參橫月沒一長吟

建州詶友

薄遊戰地歸何晚此日初還南建州雨外孤帆傷久客月中雙笛憶前遊浮沉雅合金門隱偃息偏逢鐵甕秋傳得新詩盈瘴海一時風雅盛曹劉

鳳溪投宿大雲寺贈全菴上人

驚人浪裏放漁船春漲如山欲上天幾陣快風吹客到桃花古寺一僧眠

過黃梁店題壁

黃梁店口日曈曨白馬祠前客未歸鐵笛長空人不見太行西去鴈南飛

露筋祠紀事

淮南淮北卧熊羆建纛開藩十萬師鼙鼓一聲齊捲甲大家回首露筋祠

王貴一 象山槐翁江南興化人

觀仲儒熹儒煮茗

濕雲壓牆頭園林綠陰覆熏風破微炎細雨灑清晝寥寥二三子煮茗挹新溜撫琴奏流泉讀書思遠岫苟砥高尚懷蔬水亦何陋泊然無所

營清虛絶囂垢

三閭廟

楚臣不得志寓意在離騷至今汨羅水無風夜亦號遺廟古堞傍空院盈蓬蒿我來拜堂下滄浪水滔滔中原昔遘難衣冠多遁逃睠彼殷憂主豈是懷王曹歎息復歎息陰雲暗平臯安得夢湘纍長嘯解鬱陶

感懷

荒洲有鳴鴈哀鳴何嗸嗸云是失其雄雌飛獨蕭條嗚呼人不如乃別求其曹

月下

修竹當窓立無風夜亦涼幽居慚管樂高卧夢羲皇樹老蘿垂地亭虛月到床不辭更漏寂閒咏步長廊

舊寓留題

久別居停處追思每悵然樹高疑礙日峰遠欲依天舊客常多病鄰僧才解禪相逢盡一笑溪鳥自翩翩

李三十六拙隱草堂

別構孤城北茅亭向日開地偏宜種竹天遠當登臺春柳移陰入殘霞帶雨來年年花事好幽興獨徘徊

九月六日夜雨作

風雨重陽近寒聲起碧波劇愁千種併慣病一身多野菊園江舍孤燈暗壁蘿無媒廻素月幽思復如何

寒雪

暮景同雲集城荒鳥雀喧朔風號萬木急雪打千村篝火親無燄綈袍擁不温饑寒兼老稚生意向誰言

元旦小白雪樓試筆

元日登樓望浮雲入眼明賦詩懷白雪開匣見青萍崛強吾家事逢迎世上情春風漸拔豁花柳正江城

春陰

春半兼旬雨沉陰暗翠微溼雲迷鶴井野水漲漁磯條柳猶難起疎梅只易飛游情那可愜盡日掩柴扉

和李平菴連東聞子規

白髮蕭疎老布衣偶來連水訪漁磯天邊杜宇

啼徧苦客舍羈人遠未歸極目河山悲喪亂驚心草木怨芳菲漢家事業成墟墓莫向韓王廟裏飛

別眞州戴無奇

安道風流久著聞遥傳高義想同羣他鄉表弟眞難遇春雨孤蓬不忍分白白河魚供野餞昏昏烟柳失殘曛念年曽下江樓榻山色猶横楚甸雲

歸鴈

北鴈初歸意渺茫故園在望尚殊方江淮夜火明空澤關塞風笳奏夕陽何處帛書曽繫足誰家旅舍動沾裳中原兄弟知多少聽爾應添兩鬢霜

感懷

高樓一曲奏朱絃雪滿征鴻萬里天自是芰荷難作服可知榆莢不爲錢望窮遼海歸吟日愁斷河梁送客年身後一坏須造塔梅花春月伴長眠

聞雨感懷

蕭蕭秋雨濕金繩宋玉愁懷此倍增落葉似風聲淅瀝孤燈如霧談昏騰聞鐘禪定忘爲客入夜經行久是僧何日衲衣常面壁陰崖一任掛枯藤

訪吳柴菴南郭

爲憐兄弟經年隔南郭乘舟春水高滿眼風花迷白髮一罇烟雨對綈袍將無吳市藏梅福祇有湘潭泣楚騷人世陸沉寧足問相逢劇飲莫辭勞

三月三十日

亭樹蒼茫綠墻花歷亂紅開罇聊細酌今日對春風

東湖

輕舟柔櫓過東川湖上風光倍杳然行到中流最深處玉簫吹徹洞龍眠

無題

睡正甜時却喚回欲留無計強徘徊牛郎枕上啼紅雨一夜燈花總作灰

送吳甥夢祥入都

古驛風沙送馬蹄川原極目夕陽迷搖鞭莫向天山去望帝經春滿路啼

沈士尊 天士江南蕪湖人 頗菴集

過李白墓

千古高名在青山片碣留牛羊欺宿草樵豎上荒丘聚族無三戶 祠旁有兩姓係白將後 埋詩只一坏平生讐力士汚足亦何尤 坡公詩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嗔

吴蘭次招集尺園

三徑蒼涼夕雙鐙㶿熳紅麴塵垂檻外桐影落盃中愛客堅終宴添衣受晚風莫傷巖下電青眼慰途窮 時先生目病初愈

春寒同友人夜坐

無端邂逅豈前期燈火熒熒卜夜時野鳥求明啼盡旦寒花惜别號將離柳眠欲伴人三起樹繞空留鵲一枝忽憶蓴樓長枕被大裘千丈更相宜

贈張生生

記得西江買棹歸漫天巨浸欵柴扉少微星隱人高卧鉤黨碑除事已非不向沙場要馬革却憐燈火戀牛衣即今土銼塵應滿相顧無勞歎式微

李沛 平菴江南興化人

看雲

好友銜杯罷看雲立草堂月升初掩映風起乍飛揚芒碭占龍氣蒼梧望帝鄉何年凌倒景天漢共迴翔

甲午立春

十載疑天道荒城又立春雪深埋白骨風急亂青燐歲儉思循吏陽回歎老人饑寒與衰謝愁寂楚江濱

遊山子廟

南郭乘春去西郊載酒還遠村俱帶水古廟獨依山麥秀千畦綠花飛兩岸殷移舟看浣女落日照紅顔

八月三日過曹菴鑑公采茶夜話

竹徑深堪隱山雲落茗杯露從秋後白香自雨前來新月明殘照孤笻破淺苔溪花與鷗鳥幽意共徘徊

人日霧過樊汊

野水孤村合荒林曉霧齊斷橋尋宿舠前路聽鳴鷄江漢何時淨乾坤此日迷白頭飄短髮俯仰望朝曦

大明寺第五泉

烽火還山暗招提識大明尋源應第一憶舊若前生岡嶺通三蜀輪蹄會兩京閒來看飲馬喪亂幾時平

聞鴈

械械秋風起嘹嘹寒鴈來天時曾不改物候自相催念爾隨陽去無人自北回海濱增繳滿聲斷有餘哀

得家書呈何鐵崖

淮北民無藏淮南水作城他鄉今有客吾土近能耕自歎離家久誰憐作客情白頭何意緒日日海邊行

九日晚生孫

令節登高酒生孫及此辰負薪他日事襁褓此時人幾度瞻烏鵲何堪托鳳麟相韓五世後恩養亦艱辛

雨中過玉山贈鏡上人

支公開社玉山岑乘興扁舟事遠尋兩地烽烟勞夢寐一秋天氣半晴陰風吹岸柳狂難定浪卷檣帆去不禁獨有妙高峰頂塔年年孤立大江心

夢雨

高卧北牕下不覺日停午枕上一片雲飛作千峰雨

戴　重　敬夫江南和州人 河村集

過豐城侯先墓

豐城侯李彬以靖難功得爵累世皆嫡絕庶嗣其先墓在含山縣照面山下荒蕪不修今侯李成祚謟附逆黨[illegible]獲辟幾失侯登其墓為之太息

照面山窟狼羣嗥磨稜磵水流青蒿黃泥古冢二尺高百年水皮生蟾蜍冢中老翁卧不起曾將弓馬教孫子燕燕髙飛入帝里前驅長矛截江水功成賜爵萬戶侯金印鐵書紫貂裘一十二世眷未休千里先墳啼鵂鶹北人莫來驅羊牛且寧屈𦖋拜賊璫媚血污刀死不羞噫吁嘻藤花曉淚濕枯木白鬚老翁來夜哭

采石江觀夜漁

白月照水生白烟漁舟义網風肅然逆波槳破南山影露濕單衣不裹拳鯉魚尺半壓網起小

兒吁呼阿婆喜老翁搖手教莫喧兵船拏魚只
拏鯉得魚那敢償酒錢避人且換晨炊米西風
驅水如驅牛輕縣薄舫不可收田則有糧房有
號官家新筭鞣漁舟

香泉寺

春雨僧同睡江喧客又來黃花陰地菊白首故
人盃泉夜烹明月溝香漾古苔少年遊戲處廢
盡幾池臺

野人堂

自作茅堂山谷裏不種青松種桃李桃李三年
便作花青松百尺吾老矣

歸石臼

雞籠山北孤雲客石臼湖東近水家到處結巢
同燕子逐年種樹是桃花

涂大酉 次山江西南昌人

雜詩

飛鴻遲遲來掉入青烟路遺音落風中適與歌
聲遇初曲相和鳴終曲託心素幽期竟何如萬
古此朝暮

張彥之 兆侯江南華亭人

秦淮竹枝詞

金甲銀鞍戰士豪六軍承詔著功高而今攻守
江南靜百鶴空思賜戰袍 兵尚閑操衣百官繡袍
御柳低垂曉色開天壇香繞淨薹苔陪京國學
當年事紫色燈虛祭酒來 百官燈白祭酒燭紫

苗君稷 焦冥有部北直永平人

暮春偶成

邊左春將暮生涯正此時種花開次第馴鶴舞
參差徑轉琴音徹憁虛日影遲寥寥觀世外箕
踞漫吟詩

立秋前二日懷剩公

坐惜秋將至思君在翠微山空花自落林靜鳥
還飛策杖尋溪水牽蘿挂衲衣涼風遂殘暑吾
欲叩禪扉

陸圻 麗京浙江錢塘人

與歌者陳郎

落日橫江老白蘋同鄉停問一相親未嫌李尉
翻新曲且喜何戡是舊人玉管謾吹秋月白紅
牙曾對綺筵新坐中恐有傷心客莫按伊涼水
調頻

劉養貞 念衡四川大邑人即劉孝子

病中雜志

無聊心集百憂中不爲依然四壁空甆下有霜盈短髮腋邊無地納涼風欠來一字何時補敢向三山覓路通多少游魂安血汚何須留我獨飄蓬

鼎湖龍去霧漫漫千古遺弓血不乾豈爲爛羊充騎尉非緣薄醉誤邯鄲違昌悲恨惟楊李西夏空驚有范韓禿頡平生無妄紀臨文肯爲故人寬

錢穀 子璧後江江南華亭人

送越僧

纔共遠公遊須臾起別愁挂瓢來浙水飛錫向邢溝霜落邊鴻急江寒木葉流故山靈隱寺帶甲幾時休

同薛耕良經正邢孟貞卓火傳陳確菴

渡江

已知作客不勝愁又向寒江問渡頭十里風烟揺一艇兩峯青翠望中流負雲孤雁和人遠破浪輕帆帶日收端爲性躭山水癖半生落落亭

遨遊

胡玉昆 元潤江南江寧人栗園鴉

遊靈谷寺

遊人稅駕始容登五里森森千萬層林外草香初見鹿磵邊雲至幾疑僧誰來共話齊梁事極望當年風雨陵無數松濤爭作響護持眞藉梵王燈

祖堂

一領袈裟挂屋西相傳一祖鑿幽棲山留雨露滋薇蕨詩儼羲皇絕鼓聲石磴苔深隨磵轉竹樓門敞與雲齊尋僧欲問禪家事夜半聞鐘月在溪

周岐 震父霽菴江南桐城人

春夜月代作閨思

春花飛春月白春夜高樓獨嗚咽月照花飛隨曲檐人語不聞聞杜鵑去年此夜樓中淚正是如今春暮天君懷但覺江湖好妾畏風波心草草在家相對有蕁羹何必年年輕遠道此時思君君不知長空願借西風吹聞說大江千萬里正恐西風無定時

一風雪夜山中偶賦

一夜北風三日雪四壁欲穿肌欲列孤燈黯黯爐無烟兩手握拳冷如鐵溪頭活水聲忽死巖下勁松枝盡折嗚嗚擁足不成眠坐聽寒鴉叫荒穴

官兵行

賊近苦賊來賊至恐賊去賊來避有時賊去官兵任官兵畏賊如畏狼但行賊後勢莫當鳴鉦擊鼓入村里馬索芻豆人索糧不擇雞與豚更驅牛與羊傾倉倒甕恣搜括排墻隋壁掘餘藏官兵得物喜民家失物悲語君且勿悲官兵醉後難支持東家少婦已被汚西家兒女終夜啼但得飽掠速颺去猶能老弱共餔糜一旦賊兵去已遠官兵夜起催朝飯大車橐重小車盈路捕行人遞輸輓行至前村計復生竟指鄉屯爲賊營丁男殺盡丁女擄揚旌奏凱唱功成君不見賊去人歸猶爨食官兵所過生荆棘痛哉良民至死不爲非無如官兵勢逼民爲賊

塞下曲

九月繁霜木葉稀驚風千里亂沙飛將軍赤兎金爲勒戍卒黃龍鐵作衣横角夜吹聞四野長戈朝試解重圍關山多少征人淚不及孤鴻天外歸

謝文洊 秋水江西南豐人

元日夜坐

生年四十餘所閱亦已悉險夷幷冷暖況味殊不一默思少壯時自許頗挺出忽忽遂至今回首難自詰忍視黎元陷憂患比同室終抱儒夫慚未能捄一擲四壁徒爾空瑣瑣何嗟及濩落寄荒園飢寒守舊帙竹柏共嚴枯飄蕭猶莫絶愁至上西樓搔首汀烟白

郝明龍 雪蒸江南江都人

庚寅

辭香畢跪拜默坐嘆斯辰酒食村中味冠裳匣裏塵老農破帽古小婦茜裙新人事無容説天心肯起屯

乙未

曉起戒僮僕客來致一言貧家不記曆長者漫臨軒況復階封雪仍多竹礙轅應須盡欵欵客去即關門

丙午

莫謂鄉居癖不嫌士也窮護蘭開土室辭客許村翁宿火留朝爨晨烟辨早風寂宜相坐對積雪在牆東

乙未

白雲片片着人衣黃葉辭柯間一飛乘便小舠看釣去偶來野徑得花歸贏他鷄肋早知棄趂此霜鳌日就肥自是湖山堪久戀不關城市與心違

九日

秋光澹蕩野棠香客裏悲歌自舉觴兒女逼人成老大干戈何日定行藏西風乍冷三更捐湖蟹新肥九月霜寂寞園林天寶後道傍誰復問茱囊

李景福（梅隱遯恭原名　潜江南興化人）

教塲步月

步月清秋夜蒼茫萬里心浮生誰獨醒大地若俱沉風入悲笳斷塵侵戰馬深樓頭驚戍鼓過雁有哀音

立秋咏懷

蟬噪方辭夏桐飛又報秋江風悲鼓角海月盡貔貅何地依牆隱頻年佩劒遊生逢多難日遠望賦登樓

暮春遣意

三春看又盡身世一飄萍草識王孫意花傷遊子情殘燈和夢斷濁酒帶愁傾日月年將老悲歌送此生

仲夏歸里舟中即事

歲歲驅行客風塵染鬢斑天光平蹯水雲影薄銜山野寺松杉古輕鷗沙渚閒鄉關應漸邇客夢豫期還

送黃波民移居白下

我亦嗟爲客何期復送君孤帆飛落日朔雁入寒雲鍾阜猶堪憶桃源非昔聞（波民闕中有別業名小桃源）風塵須避地聽說又移軍

與宋懌先同舟至廣陵即返白下口占

贈別

聚歡良不易別恨復相仍茅店三杯酒孤蓬兩夜燈聽雞殘夢斷擊檝暮江澄遥憶君回首烟雲更幾層

羅萬象 光大詞庵江西南昌人

長歎歌

涉大江兮采其蘋矣彼采蘋兮欲何爲矣吁嗟祖兮吾將安歸矣

夕發

啓曙聞清磬審風開蚤船高低禾黍熟遠近藕花連一榻秋猶暑千村午正煙紛紛湖上客幾見覺珠圓

宿文殊庵值雨

一經藏舟小風雷儼帝威佛龕燈影亂蟲砌雨聲圓世道留餘拙塵心悟昨非已教雙鬢禿莫更負初衣

秋興

爲愛濤聲一葉遊繁華應說古揚州興亡事業滄桑換今古文章筆墨留人以亂餘爭避地客當倦後易悲秋仲宣樓上頻登眺遠水閒雲杜若洲

禪齋社集同蘇胥庭姜如農曹惕咸孫大宣

高天梧葉下長天客裏相逢意愴然家國風煙頻在感雲霄氣象倍生妍恁時手寫三千牘取醉腰空十萬纏不是佳人能比玉耶看瓔珞照華筵 先夜大宣座上有小鬟

黃宗羲 再見

某山人墓

金粟霜林古寺邊一抔黃土草芊芊樓頭曾記南屏醉井底長沉德祐年姓氏未消游俠口故人猶泊上墳船劫灰多少前朝事不是因君獨泫然

張司馬墓

草荒樹密路三叉下馬來尋日色斜頑石嗚呼都作字冬青憔悴未開花

胡香昊 芋莊江南武進人

漫興

無頼年華醉復醒春風引我出郊坰人間甲子更新朔江上峯巒未改青

姚佺 仙期紹興人江都籍

張子房

椎秦原欲報韓讐力士遥從滄海求及至秦亡韓有後一言銷印爲誰謀

遺民詩目錄

卷五

申涵光 字鳧盟北直廣平人貢士節愍公許[illegible]子聰山集詩爲海内名家風神俊逸論者[illegible]大復云

姜垓 字如須山東萊陽人進士官行人見公廟有阮大鋮名與魏大中同列力請去大鋮名兄埰廷杖下獄上疏請代兄皐不許鼎革後同兄奉母隱居姑蘇吳人義之建二姜先生祠於虎丘

顧炎武 字寧人崑山名儒識高學博有不屑屑章句之志常游四方得江山之助其氣益豪著日知錄諸書行世

劉城 字伯宗池州貴池人貢士史公可法薦授剡史不就肆力詩歌履道自娛會江東再建上策匡時柄臣不聽長揖歸田息影峽山不入城市人稱徵士著有嶧桐集

冒襄 字辟疆別號巢民揚州如皐人壬午副榜授司李倜儻自喜構水繪菴延覽賓客年八十餘猶能楷書子禾書冊書皆有名

宋曹 字彬臣別號射陵淮安鹽城人官中書善書法不應徵車遨遊江淮間晚年好養生術

甘京 字健齋江西南豐人講學授徒著軸園不焚詩

史玄 字弱翁吳江人著詩多悲時事

張自烈 字爾公別號芑山江西袁州人太學官於閩博學善古文詞所著芑山文集四書大全辯行世兼史經解史辨叢戒錄諸書藏於家

林古度 字茂之號那子少爲鍾譚好友攻楷法宇内名流奔輳其門遊廣陵有登高空憶梅花嶺買得聊都巢萬曆錢之句年近九十目雙瞽

唐階泰 字亨子一字瞿之四川達州人進士時朋黨方熾階泰獨立無所與由吳江令謫江西按察司經歷入爲都察院經歷轉南祠部鼎革即隱

楊炅 字子常蘇州常熟人貢士官會昌令與顧夢麟齊名著四書說約

陳濟生 字皇士蘇州人文莊公仁錫長子著述甚富選啟禎遺詩

嚴熊 字武伯常熟人著楓江集自稱楓江釣叟有不可一世之槩

王璜 字元倬上元人孝廉後棄車杜門絕意仕進賣文養親著南陔詩集

雷士俊 字伯籲陝西涇陽人揚州庠生善古文辭爲人方正有理學名著艾陵集

芮城 字巖尹溧陽人氣節學問人所仰重軒冕造廬多不接見

湯潛 字梓莊蘇州人

靳應昇 字茶坡淮安山陽人著渡河集詩多流離隱約聲入變徵

柴紹炳 字虎臣浙江仁和人布衣文學高風與徐介並重

俞國賢 字穎壽浙江山陰人官參將禁流寇多著勞績隱江南

沈叔埏 字宏度浙江錢塘人布衣昆弟出處不同多能詩

吳祺宸 字襄宗號華陽散人昇徒寄廬肆志山水終於茅山

方思 原名孔炳字爾字桐城人文學甲申後豪于詩歌因改今名別號退谷紆徐方嚴瀟散自如嘗限朱遺民錄各爲小傳人系一詩字核詞婉君子尚其志焉生平遊屐多在吳越江楚之間

遺民詩卷第五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申涵光 鳧盟北直廣平人 聰山集

寓金陵東諸知巳

去家日巳久天寒益顑頷山寺俯諸峰竹陰得
清寄故人知我來凌霜枉高轡劇談見古人心
膽藏無地今人喜梁肉鬼神護權利士貧實可
醜胡以當君意折柬張夜筵燈下盤餐備子貧
與我同乃能致兼味顏熱聽高歌歌終帶涕泗
四海尚甲兵菰蘆有君輩時危耐曲折我拙非
其類

詠古

我聞燕山側昔有黃金臺千金買馬骨遂有壯
士來壯士不爲金感君重士心君王不愛馬馬
死鹽車下感會成風雲勳名難與偶昔在泥土
中楬然窮谷叟我來屬時危荒臺迹巳沒昭王
在何處坐看燕市月

家誡示舍弟

貴賤有常業雞鳴自黽勉昏昏視朝夕志隨筋
力緩安坐飽梁肉白髮忽巳滿智慧老益衰有

志不獲展奮迅赴前期莫羡嵇康懶
先王別氏族支分既云久青也介冑人恥附梁
公後燕秦締宗牒懽然接盃酒豈復論行輩官
尊者居右照耀驚閭里自云左右手榮華倏以
逝棄擲於何有不如思本源天屬古所厚
任裳避徵召蓬居謝州府太守式里門雄水置
屏戶終巳口不言美名非所取朱門曳長裾譚
讌雜纓組磬折而周旋無乃自勞苦理亂非我
責苟得慚市賈逍遙林木間清風吹環堵

黃河決

黃河決河水竭蛟龍遠徙車徒步涉去海千里
黿鼉晝飛生無處所死不可知魚遊松頂泰山
卑龍乎龍乎何時歸

插稻謠

六月無雨迎神擊鼓插稻時水如縷高顙大髯
誰家者奴下肥馬坐溝塗不聞流水潺潺聲但
聞鞭朴聲高呼婦子狂走伏身葦蒲兒耶父耶
彼高顙者去耶

孤女吟 咏晉女也

受君紈素報君醴酒爾時雖未入君房心知爲

君婦君行出買朝出暮歸今者不返十年空復啼嚴風下摧百草世事反復何足道孤女空居恨不速老

匡盧吟問李饒州志清

汝從江右返正當秋鴈分幾時離却鄱江水衣裘尚帶匡廬雲我聞匡山天下絶飛泉百丈吹瓊雪香爐五老没層雲影入波濤峰勢折聞有陸羽井又有遠公臺李白讀書心所好至今魂魄應歸來我曾東入吴揚帆下西浙揚子太湖水滿眼吴山北固皆丘垤十載匡盧幽夢結西江血滿鄱湖熱兵戈遥隅子猷船汝若曾登可細說

邯鄲行

西風吹落葉颯颯邯鄲道邯鄲兵火後人家生白草我聞全盛時珠樓銀燭光琉璃趙女臨窓調寶瑟樓前走馬黄金羈即今富貴皆安在惟有西山青不改君不見遊俠子白日報讐飲都市亦不見鑪邊倡鬒鳳髻明月璫舊城寥落荆棘裏樓臺粉黛皆茫茫城邊過客飛黄土城上憑臨日正午照眉池畔落寒鴉不信此地曾歌舞探雀沙丘去不回霸圖銷歇更堪哀邯鄲之人思舊主至今猶上武陵臺

春雪歌

北風昨夜吹林莽雪片朝飛大如掌南園老梅凍不開饑鳥啄落青苔上破屋寒多午未餐擁衾對雪空長歎去歲雨頻禾爛死氷消委巷生波瀾吴楚井乾江底坼北方翻作蛟龍宅豪客椎牛晝殺人彎弓笑入長安陌長安畫閣壓氍毹獵罷高縣金僕姑歌聲入夜華燈暖不信人間有餓夫

村居

不寐聞農事侵涼起戴星家貧親草木麥熟畏雷霆葺路看人頂溪風落鶴翎地幽容午睡蓑笠挂茅亭

晴

不復衝泥出科頭萬事慵草晴如帶露雲亂自成峰賒酒憑秋稼占年問老農怪來香細細澤國滿芙蓉

固關

一路蒼烟曲雙崖跨石門隔林遥負水穴土自

成村棗栗荒城少陶唐舊俗存晚看投宿處雞犬聚雲根

翠羅峰

亂石松間路憑江竹板樓僧閒終日坐客過偶然遊防暗攜微火侵寒想弊裘行山有茅屋涕淚逐扁舟

自蕪湖返棹白門風雨適至

來去逐江雨孤篷亦可憐沙溪清見石漁火夜連船到處憑雙槳何時得數椽他鄉逼歲暮消息客心縣

郡中怪張覆輿自西山來

何事須城郭人間復見君一家依澗草短褐帶山雲薄俗居難定忘形鹿可羣四方多戰伐羡爾未全聞

遣興

水落村沙暮人烟郡堞西樹分霜月小門逐野牆低留客須茶竈殘生付藥畦近來詩興發不復向人題

小築容高卧荒林失曙更人從多難老心向遠天清野屋懸魚笱霜灘落鴈聲一年看又暮新月幾回明

己丑早春

看竹臨烟榭行吟入草亭雪消春水白沙暖麥畦青戰伐何時了艱危已備經行年三十一雙鬢早星星

雨

暝色連天地柴門處士家茅茨歷風雨雞犬帶泥沙水岸平蒸葉牆陰落豆花荒村三伏過潦倒負年華

郝元直來

來書期臘雪山蹇度春陰病覺村居好貧知友誼深百年懷古淚隔代老儒心雲外雙峰在何時共入林

與諸友遊泉亭寺

樹裏泉亭寺山田一徑斜石開門對井岸落雨衝沙數子行秋色孤鐏就野花暫來慚更去康樂未離家

廣羊絶頂同伯巖作

久別山園路空慚避世心亂離塵日短高卧野堂深酌酒依紅樹看棋坐碧岑桃源開復閉此

地可重尋

山中回伯巖送至馬服山宿竹林寺明日別去

曉日浮高塔雞鳴野殿開下看林外路昨夜此中來砂石搖洺水風烟隔相臺共餐松屑罷分手各遲回

近津門借宿野寺

抱被溪邊寺征衣入妙香地形兼水陸僧語雜興亡久雨石門綠先秋塞草黃夜深鐘磬發旅夢忽清涼

不忘

江上前朝酒同人意不忘衣冠臨水榭烟雨下金閶入節龍髯軟登盤佛手香歸來南北異生死各茫茫

邯鄲

沙風吹白草羸馬隔年來千載平原塚能令壯士哀秋烟依滏岸夕鳥下藂臺舊是朝宗路風塵晝不開

雨後林慮道中早行

曉渡青泥坂秋花亂馬蹄不知山寺近漸覺遠村低萬事驚鞞鼓孤雲入杖藜薊門高卧處為訪碧峰西

午橋

野店臨滏口淒涼老樹存斷橋分小市落日下荒墩無復千家聚曾傷萬馬屯西來雲木秀徑轉即吾村

野興

荻岸披微路沙頽一騎通紫鱗迴含影白鷺下秋空野況閒能得長吟嬾未窮十年衰柳畔把釣歷霜風

路氏妹江南使來

骨肉何由見音書隔歲通雨深楊子驛霜白趙王宮旅食憐空橐鄉心逐斷蓬十年戀慈母淚盡北來鴻

又雨

露頂敧村樹層雲進夕涼池昏鷗更白雨久竹多黃日月潛何在蛟螭喜太狂漁歌近茅屋門外即滄浪

久雨

僻巷青泥滿人家水氣中草踈催過鴈屐響往

鳴蟲生計貧初問浮名晚欲空蒼生思白日涕
淚落丹楓

宿金提驛

暫宿恒南驛重悲薊北天山河仍故國民物憶
初年雨濕衣囊重沙頹旅舍偏衡漳高柳下誰
坐釣魚船

新樂守渡

溪漲山雲黑羈遲客夢歸岸虚沙没馬村僻水
環扉定有蛟龍鬬難隨燕雀飛去留俱未可遠
望一沾衣

立秋

離家衝伏雨客路已秋風馬踏山雲外身孤野
電中鄉書南去少晚食衆人同何處瞻星月羈
愁厭草蟲

望遠

望遠來津市秋深嗟未還衣裳經雨薄童僕去
家閒舟側隨魚網鑼鳴渡水關誰憐羈客影日
日衆人間

登岱 八首選一

殿閣盤空界燈香出絳霄到門諸念絕終夜百
靈朝石塔馴雙虎天風落阜鵰玉漿如可待未
覺沃州遥

晉陽別周茂山楊猶龍夜宿山居

羸馬荒林暮窺人怪鳥呼日沉山氣合石激水
聲殊客路仍幽興浮生此畏途依然官署月無
地覔村沽

安陽曉行

日出月仍在人烟指驛亭霜畦浮曉白山霧失
遥青童穉遊難憶兵戈此再經追求民力盡一
望草冥冥

鄴中客夜

傷胛停晚食滅燭厭鄰聲舊事思何益羈愁病
易生山風吹鴈落隙月射牀明不見應劉輩何
人在鄴城

飲表兄李志清水村亭子

荷葉裁初服回頭萬事非白雲林外滿朱紱幾
人歸老漸親農務貧能買釣磯卜鄰吾意決晚
計屬郊扉

暑夜

白羽揮清簟蟲鳴已報秋琴樽孤減興兒女瘦

添愁池月浮金鯽盆花結火榴比鄰門可叩爲話竹林幽

春旱

海上戈初罷方隅亦漸寧風多天旱赤春旱草遲青車馬軍輸急帆檣戰血腥不眠思往事飢饉恐重經

睡起

睡起亭陰直沙邊水氣涼鳥飛低見影松老靜聞香失學追何及逃名久漸忘近來軒冕客無札到滄浪

聞淮揚凶荒

昨歲淮揚雨秋禾掩碧濤赤眉連楚塞白骨亂江皐轉徙春農急遲徊計部勞驚心魂夢裏彷彿聽呼號

暮春晚熱鄰友來坐花下

旱極春城熱朋來坐夕梧解衣攤石几蘸酒逺風鑪竹覆看花暗星流到月無戍樓喧鼓角夜半有啼烏

院夕

院夕開簾坐攤書滿竹牀無雲風助熱灑水地生涼蘿葉疎青蔓池花度晚香客來星月下欵欵說農桑

閒居檢故人書札遣悶

解束翻來札常如見故人兵戈愁少出鄰舍老多親習靜藏衣幘謀生厭米薪因風傳舊好同赴碧山春

曉

雀噪隣清曉無營起自徐眼昏仍小睡髮短省頻梳謝客迴車馬裁書略起居藥欄憎草蔓每日自揮鋤

獅子腦訪殷伯嚴

昨日郡中望此峰當夕陽撥雲尋逸老踏雨到山堂地隔烽烟盡人傳我輩狂試看空外鴈秋至已高翔

井陘 有淮陰侯祠

嗚咽城邊水猶疑戰士魂韓祠何日始孤碣至今存車馬迷山霧牛羊入縣門一燈茅店裏懷古向誰論

屏迹

滿目生堦草塵沙淨碧空竹新晴更綠雲薄晚

俱紅間可容才尖貧惟祝歲豐古人安避世隨
地有牆東

寄惲十四舍萬時在平定官署

孤亭萬井上几席見羣山旅夢通江水家書隔
固關車徒邊驛苦風雨布衣閒天外思恒嶽秋
雲可共攀

近秋

兀坐閒雙屐莓苔遍水城近秋雲易合當午日
微明忽訝寒蟬至羣喧蟋蟀生望晴如望雨家
計倚香秔

獨往

荷香引步屧出郭近長林每立孤霞外誰知獨
往心遠山晴見塔小市晚聞碪歸路沿新月空
牕拂素琴

方爾止來

江北推高隱胡為今在茲可憐烽火後正值雪
霜時舊好君休問人情我漸知回看春日暖且
與醉茅茨

西洞庭

亂離忍渡鴟夷水柔櫓輕檣范子舟人有漁樵
皆素侶地無烽火卽丹丘千家橘柚分田路十
里松杉擁石樓元宋興除高枕過願將蓑笠伴
魚鷗

九日遲客不至

今年九日寒太早菊花未放風淒淒野檻無人
草半死沙村多雨蟲亂啼已命山妻開臘酒頻
看稚子摘霜梨好客不來秋易過況聞西南多
鼓鼙

行藏

行藏久已付黃冠手種疎楊倚碧湍樵徑看雲
隨蠟屐山廚供客待魚竿鷗鳧白汎晴沙闊蘋
荡青圍野榻寒不是行歌耽寂樂江湖水澁鴈
歸難

懷古

繁華寂寞俱流水白草蒼葭萬古愁誰令亂蛩
催薄暮可憐落葉又深秋寒沙不辨毛公塚斷
石空傳建德樓眼見昆明吹劫火武陵何處欲
從遊

西郊

風吹荻葉滿魚梁野菊乘秋亦暫香邊郡早寒

沙漠漠水村多雨月蒼蒼常持白羽尋雲壑敢羨華裾負草堂何事暗蛩催鬢髮一年今已過重陽

答友

早向空山戀薜蘿蒼藤古樹伴行歌邊霜夜冷驚鴻鴈宫草秋深牧駱駝近日文章都下好三年涕淚野人多柴門水隔平橋斷莫訝無言到玉珂

村雨

細雨清笳野客悲尚平空有入山期風吹湓口雙鴻過霜落燕臺萬馬嘶避地何妨拾橡栗畏入眞合隱茅茨天涯到處驚鼙鼓愁卧無心對酒巵

白侍御函三先生祝髮隱清涼山

野寺清齋衲子同石橋紅葉飽天風世情不到孤雲外心事全消半偈中海國傳來新白馬山人誰識舊青驄不嫌詩酒汚禪地聽法常來就遠公

鄴下懷古

漳南落木遶寒雲野雉昏鴉魏武墳不信繁華成白草還將歌舞屬紅裙西園亂石來三國古瓦遺書認八分七十二陵空感慨至今誰説漢將軍

和秋水

天涯烽火倦遊歸剩有山光到竹扉溪畔小堂新别業日邊喬木舊王畿探幽已截紅藤杖避事長縣白苧衣爲報故人秋雨後青山一覽盡霏微

劉雲麓避亂來居郡中

空堦新雨鹿苔青有客攜棋伴草亭同是壯年吾較老共居斯世汝初經不緣兵火寧移棹反以憂虞得聚星卷帙長吟消白日莫悲搖落負山靈

行吟

依然漢月對清宵野岸行吟正寂寥南去旌旗開百粤西來烽火暗中條風塵滿目歸何黨意氣傷心已半消安得春農催解甲驚魂不用楚詞招

己丑生日

行歌何處問幽棲湓口孤城郡堞西漸覺悲歡

從俗懶漫將懷抱向人低驚猿莫訝頻移樹贏馬猶能惜障泥烽火近連冬未雪每逢喧樂倍淒淒

春夜微雪

孤城夜雪動春寒曉見歸雲勢已闌澗水暫消氷再合山園久凋土猶乾半生草澤驅耕犢千里沙風落戰鞍多難那堪生計迫青疇日日欲頻看

春郊

晴烟落日淨暉暉坐愛村橋晚未歸亂後鶯花春自好城中車馬客來稀浦沙向暖鴛鴦卧徑草初青蛺蝶飛待到南園花滿樹相過百遍定無違

齊河道中

河流頻入汶陽田大國笙竽憶惘然百里豺狼鳴白晝誰家雞犬卧寒烟黃榆亂塞門前路赤地猶橫隔歲船爲報遺黎應努力軍需方急水衡錢

長安雜興

日落蘆溝沙亂飛城頭風雨折旌旗囊空尚欲沽鄰酒秋盡何人問客衣絶域草衰蒼隼健故園溪淺白魚肥朱門夜夜鳴簫鼓未許羈愁夢暫歸

寄惲十四含萬

秣陵積雪擁歸輪生死論交十二春醉記隱憂同涕淚老逢喧樂總酸辛天邊甲冑疑無路海畔菰蘆合有人聞道近騎緱嶺鶴大河南望隔風塵

李都五約往竹村避暑熱不果赴再約以秋

屢約溪堂訪芰荷長途赤日嬾經過遙知亂竹圍雲水中有幽人獨嘯歌旱喜斑鳩呼暮雨曉催黃犢種秋禾舊遊憶在登高後紅葉青樽入夢多

城南

時從野老向桑麻無病何妨益鬢華薄海征鐃傳羽檄遙村社鼓隔霜笳客來自剥青桐子日暮偕看白藕花偶向城南茅店醉歸來溪柳半藏鴉

暑過

澤國陰多曉自寒荷池花葉未全殘客來正喜琴樽暇暑過真如法令寬石鼎茶聲看蠏目藥欄秋色上雞冠烽烟漸遠西成稔飽食應同父老懽

靈巖寺

雲外笙簧擁碧霞遊人爭看鐵袈裟虛巖白映山南日老蒻黄垂洞口花溪水過橋喧鸛鶴松根出石走龍蛇飛梯萬仞棲眞地可許尋源問鹿車

四月六日始暖

柴門烟暖綠初勻三月雖過尚晚春笳鼓不聞原僻地風霜歷盡自良辰怕臨廣座人憎老只解閒吟道合貧芍藥柳花休浪度試看烽火照三秦

豈料

少年猶記遇滄桑土窟山巔日走藏僻性那知人眼白安居喜見鬢毛蒼心隨麋鹿遊丹壑身在菰蘆戀草堂豈料臨衰看變態斷蓬漂梗總茫茫

奉寄孫鍾元先生時居蓟門九十二歲

邵許高風遠尚存傳經一代又蘇門庚年近百衣冠古意氣親人履杖尊客裏桑麻成井邑山中禮樂自乾坤徒聞處處行窩待數載先生不出村

懷太原傅青主

曾約溪村訪釣竿數年設榻待君歡亂離苦憶良朋少衰病應愁遠道難晉國山川容白髮中原天地此黄冠幸將卷帙傳高迹日向晴牕展畫看

春過

小園春過綠成圍鳥雀聲閒客到稀性好遨遊貧嬾出身多閱歷晚知非漫因短髮憎明鏡敢恃輕寒換薄衣聞道淦陽花欲盡可憐寂寞度芳菲

作屋

門前莫樹籬欲令烟水接伐柳作梁柱門裏長枝葉

郊夕

長堤下瞑色月出野塘虛何處蒹葭響烟中人打魚

題明妃畫

五月邊霜氈帳秋羅衣脫盡換貂裘蘆笳一夜
腸應斷畫上何緣不白頭

寄路甦生兄弟久寓吳門

六年風雨海門潮目斷征鴻不可招記得別時
春二月兩行烟柳濕楓橋

飲野人草堂醉後汎舟漳浦

風吹何處稻花香醉裏狂歌上野航怪底不知
殘暑在人家一帶有垂楊

題人野亭

溪上孤亭草樹幽月明常醉木蘭舟門前處處
秋瓜滿猶恐人疑是故侯

黃花谷

竹杖尋源入上方滿山樹葉晚蒼蒼亂碑零落
遊人少一道飛泉下夕陽

雨後

雨後看花踏錦泥殘雲猶傍古橋西黃鶯也解
留春色只在棠梨枝上啼

望嘍山

草徑頻危百丈懸山頭樓閣鎖春烟醉中曾倚
樓前樹當日登臨是少年

坐子勉閣中憶舍弟觀仲久留都下

千里驅車入暮笳御河烟柳半塵沙別來寒食
無多日小閣風吹楝子花

汎舟明湖

茂苑荒臺鹿自遊斷垣衰草隱朱樓宮中只有
明湖水依舊潺湲出御溝

燕京即事 選二

山前兎急鴈飛號黑霧黃塵落氈袍獵罷歸來
催夜飲江南少婦解弓刀

漢峙秦原罷曉鐘黃綃牙軸市塵封畫圖往往
多隆準傳是先朝舊御容

姜垓 如須山東萊陽人

挺城

一日復一日道衰仁讓徂鸞鳳失其侶且與燕
雀居朝食橡栗實夜宿蓬蒿廬髮鬅還自顧樂
少悲有餘靡靡攬芳草冉冉依井閭犁鋤非我
宇行路非我車振衣睠海嶽結軫臨青徐願得
同氣友寓之尺素書

寄年丈

飄飄楊白花溶溶大江水天衢既阻修良人隔
萬里妾身如飛蓬貞潔聊自矢朝立青雲端暮
倚朱樓裏四顧多徬徨塵沙蔽野起梧桐摧爲
薪蘭蕙化爲枳中夜坐長歎皓首思君子
楚山有良璞昆池有奇琛投之非其主誰能明
我心掩袖向前浦驅車出丹岑延頸蓬島上白
日忽西沉北首矚行旅邊雨正侵淫念我平生
交淚下霑衣襟

送楊明遠渡江

書記從征[illegible]軍諮入幕年六朝京口樹萬里海
閒船裘馬誰爲主才名自可憐西風征鴈急遲
爾菊花前

己丑仲春鄧尉探梅以雨阻留玄初先
生齋中用高季迪田居韻題贈七首

吹笛江城春事悲靈陂水葉晚離離花憐東閣
懷人日酒困西山卧病時風土新鶯啼更從歲
華社燕乳猶遲遙臺咫尺君應惜十步愁聞芳
草衰
江天漠漠白雲長鶴蓋鳧舟盡水鄉載雪一春
花不染傍湖千頃霧兼香寄詩遠道傷遲暮卷
幔空山怨夕陽二月蒼苔經雨滑故人高卧欲
迴腸
萬峰渺渺路難窮衣白山人自老翁坐卧荒山
愁對雨飄零故蔕亂經風草堂置酒寒花細小
艇歸莊雪浪空寥落叢香應未滅夜來遙憶翠
微中
南州宜有舊儒冠豁達慇勤奉客歡井底多煩
投轄飲烟中空擬放舟看風塵客裏三年久氷
雪花間二月寒爲問孤山林處士老妻稚子報
平安[illegible]
聞道仙人[illegible]閣居漁烟小聚滿村墟重思亂後
丁年使猶恨山中甲子書十畝耕雲梅自放萬
竿步屧竹新疎羅浮春色應須早驛騎相思已
漸除
谷口蒸梨味自全幾堪老大取人憐眼逢阮籍
翻愁白書對楊雄伴草玄杏柳他鄉寒食雨烟
花故國百重泉何時縞素雲霓會笠澤歸帆久
日邊
山暝鴉啼欲雨沙南鄰沽酒莫嫌賒佳人曉暉
氷爲簟公子宵遊玉作花屈宋招魂香未散苔

求欽客徑初斜月明巳照三更夢釆隱相逢處
士家

登靈巖詠懷往蹟

風泉欄楪酒城通夜夜君王醉舞同簫管遠銜
哀鼙急旌旗返蔽夕陽紅六龍盡閣虚無裏雙
鳳雲鬟想像中香徑琴臺俱泯滅長留明月照
吳宮

顧炎武 寧人江南崑山人

勞山歌

勞山拔地九千丈崔嵬勢壓齊之東下視大海
出日月上接元氣包鴻濛幽巖秘洞難具狀煙
霧合沓來千峰華樓獨收衆山景一一環立生
姿容上有巨峰最崱屴數載榛莽無人蹤重厓
複嶺行未極澗壑窈窕來相通天高日入不聞
語悄然萬木含悲風奇花名藥絶凡境世人不
識疑天工云是老子曾過此後有濟北黄石公
至今號作神人宅憑高結構留仙宮吾聞東岳
泰山爲最大虞帝柴望秦皇封其東直走千餘
里山形不絶連虚空自此一山奠海右截然世
界稱域中以外島嶼不可計紛紜出没多魚龍
入神祠宇在其内往往棋置生金銅古言齊富
次卽墨何以滿目皆蒿蓬捕魚山之旁伐木山
之中猶見山樵與村童春日會鼓聲逢逢此山
之高過岱宗或者其讓雲雨功宣氣生物理則
同旁薄萬古無終窮何時結屋依長松嘯歌山
椒一老翁

大同西口雜詩

駿骨來西部名茶出富陽年年天馬至歲歲酪
奴忙蹴地秋雲白臨爐早酎香和戎眞利國烽
火罷邊防
舊日豐州地于今號板升印鹽和菜滑調乳入
茶凝塞北思脣齒河東問股肱獨餘京洛吏終
日戍樓憑

安平君祠 在卽墨縣今廢

太息全齊霸業遺如君眞是一男兒功成棧道
迎王日志決危城仗鍤時飢鳥尚銜庭下粒老
牛猶飲穴邊池可憐王建降秦後千古無人解
出奇

劉諫議祠 在昌平舊縣今廢

皂囊青史漫傳名白日黄泉氣未平自古國亡

緣官者可憐身没尚書生荒阡草長妖狐出舊驛風寒倦馬行一自德陵升馭後山河祠廟總淪傾

居庸關

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澗泉流鳥道懸百二山河臨大漠十三陵寢奠雄邊橫分燕代開戎索遠鑒金元列史編在昔守邦須設險只今刁斗尚依然

極目危巒望八荒浮雲夕日遍山黄全收燕地當年大不斷秦城自古長北狩千官塵土木西來羣盜失金湯空山向晚城先閉寥落居人畏虎狼

謁周公廟

道化千年後明禋一國中禮猶先世守制比百王崇配食唯元子烝嘗遍列公祠田還割魯氏系獨傳東有祭田碑言周公之後東野氏今爲東姓舊史書茅闕新詩采閟宮巋然遺殿在不與漢侯同

衡王府

賜履因齊國分枝自憲宗能言皆詔予山澤盡疏封地號東秦古王稱叔父恭穿池通海氣起榭出林容岳里生秋草牛山見夕烽蛇遊宮内道鳥啄殿前松失國非奔莒亡王不住共雍門今有歎流涕一相逢

舊滄州

落日空城内停驂問路岐曾經看百戰唯有一狻猊

圍城 選一

莫向山中問酒家行人一去卽天涯長安道上多男子又得相逢廣柳車

劉城 伯宗江南貴池人嶧桐後集

蘆父謠

不量舊洲崩只量新洲長不向疎蘆行但向密蘆文

大吏量小吏大胥量小胥小胥量萬戶量金不量蘆

蘆中人亦何苦不怨蘆無花不怨官如虎但怨大江中無故洲如許

秋懷 十六首選二

黄金亦以盡紅顏亦以衰欲學長年術大藥苦無資此身同秋草豈得久葳蕤繁憂與嚴霜同

爲萬里師惟有修名在千秋不可欺
秋風旣以勁秋雨何淒淒落葉積階砌朱華萎
陂池閒庭淅瀝夜棲鳥斷續啼遊子悲遠道棄
妾怨空閨達人動慷慨貞士抱幾希吾生豈百
卉但傍三春暉

古意寄答友人

平陵古荒郊自昔多俠義擊漂一女流淚識究
臣志伯桃遊學徒置濟友生事千秋瀨水芳一
抔萧塘記追懷古處心樂此非矜異此事勿云
希人方猷高蹤

哭史公

大臣誰死國賤子哭燕臺力竭告無罪魂招誓
不廻到今眞取義自古所難才南渡從前有惟
公獨可哀

杜宇

欲拜無繇見聞聲尚可尋雲安終古地望帝不
灰心血染花成色魂依鳥作音孤臣亦精衛起
立看橫參

春日漫興五首選一

眞覺從前事事非息黥補劓破重圍不求甚解

書常讀亦欲無言塵豈揮衣製水田領尚澗冠
裁竹籜髮堪晞尺申曝背茅茨裏惟待春深上
釣磯

寄沈崑銅

家瞰江流日夜馳思讐回首夢中悲望門隅歲
思張儉複壁移時出趙岐南渡只餘花作曲北
來每聽角橫吹故人寥落星辰在勞爾臨風勸
酒巵

題王公儼石泉

飛瀑寒流滴瀝來石魂氷魄絶纖埃莫將一句
通漁棹綫到人間不復廻

冒襄 辟疆巢民江南如臯人 水繪菴詩存

寒夜聽白三彈琵琶歌

兩月詩酒無不爲晨昏放浪窮端倪描畫雪月
罄毫髮撫摩鐘鼎通精微雜沓上客成夙約許
陳譚黃來何遲昨日陳君傳語至白生琵琶絶
愚智非爾空堂響不張大集諸君謀一醉主人
是日値清齋張燈置酒忙安排窺烟異鳥棲紅
沼隔霧紛葩墮紫釵燈出文心寫生手化人幻
巧通蝌蚪五狠枕海廻紫濤乃有奇技如二友

謂吳友觀包燈白三彈琵琶也那知陳白去他席諸君惝怳增不懌
茶聲騰沸松風翻滿堂燈酒徒促刺主人大叫
非吾心七十日來稱朱琴豈有此會阻高深着
屐衝寒愜所尋闖然一聲塞斗室小飲數人靜
如漆交加驩咲步語繁頓令四座無容膝白生
嬾慢眞清狂諸君且坐盡一觴我彈琵琶本無
方上窮寥廓下蒼茫朱阮久杳叚師失北宋忽
雷難再得只有陳隋遺恨聲千年宛轉纏胸臆
我今爲彈聲瑟瑟譜入詩文成絕筆細如幽蘭
微一咲烟視媚行銷衆妙猛如鐵甲攢大羽萬
馬迸落到大囊憂銅聲閉假龍吟拉木風號[illegible]
虎嘯忽然玉碎與珠拋緩散播逸不自料我[illegible]
君手無消息霜天古木孤鴻叫白生此技誠難
名陳隋亡國皆文人頓挫瀏灕得至性幽抑怨
斷傳深情我輩飄零悲本地流連傾倒盈心淚
不須鬬首濕青衫只覺低迴傷舊事我有萬感
付琵琶我有長歌手入乂一滴不飲只謀酒平
生好客無其家且嚼氷雪酬歲暮明年浪迹遊
天涯

秋夜集紫莕山房

多少南朝事樓頭幕府山狂客脫帽坐醉擬射
鵰還燈火秋偏盛英雄老畏開翩翩徐孝穆宮
體贈紅顏

憶友

憶在元規坐交懽趙倚樓酒狂能跳盪詩瘦更
風流賦鵬嗟何遽騎箕恨莫留烏衣門第在每
過只低頭

懷紀伯紫

紀老詩名健飄零氣更遒五言追栗里入口任
眞州世已歌衰鳳公偏愛海鷗朱門蓬戶似[illegible]
迹泥羊求[illegible]

寄友

鹽官留滯歎蹉跎遺老飄零事若何萬里烽烟
橫白鴈五都荆棘沒銅駝遙瞻吳苑鄉關隔近
接邗江涕淚多聞道子山消息在白頭紅豆只
悲歌

水繪菴送方謙六之燕喜其尊大人全
家入關

茅堂兩月共悲歌送子辭家意若何萬里窮邊
迎白髮五更獨客走黃河長途斥堠烽烟盛逼

歲貧裴雨雪多自是天涯懸老眼揚鞭速去莫
蹉跎

顧子兼重來過訪書贈

三十年前過半塘艤舟宅畔共徜徉珠槃畫擁
文壇酒錦瑟宵焚秘閣香老我愁深懷昔夢逢
君病起挾秋霜蓬蒿細話前朝事海內何人厭
老狂

題美人畫冊

半掩香閨靜不譁一枝瘦影只橫斜凝眸忽漫
關情思生小猧兒睡落花
拂地垂楊黛色凝瑣牕春思溼紅冰流鶯兩兩
空言語小着羅衣總不勝

觀劇

最無消息是清音竹肉喧闐未易尋唱到情來
生意思一絲裊裊碧雲心

贈柳敬亭

憶昔孤軍鄂渚秋武昌城外戰雲愁如今衰白
誰相問獨對西風哭故侯

小秦淮曲

複道迴廊畫檻多菱花牕子貼香羅朱樓傍晚
開三面五色琉璃射綠波
艇子銀燈唱入城船中樓上光縱橫湘文不捲
人斜對中有鸚哥話未成
澹烟絲柳胥橫塘明月清秋讀謝莊夾岸哀箏
橫笛外誰家小立怨昏黃

宋　曹 彬臣　射陵　江南鹽城人

題飲犢圖

神龍安可遯騶虎亦當衛物變感所思從倚獨
躊躇翹蹟懷頴陽天地與我俱聖哲不可覯安
能事庸愚緬懷飲犢人自與常流殊志堅不可
移道大良難拘我心將何為頫首慨桑榆

修禊日登甓湖塔和韻

登高縱流目抗迹推羽翰俯仰昧節候回顧皆
狂瀾悠悠動山響鳴禽集渚灘惠風蕩羣物白
日麗河干原隰舒新柳拂霄避春寒萬籟揚妙
音蜉蝣付草端夕曛野氣薄斂步尋幽蘭禊事
挹林巒戀此平生歡晤言不能罷並坐重盤桓

題李鏡月遊七星巖圖

陳詩謝匡君轍迹厭平坦翹足周丹壑慷慨騰
風轍更上羅浮巔與來不暇嫻物變感所思扳

星悲世短高雲起危岑清泉澄白眼隨山躡飛
巖藉石意不返披圖發長嘯翛然樂疎散舉動
篤平生惟恐負慙赧卓識凌天外勝遊幸不晚

得家書

出門不覺遠遊子畏孤征旅夢經三月鄉心又
五更荒鐘連夜雨早鴈度江晴莫謂歸期晚秋
深見客情

晚過靈隱寺訪晦大士

曳屐夕陽動疎鐘晚寂然累榛窺古佛紅樹鎖
飛泉道氣祈山外秋風一杖前不須復登眺飯
罷學安禪

登金山

寒碧虛沙立山懸野火奔畫船銜寺面霜堞鎖
江根今古風波地魚龍變化門已知歸路杳處
處總黃昏

得程千一金陵消息

萬山隨爾去孤旅念君情歲月離人重文章避
世輕壯懷窮獵馬寒雨暗江城莫歎秋蓬轉無
心白髮生

晚出鶴林寺

飄然客思繁孤亭曲徑穿林帶數星到處牛羊
歸路險一時烽火夜來青愁中白髮因山改定
裏高僧有鶴聽秪見米顛遺穴在杜鵑花事已
冥冥

晚遊雙峰

客裏西風遠畫樓昔年簫鼓動宸遊六橋柳暗
歸踪杳萬壑鐘浮野殿秋嶽氣未消南渡恨湖
光偏起越鄉愁芙蓉看罷歌初轉月到疎簾莫
上鈎

甘京 健齋江西南豐人 軸園不焚詩

魏和公吾廬詩

翠微拔地數千尺水閣崚嶒鑿山石季子結廬
據石巔萬壑千峰列几席有時隻手摩青天問
天何處有虞淵南之瓊海北燕市空走人間路
萬里歸來築室曰吾廬丈夫丘壑豈得已

舟赴平西過任道援云凝叔已過此赴
黎川矣悵然有作兼懷遠遊諸子

逢人岸北臨開棹傅子平西已過車契闊不能
謀信宿壯懷如此作馳驅江天風雨孤篷暗道
路兵戈野店虛里縣往來戍阻隔天涯消息更

何如

上新河竹枝詞

日日小潮算大潮初三初八十三朝乘潮來往漁船小一手扳罾一手摇

史玄 弱翁江南吳江人

泊温州城下望江心寺

蜃氣清如此江心意渺然雲平孤嶼寺樹冷一洲烟唄發虚巖磬潮歸落日船旅人方有事吟眺未能前

送[illegible]孫之永嘉雨宿錢塘江口

雨宿錢塘夜孤蓬亂葦傍潮聲連雨到暝色至江長千里懷前路五更思故鄉白頭仍有事不敢問滄浪

游謝公石門山同龍友孟貞

青嶂懸崖斷雙巖峙石門日晴曛草色松緑静雲根謝客真同屐桃源别有村天台多瀑水此處似兒孫

東湖雜詩

鼓角喧前浦防秋士馬過近聞山海動遠戍甲兵多江草無榮色軍聲有夜歌何堪數遣調烽火到滄波

極目蒼濤静晴空雙嶼分霜紅百里橘水白一湖雲丹鼎留仙火金書尚禹文烟光暄色薄獨立睇斜曛

西望藏軍洞君王舊事非城空賓客散戍老甲兵稀香徑埋幽草梧宫暗落暉山頭迷眺處白鶴自忘歸

張自烈 爾公芑山江西袁州人

南樵暮春即事

數年襆被落他鄉又見流光過短牆草睡不思春光太（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見述異志）花酣應憶日初長白雲到眼魂千里青叟隨身影半牀人事凄涼腸欲斷狂歌何處濯滄浪

護竹

三年閉戶絶埃塵種竹堦前伴此身（乙酉至丁亥寓信州葛川杜門不出者凡三年戊子攜母還袁州）莫遣風來摧折盡兒孫還見舊時春

林古度 茂之那子福建福清人

新柳篇

東風吹動楊柳時初縈霧縷綰烟絲沿河間陌

方榮樹雖雪辭霜始放枝枝頭樹底看仍舊淑氣纔融春乍透濃潛輕黃尚未勻參差淺碧猶難驟輕黃淺碧露郊墟借草分蒲嫩有餘裊裊亭亭嬌且怯纖梢短綫非一葉王恭張緒漫爭論旅舍邊營正愴魂可堪繫馬章臺畔漸許藏烏向白門白門紫塞那堪比逗暖疑寒異生死楚澤拂應齊漢宮眠未起舞出腰肢鬭並柔畫來眉黛纖能擬此時宛彼欲成行此時攀折待條長翠樓忽使佳人悔驛路將令遊子傷曳雨搖烟汨猶給艷李穠桃色俱醒玉關羌笛動遙聲灞水隋堤弄微影聲聲影影總愁人軟媚颻揚詎可陳渤海高叢爭擬貴金城重見易傷神多少鬢顏銷歇盡曾如楊柳故還新

新燕篇

新燕至語呢喃連翩辭海上迢遞到江南去秋相別年應兩今歲重逢月又三三月晴光帶百鳥爭羣逐隊齊飛繞若似雙棲畫棟春誰如並甃珠簾曉珠簾翠幕屢疑猜畫棟雕梁認幾回寂寞舊巢仍自覓殷勤遠道為誰來來尋故壘添辛苦多少新人更舊主數數身輕楊柳風低低翅溼梨花雨花邊柳外舞差池掠水銜泥無暇時忽向歌臺拂絃管乍臨妝閣礙游絲一朝復一日朝出暮還入繫縷事猶存司分期已及王謝豪華久已非至今古巷問烏衣莫教侶失情空斷待得雛成秋共歸

雨後殘月

雨罷看殘月光如向滿時四山唯一靜孤閣轉多奇以寂涼潛透微微影漸移西東聊與辨覺我太眠遲

唐階泰 字子[illegible]之四川遂州人

蘇州僦居不得有感

不是碧山妬如何鬼市驕蠶鵝非我力鷦鼠笑人勞十二峰猶在六千路未遙獨憐朱戶月滿壁映弓刀

楊爽 子常江南常熟人

江郎山

江郎三片石聳拔似浮屠闊說陰晴異行看汾合殊種蓮餐道侶對奕少樵夫過客休惆悵天梯自古無 山有金蓮池

建溪

艇子飄搖下青移對岸峰一灘溪一曲千里石千重鴻雁應難到鳧鷺亦少逢深潭與急峽曾説有蛟龍

無題

閨中春思向花溪羅綺紛紛上大堤黃鶯不管人間事逞着東風不住啼

陳濟生 皇士江南長洲人 選徵須貴詩

蕪城梅花嶺下拜史相國墓作開律一首

一坏荒冢面蕪城松柏無多鶯弄聲安得老梅千萬樹落花如土覆麒麟

嚴　熊 武伯江南常熟人

曉景

行李未登程人情盡欲行炊羹飯牛火驚夢叱驢聲露下寒知重蟾殘潛失明遙聞雞犬處隱約過荒城

午景

草草歎徒勞晴沙午更高車遙欣近店馬倦疾投槽酒味醇漓雜人聲去住嘈倚囊成小甜破瞌首頻搔

暮景

斜照望中垂烟凝山紫時市梢留客滿剎外坐僧疲塵面急須浣草牀休更移昏燈一兩焰挂壁伴吟詩

王　璜 元偉江南上元人 南陔集

夜者日之餘

日出羣動喧日入羣動寂擾擾百年內誰能卸羈靮曖曖時向昏悠悠塵慮滌屏息歷嚴更青燈熒素壁旦晝徒紛營澄懷得簡剔匪直脫誤書思之疑義析始覺夜氣清遺暉天所錫凜哉大易言君子貴夕惕

賈從南王日華沈修能晚過小酌次日華韻

駭鱗潛重淵驚羽棲層枝達人審物候舒卷從天時眷懷二三子顧我臨前墀盛夏苦埃鬱溽暑如蒸炊赤日忽西馳皓月窺梁楣雙桐激清響拂坐生涼飔塵揮四德頌罍傾三雅巵即境屏餘慕怡曠良在茲願言數晨夕析賞無虛期

莊居即事

薄暮雨霏微停車半掩扉江睛平野去木引亂

鴉飛雞犬驚深巷牛羊下落暉篝燈初晏坐吾
意憯忘歸

和宗子發移居二首

移家依委巷將母侍高堂竹素書千卷蒲荷水
一方坐搜真隱傳時爇小宗香況有南鄰伴賞
奇興不忘

滔滔滄海上眇眇隔江愁楚澤存三戶昭陽寄
一丘飯牛歌夜旦牧豕讀春秋何日山陰棹從
君訪舊遊

題金孝章春草閒房

坐來春草閉閒房門外囂塵卽異鄉張廌避人
唯竹徑幼安逃海只藜牀披帷斯在稱名士隱
几遙看揖古皇自笑疎慵遺萬事催逋猶有筆
耕忙

吴門訪徐元歎

何處溪山曳短筇誤從城郭訊高踪埋名或恐
同梅福問字曾聞擬顧雍人卧荒菴依落木客
停孤舫聽疎鐘相逢莫語興亡事耕稼惟應學
老農

雷士俊 伯顴陝西涇陽人 艾陵詩集

春日詠懷

牕前有小樹嚴霜凋華滋徘徊獨行行攀條折
其枝沉吟不欲折枝折心恐披豈伊愛此樹二
人手植之牆頭餘落日婣婣夕風吹歸鴉飛鳴
過嗚咽涕漣洏

青青道旁柳潺潺澗中水柳枯春復榮水逝來
如駛人生百年間一死無活理佇立臨岐路悠
然念君子焉能乘雲翔阻絕動盈咫登高望丘
墓前後長荊杞聖愚固皆然鮮民悲天圯孤鳥
蹲寒樹向夕鳴不已

步登蜀岡上遙望廣陵城獨立衣縹緲颯灑起
風聲大道何盤盤匹馬自孤征荒徑埋瓦礫山
寺空崢嶸日光乍有無白雲樹杪生回首睇吾
廬雙眼淚縱橫

貽孫豹人

知君名已久握手締婚姻短札踰千紙高談輒
十旬情堪同管鮑世自擬朱陳送老干戈際秦
川兩釣綸

月夜同王築夫教場乘涼時築夫令子
季止吾兒穀與偕

緩步行空澗青天遠去低風吹衣婀娜月照草萋萋教子思千卷營生志一犂鄉人分隊語散坐任東西

曉寢

曙色侵牕紙人聲自近鄰高吟還永夜穩睡忽清晨覓食聞兒哭披衣歎世屯茅簷多野雀喧噪亦何頻

寄王棨夫

寂寞荒村靜端居念遠朋天寒空樹木水落見溝塍婞節令人罪奇窮吾道應琴書敦宿好高步躡顔曾

冬至曉發港口

旭日含雲霧横舟古樹斜天空翔鴈鶩澗冷蟄龍蛇破屋臨危岸荒墳散遠沙千官朝北闕禮異舊王家

苟城 嚴尹江南溧陽人

贈廣陵施念山

鴟梟飽腐鼠鳳凰饑竹實取食分明殊胡爲計得失世人乃不察紛紛競口舌涇流與渭流清濁詎難識

湯潛 桴莊江南蘇州人

鴈宕戴菊寄謝貞明王子

故人丘壑意動靜此花中日日籬根下閒吟興不窮色幽如在定香冷欲歸空物亦從緣異山牕便不同

衲子道明云瀆川陶古石家菊甚好兒子中偕看有詩二首予亦與發詩以招之

聞說陶家菊已開乘閒踏過野橋來秋山一路惟紅葉古逕孤笻半綠苔既有斷雲隨柱杖可無老衲話深杯蘿門何處通幽曲背指寒花屋後栽

靳應昇 茶坡江南山陽人 渡河集

廣陵楊花篇

行人莫上廣陵城廣陵楊花傷我情行人莫過廣陵路一片楊花一回顧憶昔廣陵江水春二十四橋多麗人穠栗一聲塌城角畫閣珠簾皆寂寞我來逡巡邗溝涯溝裏溝外空楊花客遊不問薔薇觀馬走不向玉鉤斜楊花三月如白雪日日春風吹不歇風吹花落可奈何祇令愁

人腸欲絶吁嗟乎榮枯哀樂無時休我爲君勸
君莫愁風流千古隋天子回首雷塘只麻丘

柴紹炳 虎臣浙江仁和人

卓烈婦 前指揮卓焕妻錢宜人乙酉揚州郡城陷投水死

廣陵花月擁高樓樓上珠簾珊瑚鉤只道羅綺
鋪繡陌誰知烽火逼江頭旌旗萬隊城邊樹黑
雲如凝矢如注爭鎖妖嬈歸帳來亂捲啼聲隨
馬去卓婦錢女女丈夫勇能截鐵智盤珠策從
張許圍中決氣自聶荊劍底紓登堂破壁陳原
謾存身何似潔身美毋爲妾進著頭餐妾爲毋
蹈池中水清瀾碧漪翠漣漣珠墜滄浪光耀天
懷兒驚碎萍心月帶戚悲殘樹杪烟烈烈幾曾
居孀孀求仁得仁眞自樂揚子何如池水香瀨
水娥江相繼作兩地參天此一身偷生隱忍可
憐人卓家有婦邦江畔千秋生氣豈沉淪前朝
騎馬昨朝死紛紛多見誰及此二十年前余有
言大都女人勝男子

吳山春望和張岱音作

及爾吳山攬落暉江南風景自依依雪消春色
江湖闊樹隱晴烟島嶼微故苑草生麋鹿上高
臺花滿鷓鴣飛誰知目送年華好腸斷登臨淚
濕衣

俞國賢 穎齋浙江山陰籍江南江都人

夏夜讀書

涷雨却炎暑雲月破微障南風竹間來坐久得
清曠燒紫動飛蚊蝙蝠撲衣桁枕簟非不佳一
卷未忍放詩書詎悞人吾志頗不償逝將窮鑽
研聊以愜所尚

軍中

蠢爾寇爲虐赤子罹迍邅王師飛壓境兵燄方
熾然東山數百里去去無人烟烏鳶啄腐骨烽
燧明高天落日下大營令肅壁壘堅鳴刀起四
野警夜中心懸垢身裹重甲蝨蟣憑緣延寶劍
欲出鋏雕弧不弛弦決皆誓滅此埽穢驅腥羶
苟得生靈安豈畏溝壑塡丈夫旣許國那能圖
萬全

寶刀歌

伊誰百煉錕鋙鐵曾斷生蛟入龍穴一條明水
掌內橫寒芒似積陰山雪有時風雨颯古堂夜
半精靈聲切切滄桑人代屢變更青山黄土埋

英傑寶物斫陣尺幾回星星未見鋒銛鈌細佽肯陷狐狸胸大才終染豺狼血嗚呼我今何幸乃得此誓與同生復同死

黃河

乘流溯禹鑿眼底足風濤似練寒光遠如山雪浪高壯心憑眺湯王事豈賢勞懷古情何限悲歌瀉濁醪

與史文玆飲月下

砌菊凌霜淨庭柯照月空一盃紅玉灎佳夕素心同鴈度浮烟外蟲吟敗草中物情猶惜晚吾鬢已成翁

歸來

銷盡雄心卸鐵衣扁舟江滸澹然歸解絛鷹隼秋天曠脫串驊騮夜牧肥恭圃一區行灌畝遺書幾卷坐忘機凝尋芝草隨商皓翻惜當年賦采薇

展先子墓晚歸即事

罷埽春山歸路遲東風絲雨帶寒吹棲靈鐘動紅橋暝不信遊人尚水嬉

沈叔埏 宏度浙江錢塘人

湖上

垂柳垂楊烟朦朧游絲飛絮飄晴空珠勒香車迷曉霧嬌鶯乳燕啼春風憶昔笙歌催日暮花開花落西陵渡彩雲片片撲人衣猶是蕭娘松柏路夜深走馬斷橋頭鬼啼月黑聲啾啾

登吳山絕頂

徙倚吳山上山光晚更清孤峰低白日半嶺夾長城海樹連天沒江湖到越平松風何處起遙逐寺鐘鳴

遣懷與徐孝光許大辛欲爾

沙鳥飛飛過遠洲故園多病强登樓千山梅蕊寒爭發十月河澌凍不流誰道丹砂能却疾那知白墮未消憂相逢莫問升沉事楓葉蕭蕭起暮愁

于忠肅祠

于公遺廟南山下旌旆蕭森極望中野老逢春常薦醴石亹向晚自嘶風人摩斷碣青霜冷烏啄荒苔碧瓦空知倚遙天長劍動暮雲殘照欲成虹

相思曲

憐儂一夢路千重郎在他鄉復夢儂郎夢來時儂夢去相思依舊不相逢

旅夜

江南花草正初冬遙憶秦樓十二重覺後忽驚身在客生憎夢裏五更鐘

吳拱宸 襄宗號華陽散人江南丹徒人 [illegible]齋集

豐城兵火後荒涼竟無客舍

乾坤何處不干戈四海難容一客過觸世姓名隨地變傷人鬢角小心多饑寒勞頓身非屈門户江山事總訛縱有桃源千百里也應無地避風波

離虎丘

萬里風霜十八秋姓名無地不淹留長當佞佛微嫌疑何用爲家半在舟歸思搖搖同野鹿畏人切切似沙鷗愍勤海湧峰邊水好載淒涼向北流

方　思 原名孔炳字闇孚江南桐城人

岐亭曉發

黃雞催曉叫細馬候人馱估客出門少官兵爲盜多裝輕童不怯山險路常邊漸喜江天近漁

舟寄浩歌

過金斗假憩僧廬兼懷龔諧王李秀丹秦虞恒龔鳴玉孝緒孝積伯通諸子

教弩臺前寺别來二十年空門逃劫火破殿續香烟幾箇僧皆老三間屋借眠相逢詢市巷何處故家遷

重過新淦縣

失路重尋友孤城草木疎店寒還宿客市熟肯賒魚廢廟周瑜像荒山梅福居再來依古蹟人道是樵漁

遺民詩目錄

卷六

陳恭尹 字元孝廣東羅浮人布衣自幼有異[illegible]屈大均稱嶺南三大家著獨漉集父邦彥以殉事死粵難宦烈

方以智 字密之桐城人進士官翰林檢討中丞仁植公長子當中丞撫楚時武陵督師與熊總理先後養寇之局成中丞獨激厲左帥皆共滅賊卒以失道對簿為武陵所阱中丞以八載八捷功免再起屯田都御史而時不可為未幾京師陷南中黨禍興中丞與以智為馬阮所首欲甘心者以智遂亡去乙酉後逃于釋歸法青原山稱無可大師又字藥地晚年工畫

曾燦 字青藜陝西籍江西寧都人其先多貴顯與兄庭聞俱有詩名隱居吳門光福還過日集行世

劉文炤 字雪舫北直大興人襲封新樂侯甲申全家殉難文炤年十五留延宗祧隱居珠湖著蘊真堂偶存

費密 字此度號燕峯四川新繁人官授中書讀書講學生徒滿齋每有嘉言高論必曰吾聞父訓如此為詩淋漓歌嘯精練之語峻遠之格人所推服又能隸下北平韓畕曾為塗乙詩草感而為之立傳隱居野田著燕峯集諸書行世子錫璜錫琮俱能讀父書

顧有孝 字茂倫吳江人文學者書娛老自號雪灘釣叟

韓畕 字經正一字石耕東林宿學參夫先生次子負性孤僻率行己意與兄田俱無家室喪亂以來多客于人凡所主家皆事之惟謹欲餽之衣置其臥所畕間取衣之不問所從來若使之知即不受嘗飲酒家酣飽而去庸保追取直酒家止之他日得白金數兩盡付酒家償直會善琴意若歡即彈人有請彈者終不為彈方彈時有人稱善又即止平生以此多困著有天樵子集

高兆 字雲容號固齋福建侯官人廣文遊善小楷著遺安堂草

陸世鎣 字彥修長洲人孝廉有集行世

潘問奇 字雪帆錢塘布衣一生孤寂如僧詩與田梅岑合刻又著拜鵑堂草客死揚州天寧寺太守傅譚澤洪重其人塟之平山堂側為文誌其墓查士標書丹

王巖 字平格一字築夫陝西長安人揚州廩生善古文詞

魏應星 字弁山揚州興化人貢士官滇中別駕

胡春生 字夏昌別號赤岸歙縣人其先世本吕姓以事改姓胡其父光吉公官鴻臚擁重資任俠江淮間從居江都春生亦喜結客讀書好古名動南北當是時魏璫黨人從中柄用權豹彌天下名士有不出其門者禍讀至鴻臚公因以倦於事情家中落崇禎末流寇侵犯江淮春生移家池州復從金陵隱於峽黃善作水墨山水寸軸萬里雲烟變態隨手出沒世爭購之著書數百篇

洪瀛 字仙客歙縣人為詩好離騷及唐李賀明徐渭諸家烈皇帝時上書言事甲申三月京師陷聞戶部尚書倪鴻寶死難乃遂潛歸江南晚年自號顛一道人明莊老之學精於洞山宗旨詩有善愁堂集

倪元善 字玄度號資生桐城人太僕蔚吉公之仲子也少負才望鐵戶讀學工古文詩辭尤善鍾王書法萬曆己酉中副車天啓甲子遊京師入北雍因子天即丁卯登鄉舉遂棄帖括甲申以左侍御貞介公薦授工部司務乙酉棄官歸里與左貞介姚樗叟逍遙山水所著有小鄉媛諸集行世

莫秉清 字紫仙上海人文學為雲卿公孫與王光承吳騏共稱高士善書法

張飄 [illegible]

湯纘禹 [illegible]城人合肥[illegible]居貞不愧漢[illegible]倪軍不行與王撰齊名

石𥖁 字䃗崑陝西三原人閱中失守上疏復三策不報痛哭出都門真節士也

蕭雲從 字尺木號默思蕪湖人善畫山水

吳孟堅 字子班貴池人諱應箕公冢子能守父志聞應箕公絕命斷句有千世文章百世人孟堅所著又能永歎激頑南史有云得無始厥之力乎

遺民集卷第六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陳恭尹 字元孝廣東羅浮人 獨漉堂集

夷山謠 夷山侯嘉猷所居

古夷山今平地車馬東西馳屠兒倚刀醉梁園枯草鷹嘯風公子翩翩持角弓

南岳道中從石浪菴上至高臺寺

晨飯氣始晴初日在山缺紆廻出林莽揖與老僧別摳衣陟天路百里上積雪適來歷崔嵬反視若丘垤清泠墜冰響淅瀝霜枝折中峰方眇然將登且當歇

登祝融峰

祝融高不測雲雨及其半濛濛在太古乾坤猶未判九州有餘覽旭日夜中旦臨睨懷百憂因高發[illegible]歎

下祝融峰向白門寺道中作

拔離中林雪厭浥下山路緣高凜若墜身外不敢顧藤蔓援我行飛鳥爭我度我下羣木鳴我上寒雲沍迹從逝溪遠心與幽賞住萬里方自今重期豈能預遲遲聞遠鐘懍懍日將暮

早發新塘浦向廣州東山舟中作

寡出春巳生多愁老先及窮簷思良友凍浦命朝檝依依海日上稍稍寒霏入物象交晦明峰雲屢開闔火田赤尚燒水岸青猶溼秀色與遠林芳華冐平陘去目方屢延歸流一何急前禽如退飛昔嶼若遺粒菱蔓或浮沒石竅有呼吸傷哉逝川歎慟矣岐途泣百年曾幾何三十未能立

羅浮蝴蝶歌送屈翁山

羅浮大蝴蝶言是小鳳皇六足盤胸間四翅交文章脩眉若楊葉繡腹如垂囊仙人愛文采挾之游帝傍雲霞爲友朋沆瀣爲酒漿倦息珠闕上饑采若木英四海安足飛來下君子堂堂中有行子比德共翱翔

游七星巖

立馬眺平蕪蕭蕭見蒼壁不知何處雲飛作茲山石嵯峨各異勢紛詭非一色旁通類戶牖中虛成室宅藤根上鬱盤石乳下涓滴時聞鐘磬鳴宛若仙源隔靈峰互虧蔽微徑緣空隙頗疑混沌初有此機巧迹遨遊茲已屢歲月眞如擲川原無古今世事空疇昔徘徊倚層巔北風感行客

宿寶積寺

躋險力未疲白日停西峰將酌石上泉迤邐投雲松幽寺肅古苔絶壁懸高窗列席就清陰開襟面涼風石牀倚林標遠眺千里江原野漸微沒井邑方空濛今古一朝暮宇宙何終窮茫茫大夢內往哲留其蹤聊爲命壺觴冥寄開心胸

游黃龍洞

春草夏更長洞門藹餘綠晨興理孤策衣露時霑渥緬邈睇衆峰逶紆赴長谷粼粼涉溪影蕭蕭騎巖竹風磴炫雜花雲潭亂雙瀑沫雨晴驟飛游鱗清可掬荒宮久榛莽石岸多隈曲方齊昔人蹤茲焉遂幽築

耕田歌

耕田樂耕田苦樂哉樂有年苦哉不可言春未至先扶犂霜華重土氣肥春巳至農事始雞未鳴耕者起泥汩汩水生光二月稻芽三月打秧五月收花六月垂垂黃再熟之田始有望三月打秧六月薅草一熟之田九月始得穫稻上官

不待熟不熟昨日取錢今取穀西鄰典衣東賣犢黃犢用力且勿苦屠家明日懸爾股

祭幽歌

天低野黑鐘磬冷高臺火炬紅無影招魂竹竿垂至地萬衆無聲大師睡林根水際光窅冥欲動不動如有形陰風吹沙利如箭蚱蜢橫飛撲人面鬼王丈六鬚髮丹金鈴召鬼爭盤餐黃香揷筵月晶晶瓦罍不盈紙衣小倏如聞笑忽而啼笑何丈夫啼女兒殘形敗血生荒草有棺無棺安可保骨肉當前喚不聞半夜依人思一飽綠楊絲繞白楊樹魂來作風歸作雨西頭落日東頭來後人仍爲今人哀

猿聲歌

十八灘頭波突兀孤舟十夕不得發蒹葭敗葉鳴括括江天霜滿墜小月烏猿一聲一白髮

送雪公歸耕蒼梧歌

蒼鷹六翮不上天化爲春鳩啄人田壯士有力不搏虎兩角肥牛耕瘠土毛摧羽落君莫歎龍屈蛇伸自終古送君耕耕何所上有蒼梧之深山下有牂牁之長浦浦下山田田上野荷鍤來歸日當午曲枕右肱樹左股萬事不理望膏雨

南海神祠古木綿花歌

祝融帝子天人傑凡材不敢宮前列挺生奇樹號木綿特立南州持絳節拔地孤根自攫拏排空直幹無旋折生氣長資渤澥寬老鱗不受冰霜裂青春二月當艷陽觀者千人皆歎絕繁英貫日下無陰麗色燒天炙能熱堂堂正正勢莫當密密疏疏隨所設落瓣全鋪細草青飛鬚欲滿游絲纈似聞昨日銅鼓鳴海神蹣躚朝天闕玉女三千笑口開電光一夜枝頭掣受命扶桑捧日車旌旗片片裁虹蜺六龍戰勝各歸來鬣鬚盡化玄黃血不爾花紅何太烈君不見西照之枝不可尋赤松渺矣火井深爲君歲歲呈丹心

贈余鴻客

蜀犬不識日羣吠聲狺狺越人賤章甫不以易文身中原龍戰二十載萬事反覆如朝昏我行驚懼伏草莽舉國大笑爲愚人何來年少全陵子肯道相思滿人耳三年覓我二樵間一夕逢君五羊市傾山倒海見胸臆白日照耀肝腸裏

羈貧無酒留君歡對坐江樓饑不起是時積雨江上晴丹楓亂落寒蟬鳴長風駕浪作丘壑臺樓海市相崢嶸趙佗朽骨爲黄土陸賈詩書亦何補朝臺空有漢家名浩歎今人不如古今人古人間容髮舉足之分邈燕越眼前得喪等烟雲身後是非懸日月怪君茂齡懷抱奇嚴君風義兼能詩曾窺一二每心折安得天馬無籠駒荒城氣黑落日短強爲吾子停斯須如君意氣復何道所願故心終不移

歸舟

舟路翠微上了然知寂機谿聲虛自荅山色靜相暉飲鹿妨人去棲禽擇木飛物情從所好吾亦薄言歸

水氣動羣木虛樓飛葉聲風燈無定炤峽月不終明託宿維舟夜臨瀧未濟情寸心平自若應任險中行

喜陶苦子還自鹿步

無言終夕坐一雨散微涼自有碧天月隨君歸草堂荒池餘溜上高柳小星藏世難兼多事爲歡苦不常

雨夜懷屈翁山

風雨懷人坐無燈亦到明流螢分夜色疎竹聚秋聲別酒尚餘醉春花今不榮終知吾與子白髮路傍生

秋晚雜興

繞屋落寒葉日高聞鴈時紙窻明野馬齋鼎熟蹲鴟少事門開晚多吟卧起遲百年行已矣辛苦立名爲

西樵送王說作

相送巳惆悵清溪更亂鳴未窮生死理難了別離情細草秋無路長林曉有聲不須今夜月還似昨宵明

送梁器圃歸順德

汀洲初鴈飛送客釣魚磯故里我曾寐深秋君獨歸荻花迎棹起楓葉到城稀爲問先人宅門前柳幾圍

閒居

閒居冬巳盡獨坐念將衰霜葉不親樹寒花多苦枝單衣勤向日薄命拙逢時莫作將來計人生未可知

次鳳陽逢中秋

未到問沽酒早投城北闉莫令亡國月得照渡江人世薄功名士秋銷戰伐塵餘生付樽杓留醉上車輪

賣驢

歸鞍太行下南及漢川湄遠歷風霜苦難爲蹇劣姿在予常惜力于汝亦忘疲去落他人手筋骸愁自茲

送離恵上人住靜惠州兼懷葉許山

泉水各得月月光元在天道人無去住臨別莫悵然暑氣當船小峰形入闤闠因依賢地主一定出何年

出門

未有出門意篙師候水涯故人書適至江上夕初佳白鷺飛閒世青天入曠懷還如張翰去不復俟同儕

所見

禁裏曾通籍人前不下牀未離阿保手已綰大夫章一飯中人產千金匹馬裝白頭蓬室者只自愛糟糠

贈別賴子弦任切剛歸寧都

二子何開朗來知自畢微旅中蔬飯畢江上布帆歸路密關心短情深出語希後期能不負家在荔枝磯

送李蒼水兼寄相如

古道今蕪絕吾鄉尚有人老於朋友内覺汝弟兄眞嶺樹寒猶葉邊沙暖不春天涯新得叔風義好相親

苦吟分得絲字

力窮天地外獨立夕陽時物態皆吾巧春風不自知舌從荊婦笑香遣穉兒司究竟成何事年年催鬢絲

冬草得言字

無論南與北一種白連門豈不怨遲暮曾承天地恩遠風疎勁葉春色聚寒根獨立觀元化悠悠何所言

寒樹得陰字

非無生氣在孤直未成林幸以不材老能忘時序心空巢懸宿葉新月下疎陰爲報青陽道前溪雪已深

宿鳥

日暮將何適歸飛尚有林側銜千里翼獨立五更心山月橫枝淺寒池顧影深幸無彈射患安夢得于今

藤

遇物時能曲垂天自不斜可憐無尺土亦復着高花柔是長生道清宜處士家柴門開一角山月也從遮

夜漏

滴滴來心上錚錚出暗風年流今夜裏天定此聲中候日隨陰晝占星到曉空誰言良治手眞有授時功

送何不偕之桂林

千里西江路多奇是桂州裂山行巨浪依石上孤舟君見他鄉葉都歸故國流應書得意句相問海東頭

春山

諸峯無近遠若與野人期未改高寒色青青又一時後來花在眼昨夜雪添池擬着泉邊屋從今揷短籬

春草

春色來何處南州得最先萌芽依宿燒鮮潔近幽泉力弱猶穿土光遙不隔天自今歸馬後隨地醉須眠

春泉

石上氷初解田間綠已陰無窮資地力不息自天心暗谷藏聲淺平池見底深但令常潤下何用更爲霖

夜潮

自知消長理豈敢恨蹉跎子夜泉心正南天海運多帶風鳴石岸隨月寫金波曉起看新稼爲霖不是過

茶竈

白竈青鐺子潮州來者精潔宜居近坐小亦利隨行就隙邀風勢添泉戰火聲尋常饑渴外多事養浮生

人日新晴卽事

新年連舊雨晴好獨當人兵氣昏南紀天心惜此晨遠峯偏聳日一鳥自鳴春徵斂村村急桃花何處津

春陰

春色來何處郊雲密自西釀花成大葉催雨作新泥野日籠無影遥峰截欲齊良苗今有喜一爲報烝黎

獄中雜感 二十首選一

一歳聿云暮萬方勞未還濟師江上戍轉粟雪中山身等齊民列名蠲力役班合將經月繫消折半生閒

初月

銀河誰下釣天道自張弓色借桑榆日涼生玉笛風山光開半面人影在牆東不俟居弦望清輝萬國同

雨後登樓遲孔樵嵐梁罷圃不至

江樓頻約落花間亂世幽期豈待閒幾度鶯聲逢舊國二年春色各柴關新虹映日收殘雨積水浮天出斷山目極故人居可見布帆無恙夕空還

送鴈

數聲嘹嚦起汀沙亂點晴空暮影斜六翮欲衡遼海雪一行先別嶺南花但令處處無飛繳莫恨年年不到家荇葉蘆芽春漸長無窮烟水在天涯

太息

高臺爲陸沼爲塵一半揚州是海濱白鳥自飛烟水上青山不似亂離春松楸永隔興哀地陌路多逢太息人共道君恩憐物命不教魚鼈近居民

喜王東村歸

疎星三五未成行魚子花開客到鄉小婦罷啼牛女夜大家爭解駈驢囊階苔攤席閒眠破鄰果攀枝徧索嘗走覓城西苦吟伴舊鬚添出幾莖霜

沛中懷古

漢皇生長難忘處尺土猶書故宅名四海自飛鴻鵠羽中宵人哭白蛇聲輕沙淺草堪調馬習俗羣兒敢說兵千載英雄同一轍徐州南是鳳陽城

鄴中懷古

山河百戰鼎終分歎息漳南日暮雲亂世姦雄空復爾一家辭賦最憐君銅臺未散吹笙伎石

馬先傳出水文七十二墳秋草徧更無人表漢
將軍

隋宮懷古

縠洛通淮日夜流渚荷宮樹不曾秋十年士女
河邊骨一笑君王鏡裏頭月下虹蜺生水殿天
中絲管在迷樓繁華往事邗溝外風起楊花無
那愁

送姜山上人游南岳

送師西去重低徊曾上衡山絕頂來夏帝碑無
蟲篆徧楚天峰斷鴈行廻燈前鬼芋穿沙出霽
後僧門鑿雪開正是到時二三月上方明月照
方雷

送譚天水入燕

天涯到日歲方新草嫩郊原漸少塵官路聽雞
行落月帝城騎馬作閒人冰簷屋霤玲瓏曉雪
照宮桃婀娜春雖有故交為侍從馬卿能賦不
妨貧

甘竹灘上留別何皇圖即送之羅浮

一棹橫灘拍拍輕兩厓相揖隔灘聲已傷此地
蒼茫別却羡名山自在行碧落斂雲峰影滿秋
溪彤棄瀑流明他時念汝仙壇上夜半歌成日
巳生

秋日西郊讌集同岑梵則張穆之陳喬
生王說作高望公卓文仲龐祖如梁
藥亭梁顒若屈泰士屈翁山時翁山
歸自塞上

黍苗無際鴈高飛對酒心知此日稀珠海寺邊
游子合玉門關外故人歸半生歲月看流水百
戰山河見落暉欲灑新亭數行淚南朝風景已
全非

將發漢口毛子霞在武昌不得更別舟
中夜坐作詩寄之

滄波芳草暮生烟東望離心倍黯然短棹擬過
黃鵠渡輕裝催上白門船遙從江漢分流地坐
到星河欲曉天明日五更應已遠故人殘月正
高眠

送陳人白王問溪歸瓊州

送君歸去不勝情共國猶懸兩月程黎母山前
開晚照蘇公樓外正秋清檳榔過雨垂空地玳
瑁乘潮上古城到日從容問耆舊為予再拜海

先生

苦雨偶成東家牧止

逕雲寒雨苦相仍便是籃輿出未能溝水繞門前後路砌苔緣壁兩三層身牽旅夢凝難曉屐印春泥重不勝徒憶高樓垂柳下昨來名論對陳登

贈沈方鄴兼送之羅浮

挂帆東近列仙家瑤室璇房路不賒高瀑倚風時作雨遠峰含日半成霞山人散住龍葱竹旅食多烹巨勝花知有婦翁名鮑靚不勞丹竈問丹砂

送魏和公歸寧都

隔年相見即依依知爾全家住翠微窮海訪人兵後去孤身攜劍雪中歸灘平橫浦寒流淺樓照淩江晚葉稀貧賤別離那可道寸心齊與片帆飛

寄懷何克諫何景雪

君家隱處海雲東水繞青螺一百峰初日芙蓉三謝句西山薇蕨二賢蹤投竿擬傍羊裘老負土新成馬鬣封猶感故人嘉惠在相思和夢夜千重

發舟寄湛用喈鍾裴仙湛天石

扶胥古渡水淒淒雨後移舟望轉迷數口寄居秋草外一身爲客楚雲西家無兄弟依良友地夾河山畏鼓鼙知已片言應不負亂離妻女藉提攜

立秋日送雪樵和尚開法曹溪

濟上家風得大機白雲高坐見人稀絕無言處千花繞欲有行時一葉飛溪水生香迎挂棹嶺猿隨衆候山扉官中賜出袈裟在禮向西來舊祖衣

讀秦紀

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疏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

東湖曲

柳絲風裏木蘭船夢想東湖已隔年湖北湖南多月色南湖沽酒北湖眠

大石樓連小石樓上樓遙見珊瑚洲洲邊花艷誰家女笑擲紅菱打白鷗

增城村居卽事

絲絲寒雨溼飛塵草綠平田不是春伏犢山中雖有虎農夫爭避帶刀人

方以智 密之江南桐城人後爲僧稱無可大師

題馬晴江像

落落梧桐陰蕭蕭桑柘手攜數卷書披衣坐石下左顧命健兒持酒進玉斝右顧見美人采蘭復盈把擊案當管絃薙草當耕稼此非遼東田亦非洛陽舍當世好宴樂健兒善迎迓當世若用兵美人善騎射倚檻臨清池何必搆臺榭獨飲至日莫何必酣長夜北牕可以卧東山可以駕園林歌舞者一切皆報罷

變擬古詩五首 選二

海霧朝濛濛侵我布衣裳仰首不見天險路陰茫茫明日出門去昧爽束嚴裝烏雲西北馳宿烏東南翔郭門風脩脩夾道多白楊徒步安所之歸來坐空堂有琴不能彈有弓不能張激齒發哀歌歌短聲何長

屋角多啼烏烏飛尾畢逋啞啞入九子廣州城上居城中似江南紈綺紛纙褕交疏飄霧縠土曲陳笙竽調笑入酒家青絲提一壺主人酌我盡擊案聲嗚嗚東海出寶劍南海出明珠聽我歌此聲此聲世所無

乙酉臘月廿四夜

故鄉風俗重今夜兒女班班列堂下今當樹折巢破時羽毛零落憐枯枝旅舍簷前一回首上有白髮下黃口望空剪紙告墳墓兩眼淚接三盃酒難道年年坐死苦海中願爲落葉隨飄風

何不可行

君不聞魯仲連千古稱其名既輕富貴甘貧賤何爲出入邯鄲城珠履錦繡日滿座華筵斗酒嘗虛左先生王貌不求人飄然來往何不可

看月

一片鍾山月那從嶺外看昔常臨北闕今獨照南冠萬里天難指三更影易寒夢中兒女路莫憶舊長安

聞鴈

衡陽無鴈到今過嶺南飛世亂成行少家亡寄信稀鷓鴣聲共苦鸚鵡語全非鄉國爲關塞明春帶我歸

獨往

同伴都分手麻鞵獨入林一年三變姓十字九椎心聽慣干戈信愁因風雨深死生容易事所痛為知音

戊子元旦

旅食誠何地風餐勝五辛驚聞蠻地曲留得漢家春路可供芒屩天容着幅巾日中頻問影能作故鄉人

德慶州同子晝飲以式寓作

海外披襟幸着冠莫愁離別只加餐悲歌自信今生熟亂世原求一醉難屋壁待書還問卜琴絃挂枉不能彈天南更覺浮雲黑誰用新亭淚眼看

春興八首 選一

往來過客想平原花滿春盤四座喧盡道蕙蘭開百畝何愁桃李落東園大夫作賦初非謗公子能歌未敢言日日登高更臨水送人離別莫心煩

聽黔調山坡羊

調自邊關到石城此方絃管更多情遊人借得東風力吹入江南後一聲 山坡羊本起自燕秦邊關後傳江南法家譜之曰沉水調流至潯陽別成一調湖北多彈之

猶憶秦淮賽竹枝青樓沉水易相思眼看到處生離別何故多彈子夜詞

曾燦 青藜陝西籍寧都人

感憤詩 選一

山後撼秋風南颸忽振響衆壑何杳冥林木出魍魎寒暑十一就移生殺在俛仰所以曠士懷登高非一想

穗城南樓再送董無休歸里

亦有魯仲連亦有管幼安蹈海不帝秦穿榻避予桓卽此二三子都非世所歡厓門空灝瀚日夕騰波瀾此水亦何為徒成行路難

淮陰釣臺

漢高櫟釜羹劉毅子鵝炙古人恩與讐遂乃在飲食至今漂母祠朱甍耀霜日

鯉畜江

泊舟澄潭下水落山嵓崒孤村四五家高樹氣蕭瑟游魚淰淰來不畏網罟密我時當午食投之以餘粒大者遽來吞小者還相失汝本無機心饑來卽倉卒

將立夏戒僕子亟治所田

役衆衆難恃勤懇因巳力吾家號素封不復知稼穡習慣成自然皆窳亦云極安坐出謀慮紛紜計巳忒因以下畝畝聊用抒悃愊諸僕蠢且頑所司無常則勤怠或不齊于此明黜陟春氣日漸徂衆峰故多色豈敢自暇豫徒以煩申飭懷安古所鄙況在衣與食

春歸曲

雨漬落花紅熠熠青膚曉變燕脂濕倚遍闌干香霧濃藍篸柳色鶯聲入三月雙江斐尾春江頭新漲斷行人有客蕭條不得去馬如蒼狗衣如鵝去年今日螺川道今年除盡東園草年年春光是故人不見春來顏色好春來游子歎無家春去東風燕子斜攀條無計留春住坐向堦前惜落花

西竺寺苦雨

何代黃金寺人來地覺偏緑沾高礎溼紅委小池姸古屋生雲霧春江走歲年似從巴峡住日日聽啼鵑

晴

茅簷留宿雨遠樹見新晴雞犬日中靜山川雲外生野花遙接水春鳥欲聞聲念爾無拘束年年空復情

日暮

北風吹落日游子發深思一鳥入雲没孤舟信岸移但看芳草處不與昔年期坐久向流水感君無巳時

歲暮武林別葉子九往京口

殘臘無佳日況當離別年布帆從此去江水正蒼然貧賤生涯路風波亂後天好將今古淚寄與夕陽傳

玉川門訪八菴不遇

山勢穿風磴泉聲出谷門幽人何處去白日又黃昏木落龍溪靜天開獅子尊杖頭苔蘚在留與護雲根

海角亭喜晤南昌涂元星

不知身至此見汝郎情深野草連天没邊風薄夕陰途窮愁過客鄉語入歸心海角亭前望吾生歎陸沈

舟次

一葉信如此橫流何處安故交多忌諱長路竟艱難湖水三更壯秋風六月寒早知漂泊老悔不事魚竿

九奇峰訪老僧匡雲

一折復一折乃知山路長崖隨藤作杖門以石爲梁遠壑故多色野花殊亂香老僧惟好睡不問客何方

過淵明先生墓道

莫謂南山在能逃亂世名江河消酒力天地感鐘聲彭澤官三月柴桑老一生爲傷孤竹子何以不躬耕

中秋前夕

不知今夕月又欲到中秋千嶂夜當戸三更人倚樓虛風生暗壁落葉下寒流有路難歸去吾兄尚海頭

望黃河

自此分南北登高竟奈何青天埋緑草白日下黃河客久音書斷年荒盜賊多東風知箭急不肯歎蹉跎

江村

柴門深閉曲江邊馬首西風渡石泉秋散荒雞催落葉草眠小犬吠歸船遠峰高處疑寒雨疎樹晴餘生晚烟野老心知有客至杖藜呼子網鱸鯿

贈方爾止

一聞送別秦中句未見巴知意氣眞天地到今歸隱士文章自古讓愁人五峰高入風雲色萬壑晴分草木春此去匡廬看斷壁知君不厭遠遊頻

恭謁金龍王廟 王姓謝名緒宋末以諸生死難嘗曰黃河倒流卽吾報讐之日

下拜遺宮北布袍敍斜日動旌旄山川何事多新壘舟檝依然轉舊漕萬里魚龍南去盡初秋星斗北來高茫茫千尺黃河水不見當年起怒濤

舟過洞庭湖

曉起檣帆出洞庭君山一點鴈邊青風迴浪急天無色到此何人鬢不星

劉文炤 雪舫直隷宛平人 覽蕙思堂偶存

同魏爾皐蔣前民登焦山

連朝阻雨瓜洲宿雨霽同君共涉江寒影一樓

風色厲驚濤兩岸客心降懸崖樹老根全拔廢苑鐘銷僧不撞洞口至今留漢詔高蹤千載歎無雙

臨安弔古

中原回首戰雲黃痛憶當年宋靖康關塞何人悲帝子湖山終日醉平章陳東北闕書三上洪皓西風鴈一行毀盡朱仙舊壁壘却將花鳥固金湯

稽山客懷

江東風景近如何十里錢塘倚棹過白髮每從愁裏盡青山偏是客中多攢宮草沒冬青死再廟碑傾古字磨獨有若耶溪畔女秋來猶唱舊吳歌

泗州道上

極目離離土一丘漢皇陵廟此山頭宮雲有意終朝變淮水無情逐夜流湯沐昔年曾賜履禾麻今日不完秋疲驢踏遍殘陽外烟樹蕭蕭動客愁

清河夜泊

孤舟離緒又清明一挂蒲帆千里程去住向誰商出處飄零到我負生平雲連海氣天無色風鼓河流夜有聲襆被春寒眠不穩悽然雙淚落三更

大悲寺逢僧謝監

我來古寺暗銷魂瓦礫盈堦一徑存僅有爐烟疑白晝絕無鐘鼓課黃昏頹垣雨洗毘盧面蔓草塵封方丈門老監逢人蕭索盡慇懃垂淚話開元

一自居庸賊騎來禁城宮闕望烽開侍中早棄司農印監視原非戡亂才傳詔亦曾趨暖殿佩刀無計禦平臺如今頭白何人問風雨柴門永夜哀

費密 此度燕峰四川成都人

豐城安汊看梅同徐時浚

天陰翼遠霧山沒青隱隱江平沙逕幽春草發岡嶺舍舟循斷岸禾黍秀里井叢竹鬱勃深村樓列舊春依垣老花樹微香散寒影樹下逢一翁言簡氣尤渾亦欲卜山居閒田耕半頃

姑蘇洞庭山

天氣頗靜穆理檝冒晨霧風猗蕩蕁藻日晡始

得渡岐橋藏曲激登山亦非暮巷陌甚精潔器物相市聚風尚雜城郭未盡改野素恣足洽深探横樓隱層樹在昔通侯封荒草生塋墓共宿寒濤間薄醉中夜寤朝來上崎嶔坐見日初吐山水與田廬歷歷來指顧歸意未有闌相對愜幽趣

賦得山中人送嵩公還水西

山中人兮不歸寒木落兮夕暉空山寂寂兮日遲遲誰容與兮搴松枝氷欲堅兮池中蟋蟀鳴兮牀下剪霜菘將以爲羹兮乃周乎原之圃雲遙遙兮下來風肅肅兮入衣百蟲蟄兮深穴野雉飛兮其時子遠歸兮山中松子落兮巖樹紅策杖兮四望澹凄凄兮山容柴門閉兮蒼苔未有人兮開予懷烟漠漠兮芳草生悵獨坐兮悲哀緒子兮淹留高樹兮山之樓念予兮歸去孤舟兮悠悠

江晚

昏氣滿孤嶼此時途尚遙天寒將作雪風急欲收潮棲鳥黃雲樹歸人白版橋酒家隨意宿明日進蘭橈

一同蔡治田金游西山登秘魔崖望石壁

絶壁幾人到虛崖一望收秋聲生衆水日氣射殘樓僧少不鳴鼓簾稀只挂鈎却愁山雨重賦杼捲溪流

種蔬 居江都東野田村

垂老貧無計江城宅累更自移村落住日上野塍行土瘠深難耨溝長雨易平妻孥皆菜色留得灌園名

朝天峽

一過朝天峽巴山斷入秦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暮色愁過客風光惑榜人明年在何處杯酒慰艱辛

沔縣村居

故國不可到春風吹閉門烏巢原上樹花落雨中村事簡人過少居深禍自尊無書傳弟子耕鑿在乾坤

棧中

棧閣通秦道青天未易行盡過奇絶處不負有予生白馬漢中出黃牛壁上耕野花埋輦迹幸蜀只空名

高郵遇故人

相逢多難後只此是天涯與子躬耕處蒼生尚幾家朱門齊牧馬白骨亂開花耆舊何人在行吟感暮鴉

贛州

宗子稱兵出中丞捕反時廟謀資節鉞亂卒倒旌旗往事餘煙樹新愁倒玉巵南行弔楊僕春水遠迷離

偃霞嶺

野寺無僧住蝸涎四壁乾人家移絕𪩘馬迹亂空壇山色侵苔滑松聲夾路寒遠行猶百舍處處向南看

小仄

放船直入深山去無路青林有數家煙裏人聲呼伐木巖邊鳥迹亂開花殘民未死征徭在新戍頻增驛路譁時見秦中官長過不知何以慰三巴

送劉與生還廣元兼呈王嶽

送爾西歸意惘然吾家山水復誰憐雲邊短杖看梅樹雪裏微燈夢杜鵑一郡更思新市後千峰長在故人前王郎舊有江湖約為寄芝臺詩幾篇

西鄉縣

兩餘春樹百花稀好處來游却似歸貧賤巳甘人盡笑顛狂未解客何為長隄白日眠牛馬官路青峰放鹿麋八十老翁居住僻相逢只說太平時

呂太常潛自歸安移家海陵

銅龍宮闕邈山河臺笠穿雲就薜蘿近渡南徐藏巷陌久從西塞狎烟波儈荒歲遠成遺老草木人稀發浩歌可許相邀尋舊約江魚村釀共婆娑

詠史

山東無足事連衡欲用秦咸陽方逐客歸作大梁人

少年縱飲博任俠顯諸侯無人求劇孟藏劍宿娼樓

春晚

頹垣見舊閣佳處在鄰西欲買畫眉鳥非春亦自啼

古意

久巳歷艱辛人情今始解五日織疋布估客嫌不買

東鄰女如花西鄰女如葉東鄰人作妻西鄰人作妾

看花莫看梨夢物莫夢水遠姨同我年今年生一子

掃地得餘光所見何咫尺緊桑有餓人報恩逾金石

叢薄獲死兔取歸作羹嘗恐是人遺物煮熟置路傍

揚州鈔關河畔酒家

宛轉妖姬小翠鈿嬌歌送酒一人前無端罵客高樓上知是長安惡少年

飲友人家夜歸

怍憤歸來酒半消月中頻望短牆遥耕夫久斷繁華事猶取春燈照版橋

濟南官路

官路平鋪十里花城邊斷柳酒帘斜一羣駿馬爭馳驟撲盡韓嫣面上沙

遊紅橋

飛烏女堞繞黃昏火攻猶見舊燒痕春游畫舫都年少一路簫聲進水門

古塞上

塞上氷流綠玉河邊人吹蘆向南歌平沙大磧迷春鴈千里雲昏雪片多

古意

芳草沿隄春楚楚花枝開遍清江渚一羣無數烏飛來恐有兒家白鸚鵡

顧有孝 茂倫江南吳江人

送沈留侯偕小阮雲襄北上

春風楊柳拂行舟有美聯翩共遠游入雒陸機新作賦依劉王粲故多愁舊京朱履三千士荒塚冬青十一秋湖上青山無恙在獨持盃酒對羣鷗

酬友

嬾向江頭更挂蓬舊游歷歷在江東傷心忍聽山陽笛淚眼相看暮雨中

柳煙花霧晚春天同上朱樓看月圓無限六朝佳麗地動人詩思泥人憐

韓　畱　經正石耕北直人　天樵子集

五日與卓文仲登望湖亭　丹陽練湖

不愛城中節幽尋一影孤野亭餘廢址細草斷平湖白鳥遠還見輕烟近欲無話歸應緩步猶及醉菖蒲

山行

高下重岡靜潺湲澗水斜細松青接嶺小路白連沙煙火渺無際農人何處家回看晴遠色雲樹是天涯

經太湖

舟人同此習臨發更招呼貪載滿船客來浮百里湖闊風波力壯背日櫓聲孤自笑愁無用安危任所如

舟夜

晚發晴光遠青川夜氣平鏡遲人在夢舟靜舵移聲樹過漁家暗潮通月港明鄉關鼙鼓外回首客心驚

寒夜和贈半千

野曠餘殘照村荒少過人北風門有雪黃葉寺無鄰霜犬號寒苦山燈照夜貧家居徒四壁久是客中身

至繭成隱居

輕輪高下疾咿啞過前岡幾費尋村路裁能得草堂入門驚白髮把酒勸斜陽話到兵戈事還愁問故鄉

曉起獨步

草堂氷雪慢卧穩夢魂低殘月車聲早新晴稼事齊風林多鳥迹山徑信牛蹄黃葉飛霜徧孤吟遠石谿

夢後作

夢醒淚痕在還吞夢裏聲那堪岐路口才送老親行荒壁下殘月涼風吹五更遥心淒斷處寥落一雞鳴

可笑

可笑一生事由來錯料多有時還自語無地著狂歌世故客中盡少年愁處過飄蓬損真性辛苦甚兵戈

望天台

望裏天台近羣峰秀幾重迴看青嶂斷忽有白雲封絶壁垂樵徑春泥陷虎蹤石橋今夜月應

為照長松

除草

叢生元可厭況乃近當門踏處偏能長荒來轉易繁後時防接踵此日貴除根豈似中堂萱扶踈獨感恩

偶讀家君子自閩中所寄手書悽然有懷

傷魂燈下自踟躕一紙重看往日書蹤迹不知何處在兵戈已是十年餘心孤白髮愁應短身遠青山夢未踈爲報故園堈敝盡那堪禾黍見丘墟

與田來聰遠樵青訪菊農花圖

野老生涯寄綠陰清溪蕭蕭槿籬深幾家芳草通花塢一徑秋聲入竹林風雨鋤園中有法歲時灌菊外無心日長柴戶閒多閉只許幽人載酒尋

憶六兄

荒村烟雨目淒迷落盡楊花綠草齊幾處春風渾涕淚十年何日不東西遙天飄渺看歸鴈孤館蒼涼待曉雞欲問愁人無限意青山迢遞暮雲低……

雨中送春

綠草踈籬映水濱清溪寂寂四無鄰一簾細雨仍飛燕幾日殘花又送春多病斷愁今夜酒傷心如別故鄉人明年客迹知何在早向天涯慰苦辛

九日登雞鳴山

聞道東籬菊已黃無因移向酒樽傍西風忽起野烟暮落葉亂飛山樹蒼鴈帶寒聲歸渚急江涵秋色與天長浮雲遮盡登高眼不許愁人望故鄉

贈山中主人

五畝桑陰屋一間幽溪麋鹿到柴關常邀晴月坐臨水自借蹇驢騎看山聽鳥每貪清曉睡賦詩多得十年閒籬前只有漁樵路野衲孤雲自往還

高　兆 雲客固齋福建侯官人 遺安堂草

送徐存永移家長沙

晨登南山阪俯視無諸城城中馬蕭蕭城外浮雲橫樓觀新燒焚飛鳥盤空鳴斯民服徭役春田蕪不耕我有明哲交去鄉事遠行荷擔將妻

子云為長沙氓長沙卑溼地所樂今休兵爲問賈太傅還過弔屈平我有出關志懷土終未成空持一尊酒送子雙淚併君過黃陵下斑竹臨江清何以裁長笛吹此故園情

湯御史行 有序

湯公諱芬字芳侯嘉興人庚辰進士以說大帥遇害於福寧州寧德縣藁葬海濱越十五年壬寅其子騏字千里披荆榛刺血滴土得其骨負以歸

烈皇死國忠臣盡四海南奔那足問天隅流落故臺郎夜行獨出秦川郡繡衣滅裂垂兩肩傷心鐵印磨腰穿嬰城故人總開府樓江諸將空樓船樓船殺氣星如埽孤臣匍匐炎天道白頭已殉由拳城一身猶赴田橫島新市邯鄲各有君攀龍附鳳爭將軍怪爾能簪獬豸筆徒步來穿虎豹羣座上風雲叱咤起義兒負劍冠披靡魯連未解平原圍鄺生已向歷城死海天昏黃血模糊老翁手提七尺軀緼火登丘舉長鍤黃泥白草鳴妖狐同時節士聞太息纍纍積石橫胸臆行人那識御史墳飛沙已沒墓門棘此事虛無十五春中原大節久沉淪有千尚收文舉獄招魂誰問汨羅津太白蒼蒼落日急孤兒脫繫思翁泣從亡奴僕死凋零經過親串病呼吸辭家痛哭入南方足繭眼穿逐風霜寧陽城外知何處霍童山前空斷腸斷腸悠悠行路者自言家住荒丘下曾看生際玉貌身嘗騎死後青驄馬嗚呼公子且莫哀縣官清野令風雷明朝下帖開邊障老兵負弩除草萊十里沙礫百里海波濤蒼莽墟里收麻衣一望沙田號土人共指銀魚在重泉初開日月昏觀者辟易聲淚吞溫序鬚鬢飄颯動卻鈌頭顱精爽存孤兒抱持眼流血血落草枯肝腸絕衣冠重裹栢槨新關山仍導烏臺節吁嗟手湯公歸去石塚高黑頭孝子埽林皐可憐玉匣無消息春風何地長黃蒿

荷蘭使船歌 代友人紀事

乙巳冬十月鈴閣日清秘撫軍坐籌邊頗及荷蘭事幕下盛才賢共請窺其使連騎出城隅江聲來瀰漫橫流蔽大船望之若山墜千重列樓櫓五色飄幡幟飛盧環木偶（船上周遭刻木偶如人以疑遠）層艦含

火器（大佛郎機百位含伏艦中）畫革既彌縫（外裹牛革）丹漆還塗墍
（每月塗伽馬漆一週故堅固）叩舷同堅城連鏁足馳騎竹立望崇
高真非東南利其也亦賓客絙藤許登跂番兒
候雀室探首若鬼魅（上下以藤結梯雀室舶中候望之竇番兒見客緣梯從竇探首以手援引）
攝衣升及半火攻炫長技煙霧橫腰合雷電交
足至（客登舶施放諸砲為敬）譯使前致辭此其事大義其上
容千人方車劣并轡其人各垂手周行若沈思
（舶上人無事則負手周行竟日千周不息不測其故）中央匱指南樞紐浮天地（舶中央以匱閉大羅經為行舟指南之主最鄭重）
鐵軸夾其間凌雲百丈植（桅檣皆鐵裹束）
七帆恒并張八風無定吹（帆以布凡七張之受八面之風）沓施如網
羅坐臥引猿臂（帆繂交結如網舶人暇升繂坐臥其中遠望如猿猱）下觀空洞底
委積於焉寄（舶下數層深數丈）懸釜熾飲食（舶第二層以四鐵索懸大釜作食）載
土滋種蒔（舶面有土種蔬）但可歎博厚安能測深邃舶師
亦國臣逢迎慰臨蒞坐我臥榻旁躍踰足明媚
雕櫺障玻瓈（舶盡處皆玻瓈）懸桁垂卣罇（飲器皆以桁懸雖舟行傾仄）發
笥云葡萄洗盞注翡翠高瀉成貫珠傳飲勸霑
醉（國俗行酒以傾瀉杯中成珠為禮）銀盤薦爪蔬風味頗浸漬（爪蔬味酸脆碧色可餐）
豈欲傾其釀因之窮審視明明簪筆邊（木為筆如冠簪而細）
半卷有文字繪事江海迹水道何太備島嶼
分微茫山川入詳委（是日于其貯筆處得一卷長丈許繪畫山水各有番字如蟻分識其下考之皆北虎門內外沿海地圖及水深淺處詰問譯人以識水停舶為對時使者相視旁皇）觀圖見包藏寧惟
一驕恣上馬大橋頭目送增憂惴嗚呼通王貢
詎可忌覬伺周防勿逡巡公其戒將吏颶去勢
巳形禮義不足餌

紅毛行（代友人作）

海邊黔首重足立海外紅毛交臂入連天之舸
遮南臺車馬紛紛岸旁集細氈大笠紅綱衣金
紐連綿錦帶圍手中骨朵銀花繡胯下文韡鐵
葉輝北來駿馬西番轡騎向雙門似隼飛外藩
大府日禮宴灑酒椎牛官長羨柔遠之義爭撫
軍軍門循例開廚傳牙旌日麗鐘鼓喧嗚嗚吹
角上轅門老番碧眼散黃髮兩兩騎過升堂軒
黑面玄髮一百箇脫笠橫刀兩旁坐領帨紛披
白似霜短衣爛熳紅如火當筵致辭謝鼎烹旋
催蘇合沸銀鐺曼頭蝶漉出黃玉牛臑燔炙成
金桯韜手之韋一時脫（俗以柔韋韜手具食脫之）沾濡案席間
芳辣中有紅毛稱白丹座中漢語時嘈咶軍官
認是漳州民荷蘭種落寧其倫指揮玄髮起獻
壽大言其刀皆有神倏然拔鞘萬蛟動走電呼
風遶畫棟清光盤孥旌旗龍天影低昂憺慢鳳

亭亭大手繞指柔直𥁞一鳴金石愁銀絲刻畫
吐番字金環錯鏤吞寶鉤銅弦旋張銅琴鼓錚
鈸亂撥落風雨抝竹張絲倚臂彈拍手彈肩跳
梁舞青天白日變海邪魑魅魍魎滿公堂紛紛
兵氣衆目動森森異物心魂揚從官兵衛空咤
叱軍仗數動鈴閣下撫軍南面威儀尊如山不
動神姿暇樂人承宣趨咋階乎番曲奏清塵埃
羣番皆起下伏地膝行牽馬過行臺退開東閣
思封事白髮籌邊眞盡瘁手把尚書遺奏看對
予雙下龍鍾淚

陸世鎏 孝脩江南長洲人

虎丘訪倪天章

風雨空山旅思催笋輿泥坂意徘徊澗鄰古鶴
雲初出酒暖高樓客正來娓我性偏長閉戶愛
君詩好樂銜杯醉中莫話當年事極目江南盡
可哀

潘問奇 雪帆浙江錢塘人 拜鵑堂詩集

夾山寺

窈窕來深谷千峰遶寺平墓田耕石骨樵徑入
松聲地古春難到山寒水自生上方茶椀罷塵
夢此時清

顏橋晚宿

黃昏到新息此地古來荒店小門臨樹茅穿月
射牀青留喧櫪馬黑水度山狠燭盡時聞柝征
人苦夜長

自磁州趨邯鄲途中即事

中宵聞鷄發日出走黃沙風力能飛石河冰不
陷車郊寒騰俊鶻樹老立飢鴉傍午停征轡炊
烟得幾家

讀史

昆池夜火失金川望帝歸時化蜀鵑家譜縱編
洪武紀史書難革建文年既由鼂錯雖無及事
續周公恐不然誰向長陵求木石西山老佛起
新阡

肅寧 縣有故璫魏忠賢第宅遺址尚存

肅寧池館舊連阡過客追思鹿馬年齊國豎刁
呼尚父漢朝名士拜中涓北司計就書難上元
祐碑成事可憐獨喜春來吳楚地左楊祠火正
喧闐

次郟縣憶孫白谷督師事感賦

王師百萬此專征慷慨中宵變鼓聲一戰河山成鉅鹿九邊精銳哭長平湖門舊屬邯鄲將玉帳初非趙括兵敗績秪因天意改我來懷古獨霑纓

送雲侶上人之嶺南

杖入羅浮可乞靈軍持此去濯滄溟鬚逢木客形偏古山愛詩僧色倍青蜜戶釀花蜂自醉蚰身留毒礀長腥日南風俗從來異椎髻黎人看講經

春晴

柳欲成綿氣已和芳辰誰為采蘭過江橋踏水隨春長野菜連筐逼社多藏竹雉媒迷淺草近村牛路少青莎溪翁又報清明過好學銅鞮去踏歌

劍

彩膩桃花血尚新匣橫秋水不生塵攜歸葬在豐城獄濁世今無可贈人

王　巖　平格箓夫陝西長安人

送雷伯顏之鹽場

壯心銷欲盡宦落又東行晚歲經飢渴窮途別友生入烟依海市沙鳥渡潮聲此地藏名好全忌世上情

慰僕

持盃勸僮僕道遠莫辭勞天地存吾輩艱難賴爾曹寒風吹短鬢急雪打征袍千里同甘苦防身脫寶刀

魏應星　升山江南興化人

促織行

促織驚嬾婦婦歎無所織倚樓望明月門戶生杞棘今年絲雖貴筐箱盈萬億買絲忙上軸軋軋無停息豈不畏苦辛將以謀生殖秋風颯颯生租吏相催逼怒目坐我牀懷中取官勑攫去忍無言禍至恐不測爾蟲顧何知夜夜鳴我側嗚咽入空房月暗風沙黑

相見陂

陂有大小名相見甚言見之難也周遭百餘里千峰莽立拔地障天荒藤古蔓中夷獠出沒行人駭視結隊御杖竟日方抵山麓焉

黔山之南山更惡嵯峨百里羅巒務氷稜鐵硤

屹相向奔風吼霧交格搏赤者知血白如膏疑是造物施丹堊鼓前駐車望山頂人如豆花馬如蕚犵獠出洞窺人行手裂猿玃欲相噬危巒兀立吐嵐烟怪石嵯岈挂籐角秋陽爍骨無人坐毒泉流惡那堪酌憶昔都門謁政府聞道牂牁如太古豈知鳥道入黔陽猪音獪面彌山塢轉硤誰家開紫薇山榴叢雜蠻姑舞腰下寶刀雪萬片胸前縷帶垂雙乳呼兒車中莫言笑此輩反面如豺虎

東莊

桃花雨過麥溪漲家家脂軸高原上車腸掣水勢如抽一夜枯塘生白浪短禾裊綵爭水綠一日二日生氣足細雨纖纖濕短鑱春塍如油土花黑楝花初放柘陰濃岸幘行吟受好風前坨兒鬧田鼓鳴鳴一曲短牆東牆東麥隴高低亞驅犢鳴鞭入子夜咿啞桄桔響秋空舉頭月落茅簷下黯澹青燈半掩扉披星擔草飯牛肥誰家野碓春聲急驚起啼烏掠翅飛

胡春生 夏邑江南歙縣月潭里人 赤岸詩稿

九日坐雨

野雲低壓屋到眼作愁城溼葉封蟲戶荒郵滯客程空囊詩餓字淨社菊寒英自藉雙鳌醉猶然百感生

蔬堂坐雨

老燕不能去小堂風雨生樹寒烟藉影蕉破露為聲短夢事難記名山業未成蕭涼嘗擁八一靜得餘情

懷麥井心 諱駉字龍騎爲督師李建泰監軍後以御史偕從子洞生死歸德之難

督師從賊辱疆埸御史魂歸是國殤生畏西睢歌振鷺死留雙廟祀睢陽金正希江文石故里名相識父子同時姓亦香 周淑廣受稱父子事 漫把封書重灑淚伍胥濤尚湧錢塘

絶句

楊花送行人榆莢沽別酒杜鵑歌一曲芍藥持在手

芳草鷓鴣啼東日復入西我亦南歸客聞之淚滿衣

洪瀛 仙客江南歙縣洪源人 善愁堂稿

烏夜啼

城頭烏啼霜月下戍婦依母蠕寒夜夢回呼母

語兢兢夫婿歸來箭在棚疊疊銀鞍橫白刃層層鐵鎧裹紅氷母云我女愁思多夫婿終當奏凱歌昔年汝父榆關去戰骨猶存無定河烏啼無聲霜月泣一夜孤衾淚如織

冬夜雨後夾覺苑感懷

古風今雨感秋魂蕭索僧除冷未温薜荔香銷空附水木蘭皮脫獨思根殘燈飀下留詩影落葉江頭滴淚痕欲識北臣心內事數聲歸鴈哭黄昏

秦淮舟泛

六朝餘韻賦高樓極目秦淮放小舟處處雲因歌吹駐年年水爲畫圖流一簾月影香生夢半枕風聲客弔秋桃葉可憐空有楫相思仍在板橋頭

秋星

太白昏時看未真驚西一昴粲夫辰少微犯處高賢死空向南郊祀老人

陳濟生 再見

懷友

每向天涯數舊遊孤踪落落對高秋花深頗耐寒霜色客醉難消處士愁月上山陰追古調風來笠澤下扁舟遥知各有登臨興應許鄒簡一唱酬

鍾山佳氣鬱神京此日偏縈旅客情幸有詩篇同悱惻獨留圖畫見崢嶸千年弓劒思君父一代文章賴友生爲問兩都裁賦手可能遺事續休明

聞說金陵異舊遊山川雲樹不勝愁中朝人物隨南渡六代風華入蔣州故國遺民三戶在陪京掌故百年留憑君一溯江南非相遇應多問字僑

斯文寥落數前賢重向存亡接舊編四瀨亂離朋友在一時忠孝世家傳西疇負耒貧元亮南國登樓老仲宣偏歎比隣多契濶臨風遥寄一書牋

江山猶足伴樵漁況是三冬文史餘上國不邪平子賦故人無恙鄴侯書題詩舊館玄氷日把盞空庭朔雪初頗憶元龍久湖海近來風雅復何如

夢遊五岳枕流泉枯坐空拈紫栢禪嘗藉登臨

依素侶每聞指點解宗傳携琴宗炳雲盈餂放
鶴支公月滿船回首石頭思路滑迮廬剩說幾
人賢
本來面目自當仍千華三昧師於天界命余吸盡西江愧未能萬峯
剖公命參馬祖大師吳麗居士問答公案眞相烟霞憑點石空明日月待傳
燈中原避地餘瓢笠玄夜懷人寄雪氷極目名
山驚歲晚可容曳杖更攀登
尺素憑消歲暮愁何郎詩興動揚州百年天地
堪懷古多難山川豈壯遊竊附玄經稱弟子每
追白社想朋儔側身南望空投珮荏苒寒雲暗

古洲
節近梅花客思侵南皮勝事喜重尋煙霞共照
鬚眉色著述堪娛澗壑心海內弟兄餘短鋏樽
前意氣悵遺琴還期一命王猷棹雪夜緘題續
好音

倪元善字玄度資生江西桐城人

左三山侍御惠衣謝之

何來錦繡叚裁就薛蘿裳雖念鶉衢結將無鵝
在梁春隨淑氣轉日共暮雲長子佩重堪憶悠
悠永不忘

莫秉清紫仙江南上海人

甲申四月晤陳臥子

不謂今逢板蕩時千秋血淚海棠枝九門失陷
歸閭巷戰誰提一旅師

張飌大風江南上元人

秋晚華嚴樓

靜海寺前行客舟草鞋夾裏見僧樓月明江浦
青山晚雪冷石城紅葉秋

江鄉即事

沙裩潮平蟹稻香西風晴日雁飛忙多情惟有

江天柳欲落重新二月黃

湯纘禹君謨江南宣城人

和王元倬年兄南陔詩

鄴中詞客痓荒烟亂後憂時老仲宣俊及半摧
鈎黨後山河已邈酒鑪邊醉醒不敢分人我清
濁聊將寓聖賢莫向蘭亭譚往事令人重感水
和年

石嶐字峽崑陝西三原人

雜詩

從來趙括易言兵寇盜於今盡據城幾點烽烟

銷漢壘萬家風雨泣長平將軍抹闕徒搏戟文士空譚欲瞰名窑爾晉陽憂不細誰能先立亞夫營

蕭雲從 尺木號思江南蕪湖人

郊居詩

隨意寒塘落釣青蛉作伴立竿頭浮雲天際歸何處獨樹溪邊影不流蹈海魯連龍戰日還家典屬雁聲秋身經遷播皆萍梗一有吾廬更有愁

吴孟堅 子班江南貴池人

明洪武

興王大業始基吴萬國朝宗此帝都調露金杓分鎬宴閱江實翰眞遲圖六王麟閣無先觀十廟雞籠許列[illegible]當日成賢街柳滿人材應得澂頑夫

閔鼎 渭璜江南歙縣人

雨中獨坐

春來今始雨鎮日未開門獨有書千卷兼之酒一尊桃花才放葉竹笋又行根我亦無他事從朝坐至昏

懷南嶽遠菴和尚

迎師數千里葉落洞庭湖攜鉢猶爲累居山誰與徒詩懷秋月淡禪性野雲孤愧我淹塵世終年此故吾

同徐性之諸子飲河亭

河干落日酒帘青簫鼓頻催夜不扃因有美人歌白雪都令嘉客醉春星別來時序憐芳草會見行踪轉綠萍此日酒泉誰作守移封終不到劉伶

送胡沂庵司李長沙

小星下應是長沙江漢朝宗去路賒勤限官符難久泊深談時事不勝嗟司刑莫說明刑易無訟方知聽訟差此地兵戈猶未息烽烟應接使君車

避兵陳莊

遥傳村外信兩耳若不聞支頤一藤枕有酒伴桐君

晝則人無譁夜則犬遠吠東隣與西家防夜如守歲

小港無數灣小舟無一舵牽纜復撑篙船從草

上過

大村百家烟小村數椽屋隔岸或相呼曠野同

一族

遺民詩目錄

卷七

屈大均 字翁山廣東番禺人文學爲屈原後以其而遠蹤其所跋涉者秦趙燕代之區其詩宮闕陵寢遺塞昔盛廢興之迹故其詩慨者者外易外前南文獻諸書曾爲僧字一靈

于穎 字潁長金壇人進士家本世族高蹈全節其所行足竝義士悲天憫人之作

方文 字爾止一字嵞山桐城人與錢澄之齊名何永紹云隱居金陵性不能谷物常以氣凌人有以詩投者必曲爲改削著嵞山集其孫玉縣梓以行世

黃逵 字儀逋山陰人詩酒之外無所營人目以酒徒逵以詩古文自雄亦俯視一切客死上海朱茳白葬之於半塘寺

戴本孝 字務旃和州人文學爲河村先生長子隱居鷹阿山中以守硯名其庵不接流俗賣畫供朝夕有前生餘生兩詩集

陸堦 字梯霞錢塘人高經學與兄圻齊名教授生徒壽八十餘猶手不釋卷

卓汝立 字心齋廣宇籍瑞安人忠貞公諱敬六世孫貢士官藍田令時縣大饑公請賑救荒民賴全活後隱居江都

楊靜 字定夫常熟人

魏衛 字鄜公揚州儀眞人書從晉秀言峯著西阡詩稿先著洪嘉植爲之序

余颺 字賡之福建莆田人進士官吏部著有春秋擬似

陳允衡 字伯璣號玉淵江西南昌人性嗜書甘居坐卧縹緗幾身雖丹車之閒枕籍無非卷帙酒房暑月猶恆巾絮襖義氣自許急友生之難僑寓蕪湖以愛其名其館有愛翠館詩集願學堂文集選國雅詩懸二種行世

趙司鉉 字巽黃號退公四川彭縣人孝廉官建昌同知建昌兵備僉事

陳廷會 字際叔錢塘人以布義自命爲詩尚古雅

俞粲 字受子長洲人講學吳中著林屋洞詩稿

汪蛟 字辰初江都人孝廉官於滇甚顯赫著滇南日記并心遠堂詩

趙島 字雪舍一字西村鬱鬱餘老人江西人隱居金陵

顧士吉 字叔向揚州興化人文學負氣節好談忠義

于璜 字孝尼金壇人孝廉性溫雅好讀書幅巾野服謝絕塵事

韓田 字新良北直人布衣與其弟曷同隱江南善畫

徐增 字子能蘇州人與理環性褊急有味黃我再詩百首爲時所稱著唐詩說行世暮年患足不能步履

惲本初 一名向道生字香山武進人文學著汝奎詩以書畫名世

范文英 字仲闇號兩石四川內江人孝廉爲戶部主事時鍾譚詩盛行英取鍾惺詩與李夢陽合刻論次之人多以爲當流賊亂蜀冒監軍道後遯撫川東川南鼎革即爲僧吳三桂欲見隨仰藥死

程智 字子尚號雲莊休寧人著易說諸書

沈蘭先 字甸華浙江仁和人早棄儒冠招同志以隱

祁豸佳 字子祥浙江山陰人進士兄彪佳官侍御闢錢塘不守投水死豸佳守祖父丘壟賣畫代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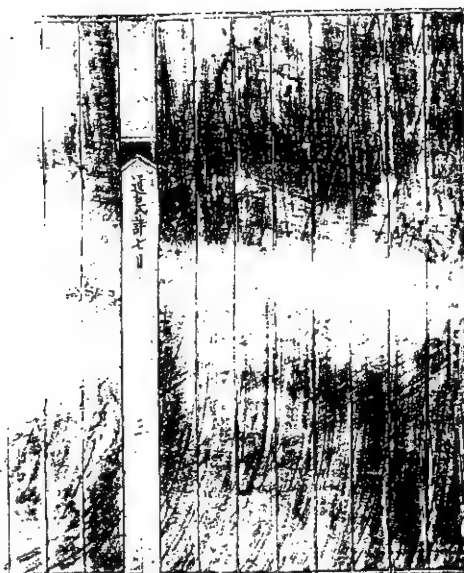
余思復 字不遠福建將樂人著集若干卷行世

吳肅公 字街南宣城人文學甲申後黃冠野服與諸同志闡明理學著古文辭數十卷

徐晟 字禎起吳縣人子生以文章氣節兼尚

柴紹炳 再見

孫如喆 孫如蘭 字皖生自署曼衍老人桐城人兄弟凡五人以名檢風教相義一門之內訢訢如也坐卑比稍經貴莽于弟膚敏於戊甲申後即與諸生若以代耕

馬鳴鑾 字伯和貴州貴陽人壯時值南都新建執政者紛張進言不聽常懷憂鬱遂絶意仕進及國破家亡君子亦深諒之晚年垂纂白下有咏美人三十六絶句寓意有在

遺民詩卷第七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屈大均 翁山廣東番禺人 詩外一

孤竹吟

我行適萬里傍徨思故鄉黃鵠雖失所不從燕雀翔駕言登孤竹東北望邊疆驚沙如白雪殺氣爲嚴霜遊子一何微落葉同飄颺獨智世不容接輿久佯狂神龍爲蟭螟白刃莫能傷大義劫天下湯武誠不祥夷齊憂無臣叩馬空慨慷白日何昭昭浮雲復茫茫吁嗟命之衰揮涕歸首陽

過涿州作

樹大何颼颼黃雲千里愁日月爭馳驅民生誰獲休置酒華陽館五鼎烹肥牛太子捧金巵美人彈箜篌數石不得醉悲歌恨伏讐歌舞歡未終將軍刎其頭驚風起燕臺滹沱咽不流男兒得死所其重如山丘白刃若春風功名非所求

大同感歎

殺氣滿天地日月難爲光嗟爾苦寒子結髮在戰場爲誰飢與渴葛屨踐嚴霜朝辭大同城暮

宿青蟓傍花門多暴虐人命如牛羊膏血溢槽
中馬飲毛生光鞍上一紅顏琵琶聲慘傷肌肉
苦無多何以充君糧踟躕赴刀俎自惜凝脂香

贈朱士稚

神虬樂泥蟠鴻鵠安柴荆飛騰亦何難所貴忌
吾形子房久破產一身如浮萍英雄不失路何
以成功名高歌送君酒詞采鬱縱橫神仙爾何
愚猶未齊死生明月在滄瀣光華虛復盈毋懷
千歲憂酣放聊沉冥天地一塵垢吾心獨太清

落花

落花辭故枝飄零逐溪水道逢浣紗人拾花置
懷裏與君同春榮相憐貴終始但願東風吹長
隋機中綺

鬱林山中作

溪谷何多風猿猴鳴相追兔絲無斷絕百尺緣
松枝調琴苦絃急望遠苦心悲斷髮逃荆蠻三
載不得歸豈無骨肉親金盡天性虧世路皆太
行履道吾安之玄鸞冲高天毋使鸒鳩欺

秋風

秋風鼓松柏孤鳥忽翻飛開門望行人浮雲莫
不歸種桃愛其葩種柳愛其枝雖無歲寒用夙
昔同裳衣魚目亂火齊蟾蜍蝕清暉遂令金石
交千里相乖違拔劍擊磐石淚下空連洏

送鐵橋道人

十二慕信陵十三師抱朴十五精騎射功名志
沙漠袖中發強矢紛如飛雨雹章句恥不爲孫
吴時間學蹉跎遂暮年喪亂成蕭索洗心向林
泉所望惟鸞鶴瀑水與蘿花飄飄夢中落
立功良有命英雄思戰歿可惜沙場中少君一
白骨神仙學未成見道苦超忽努力去雲霧天
光自開發歸去養生人聰明毋自伐朝氣若流
泉暮心如海月

洗象行

玉河六月河水長朝廷舊典賜洗象昆明不見
舊樓船太液何來新甲仗傾都觀者皆歡娛宣
武門外鋪氍毹公子踏花紅叱撥佳人障日錦
屠蘇須臾前導執金吾二十四象天街趨龍旂
送出千門柳羽騎迎過萬歲湖花牙潤潔體雄
詭横行鬱若丘山徙自是瑤光星降精惟有神
龍力可比夜郎蠻奴馴習者手握銀鉤左右下

騎入淇波走巨魚突出平沙驚萬馬水花濺洞
濺浮雲兩邊金鼓龍虎賁似逢光武昆陽戰如
破吳王水犀軍萬人喧呼動城闕一片紅塵汚
冰雪爭道驊騮擁御橋兩行燈火侵宫月白頭
中使偶相逢三朝腰玉賜穿宫謂余此象養天
廐當年俸與將軍同曉披瓔珞朝皇極秋駕鑾
輿出喜峰去歲雲南師敗績象兮曾與徂渠敵
周王八駿去何之夏后兩龍歸未得可憐巇嶕
虎豹姿雖食青芻淚沾臆

西樵歌

西樵山何聳峙峨眉之孫羅浮之子霞城乳竇
碧玲瓏千尺珠簾挂秋水仙關遥開白日邊人
家盡在桃花裏我尋羽客到錦巖盤旋磴道上
松杉月明一笑驚鸞鶴飛入青冥瀑布南

奈何帝歌有序

陳后主將亡國鍾山羣鳥翔鳴曰奈
何帝奈何帝

奈何帝奈何帝風流亡國亦足豪美人相抱井
中墜可惜井中水不深美人不死傷我心淚痕
化作臙脂痕千秋漠漠苔花侵苔花侵美人墓
在青溪陰不死臙脂死青溪可憐不作井中泥
國亡不恨恨惟此山河不易一女子

南海神祠古木綿花歌

十丈珊瑚是木綿花開紅比朝霞鮮天南樹樹
皆烽火不及攀枝花可憐南海祠前十餘樹祝
融旌節花中駐燭龍啣出似金盤火鳳巢來成
絳羽收香一一立花鬚吐綬紛紛飲花乳參天
古幹爭盤拏花時無葉何紛葩白綴枝枝蝴蝶
繭紅燒朶朶芙蓉砂受命炎州麗無匹太陽烈
氣成嘉實扶桑久已摧爲薪獨有此花擎日出

高高交映波羅東雨露曾分扶荔宫扶持赤帝
南溟上吐納丹心大火中二月花開三月葉半
天飛落人爭接東風亂剪猩紅毧兒女拾來柔
可摺正及春祠百谷王神靈不使馬蹄蹀還憐
飛絮白如霜織爲緤布作衣裳銀釵叩罷雙銅
鼓歲歲看花水殿旁

女兒葛歌

女兒十三髮覆額精工善作女兒葛花針挑出
葛絲絲織成蟬翅弱霏霏一端秪得三四銖出
入竹管輕且微十年一匹不滿機製爲夫壻乘

涼衣日炙葛絲皺風吹葛絲舊兒郎惜葛絲莫當風日走寧無綺與羅是儂手所就

魯連臺

一笑無秦帝飄然歸海東誰能排大難不屑計奇功古廟千秋月荒臺萬木風從來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虎溪冬夜

柴門開向夕倚杖寒烟生凍月渾無色空潭若有聲氷隨松子落石傍梅花横欲過西林寺遲迴到二更

望五老峰

飛翠如烟雨秋來山色濃夕陽一返照明滅金芙蓉獨嘯此亭月將尋何處鍾石門精舍近早晚巢雲松

登廬山絶頂

峨峨天子鄣秀出斗牛傍獨控江湖勢斜通日月光千峰各晴雨一氣自玄黄誰與尋髙頂迢迢三石梁

過彭蠡

終古不潮汐瀰茫接太清千峰過有影萬壑到無聲吴楚分前渚帆檣出晚晴髙皇功烈在回憶壯心生

海幢病中

未荅蘇門嘯空懸漁父期秋風不可觸一夕鬢成絲海暗鴻聲疾山寒日影遲祇應與黄菊榮落在東籬

從軒轅宅入迷居洞

曉起蒞珠峰披雲策短笻澗猿驚驟雨山鬼拜寒鐘野飯芝泉冽秋衣竹翠濃昨宵逢道士疑是七星松

江村春日

日出桃花水雲生芳草泥幾家黄犢卧一徑白鳩啼山市晴初聚湖田凍未犁丈人方荷蓧相遇板橋西

寄從兄泰士

湖南雪盡時一夜草離離春色如流水王孫尚未知鴈歸沙塞早月照石堂遲憔悴江潭上誰聽漁父辭

天津夜泊

九河歸帝甸二海出天津潮氣疑風雨燈光見

鬼神孤舟今夜冷明月異鄉親回憶承平日笙歌滿岸春

冬日英州山中

山山黃葉盡殘雪響楓林天入羣峰小泉歸一壑深長松寒立影明月正棲心冉冉歲云暮誰當問遠岑

自湖口出揚子江

浩渺浮天地回看彭蠡微中流懸翠嶂萬里蕩春暉魚拜寒潮去鴉銜暮雨歸前舟風更好應到石頭磯

八月

八月漁陽外淒淒塞草肥滿城炊白骨幾處擣寒衣陰雨連孤嘯驚風斷鴈飛寄言征戍婦休更夢金微

幽州

漢壘盧龍外秦城督亢東陣雲沉海黑獵火燒天紅大將鳴金甲妖姬饌鐵驄控弦三十萬強半是遼東

過清遠諸灘

一百重灘水篙篙與石爭風雷驅地去巖壑逐人行舟子寒相怨沙禽暮亦驚何時歸舊隱高卧掩柴荊

題龔柴文山房

松逕秋初到茅堂寒欲深虎風過亂草蟬露滴空林招隱戍高詠安貧見道心殷勤南澗月夜夜照瑤琴

舟上連州

時時川路盡峽轉復天開舟掠飛崖過帆穿落木來鳥聲多在水人迹半生苔不寐因明月宵深自溯洄

秣陵

牛首開天闕龍岡抱帝宮六朝春草裏萬井落花中訪舊烏衣少聽歌玉樹空如何亡國恨盡在大江東

播山秋夕作

秋林無靜樹葉落鳥頻驚一夜疑風雨不知山月生松門開積翠潭水入空明漸覺天難曉披衣念遠征

靈谷探梅

幾樹傍朝陽門名猶承日月光白頭宮監在攀折

薦高皇上苑櫻桃盡華林苜蓿長春風空有意先到獨龍岡

福與山中古梅

一花開渾沌靜者最先知雪滿空山後雲生絕壁時幽光溪四照素影鶴相持辛苦傳春信陰風莫大吹

紫峰閣梅

絕壑春難早鴻濛養有餘光生無月處香在未花初入石僧同定橫溪客自疎年年紫峰閣爲爾一躊躇

燕京雜咏 四首選二

萬歲山前樹無春到澥崇宮雲空漠漠溝水自泱泱天地餘萬里龍蛇有白楊隴西鵰鴿在何處問君王

陰雨煤山樹君臣各一枝內城吹角急前殿擊鐘遲玉輦還無路珠丘築幾時可憐燕父老弓劍至今悲

惡少

長箭短刀鋌幽并惡少年馬頭懸落日鷹眼射高天並飲桃花店齊彈白紵絃盧姬量酒罷調笑索金錢

朶顏

朶顏西部落屯牧黑河濱吹角呼山鹿彎弓向路人馬肥燕地草裘拂薊關塵欲共裨王去江南踏好春

昌平道中

落日昌平道愁從關塞歸九門吹畫角萬戶擣寒衣伏草黃狐嘯銜蘆白雁飛朝宗橋下水鳴咽出金微

可憐陵寢地千里草離離二水沙河在雙橋御道移水泉邊馬識風候野駝知亦有城頭月蒼蒼似漢時

銀錢山

渴葬春秋恨干戈禮未成一坏秋草滿萬里朔雲平白日沉萬里青山斷寶城微臣有蘭杜何處薦皇英

居庸

嶺八達嶺也出居庸上窺關若井中水聲千尺落林響萬山同地許孤城扼天教一騎通悲風吹不盡戰血染沙紅

一宣府作

遼后多遺迹人憐避暑宮塞花明寶髻邊月滿雕弓二水桑乾合三雲大漠通花園經上下歌管尉飄蓬上下花園遼后種花處

雲州秋望

白草黃羊外空聞筋葉哀遙尋蘇武廟不上李陵臺風助羣鷹擊雲隨萬馬來關前無數柳一夜落龍堆

寒食

蕭條寒食節萬里草茫茫歲月添黃土英雄聚白楊報讐尋豫讓驅馬渡清漳辛苦邯鄲子從今老戰場

邯鄲道中

歎息叢臺下英雄日寂寥戰場無白日曠野一秋鵰草没廉頗宅雲迷豫讓橋悲歌誰與和歸思晚蕭蕭

邊詞

邊郡今無事風吹殺氣過鼓鞞沉上谷烽火斷交河子女穹廬入金珠大馬馱蒙恬城下骨夜夜聽笙謌

草長迷青塚氷消見白臺漢兒吹角去羌女打毬來牙帳山山阜雕旗處處開諸王分六角會獵向龍堆

暮冬寒凜冽出口唾成氷肌肉愁風割鬚髯苦雪凝邊聲吞鼓角戰火接園陵向夕穹廬宿淒然淚滿膺

果峪無人迹天寒鳥獸饑氷殘狐不渡雨暗鴈猶飛破屋餘烟火孤城隔翠微迢遥西解子時見獵人歸

弓馬疾如飛將軍秋打圍狼頭懸大纛蟒錦製戎衣犯雪過疎勒衝風下武威歸來獻王子麞兎盡鮮肥

日暮歸千騎驕嘶靺鞨風盧溝衰草外督亢亂雲中鞍上齊傾酒營前各祭弓誇稱小郎主射得一黃熊

伊昔臨洮戰幾擒吐谷渾將軍頻失道天子不垂恩豺虎無聲過城池幾處存空餘青海月長照黑山魂

落日在龍城羌兒向柳營彎弓窺漢月吹笛作秦聲天似穹廬覆風從班馬生當年霍驃騎一

劍此橫行

青牛臺訪彭荆山

誰鑿芙蓉翠飛樓架此峰千山圍落鴈一脉度蒼龍日射黄河雪天搖白帝鐘王孫遊不返此地種長松

浮圖峪

石路飛狐入天梯束馬過峰頭千仞堞峪口兩重河榆柳新秋少牛羊落日多往時髙殺氣諸將此橫戈

紫荆關

天半旗臺起霞連落日黄山開關路小河繞塞垣長蹴踘將軍戲酡酥上客觴夜來鐘鼓動凄切助思鄉

再送天生攜家自代返秦

祝妝思偕隱行行負戴難青霞悲自鬱白首畏人看朔雪先花發炎風到海寒雞鳴頻送爾帶夢上征鞍

望田子

天寒宜射獵君向大同川紫兎懸鞍後銀箏在馬前沙城迷積雪嶽樹出晴煙日暮行人盡關門待玉鞭

軍陵

白日消毬獵軍中一事無花驄盤雨雪塞女瀉酡酥人向黄雲老春將白草蘇平生王霸略盡與酒家胡

偏頭關

往議搜河套誰令飛渡頻三關元犄角諸將故逡巡市口黄雲滿岢嵐白草新降羌休弄管流淚有征人

車箱潭

潭水車箱滿潺湲未雨餘上臨毛女洞中有渭川魚龍夏銅盤響人臨水府居先朝遺玉簡靈氣發芙蕖

登馬陵

俯挹中州盡河山表裏來天懸句注險水劃孟門開一笑雄圖失長歌故國回遙從狐突廟直下馬陵臺

居庸有感

險絕太行北居庸第八陘長城橫塞白疊嶂逼天青未可憑飛將何當棄大寧宣遼中路斷此

地豈藩屏

塞下曲

亭障三千里風沙十六州可憐遼海月不似漢時秋白草隨天盡黃河倒日流受降城上望空憶冠軍侯

鄴城弔古

四野秋風白荒涼馬不前歌臺餘蔓草戰壘在寒烟興廢雖無定姦雄自可憐空令銅雀妓留恨綺羅邊

通州望海

狼山秋草滿魚海暮雲黃日月相吞吐乾坤自渾茫乘槎無漢使鞭石有秦皇萬里扶桑客何時返故鄉

天池

天池深不測日月出其中高擁漢陽頂下連彭蠡東雪消時飲鹿春盡未歸鴻忽作神靈雨虛無入楚空

舟泊宿遷

月出黃河白微茫帶晚霞一蓑同野鷺雙鬢入蘆花亂火歸漁艇寒雲覆酒家悲來還自遏不忍賦懷沙

吳門逢京兆杜子賦贈

姑蘇秋月夜歌舞亂如雲我亦吹簫至吳王不可聞徘徊金虎迹想像水犀軍泉下三千劍光芒盡在君

春湖曲

士女春遊早梅花折滿船飛來玄墓雪香散太湖天漁父歌明月夷光出紫烟鴛鴦誰似汝長在浣紗邊

寄湖南尹叟

汨羅人已沒誰復採江蘺春水又云滿孤舟安所之風沉漁父笛花落女英祠憔悴無相識惟應讀楚辭

昆湖

湖田三尺水茅屋幾重山日出漁樵散花開雞犬閒青春猶未晚故國不須還且共琴川叟扁舟蘭杜間

粤江秋夜同孔樵嵐李香河賦

明月生珠澥蒼茫萬里愁笙歌喧極浦風露滿孤舟落雁棲難定寒潮靜不流年來秋望苦頻

上越王樓

釣臺

富春山萬疊雪映釣臺青子若桐江月長隨漢客星寒猿吟石壁白鷺落沙汀漁父頻招手迴舟入杳冥

漢口

漢口清秋夜雲霞寒亦稀新潮隨月滿落葉帶螢飛白首難孤往青山欲早歸憑誰報慈母遊子有寒衣

湖中有懷

江從湖口闊浩淼浸長沙天外青惟水空中白是花亂鴻驚嶽市疎柳落漁家寂寂推篷坐相思爲月華

懷西嶽

有客來相告曾攀玉井松黃河吞入水白雪倒千峰樹繞秦關暗雲遮漢畤重從今攜手去夜夜宿芙蓉

扶胥江夜泊

晚來鳧鴈靜疎雨過長空山影沈雲黑漁燈射瀣紅須臾秋月上搖蕩虎門東彷彿精靈出霓旌降貝宮

登浴日亭

月明南海闊中夜氣冥濛萬馬奔暘谷雙螭御祝融霞光飛上下海市動虛空誰與同晞髮蒼涼若木東

別稚女

稚女難爲別臨行淚欲揮可憐初絕乳未解一牽衣念爾在襁褓同予餐蕨薇晨昏娛祖母莫使笑聲希

端州道中

雙槳搖殘夢江干欲曙天雞鳴催落月人語亂寒烟作客憑詞賦歸耕少薄田潘郎多內顧咫尺已情牽

峽口苦風浪維舟日未曛松聲浮古寺石氣結寒雲山束三江小沙迴一水分思家愁不寐竟夕戍歌聞

河頭舟中

一夜寒山雨泉聲處處飛牽舟上霞壁買酒叩松扉石亂灘無路苔多地有衣殷勤林上鳥喚客不如歸

高流遇歐陽先輩賦贈

寂寞高涼郡相逢白髮人軍中三祭酒漢末一
孤臣榴蕊頻燒日鶯聲尚弄春滇南多變事爲
我話酸辛

化州道中寄時子

林深多直木水漲失清溪野草白成路山花紅
作泥臥驚松子落行畏夕陽西跋涉因何事圖
君玉手攜

途中遇雨作

行子冒風雨連朝饑且寒一身徒自苦十口不
曾安路斷愁多水林香喜有蘭野花休見笑吾
道本艱難

化州道中

百里盡珍禽林中交好音落花封虎迹流水濬
人心誤踏峰峰葉貪眠處處陰僕夫憂日暮驅
馬去駸駸

遂溪道中

車輾空林響深愁虎豹聞路從山鬼問身與僕
夫分日氣含殘雨天葩散白雲聲聲行不得負
爾鷓鴣羣

次沙滙

四野無蠻落荒雞何處聲風驚雙鵲出月照一
人行點鬢愁霜早沾衣喜露輕丈夫矜七尺饑
渴見生平

廉州雜詩

玳瑁乘生水蚺蛇吐毒雲花從江口合茅向嶺
頭分銅鼓交蠻器金標漢將勳青牛城上望懷
古思氤氳

欽州

野外稀禾黍城中但橐駞愁聞新戰鬪忍見舊
山河荒服餘交趾將軍憶伏波南征遺玉笛猶
奏武陵歌

陽江道上逢盧子歸自瓊州賦贈

大風吹海嘯舟似轉蓬飛競與波濤鬪私將涕
淚揮旌旗過水怪燈火降天妃欲作玄虛賦心
魂今尚微（天妃海神吾粵事之甚謹盧子是日舟幾覆禱之有一大鳥止于檣少焉紅光熒熒繞舟數匝兼花香酷烈舟遂定得濟）
波中湧山岳知是海鰍廻勢欲吞舟去光先噴
火來不須頻拔劍自可靜揮盃忠信豚魚格多
君學易才（海鰍身長百里口中噴火能吞巨艦遠望若丘山也）

一沙亭作

六月收粳稻人喧隴畝間日光穿白雨雲氣漲青山薄酒嫌無力餘花恨少顏亂離如未已皓首此柴關

合道山房作

夜久寒多露天空漸欲陰白雲如薄夢明月是愁心友淚餘緗帙妻魂在錦衾誰知詞賦客學道更情深

未夕花全白（花謂木芙蓉也木芙蓉朝白暮紅名醉芙蓉）先秋葉半紅竹深偏有月松小已多風紫極心長貫黄泉夢未通故人凋落盡誰與聽絲桐

冬菊

白髮依然短多慚紫菊花但能留歲晏不敢望春華搖落悲羣卉芬芳喜一家寒香吹不盡欲寄隔湘沙

西樵作

多雨天湖决魚飛下碧峰船浮山口石瀑挂市門松瀑布添無數梅花積幾重行行溪路暝催客一聲鐘

絶頂人皆住茶田滿一山牛羊雲外冷婦子雨中間末末潮痕濕花多石色斑峰峰可垂釣未擬棹歌還

斷峽開青玉飛泉挂白虹光搖千尺雪聲亂一天風卧石寬衣冷拔苔鳥篆通茶人半紅粉掩映翠林中

過梅村作

一水灣環入花深自不知舟因梅片重盃以鳥聲遲石隱陂陀勢烟生洞壑姿阮公多子姪更有竹林期

漁洋採梅歸至東西横塘作

山寒尋未得一樹忽臨溪光透松間雪香生石上泥鶯聲留客久鷺影逐人低隨意穿橋去横塘東復西

寄瀋陽剩人和尚

衰草黄雲滿塞天穹廬深處一燈然三更望斷羅浮日十載吞殘北海氊水月道場聊宴坐山林心史好重編蘇卿有節終歸漢祇是鬢眉白可憐

布帽羊裘好自持六朝如夢不堪悲關山尚有秦時月烟水聊歌楚客詞莫厭天花隨玉塵何

妨霜鬢老燕支故圖芳草今銷歇却羨春風雪
審吹

干戈遍地動深哀甘露門當大漠開鐵騎千羣
迎錫去氊裘百匝獻酥來玉關此日春風滿華
表何年白鶴回莫向燕山頻悵望夕陽西下赫
連臺

茫茫天地入邊州九死孤僧淚未收寶掌依然
隨竹杖圖澄何必謝沙鷗鴈歸遼海書難寄月
出天山望便愁斯道只今寥落甚毳衣珍重紫
臺秋

寄從兄貢士

萬里寒雲蔽楚天愁君衰鬢戰場邊將歸故國
無喬木欲住春山有杜鵑絕袂空傷慈母意采
薇誰和寡兄篇從來事業都如夢試向東林種
白蓮

候潮門眺望

澥門東倚浙江開千里寒潮天上來春樹遥連
嚴子瀨白雲長在越王臺翠華南幸扶桑遠羌
笛橫吹折柳哀何處青山堪托迹欲隨徐市入
蓬萊

狸子謡

交州多狸子利器悍無比左張盧生弩右佩石
碣矢
勾粤之勁幹燋銅爲鋒鏑一發三百步秦軍俱
辟易

雷塘

一片裙腰草雷塘接竹西春人無限恨付與乳
鶯啼

從軍曲

三軍矢刃盡北首爭死敵腐肉委沙場烏鳶不
敢食

春日雨花臺雜詠

烟雨霏霏碧草齊斷腸春在秣陵西松杉折盡
寒山路何處堪容杜宇啼

楊柳青青萬井烟遊人隔袖揖金鞭桃花不解
王孫恨開徧爐頭酒肆邊

閶門曲

姑蘇臺上柳花開飛落西施碧玉盃一自吴王
春宴罷宫鶯銜過若耶來

題粧臺

何處相思采白蘋宓妃羅襪已成塵玉關盡抱
琵琶去南國于今少美人

從塞上偕内子南還賦贈

髮鬌粧成犯曉寒有車不坐坐雕鞍兒家世世
爲飛將少小花驄出賀蘭
行人夜半飯黃羊不待天明向戰場一路明駝
載兒女白登山下踏秋霜
金鳳井邊朝出店白羊城下暮登臺路傍多少
當壚女笑問羅敷何處來
行盡桑乾萬里沙北風吹雪損鉛華從伊婦女
多顏色不采燕支山上花
九月雲中雪不遲香貂初上鬢鬟時酒酣共射
山陰兎雙兎雌雄誰得知
夜夜氊車宿隴頭不登遼后洗粧樓夫人自愛
磨笄石天際蒼蒼一片秋
一聲雞唱整衣裳眉黛沾殘于夜霜行到白門
春色滿梅花爲兩點新粧

寄費滋衡

開元大曆十餘公盡在高才變化中誰復光芒
眞萬丈謫仙猶讓浣花翁

于　潁　瀛長江南金壇人

庚寅新正雪霽茂詒九函過訪

爲愛南鄰好幽居却市城水歸殘岸出春入亂
雲平魏晉知何世樵漁結此生不因花信近誰
復趁新晴

庚寅新正集九函寓次茂貽韻

不覺流光度星霜壓鬢邊難忘惟舊識畏入是
新年學佛寧遺世爲農敢問天椒花聊復獻相
對一淒然

丁酉秋客長于訪友蓍師次壁間韻

洛下知名久欣逢在此冬庭虛來落葉戸靜入
疎峯慧業分靈鷲眞乘化毒龍寥寥塵界外永
夜坐聞鐘

偕無殊過虎丘遇雙白出新者次韻

爲赴尊前約乘流漾淺沙新晴開疊嶂積雨膩
疎花坐覺班荊久行看落照斜登臨興未盡還
借遠公茶

暑中偕文將泛湖謁牧雲師

六月湖光好飄然一葉舟參玄過白社破浪狎
清流地僻疑無暑松深似早秋逝將從惠遠長

傍虎溪行

方　文 爾止江南桐城人

將近樅陽舟中遣興

孟秋江右去仲春江右還客行四千里始見樅陽山樅陽無我居居在秦淮間過此復五日方能抵柴關年齒日已邁鬚鬢日已斑何爲貪遠遊所歷多險艱今歸衡茅下身倦且休閒蒔蔬與種藥聊以駐衰顏

石埭訪姚六康

朝發治城南莫宿牛渚西從此舍大江扁舟泝山谿谿流西百里迅疾過奔騠節節是危灘上灘如上梯舟人各努力百丈聲酸嘶青山四面合綠篠十里迷不聞雞犬聲但聞子規啼崎嶇行八日乃始見郊畦知爲古陵陽仙令于此棲鳴琴卧高閣熏風被羣黎方春懷舊兩寄我一尺牘上言縣僻小訟庭草萋萋官閒無俗慮仰首雲峰齊安得故人來永日同攀躋感此動予念言尋桃李蹊長灘險却穩孤櫂隨高低仕隱迹雖殊素心終不暌

贈紀伯紫

君家孝侯臺我家桃葉渡相去不盈咫時時得良晤一夜從眞州明月隱江樹把酒輒思君中懷向誰語隔江猶歎遠況復遐荒去三歲始歸來黑頭今已素傷哉貧賤身漂泊隨所遇但得賢主人何須悲道路顧念長干里父祖有丘墓多積買山錢仍回舊京住

京口與陳翼仲飲酒家作歌

潤州故人談與潘一往歷下一桑乾時談長益在山東潘江如同眉生北遊老夫過此無可語扁舟小泊京口灘是時京口故侯宅江寧陳生久爲客乍聞我到出城來從者攜錢數千百楊彭山下寺新開翠竹青桐絕點埃僧廚不惜供茶筍梵律永許移尊罍笑指河橋慢非遠沽酒送行情繾綣酒罷予登茗水舟汝亦入城天色晚

文德橋步月

青溪夜半涼風發獨步溪橋看明月月下何人吹玉簫含悽吐怨聲初歇憶昔年少來金陵兩岸樓臺千百層瑤笙錦瑟家家曲畫舫珠簾夜夜燈如今未及三十載城市蕭條風俗改居人對岸悄無譁月色波光似烟海

猛雨

猛雨驅殘暑涼風送早秋閉門猶謝客乘興獨登樓芳樹葉遲落平川水漫流晚來天氣好步屧出城游

吴超士見訪同至雨花臺小飲而别

愁殺新正雨忻逢晦日晴故人何忍别攜手一同行出郭沽春酒登臺望帝京河山增百感豈直爲離情

喜姚彦昭至

泲州官舍裏送爾去江關忽復五年别都無一日閒山城重把臂市酒且開顔況有雲田老朝昏數往還

宿遷晚泊

有客南歸遇順風黄河北岸駐征蓬孤城隱隱寒原外三户蕭蕭秋水中獨把閒杯對舟子憑將往事問漁翁伍胥項羽今何在落日長淮望不窮（伍項俱下相人郎宿遷地）

白屋

白屋三楹覆白茅青溪一帶似青郊門前種圃多蔬甲牆外編籬長竹梢守拙自無塵事擾遺榮猶有俗人嘲鄰翁善數通河洛筮得山風第六爻（河洛數以人年命符易卦予得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茗上送曾青藜之吴門

歲暮來遊碧浪湖愁看鵞鴨占菰蒲獨攜破笠尋山寺稍喜貧交得酒徒往事那能如百粤早春端合去三吴停舟先問靈巖路鄧尉梅花天下無

暑夜聞歌

涼風吹夕渚明月漾秋波不見採蓮女但聞採蓮歌

歙州城

陵陽山下稻花秋南陌東阡自一丘聞道沈沙多折戟老農知是古歙州

黄　逵（儀逋玉壺浙江山陰人）

出塞曲贈孔樵嵐送友至關外戍所

蹀躞跨下馬徘徊塞外路遥遥行何爲我送故人去故人遭嚴譴罪當萬里戍不復大刀頭不復玉門度行行生别離去去無親故我有母在堂在家亦倚户今朝向窮荒摇鞭不及顧聞我母氏訓友朋盡其愫母氏亦何言下馬一相訴

阿母呼我食格格不下咽箸落掩雙涕長跪阿
母前兒有素心人明日戍遠邊蕭條豺虎窟一
路無人煙不聞行旅到不聞戍客還北出遼陽
城孰識路幾千昔爲膠與漆今爲箭與絃兒情
將斷絕兒心實牽連子子行萬里形影誰與兼
老母八旬餘交道何以全阿母拂然怒阿母槃
然言汝母殊健飯若母離各天送者知還期戍
者歸何年小人無大義孝養皆徒然

短别我母知長别而母癡我友詒其母但言遊
京師嚴檄催戍程犢車詣前坻我騎一匹馬繚
繞隨所之風吹沙雨來不辨關東西白日慘以
黃搖搖照戍旗送君居其下反與我别離何以
留贈君淚漬黃雲堆

對戍發浩歎殊有關南人相親過親舊逞問越
與泰客非還謫人何以銜邊塵含淚黯不言傷
我生平神昔者遊珠海建節逢雷陳軒車一相
見促席忘主賓官罷同歸來骨肉同一身故人
罪當戍故交情何伸親從關塞回萎寐亦得眞
蕩子非浪遊蕩子母八旬

卓烈婦

乙酉夏四月圍揚州廣寧指揮卓煥
妻錢先一日死之從死者長幼七人

乙酉圍揚州城門一月閉丁壯死城頭老弱哭
街市烈婦語其夫請君從此逝不見高傑兵殺
掠無巨細況茲雄師來後先皆鐵騎憶昔結髮
時雙雙坐羅綺池上兩鴛鴦見之嬌不起如今
張綱羅反覆迷天地雄飛雌必隨雌在雄反累
所有遇歲兒地下爲君乳城角一聲裂城內兵
四至遣夫前出門驅家後園避白髮夫長姑黃
口夫諸弟小姑兩齊肩掌珠抱者是共妾爲八
人所去唯夫壻妾身不可污兵刃一何利長幼
聚一堂緩急權大義夫壻園中池夫壻池中水
池中自有天藏我蛾眉麗一躍婦與兒再躍長
姑繼三躍雙小姑四躍靡遺類生願相從生死
願相從死清波激其上明月枕其底不闘門外
兵殺人如屠豕

戴本孝 務旃江南和州人 鷹阿山人集

霽石道中

天地依蓬轉英雄浪迹多堡危斜阜嶺山裂直
奔河窟宅同猿鳥耕芸半馬羸不知還幾折方

得了前坡

定州道中

碧樹烟生曉日開城衝一塔白皚皚文鴛共對沙灘坐牧馬羣嘶水草來楊柳陰隨官道轉堠亭高瞰女墻迴漢家當日山中國何處風傳畫角哀

霍邑道中

手招霍岳翠堪攀滿眼流泉更不閒搗練女來羣坐水吟鞭客自喜看山高原疎影桑條外小閣濃陰柿葉間我欲乞漿消午渴誰家饁婦荷簞還

登張家口城樓

蜿蜒城勢列長蛇堡斷峰連水折沙驅儈譯通中外市牛羊氣雜往來車神爭社會當場綵女競邊粧滿髻花一望西風烟草寂駝鳴旃幕夕陽斜

雲谷鄺盋禪院

白雲隨我渡谿來菜甲茶槍徧碧苔松繞峰身全石性香收雨氣養花胎杖穿虎迹巖光冷瀑帶龍腥潭影開自此披榛欲長往不知猿鳥可相猜

陸　堦 梯霞浙江錢塘人

駱塢看拒石冠周兩姪

流水飛花古渡頭橫舟盪槳欲驚鷗遥憐多病三秋逝近喜新詩一卷留看竹祇須尋小阮栽桃還想賦前劉卽今滿眼悲烽火好慰慈親此放愁

卓汝立 入籍浙江瑞安籍遼東廣寧人

藍田送友歸漢陽

鸚鵡洲邊草漢陽江上樹春風吹復青青色貯逢戶歲暮單車還到家看春山今日潼關道白雪正漫漫

楊　靜 定夫江南常熟人

寄沈因生

天邊孤鴈鳴尋侶江上愁人露泫衣過隙流光長自老移山愚志每多違風騷一代推牛耳事業千秋託釣磯君去未嘗交俗客空庭履迹至今稀

懷人

開來託思在天涯落落河山重可嗟留客未懸

徐孺榻憂時空憶范滂車寒雲晚送機峰翠春雨晨催蔣徑花四海只今戎馬隔故人才筆自風華

魏　衛（鄜功江南儀真人　西岡詩稿）

西岡村舍

遥望白雲去西岡四五家竹由平地滿門向小塘斜歲儉人俱樸春深路盡華干戈何日已倚杖問桑麻

天放卧病同友人過問之

故人垂老汩多病值清貧短衲不勝瘦顛毛無着巾望余雙眼喜把臂一言眞豈復論鹽米艱難見此身

江南早春

南郭行春早陽和散積陰白雲光海甸青靄動園林日月詩人曆江山野老心此中具千古亦漫仰天吟

歸鴈

去國是何日歸期逢仲春離羣非自惜旅食畏驚人行謝江南月飛蒙塞北塵一年一來復也只爲謀身

一探東園梅花不得

向來慵着閒遊屐爲訪梅花過柳塘幾歲魂消詞客淚一春清落酒人腸不辭滿袖攜芳雪欲扣雙扉問草堂主道弗修空閉戶詩成東閣惜餘香

余　颺（賡之福建人）

嶺上題壁

南眺鄉關事事非一隅又說受重圍孤心豈似衡陽鴈爲怯高峰向北飛

陳允衡（伯璣江西人　選詩製）

江上寄荅

出門託孤舟見山思故宅十年阻他鄉當暑復行役茫茫石頭城欲泊何所適感君兩荅書歷落通肝膈懷刺賓在堂將前還踟躕倒屣接遠人別館開几席清風出梧竹逸思棲簡冊佳句誦再三如對禪關客（山示呈無禪師詩）别君貽數行留我期一夕呼童問家世太丘守遺澤通來善附麗安敢竊譜籍情親羈旅中四顧爲壁畫有書尚盈倉有田盡成石此生半漂蕩日落愁轉劇倚棹贈我詩浩歌動虛碧

王安又招同施次仲周鶴田諸君遊響山兼訪杓司不值 所居潭上有小釣臺

探山只數里倚棹變陰晴草樹依城轉鳧鷗傍水輕松風生夜色人語雜谿聲隱者不可見空餘釣石情

步自杏花村遵湖隄過鐘樓至上藍寺同王尊素程鳴玉訪堅忍拙生二開士不值歸路得詩四首 選一

古寺閒尋得籬疎竹數竿僧偏渡江早客正入山難土銼烟初斷香臺影自寒飯依何日是愁思又無端 時與王程有廬山之約

趙司鉉 巽仲退公四川彭縣人

拜將臺和費此度韻

高臺遙指碧流斜何處東陵可種瓜荒砌有烟籠遠樹空江無鴈落殘霞登臺事已成千古守冢人誰置萬家曾向淮陰尋釣址斷堤衰柳宿寒鴉

陳廷會 際叔浙江錢塘人

挽前指揮卓煥妻殉節錢宜人

君不見廣陵四月震金鼓畫閣朱樓委塵土男兒有志死干城婦人守節投江滸死者不如生者多卓家之婦何其英城未破時告夫子婦人從一義終此臨時拜啟堂上姑姑老婦少婦當死將身一躍入池中池光蕩漾起悲風青天慘慘不可視白雲往復無終窮

俞粲 受子江南長洲人 林屋洞詩稿

山居雜興 二十一首選五

茅屋春風曙開扉閱耦耕牧隨原草入饁向阪田行鶯稗舍吟思花新守艷情白雲閒未了坐聽午雞聲

攜手重山外布帆此路歸橫塘春雨渡新郭白雲飛鸞鶴知何處滄桑事已非道情無剩語花岸釣魚磯

春雨巒巖曲竹深白掩關時看疎牖滴且適半晌聞谷鳥銜花墜溪雲拂樹還外人勞遠望一片只青山

脚踏穹窿頂夕陽通亂山披雲千樹老入寺一身閒露冷方移席月明不上關巷懷悲閱事古佛暫追攀

山高人境絕寒氣入雲深微覺塵中色不堪世

外心月來紅藥影風斷草蟲吟欲識禪癯叟疎鍾隔石林

汪　蛟 辰初江南歙縣人 心遠堂詩

荔薪歎

稟精火離珍南國兮實垂星耀彰妙質兮紫文紨理矜內美兮黛葉緗枝誇扶麗兮樵青叩睨傷剪敗兮刈斧橫施將軍躐兮 閩有祠荔枝一株號將軍樹 朱苞不剖風流歇兮盧橘江橙反居右兮策身費下醜勞薪兮誰爲知音泣焦桐兮羨彼不材終天年兮

感事

稂莠蓄田中嘉穀難布野君側弄梟音善人且喑啞端邪互登庸宋政誠苟且擢士如簡金精良在鎔冶

時會

史氏多饒舌撫拾敗與成逢時或中才失志每豪英稊稗占土膏差跎不熟秔鋪鏞置不考翻遜瓦缶鳴桓榮遭漢盛曲謹有能名賀循遭衰晉賢良終見輕所以逃虛子差與造物爭江淹惜敬通恨賦空未平

趙　島 雪余西村鍾餘老人江西人寓江寧

題桃源圖

秦復何難避人徒不避秦閉門高枕日酌酒萬山春點綴勞君手棲遲借我身桃花看處是漁者自迷津

懷高雲容

客裏逢迎盡相看獨至情三冬榕不雪一刻鳥無聲海國風愁定江城月苦明遺安堂上酒容易與誰傾

顧士吉 友向江南興化人

是日期沐公訪錢聖月兩雪不果

巳負東郊約重愆穀旦遊此行良不易天意甚悠悠好雨先春至餘冬爲雪留來朝風景好相與步芳疇

布穀曉啼忙告人具農事我田淪波濤欲耕且無地

于　璜 米[illegible]尚公堂人

孤山放鶴亭

羣峰羅列一山孤中有亭標西子湖鶴放年深

歸幾隻梅開春暖憶千株吟哦碑碣來詩侶陳設尊罍拜酒徒不是先生明出處誰人墓道免荒蕪

韓田 耕良北直人

卓龍文招飲誌別

客趂東風今日行花間疎雨暮春情酒因分手難成醉琴對離人別有聲 時舍弟石耕鼓琴 何處銷魂驚復囀一時和淚句還成遙遙水驛山村路烟樹帆檣送去程

徐增 子能江南蘇州人

次和倪彤文同賀魯縫俞無殊賀赤扶話舊兼懷余之作

風雨忽連日牕前草亂生豈無當世事惟有舊交情黯黯杜鵑色瀟瀟燕子聲僧房因住久我欲入山行 時寓鹿寓房聞杜鵑

惲本初 一名向道生香山江南武進人 汝陰詩

泗上阻雨聞警

無地風波息五更傷心寒暑變陰晴餘生本未辭金革前路何曾厭癸庚浩蕩鼎湖愁未滅淒涼賴水淚難名填胸老大悲霜雪涉足朱炎久

渺冥

范文英 仲闇兩石四川内江人

送費此度還榮經省親

妝衣猶贍老萊斑負米雖歸不是還世到亂時都作客途當險處更間關數年草檄伸孤憤屢月移家近百蠻及屋峨嵋俱歷遍滿頭風雪當

遊山

程智 子尚雲莊江南休寧人著易說諸書數十種

秋華八首 傷獨處也 選二

菀彼叢桂秋華鬱鬱禾之秀矣期秋必實天之生物莫不直之何培何覆維自植之

時之秋矣物生必成禾之秀矣秋或不登何培何覆自物自傾事之不齊必自來矣

沈蘭先 甸華浙江仁和人

卓烈婦 前指揮卓煥妻錢氏乙酉揚州郡城陷投水死

倉皇烽火照城頭頃刻紅顏一葉休慷慨捐軀腸解烈從容延嗣智能周名留青史芳應遠魂黯邗江咽不流多少楊花飄泊去歌塵舞袖愧

伊儔

祁豸佳 字止祥浙江山陰人

送人還楚

清嶂寒蕪外依依去舊邦士孫秋易怨人別酒難除樹頂支公鶴山頭秀法幢殿勤樓下水何日過巴江

余思復 不遠福建　將樂人

寒食日遊焦山

郭外參差一徑斜亂煙芳樹帶樵家天涯已過三寒食江閣重來半落花山水雲封高士宅薜蘿春鎖麗人車故園寂寞松楸老極目神傷一歎嗟

吳肅公 街南　江南宣城人

江氏雙節婦詩 節婦姓程為鶴識先生元配 姓江即先生今任鏡若妻

翩翩兩黃鵠飛飛共竹林先後喪其雄竹林無好音綢繆各有戶飲啄各有處哺雛毛羽豐奮迅橫四宇海水亦何深明月亦何皎兩兩氷雪心天地無終老

徐晟 禎起　江南吳縣人

送友之越

月照吳江冷春從越地開孤雲一雁下疋馬萬峯來意氣銷兵革英雄半草萊異鄉朋舊好不

敎故人盃

送屈翁山遊泰岳

粵東直下數千里欲上天門俯碧蘿天險懸崖趨泰岳門廻大壑抱黃河即看晴樹曈曈曉不信風雲滾滾過人世幾回堪極目秦皇漢武一悲歌

春感和舍弟漳州來韻 選一

蛟宮波湧江瑤柱火樹花開赤荔枝日月晴懸江浦上龍蛇春壓海門遲幾曾極目觀吳練㝡是傷心續楚詞人世難堪離別夢觀瀾逝水只如斯

紫紹柄 丹見

子夜四時歌

養蠶滿百塸百塸準五十兩蠶共一繭苦被雙絲結

牀頭鴛鴦被不知天炎冷三百六十夜夜夜長交頸

苦婦棄兒歎

苦婦亦良苦未述先悲酸云是民間女擇對住江干雞狗樂相逐遭亂鮮全安揚旗號義軍唐

突南樓端輙復彊要劫不見故所歡吞聲與之
俱遺孩恐就殘寄生未幾時鳥駭各散奔徙丁
割殺盡内舍寧孤騫纍纍繫頸踵屈折罕得言
拘囚空牆屋揚息徙𨚫宽猶依懷抱兒哺乳時
拊㨉旦夕忽聞令各各還驚魂倰晨起催督前
驅散軍門散軍在須臾逼迫惡容辭蓬跣揭上
道負兒行稍遲鞭笞怒發罵乳臭胡戀之格擲
棄路傍腸斷涕漣洏昔爲兒隱忍今行更棄兒
一步一迴頭步步聞兒啼謂兒且莫啼母命苦
若斯生亦不得顧死亦不得知

孫如蘭 宛生吳行老人 江南桐城人

挽孫武公

回首中原事已非書生百戰出重圍壯心自許
標銅柱熱血誰知濺鐵衣刁斗殘聲悲夜月旌
旗色變捲斜暉慚予叩馬曾無語空向深山賦
采薇

馬鑾 伯和貴州貴陽人

秋後雨

一雨連今昨新流巳徧溪田堪期薄穫天未棄
遺黎縛草重遮屋扶筇更試泥却憐秋稅迫仍
有幾家啼

追和亡友鮑曼殊見贈詩

贈言能幾日君巳倦人間到死事方畢有生誰
得閒夜臺仍貰酒遺草欲藏山幽感元無隔招
魂自可刪

雨中偕友人過度來親家小飲即事

閒道清涼寺江光近可邀欲將今古恨盡付去
來潮薄暮城烏息頻年塞馬驕招提遊豈易留
與坐中宵

與王姥話楊龍友舊事

時移心易感同爲故人嗟衆惜風流士天亡孝
友家血藏應化碧文在尚疑花苦語何當盡秋
庭日巳斜

冬日偕漢樹巖聽散步蘆渡橋書感

橋邊秋巳去到此客愁生寒水難爲色枯荷但
有聲心心隨鴈遠步步避人行急返吾廬卧風
塵夢裏輕

茶村見過小飲

丘壑情元似壺觴輿共存以貧長得友除醉總
難言構飯呼兒具蔬齋藉客温吟多慚未細擬

過浣溪論

聞蛩

秋夜已凄清空堦爾復鳴故催砧響亂如與客愁爭酒淺夢難續家貧心易驚燈前兒女笑同聽各爲情

東園有感

此地今誰有無情草自芳前人迷歲月吾輩見悲涼倚樹閒身在鳴箏別院荒漫漫沙磧路不分客攜觴

秋夜不寐

露冷蟲聲咽微微月漸收衰年偏怯夜孤枕不宜秋吟苦有餘淚家貧無緩愁自憐成底事贏得夢難求

過岳鄂王墓

一半乾坤尚可爲偏于屢捷召師歸國如忘戰和難保天不留公事更奇父老幾回悲北鷹風雷長是傍南枝我生宋後元無預話到中原亦淚垂

獄成功罪有誰分壞爾長城若罔聞丞祖幾曾憂趙氏書生早已料將軍可憐涕淚歸青史無復旌旗閃碧雲祠畔于今仍牧馬空臨湖水一思君

春日同鄭巖聽杜茶村小桃源飲

踏晴同過畫欄西誰肆歌筵雜鼓鼙響亂高花鶯不至愁生芳草馬頻嘶王孫失路難逢酒野老偷閒一杖藜獨有芒鞋採橡客重吟山下意凄凄

過正學先生祠有感

秋風吹淚墮梅岡郭外依稀古戰場野史不煩悲遜國公心寧復怨文皇青山上關牛羊徑坏土中含日月光正氣長存天地在雨花相對正飛香

偶成

破屋孤衾一老禪境蕭然處轉怡然了無感慨生今日翻覺歡娛誤少年息念並空爲蝶夢忘情不結散花緣秋悲春怨何關我笑聽寒蛩與杜鵑

西子

君王有恨胆空嘗妾面如花不敢藏漫道溪邊輕一出此身原自繫興亡

息夫人

朝爲俘妾暮承恩此際悲歡豈易論國破幸留顏色在楚宮衾枕一般温

如姬

趙亡魏及勢須援豈爲區區公子恩符出深宮人不覺千秋知巳是夷門

虞姬

泉臺猶着楚宮羅垓下同歌不再歌若問野鷄當日事可憐當日愧顏多

李夫人

病裏難消寵愛深君王親輟萬機臨春風不轉霜前葉誰識回身掩面心

卓文君

白首相看能未能琴心誤聽豈堪憑當壚幾日芙容老又有如花在茂陵

趙飛燕

啄盡王孫不解愁掌中來去愛輕柔未央前殿絲絲柳亦喻君心舞不休

明妃

安邊無策始和戎簫鼓含情出禁中天子若憐沙塞苦願先延壽罪三公

綠珠

清歌才罷動悲聲忍負君恩別有情十斛明珠樓底碎可憐不似落花輕

張麗華

臨春高閣忽栖鴉香作飛塵玉委沙償却井中無限意方知僕射解憐花

侯夫人

昨日穠桃今落梅阿麼何事悵空來繁華總逐香塵散忍見他年麥秀哀

梅妃

一閉長門春復春梅花零落荔枝新可知含笑承恩日雨露雖多不讓人

楊太眞

面淋鈴夜許誰知萬里歸來一寸癡太液芙蓉開又落分明憶得馬嵬時

班婕妤

初裁紈扇荷相憐一遇秋風便棄捐莫怪君心今昔異年華難得似春天

馮小憐

馬上何堪翠袖扶無愁曲裏兒愁無合圍未了
兵先散又報追師在半途

紅拂

身經兩傑不尋常尚覺楊公遜李郎一見便能
知國士笑人索駿只驪黃

樂昌公主

還次相逢似夢魂作人難處兩難言玉顏頓減
郎休怪鏡裏重圓亦有痕

任夫人

一葉梧桐帶恨飛墨光浮動綠微微負心人見

應知愧可是生平識字稀

關盼盼

歌扇塵生已十秋尚書墓木望中愁春來燕子
無情甚猶自雙飛過小樓

陳雲室

敢借旌旄重華門自甘荊布老江村田間不記
開元事愁聽人稱供奉孫

潘妃

凌波既似纖纖月傾國何須步步金若是苧蘿
溪畔女苔生石上也情深

莫愁

江南二月花正開十五女兒花下來笑向莫愁
湖上去不知何事帶愁回

李勢妹

妬口偏香阿姊名能憐欲殺總多情翻疑公主
非巾幗却恨桓溫是老兵

桃葉

古今只似去來潮桃葉王郎兩寂寥渡口不須
重問渡試看人倚夕陽橋

木蘭

黃河朝過暮燕山多謝爺娘盼女還幸不琵琶

終馬上何妨征戍老紅顏

投梭女

感郎欲向花前死唐突聊窺意若何早識春蠶
絲易盡當時應悔悞投梭

漂母

才言報母母便怒一飯酬來即市交若使王孫
知此意功成肯望漢分茅

文姬

月下清笳欲別難歸來又促嫁衣看自憐薄命

單眠怯鬪過桃花尚覺寒

阿嬌

色衰難保君恩在細雨長門白髮添聞道新人住金屋也愁花落不窺簾

琵琶婦

鴛鴦幾箇雙雙老一曲繞終月過窓未嫁商人頭早白衾寒何必怨秋江

聶隱娘

雄心到底愧寒松何必藏名峯外峯世上男兒無可殺應教雙劍化爲龍

銅雀伎

得上高臺日已西潜身一爲故人啼不知何事留疑塚煙草萋萋望轉迷

蘇蕙

歌舞情親比翼分陽臺意氣恃将軍誰知錦上千行淚竟奪尊前兩袖雲

曹娥

人情未必偏憐女爲父輕生等一毛千載魚龍知志氣江聲直接伍胥濤

溜口女郎

夢到瀟湘書到稀十年辛苦待郎歸如何屬國糟糠婦北鴈來遲便去帷

七歲女子

男兒不遇爲文章幼女離愁托鴈行早慧從來多薄命可曽十五嫁王昌

遺民詩目錄

卷八

吳嘉紀 號野人字賓賢泰州安豐場人布衣[illegible]平不事遊覽與孫技尉汪楫交最善著有[illegible]集爲海內大家樂府五七言古尤擅絕一時

呂　潛 字半隱四川遂寧人進士官太常大司馬諱大器長子隱吳興吳陵凡四十四載扶母櫬歸蜀賣書畫自給

俞南史 字無殊吳江人文學

姜　梗 字鈇夫會稽人負經濟喜交遊著曹山草堂詩

顧夢麟 字麟士號織簾居士太倉人學宗程朱同楊子常著四書說約盛行於世

李　潛 字潛美揚州興化人太學生廷尉清之兄生平未嘗足踐公庭著葉閒齋稿

魏　禮 字和公一字季子江西寧都人與二兄祥禧隱翠微峯一門師友古文詞爲眉山宗子名滿天下人稱易堂三魏云

計南陽 字子山華亭人

談允謙 字長益丹徒人著樹蘐草堂集

程　邃 字穆倩號垢區歙縣人布衣善篆籀圖章稱獨步隱居金陵壽九十餘

張　穆 字穆之號鐵橋道人廣東東莞人少奇挺知劍術壯歲來吳中任俠自喜結交皆名下士兼工詩畫晚耄潑墨橫睨無前其意欲有以自見不得遂歸隱羅浮以終

唐允甲 字祖命宣城人官中書著耕塢山人詩集善書法

楊禹甸 字甸之溧陽人平日以忠義自命流離顛沛國難家難俱於其詩見之死于廣東

趙士喆 字伯濟山東萊州人

錢　澥 字季水江寧人

余增遠 字日新山陰人進士

陶　澂 字季深以字行揚州寶應人文學著湖邊草堂集舟車集所爲宮詞尤見忠義

傅　眉 字壽毛一字竹嶺山西太原人青主長子下筆能千言貫穿經史常負竹或鐵皆數百觔鬻太行市以養親亦一奇士

陳　盟 字雲瀨四川富順人

陸廷掄 字踈圃揚州興化人布衣善古文詞有集行世

龔　賢 字半千號野遺又號半山人布衣隱居清涼山側選中晚唐詩紀善墨筆山水能闢生面

王邦畿 字說作廣東南海人貢士嶺南耆舊子準亦有詩名

馮　班 字定遠蘇州常熟人稱隱士之冠從遊多名儒

陸繁弨 字拒石錢塘人布衣爲文麗敏有六朝風韻

項起漢 一名會字中佐號視庵歙縣人具豪氣短衣匹馬從都督項俊鄉鎮杏山授行营都司救汴援節馳驅山陜間大小十餘戰累陞參將南渡後起漢勸史公可法誅勦驕帥整師北行不聽遂圖山團練水師參將禦永生洲撫莅鼎革隱居江都

趙相如 字又漢桐城人天啟間諸生事孀母姚容愉色嘗以寒素無力不得請于朝旌揚母節爲恨崇禎四年詔求直言上治平十二策阻于權貴不果進所著載園詩稿其愛君忠國憂時感俗之作諷諭婉約悲而不怨有詞人之風焉

遺民詩卷第八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吳嘉紀 賓賢野人江南泰州人 陋軒集

送友

步登郭外山佇看去輪轉登山未及巔去輪巳遠遠遠遠尚隱隱黃塵倏隔絕歸人望白雲送者指明月願爲前途月昏曉光皎潔一更照君宿五更照君發

流民船

撥棹欲何之遠投烟火處歲儉竊盜多村村見船怒男人坐守船呼婦行乞去蔽體無完衾蔽身無敗絮嬌兒寘夫膝臨行復就乳生長田舍中那解逢人訴一米一低眉淚溼東西路

糧船婦 海氏

秋風河上來吹我飢饉夫雖有如花婦不及盤內餔日暮何諠諠河灣泊糧船船公坐上頭眄睞見紅顏遣人通殷勤吾家衣食足若輩愁餓死試來同力作力作到一年償錢令汝歸力作到三年無錢令汝歸阿夫呼婦語與卿勉相從不從便餓死爾我長西東匍匐起偕婦婦淚落如雨昨日閨中人今日舟中婢儔侶聞添丁餽酒遺揵蹄河南艬船來河北艬船來船公中心喜舉手數斟酌自謂佳麗質巳是虞羅雀羅雀則有雄匹婦則有夫誰知匹婦志千折不可移阿夫泣相持依人且低眉力作到三年無錢共汝歸阿婦默無聲人眠窻落月急遽離船公慷慨尋鬼伯抱石投邗溝波濤爲不流行人揮涕看尸橫溝水頭

寄題龔大野遺新居

亂離足飄泊老大還郊坰江水眞有意流轉一浮萍親戚復誰在虎嘯山風腥驚疑兒女色顧戀歸人情翳翳寒烟墟蕭蕭茅草亭琴書旣有託斂跡謝逢迎澄潭入郭流羣峰繞舍青悄然松際月聞爾商歌聲

歲暮送友遊匡廬

杳冥香爐峰高卧堪幾句只愁雪不化不知天地春晴霽試出戶雲物多鮮新飛泉一萬仞半空聲瀰瀰解衣寘石坎滌盡人間塵

復洲田四首與老友陳鴻烈 選二

洲田復與民官長示告諭故主前來看猶疑夢

未窮落葉遇回風衰林尋舊樹寥寥亂後人歷
歷沙上去烽燧壘尚在望望生驚懼十年避兵
戈萬姓凋道路他鄉溝與壑一步一回顧
斜日寒江流褰裳試遵渚不悟餘黎民重踐舊
田土廬墓在何處四顧唯榛莽雉雞見人飛狐
狸嘷且怒生理何暇計先須蔽風雨刈草覆我
堦疊石爲我堵不復辨東西向山編竹戶室成
誰往來蘆中有漁父

送王季鴻之西泠

高堂十二月佇望車輪返浮雲入吳會誰知獨
偃蹇夜起別親人殘月照餐飯鴻鴈已北飛斗
柄亦東轉還家未有期冰霜路更遠江樹晨風
鳴徙倚心腸斷
雄雉匿深莽不知毛羽鮮君子在草野幾人識
其賢西湖春二月桃李爭芳妍觀者皆快意遊
子獨愴然此鄉雖云樂不如歸舊川毛義室有
親趙壹囊無錢莫待花落盡山山啼杜鵑

江都池烈女詩

烈女姓池吳廷望妻也未嫁廷望從
軍南征戰死其父吳某素稱里中無
賴欲以女婿次子女之父兄憚之屬
姨母語女且勸之嫁女不從自縊繩
斷者三竟縊死吾友張琬爲作傳命
紀賦詩

旌旆搖野風戰馬顧羣嘶壯士志封侯不娶娉
婷妻娉婷方盛年桃花三月時三月轉盼盡征
戰返無期無端夢沙場血污泣遊魂覺來信巳
至夢寐竟成眞招魂覩翦紙涕淚濡羅巾朝爲
未嫁女暮稱未亡人蝴蝶飛過牆栩栩尋春芳
安得久踟躕鬼伯隨姨嬢姨嬢是尊長出言何
不莊令人亂匹配人生豈牛羊鳥棲城郭黑三
星檐前明壁上青一燈熠燿大嚴救生小不知
路死路行最能永從黃泉伴三結朱絲繩鄰舍
聞此變日出走來看從未識女面今日見容顏
一枝紅桃花霜雪色尤鮮問女首何飾夫家聘
時簪聘時更何物玲瓏雙耳環女意何所嚮面
南身徘徊巾帶微飄揚如上望夫臺問女住何
處草屋女所居草屋有此女此女天下無鴛鴦
不擇水泥滓產明珠商人爭殯葬酹酒多士夫
酒酹起黃沙沙場鬼還家還家徒夜遊得妻不

得侯始悲謾好勇生死滋繁憂傳戒後世人愼
勿把戈矛

逋鹽錢逃至六竈河作

日傍故園落洲洲蘆花開新鴈此時至孤鳴夕
悲哀我亦始離羣行坐無好懷長謠思同心道
阻不可偕風末聞櫂歌何人遠溯洄呼兒罯草
中叱咤債主來

曠野風又起葦乾葉颼颼海岸欲下雨狠鳴五
更頭衰年近異類驚定淚旋流眼中無蘐草何
以忘我憂土室絕親愛雪窖長淹留往哲已如
此老夫復誰尤

雄雉徘徊飛羽毛何陸離孤蹤傍潮汐文采欲
奚施豈無山澤侶道遠不可追入草聊自潛尾
長人易知隨鴻苦無力變蹙非此時常愁觸羅
網顧盼心驚疑

禪智寺送客

蒼惶不肯別送送多纏綿泊船尋古寺秋螢飛
野田草深去途隱處處生寒烟山僧惜離人殷
勤煮石泉今夕且歡會新月正娟娟

挽船行

疲困駕船人人船雙趑趄老姑起把舵新婦爲
縴夫尙存異鄉息自憎薄命軀夏日懸中天灼
死岸傍樹纏頭苦無巾裹足猶有布數罷商人
錢拭淚盼官路路長縴繩短挽船不敢緩

董嫗

客行斑竹村有嫗田間哭野曠人迹稀嫗手牽
黃犢犢口齕齕食草色莽莽綠哭聲一何悲牛
羊爲躑躅客行聊駐足近前問緣由心念主人
恩欲言淚還流主人韓秀才諱默家住蕪城裏城
破兵屠戮夫妻先自死妻蕭氏縊死梁上夫溺死
井底所生兩男兒一死從嚴親諱彥超幼者名魏在
母懷摯擧託老身億母將縊時復抱幼兒乳乳
兒幾曾飽蒼惶分散去門外積骸高昏暮何西
東裏兒兒不啼共入死人中死人蓋生人尸血
糢糊紅五日殺人了駱駝鳴蜀岡匍匐夜出郭
隴晴麥穗黃麥仁采餵兒烟火投村莊兒我各
無恙田夫歎且驚今年麥穗黃明年麥穗黃兒
像稱郎君軀體如父長眉宇尤骯髒落筆善文
詞往來多益友稍欲大門楣郎君今安在書劍
燕山陲燕山三千里懷思斷肝腸語罷辭客去

倚犢向北望北路驢馬來飛動遥相呼郎君不
捨我今日歸來乎謬謬弗自知但怪無人應烏
雀返墟落烟寒樹色暝客亦掩耳歸嫗聲難再
聽

王解子夫婦

如皋王解平酷嗜酒里有義士妻某
氏皋當遣戍縣官差役往送解子與
焉歸悲惋終夜爲之罷飲其婦詢知
願以身代義士妻解子許之送至戍
所值鄉人以金贖義士妻還不知其
爲解子婦也姚潛爲余言命余賦詩

張羅待黃鵠鴛鴦乃罹咎義士妻遣戍解子罷
飲酒慘愴還家門色驚糟糠婦漿醞寄性命今
何不入口問訊執壺前解子起搖手汝曹婦女
流中懷豈堪語若欲知其繇汝且將壺去漿醞
非刀劍能平不平事汝亟將壺去義士妻遣戍
其婦毅然謂堂堂義士妻此去爲奴婢羞辱儂
念之面貌外不識他人可代伊何人可代伊搔
頭惱阿公公也無庸惱願代者是儂解子得聞
之歡喜涕還蹐汝曹儻如此我拜汝曹坐未明

肩輿出曉至官衙裹鞴鞍遣戍人點名及解子
鋃鐺繫馬上戈挺荷馬前意氣火伴中寧知路
險艱蕭森北林樹黤黮黃河烟蘆葦隱漁火宿
鴈雙雙鳴回首睞鄉土夫婦欲何言月落別黃
河日出見戍樓來日關塞外永辭我故夫高情
生惻怛淚下如連珠無端故里客邂逅他鄉陌
深悲義士妻遽解黃金贖仁義感道路見者欣
相告誰知有匹偶天暗全骨肉西風吹歸騎東
皋指茅屋解子婦言旋義士妻免辱團圞臺上
鏡皎皎匳中玉解子樂何如滿引桮中綠

義鶴行

山寺高塵市遥皚如兩鶴來爲巢巢成子生翼
儦神勞十日雨漲海水遠去覓食笑殺村豎攀
曳上寺潛以鵝卵易其子卵破子出雌鶴待飼
子出形殊雄鶴驚呼飛飛色怒疑雌暗私他羽
東西南北徧告同類去日瘦北風悲同類四面
來瞋目厲喙且視且猜無端紛紛逼迫俄頃天
窄地促可憐雌也潔如玉懷不得明義不受辱
冢爛巢中雛自挂山頭木雄見雌死轉嗔爲啼
同類無賴各返南北東西踽踽臞臞夜永孤棲

栖遲到曙月落梧櫝同類復來聚僧厦率一雌
鶵乃是新寡雄不顧去四野終身不雙以報泉
下

隄上行

岍傍婦如花枝不粃首飾髻低垂達官大賈畫
船近長跪欲告腸中飢舉頭不覺雙淚隋關河
望見露筋祠 露筋烈女也

東家行 壬寅六月揚州事

東家錢多高與發娶婦無端當六月婦家愛女
竟不辭楚練齊紈日夜治治成衣裳粃次第上

着六層下着四綿綿纏纏直到老風俗舊例重
綿襖一事違俗恐弗吉阿母不肯纖毫少女兒
低頭泣無言擁入繡輿簫鼓喧眼見新人就火
堀安能忍死到夫門夫家賓客實華屋爐燃松
焰几燒燭到處骨肉皆鬼伯忍將餘生相迫促
有生歡樂轉成悲始悔炎天作事非裹尸更不
需繒帛送嫁衣爲送死衣

隄決

田桑溪柳棲野鷄洪水西來崩我隄村村稻苗
今安在川飛湖倒接大海盡說小船值萬錢誰
知檝短不能前一浪打人水半船
今日隨人去築隄明日隨人去守隄颶風霪霖
無休息土溼泥流積不得杖藜登高看水長東
舍西鄰白泱泱蝦蟇入門坐蘋上
暮年辛苦飼孤孫黃口命倚白頭存餅餌斷絕
巳兩日水中走來抱我膝鵞鴿天上鳴嗷嗷歎
息汝祖非其曹不得銜汝出波濤

李家娘

乙酉夏兵陷郡城李氏婦被掠掠者
百計求近不屈越七日夜聞其夫歿

婦哀號撞壁顱碎腦出而死時掠者
他出歸乃怒裂婦屍剖腹取心肺示
人見者莫不驚悼咸稱李家娘云

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殺人一百
四十萬新城舊城內有幾人活 解一 妻方對鏡夫
巳騎首腥刀入箭紅顏隨走西家女東家婦如
花李家孃亦落強梁手 解二 手牽挽語兜離笳吹
團團日低歸擁旻睡蛾眉獨有李家孃不入穹
廬棲 解三 豈無利刃斷人肌膚轉嗔爲悅心念彼
姝彼姝孔多容貌不如他 解四 豈是貪生夫子昨

分散未知存與亡女伴何好髮澤衣香甘言來
勸李家孃五解李家孃腸崩摧箠撻磨滅珠玉成
灰愁思結衣帶千結萬結解不開六解李家孃坐
軍中夜深起望不見故夫子唯聞戰馬嘶悲風
又見邗溝月清輝漾漾明心胸七解令下止殺殘
人生寨外人來殊似舅聲云我故夫子身沒亂
刀兵慟仆厚地哀號蒼旻八解夫旣歿妻復何求
腦髓與壁心肺與讐不嫌剖腹截頭俾觀者㲉
觫若羊牛九解若羊若牛何人東家婦西家女來
日撤營北去馳驅辛苦鴻鵠飛上天冤冤不離
土鄉園田憶李家孃明駝背上淚如雨十解

秦潼

秦潼水霧中屋上棲野鴨蘋花蓮葉遍里巷野
鴨飛下爭啑喋有船田婦皆爲漁十口五口依
菰蒲蒲多村少心腸亂網得大魚無米換亭午
風順客船來烟生茅店人炊爨可憐冷落紅顏
婦凶年賣飯不賣酒

白塔河

朝發黃金壩暮宿白塔河河流上河泥土沃夏
收麥菽秋登禾人家隱隱暮春遠楊柳脩脩蹬

火多咫尺下河沒洪水哭聲水聲一千里上河
農廠下河哭船來繫樹遺驅逐同是耕田鑿井
人何惜樹陰不借宿

七歌

嗟哉我父逝不還一棺常寄他人田田中水闊
波浪白渚禽夜叫聲淒然敝廬去此地幾又陌
阡經歲無人跡父在曠野兒在室淚眼望望終
何益北邙土貴黃金少毛髮鬔鬖兒巳老世人
賤老更羞貧寸草有心向誰道嗚呼一歌兮歌
音淒乳鴉聲苦山月似

嘗見里人稱母壽拭淚卽思我慈母慈母謝世
值饑年棺衾草草何曾厚我昔抱痾母在時千
里就醫不相離謂兒形容一何瘦涕淚落入手
中糜只今災荒生計拙茅檐卧病對風雪昔日
食中母淚多今日病裏晨炊絕嗚呼二歌兮歌
辛酸孤身無倚海天寬
叔兄昏夜行閭里突遇惡少椎擊死前代之寃
今不理嗚呼伯兄慟不起伯兄一櫬羈南莊叔
兄一櫬州城傍兩兄白骨亦難聚安望死生同
一鄉我兄我兄昔有四出門入門今少二海內

誰爲擊筑人懷裏空存不平事嗚呼三歌兮淚
縱橫寶刀爲我牀頭鳴
寒鴉偏叫四兒室四十獨宿到五十中夜擁絮
身苦醒不恨日出恨月出仲兄垂老更多疾歲
儉門衰千慮集黃金錯買里人田白頭難覓忘
憂術幾人索逋幾催科中庭雜沓無虛日嗚呼
四歌兮歌未央失羣飛鴈不成行
夫没三月兒出腹我妹心苦無人告四體飢困
不得乳兒哭母哭聲滿屋紝績一日得十錢手
作口哺到三年昨夜燈前初學語向舅呼爺音

楚楚見語翻令阿母悲急掩兒口淚如雨嗚呼
五歌兮雨霏霏孤燕將雛何處飛
朝尋道人夜臺去王劍爲僧身亦死故鄉三益
存者誰樊上荷鋤王仲子仲子學稼我問津欲
訪江南舊酒人賃舂賣卜各鄉縣天下英雄受
貧賤憔澹關河落日微眼昏髮短幾相見嗚呼
六歌兮歌唏噓篋中空滿知交書
夙昔常輕萬里途出門大路成江湖波濤洶湧
魚龍亂車輪馬足胡爲乎逡巡持斧采枯木雪
花倒落叫鴻鵠歸來飢子牽衣啼爨下有薪甑

無粟貉友綱得尺半鱗就余沽酒言苦辛下山
晨月去如木時不再至徒傷神嗚呼七歌兮終
惆悵志士顏衰心益壯

東山送程川伯

東山泉鳴山巔落石穿巖幾千仞一山草木顏
色鮮潺湲直到農夫田田中水白鴛鴦飛綠頭
紅掌鴨兒肥秫花香裏主人歸

海潮歎

颶風激潮潮怒來高如雲山聲似雷沿海人家
數千里雞犬草木同時死南場屍漂北場路一

半先隨落潮去產業蕩盡水烟深陰雨颯颯鬼
號呼堤邊幾人魂乍醒只愁徵課促殘生斂錢
隨淚送總催代往運司陳此情總催醉飽入官
舍身作難民泣階下述異告災誰見憐體肥反
遭官長罵

灣港謠

郎刺船儂夜炊飯熟共郎食未畢船頭巳見飛
鷺鷥鷺鷥飛飛下啄蚌水大船輕到灣港樹鳴
東海雞海黑三塘圻來到灣港程一半

我昔五首效袁景文

我昔客途逢敗兵弓絃旆影風秋鳴殘騎如狼散草莽居人雜兔奔縱橫漁船貪利夜賣渡金大乃許載人去暝色潛行曙則隱口乾腸飢我能忍

我昔攜家亟逃難海雲靄霼晝昏宴野空蹄響賊馬近我船欲速行轉慢須臾燔燒閭里紅風漂船入蘆港中蘆葉菰葉蔽男婦引衣掩塞啼兒口

我昔避亂走三夜蕪塍倦魂碧藉藉道路梗塞不得前莫莊寺外僦草舍半間草舍日百錢夜傍主人雞㝡眠壁隙臭蟲餟侯血齧人不待禁火滅

我昔兵過獨還家哇上髑髏多似瓜鴨毛滿蹊舊狗死籬菊自放霜中花天南伯兄天北季驚魂棄絶故園地又聞土賊聚稍稍細雨夜啼九頭鳥

我昔有鄰怒開扉崔省之提刀堰東入重圍手誅羣賊氣力盡身委萬鋒肌肉飛頭兒聚馬觀好漢相誡勿近虎墩畔虎墩燈火秋樹間妻妾夜望丈人還

送瑤兒

瑤兒余長子大年也丙辰孟冬病歿里中舊俗歿之三日家人隨親戚攜酒治饌設魂車爽祀里門外謂之餞程余欲往里老謂父不可以送子余徘徊門欄登高而望以老眼送之作

送瑤兒詩

送瑤兒出門闌門外生死別行人駐足觀鬼馬在後仙幢在前胡僧偏袒搖掌導魂鈴子聲錚然鄰挈酤友炙膰汝黃口兩兒大者執梨栗乳媪襁負之里門瑤兒里門臨河湄中流無梁舟楫稀楚天西漏淮水東飛蛟鯨掀翻崩湍怒彭咸窟宅何可依瑤兒里右荒丘枯白楊枝上妖禽啼夜霜魚鹽死客子骸骼寄此鄉年年寒食無祭祀羈困之鬼難與相羊袖中粔籹汝母寘未許分作他人糧瑤兒惝怳焉之曠野悲風埃色黯蔚長牙闊口利爪敫背來往豺狼拂病後汝力微生前汝膽細欲伺人者侊侊欲前寧不畏郊原四顧多險艱魂兮杳渺不知還擊鼓吹簫促命駕靈輀彷彿雲烟間雲烟見老父將去

仍緩緩老父眼睫血淚滿夜臺汝夢長人世吾日短落暉躑躅崦嵫巇送瑶兒心腸斷

落葉

枝上曾幾日夜來秋已終又隨天地意亂下戶庭中不靜月斜處偏驚頭白翁何須怨搖落多事是春風

水退後同戴岳子晚步因過季園時季秋九日

水中微徑出沙石白綳綳枯柳不棲烏空亭始受人東淘漁火聚西寺磬聲新吹帽風何急蕭

蕭落葉頻

新僕

語少身初賤魂傷家驟離饑寒今已免力役竟忘疲前輩親難愜新名答尚疑猶然是人子過小莫愁笞

九日同夏次公作

風雨朝如晦乾坤日用兵秋魂聽鬼哭老眼看人爭榛梗方爲害東南稍輟耕吾家二十口溝壑正關情

初冬

海桑還落葉田舍始休農暖日窮人得行雲老鴈從地偏欣事少廬敝畏鄰舂歲月踟躕過中原正舉烽

寄程飴菴

綠江巖岫內沙白葦蕭蕭鶴髮浮孤艇漁竿閱兩朝嶺雲流作瀑澗樹側爲橋不得來攜手思君顏色凋

途中贈吳子逵

雪止川原合茫茫中夜情倦身臨岸側僵足揣途行渚凍鴈難下村光雞易鳴三塘桑柳近僮

僕計歸程

送吳冠五還屯谿

客路夕陽低逢君歸舊溪狂歌杯共把無意手重攜石澗清人影晴沙健馬蹄回頭看蕩子皓首獨栖栖

顧友惺畫萱花見贈

遲暮隨飄梗荒蕪歎故丘徑花常入夢罇酒不忘憂有客來蝸舍題名是虎頭一枝圖贈我風露晚悠悠

泊船觀音門十首

征南十萬卒如蟻泊歸舟懸旆纏雲脚悲笳裂石頭清平他日夢行旅夕陽愁亡國恨無盡滔滔江水流

磯上誰長嘯蒼然老匹夫江山六朝在天水一亭孤禿樹翔歸鷺層濤捲亂邑漁舟安穩甚吹笛入菰蒲

鍾阜雲何似吳陵客重來松杉焚已盡鸛鶴暮空回特特高原立頻頻倦眼開東風吹不歇草色出寒灰

即以山為郭堅完世所稀雲鴻應得度塞馬竟如歸隴雨耕時大人烟戰後微年年禾與黍養得駱駝肥

江路倏昏黑狂風吹倒人怒潮奔上岸小艇泊無鄰何事歌彈鋏惟應把釣緡深深建業水欲飲轉傷神

兵火猶存寺乾坤未息戈前朝寄何物古樹揞娑羅陰冷山僧坐花香水鳥多盤桓吾不厭一日幾回過

鼓鼙聲颯颯道路色淒淒盤髻婦馳馬橫刀兵捉雞山城常罷市帝里巳成畦黃屋光輝瓦紛

紛碎入泥

寒潮看又落漸漸見山根拾蚌淵沙軟打魚江水渾饑民春滿路米店晝關門吾亦餬吾口愁來只自言

短褐張道士星瑶長安舊錦衣饑眠紫峰閣老掩白雲扉塵世鹿還逐鼎湖龍不歸時時一回首血淚盡情揮

高情憶吳季吳介茲小築面秦淮書帙集連屋蘭花開上階看人澆菜圃邀我到茅齋山色在門外春風多好懷

內人生日

潦倒丘園二十秋親炊葵藿慰余愁絕無暇日臨青鏡頻過凶年到白頭海氣荒涼門有燕谿光搖蕩屋如舟不能沽酒持相視依舊歸來向爾謀

贈歌者

戰馬悲笳秋颯然邊關調起綠鐏前一從此曲中原奏老淚霑衣二十年

呂　潛　半隱四川遂寧人 懷歸草堂詩集

送友蒼大師住水西

瓢笠歎無定名山久待公雪殘春路滑雲過晚江空道力馴巖虎鄉心折塞鴻還憎多慧業詩句滿南中

秋水園即事

近午過重溪亭空春草齊幾家圍市小一寺背山低花隱漁人路香留燕子泥前賢遺澤在五夜尚聞雞

道峰叅木和尚用胡將軍韻

寺隱鐘先出林花照客顏師來新杖履人重舊溪山冥坐神魚舞芳臯野馬閒何當分半榻蘿徑許重攀

邗江夏夜懷史赤豹蕭寺

飛鳥不知處孤城生暮雲吟邊誰最苦鐘畔爾先聞月冷空王閣風號故相墳蜀岡有歸路吾亦戀斜曛

江陰晤年友張四若志感

二十年前别重逢白髮生登堂如有淚對面各無聲多難惟存骨居貧不墮名天涯兄弟少淒絕動江城

夜登君山

日與山相對追涼上晚磯月沉江樹暗風急浦燈微舊壘逢僧指荒祠到客稀登臨期更盡徐趣野螢歸

大水渡泗州

浩浩春濤濶孤城一葉浮烟塵淮水暮風雨泗陵秋戍壘存官渡原田縱客舟年年涉江渚愁絕此中流

登開元塔（北宋築以望契丹一名料敵塔）

漠漠河山盡朔州紺宮曾與作邊籌驚看白日憑飛鳥絕少黃塵到敝裘唐世何人分鴈塞宋家此地割鴻溝（泗州有唐城宋與遼分界處）于今北望休乘障獨寄征人萬里愁

石亭寺樓與友人話舊

江濤如雪亂飛鴉客裏逢人漫憶家杜宇叫殘巫峽夢鷓鴣聲斷嶺南花天涯寄食無耕土世外藏名有釣車試看滕王遺蹟盡西山空對晚烟斜

上谷感懷（先司馬以崇禎癸未春總督保陽距今三十四年矣重到賦此）

趨庭猶記少年遊大纛威名易世留上谷峰沉青海月中原魂斷白雲秋麒麟卧宿三川草蝴

蜨驚回八渡溝華表不歸遺老盡斜陽立馬淚難收

江望 同舍弟長在賦

横江閶外數帆檣立盡西風鬢漸霜只有鄉心不東去早隨烟月上瞿塘

俞南史 無殊江南吳江人

遊玄墓因禮三峯禪師塔院

暮春招我友輕帆逺相屬谿盡未即登捨舟遂遊陸憇蔭稍遲留一覽契遐矚鐘聲杳靄間流映春山緑徑僻歩紆回空香沾草木紺宇插松

顛花宮掩深曲入門器盎嚴瞻禮威儀肅高下隨所構長廊遞相續水色湛虚明幽林隱清馥惜哉創者難遺影空堂宿静念有餘思躊躕下山麓

同顧茂倫宿石湖田舍

行經石湖濱日莫晦平陸蒼茫不可渉艤舟進谿曲田家聞客來邀入茅茨宿土壁縣篝燈厨下新炊熟老翁酒欲醺談言少拘束識字雖不深課耕兼課讀菑畬廢已盡不憂胥吏酷聊租他人田足以給饘粥雞犬静無譁如親古風俗

還當鶯山田移家傍鄰屋

疑青軒對月小酌二首

軒敞不能寐清秋動幽懷一壺不獨酌爲覓南鄰偕牕虚納厓月泉清漾苔階笙簧奏林籟鼓吹喧池蛙何用絲竹音愛此景物佳言笑多所娱胡爲憂寠諸

月上鄧尉峯照此牕中人牕中何所有尊酒聊自陳所喜親串至談笑無雜賓涼飇落庭戸肅然秋氣生莎雞鳴草間嘤嘤動我情故物豈堪憶對景還自斟

月夜懷于息菴

古道沉淪日交情君獨深忽逢明月照如見故人心秋入庭前樹泉鳴石上琴廓然天宇淨四顧少知音

鄧尉山居十二詠 選一

蘆葦蕭蕭響輙聞芰荷香動片帆分雙橋夜鎖千峯雨孤嶼朝連萬頃雲逺泛漁歌移柳岸清翻月渚亂波紋好教放艇中流去把醆間隨鷗鷺羣

長門怨

金屋春深早閉門平陽歌舞動黃昏君王那得如明鏡日向粧臺照淚痕

夏日胥江旅舍

渡頭風色起悲號水氣生涼百丈高爲寫胸中不平事倚樓時聽伍胥濤

姜梗 纖夫浙江會稽人 曹山草堂詩

同友人登曹山途中寓目

晴雪停陰岡玄雲凝雨霰散步歷層氷攜友陟危巘猿狖向路啼藤蘿閉深院白石照清溪寒色明空練古道架危屋榱題尚繪絢傾圮廢不

理昔人寄歡宴遺碑摧爲石墓道衆人佃黃金築臺榭感人時節變樾樾華葉凋蕭藿荒堂殿嗟嗟日行邁誰得固平善

自京口驛達金陵悵然有述

潮落天已暮江中有孤嶼疎星林表動明月海間吐鐙火散枉渚更有蛟龍舞羣籟絕爭囂山寺陳鐘鼓杳杳志萬里鬱鬱羇愁苦依依思古人渺渺不得語

立冬日寓石埭縣齋作

遠道杳無際迢迢在吳越楚山閒夜猿淮南木盡脫客子坐寒更聞人弔霜月經春秋復窮尺書兩斷絕

對雪吟

去歲京師雪三尺畫簾人醉江樓笛今歲江南三日雪竹燈孤館青烟結人生幾何東復西五更衾冷聽雞啼

大雪詞

城中斗米錢一百雞豚塞巷木棉白徵租下令雷霆急老父責兒街上立老嫗關門掩面哭冬青樹倒壓破屋

贈江上老人畱止菴

柴門不正短籬斜夜來微雨開桃花東風卷簾老人笑舊年芍藥添紅芽江鷗過庭水鳥鳴竹爐茗椀香正清

江郭村南十畝田佃丁逃竄無租錢新穀秋來無一粒縣中長吏催科急野菜作羹豆作粥諸兒書聲出破屋

相府蓮

淥水映蓮華馬蹄不動路平沙白璧堂開丞相家重門不啓啼早鴉門前人來埽曙霞隱隱軋

軏駐羽車嗥嗥鼓吏皷三撾望塵羅拜登仙槎
嗚呼大丈夫生不五鼎烹死當五鼎食性豈徒
勞州郡職仰面從人借顏色君不見范睢一言
傾蔡澤富貴自取非人力平生所輕程不識

登北城

寒鴈碧天清晚登郡北城霜笳吹不斷白髮自
然生海戍黃雲起津亭落日明新軍初戰罷日
夜有啼聲

過揚州次淮陰懷陶二惕董五昊

最憶春風舊酒徒高天風露逐征途王孫漂母
空祠廟古柏蒼松聽鷓鴣日落潮生京口驛雲
開月上射陽湖中流岸幘徘徊久酒滿江船興
不孤

怨詩

江南望江北綠樹徧紅霞日莫愁還起風吹枳
梳花
江北望江南桃開花復李却見日長時空梁歸
燕子

顧夢麟 麟士別號織簾居士江南太倉人

盜警詩和陳確菴

此生不死百事錯燒煮何妨到琴鶴舉世從知
付倒顛赤丸不怍青壇怍我昔交遊滿四方一
貧固守惟空囊冬寒月黑有底急坐煩豪客來
張皇膽肝塗腦紛紛裏白日黃塵亦如此數口
飢寒豈足云一身之內猶糠粃嗟哉生年誰滿
百安用兒孫作磐石孟生破甑去不顧此意却
待林宗識武陵聞有避秦人吾亦前身黃道眞
尚擬携詩買村酒桃花深處訪遺民

虎丘坐月

何年從海湧塔勢在高峰光浸寺心月影來崖
上松千人但歌管一石有機鋒不信寒山近君
聽夜半鐘

劍池

百尺蒼涼浸石扉斗間夜夜湛餘輝龍泉便是
池中水不遇風胡見却稀

生公講堂

臺上天花散落頻風來吹萎不吹新誰言身後
空堂閉自有笙歌占斷春

舟過虎丘

白堤斜日柳垂灣花氣烟容艷澹間正愛風微

舟到緩看山情在未登山

李　濬 啓美江南興化人

銀山晚觀江景

銀山重駐足興至晚登樓月影沉無際天光停不流鼓鐘喧梵寺烟火盛爪州颯颯悲風起方知客路愁

宿清涼寺

人靜僧初定山孤月半銜石苔侵曲几松雪點危巖座上花宜散堦前草莫芟興來登北阜目送大江帆

訪友不遇

乘暇尋芳徑行行幾問津黃鸝聲在遠綠樹影隨身入院花無主披帷榻有塵夕陽嗟獨返小酌就西鄰

魏　禮 和公季子江西寧都人

上灘謠 內供灘名

鸕鷀不啄魚鸕鷀不生子魚子不生鸕鷀不死水爲箭石爲弓上灘多辛苦灘頭多大風將軍大旗高接天馬船裝馬日十千

偶然作

折臂而成醫乃知公叔賢于時獨踟躕落日立渠邊課僮豬行潦輕流正涓涓惟有清秋風吹我意嬋媛

獨立發萬端南望何亭亭山鳥時來歸載飛還載鳴日莫倚秋風慷慨不能平天宇一寥濶萬里凌孤鷹

山居面石壁日月去我早奄忽逝年華自顧何草草人生會有處鳥飛魚在沼如何俯仰間惻惻滿懷抱

良友日離析懷來徒自知復有行旅客走食章水湄慙我遠古人沉吟發內思隱隱見天末時有鴻鴈飛

樹荻不樹葭好蜂而惡蠅我欲規小池栽芙不栽菱聞有變晝草焚之擭予情葵藿汝何知乃能向日傾

輕陰衆類寂狙狖到我門園蔬力澆灌攫苗絶其根秋風令人老天南正氤氳唐有孫供奉不敢憎王孫

黃巢磯 黃巢敗兵處也

黃巢毒天下萬里無人烟以此蝕唐祚五季相

因緣過汝敗兵處詈汝亦汝憐猛獸結山穴百蟲受命焉汝一徒手人號召若湧川巍巍九州資所至無完堅是爲作亂人其才本于天倘得用之宜豈不成豪賢哀彼乘時子力弱如蟲蠕投以問逝水我論亦徒然

進峽

深雲閉峽門牽舟破雲隙束水歸安流劃天光偪側散石各爲巒聚風一有力雨立同我友雲烟轉胸腋衣溼不知寒左顧恐右失側身聳幽怪微細目所索綴苔沿異形黃草點蒼石當中

飛來寺丹樓鎖天樞梁武曠爲政而有浮屠僻志意發妖祥土木生羽翼終于臺城圍宮苔徒自食

出峽

風聲似鳴雷人聲如拒敵水聲沓瀰渹急流觸峽石石齒來齧船篙進婦子力遏窺牽纜人倒身復曲脊作勢使聲雌欲南還卻北風催骨髓寒我尚安枕席乃昕昨宿處相距不咫尺

贈淮安張天中

君子受譽如受毀豪傑報恩如報讐丈夫磊落不得意吹燈夜起看吳鉤淮陰市上日當午茶亭酒肆喧歌舞不見當時惡少年何論進食老漂母天中意氣成春雲于我如逢異地親樓上鐘聲對曉色門前荒草共黃昏輕舟自過燕齊水長河濁浪勢千里秦梁不去空南來敝衣短髮見吾子

贈孫無言歸黃山

我聞黃山草木奇孫子先歸勞我思孫子後歸須我來我將敷衽以陳詞請于黃帝一問之（黃山以黃帝得名）何謂垂衣裳而天下治伶倫作律歙太和

何慾陽沍陰多乖夫天時隸首之算多寡短長使後人不知丈撓之甲子而空繫乎于支容成作曆闕閏以爲疑賢哲貞疾以弗瘳奚尚進岐伯而問醫辭曰黃帝既與涿鹿之師何至今天象留蚩尤之旗問首山之鼎何在借我併亨戴地之四鰲奉佐帝戹我欲擎東西南北天之龍鬚佩烏號以爲儀帝曰予既乘元御乎太虛予裔子孫作君作師如大海之魚不可羅拘汝奚喋喋以聒予孫子闇之攘臂捋鬚踞椒而軒渠

春杪經翠微道上

獨自出西郭山花無數新空香飛磵路野色點江村原上風雷合天中晴雨分不知雞犬近遂已到柴門

偶題

天際有飛鳥林泉寘我身南風新草合落日大川分近水細非雨遠嵐輕似雲坐來無一事還起望前村

海淀 李皇親舊園

但見頹垣在猶聞繞徑香藕花知舊恨茭草滿橫塘石落洞門閉畦寬稻葉長紛紛歌舞日種得此淒涼

燕邸偶作

遠望當歸去還登何處樓連陰只似夢見月始多愁飢烏寒仍出浮雲暮欲收看看燈火夜門掩一庭秋

西行道上

河南紆道至再渡及關門雨打韓王國烏啼張相墳白楊風自戰古廟日多昏秦楚讐皆報何妨廢作村

許南陽 子山江南華亭人

中嶽廟

漢家牲玉走神祇中嶽巍然帝者祠一自咸陽三月火長留松柏萬年枝香烟畫靜飄清磬風雨春深偃翠旗尚有芝房通羽仗不妨瞻拜一棲遲

談允謙 長益江南丹徒人 樹蘐草堂集

阻風逢漁者

人生不得志遂爲物所欺三日舟莫進我阻鑾江湄東風連夕吼日午勢未衰漁父漸相習引我至茅茨酌我以春酒烹魚摘園葵誤問其姓字欲語還遲遲聞客道今昔却憎多嘘唏自起曬網罟呼兒收緡絲亂世多隱士漁釣難盡知

三月晦聞鴈

朱鳥怨春陽歸途尚渺茫幾時離嶽麓何日下瀟湘道路盡風雨江湖鮮稻粱豈因兵燹隔留滯在炎方

太白酒樓

那復存詩思安能上酒樓無干斯世事眞與古人游魯甸雲猶合齊州雨未收有情如濟水日夕向南流

臨江柑園

臨晚蕭灘上柑園向水開黃從入霜後香自過江來日望湘雲至今疑峽雨回徘徊不能去誰識楚臣哀

滕王閣故址

高閣臨流付劫灰重游難問舊歌臺鋤蘭日見佳人去芳草何年帝子回南浦鷺鷗隨浪没西山風雨過城來多情今夜章江水吹盡殘雲月又開

登報恩塔

曳履星辰舊帝都且攜劍佩上浮屠冥冥元氣西連楚歷歷諸峰東控吴拔地一呼收月魄近天雙手拊雲膚兵戎劫火經多歲高問罡風吹盡無

如將騁望陟山椒　衎嘯寧辭登頓勞　香霧怒飛青鳳舉　松濤狂吼碧虬高　吴天草緑愁無盡　楚澁烟深怨未銷　屢嘆六朝人不醒　空教鈴鐸語秋霄

邊關春晚曲

馬上盧姬酪滿餅風沙千里走龍庭停鞭借問江南客却道如何是踏青

盧姬隊隊弄胡琴酒滴醍酥取次斟花柳既無鶯燕少總然春去不關心

程　邃　穆倩號垢區江南歙縣人　蕭然吟

過訪萬年少隰西草堂

值得漁夫棹江梅隱雪津黃河氷腹厚白草馬蹄春既釋隆中業還爲川上人友生難解事往行不須論

半塘過友人

潭曲寒花路牽船荒草洲相逢百戰後昔别大江秋城郭千年鶴漁竿下澤裘西風春摇落歌歎日來遊

張　穆　穆之廣東南海人

元夜過魏和公旅邸明發有瓊海之别

眷言同意氣離合便相關良夜不重得遊人難久聞明燈寒共影濁酒煖開顏此地能長聚菰蒲别世間

唐允甲　祖命山炎江南宣城人　耕塢山人詩集

還山詩

抽簪謝翰侶言返故山盧涼颸起河梁黃塵蔽

征禡僕夫理前綏近駟鳴堦除昔爲同林鳥今
當天一隅豈不念巢壘風雨漂奚鴟親疎日相
屬願言惜居諸

鷮鷮雲中鵠矢志臨高岡上與鸞鳳友鸑鷟相
翺翔天宇何皛皛噦喈求其皇一旦陰雲集矰
繳彌八荒鵷鶵恣搏攫羽苞咸摧戕同儔欣有
託焉能復孤頏哀鳴自南還戢翼棲山梁

題朱石者半水園次李梅公韻

窈窕偃源何處尋藍田花雨抱雲深相招勝侶
馴蒼鶴獨浣煩襟對遠岑灌木夏涼千樹夕芰
荷秋老一池陰滄浪欲洗羅浮夢物外閒心恣
短吟

楊禹甸 甸之江南漢陽人

絶句 粤東作

男兒識得忠義字惜死偷生良足悲懷抱丹心
投碧水免教塵污好鬚眉

趙士喆 伯濬山東萊州人

海上望田横島

海波原不定因風始激成望中無數島只著一
田横

錢　澥 季水江南江寧人

伴鶴亭咏梅

不逐流雲過短牆一丘一壑老寒荒商山留得
遺文古雪海移來苦節芳漠漠開敷誰比類疎
疎偃側自生光登臺彌望千端集長共幽人賦
履霜

余增遠 日新浙江山陰人

雪夜呂半隱太常談蜀中遺事

雪壓譙樓濕鼓聲聽談遺事淚縱横蔓延誰釀
黄巾賊烏合人空白帝城莫謂彈丸拋黑子已
將孤注擲神京從來朋黨能貽禍可恨羣儒多
倒行

杜退思將歸楚賦送

春風春水太無情杜子無家問去程黄鶴磯頭
斜照下斷腸玉笛武昌城

陶　澂 季深一字蒸江南寶應人 湖邊草堂集 舟車集

遊香巖寺 曲陽縣北六十里

取適向林麓漸聞花氣香沮洳細路側宛轉臨
春陽諸峰紛來前杖策依重岡俯視見虎跡殷
憂何能忘同懷二三人爲我攜酒漿念茲最初

地努力風磴長
披榛造幽微轉側信險絕天風振衣袂陰磵依
氷雪苔生佛堂下淨影映眉睫山僧歸無期晨
夕梵唄缺吁嗟末法法象教殊未滅何人開溟
濛特具廣長舌

汎舟經岳陽長沙放西崑體

春江北流日西匿繫景割波留不得道旁赤岸
今爲墟霸業何人更相憶昨宵峽雨來自東巴
陵遠樹烟空濛湘娥染黛幾千歲朝暮只臨明
鏡中柳生井邊没芳草依然昔日相逢道音沉

響逝天茫茫愁見白波吹浩漾船旗不定南風
旋寂寞一聲聞杜鵑
黃蘆岸側黃陵下雨淫天低水交瀉靈旗暗逐
往來風人間那識蒼梧野傾心奉君無二心撫
絃斷絕悲人琴相望不盡淚中血零落可知湘
水深湘東更有㳙邊客憔悴千年滯寃魄
寒星搖搖天上明廻環下應十二城洞陽石乳
皆雲英有人餌之跆日行日邊淵旋城下水可
憐蕩景春山是嶽靈南去千萬里青霞一片飛
初起舊寺銷亡今幾年螺書秘記鴻濛篇陰蟲

古苔蝕不盡六丁夜護蛟龍纏蒼筤谷口雲氣
鮮此中歲月容高眠

登恒山 縣西北百四十里一曰大茂山

恒陽地與塞垣通山脈紆廻指大同黑霧不消
陰磵雪翠微時下石壇風燔柴有制存周典持
節無人出漢宮幽緲嶽靈何所寄巋然碑版覆
苔紅
不盡浮雲起北隅離離城郭望中孤荒原白草
還今古戰骨青燐半有無委伏萬山連抱積巑
岏一道隱飛狐憑高莫問探符事昔日嬴秦亦

巴徂

故宮詞

慈寧宮禁老莓苔元日鸞傳法從來上下隔簾
遙拜畢六龍飛輅一時回 故宮人左氏年五十餘矣今爲民間浣衣婦掖庭遺事言最詳確

傅眉 壽髦山西太原人

雜咏

駑馬喜在後惡馬喜在先惡馬當用轡駑馬當
用鞭燕雀起道旁駑駘不肯前狡憤復喘汗盡
日勞鞍韉良馬心膽定千里咫尺間飢不食惡
草渴不飲濁泉被甲盤蟻封注波帶槖鞬主人

苟卓犖筋骨安足憐鐵騎滿原野一匹攻中堅旌旗爲之靡壘壁隨周旋斬得大將頭戰鼓聲闐闐沙場塵土歇雄心仍九邊

陳　盟 字雅恆四川富順人

與親友話舊

江流日夜度高安却幸同人老釣竿天下晨星餘幾點枝頭碩果未全殘班班蘭笋抽香玉隱隱雲烟護藥欄所願故鄉歸有路披襟重話再生歡

陸廷掄 懸圃江南興化人

春興

鄉國愁難釋他鄉歎獨棲暖沙低燕雀水檻集鳧鷖花樹傷心麗風雲入眼迷時危無限淚盡向暮春啼

中秋

荏苒佳辰至乾坤尚甲兵江烟南北斷秋月古今明影闊連鯨澥光遙接鳳城美人猶未返愁絕玉簫聲

過史相國墳

廣陵城北一孤墳云是先朝舊督臣冢上斷碑題漢字路旁荒草拜行人滄波嗚咽三江戍碧血淒涼萬古春一自前軍星墜後至今無復見綸巾

龔　賢 半千柴丈江南崑山人江寧籍 半畝園詩草選中晚唐詩紀

一公得法東遊

師去忽經年書來兩月前折梅辭蔣廟帶雪下吳船道大終難隱蓬飄未易旋相思但相念切莫寄詩篇

登岱

勒馬瞻東岱嵯峩勢獨尊半空懸日觀一竇仰

天門氣接荆吳白雲歸齊魯昏久虛封禪事碑碣幸長存

扁舟

扁舟當曉發沙岸杳然空人語蠻烟外雞鳴海色中短衣曾去國白首尚飄蓬不讀荆軻傳羞爲一劍雄

飲徐氏園

春來無此日午過尚如朝水氣亭三面城陰柳半腰清歌連白舫長笛隔紅橋最是歡娛地年華覺易消

與費密登清涼臺

與爾傾盃酒閒登山上臺臺高出城闕一望大江開日入牛羊下天空鴻鴈來六朝無廢址滿地是蒼苔

登眺傷心處

登眺傷心處臺城與石城雄關迷虎踞破寺入雞鳴一夕金笳引無邊秋草生橐駝爾何物驅入漢家營

晚出燕子磯東下

江天忽無際一舸在中流遠岫已將沒夕陽猶未收自憐爲客慣轉覺到家愁別酒初醒處蒼烟下白鷗

赴招

山家煮酒對斜曛野客相期隔嶺雲僻路人蹤猶未見遙村犬吠已先聞杏知全放逢多處桃亦爭開有二分護懶苦辭辭不得就君今喜坐論文

揚州曲

江上誰傳戰鼓來流亡士女鬧如雷月明今晚天街靜十二城門到曉開

避賊還須先避兵六街雞犬夜無聲粧樓半掩美人盡茉莉花開香滿城

王邦畿 誠齋說作廣東番禺人

姑蘇

歌舞聲高霸業空闔閭城畔太湖東清風伍相孤祠裏明月三吳一沼中鹿性已忘臺草綠魚腸猶蝕土花紅春秋事在書生夢立馬哀吟恨不同

燕臺

地入幽州白日沉寒雲莽莽水陰陰亦知匕首無成事只重荊卿一片心老馬過宮頻內顧高臺遊客獨長吟朱書玉簡先朝物流落人間直至今

楚宮

五千里路昔稱雄餘烈猶存霸國風雒水一窺周室鼎秦庭拾得楚人弓宮中顏色誇腰細澤畔文章怨命窮頭上有天難問處江陵樹色月朦朧

金陵

王氣升沉想象中早潮雲白暮潮紅樓臺六代

歸荒草禮樂先皇出故宮未信長淮終不返有時明月自當空行人南向諸陵近潦水那堪薦晚風

送魏和公歸里

行李當途欲出關離亭有酒不歡顏要知鄉國無多路只是梅花隔一山知已痛心如死別勞人渡海似生還粵城西畔臺南畔不得留君駐此間

馮　班　定遠江南常熟人

雜詩七首

日暮沙風起駕馬不肯前平生舊行處黃河古岸邊戰地添新壘荒墳露壞甎試問遼東鶴如今是幾年

人生抱志節所遇益偶然往往中下材逢時幸瓦全盛譽冠中區膏明惟自煎支天計不就今爲人所憐

誦君慟哭書咏君黍離詩悠悠寸衷事百歲誰當知臧獲駕駑褰駃騠無所施天崩與海竭共盡亦何辭

苟生既不易罔死亦何稱生死諒微渺神理儻有憑寢薪以待燃履霜未知氷多謝俗中子迷謬何相仍

濁河氷欲合北風雪滿天荒村無雞犬亭亭起夕烟暮齒猶爲客經年在道邊誰言蘇季子惟須二頃田

讀書目力盡學弓臂不開栖栖五十載餘生眞可哀山川百戰處昔人已蒿萊於今一具骨不知何處埋

始言風娟娟俄見雪紛紛窮冬白日促垂老却離羣孤囊空敝衣一身愧長勤惟有庭中樹偏傷殷仲文

冬日書

冬至林葉凋寒山草猶綠寂寂空庭中微風入叢竹人道自修短白日無淹速斗酒聊自斟吾生已云足

送董師望

把酒送君行爲君歌松枝松枝生高坂弱蘿來附之相纏兩青青自謂恒不離一朝霜雪下蘿死松不知君行何所屆君歸當何期四海雖云廣骨月先見疑努力自保愛勿爲行路欺

經廢宅

蕪沒舊山路兵餘廢寺多鬼神應護惜麋鹿欲如何迸筍穿空樹頹垣繚敗蘿高人放鶴處獵客漫張羅

京口阻風

雲片起風色江邊又滯留潮疑驅白馬山似見黃牛瑟瑟楓林晚紛紛蓼葉秋自非京口酒何以慰羈愁

兵後送友人避地

尊酒傾未盡征車發已遲可憐從此去長是憶君時燐火宵行怯墟烟曉望迷詩書既無用何處覓新知

陸繁弨 拒石浙江錢塘人

短歌行送潘新潭遊燕

少年不得意馳騁燕山月五月悲風號馬蹄清夜發關頭美酒清且多送君一飲朱顏酡行逢故人暫傾倒日夜相思可奈何執君手淚霑臆遠遊何用長相憶平生有仇會欲報腰下寶刀脫未得

金沙灘

步㬋金沙渡朝陽出翠微鹿眠芳草石人上釣魚磯松子山僧飯蓮花處士衣林泉雖可樂吾意敢忘機

晨步翰光道中示移暉上人

苔徑凌晨步籬花帶露垂溪雲流不盡海日起何遲往事每多悔他生未可期不如歸白社杖履日相隨

南屏雜詩 選二

上人蒙難後而我亦餘生不為浮名誤焉知出世情晴嵐開曉色寒鳥變春聲若許陶潛醉相隨入化城

月冷宮人墓雲橫太子灣可憐興廢跡都在有無間遣悶惟耽酒高吟復看山荒原嘶牧馬一聽淚潺湲

周茂藻 字子潔江南吳縣人

送母烏程就養子向舍弟

一母四男兒有弟能養親不見鳲鳩詩其母在桑蓁其子各異木或在梅在榛子飛自分枝母嘗用心均贊歎不如烏茂然集於薪平言菰城好汀洲連白蘋茗水鴨頭綠翳翳桑苧淳麥蠶

蠙蠙碧花脯炙來新坂輿旣怡遊夫婦亦恂恂
洵美或不如故土自可新子往卽谿來䜭母已
數辰望望野人舟母爲使我呻六院同一庵詎
非淳古人

余　颺再見

秋述出都別從弟游心

野雁叫玄霜寒飈扇蒼木青鐙夜熒熒窈渺照
幽獨七尺皎胎皮風泥障巾幅凝神執先契遐
覯蕩鴻矚朝思北山菘晚憶西潭菊投袂韍天
問顧兔空在腹四海非裘羊誰知趙元叔

雅意遁山樊薜蘿衣未剪逡巡雲霞交良約竟
未踐步㖨方天機歌笑付書卷朱雀沉傅昭羣
犬吠徐勉本自澹蕩人曠懷纒緜繭褰裳去兹
途羊腸豈云險願言夢西堂池塘水青淺

陳廷會再見

憶山中落木

苦憶山居楓樹林衡門蕭瑟對高岑西風一夜
吹黃葉竹徑松溪幾尺深

昭君曲

雪滿沙塲夜獵歸穹廬圍坐炙羊肥琵琶一曲
起行酒淚濕花前舊舞衣

項起漢沖佐一名宵視庵江南歙縣人

泊沙溝卽孝子王祥故里

危舟宿野渚懷古心悲傷不見卧冰人雲水共
蒼茫夜深萬籟寂衆星何煌煌白月凉我襟清
露濕我裳鵠立而四顧孤鴻正南翔瞻依人所
私老大走四方

閩鄉鎭

流水一何急舟行疾如馬朝發浦城西夜宿閩
山下山下百餘家誰是居停者鼪鼯鬬中堂飢

狸齩舊瓦青燐照深巷白骨亂原野相顧已心
驚寒潮拍岸打平明揚帆過林鳥聲啞啞

寓廟灣

海上風光異三春未見花身貧羞作客世亂幸
無家醉裏詩多放顚來帽任斜幾時一片地滿
種邵平瓜

揚州感事

錦繡揚州劍戟鳴紛紛羽檄歎縱横將軍跋扈
猶封伯相國精忠只自盟郭外千家烽火盡田
間二麥草芽萌滄桑自是歸天意抵角無人列

一營

閨道春懷

紅杏嫣然報早春馬嘶芳草已如茵樓頭醉婦
凭欄望不是當時馬上人

趙相如 字又漢江南桐城人

江南曲四首

樓船簫鼓動江城長板橋頭落日橫少婦不知
烽火急櫂歌猶唱鳳陽聲

蠶箔新科異昔時桑田賴有土膏宜寒林一望
成霜雪又是明年四月絲

漁燈遥岸指江灘盪槳深深下急湍生長姑蘇
臺畔女浮家少小在長干

香傾竹葉敵高寒理策還尋王女潭遥笛忽聞
天外響美人乘月步欄杆

遺民詩目錄

卷九

吳　牲　字鹿友號柴庵揚州興化人進士累官　詳史傳隱居後與李沂宗元孫陸廷掄　送老吟　以見志

李　沂　字子化一字艾山號壺庵興化人句容[illegible]　自道善[溫]不形與從子[illegible]國宋毅稱三李[illegible]　室集方外友十力為之刊於江西門　人張師孔又為之重刊於揚州行世

錢邦芑　字開少鎮江丹徒人官貞中後隱於釋號大錯　禪師所詩磊落俶[儻]借古[諷]今善於怨者

汪　渢　字魏美仁和人孝廉重氣節　善吟咏謝絕公車寄情山水

金俊明　字孝章號耿　庵吳縣人

宋儒醇　字衍宵號冷泉盧江人貢士遜國名臣　侍御公之後著述甚富鄉郡推為耆舊

李世熊　字元仲福建寧化人文學黃公道周　舉之力辭不應世稱高士著寒支集

李永周　字完沖四　川成都人

朱天麟　字游初號震青吳江籍崑山人庚辰進士司李饒　州戊寅特擢翰林院編修奉使山東京師陷至雲　南官[illegible]學士於[illegible]　南[時]壬辰八月

蔣　易　字子久[illegible]民[illegible]都[illegible]洲人與杜　濬王猷定友[illegible]五言律詩兼氣

汪　鄴　字[荀][illegible]　歙縣人

吳　琦　字燦生號槎浮生江寧人重然諾與王之仁交善　患難不避國變託跡先龍紋公四十餘載無間言　死葬先　公墓側

歸　莊　字玄恭崑山人文學　以盛名著作如林

范廷瑞　字公茂揚　州如皋人

孟　鼎　字[涉]公河　南杞縣人

劉　易　字望之宣城人布　衣從孫夏峯游

錢德震　字武子浙　江海鹽人

姚　康　字康伯號休那桐城人　抱經濟未試滄桑以老

潘　陸　字江如吳江人其父[illegible]世居鶯脰湖之濱　曰穆溪後從京口[illegible]離野水嘯咏其間　頗慨幽[illegible]以兵興[illegible]又從城西流離播　遷不得寧居江如思守先人遺業仍歸穆溪著有　穆溪集子[illegible]　亦有詩名

吳元庚　字姬公揚州興化人文　學大學士諱甡次子

譚　宗　字公子浙江餘姚人曾客揚州飲李寅家值俗客　至從坐面壁待其人去方入座善書人不如其意　雖厚幣亦卻　其性然也

王龍文　字[illegible]子鳳陽盱眙人崇禎癸酉副榜是時破資格　用人多起家縣令龍文自負瑋瓌不屑隨牒常調　縱意詩酒後授鎮江府　訓導未任遭國變遂隱

林時盛　字確齋　江西人

卓發之　再見

薛　寀　字諧孟常州武進人官　太守隱於釋名木堆山

沈叔培　字御冷錢塘人　昆弟俱有名

王鳴雷　字東村廣東　南海人官中書

逄　俊　字旦庵河南人布　衣從杜茶村遊

江國茂　字二如歙縣人文學鼎革即棄儒　冠道遊世外荷衣草履以終其身

方其義　字直之桐城人中丞仁植公仲子太史以智弟也　生五歲能辨四聲及長遭世多故慨然欲致力中

原孝勇絕倫挽强弓控生馬騰捷騰李如平地隨
中丞撫楚嘗與賊八戰八捷賊聞方公子爲前鋒
輒駭退乙酉江南降其義欲死或勸云太史亡去
中丞善病子死孰侍中丞因勉頫之卒以悲憤不
能辭日益
孱削以死

王一翥 字紫雲湖廣黃皮人孝廉性簡約寡合某中丞知其名造廬不出適里人將有大獄中丞持姓氏一紙諮訪始見即將姓氏紙扯碎咽之中丞大駭曰吾恨此輩如食其肉復曰此輩員有不可逭之罪近日俱作五言律詩酤白酒其事遂解

朱用純 字致一號柏廬文學父節孝先生死甲申難夬志蔽穴舉山林隱逸堅卻能于屢嚴氣象中不失閒閒風味

咸默 字大咸淮安山陽人生平尚氣節敦友道

陳王榮 字皇錫揚州興化人文學性誠實獨行踽踽

李清 再見

遺民詩卷第九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吳甡 柴菴江南興化人 送老吟

尋廬山舊徑晚歸

出山故遲遲似與幽人別石徑松風吹巖花帶
雨折晚心遇景留前賞逢僧說青靄近巳無夕
陽明復滅西嶺吟眺處回首生虹蜺下飲彭湖
水沙渚淨如雪歸來新月白烟雲猶可擷

五日寄王子象山

雷聲殷昨夜知是前村雨潭西溪水長猶得灌

禾黍新苗既巳茂餘花潤園圃冉冉時序侵陶
陶夏維午奇懷鬱嘉辰惓念同心侶欲持一樽
酒斟酌就君語谿流遍花林蓊然閒平楚緘書
江上雲慇慇結情縷

雜興

空林何歷歷落葉盡秋聲此葉連根株三春曾
發榮青青覆苑牆苑苑映園亭行道得蔭覆搴
芳采其英如何秋節至蕭條華葉傾辭枝猶未
下依根尚怦營飇風自北來吹之令飄零露下
草根蟲感激和哀鳴人生無根蒂浮華竟何成

知慧日趨衰終與憂患幷睠懷古志士何以立
修名

感懷

翩翩江上鳥晨夕各雙翔所歡獨不見離憂迫
中腸明明共素月照我羅衣裳浮雲自西來遂
覺隔他鄉盈盈星與漢咫尺猶相望況復萬里
遠音書歲月長秋風吹白鴈昨夜度微霜尺素
贈遠人苦辭限衡陽上林渺何處悲鳴以彷徨

築塲吟

漉取河下泥增築岍邊土不患河水深但愁秋
夜雨坐視上天漏愧無寸石補禾耳日日長刈
穫徒辛苦桔槔響不歇山歌相和發草頭棲白
露溪上落殘月幸值天晴泥土乾急舂猶得接
晨餐

村晚

杖藜新霽後落日下荊扉春及商農事江平問
釣磯輕烟青岍柳細雨綠園薇野老柴門外相
隨雞犬歸

湘妃竹

遺恨滿江湄淒淒憶別離寒梢雲起處疎影月
來時水識湘靈怨山看帝子疑蕭騷千古意只
有淚痕知

新晴

遲竹新含露涼風吹草堂水痕秋漸落蔬甲日
看長扶杖行吟好逢花坐酌香浮雲須卷盡莫
令復飛揚

棲賢寺 三峽尖玉淵乃至棲賢而五老峰其東

棲賢三峽北俯瞰玉淵清泉壑最幽處古人無
限情廢祠仍寂寞片石自崢嶸五老凌霄出芙
蓉天際生

二月雨雪

滯雨凝寒久回風吹雪斜三春來朔氣萬里走
驚沙故國愁邊水孤城夢後笳今宵吟更苦相
伴舊啼鴉

蕪城懷古

蒼茫江澥畔喪亂幾經秋却恨青淮水孤城日
夜流雲低京口樹月上玉人樓錦纜南遊後何
時歌吹休

聞楊子自彭城歸寄此問之

聞有風塵色知歌行路難曾逢新使者一問舊

長安行李淹春日開樽及槳欄有無從圯上得
受異書看

遣病

亂離此日是誰春自咏新詩倍愴神羈客不堪
愁作伴空村只有老隨人山中藥草虛䈀鋪谿
畔桃花誤問津汨汨殘生雙眼在淚痕到處總
風塵

潭西王恭人墓

黷黷消魂難及晨潭西風雨助悲辛若令纍縞
能偕隱未必功名累此身喪亂空餘今日淚羈
孤聊作暫時人可憐歲月干戈裏啼鳥飛花不
是春

春夕

日日淒涼厭歲新苦吟今夕轉傷神愁從雪後
聽歸雁坐對燈前憶故人折柳落梅縈客思悲
笳橫笛作邊春杖藜衰病憐生事新霽還應理
舊綸

閏三月初旬阻雨不得展先人墓得心字

寒色蒼茫裏暮傺哀且吟松楸時在望雨露感
何深淮水原連澥谿流各異潯飄風胡發發白
日故陰陰宛鳥長啣恨淒鴻忽斷音春暉遊子
意芳草故園心社臘分秦漢衣冠見古今䰟羈
愁自斷骨瘁病相侵化鶴歸華表將書去上林
今春寒食閏血淚倍沾襟

寒夜咏盆草寄友人

芳草寒仍綠萋萋對酒樽可憐逢歲暮猶自待
王孫

有感

疑是當年丁令威重來不見舊荊扉憑誰寄語
青城鶴莫去人間帶箭歸

李　沂

灣頭虎

揚州灣頭有虎夫江淮之間故無虎
虎胡爲乎來虎胡爲乎來作灣頭虎
南山有獸眈其目白其額咆哮憑陵驚我都邑解一
麐不至鳳不翔雙目眈眈來遊我疆解二偏處
我里伺我行旅饕餮我婦子誰假女羽翼女欲
則安極解三張我弓挾我矢願言逐虎哀我羣醜
掌迹如蝨林薄風吼解四朝逐虎暮逐虎逐虎不
得官長怒窮民孔棘匪惟伊虎之故解五

東家兒行

濁水不流泥滑滑東家小兒來養鴨老鴨知人聲小鴨亂雜行奔入田中唼唼食禾穗低頭忍罵驅鴨去去年種桑長河湄桑樹雖小桑葉肥里中騎馬官人歸出門探頭望乃是東家兒烹羊豕走親戚東家老嫗笑啞啞

築堤謡

持畚來築河堤藉用稾土覆之一畚土三人持

持畚來築河堤飢死老父凍死妻誰者堤我築之

持畚來築河堤我築之水決之

插秧歌

辛夘水大至李子愍農人之苦作插秧歌

朝插秧暮插秧往視我田中乃有鱏與魴

朝耘田暮耘田往視我田中乃有蒲與蓮

誰者造屋吾爲爾操版築誰者有牛羊吾願爲爾牧

玉壺吟

予夜夢一男子持扇見示題曰玉壺澄徹兮貯本色覺而爲此吟也

堯之聖兮舜爲弼皇紀張兮定八極八極定兮二曜光端予軌兮由周行由周行兮靈之綏遵無爲兮樂安居道之喪兮繩墨既多紛總總兮王化譎流之濁兮源弗清法令章兮亂日生亂日生兮巨盜起攘神器兮劫天子海水洶兮山之椒天闕其日兮民爲妖民爲妖兮心爲鬼絕陽光兮毒生理淬予劍兮張予弓貫魍魎兮磔三彭三彭磔兮六合清驂兩龍兮遊赤城斡元化兮紐虛無返予初兮歸玉壺

鹿馬山人歌

鹿馬山　烈皇帝葬處也關中王弘撰于三月十九日匍匐山下泣奠自稱鹿馬山人陽山李沂再拜作歌

鹿馬山頭妖鳥啼鹿馬山下草離離鹿馬山人空涕洟

教場黒氣歌

老者吁少者悖聚千萬人來看黒氣　黒者氣起教場之隅團沙舞礫奔轃乎空虛鬼與神與四境苦祝融石田不可以耕飢虎黒羆咀嚼

横行吁嗟乎蒼生

和張尉奇天寧寺放生馬歌

蕪城城北梵王宮中有汗血千里驄久聞此馬大宛種啾啾行閃黄金瞳太僕圉人在何處空牽老衲行廊東山僧豈用歷峻坂枉殺古廄藏飛龍驚沙暗天吹胡風千羣絡鐵度居庸中原駑馬受驅使銀鞍錦韉春花紅報主未遂萬里志戰鼓化作霜林鐘馬乎馬乎爾胡委身垂首荒寺中將軍待爾陷陣收奇功

揚州參將李鐵臉歌

天下兵官誰最壯眼中惟見李參將參將名將功不成至今揚人爲惆悵初至維揚號令明旌旗壁壘雄風生連宵火砲教夜戰自奮刀槊來奪營私帑椎牛饗壯士金錢射中誰敢爭朝食潢池誓翦滅五千紫塞堪横行承平既久武備弛海内傾洞兵戈起朝貴由來賤武臣羣兇坐視憂天子已聞閫内縱長鯨更傳劍外奔封豕棘門壩上皆兒童蕭娘呂姥尤龍鍾日驅市人潤鋒鏑飛書奏捷乾清宮神州大勢漸崩蕩誰把赤心報君上但呼鐵臉人盡知淮海之間稱保障城東夜落星光紫參將未死馬先死參將既死人歎嗟明年廣陵城上吹邊笳

東園斷藤詩爲從兄廷尉映碧賦

紫藤紫藤亦孔異上枝扶疎拂雲氣下根一本分兩幹一幹獨存一幹斷主人咨嗟紫藤下來歲枯條應半架誰知春風百卉生二幹抽萇還並榮一幹雖生不著地神理相資賴同氣東園客到爭相誇有眼未見無根花對花乗興且飲酒笑向主人索一斗

避亂舟中作

避地家何處飄然更出門艱難攜十口風雨向孤村遠浦殘荷立寒沙急浪吞偷生任漂泊時事不堪論

挽從伯父瞻鹿公

喪亂君臣在偏安社稷蕪封章懸日月旅櫬歷江湖報國餘孤劍匡時屈壯圖故園春樹緑愁聽野禽呼

看鬭促織

瓦礫藏身小昂昂喜鬭爭當場頻鼓翅一敗遂吞聲暫快兒童意私加將帥名九秋今欲盡爾

葦漫横行

送何公龍遊秦中

西京王者宅形勝甲寰中華岳排雲峻終南壓地雄虎狼秦孽在松栢漢陵空策馬長安道應懷歌大風

放鳥

尚憶故巢在投林意不迷野田雖覔飽綠樹得深啼翅短風雲足身輕日月低回頭看燕雀猶戀畫堂棲

初夏

四月風光好朝朝坐水涯蜂尋雷後菌僧送雨前茶逕竹抽新筍園桃落晚花布裘聞可典載酒過鄰家

和湯孫移橙

阿咸幽興好雜卉滿庭隅自說南牕外新添樹一株涼陰書屋借佳味酒人須(能解酲)笑摘黃金實無忘餉老夫

遊山子廟

尋春聊出郭晴色帶川光綵扇芳堤女銀箏畫舸郎鳥藏森木囀花擁醉人香古塚荒原上萋萋碧草長

贈劉雪舫 故新樂侯

夙昔雲霄上胡爲烟水鄉行蹤雜漁父至戚是天王萬死驚身剩全家與國亡江城時邂逅爲爾一神傷

渡黃河

平原遙望隔洪波白草連天走駱駝短褐輕裝乘小艇西風落日渡黃河九州貢賦香秔遠夾岸弓刀鐵騎多常羨祖生能擊楫壯心回首忽蹉跎

從弟鏡月自盧山歸出三疊泉五老峯諸圖見示

匡廬隱遯高人去石鏡薌屏萬古留芒屩遠尋三疊水霜縑歸畫五峰秋雲晴喜見香爐出磵響疑聞瀑布流欲向東林攜短杖便從揚子放扁舟

送十力禪師還山

客身獨向三千里僧臘將周六十年短棹更開彭蠡浪孤帆遙帶廣陵烟猿啼疊嶂迎歸衲虎卧空林守法筵借問天涯何日會浮雲蹤迹兩

茫然

丙寅元日

老屋河干漸不支年來河伯故相欺頹簷缺壁還風雪濁酒辛盤自歲時浪把一生供敝帚獨留雙眼看殘棋陽回少慰幽人意檢點梅花放幾枝

青樓曲

誰家輕薄兒林邊飛彈子不能中飛禽打入樓窻裏

東莊對月獨坐城中送酒方至

野月穿雲出城中酒到時先傾一大白把與刺船兒

庚戌夏日水中口號

田疇已沉沒流水入我居獨坐對水歎稺子來釣魚

架木不可履竹杖強扶持失足水中立宛如白鷺鷥

擬宮詞

水晶簾捲不禁風閒聽流鶯小苑中芍藥漸開春似錦君王自不到西宮

重過金陵

秋風又到秣陵關獨客窮途尚未還武定橋頭新月上朦朧遙望紫金山

史閣部墓

汴水無情只向東荒原萬木起悲風傳聞鐵騎墳前過下馬摳衣拜相公

贈陸縣圃

萬卷詩書卧一丘蓬門不出幾經秋捲簾又見春風度燕子飛飛入小樓

野望

風捲蓬根野日昏含悽倚杖望孤村村中昨夜逃亡盡還有催租吏打門

錢邦芑 開少江南丹徒人後爲僧稱大錯大師

熒惑徙

天道何遠人道何邇宋公三言熒惑退徙躔行呼飛霜集易水歌虹貫日匹夫精誠動上蒼九重何難修令德後世天象本自明側身恐懼不復聞無可奈何昨一杯酒勸長星

公莫舞

咸陽王氣消白日綺筵珍錯鳳脂泣轅門鼓樂

叶釣天赤龍五采亞夫嘿寶玦三舉君不知項莊拔劍當門入公莫舞公莫舞座中赤帝眞吾主樊噲眦裂項王驚客何爲者怒如許公莫舞公莫舞項伯蔽帝存項宗玉斗撞碎君何功

客星高

天子來張我目士固有志何相迫天子卧加我足客星犯座天變速天子不見見人臣君房癡絶何足論君不見吳山高山高水復清諫議何能下子陵狂奴故態誰能馴桐江釣竿有舊綸高節清風百世與先生持此報故人磻谿渭水徒紛紜

鸚鵡曲

漁陽撾音何妙雛小有才未聞道鸚鵡賦詞何麗才高自炫應招忌居才未聞徒嫚罵況當衰世誰能下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如公所許皆錮阿瞞怒先後駢戮亦何補鸚鵡能言爲舌誤莫倚善題鸚鵡賦黄祖不敵譬主簿

涼風臺

涼風臺前虹貫日涼風臺下池水赤戲書敎字怪兒曹覆盆夜破赤星飾叮嚀愼勿效前人前人者誰君自名濟南何在三不語却爲樂林求樂土君家骨肉多奇冤作法於涼何必言君不見前有涼風臺後有華林園

反覆子

反覆子何足取當年反覆只爲汝于今大物已我歸此輩反覆終我侮莫云反覆多厚利劉昉極刑鄭虔廢君不見反覆臣多殺身前成濟後張衡

無賴賊

無賴賊逢人便殺不可卽無賴豈可託君國此家事休問人佳兒佳婦詎不聞牝雞一鳴唐祚移唐家子孫靡子遺可惜爲公輕剪鬚先出後用何嫌疑君臣父子恩可賣犬馬畜臣何足怪莫云不負李密恩此賊負國終無賴

人犧歎

少室禱犧牲鈇宋公沐浴一何潔俎盤纍然誰爲者偃卧其中云非假春秋用人曾大書公今自用復何也俎盤沐浴公誠潔公有口過誰能悅北門徒賦明河篇溺器殷勤誰作緣

維州冤

無憂城祖宗地尺寸土安可棄唐宰相便私計宋史臣持腐議朋黨禍患雖一時萬世是非何可廢宋代君臣終斯志燕雲十六州委棄無復意偏安和議爲國累金元終得乘其弊謀國之誤寧無自

閹學博

閹學博令非虐青疃歲月老生徒深宮别傳女官學女官之師得王振犬馬畜臣奸閹進君臣報禮疑相應土木之變何煩訖然博閹非徒然女郎夢卜求名賢君不見漢家宮刑得史遷

過錫山贈郭夔一

崑崙柱蒼旻日月走西東溟渤蕩坤維蛟龍遊其中至人恢德量涵納不可窮山海貢靈異精氣潛相通

歸田詩 選三

雨後聞催耕侵晨驅牛出望杏復瞻葵樹生如不及五穀本五木山中有恒歷一犁春雨足般雷起潛蟄生物各知時而人乃情惑每誦勸農詩謹遵先民則稼穡知艱難庶免逸居喔

春至雨露滋百草俱萌茁荷鉏周田塍土膏解柝澀汩汩水泉動蠕蠕蚯蚓出呼童治犁鍬催耕不遑息天時一相違事倍功猶嗇君子既勞心小人應食力俯仰天地間貴賤咸有職一人肆遊情羣情能無惻飽暖不知恥恐有災患及自非終歲勤豐稔安可必

春深草色齊川原氣解潔牛羊各在野芻牧自欣悅播種審所宜寒暑考令節耕耘有妙理勤惰爭巧拙鹵莽最所戒細心求無斁上讀古農書先聖遺訓切衣食追本源孰敢云不屑

窮士吟

貧爲士之常窮亦是其固羑里自逍遥匡圍等平素河上有何憂蘆中可問渡涉江與哀郢豈謂終迷路莫效阮生哭莫賡東野句智窮得神理學窮見眞趣文窮省浮辭命窮識天數交窮始有道不爲世人附古來能窮者往往知其故

野寺

野寺雖荒僻祇園在此間棲禪雙樹老洗盋一身閒佛古燈常寂鐘殘鶴未還經過塵慮淨何必掩松關

晚步盋盂菴

泉聲何處急落葉滿溪梁燈影明虛殿松陰冷
石牀茶烟山翠合花雨展痕香回首歸鴉亂千
峰遞夕陽

送侯若孩從軍

漁陽烽火昨來驚倚劍遙看太白明大帥龍堆
朝卷幔書生虎帳夜談兵墨磨鐵盾飛新檄箭
射蠻書下故城會見降旗迎馬首鐃歌高唱陣
雲平

汪　渢 魏美浙江仁和人

挽前指揮卓文伯元配殉節錢宜人

兵戈過野滿城驚矢志投淵見獨醒魂斷廣陵
啼夜月珮沉沅沚泣湘靈芳名直越清風嶺潔
操能追止水亭今古綱常爰賴植彤篇千載自
流馨

金俊明 孝章耿菴江南吳縣人

觀槿

獨居感時變暑謝徂秋始閒心察蕣木零悴一
何駛彼草閒三時舜華乃夕死凌晨照初旭容
光洵鮮美姚冶姬姜姿方花猶未似灼灼誠可
憐紛紛忽已萎如彼蜉蝣翼楚楚將安恃榮衰

隨旦暮久暫豈殊理歎息莊生言彭殤齊曠視
庶保松筠心修名企君子

宋儒醇 衍魯 冷泉 江南盧江人

崇禎乙亥渠賊張獻忠陷盧江

安居三百年驚聞大盜起大盜始何人米脂張
與李所過無堅城屠人如狗豕分支掠江北處
處皆烽壘是時守土官絕不諳戎事搜括橫索
錢鞭笞竭骨髓復遭歲大無蝗蝻遍井里我民
日以蹙展轉無生理丁壯陷賊中老弱填溝沚
普天皆盜賊氣運成極否盧城彈丸土守備鮮

千指晝夜攻愈急援兵無隻矢可憐城陷日積
骸同山峙婦女矢貞烈大半沉於水逃亡或被
擒罵賊哭鋒死倉皇走西山相依父與子一步
一吞聲吾生何至此

象山居屋爲賊所焚

世居象山麓棟宇自永樂我祖侍御公實始卜
茲宅老屋存古製樸素無丹堊傳沿歷八世聚
族已千百無何遭世亂巨寇盤江北所在肆焚
戮彌望皆荒陌狐狸叫空垣雉兔伏頹壁重踐
舊里門痛哭念先澤

先侍御疏稿鹿園集并藏書俱燼於火

先澤所貽留匪止數椽屋自從遜國後遺疏藏山谷手著鹿園集諷刺在骨肉以故數百年堅匿不肯出兼貯六藝籍甲乙編貯簏天欲喪斯文縱橫臥馬腹（賊以圖籍供馬臥）狼籍灰燼餘檢拾不盈來字迹半磨滅斷殘不可讀世運際陽九文獻遭百六吁嗟重吁嗟煩苦亂心曲

丁丑秋重葺茅屋于舊址

編茅蔽風雨偪隘聊容膝秋風響落葉驚疑動魂魄草木皆兵氣寄身渾如客哀哀鴻鴈鳴相

將下廣澤南土滿戈甲慎哉振高翮稻粱不可謀千里人烟寂

壬午寇從六安來復破廬江盡殲老稚捕繫丁壯廬舍金幣焚掠殆盡堞垣殘毀如平地蓋從來未有之慘也紀事一首

崇禎十五年干支在壬午前此流亡民強半歸故土漸漸闢荒田種麥兼種稌四月大麥熟秧田緑可覩賊從蓼六來啣枚疾如羽蹂躪四野田麥枯不得取人民復散亡孤城鮮完堵雉堞殘爲隍丁壯遭繫捕剪髮阻歸路分曹隷行伍間或逃歸鄉官法猛如虎從賊尚苟延歸鄉翻逢怒賊勢益滋蔓閭閻益孤苦何不寛其網招之返農圃腐儒無長筭良民氣莫吐紀此戒後人撫循望慈父

秋雨浹旬挈家避寇平山砦夜將半忽聞砦外兵甲轔轔作呵咤聲急呼家人出走纔出門寺牆傾圮卽所坐卧處回視桁衣牀褥皆糜碎如割一家幸免于難

秋雨動浹旬避難平山砦聚薬方煨芋燒湯旋沃疥（時余患疥）雨餘四山黑恣眠少弛戒何來兵甲聲崩裂如澎湃急起呼家人倉皇出門邁四顧空山寂旋驚古壁壞回看坐卧處摧壓無完綳此豈神所爲修德慎毋懈

由金牛至石嘴頭將渡焦湖阻風小泊

攜家數逃難行行至金牛霜風吹我衣青火照髑髏覓得小漁船趁月下石頭風急湖波掀五兩不可浮且喜遠賊壘暫泊湖邊溝忽聞炊飯香至味遏珍羞怪得韓王孫一飯千金酬（匿影山中不數）

舉火所食惟乾糇滴水而已

翌日湖中風雪轉甚

人生當亂離所遇皆艱難翻身脫虎口收召驚魂還昨日苦風霾今苦雪漫漫信宿漁舠中尚促心爲酸乾坤多畏途何處無波瀾

暫寓居巢復徙濡須塢

居巢居未穩傳聞賊搜湖東望濡須塢側在大江隅故人具舟楫迎我開精廬我欣往從之課耕兼課書力僕餘三人朝夕勤菑畬暇則督二子莫令學業疎古人處憂患著書聊以娛

匿影濡須時序屢改醉讀離騷愴然有作

此鄉洵樂土淹留近二載披衣狎老農空江匿文采灑淚讀離騷秋蘭芳未改咄哉楚懷王受欺終不悔獨有汨羅魂沉冤深于海

望板子磯

朝望板子磯暮望板子磯磯上石嵯峋壁壘何崔巍側聞左良玉擁兵清南畿馬阮誠豺虎良玉亦梟鴟若非黃靖南立濟蕪湖師乾坤正多故此舉太無知

甲申春三月

甲申春三月大盜犯宮闕肉食無遠謀徒勞賜斧鉞前日餌賊降明日縱賊叛武臣怯戰鬬文臣主羈絆馴致國破亡養虎自遺患賤子在草野莫極邦家難豈無撥亂心血淚空潸潸

南渡

黯黯鍾阜雲咽咽秦淮水南渡事已非門戶爭未已坐視大廈傾無人雪國恥獨有史督輔盡瘁繼以死一片孤忠心衆口交肆毀守江與守淮議論徒爾爾

返舊居

悵望舊山林挂席返江郭五年阻豺虎松楸黯無色白骨散寒岡荆榛滿廢宅十里無炊烟九年不耕獲刈草粗結廬聊以永朝夕

耕西田

西山有薄田草茂不可鋤過江市沈牛深犁破積蕪積蕪一朝去斥鹵變爲腴眼見禾苗起莖葉碩如蘆茲田久不耕土開力有餘鄰叟曰不然此乃脂膏濡一賊牽十人次第此中刳我聞鄰叟語輟耕一長吁灑淚問高天良民有何辜

一河邊古松蒼然獨秀特搆茅齋榜曰松存二子讀書其中暇則攜酒哦詩用以自適

河邊營茅棟爲愛古松存相逢如隔世相看首俱皃爾老益蒼秀我老增憂煩讀書挹清潤醉酒卧孤根同經亂離後存者有幾村爾我各無恙懷哉大造恩緬邈陶柴桑得意欲忘言

山中初見燕子

翩翩何處來啣泥入我屋故家門館非飄泊依誰宿且喜新巢成莫戀舊巢哭乾坤有浩刧饑頷到羽族敀傍主人飛喃喃如欲告豈不眷華軒古道存山谷

十載亂離親知凋謝近喜徐樾二叟搆屋比鄰阡陌交通往來言笑大有桃源中人意作耦耕一首

漸喜老友還近在東冲口又喜舊親串移家住西皐歲時伏臘交招要有二叟盤剪鮑照葵盆盛元亮酒言笑無拘忌放懷樂畎畝耦耕㗇吾徒眞契沮溺久

二子過白門寄訊老友

舊幾邊江河滄桑倏已更秋風何蕭瑟暮潮黯吞聲白門有老友飄蕩如風旌一別十五年孤抱向誰傾見時如相問云我秉耒耕西田西坳曲山水有餘清招之倘肯來當爲啟柴荆

李世熊 元仲福建寧化人

舟過水陽

烟樹渺然綠幽意永晨夕十里一農舍五里一漁宅風逆浪擁舟兀坐百端集鷗羣矜羽靜參差躡空碧吾欲坐忘之機心苦未息

樓眺

四練村烟靜洄灣點一漚雲危寒欲墮野散暝能收慘碧沉山魄奇風禁鳥喉春傷千里目瑟瑟但如秋

病懷

薄雲片片過溪樓門掩殘燈照獨愁南海寄書求益智北堂無地種忘憂籐杖刺月風簾細竹篩流光露葉稠白草黃沙千萬里看人屠狗盡封侯

山家

幾層梅柳覆溪頭一室如舟載客遊芥尾釀成

金宛轉笋尖剥出玉夷猶鶯調謊語通泉細竹引清香入酒柔齋罷更聞罏茗沸嗒然忘語媿浮鷗

獨松

廻薄山水青摩弄日月白上友不羈雲下友忘年石

童唱牧羊甚悲

一鳥迦陵咽漢臣世尊到此也沾巾雪山會上無蘇武海上應無囓雪人

李永周 完沖四川成都人

旅中望月

獨有秋中月何人不喜看久留滄海影遠共錦江寒戎馬家難問他鄉淚未乾欲將數行信無處寄平安

朱天麟 游初實景昊江籍崑山人

送張舟虛給諫左官㕘王介清韻

天星自卷舌籌國豈能安冒雪關山迥傷春道路難村烟何處發禁柳尚餘寒此去君無恨須傳諫草看

夜泊龍王山夢日

龍王廟下水烟寒瞑色來舟入醉看捧日有心山岳動揮戈欲戰海天寬朱旂一隊從天下赤羽千重匝地蟠此夕東皇漏消息使君前路莫盤桓

弘光寺望諸山

幽崖埋伏何年剎狂客攀躋正早春日月兩朝空復老雨晴千嶂各爲春丹砂化鶴歸來晚碧海看雲起坐頻蒼翠迴環爭入望諸山誰是法王身

蔣易 前民江南江都人 石閣集

別于一于皇先還爪渚不得到焦山

孤嶼望不遠渺然烟霧青漁舟牽世務樵客向空冥鳥挾風歸樹江流月到亭異時應獨上處處想曾經

春雪宿于皇飢鳳軒 軒在雞鳴山右

亂馬踏邊聲殘鐘吼禁城雪將爭曉霽寒不放春晴門鵲侵晨出霜毛向客生披衣望鍾阜雲氣正縱橫

婦愁

烽火攜家竄西風倚舊林不知寒事逼却怪婦

愁深村稻殘秋雨鄰衣急夜砧江湖人共笑飄泊爾何心

立春對雪待于一不到

茅屋期相過氷湖隔釣船迴風停鴈陣急雪變春天遲暮心何向登臨興黯然新詩應自好窮老竟誰傳

清涼山頂留別于皇

招提上夕陽別酒置崇岡秋老孤帆色人輕百戰場江雲平楚岸風葉滅吴霜來日空回首思君獨渺茫

雪中過于一

急雪來深巷荒池敵暮扉銜泥何事出裹藥冒寒歸弟病他鄉淚春陰一室飢棲霞山寺別牢落意多違

夏日樓頭待雨杜若同家兄過飲分韻

長日塵隨眼危樓望獨遥片雲生浩蕩衆壑勢飄颻吴楚天分雨江淮水接橋醉歸防躍馬舟子暗相招

亂後過瓜洲舊居

鳥散瓜洲渡書歸楊僕船荒城無馬迹廣廈幾人烟晴日江光凜秋星殺氣纏蓬蒿原自滿此別更蕭然

茶村梅陌同步北固山徑

北郭連山徑殘江動客襟乍驚秋樹少猶覺夕陽深堠火寒依嶺禪鐘靜在林幾時看戰鬬寂寞到于今

雨後同吏成江頭待月

龍吼蒼江去漁帆亂晚晴浪危山改色虹見雨吞聲遠待南徐月清談北府兵轉添雲悵望重覺負深情

十五夜縣菴招飲

應為氷蟾好覊棲共野亭醉開雙淚眼寒動一天星戰鼓春風寂漁燈夜氣腥爐存先世物香爇蔗漿青

汪　薌 蓑仲蒻房江南歙縣人

題眉岫蒼松圖

東來黛色歛如眉上有百尺之長絲蟠雲者根參天枝屈伸偃仰任紛披風霜染就歲寒姿棟梁何必勞工師衆竅于喁吹參差下方萬戸聞清颸夜深雷雨發共私繞地碎霞俱成芝長髯

真人號安期五色石煮爛如脂一聲嘯起鶩赤
螭翠蓋撑空天四垂

吳　琦 粲生浮槎江南江寧人

泊惠山

蒲帆渾不挂柔櫓碧峰前午熱投高寺心煩急
冷泉松風吹上閣山月照歸船夜氣涼清境烏
啼未肯眠

歸　莊 元恭江南崑山人 山遊詩

題福源寺羅漢松

福源建自梁大同創寺之年植此松歷千餘載
寺再廢此樹不吹青葱龍大二十圍高難度攬
拏天際如虬龍石根鐵幹苔斑駁狂風搖動聲
錚鏦夜然長明燈晨撞萬石鐘聲光震耀生靈
怪柯葉常有白雲封水車之役大木盡斧斤欲
加鬼不容天王栢上方松昔年來游有題詠何
況此樹六朝之遺蹤松之名者今有報國古岱
宗彼以神京名嶽顯此獨晦匿于震澤之濱縹
緲峰大材僻處自矜貴貴譏不辱于凡庸大抵
植物有如此人生何必皆遭逢嗟哉人生何必
皆遭逢

一落花詩

枝上黃鶯漸露身飛英歷亂墮紅塵將隨薜荔
依山鬼難共蘼蕪待美人河北名園貪結子武
陵歸棹欲迷津香車寶馬緣都盡天與幽人一
錦茵

秋日和劉文成秋興七首 選一

西江南海競揚波中土塵沙可奈何無復老人
橋上迹徒聞壯士隴頭歌三更叫月離羣鴈永
夜嘶風伏櫪騧大厦再營梁木朽深山枏樹正
婆娑

范廷瑞 公茂江南如皋人

孤村漫興與友人

露冷空堦蒼蘚滑隴上樵歌聲不歇白雲紅樹
野橋灣烟景迷離半明滅我為鼓枻時往還水
天之際看山月山月明于墮地霜更有殘蘆聲
漸漸對此寒光幽思生欲泛山陰道上雪何當
與爾一浩歌把酒問天相叫絕

冬日送安素還北固

攜手河橋畔停橈對夕曛人同江外鳥錫傍嶺
頭雲日暮孤帆急愁多二水分前山風雪裏珍

重惜離羣

孟　鼐 涉公河南杞縣人

前指揮卓煥妻錢氏乙酉揚州郡城陷投水死從死者長幼七人感而賦之

乙酉當夏季兵火閧三吳維揚四戰地鋒刃爭剸屠烈哉卓母心貞德幼所孚生世逢不辰從容誓其夫守身貴先見否則白璧汚榮辱在俄頃寧緩須臾圖圃中有池水清冽同氷壺抱子奮然躍相繼兩小姑更有三幼叔遶池聲呱呱悽惻悲無依及溺連孀姑池水爲之溢池柳爲之枯遙遙二十載泣斷城頭烏

劉　易 望之江南宣城人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妾本邯鄲女才色重當年蒙恩入禁禦逮事趙王遷錦衾猶未暖華屋已生烟恥作秦宮人流落歸市廛落花依蔓草流水出清淵昔爲華池藻今作道傍荃揚蛾顧儔侶容態羞獨姸日夕望故宮悽然雙淚泫

關山月

鼓角嚴更後關山月正明光搖瀚海動暈逐朔風生孤戍蒼茫色寒笳斷續聲征夫一長望悽絕故園情

塞下曲

蕭條古塞垣極目風塵昏蔓草縈枯骨驚沙走斷魂炊烟生獨戍候火出孤墩亭障無人實憑誰達至尊

過路斯湖即宣城太守張路斯與鄭祥遠爭釣磯率九子戰勝化龍處

張公爭釣處川澤爲留名水帶魚龍氣風含戰鬬聲春陰寒雨急芳渚暮潮平愁寂看同侶重傷遊子情

吳姬年十五

吳姬年十五菡萏乍開時風態羞人近秦嫣不自持當筵歌宛轉閒坐弄參差日暮含顰久無由致所思

錢德震 武子浙江海鹽人

夜宿大梁有感

大梁城北俯黃河寇盜當年擁白波霖雨未聞投璧馬陸沉終已誤干戈九秋沙溢夷門路萬戶人愁郇子歌最是王孫飄泊盡故宮烟草不

勝多一

暮秋登慈仁寺閣

珠林峻閣倚雲霄檻外層陰縱目遙北去關山真歷歷南飛鴻鴈轉蕭蕭甘泉霜氣侵宮樹碣石秋聲落海潮莫放朔風吹劍佩五陵游俠總難招

送白學士祭告孝陵及南嶽 壬午

睿德隆虞秩崇僚甫楚征驛亭珠仗麗江路錦帆明弓劍憑天塹松楸對石城攀髯千古事歸胙百官情望嶽涵雲樹浮湘引澤衡朱陵神宅迥蒼水玉書清享用菁茅近祠看圭幣榮山川雄勝賞典禮邁精誠向月懷仙署經秋計使程倘過溢浦上太傅舊知名

姚　康 康伯休那江南桐城人

濡須贈某

千章夏木倚牕清黃鳥相呼動遠情自是主人應勝竹得因吾友與班荊亂餘對酒皆兵氣老去論詩盡史評爲問武陵今在否好將此地報淵明

潘　陸 江如江南吳江人

一七夕

涼秋啟素節白露變離光朗月升半規衆星絕天潢牛女判西東茲夕濟河梁暫詣成久要二神會有常而我懷佳人萬里空相望違曠逾一紀大義迫中腸天路可超越人事尚蒼茫荏冉時序遷愴惻以彷徨

酬李某

落落江春日鴻傳雲際聲懷人殊未已秋水又空明道廣新知衆詩成老氣橫遙知采真罷刪定在南榮

望亭道中

西風吹細雨孤棹暮何依古驛人家盡寒塘野篠稀浦昏鴉自集湖近鴈還飛鄉樹來朝見三年此路違

同朱士叶北固山用唐人韻

高人住巖壑永日與忘形江愛秋濤壯山憐宿雨青孤城廻別嶺雙嶼帶遙汀向夕尋僧梵經行更繞庭

市汊夜泊有懷

野日延遐望清潭納衆流人家橫跕岸賈舶隱

中洲澤國烽初定殘年市晚休陰霞映明滅回首思悠悠

彭澤縣

山郭倚江邊寥寥幾爨烟無時休驛騎昨日過兵船地借陶潛著人思狄相賢何堪尋廢縣沙草浸寒泉

過蕪湖東崑銅天士

江關日蕭索相望接烟波客厭三冬盡兵來千帳多故人長契濶世事但悲歌棣萼東風發還期一水過

樅陽懷方爾止

渚盡江流濶浦斜川路深山當天柱末水見漢皇心殘雪荒村晚悲風廢戍陰所思不可即相望一沾襟

馬當山

山形半江出潮勢去來紆阻岸橫雲氣傾崖逼水區空洲寒戍廢石壁暮禽呼楚客南歸急神風送有無

劍津

城下三溪合當時七校齊曾聞朱鷺出復見杜鵑啼碧草年頻換蒼梧路總迷向來消息斷淚盡浙江西

金陵二首

欲續忠臣傳彌深城闕哀三卿同日死千帳一時來不污尚書印長留御史臺人生看晚節清議設相猜

誓死人心見無親眞宰玄血穿西市土氣塞石城天幽憤傳青史精魂泣下泉可憐宮禁物轉眼賣青錢

江城解嚴臣溥歸自昭陽得平菴詩訊兼寄山甫艾山懸圃

兵甲阻江邊歸人急歲年能無感時淚復把贈行篇老鶴心彌遠冥鴻影自連何當殘雪夜重到子猷船

蜨磯題孫夫人廟

何年遺廟俯嶙峋冠佩於今薦藻蘋水上自能從白帝巴中應悔謝青春江花肯帶吳宮艷庭草猶疑蜀道新此日永安俱灌莽女巫何處奏迎神

送閻百詩

西郊秋色接江蘺會面何云遠解維九日又從誰泛菊少年僅見子能詩不陪好月山中宿轉孟征帆天際思前路廣陵濤正壯縱觀莫負古人期

丁卯橋懷許渾同大風用五微

誰從兩岸問苔磯想像田居隱少微一自青山空麗藻又看綠野冷雲扉（丁卯莊為楊文襄所有今又廢）漁樵舊憶村邊住烟火初經戰後稀江國鼓鼙何日罷老農還向此中歸

北固山下柳青橋酒家

春風爛熳百花朝山上紅芳江上潮過盡游人看不厭日斜半醉柳青橋

吳元宸（凡公江南興化人）

嘉平八日省覲渾上夜阻兩雪宿三塹古刹同李平菴陳皇錫

漠漠江天暗搖搖帆影遲疎鐘人定後零雨歲寒時野宿尋僧舍盤飧憶露葵花林看咫尺竟日問津疑

冬日赴郡旅懷漫賦

朔吹連昏旦長河阻問津氷霜憐晚歲午馬向時々鴈引鄉心切燈偏旅夜親高堂應倚杖落日望行塵

譚　宗（公子浙江餘姚人）

上北高峰

登山便不慵雙起北高峰曉塔眠雲鳥春泉養洞龍海風朝影殿天樂下疎松一自西陵別那知此地逢

歸度庾嶺

度嶺賦歸與嘉平月正初歲華零落日童僕喪亡餘雨碎梅花道風昏竹葉盧積然下橫浦燈火亂樵漁

九日登龍山

傷心百歲半東流經歲關門補浪遊九日每含他席淚十年重見此山秋清江晚堞寒生月衰草黃雲奔入樓恨不拔襟最高處同君散盡故園愁

王龍文（鼎子江南盱眙人 芥堂詩鈔）

冷悶

歲儉愁酤酒蓬門雪一隈紛華從老去清簡自貧來原憲安無病林逋癖有梅吾衰銷衆念偏

祟掌中杯

白下僧寮同緩耳守歲兼柬杜千皇

舊國當除夕爐香對酒僧波殘江海夜劫盡古今燈改歲生千慮諸天轉一乘陽春迎楚客椒頌祝良朋

風雨宿一納菴同予亮師盈公納公二上人

載酒沿堤秋氣高山門苔蘚潄寒濤長淮一夜添風雨夢裏魚龍勢欲驕

淙淙涼夜客無眠萬壑秋潮怱八前水力知爭

城幾版愁人不暇問桑田

林時益 長盧江西人

正月十二日同李咸齋彭躬菴曾止山自東巖取道圓通將登翠微峰訪魏東房冰叔和公金精遇王老與談感賦王老號辛研建昌某所旗校

東巖入翠微夷險路不一直路乃在險欣僤互爭執予曰僤何其拔榛越次入壁仄水無梁屢涉復屢陟相對歎阻艱廢然幾回展㠧忽抵金精解衣聊坐息野老解茶事傭釆遂論直喋喋

自薦能令人疑失實未言與淚俱悉我南來迹惟以日月虧備令諸艱集我家亦世官衰年五十七從時同薙髮新喪固免憤喪君猶考妣懷此向誰述嗟聞老者言悲心頓如棘赤紱半周士商孫麗不億忠孝每在斯敗亡豈無責任事力不稱用人憑胸臆即令一反覲感愴未有極

卓發之 再見

祴園嫘史 有序

石頭城清涼山之畔竹逕數轉别有人間乃結籬爲園園貯一山類襄陽袖石巒壑畢具其中衆花滿林可供塵刹疑是西土盛華之祴因處處誌之得十有六則以表蓮宗運想諸境

馭虎巖 園枕虎踞關東趾曾祠部秉詔祀孫國殉節諸臣先忠貞公少與仙游騎黑虎風雨夜歸遂祠於園之北偏

嘯呼懷烈士風雨歷嶔巖君亦軒髻客誰能受轡銜 靈光殿賦虎奮鬣而軒髻姚少師以留公爲養虎

鶴滌 巖前幽澗寫白山椒白鶴爲淨域化禽不欲以生命飼林梁聽其所集

鷲子每談空晏坐當沙滌忽聞鶴唳雲亦自宣眞諦

蓮句 自恣遠堂駕曲把于水際蓮花微妙香潔亘幾錄句不僅如人世車輪而止

花氣偶相觸沿洄經幾句自非蓮國裏安得一心人

無山堂 把盡遙望一塵窈然孤峙深岫中鍾山翠黛常戶州島之畔至此便欲滿足每念清泰無山輒作山不足山想

天意多奇嶮茲山有紀堂我看平若水雲際聽浪浪

笠广 繞堂南巘危樓巢然如老翁蓑笠而釣江雪

何必棲烏窠巖雲自成广笠裏解藏身雨絲空瀲灩

汐山 广後歷級而高雲根涵碧如海一漚而山渾無名以待主者余生濤山浪屋間又生于潮生之夕因以名山

夜岫生寒浪浮漚貯亂山漸江潮有信欲寫入懷間 浙名浙江

鋤月灣 山右阜一灣如眉一犁荒韭耳巢繇買山而隱遂耕而爲田灌而爲圃時策杖聽水聲歌帶月荷鋤之句

薙却人間蔓無如此一灣塵勞從岳峙只似月光閑

呼龍嶰 中田與龍潭隔嶰發嶰而呼可耕烟而灌滦草

龍性亦能馴餐花狎深嶰茅狗世相呼空屋落長喟 龍池有五花樹羣龍食之呼子先騎茅狗化爲龍

寒江榭 嶰項攬擷諸勝若謝公墩莫愁湖遠至天闕雞山雨花天印俱在懷袖惟清涼峯差高累黍春夏之交江色翡如若木葉盡晥則寒江一線眇在雲際

木葉漸辭柯江波照危榭彷彿暮雲開嫦娥睇秋夜

藥草畦 榭俯深塢堪植藥草當一山普滋千山秀色時誰向此中須取明明祖師意

痼疾無煩療阿伽秀滿畦法華新吐萼一任白雲迷 西域以阿伽一藥總治諸病法華藥草喩品

茗柯坪 循畦而上地如展手茗椀未擎旗槍初茁便如萬里故人歸來對影無𡖙松風響發時

烟腋結爲樹遂如雲在坪葉葉光堪飲寒泉欲與爭

劍壑 復自坪左折而坂坂窮路轉自此又一山川乃壑塘貯雨後泉以此當恩劍斷愛河欲與世辭

人世艶如花從茲委諸壑墜葉自東流不用爲媒妁

蝀虹 壑前橫一堤堤上桃花覆水水中芙蓉披哇交錯如錦繡如霞鳥如采虹之卧天

春雨深深裏浮空有霽虹却如泉石畔偃仰一英雄

螺髻菴 劉伯倫言死便埋我不如中峯之活埋乃擬活埋而結菴菴以壑爲橋以虹爲几以鍾阜爲雙髻高帝言堆螺髻于天邊即此

翔瀨鷲如岫穿雲鴈作菴金人天外落紺髮自髻鬘 須彌山有青鷲伽藍佛堂如鴈形

懸鼓峰 巖寘西峰中斷望若日如懸鼓章提希以此爲初諦

世界東西隅原來祇一峰遙期日落處與子得相逢

直樹林 峯巒烟蘿一徑斜通直抵相去一牛吼地朝雲夕月兩兩映薄梵唄鳴和宿莽間此即迦文生處回首林巒又隔一境如匡廬影寺在虛無滅沒間世遠無問津者

如何鷲嶺客姓字託高林欲作凌空翮孤騫離釜鬻 梵語釋迦此云直樹林佛生此林中因以爲姓

薛　寀 諧孟後爲僧名米堆山江南武進人

椷園圖和詩十六章

卓氏椷園十六區張君既各爲圖而楊龍友復寫此冊張則亂頭麤服龍章鳳姿楊則雅人修士楚楚焚香埽地時也遂居士父子題咏足千古而使予得列其間顧賓此圖更賓此圖燕予得與裴迪俱不朽乎冊尾董思翁跋曰椷園圖十六景楊龍友爲無量居士作蓋盧鴻草堂圖李公麟龍眠山莊圖流傳世間皆稱神品鴻乙自有嵩山十志楚詞而山莊圖題詠具蘇黃門集五言絕句頗類摩詰輞川詩伯時獨以畫名意當時必有肖但無傳耳無量居士於此十六景已有詩中畫而龍友盤礴氣韻生動着意徵诠藏没閒有鴻乙之蒼秀伯時之幽邃爲十六景傳神寫照無復遺恨如置身輞口圖鹿柴居然王裴倡和勝情信可傳世又跋曰世宗觀張文忠祖墓圖以筆抹其一山是冬永寧有峯崑爲平陸山川在畫史筆尖既可夷爲平陸亦可從地涌出想成圖土佛語無誑秦皇驅石入東海淨名方丈擲大千不爲奇事如此則椷園不在金陵居士不必無量杜子美丹青引云花驄卻在御榻上榻前皆遠相向此冊在此是卓園化身

馭虎巖

虎踞石城在六朝何往哉不如君先人江千駕虎來

鶴漈

鶴影夜臨漈漈鱗亦起舞老龍聽法罷欲與胎仙語

蓮旬

君以蓮爲宮鬚蕊自寬廣盡觀恒沙國盡托鉢刀上

無山堂

琉璃爲胸次中復現五嶽何忽自云無無無乃正覺

笠广

生長笠澤旁婁現在其中支雨歊箬冠吾與樵青同

汐山

昔聞景純言凡山生于浪亦有浪同生巾裾骨肉相

鋤月灣

唯俗不可醫爲有醫俗意我自田舍翁桔槔昨巳治

呼龍嶰

澶外有龍跡皆來或青鳥不然卽麻姑愛此爬
背爪

寒江樹

巳甘入林深眼濶復如此胡不任蒙茸潑墨澄
心紙

藥草畦

有轆轤因拾艸立權喻我以命聽藥藥以命
聽雨

茗柯坪

吳越古湯社請君爲署領不知是何曹但解日
茗芋

劍鑿

古劍乍磨時心光一片連未詣空後性請証鑿
中天

蠕虹

湘核裹黃泥風雨蒸霞色城南呼護來枕臂解
虹渴

螺髻菴

珠在女掌中舉首問螺髻卽以髻絲觀非復膏
沐氣

懸鼓峰

懸鼓無鼓音赫然示諸方此鼓不可觸觸之掌
生芒

直樹林

天公布疎林還如天絲織配色欲織妍理絲固
綢直

沈叔培 御冷浙江錢塘人

城南烏

城南南樓禿老烏歸飛啞啞引其雛仰頭看人
低哺食一顧一步鼓兩翼朝啄暮啄願早飛雌
長雄鳴各南北老烏胸中意悽惻不如毛短口
黃在烏側

王鳴雷 東村廣東番禺人

古意

薄暮雙鳥來清曉鳥雙去歎儂不如鳥欲伐庭
前樹

進　俊 旦菴河南人

迷樓晚眺

歌舞何年歇隋皇昔夜遊一隄殘月色樹樹帶
新秋

江國茂 二如江南歙縣人

登富春江上南樓

南樓跨城郭奇峰青四面下澄富春江江光暮景絢我來一登臨佳氣難恒見只此立須臾氣象覺千變秋風催晚潮寒雨遲早雁雲路接天都莫使鄉書間

撿書

積書滿堂上手澤傳高曾啜勤授兩兒風雨攢一燈無何遭百六烽火頻年仍山澤無完家紛挐同秋鷹滿眼驚滄桑散帙空擔簦雖亂毋相遺箕裘遠相承

野鳥

朔風天外來歘然盈廣漠掃地作雷鳴樹上烏巢落人家屋瓦空紛紛下秋籜野鳥控地鳴嘵嘵何所託

蕪湖卜居

亂後餘身在攜家去故鄉行行復何之中道自彷徨人生遺陽九僕僕鬢鬚霜旣卜蕪陰宅還憐江水長得枝聊以棲愼勿賀高堂

浣花有草堂栗里有柴桑終古一逆旅千載遙相望陶潛逸而樂杜甫勞且傷吾廬寄江滸兩賢何可當但醉無所營于茲終徜徉

雪後同人飲旗亭

朔風吹暮雪晨起青山白寒光欺敝裘欲阻登山屐那知客與豪羣峰指短策磁罌送醇醪寒波出春鯽飲者亦寥寥隨意徙几席陶然幽思來絕無塵慮廹

豆棚

豆棚高蘙牖故故散清陰未達爲儒術聊同學圃心雨暘希護惜車馬免招尋佐我山厨餽野人酒共斟

贈友

不作諸侯客孤鴻海嶠飛網羅身易脫吟嘯與難違江月翻蘭槳荷風熏葛衣廣陵濤未涸亦自有漁磯

邗江春漲

楊柳綠蕪城春江暗裏生人家離水近石岸與舟平不似秋濤壯全無夜雨聲田疇疑欲合漠漠未分明

何日山中住

何日山中住翠微閑草廬石泉容灌藥雲洞可藏書丘壑全家老乾坤萬事虛初心如果遂雖犬載柴車

滿家衖看桂花

南高峰畔樹上下桂花多谷口循香入叢中側帽過秋風趣賈竪人境絶樵歌桃柳湖堤上難教禁斧柯

虎丘懷古

艤艇陟高阜霜楓彫素秋茗香僧坐石鐘悄客登樓臨水思吳劍何人報越仇精靈空化虎長嘯一荒丘

毘陵道中

一望盈盈春水碧應多宿雨下山谿村花紅亂鳴鵖鵊隴麥青深飛雉鷄賣酒布帘孤艇出打魚絲網晚燈齊江南處處風光別紀事新詩枕上題

宮怨

曾記入宮時僊年未十五但見舞衣更未蒙試歌舞

咏山柴

樗櫟材原菲當春不放花折摧毋太賤曾亦入雲霞

山行

淙淙長瀑瀉晴峰雲裏青山挂白龍想像故園巒壑似寺門不見萬株松

雨後立慈光寺前

日日看山興愈濃無聊春雨阻遊踪若非展齒愁苔滑此際捫蘿第幾峰

方其義 直之江南桐城人

獨坐偶成

夢登黃鶴山醉宿赤文島象罔拾玄珠淮南說鴻寶浩瀚成篇章千言未屬稾孤憤懷前人離憂非遠道王嬙豈不佳丹青蔽其好鷙鳶戢翼遊清流唼萍藻兵罕滿四方吐突能招討耿鄧未逢時英雄亦潦倒取節不如對委心終以棗野徑生蓬蒿短僮不須掃詞人遊岱宗王孫別芳草役役求浮名浮名令人老君看梁園花春風落遲早

燕子磯

大江西北風極目千里流蘆花吹薄霧浩蕩復

難收舟人戲湖海如我弄吳鉤濤聲亦何壯客
心亦何愁咫尺烟雨中陡然見石頭

五悲

遠心堂上雙飛雁雙棲雙啄緜來慣以師事兄
那敢慢風雨雞鳴無有間兄列進賢從薄宦國
破家亡累憂患嗚呼一悲兮悲凄凄至今分散
仍東西
恨不著書盈百卷時危何以存貧賤猶喜功令
重征戰學挽强弓用長箭侍父揮戈平楚甸奇
功八捷龖遭譴嗚呼二悲兮悲聲高醉騎獵馬
馳東皋
有婦薄命辭我去三年飄蕩如飛絮竄伶誰當
操匕箸空房塵土床難據天涯夢哭東方曙香
魂漠漠來何處嗚呼三悲兮悲摧心單衣未辭
霜風侵
生平閱歷老陌塵知我心者兩三人荒田數畝
各荊蓁雹霰交擊無良辰江南江北餘青燐居
人遊子同酸辛嗚呼四悲兮悲何壯逍遥早竟
中條壙
有子七歲名縄武又有小女無人撫汝母久已

歸黃土汝但嬉戲我獨苦向我袖中索乾脯何
年長大豐毛羽嗚呼五悲兮聲莫哀王母在堂
懷抱開

表忠祠

荒祠留木主遺範肅江城今日纔能拜從前未
識名拂塵多鼠跡當戶有鴉聲草滿門前路公
卿總不行

秋閨怨

嫖姚征冀北六郡盡從軍一夜秋風至千家砧
杵鬧凝粧愁皓月薄露濕羅裙惟見邊城雁翩
翩入斷雲

和舒章燕臺懷古詩

昭王賓客坐如雲荒草今看樂毅墳此後白衣
辭壯士可憐赤日死將軍王河莫似昆明水石
鼓猶傳獵碣文巷有屠家能貰酒恐人擊筑不
堪聞

烏栖曲

烏鵲日暮爭欲栖一鳥畢逋獨能啼啼向城南
見枯樹欲飛不飛千回顧
黃鵠高翔摩蒼穹有人一彈樊籠中仰視白烏

遺民詩九

豈可得樹南樹北飛何極

風雨歌

江皐露濕漁歌苦兩岸荒雞聞擊皷何處征人數斷腸一聲新雁三更雨

王一翥 紫雲湖廣黄陂人

楚聲

湖北湖南盡戰塵楚王江上化青燐膠舟今古悲同歎更有何人問水濱

聞京師遺事

說到煤山不忍聞海棠枝上結愁雲可憐將相誰籌國閹豎公然典禁軍

朱用純 柏廬致一江南崑山人

答友

盡忠盡孝已操權莫信人言事在天若到臨時牽一念平生氣節總徒然

咸 默 大成江南山陽人

金陵雜感八首 選一

流寓金陵寺繁華非昔年蘆茄昏嶺月竹笛冷塘烟長樂宮安在朝元殿久遷鍾山王氣盡歌舞落誰邊

陳王榮 皇錫江南興化人

柳枝 與李平耆王景州歙州感而賦之

年年議築堤築堤需柳枝斧盡江南柳不及西風吹西風三尺浪崩堤千百丈一瀉没田廬鴻雁亦惆悵

李 清 再見

贈同邑徐孝子

遺民詩目錄

卷十

李業嗣 字杲堂浙江鄞縣人孝廉淡泊自適恒與塵事遊履常停太白山中七席此山者皆與之參究宗風為天童慶世金湯其亦許詢之亞歟選甬上耆舊詩著杲堂集若干卷

彭士望 字躬庵江西寧都人明哲自保與謝秋水甘健齋講究聖學與魏商權古文親禮妻謝館而夫節烈懇勸勉見其毅然不移即堂下拜為女師著有冬心詩見志

蔣世紀 字王行江都人

邢昉 字孟貞高淳人文學著石臼集平日為詩上溯顏謝旁及郊島而所尚尤在韋劉駸駸成家性孤介不慕榮利不問生產不屑借交游以博名[illegible]落穆穆多否少可一語不合輒拂衣去耻與庸俗俯仰

沈壽民 字耕岩寧國宣城人文學授徒多賢弟子為詩殷憂沉思無言而非悲慟

杜紹凱 字蒼略一字些山黃岡人隱江南

蒔洼 字曙來蘇州常熟人

胡從中 字天放淮安孝廉

何絜 字雍南丹徒人文學嘯傲江滸著書終老

朱之臣 字無易號菊水成都人萬曆中進士官江西右布政使中蜚言陷詔獄烈皇帝釋之累官至南京戶部左侍郎國變居金陵不見賓客年九十卒譚元春出其門故詩多入竟陵派著有梅龍集

周斯 字二庵溧陽人著悲歌集

崔干城 字兔林河南睢寧人官遊擊會禦流寇有戰功從歸隱青宇日食年八十餘猛氣猶在

張映室 字文宿儀真人孝廉官司李老益困手不釋卷

王醇 字先民江都人著雲爾集

張雅度 字介于號韓臣江都人文學大司馬伯鯨子

姜安節 字勉中一字益山山東萊陽人布衣給諫埰長子守墓敬亭弟實節守祠虎丘

吳鉏 原名祖錫一字稽田浙江嘉興人

董道權 字泰雄一字巽子浙江鄞縣人著金堂詩集

吳懋謙 字六益華亭人

潘綬 字來朱四川大足人

湯祖武 字允繩蘇州人著吹映閣稿

戴易 字南枝浙江山陰人官贊畫同知[illegible]書賦子陵釣臺七律詩三千首隱虎丘

邵潛 字潛夫通州人文學作文敏捷著述甚富

丘維屏 字邦士江西寧都人文學

徐芳 字仲光江西南城人進士著松明閣詩選

惲日初 字正叔常州武進人善畫世爭寶之

宋佚 字未有原名之盛孝廉隱廬山

汪弘溶 字澄一歙縣人

崔子忠 字青蚓一名丹字道母山東萊陽人野服黃冠有古隱君子遺風

李恒熇 字杏河北直人少襲右府都督同知隱居江南

陶葉 字若于廣東南海人布衣性誠篤自食其力具素位之士

王民 字式之原名度字王式江寧人官中書家素封座客常滿甲申後放情音樂往往寄興少年場黃金隨手散去年八十餘值行乘帛衣長裙曰我年將七十耳堅拒不受沒於朝天宮道院有詩集傳遺

失

矣

王璽 字子安號遯樗山陰人孝廉著 匪石堂集後以爲僧名大狼

王玉藻 字麟山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爲觀濤先生子 乙酉後閉戶著書子方岐方翼皆有詩名

朱璽 字若符宜興 籍鳳陽人

徐柯 字貫時號東海一老崑 山人文靖公汧次子

張蓋 字覆輿北直永平人 高士與申涵光友善

沈壽容 字無謀 故城人

洞庭句者 不知何許人 居洞庭山

汪渢 前見

盧生 字歙庵泰州人 布衣講學江都

李[illegible] 字[illegible]叔子 丹徒人

周茂蘭 字子佩蘇州人 忠介公順昌子

周蓼卹 字良萋號苦蟲湖廣江夏人少爲佳公子後流寓 金陵性倔强以氣凌人草衣芒屩歌詠於市居無 門戶僅闢一竇容己身出入室中以蒿鋪地 書籍縱橫著述甚富皆散積疎棄莫可收拾

沈壽民 再見

閔鼎 再見

徐象婁 字仲內號運岳陝西榆林人文學深 明易理與東郡子講學人多推重

孫臨 字克咸桐城人嘗游吳越與復社幾社諸名流雅 相引重深恨桑梓淪喪中原思以武功自見遂入 楚撫方中丞之幕授表臣馬往來襄漢間躬犯矢 石後與卒入閩與楊中丞文驄同死合葬於桐著 有肆雅集楚水吟我惶 集大略齋函牘行世

徐宗麟 字慈庵江都人庚辰進士官杭州游擊指揮十六 閩副將甲申後遂隱跡携酒於西湖之上

遺民詩卷第十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李鄴嗣 杲堂浙江鄞縣人 笑讀齋集

集世說詩

仰瞻四明山嵲巍以嵯峨下瞰甬江潮泙渫而揚波山川氣交發人物亦以羅所以甬上士磊砢而英多邈然望千載猶未隔山河斯人不可作當如蒼生何

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士所志千載确然自表異廉藺已死人懍懍有生氣諸君雖見在厭厭如下世委軀啖猯狢亦難得眠處喟彼九原人庶以慰翹企

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古人以為難出處事不小獨寢自箴誨高名庶常保

風景亦不殊正有山河異忽見此芒芒形神頓憔顇此語大傷懷吾重為出涕晉人初渡江營建甚草昧自有管夷吾同灑神州淚當軸適何人兩京痛相繼陸沈及江左藉卉併無地運自有廢興人終任其罪王謝舊知名風雅誰得似

將軍磊砢流振袖時獨起鬚如反猬皮顧眄亦可喜盤馬始兩轉一發應一矢嫌慊常自言大白即滿舉丈夫提千兵要在雪國恥志士痛朝危老驥驟千里若死戶牖間故自常奴耳

遺我故人札云是吳中廻知有相思字封而不即開翩然在異鄉鴻鵠之裴徊焉能聞欸然斂衿乍一來契闊良已久亦欲盡所懷要當得君意古道無終乖

君何所欣悅但常得無事痛飲熟讀騷便可稱名士適取坐上書冀以暢尋味開卷一尺許果不異人意故須酒澆之自引著勝地

士固有失意形神若不交設復非快飲何以寄消搖一手持酒桮一手持蟹螯便足了一生積然任所遭使我身後名千載徒遙遙

客著葛巾角即取漉酒滓漉畢酒在罇以頭就穿取誰云家釀薄故復自佳耳故人適款門相對作賓主稍通彼此懷應是我輩語不可不與飲隗然已醉矣

文章足名家自然合矩度發源在經史混混有雅致五色之龍章要在得裁製今人但揉雜不識自標置譬如明光錦裁為負版絝體法既不

存文采焉足慕
我生駿風骨宜置丘壑中相招得同趣採藥夌
高峰荒榛横今古人𨈖俱無蹤退還半嶺許雲
氣猶蒙籠哂然作長嘯樵伐始得逢世人但翹
首絶遥焉可從
世人俱慕官官本自臭腐世人俱愛財財本是
糞土奚爲日皇皇使人忘寒暑不惜圖所難擣
齏嘬鐵杵入坐無面顔厄陋希言語客或有笑
之怡然談名理顧公勿復談但恐不免耳
解維輒偃卧輕舟任波靡所過村落間吾乃不
覺耳舟人喜風生卧者亦笑起望見草堂門乃
覺三十里捨舟旋登堂灑埽布席几我昔此躬
耕歲月遂踰紀率爾去下舍良負故山水追諷
移居詩歎美不能已
龍崖迤相接其山坦而平流通小白泉其水澹
而清中有隱者盧其人廉且貞企脚北窻下涼
風颯復生都不道陶公已得千載情
我來誰家地墓然墳在埜云葬某將軍此乃英
雄也遺碑斷無文草間卧石馬惟遺一古松蒼
鱗不可把枝條拂青天羣狐亂其下我來俯仰
間忽已淚如灑哀彼陳死人流風沂獨寫
春田聽鳴鼁閒門聊挈杖如數部鼓吹朝夕不
停唱黄犢愛細草童子各遠放太陽初告夕歸
樵已相望遥聞横竹聲乃出牛背上
閑庭對好竹歗咏常不已一日無此君即誰可
共語體中雖小蘇若不堪羅綺里人適造坐相
求爲作敘近頗厭費文吾靳固不與客去命偃
扉移牀置隱几惟應此竹下當有清風耳
老來知遺懷不復經塵務終日守一卷人言我
憒憒豈知意所懽不覺有餘事遂使人忘疲寢
食亦可廢誰云我已老髮白齒盡墮汝看我眼
光尚能讀細字
東村諸田父相過輒傾扈我時造其門村人亦
如之春來風日好故有相忍時勸汝一桮酒倒
着白接䍦此中有眞味外人那得知
贈語谿曹黄門歌 記非楊侍御事也
銅人淚滴革人瞰武皇寢殿罘罳陷杜陵狼藉
虎文衣秋風劉郎看磨劍趙家宛湊一塔餅天
陰啼雜馬牛聲不道一丘蘭上土有人月黑抱
冬青此時鬼伯竟如此日逼諸君上蒿里只從

野外哭忠魂誰識道旁流義髓義髓疑爲千載
碧山鵑照眼泉鳴咽家家骨煖一壟泥幾叢亂
縈無寒食語谿黃門義丈夫肯將十匱覆黃墟
樹上只容棲怨鳥田間不敢走妖狐墓石官階
都不記小碑只篆嗚呼字碑前劍草發今春何
人下馬雙垂淚安得燒瓶十萬堆盡掩人間義
士骸萬盂麥粥千竿紙土花開徧髑髏臺神旗
颯颯飄如雨夜中聽喚諸公語深蒙范式挽靈
車多謝張融着高履

甬上寄懷鄧孝威二首

賀監祠堂下君來酬唱多野花紅照路春水綠
生波鼓角遺民聚江山名士過無言此會易千
載聽悲歌

避地非無事閑中撰述多桃花分世界鷗鳥主
煙波亂後文章在人間甲子過秖懷吾友健翹
首一高歌

散懷詩

山居萬事幸相便老僕家童盡可佃秋後豫編
新鹿柵年來催種舊畬田只充衣食餘從儉敢
藉詩書自謂賢最喜歲收眞有穀市中五石一
千錢

莫道當春春可憐初冬秋末亦能妍飄深紅柏
東溪路餐過黃橙小雪天坐處微涼鄰竹借朝
來新霽寺鐘傳始知逸少高懷妙不獨蘭亭風
日偏（右軍帖曰末秋初冬當快共為集）

舍中一逕養苔衣莫笑經年但掩扉性與鷦鷯
俱畏出才如家鴨不能飛只圖天使枯楊發所
望春生病草微日照檐東新曬罷衰顏應亦有
光輝

彭士望（躬菴江西寧都人）

冬心

人才天地心長養萬物命學術蠱壞之好惡失
其正舉世愛一同幻出千蹊徑標榜各是非傾
危互機穽遂令天失權假人發眞病盜賊九廟
墟將相三本鑿方隅九萬里雞犬不能靜到今
無悔斷耽耽勢彌盛天亦且奈何蓄怨不遑定
螳蜋怒當車精衞歎啣石物微志在茲之死不
能息我老自悲歎深為少年惜畢者亡憤悱高
者罕情實相彼古奇童比事連百十中分鸞鴟
羣終露虎羊質汝從先進久嘉言咸耳食敢遂

薄高曾自矜無匹敵先進匪易臻險難備經歷
眼中天下才得失心損益今尚老窮山久隱齊
困阨汝則坐安飽紙上供劈畫古人糟粕存衡
口恣彈射破釜鏊蜂蠆立刻見本色事情失機
宜軀命徒一擲和灰浣肺腸虛受師大易
齊姜語公子懷安實敗名手自殺蠶妾醉載驅
之行此婦霸王師返國胡不迎吾儕久閒居遯
尾牽柔情愛甿窮愁中繭縛絲縈縈加以傳會
工多學戕英靈我思古賢豪割絶身事輕幹直
蔭十畝朝華安足榮種種增華髮冉冉再周星
中夜每不寢流涕聞雞鳴

古今撫盜賊當問源與流漢制選守令意乃重
懷柔其時風尚醇解劍卽易牛建武十六年中
結連四州許盜自相擿不罪吏逗留但取獲賊
多報最居上優賊解從其魁受稟賦田疇自是
戶不閉牛馬放不收唐有高仁厚立破阡能謀
用一鬻麵人遂令全賊休六日五寨平未始加
虔劉元則董士選守地嚴干掫誅其囊槖奸賊
出爭自投賊平黜贓吏畀火除根蟊盜賊卽黎
民變化良有由苟且終撫局疽食正堪憂

人生無良友遂已無耳目面牆不得行亦復無
手足手足卽有友舉履貳相屬耳目卽有友視
聽一爲轂羲皇以上人已有風與牧草木忌臭
味鳥蟲親類族我友有至言盤古則孤獨拙哉
張陳交晚節何傾覆名士爭功名忌如入骨鏃
不殺心不安彼此各機軸禍發慎初幾燎原難
救撲倘憶監門時鬼母夜當哭

古人好著書不爲傳其名心胸含萬古理事待
人行左傳化工筆羅鏤裁衆形該括無遯遺萬
變從此生佶屈記考功不一言人情濡削鑄禹
鼎象物何其精窈冥何代書滅没誰所成或以

爲姬公或以爲丘明其人古聖賢書反藉其榮
仍襲後人久至今同一稱

玉簾泉

平波水最文胡然此直下風霆散烟霧懸空偏
飛灑小墜疑噴沫大鳴輒震瓦掩映蒼崖間蜿
蜒白龍下牙爪勢翻騰鱗甲光閃射中更臬遊
絲石隙數行瀉玉簾古所名杼軸何人者

六松歌爲曾止山賦

未登六松堂不知六松高有幾意中蒼翠深烟

霜卽予所植依稀似我植草堂前君植草堂後同茲草堂心前後亦何有君石田我茅屋手指青溪飲黃犢飯牛何必肥耕田何必熟可燒松子餐松葉松下哦詩自怡悅笑予饑眼望他山茯苓斗大何由食獨愛杜陵句四松如我長敢爲故林主黎庶猶未康主人胸臆能如此松與盤桓定私喜冬夏青青萬古情没草摧薪亦何恥

晚眺

微風吹水葉溪上晚來涼岸草延深綠園花出暗香卽身觀損益獨立念行藏蟬響何時歇山山又夕陽

同祝仲立瀟湖泛月

十載江湖秋夢多月明誰共話烟波憂來只與青山近老去其如白髮何芳草同舟公子思落花空谷美人歌紛紛木葉辭前渚獨有西風戀黍禾

江樓聞笛有懷易堂諸子

歸路饑驅去路兵無家落魄半鄉城一身長向秋風老百感多從夜氣生湖海樓頭猶舊客關山笛裏自新聲前津欲問梅川水不盡烟波寄別情

乙未夏五朔惶恐灘作

惶恐灘聲五月寒舟程出石報平安英雄此路老俱盡天地到今愁未寛白日下照水流疾蒼松高欝雲孤盤江村漸急求湘鼓野客初聞涕獨酸

題三峴彭中叔青壁堂

青壁靚面幾千尺細看雲烟生石根須教日脚冬回谷獨許泉聲夜到門客子過談雜醒醉主人宴坐隨朝昏芙蓉翠竹秋牕冷愁絕中原萬里村

雨漲

春雨連江漲百川蛟龍夜起未安眠平欺綠草全呑岸不讓青峰直到天傍險盡逢騎馬客乘流時有釣魚船吾生徙倚將何適空對芳洲獨樹前

蔣世紀 玉行江南江都人

隴頭水

嗚咽復嗚咽嗚咽腸斷絕日流生人淚夜流死

人血飲馬馬不肥澣衣衣不潔迢迢千古愁魂
夢驚離别

邢　昉 玉貞江南高淳人 石臼集

高座寺尋介立上人作

黄葉落未盡招提猶是秋日躭清寂境更上西
齋樓風榛薉遥阪寒景下荒丘惆悵故情歇難
爲永日留

同吉人元長聖儼過臞人山莊時予將
有武昌之役因以贈别

三載别君廬愛君門前樹颯爽延清風緑陰滿
庭戸脩脩數子賢越陌更踰阡相歡出雞黍因
與話耕田緬思漢陰老俱言息機好如何有行
役遠涉千里道惆悵動離顏悽其尊酒間秋風
盜浦浪江月武昌山武昌新戰地楊柳多憔悴
漢上轉含情樓端獨揮涕霜天穫稻功此際憶
衰翁倉廩如相慰予寧再轉蓬

九江城南樓晩眺 即晉征西將軍庾亮讌賞處

決漭九江口日入烟濤深登樓俯危檻近見廬
山岑昔人此讌賞嘉月陶幽襟長使千載下緬
想南樓心孤城何蕭條殺氣餘秋陰交衢無人
行荒榛遂如林撫事遠成往含悽方在今履運
適如此憂端苦沈沈

與見末别宿舟中作

欵欵田園留漠漠新秋夜夜露濕莎雞流連語
初罷解纜一揮手惆悵月明下岸迴林木重猶
似見君舍少壯各飢寒殘年操耙稏塗田歲不
登豈遂薄耕稼

過王雨若故廬

斯人逝已久至今傷懷抱春風到門前十載吹
芳草在世頗屯蹇立名苦不早没後聞屢空妻
子益枯槁鵂鶹鳴桑田雲山漫浩浩呑聲更回
腸愴此往來道

同弱翁爾止江加集徐旻若小園

春城扇和風習習芳菲路紆徐得三徑綣此幽
棲處新緑巳滿庭殘英猶在樹蕭條檐宇間時
時見北固尊醪方欲展中坐忽回顧慷慨訕言
辭世網苦多懼四月葭菼生江鄉水初豬拂衣
可同歸耕桑事朝暮茅齋依稼圃竹牖垂瓜瓠
生理儻不足更攜捕漁具

古興

漢道昔再盛投戈息羣姦嬌嬌梁夫子浩歌乃
出關舉目覽四海慷慨涕潺湲我方遭世亂安
能辭險艱常恐白日速不覩大運還永隨霜與
霰泯滅蓬蒿間

夜過田家

寒溪水初弦小艇細如葉水面光炯炯烟中人
語接舉家方夜作爲我埽柴扉上堂無燈燭月
色彌輝輝新秋登在場黄糧舂在臼咄嗟具藜
羹欵曲陳盃酒人生更何欲桑麻共雞豚我適
厭行役畢願休山樊

溪行憂經與亡友胡印度别處與哀賦
此

濺濺溪水側是子門前路涓流亂石間褰裳乃
可渡憶昔造子廬欵欵平生故尊酵亦時有日
晏未遑去相送屋東偏幽林每徐步欹岸注微
波殘陽在高樹情因老易悲欲别恒返顧兹來
溪草緑偶到臨分處予猶耿夙懽子已長不寤
流泣但徘徊空慚子桑扈

二月晦夜雨

春氣未覺佳曉雨夜不止薄寒中我肌愁生安
能理遥憶故山中徧開桃與李屋上鳴村鳩門
前長春水戚戚蘊憂端四時無窮已所嗟值芳
辰抱愁從兹始

琵琶亭下作

北風拍浪吹帆破百尺檣高浪中欹千里已到
九江城日落琵琶亭下過琵琶亭空水繞天嶙
峋四角含秋烟當時風景復何有楓葉蘆花猶
宛然此地連年兵革苦前月殺人如刈楚岸上
無人鬼哭多江邊白骨堆成土我來湓浦更逢
秋祗聽江聲咽復流孤城未有三家店旅客曾
無一葉舟艤舟夜宿潯陽郭東船西船非估舶
安有商婦撥琵琶能使天涯歎流落亭子蕭條
亦可憐琵琶聲絶戍鼙連誰知此夕江州淚非
復傷心爲四絃

黄子仙裳才情妙美走山澤以樵自名
丁亥春渡江來視其師陳澹仙先生
古誼過人殆有季布嚴仲子之風蓋
不徒隱于樵者也爲賦短歌

子顏白皙我顏皮六代繁華竟安在相逢訝子
正少年早入深山事樵採懷中抱璞將如何翻

然出戶尋斧柯家本蒼茫接湖渚愛登巖洞尋
烟蘿平生心許州刺史片言宛可同生死縲絏
誰明越石賢解驂不逢齊晏子子爲呼天天豈
聞尋門肯負信陵君明日報恩事已了却把斧
柯歸白雲

捉船行

江上泊船風淅淅繫岸排檣纜相結頭白老人
向我語一生駕舸離鄉土自從海內徧戈鋋歲
歲閩江始捉船前年兩男隨一舸縣官捉去黃
河邊去後曾無一寄書不知生死今何如伶傳

回鄉絕鄰伍却附他船爲把艄五月淮南卸商
貨渡江篙過王船過一王已過二王來捉得江
頭一月坐王船聞說到吳城捉船盡載遼東兵
老人知向廣中沒應是無人收白骨

早稼

秋陰滿一川刈穫在漁船及此爲農日空知惜
老年水村連白鳥溪屋覆青烟日暮聞舂急生
涯亦可憐

同翼仲鳳遊寺觀月

夜久雲俱斂寥寥松月微竹陰涼院磬蟲語寂

僧扉河漢忽然澹家人應望歸秋風明發後又
見葉初飛

聞戴敬夫谿越入閩

湖縣忽鄰羣兵車諒未聞揭竿眞草草暴骨竟
紛紛秋隔菭花岸心悲建業雲遙思干役意不
爲武夷君

大勝關看落日

片帆來别浦落日忽啣山水色浮遙岫秋風壞
故關浪低孤鶩過月出斷雲還戍鼓何勞急淒
清岸葦間

清明前一日宿蜈蚣渡遇雪

此夕離家宿淒迷烟浦間如拳飄白雪到眼失
青山節換新鑽火天寒舊旅顏更聞多寇盜祗
在落蓬灣

讀祖心師瀋陽寄書感賦

遼東臨浿水師去是何緣世已他生隔書猶過
海傳馬韓通大法箕乳憶前賢知有歸來日應
須十九年

酬崔某

垂楊夾溪路日暮枉驂騑細雨千旄濕閒門燕

子歸烹葵邀醉淺拔薤喻言微何意桃花發春
風再欵扉

懷于皇

憶在丹徒縣登樓楊柳春虛誇橫海甲驚見隔
江塵淚盡聞鼙夜生遺破國辰終當共飢渴飄
泊對沾巾

雨

荒廬十日雨野水接柴門幽蘚重重色枯蓬寸
寸根榻遷寒夜漏壁帶草書痕復此愁霖日銜
悽度曉昏

爾止自余邑寄詩次韻答之

君猶歸未得那復問予歸雖各有身事知同賦
命微舊山田不薄久客貌難肥鄉夢催帆發相
隨一鴈飛

江行始見蘆花

帆輕雨始殘風急鴈鳴湍不是蘆花白那知秋
水寒著烟同漠漠似雪待漫漫一望長風夾淒
迷勢更寬

江夜次介立上人韻

日下平川迥舟從疊浪過岸孤人語絕風細葦
聲多遠鴈天邊陣荒雞夏口波楚江蕭瑟後無
復大堤歌

同于息菴山行

日色遠林澹溪山未覺寒斷橋村路僻古樹鳥
巢安他縣兵聲急高原稻穫殘君言此鄉好數
過亦非難

溪上

溪上春猶在鶯啼只自嬌出遊真汩汩棲宿轉
蕭蕭夜雨沾桑土楊花上板橋平生感羈旅未
許似今朝

雨後山家始見桃花

山家雨初歇行過始知春草色未盈路桃花能
向人閒宜臨淺水暖欲傍通津莫訝風吹急晴
看陌上塵

又得涼字同于子重

已識舊山路偏因枉渚長潦田新浪白喬木遠
烟蒼蘿影交鄰舍牆陰起暮涼微風隨返棹屢
折過漁梁

蕪湖訪陳伯璣

自為千里客歸路日榛蕪井邑秕空在詩書壁

有無砌蛩秋乍冷蘿月夜方徂嘿坐彈琴罷心
知此調孤

春雨

鶯啼長共白雲幽應有楊花舞陌頭獨歎離家
春又盡自交寒食兩無休荒村麥隴平飛燕新
水漁磯亂泊舟却對東風一回首暝鴉棲樹思
悠悠

送陳簡菴之嘉興

朔雪梅開更幾春相逢駐馬鬢絲新征衣再濕
江南雨行子仍爲澤畔人孤驛酒醒聞過鴈芳

皐語細傍離津遙看草色青青處却對東風黯
別神

秋日寄吉人

黃雲滿目潦將收亂世耕田合白頭榆葉晚涼
消宿雨茅簷歲計足清秋木綿漸近鳴機舍絲
網新牽出港舟歲暮與君成久別不應身事獨
悠悠

過金度城南新居

卜宅郊原更掩扉浮雲世事逈相違穿林路仄
逢僧到盡日門開見鳥飛雙樹雨殘聞梵去高
岡月出荷鋤歸相過擬似南鄰老向夕辭君露
濕衣

逢韓茂貽因贈併追傷戴敬夫

莫道相逢久歎嗟尚憐流落在天涯故人長隔
黃壚面茗水空餘白雪花行路更無磨鏡具扣
門惟識賣漿家羌村暮雨歸何處青草茫茫去
轉賒

和祖心遊城南訪方正學先生祠

寂寂荒祠野霧昏蕭蕭殘碣倚松根金川門又
成亡國石子岡偏欲斷魂昔日麻衣慚叔父於

今青草失王孫廢興自古須臾事獨有先生戀
主恩

避兵還舍率題壁間

江村歸日暮桑柘半成墟惟有蒿蓬色青青滿
故廬

題鄰家桃花

始見夭桃蘂梁間語雙燕燕巢猶未定花落已
如霰

客思

客心如遊絲偶墮青苔上一受東風吹晴空即

飄颺

江南詞

向曉颺塵起青門舊路斜御溝流水盡日日過
牛車

却怪門前鴉不啼烏桕樹城中聞馬嘶未曉鴉
飛去

山家雜詠

童子朝眠起枝頭打乳鴉鴉飛還繞樹不肯去
西家

哭麻孟璇

憶到春牛寺裏時風前繫馬綠楊枝雙溪水盡
淚不盡流到重泉君始知

發蘄州

昨日垂鉤釣寒水白魚如銀偏掉尾烹魚酌酒
思故鄉望斷波間一雙鯉

秋杪經印度墓下作

去年門巷飄黃葉話向殘陽憶共君今日西風
寒景裏紛紛黃葉上君墳

漢口

蜀江船不到三巴湖南船不到長沙滿地干戈

關塞裏行人那不早還家

沈壽民 耕巖江南宣城人

贈吳次尾

巍峩望陪京惻惻涕淚新握手風蕭條邊馬聲
酸辛據鞍三山頭感慨大江津寓目覽舊迹蕭
條愁殺人荒郊千里別歸為山谷民夏日苦難
夕冬夜苦難晨水流長泯泯花落空紛紛遠懷
積秋浦相思在河濱鴈飛不可接鬱結何由陳

杜紹凱 蒼略岑山湖廣黃岡人

丙寅秋訪朱林修溪上作

酒渴詩人愛雨天迴光塔火鷲峰烟今朝記得
真相送桃葉溪頭不上船

君買青溪水一方幾株垂柳豈尋常再來只看
鍾山畫挂到三更月滿廊

蔣泩 曙來江南長洲人

重表唐伯虎遺墓

詩作生涯酒作年縱觀大地總荒阡人間遊戲
終嫌窄天上常容詩酒仙

胡從中 天倣江南山陽人

釣臺

落木荒臺白日昏讀君詞賦弔王孫古今多少垂綸客誰似南昌早閉門

何　絜　雍南江南丹徒人　滑滑閣詩集

雜興

嶧陽桐亭亭斲成綠綺琴金徽映朱絲鏗然琳瑯音天外鳳凰至水中蒼龍吟伯牙稱高操僅獲子期心高山猶巍巍流水自沉沉世人徒有耳往往絃上尋重華難再遘悵望湘江深

競渡歌

蜃氣吞斜日黑雲壓白波且莫吹蘆管聽我競

渡歌歌聲高響遏飛雲江河簫鼓逐紛紜輕揚楚些三山落急促吳謳十里聞吳謳楚些共迢迢蘭橈桂楫任逍遙千隊彩鸞翻日暗五色游龍挾浪驕吳綾花蓋艷越錦畫欄鮮逶迤開繡障錯落捲珠簾珠簾繡障裝金屋怪鳥奇花剪綺縠龍女手中一珠來馬卿座上雙蛾簇西陵少婦逐青驄南極老人騎白鹿宮監划船扮採蓮金甲將軍花箭箙可知水戲競繁華一時工巧空杼軸朱樓次第開畫舫蟬聯續柳岸繫花鷁艖渚懸牙纛列綺共炊金羅珍擬饌玉饌玉炊金粉黛嬌輕靴穿袖嬌如花明璫兩耳垂雙髻綠螺點映遠山斜窈窕燕姬簪艾虎清揚趙女撥琵琶琵琶撥動疊飛觴往來觴目盡琳瑯伊涼曲雜十番鼓引出翩翩游冶郎牙籌高促呼盧帽金爐細裊辟邪香石榴花泛菖蒲酒笑傲妖童醉欲狂盤游十日難回首羽書報進圖山口一夕傳呼徹管絃連宵號令嚴刁斗樂極倏生憂鉦聲逼上游海嶠風角勁江嶺馬蹄柔江嶺一望起黃氛萬艘樓船兩岸分城頭忽樹盧循幟江上徒坑趙括軍趙括軍坑舊京震石

頭城下五花陣合戰戈船棄甲逃朱方一炬成灰燼可憐昔日錦城空徒見今宵鬼火紅土室飄搖悲夜雨單衣蕭瑟恨秋風十萬魚鱗軍營集軍營鱗集軍需急何地不愁牧馬嘶何人不抱寒蟬泣鷹纂横吹草木驚流離亂竄弓刀鳴呂嘉銀印思邀賞馬援銅柱欲標名傷心多負田文息攘臂愁逢北府兵何來搶地呼天日不盡徵歌買笑情才看虎帳烽烟熄又聽龍舟鼓吹聲

少年行

臂繫金韝學射鵰翻身下馬朊紅綃酒酣高唱
涼州曲拋却銀箏弄翠翹

朱之臣 無易莉水四川成都人 梅龍集

司空樓

寒蟾夜艷秋光白金魚鎖斷無消息入門風碎
珊瑚聲幽修鬼語方花碧石城公子古錦袍曳
雪秦娘暖玉簫蘭膏小鬢雙蛺蝶越羅袂輕憐
嬌嬈啞月搖烟夜半舞燭光如蠹研丹戶迷人
不惜水衡錢鉤欄複道尋郎主江陵鯉魚泣幽
素陽春門下宮家署華表仙人夢正長化作濕

螢上樓去

莎羅坪飯

何處仙人掌前峰路不踰泉飛昨夜雨菊綻老
秋花破碎中條小微茫清渭斜胡麻和石髓飽
飯道人家

周 斯 二庵江南溧陽人 悲歌集

美人芭蕉

露濕芭蕉綠滿亭斜敧石笋半天青東風惹起
美人怨時作瀟湘夜雨聽

白溝河

遼宋分疆在白溝時人空怨石郎謀長河本是
無情物却爲中華嗚咽流

燕山三老 一居良鄉縣南五里一居商家林一居單家橋

圓冠方領漢衣裳地逼燕山倍感傷三老何如
商四皓不從太子似差強

崔子城 兎林河南寧陵人

送趙完璧游秦典

五十餘日邦之滸青山青眼隔江語白鴈飛飛
黃蘆乾莎雞叫月還振羽分付西風洗釣磯蒼
雷紫電驅秋雨歌鐘安得聒漁竿子歸來兮自

上處方外嵩山容易逢海澨伊誰逢唐舉

秋日文選樓再晤鄧孝威賦贈

卽少名山約安能問道歸久羈慚托鉢惟子念
無衣夜月中前夢秋風報合圍兵間護風雅此
日更誰依

西山同岑梵則王説作陳喬生梁藥亭

陳元孝集高望公客齋賦

青山野水各棲遲亂世相逢喜復悲地似新亭
留草色心隨落月向天涯尊前兩氣侵高堞原
上秋風弔古祠白首壯懷消已盡誰家明月夜

吹篪

張映室 文宿丹崖江南儀真人 初蘭集

和談長益扇頭詩句

客懷難具述尊酒且同傾慰我還家夢憐君破浪行身閒容入道意熱尚談兵終歲空林下憑人說宦成

秋日王咸吉過訪隨邀至吴錫初水亭看海棠次日投以詩用韻和之

鱸肥尊滑及秋時張翰歸來較已遲水檻一尊三客共窮途千緒兩心知評花徒羡昌州種待月頻傾金屈巵後會未期勞折簡東籬菊放再題詩

王醇 先民江南江都人 雲穎

夜集陳師仲園亭

躍靈促飛轡逝水無旋期因之偃朋友樂晏夜忘疲紅粉環廣座玉醴無停卮七盤妍妙舞鷗絃清且悲華軒俯金塘颯颯涼風吹嘉魚躍圓波素月流清暉驪悰在茲夕不醉徒爾爲咄嗟身後名達者焉用之

玄暢閣送袁崇父

忽惹繁憂入搖搖向夜初知勞別後夢恐斷客中書蟲語依人冷燈光映水虛投交自童稚莫爲世情疎

張雅度 介壽韓臣江南江都人

旅夜

作客禁寒夜無端起百憂布衾霜氣入頹棟月華生朔雪千烽戍黃雲萬堞城星星思往事愁恨獨分明

道上霜

飄風停向曙凝露落霏微輕白先霑草深寒竟染衣蒹葭塵外宅雨雪意中幾獨鶴鳴何切江船載不歸

東蔣子久

秋天無一事獨坐對晴暉萬木皆黃葉孤亭飲翠微衰顏思學道不語近忘機惆悵風塵際閒身未有歸

咏秋海棠同伯紫

零亂階前卉秋風到爾曹澹能依石隱開不傍天高蟋蟀思齑什江蘺重楚騷後時吾念汝獨負此生勞

杜于皇劉雲舫步杜少陵何將軍十八首

因屬和 選三

落落古堂靜柴門傍水開池清低白鳥樹密隱
青梅石勢排檐入松聲倒澗來鐫題遲歲月風
雨送莓苔

雨過流新綠無枝不吐香蕉漿欺酒瀝竹氣到
衣涼坌迴風雲變峰迴日月藏小亭高木杪環
堵自蒼蒼

山川應愛客造物尚誰何但覺尋幽少翻嫌涉
世多青林容我老白水聽人歌不自迷津路無
妨旦夕過

宿昔

頗牧非嘗見登壇浪得名迂疎誇緩帶敢決負
橫行報主何長策酬知問秉衡獨饒勤遠略先
識受降城

姜安節 紹中山東萊陽人

越州秋興八首 選二

八月秋濤漲海門江間風雨送黃昏平沙鴈落
邊烽影古堞鴉啼戰血痕南渡君臣餘第宅北
來戎馬半乾坤天涯力盡登臺望一賦難招楚

客魂

城郭荊榛滿夕暉新亭舉目事全非露臺淚滴
金人掌寢殿塵驚玉篋衣宿莽芳洲花更落陰
江寒雨鴈孤飛何年採藥師劉阮長向天台去
不歸

吳 鉏 原名祖錫稽田浙江嘉興人

重修信陵君墓

六國安危只繫君握符兩度抑秦軍函關此日
幾亡雉芒碭從茲漸起雲未見特牛陳大俎甦
將醇酒酹高墳可憐異代留毛薛徙倚夷門到
夕曛

董道權 秦雉巽子浙江鄞縣人 缶堂詩集

雪中答李杲堂

鄮陵孝廉重然諾約我今秋醉桑落先人有友
官并州我欲從之客鴈丘高堂有母缺甘旨負
米何辭數千里杲堂李子憂我閉門饑欲死告
以遠行爲色喜酌我黃金罍贈我青銅錢低徊
不忍別此別須經年袖君之錢醉君酒城東城
北頻回首歸來兒女候柴門笑指餅中不盈斗
牽衣問我欲何之今年豊熟仍苦饑爺未出門

共爺語爺既出門啼向誰示兒袖中錢故人佐
行李移與易米薪且以救妻子量米數薪堪作
數日食買舟無資行不得他日仍登李子堂李
子爲我作歌聲蒼涼曳履依然守蓬蓽得酒且
與傾壺觴昨夜雪花如掌大草閣嚴寒只僵卧
午餘日色照西牕起把君詩讀幾過牕前氷雪
消有時惟有故人顏色長相思

王磬友同宿客舍志感

廣陵城中夜擊柝廣陵城頭啼烏鵲爾我相逢
語正繁僮僕無情睡先着微風忽起搖燈先輕

寒稍覺侵衣裳鼓聲坎坎下三四解衣滅燭眠
匡牀與君展轉各無寐細數年來不得志爲惜
天涯此日身轉憶先人舊時事君家曾祖大司
空清名文譽開江東神光兩朝焚諫草燕齊百
郡銘河功聞訃朝廷倍惆悵特命春官予祭葬
巵酒分出天府漿墓道築就東園匠此時萬國
來車書至尊别殿夢華胥潼關烽火起倉卒延
秋龍種爭欷歔若翁司空冢孫子自拜國恩心
國恥策馬請監丞相軍守城遂同丞相死此時
君作懷中兒何處尋來馬革屍今踰二十善詞

賦蓼莪開卷徒傷悲吾翁若翁交最好吾翁賢
書年獨早七篇屢下南宮第一裒盡敝長安道
負囊簪筆越王臺角弓鐵騎吴山來白眼世上
共誰語散髮江頭秖自哀閉門著易忘暮年把
酒讀史呼蒼天嗟我三十尚失意山高著述何
時傳若翁遊魂歸未得吾翁買土葬無力相逢
此地喜欲狂相看今夜愁如墨披衣起坐聞荒
雞欃槍在天明月低

吴懋謙 六益江南華亭人

燕京秋懷

仗內傳呼驍勇士詔書親自儼龍堆卽看羽衛
淩晨出遥見旌旗大駕來十道貔貅御馬苑三
秋金鼓晾鷹臺君王樂事眞無限烟鎖彤墀晝
不開

紇子朔氣馬毛僵野燒千堆照大荒青塚黃雲
驅斷鴈白登黑月射羣羊烟花臺殿非吾土南
北山川是異鄉萬里天涯眞夢寐征笳急管意
茫茫

春閨

人去經年萬里愁梨花空自發西樓朱簾春暖

穿針線繡到鴛鴦淚暗流
玉釵寂寞暗生塵細草微香壓錦茵燕子尚銜
花片舞憐君何事不知春
題王歙州天女圖
曉雨絲絲濕紫薇凌空忽下六銖衣王郎不落
人間夢遙見雲軿白鳳飛
潘　紱 來朱四川大足人
老女吟
少小羞聞戶外言不知媒妁幾寒暄無端忽聽
鄰家語笑整荊釵獨閉門
湯祖武 允緝江南蘇州人吹央閣稿
夏日移榻
不遠此樓下宛如空谷中何曾分戶外亦未隔
牆東布席緣防濕褰帷幸有風博山與沉水消
受果無窮
臘月十五夜看月兼送弘載弟往盱眙
閒心休對月久望亦生愁卒歲無多日離人不
可留三更客獨醒十載憶同遊任是深山客時
危易白頭
暮春送小兒沐讀書長干

百里春潮共幾灣此行正及送春還重陰遍綠
家家樹積雨猶寒面面山亂劚雲根披草逕遠
依木末掩松關良辰清課能無負椀茗餅花未
可刪
戴　易 南枝浙江山陰人
釣臺 選三
驛路秋風曉角鳴荒祠七里對灘聲誰家江潤
復垂釣何處山深早課耕赤伏舊傳天上至白
雲閒向隴頭生當時賴有從龍彥却使幽人享
太平
灘響潺潺七里流雙峰高並白雲浮人生東漢
身堪隱客到西臺淚未休戰伐幾同淮水日流
離已甚汴京秋霜風落盡衰林葉日暮長歌臥
小舟
潮聲直達嚴灘夜山色橫連漢苑秋千載故人
終作客一時諸將盡封侯鄗南九世傳佳氣江
畔雙臺控上游把釣耕田真樂事太平時節我
何求
客廣陵有感柬王勿齋
江山何日到今宵漢晉隋唐又宋朝安得二分

明月在白頭孤客聽吹簫
風塵自愛滄浪館誰望中原拱極臺木塔幾經興廢後知君愁見野梅開

邵　潛 潛夫江南通州人

寄陳仲醇徵君

日落江樹昏碧雲起天末曠瞻幽人居山川杳難越容輝一以遠十載徒延結離夢或見之躑躅中腸熱安得披芳襟慰此長飢渴

仙姑洞

仙女乘雲去不還桃花流水洞門閒朝懸明鏡澄江上畫出雙蛾是遠山

丘維屏 邦士江西寧都人

贈南豐張曲江明府

張公大是好男兒見聞裂紀千條紙秦邊燕市四十年南豐一載徒戲耳手拋雙文篆與人吳鉤獨看思紛紛相逢但是五陵子且與遊獵江南春君不見南人水嬉張連弩潮生月白起擊鼓何須定住南山邊射得大魚如射虎

徐　芳 仲光江西南城人 松明閣詩選

過虎巖

猛虎高卧處遥泉挂其端簌簌如飄珠天風吹之寒素茅踐我足玄雲覆我冠三過不肯入始知山隱難

夏日芙蓉峰登眺

芙蓉不待秋照此蒼天好幽人無限情登之夕陽道超遥見遠空微茫出洲島下界遞冥墨上方一虛顥跋足步流霞澄心對清昊花為獨放遲鳥為孤飛早最憐巖下百尺松不及峰頭一寸草

城門高 城門灘名在延津上流五十里

城門高城門側城門之高高入雲城門之側側如壁約束數十餘道之飛河至此欲去去不得河伯怒不平拔劍起相爭驅禹不勝東西走劈取中流一線行天吳坐城北長鮫鎖城南蝦蛸百輩走耽耽直取龍津為窟宅千莫夙駕蚪螭驂至今寂寞扁舟夜時聞鏦錚鐵馬酣燕千巖雄雞石到此箝口但嘖嘖占盡閩南萬里山只許蒼天分幾尺不信人間有滄溟栝勺湘湖河漢窄城門高城門側與子期乎日之夕收拾風波莫亂生坐中更有屠龍客

踏月行

昔年此地月明中短笛輕箏處處逢把臂踏歌歡不足凭高一笑生長風此地今年此夜月照人憔悴鬢如雪空階獨影最消魂淚灑溪梅幾樹血血染溪梅花滴亂花開能有幾人玩忽然野火噴空來此是愁腸寸寸斷斷絶愁腸只自憐寒宵過半未成眠川陵大地更都盡孤月何緣獨在天天意冥冥難可必載途豺虎恣充斥不然此日醉上宮傾耳無聞萬家泣誰向江頭唱黍離一歌一哭少人知隔岸啼鳥如解語遶

盡長林不肯棲此時壯士皆髮指俠氣千秋変易水躑躅馮夷倚怒流羣龍噴薄雪風起雷起風飛斜月度暗霜遍結沾衣露撩人山影伴人行回首寒江生白霧

立春日賦示武陵諸友

斗室迷星曆從人強作春懐沙心可屈蹈海客難秦湛露沾花曉長天照眼新甲身非彭澤何許答芳鄰

新晴

晦冥剛月許幽鬱巳難論不覩雨暘意焉知天地恩巖光肥石耳峰色瘦雲根樵牧爭兹日紛紛烟外村

晝寢

幼女三齡而慧夏晝倚卧樓頭捉戶伊啞不輟呵之輒曰儂開戶爲晝閉戶爲夜未巳又開目爲晝閉目爲夜予聞色喜而有此詩

閉目聊成夜開眸遂入晨晦明彈指事老壯隙駒身月解流連照花知再四春最憐流浪處千古夢相因

喜渡河洛再過伊闕

次第鄉程減龍門入望眞遊絲天際路歇馬渡頭人繡佛雙崖古流花一洞新頗矜伊洛道從此稍知津

渡孟津

征車不可歇夷險且相任天意限南北人行自古今躍魚雖有力飲馬豈無心惆悵刳舟者功高亦禍深

五日竺峰登眺有感寄家升伯

雨中十里如千里亂後頻年異昔年更是他鄉

憶離别能無佳節重流連平分小暝歸遥夜碎點浮峰出遠天小弟無知兼幼妹輸他蒲黍各紛然

五日遣興

長日沉沉曳薜蘿松門垂首憶蹉跎年過五日虛將半歲上三旬去已多儉腹井能餘舊李量身衣欲製新荷丁東羯鼓村頭鬨知是羣兒學楚歌

古樓峰晚眺

山清在薄暮幽户無來往將身與松風吹到明月上

冬日宿淨土巖

朝來石室開暮來石室閉中有石心人自寒不由歲

惲日初 正叔江南武進人

野晚

平野蒼茫倚醉行無邊霽色共雲生疎林夜徑寒谿影隔岸秋亭落葉聲霜露單衣知欲下杖藜新月澹相迎山前歸路聞人語驅犢深烟未罷耕

燕京雜感

桑乾河北倚高樓金錯刀寒攬敝裘秦塞淒涼聽觱篥漢宮哀怨入箜篌月明組甲三千里風動琱弓十六州莫是帝城文物在師臣談笑待封侯

宋佚 未有原名之廬隱廬山

送茅與唐入宜興山製秋芥

孤客崗山去山中秋樹蒼雲深露袖冷烟暖焙茶香處處供雞黍村村熟稻粱此行余有待未及共相將

答友

世風輕薄甚所重有黃金古道誰相許與君結此心書傳邊塞少情共棧雲深萬里孤踪客懷人費苦吟

山中夕照

林巒有餘色夕陽猶在山浮雲休亂起還讓照人間

汪弘滏 澄一江南歙縣人

寄謝同門曹巽宸

春華秋弗榮情恥與時馳淵藻陸弗登厥性匪

攸宜萬物具靈根成瘁視等夷寧曰大化忌戕賊身先之緬惟東髮初南北鮮儔騎賊軀不自好進干若素期豈信質分薄裁成寡良師彼蒼無終棄鴻纖各有知旣膺參苓賞復附桃李枝犖犖十年餘力命存於絲感君重意氣慇懃遠致辭軒車誠夙慕娩乏富貴姿嘯歌念巳癖薇藿食如飴春還沛澤及將從事東畦長揖謝使君恐遺草木嗤

莊居懷濬社諸友

苧衣蒲帽了餘生半畝瓜畦傲邵平篆石苔從新鷺破冪陰樹縱老鶯鳴閒過鄰叟無苛禮偶涉江干盡論兵遙憶郊遊應落落經年緘不達蕪城

初夏擬移家五汉

青山典盡意何如遠寄江涯學荷鋤餉午盤傳新茁韭銷時筍檢舊刪書雲聯斷靄天光靜水溢危橋客屐疎笑傍繁陰謀小築秋風共挽鹿門車

崔子忠 青州一名丹字道母山東萊陽人

送僧歸滇南

兵戈前路息萬里憶慈雲冬嶺春花艷秋江暑氣熏到時書少雁去日夢隨君最是悲涼處遐荒收夕曛

李恒熇 香河北直人

渡錢塘江

一棹吴兼越秋風江上生江潮多少恨常作不平鳴

陶　葉 苦子廣東南海人

聞孔樵嵐營北海書院東之

北海遠墓側聞君闢講堂先賢但有跡未可使淪亡況君爲其後安得不遑遑尊滿直細事所期聖學昌從來創始難此舉非尋常倘遂肯搆志負笈從維揚

王　民 式之江南江寧人

虎丘守歲雜意

春汲家家靜羈人慨百端立身孤隼共歸棹埜萍繁敝舌誰能視殘碁不用完升沉付流水無恙獨漁竿

王　璽 匪石堂 遯初浙江山陰人

次柴桑乞食和杜干皇

嗟余爲乞士乞固任所之斗米且千錢豈曰乞
無辭行行涉吳會江山趣我來所至有古處頗
不廢茗杯勝攬日不足暇則拈陶詩風格倘難
嗣亦各言其才與至每獨領安用世好貽
古人抱高趣一往率意之輩士誠不屑任達無
餘辭陶公棄彭澤夫豈甘嗟來要以天懷適取
足充吾杯杯至情自親興發便哦詩安知百世
後而有杜子才悲歌續天問抗懷金石貽
一飯矢冥報母乃巳甚之壺餐與羊羹施各異
情辭與亡隅齊輙豈不以食來白眼古今際沉

沉醉鄉杯柴桑淵穆者憤發乞食詩虞翻痛知
巳青蠅乞弔才慨慨寫所寄詫歎叟聲貽

再和

阮公哭途窮乞郡終去之處仲擊唾壺伏櫪有
悽辭誰爲拄如意山色雞籠來安得座上客恒
滿無空杯數公磊塊士肯吟北門詩時運一以
乖落落埋英才支離吾自慰終焉薜荔貽
緯蕭彼何人明珠能棄之咄咄童子鴻人熱恥
其辭丈夫有七尺肯爲饑驅來少陵潸悲辛冷
炙與殘杯供奉樂千春醉飽託長詩天地何不

仁困玭萬古才去去南山陸寧無紫芝貽
日日登高臺臺高四望之北眺大海潮灝瀚發
雄辭西瞻鍾山雲茗茗紫氣來明月挂東嶺照
我樓上杯杯盡忽長歎且吟皇甫詩當年王孝
伯豈非一世才（皇甫冉有萬歲樓詩樓刱于晉王孝伯恭）何如濠上叟憮
然秋水貽

王玉藻（嘉山江南江都人）

讀史有感

莽莽荒塗未肯休攤書遙集古今愁朔方舊費
平羌策南海虛誇下瀨舟厮養卒多橫印綬賁

珠兒亦列通侯古來君相多黃土惟有青山未
白頭

感舊

空齋寂歷學安禪每值窮冬更颯然獨犬守門
眠落葉羣雞號樹上墟烟無求何用虞來日有
悔常因憶昔年爲念菀枯何獨異隅鄰簫鼓正
喧闐

朱璽（若符江南鳳陽籍宜興人）

村居（同吳長人賦）

庭垣欹傾葺荆榛日日溪雲冷作鄰三徑蓬蒿

嗟類蔣桃源雞犬不知秦家餘經史生涯薄人
習農桑里俗淳寂寞杜門無箇事碧牕高臥夢
先民
亂石蹲流咽浪花午橋風送柳陰斜頭髡久與
峩冠遠囊澁應無濁酒賒策杖隴頭羣豕犢班
荆林下話桑麻東陵自古饒名隱譜入烟霞第
一家

徐　柯 貫時東海一老江南崑山人

白紵詞三首

揚朱脣激玉齒鸞迴鳳舉爲君起哀絲悲管聲

相倚體如輕風拂淥水月落雕梁燭影微霜露
繡幙鑪烟霏永夜迢迢客忘歸吳歌白紵世所
稀

吳刀剪縠散雲霞明璫翠帶紛交加美人服之
艷春華停軀斂袂思無涯思無涯動若神揚蛾
送笑誰目成白玉牀前橫自陳

玉壺碟椀赤璚卮紅妝翠袖素手持千觴萬酌
君莫辭聽吾前歌白紵詞盛年一去如流電佳
期遲暮歲將晏及時秉燭夜申旦莫令不樂心
煩亂

東飛伯勞歌爲任較書兼東沈推官劉
進士

映水山雞照鏡鸞玉清夢綠追新歡誰家妖姬
倚錦瑟調弦撥柱歌昔昔玉壺碟椀赤瓊卮珠
縣金環紫綺衣年時三六遅華艷粉光衫色隨
時變紅臉當春不自持可憐絶世更誰知

張　蓋 履輿永平人

贈申涵光

草澤賢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卽公車我甘漁父
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

沈壽客 無錫故城人

金陵詩

淮南作客逢春雨破帽疲驢幾日程六合城邊
呼舴艋綠陰相送到南京

洞庭句者 居洞庭山

絶句

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羣口呑三峽水脚踏萬
方雲

有形皆是假無象孰爲眞晤到無生地梅花滿
四鄰

汪　渢　再見

遺詩

氷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

盧　生　號菴江南泰州人

南屏

繞湖山叠叠樹密是南屏近見千重翠遙浮一點青踈鐘常拂水高塔不鳴鈴最愛斜陽下扁舟沙岸停

朱　祜　叔子江南丹徒人

贈張諳石雪巢

不見張衡三十載相逢邗水顏俱改自額茆茨曰雪巢贈詩行卷若牛腰堂上老親年已耄掌中稚子齡方妙從來志士無石儲乞米有詩兼有圖維揚販負多大賈先生閉門羞噲伍羹藜不羨五侯鯖擁書自比南面城好我一樽同刻燭荆卿且和漸離筑悠悠世事總浮雲別君何處窮途哭

周茂蘭　子佩蘇州人係忠介公諱順昌長子

追和采芝歌

薄言采芝于彼澗東苟免折軀委心持窮
薄言采芝深入于嵩聊以實腹可傲三公
燁燁紫芝草中之靈黃皇不作深谷潛形
燁燁紫芝植物之瑞哀哀濁世如何獻媚
山有芝亦可採也荆棘載途何可掃也不可掃也吾何歸也

黃孝子端木尋兩親于滇中迎歸故里

端木稱純孝忘身歷百蠻尋親涉滇海棄子別吳山暮宿干戈裏朝遊烽火間故鄉非作夢驚喜淚潸潸

孝思神鬼格萬里不愁長渡火蛟龍隱登山虎豹藏未來白鹽井先到碧雞坊十載言離別明朝又束裝

王五癡積制錢爲佛像五軀送供虎丘禪院

姑蘇城中王五癡心藏妙義人不知大明錢法將改革千貫萬貫徐收之或謂王子實謀利計筭必及銖與錙豈其歆髒存胸次恭成法相係所思法相滿月眞微妙光瑩潔淨如琉璃非一非三列爲五海湧峰頭儼在茲天女天花散若

兩鶴澗永作青蓮池

周蓼卹 貞菴苦縣湖廣江夏人

喜寇白門較書南還

萬苦千辛出帝畿河氷燕雪少人知臨風一道烏蠻髻直似三更魏博時 京師被較書馬上馳還

沈壽民 再見

江上行

岷峨之水流吳越倒海淵淪不可測若無竅木刳作舟咫尺江天限南北南北分爭幾歎嗟玩弄神物非一家龍馳虎驟眞人出手挽經綸分亂麻聖子神孫如鱗次功臣良相開甲第縣來稼穡足艱難到處絃歌稱富麗我生不及全盛時擾擾攙搶天步危屠城掠邑義士死日月無光天地悲此行不爲飢所驅亦不爲寒所逐天涯鴻雁久離群把臂滄波盡一哭一哭還一哭淚枯血盡眼光綠河山偌大不開顔曾無寸土容吾足商之彭咸楚屈原已經歷葬江魚腹後來作者皆吾儕高名今節行相續竊聞玄冥馬銜神靈炳奕聰明正直而好賢衣人鮫綃食人龍肝或論道而經邦或講武而籌邊既虛已而前席亦長跪而承顔吾將引二大夫爲同調與諸子而周旋徘徊若木翺翔虞淵玄武後扈朱鳥前騫既清晏以自娛樂松喬之長年嗚呼舌弊履穿徒自勤偪側人世難久淹

閔鼎 渭璜江南歙縣人

茸廬

茸我敝廬託我微軀神遊八極日月在壺敝廬茸之微軀託之六合内外誰則分之

南都

南都南都瞻望何所鍾陽王氣伐薪刈楚自傷其元訴帝難語人謀弗臧離離彼黍南都南都維鼎一足風火背馳空實其腹雖爲破釜爇尚可熟翛然不顧永終天禄

山中

掬我流泉坐我白石山中之人駒難過隙鳥鳴不識花開不知山中之人何慮何思谿深雪積石斷泉流山中之人神與天遊

自警

洪鈞陶物人秉厥靈浩氣鼓動維養有成嗟予小子德性未明優游歲月實忝所生

先民遺矩示我天則一念弗誠云胡崇德秉質
爲人須臻聖域循序致精曰予勉力
凡我生民厥志弗立終焉無成老矣何及念兹
在兹義不容辭既曰體仁擴充自識

感興

世態已屢變風霜實飽嘗我以瘦骨支百鍊始
見剛人受飢寒逼顏色無晶光皆由志不立早
夜空皇皇華堂被錦繡百結無完裳誰知百年
後貴賤兩相忘因瞻草與木朽腐志士傷
經濟夙所尚無心事隱淪孔道畏枳棘僻處行
負薪山中虎豹嘷䮊猶不食人食人傷命少稗
政棄萬民君子愼出處志不在一身
舉世尚博學喜將僻事尋立言寡義蘊難字切
其音辭以達爲要詰曲非所欽聖道大路然小
儒故鉤深盤庚與周誥洞見前代心新莽篡其
文遺笑直至今
古人多躬耕貴自食其力出作入息間不徒在
黍稷胸次但囂囂中實不可測帶索走深山行
歌當路側意果欲何爲思之三歎息
世道有治亂吾人一以貞不能合中庸寧爲我

硜硜模稜雖弗缺秉正亦無傾丈夫立志堅末
路求崢嶸子雲一投閣當世失芳名至今傳太
玄何人諒其情

雨中忽動念尋還如上人

雨苦深閉戶戶閉非徒然白雲壓天低一月天
無權遠遊空有志牖下苦一編念我物外交意
反不在禪相逢便相笑花散在風前

晤還如上人歸來有作

二月全苦雨春光白雲裏鳥聲與不開山色青
相倚寤寐勞我心朝朝嘗晏起出門訪高僧心
忽淨如洗問我未生前余亦妄唯唯豁然靜見
聞舊日非所恃翻悔錯用功出没在故紙于今
任餐眠晝夜川上水

白桃花 花開五葉與紅桃同非碧桃也

質不受天染染即没其質所以止淡粧空諸一
切色皎然負氷姿生艷殊掩抑性與孤清違同
向繁華出感激謝春風丰標使玉立傲然以色
隱漁郎固不識

徐象晏 仲内陝西榆林人

秋興

江上何年別故人臨流相憶淚沾巾滄桑漫問
當時事湖海難容此日身明月空林驚木葉秋
風短棹覓花津自憐野性耽泉壑豈有桃源可
避秦

落日西風鴻雁叫只將慷慨慰心勞簷牙亂葉
驚雙鳥海氣諸峰動六鰲逋客清秋採薇藿將
軍永夜醉蒲萄月明吹角知何處綠鬢公然長
二毛

孫　臨　克咸江南桐城人

江南曲

春日長春水深田田荷葉南湖陰沙棠舟窈窕
女蜚襪垂髾雜白褚手持芙蕖將離曲蕩漾青
波照紫縠纖纖素手束金彄綠水傾落玉搔頭
東風四角吹龍子札札橈聲送急流艇子兩槳
長橋渡行行直上大堤路廣岸聲悲盧女弦女
兒聞之泪如注蕩舟十里新荷香繁華遊客歌
前塘玲瓏雜佩秦川女千金買笑少年郎使人
借問誰家子終朝溪畔採蘭芷徘徊欲贈明月
珠湖邊顧見雙鴛起三月正芳菲桃李援容暉
佳女歎空室倉庚鳴繡闥吳布雖廣濶相贈作

征衣郗家私愛情何恨春色年年望君歸

論兵

勇能破敵不用馬計在埋伏深山下殺賊不習
矢與弓妄言九龍之火攻嗚呼連年對壘楚豫
秦不知設伏殺幾人露章報斬賊首數百顆且
問多少死于火黃鬚猿臂老轅門只是張口不
能言君不聞王平識不過十字可以倉卒治兵
事馬服之子多讀書長平一戰爲丘墟

靈隱寺

古寺微霜欵木奴蘿封石塔老山隅乘風招鶴
湖邊放帶月馴猿洞口呼鳥定樹間驚佛磬泉
從竹裏下僧厨客兒亭畔深深草野衲懷人夢
有無

徐宗麟　慧菴江南江都人

辭徵

天縱深林老櫟樗驚看雲壑駐安車餐松只合
潛鶯谷扈芷何緣來鶴書好爵豈移泉石性幽
情偏適薜蘿居餘生得遂巢由志小艇烟蓑獨
釣魚

吟社

世外交情逸若雲隱淪居止出塵氛依林樵舍
藏春靄隅浦漁家映夕曛酒約已從花下訂詩
題還向席前分唱酬盡是孤高侶除却松風總
不聞

還山

西湖夜月聽啼猿忽覩頭毛憶舊村亂後盡將
桑柘廢歸來猶幸菊松存降心吟咏詩千首撥
悶沈酣酒一罇自分紅塵今隔斷更無俗夢繞
清魂

遺民詩目錄

卷十一

胡虞逸 字渚書 上元人

戴易 再見

張蓋 再見

孟鼐 再見

徐增 再見

潘彥登 字誕先一字去然歙縣人 著三省齋文集三十卷

程自玉 字公如號申持子歙縣臨河人少為名諸生遭世變隱于醫四十餘年未嘗跡郡門讀書樂道為文古奧紬不以文自鳴著馳頸書以見志又有手貴𢿙辭腐丈夫傳邑人黃琯為序而傳之

吳道配 字浩然休寧人 隱居廣山

蕭廷珊 字闢百江都人文學揚州郡城五方雜處土著惟十八姓蕭氏其冠也

遺民詩卷第十一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許承欽 欽哉漱雪湖廣漢陽人

夏仲自正覺寺遊佛峪遂登龍洞山絕頂六首

靈區引逸興前期召烟侶申旦鶩輕騎勝游輕繁暑雨餘亂峰青良風振禾黍連岡散山農越陌來溪女揮鋤土膏發攜筐風袂舉遠樹渠蜩螗隔林聞機杼知有上皇人松扉渺何許感此懷臥巃燈火夜深語

行行越前隴驛驛度川梁鵲華紆左顧徑轉晴嵐蒼雲深鳥語寂巖迴藤絲長榛烟翳復吐荊花艷且香亂石嚙馬蹄迴磴紛鹿場高槐蔭甘井始識龍洞莊童稚迭窺笑雞犬亦徬徨前山橫斷靄古洞指朝陽

穿榛盤地軸磵戶愈蒙密鄰鄰九曲溝黝黝玄龜石栢嶺接連峰佛峪覆禪宅東厓說法臺雲光此布席右撫清涼頂左跨象山脊當年振靈音峰首皆前擲尚留楞伽疏微言照今昔至今般若泉倒射龍灣碧

亭午陟禹登（龍洞亦名禹登山）磴道入虛空奧區元精合
萬古青濛濛中竅闕靈景春至孤雲通鐵壁散
蒸烟繚繞圍鮫宮龍神氣鬱勃勢欲呼雷風步
屧踐莓苔返景參差紅翠屏既羃靄三秀何玲
瓏迴望懸珠泉泠泠縹緲中
羣躋幽壑巔捫蘿遵仄徑洞口陰風生毛髮寒
欲凝賈勇隨炬入目光搖靡定仰窺旋螺頂海
濤氣盤亘蜿蜒穿西竄龍佛森猶瑩衣珠絡橫
紋波痕浮花勝當戶古先生鬼工迄未竟懸乳
落涼衫蝙蝠飛成陣
洞外削青壁縛柴立天梯斜戶通崖頂蔓穴無
端倪鱗爪潛張翕歛若攫虹蜺黃綠杳冥上始
覺萬象低緬昔鴻濛初夏后曾攀躋碑碣蝕苔
蘚靈蹟荒烟迷碧潭埋地底陰壑風淒淒俯視
蜉蝣島嗟哉真醯雞

分水嶺

驅車石雄里連空橫嵐壁窈窕上孤烟磴危徑
屢折試劍一拳蹲當關匹馬窄中有暗浪喧雷
霆行履舄東徙閩溪青西鶩豫章白合沓杳靄
間自古南條脊地軸起波瀾天樞限蠻貊挾巘
千盤轉捲幔衆壑積亭扶盤古松巖綴藻光宅
靈雲怪霧來岩岩蕩肘腋仰視已墨沉俯瞰乃
紺碧寒猿時叫影哀響答山澤奇峭逼人懷語
笑爲凍咽歎息奧區尊鬼斧勞開闢手不摘星
辰寧知天咫尺

茶洋

放溜日亭午倜儻入虎窟劘牙方趁人捷軀已
超越峽角轉瀠洄前聞恣叱咄立魅嘯罡風萬
乘霆車發箭激下顙淵蒼雲屢興沒元氣覆鴻
濛巨靈起唐突老蟆不敢蟠鼓怒招倏忽跳沫
積昏晦千里縮溟渤旁崖草木偃危磴猿猱訥
晝夜見雌雷擊碎橫飛孛巨險役驚魂舵轉失
山骨箕踞愛石兄翔舞來倉卒聯絡送浮家嵌
空侍薔萃恨不携米顛中流具袍笏

蒼峽

迴峰如陣雲散亂飛我傍化爲萬頃雪堆起英
靈岡玉花不肯結散與波臣鄉錯磨林央骨橫
據魚龍房耳角此交峙筋絡皆怒張蓄怒待來
楫攢簇千鋒鋩我舟拂其肘我僕呼隄防一身
乃百心面目皆蒼黃前茅出絕技間道趨陳倉

久解撥鐙法驚帆先翱翔注壑捷走坂矯若乘驌驦天風夾兩翼浩浩凌大荒羽化生水底何必求仙方寄語謝自然早歸同徜徉

石笠山

層陵起珂雪離石聳欲落上隱波濤痕旁銜蛤蜊殼坐想洪荒初神禹未闢鑿汎濫沒巖阿雲巢棲海若靈區與世疎眞仙此盤礴洞壑赳曲蛇壁影留孤鶴冉冉紅霧來花姑闞大藥丹光繞突奧琴心殷寥廓犢子何時回極望但高閣危棧壓寒空老樹疑相搏身支七覺中迴溪赵行脚幽束入良辰形神雙寂寞自愧道因循無救時衰薄惟應負笭箵逍遙候銀角

呂梁洪 洪長七里其境即古雍門有懸水村

往讀莊生離石篇呂梁懸水三十仞黿鼉魚鼈不得上彷彿牛羊登峻嶺宋公曾此會衣冠碻璥甲卒凌秋隼襟喉虎踞劍鋒張泗上諸侯盡蛙黽復聞飛輓越長津兩岸槎牙橫鐵綆進寸退尺百夫爭失勢存亡寄俄頃我行遙眺古雍門蕭條故里但荒村怪石稜稜河腹怒別風颯颯山容昏石華朱英寒霧湧瑤鈕翠蓀哀壑奔哮吼喧豗方七里是中眞有蛟螭蹲當時漕粟罹湍悍孟門砥柱那可論鑿石鑱岸敵崩齧洪崖繚繞蒼山根至今河伯怒未已望洋擊檝愁攀援乃知天工存地險千里一曲當藩垣安得鑿空問博望更從星宿探崑崙

過李家口

觸熱懷前路車塵復此都棗香來野徑麥秀滿平蕪古道晴驅馬荒村晝聽烏千秋爭戰地斟酌戍樓孤

次南陽

南陽湖水涸運道阻黃河夾岸飛塵遠沿村策蹇多空陂生荇藻沛澤從黿鼉不意三川事吾生屢見過

過蔣家河

河橋流水急躍馬度前村十里禽交語千行樹繞門虛簷垂棗栗大澤散雞豚應有幽人在心期擬細論

繡嶺

繡嶺俯離宮蒼蒼一徑通雲生虛壁下僧語半天中漢瓦蹲仙鹿唐碑抱古桐崖邊橫積翠尚

帶美人虹

雪後遊華嶽至娑羅坪
雪徑石稜稜蓮峰着屐登傾崖懸素筋瀑水嚙
枯藤霧隱公超市天迷玉井氷凍雲封谷口意
氣獨飛騰

晴川閣眺望
大别山頭水滔滔日夜流三湘連粤徼九派下
吴洲霧失桃花廟雲歸黄鶴樓古今餘感慨鏖
戰憶曹劉

上虞山絶頂清風亭
振衣臨倒影飛步望滄溟蜃市玄雲合鮫人古
霧腥怒濤驅地軸陰火亂天星惟有蜉蝣島蒸
烟不斷青

琉璃河
琉璃河上水嗚咽帶龍沙隴灌垂芒黍畦滋抱
蔓瓜洑流摧古墓烽堠斷漁家磨洗前朝事蒼
茫望翠華

白溝河
遼宋曾戎馬風烟十六州河聲寒組練朔氣老
氈裘斷餉憂英主催軍失故侯良平持廟筭誰

定割鴻溝

德州渡浮梁
古驛紆山左長川抱海西土風兼漢魏河勢割
燕齊鹿角關前樹平原嶺外雞轉漕疲萬里兩
雪看輪蹄

界河驛
瀰澤津梁遠覓山霧靄升河聲吞鉅野地勢抱
蘭陵檉柳蓬科轉桃花水利興比來萑苻盛控
制累鄒滕

南沙河
邐轉沙河出懸車斷岸間亂流嘶渡馬飛蓋過
前山野店雞聲苦深林獵騎還回看嗚咽水迢
遞尚潺湲

宿遷縣登舟喜風
小驛開冥漲虛舟泛太空祭神方打鼓放溜卽
推篷危坐官艙外高吟濁浪中身偕飛鳥渡疑
在五雲東

弘濟寺觀音閣
紺宇臨虛壁滄波入遠天江聲朝古佛閣勢接
飛仙鐃吹憑欄外艅艎鼓櫂前蘆花紛鷺羽故

故舞寒烟

雨霽出涉邑南關眺望

沙陽雨過四山青萬壑雲烟盪杳冥禾黍苗生眠鹿岩波濤聲撼畫烏亭太行草木孤村擁遼水魚龍大澤腥徙倚津干迷野望自憐身世似飄萍

錢塘江觀潮

驚濤直上海門西欲捲青冥裂會稽銀漢倒流烏鵲逈雪山飛壓鳳凰低靈旗百萬驅雷鼓彊弩三千試水犀霸氣至今消不盡素車白馬駕虹蜺

上望海亭 在卧龍山巓今僅存其址

蠟屐岧嶤上古亭東瀛渺渺氣冥冥一泓自瀉波濤白萬點微涵島嶼青積水空濛朝霽亂山迴合擁雲屏清風浮動霓車影待嘆紅鸞振羽翮

古寺

偶欵松關到雀離苔花蝕盡至元碑齋壇晝閉陰雲合夜壑風開鬼火吹或見虎倀驅部落時聞楚妓舞軒墀萬方凋悴威光滅徙倚仁祠黯自悲

薄暮望徐州諸山

日在西山第五峰斷雲奔樹護山容巖邊積氣知巢鶴洞口餘寒應伏龍指顧中原橫要害紆迴大澤鎖隄封獨憐戲馬臺邊水不爲彭城莫皷鐘

宿皈畱口

荒祠暮皷報黃昏野店收帘半掩門海口月生潮欲上津頭風起水初渾幽知宿鷺拳空渚靜聽冥鴻度遠村便當山居人事絕誅茅釀黍卽東屯

宿天津夜分大風

鯉魚風起作嚴寒吹枕翻空帳被單此夜鮫人增涕淚異時龍伯盛衣冠怒濤應打天妃廟決口還衝無祀壇遙聽隔河頻野哭蓬窻暗起帶愁看

泊楊柳青夜立廣野中

沙村柝響肅嚴更上將星昏野將明無數光芒臨水動有時陰火送潮生枯楊暗嘯黎丘鬼短劍誰銷蘆澤兵搔首踟躕懷往昔何人投幘壞

長城

風行至南陽湖

寒飈作意送征航蘆荻森森叫鴰鶬遠岸平山趨斷隴連空野水入洪荒蒲帆横側沿汀出茅舍參差隔浦藏百里魚蝦都會地土風應自賤農桑

次梁王城（屬邳州）

一丘突兀草萋萋競指荒垣没舊題人代謬傳秦歲月隄封曾是漢山谿故宮禾黍寒刁斗野麓荆榛斷鼓鼙四壘健兒今鋭甚眼前龜鑒在膠西（時膠州兵變）

秋日登晴川閣

飛閣凌虚抱漢城危磯絶壁枕江聲風烟浩蕩蛟龍舞雲樹參差鳫鷺横鐵鎖穴深垂斷綆桃花祠廢冷銀箏洪濤噴薄無今古尚似英雄氣未平

黄鶴樓望大江

大澤風高更倚欄江山如畫帶愁看西連庸蜀烽烟直北枕滄溟海氣寒廟社有時歸草昧乾坤何處不波瀾徘徊試取柯亭笛吹落梅花滿

玉壇

由來鶴橋登樓觀趵突泉

薰風送客度虹橋直上丹樓倚碧霄清沼參差看玉練方塘洶湧聽星潮横飛子樹衝波起倒噴三花作雨飄應有潛蛟吹地籟齊烟九點寄扶搖

檻外金沙玉蘂繁誰開海眼任瀾翻伏流千里來王屋直走三河貫濟源嫋嫋竹聲鳴隔院翩翩鶴影舞前軒褰裳何事扶桑去暫入壷區意已騫

回風磯

長年憎去楫賈客怨回風不分乾坤意悠悠盡向東

三江口

江戍分襟帶關梁隱旆旌緑林饒俠客白舫半新兵

圍定堡

傍山作壘借山圍堡子高樓鳥亂飛澤潞兵戈今暫偃將軍馬上帶麾歸

釀泉

立馬聽泉日已斜泉聲字字咽梅花春寒不嘗
遊人醉流到城南賣酒家

鵓兒湖

垂楊裊裊放游絲少婦花鈿步屧遲正是淮南
櫻筍日相邀同賽女郎祠

紀映鍾 伯紫號憨叟江南江寧人 眞冷堂詩稿

城邊路

城邊路歌舞處十年變爲墓十年犁爲田十年
成淺渡

渡黃河

黃河接東海道路遠且長白楊風蕭蕭吹彼落
日荒孤城蘆荻中四顧徒皇皇病馬嘶寒烟老
烏立平岡中歲劬于役筋力匪故常捨鞍復望
楫意緒如亡羊睠矚無匹儔觸懷多盡傷魚鹽
藏聖士販繒亦侯王英雄皆瓦注感此悲浪浪

望東滏山

海滏有澤民蛤牆荻作屋斥鹵汲爲泉飯蠣不
待熟張網向潮頭日夕水中宿蟹蚌如泥沙鼃
醢實巨斛濾剥無停時棄甲量以谷腥風被廣
野炎氣殺草木此獨非羣生不爲昊天鞠峰項

眞人居含慈萬靈育嘉卉攝諸山甘乳流四麓
坐卧雲霞中屏絶風塵熇咫尺天人殊龍蛇劇
走陸

月夜渡東溟

微風生南垓榜人擊楫呼起看天海淨夜氣縱
橫舒魚龍寂無聲朗月炳中樞混茫太古接蕩
滌鬚眉俱羣山勢奔奏巨星倏有無大哉天地
力送我塵梗軀

學圃歌贈鄧孝威

我爲東湖樵子學南山圃相逢大道傍雪涕問

勞苦我逢冬青樹再拜不敢斧子有東陵瓜屢
潰深秋雨生事尚饑寒吟詩坐蒿堵

將相談兵歌題蔡懷眞畫冊

相公面白美鬚眉將軍鋭頭虎豹姿繩牀對坐
不聞語意態環屬無支離相公者誰吳橋公將
軍姓名曰蔡忠相公昔爲帝藩翰豫州建節羅
英雄將軍幕下稱乳水受命勤王事可紀鐵騎
長安匝數圍纖羽無聲神鬼死將軍改裝爲乞
兒蕭蕭撼撼穿營壘飛表縋城達九重外内情
徹方從容往來報命十餘日相公喜色開眉峰

睢陽自重南霽雲淮陰再拜廣武君蔡忠有功在社稷黃金茅土何足云一忤權貴龍在野再遭國難雞爲羣年過五十猛氣在王翦既老稱冠軍我訪將軍齊化門將軍留我啟壺樽蟹羹魚炙行日夕高談話昔情逾敦古來將相如風雨當時則鬪過則已崇禎天子十七年拨席頻翻如易屣吴橋清節百世師將軍未見三遺矢且加餐飯我作歌將相談兵非故紙

報國寺雙松歌

落落何朝十二松兩松怪誕難爲容求之骨貌意已失尚想天外超忽雙雲峰白日當空集風雨紫氣盤蓊藏芙蓉一日一看一奇特百步之餘尤荒惑或言此松似石鼓冰苔蝕籀鉄釵股或言此松類神駿蘭筋决滅秋霄迅或言此松其太古無懷氏之民邊幅裂盡存吾真傴僂錯愕任笑嗔不知巖巖與朝市頹然放足三千春

秦楚阬

秦阬儒焚詩書六經在天地俱項阬卒幾十萬留英雄助炎漢丈夫殺人貴有氣陰謀安得恩長世朗如皎日行中天真人自有眞胸臆笑兩君營兩阬何曾阬得當時人悽悽鬼語秋燐下一阬飽魚一騅馬

偏頭關

偏頭接寧武降伏地形奇隔水收河套攢峰固女陴飽騰超距士佻捷射雕兒三晉資屏蔽曾輕十萬師

兵至 閩中舊作

重陰淒白晝天地振軍聲刁斗嚴滄海風雲拔大營兵儲千里餽鬼哭四郊清饘額傭書老天涯任轉萍

蜡索催殘令崔尤卷夕嘌萬金供一日六府竭三軍馬踏芝城碎船燒柘浦熅闤門宵不閉大吏候江濆

糜爛方完額軍書趣借徵呼嗁通比屋髡薙淨丘陵愛養天心嗇誅求吏牘能深山猶伏莽多壘不堪增

三山秋興

日暮山烟合秋高鴈路微孤村臨水出野渡過人稀大地歌黃鳥浮雲吹白衣海門吟望遠片兩掠潮飛

闔王營土宇封域阻重關行省前朝殿層樓鎮海山池隍藏厥勝興廢亦循環眺覽情無極斜陽下浦灣

曹縣送陳宗來

同作蒹葭客蕭然河上秋送君歸故里大火正西流匹馬循秦嶧離人集楚丘依依城畔柳欲去更淹留

鴈門關

太原城北路直與鴈門連秦月秋鳴鏑并人夜控弦地圖經百戰山勢鎖三邊西望銷兵久淒其弔阪泉

太原雨夜

并州連夜雨秋水漲汾河萬嶺交陰氣孤城俯白波鄉心驚籥築驛使阻盤陀霜令邊庭早清商入浩歌

邊城七夕雨

天末逢佳夕羇人傍五臺明河埋古塞積雨發秋雷白鴈雲中到黃流口外來傷心身世迕霜雪滿頭催

漢光武生處

銅馬懸弧日昭陽滅火秋躡與同草澤神胄自炎劉雪恥宗尤烈膺圖道用柔迢迢豐沛地衣帶接黃流

登太行絕頂

西來雲氣接崑崙匹馬登臨絕頂尊躡起雄為天下脊巋然恒作晉陽門沁流一道穿河水上黨孤城俯太原迴首武靈戎服地暮烟荒堡自朝昏

史遠公以黃山遊記見示奉答

君從湯口尋山去直入千峰與萬峰纔有路時三磵雪絕無人處一聲鐘雲綿忽漫藏丹竈瀑布長懸濺白松披寫幽奇隨意出却疑拄杖是蒼龍

送郭皐旭之大梁

吹蓬燕山風月清朱家樽酒惜離情火流七夕秋初到客去三河鴈有聲逆旅埽除迎郭泰監門慷慨問侯生此行應有梁園賦沙草萋萋繞故城

送吳長文出塞

憶昔相逢蒦澤頭太行東阻白雲秋孤城上黨

砧初動奇士南皮轍尚留廿載再看顏色好餘生強半別離愁輸君結束情偏健又着黃衫跨紫騮

送何偶圖遊西陵

長安同看苦寒月忽作天南萬里行全楚軍書閒罷戰西陵巖石愛題名表宏草檄才無敵王粲依人意未平知爾有懷向三峽不堪更聽暮猿聲

送古古還沛

不爲蹈海不封留剩水殘山躡屩游自此虞翻

思弔客誰從唐舉問方州有年載輯詩中史無屋將牽岸上舟破硯團欒生事了蕭蕭春雨碧湖頭

古古貽贈三詩次答

魚服羊裘兩不猜停雲日傍讀書臺山川錦里題橋徧門巷糟丘荷鍤來鶴愛引經能久𦗟龍稱無首是眞才一庭積素同埋照遙對垂楊覆水隈

登報恩寺浮屠

摩盪剛風鳥度艱雲雷只在半中間前王不烈

方神鼎古佛幽燈照鐵山門戶洞開秋鐸曉晶靈游戲夜珠還流沙萬里車書絕獨有神光舞百蠻

次韻贈鄧孝咸

荒途渺渺友聲求文舉曾知有豫州屠狗可憐長結客爛羊終日聽封侯如銜石闕難爲語屢卸金貂不破愁六代風流誰可續好吹鐵笛到江頭

眞定大悲菩薩高七十三尺稽首頌之

欲向乾坤問典型碩人西竺美難形陰陽作炭

無爐鑄定慧爲光掩日星滹水遠圍衣帶白常山朝接髻螺青曾聞頂首眞空義廣樂鈞天向下聽

從軍行

十六出榆關五十猶荷戈行臨李廣祠揮淚長悲歌

驚沙白日昏秋雲壓城堡飛犬逐黃羊血灑荒原草

羌管晝凄凄牙旗風獵獵醉枕芙蓉刀嬾擁桃花頰

九射俱穿鵠再發射雙鶬策馬傍無人獨向沙
場笑

寓目

海風吹斷雲新月一鈎早廢堡無居人野鼠動
秋草

祓九堂夜集和送閻古古

錦帳珠懸四角平工童吹徹紫鸞笙花前酒進
清平曲中有陽關變徵聲

過茅臞客不寐草堂

石橋流水澹溶溶爲訪高人日下春庭戸詩書
有眞氣似曾相見郭林宗

陳瑚 言夏確菴江南太倉人

贈吳興公

我非陳孟公君乃吳季子千金重一諾結交有
終始仗劍作遠遊欲爲報讐死惜哉不遇時長
歎歸故里其事雖不成其名滿人耳
昔年良宴會乃在東岡坡朱華媚清池綠樹垂
修蘿酒酣雙耳熱四座起高歌別來忽如雨歲
月傷人多逝水無迴瀾落花難上柯明燈照孤
影短鬢空婆娑

擬邀文介石住尉遲廟

寒風獵獵送斜暉雪滿頭顱淚滿衣六詔山川
歸夢遠三湘烽火客程非吟殘丹葉空留恨讀
遍青烏未療飢我有寒潭依古廟不妨老此竟
忘歸

春日

春上清溪氷復開山村烟景若爲催枝頭有鳥
窺虛牖門外無人埽落梅餉米一蓑衝雪去市
魚孤棹帶花回久知學道能忘世只恐猶添萬
恨來

次韻孫子長歲莫雜述十首 選一

無錢羞澀笑空嬴木葉同于病骨輕白水未通
千里夢青山徒負十年情故侯甲第荒苔遍義
士沙場宿草生短劍賣來還買犢鹿門判得老
躬耕

次韻劉文成夏日雜興四首 選三

綠波渺渺暗荒郊日與忘情草木交蘆葉一灣
園鷺宅蓮花千歲老龜巢移牀就樹雲爲枕倚
竹懷人月滿梢不用勞勞叩詹尹十年前已決
誅茆

采蓮新社倣天池物外同心學道宜止酒久虧根矩介盜牛羞畏彥方知一潭雲淨波生處十里香來月上時我欲忘眠客忘去幾回潦倒碧筒絲

扶疎薜荔當籬垣颶母風吹雨打門碧浪似雲翻白晝青燈如夢照黃昏兵戈未定書巢破烟火才通土銼存今日落花誰作主却令銷盡驟然魂

襄陽道中

水綠沙明古大堤漸漸麥秀草萋萋斜風虎踞中林石窗雨猿號夾路泥入市盡驚紅叱撥攔街誰唱白銅鞮漢濱日暮無游女鼓角聲中氣慘悽

揚州感興

亂餘無夢度維揚此日重遊淚數行鼓角一城空鳥雀風沙千隊散牛羊笙歌院落横樵徑燈火樓臺作戰場蕭瑟祇應前代柳顰眉含怨倚斜陽

獻寇破武昌令數十人舁乘輿輿楚王而投諸江城中二十萬戶其屠戮不盡者皆驅而沈之

楚王宮殿化爲塵龍種銷殘問水濱豈是膠舟沈共主却同魚腹葬騷人竹斑重染湘娥淚鵑血長啼望帝春見說從君十萬戶夜深風雨哭青燐

李映碧廷尉遺地圖仍用前奉懷韻

圖畫山川感慨多邊陲風景近如何入關無復蕭丞相聚米空思馬伏波雨界一江横似線九州五嶽小于螺錯疑留守魂歸夜風雨聲聲喚渡河

通暉樓詩爲松陵沈建芳作

危樓百尺五湖東亂後天涯極目同宛馬曉嘶芳草路杜鵑春恨落花風有無人物蒹蘆裏多少山川鼓角中解道仲宣工作賦愁來閒倚夕陽紅

同虹友遜兒夜話用放翁初冬韻

疎幕迴飈動月光皎于白日冷于霜蕉吹敗葉頻疑雨菊倚寒枝尚抱香愁聽亂離烽火遍細論人物酒杯長桐江釣客吳門尉不過眞人鬢已黃

山中喜遇昭法飲我以酒卽席漫賦

一夜寒香萬樹開相逢花下且銜杯窮途兄弟難成醉故國風烟易入哀雪滿山中蘇武窖月明江上謝翺臺寸心不盡斜陽晚溼遍青衫首重回

贈徐次洲

山色花香併一樓潺潺清澗到門流尚平已謝塵中累（次洲五十六孫年未四十婚嫁已了）陶峴宜為物外遊夜雨遠聞鄰寺磬春星光照故人裘（與昭法交稱莫逆）宅年高士重書傳好寄青芝徐次洲

所見

萬戶千門一炬焦燕棲林木雨蕭蕭藏春草暗先生塢丁卯烟寒刺史橋古寺啼烏新鬼哭空城走馬健兒驕舞雞擊楫都成夢搔首江頭看落潮

千人石

盤龍隨馬蹴香塵載酒判花坐月頻春去秋來一片石朱顏看作白頭人

王玄度（尊素江南歙縣人）

平山堂看荷花

雲水無消歇平堤尚芰荷棹歌隨意注鳥語不能多山遠迷秦望天低近汨羅老僧如舊燕補屋又來過

入巖關

天險因時設居然百二同六師方出牧一旅謾言功草木愁烟裏車徒楚雨中茫茫孤戍意不敢泣途窮

閒中咏菊和遠菴禪師韻

仙掌峰前盡布金不煩籬畔遍追尋自從一出桃源後碧嶠澄溪九曲心（武夷諸峰秋來菊花垂滿）

宗元豫（子發江南江都籍興化人）澤畔吟

遊齊山

羈客苦塵鞅縈憂紛然集振衣事遊覽逸侶欣相值攜手出城闉逍遙越阡陌雙樹啟禪扉曠焉快心目遶檻千頃波浩渺浸天碧鷹影落寒空澹澹與波沒亭臺散若綺榆柳紛如織旣窮臨水興復命尋山屐阜巒望若近遙遙邈難卽微茫披荊榛藉草復屢息崎嶇造峰頂悠然出塵域仰觀層雲興俯臨萬象逼楓林半欲丹湖光遠逾白精舍倚山開蒼蒼一徑入空谷靜無

語然燈畫常寂煮茗汲新澗蔭松憇古石機忘魚鳥親慮澹物我適愉悦不知疲嘯歌竟日夕

憶昔行寄陳確菴

憶昔君爲廣陵客邂逅論交稱莫逆尊酒相要藉草遊河山俯仰傷今昔君方行李客他鄉子也扁舟辭故國常開卷帙想精神每從梁月疑顔色江天搔首路漫漫欲往從之阻且難南鴻北鴈紛來往聊題短牘勸加餐聞君書劍下荆州鄂渚風烟亂素秋仲宣重見登樓作賈誼還添弔屈愁肅皇龍飛走楚甸佳氣葱葱五雲見

天子南巡歌大風羣公玉帛趨行殿御道當年警蹕嚴紫禁重來芳草遍風光仍似舊人物巳疑非到處登臨腸欲斷每逢戎馬淚沾衣遊子思親返故鄉承歡彩服侍高堂白白江魚供夕餐翩翩詞賦滿歸囊嗟予搖落掩柴扉三徑蓬蒿賓從稀若問春來何所作日暮荒郊採蕨薇

七夕集曉榭

逃暑偏宜竹觀雲更有臺雙星天上會二妙日南來（閩中二客適至）露逼楓林老涼催菊蘂開白頭甘抱拙那望鵲橋迴

吳子樸北遊

留君不可住惜别強登樓塞上征鴻動淮南落木秋烟消野水闊日照亂峰稠想到燕山後應添弔古愁

早春送李季子南遊

十里征帆繫柳陰一尊高閣共披襟雲山正好求新句春月初明别故林去路清風聽畫角懷人永夜奏瑤琴江南别日梅花放珍重歸鴻寄好音

李栢（字雪木陝西盩厔人）

卓烈婦（前指揮卓與妻錢氏乙酉揚州郡城陷先一日投水死從死者長幼七人哀而賦之）

黑雲壓城城欲摧北風吹折瓊花飛揚州乙酉遭屠戮卓氏貞魂至今哭將軍巳降丞相死一家八口齊赴水池中土作殷紅色血漬波痕轉逾碧何時流恨到東海門外長江終不改

魏世傑（興士江西寧都人孝子）

偶興

獨立清風過蒼崖百丈懸長林帶落日高柳動晴川山鳥如相識巖花巳不言歸來懸木榻小月滿前川

山閣贈涂雲石

直到翠微住山樓日日陰桃花天半落春樹雨中深雨夜分寒榻三年共此心與君還幾日攜手下高岑（時將與雲石同過新城）

庚子三月雨夜同家叔父就揚與穆話淨土禪寺止宿

襆被同蕭寺清談鄙竹林已爲當世實無異入山深春雨鳴塘水寒燈照客心居鄰荷蕢者擊磬有知音

宿金精洞

丹壁髮垂青千年長不櫛海棠石上花風落亂如雪

方兆曾（圻夢省齋江南歙縣人）

大宛馬

漢武帝命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宛取善馬發兵六萬人還者止萬餘焉

大宛馬產自西北道生不食漢家邊塞草脫馬驕嘶其迹如埽流沙萬里漫漫浩浩不知誰使者進言善馬乃在貳師城天子聞之而甘心前遣壯士持金以行宛不肯與卽與甲兵道遠多乏食士卒饑以還天子使使遮入玉門關毋令外國輕漢馬不得至師不得班更大發邊以求善馬師六萬人臨其城下宛人而大懼遂誅王毋寡（毋寡宛王名）因獻其牝牡惟漢取含蒲萄苜蓿離宮別觀秋當熟時紛紛苑囿皆駃騠天子臨軒親指麾念不忍駕鼓車獨乘千里又無所之惟有嗟歎稱絶奇馬未至人莫歸馬將至人已稀人死沙漠馬來中國

長平坑

白起爲秦將坑殺趙降卒四十萬人于長平止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計起生平所誅不下百萬眞忍人哉

趙人新困長平中角聲無力吹寒風秦人四繞長平下（叶）強弩穿營晝如雨秦軍日盛趙益乏糧道重遮山路狹裏劍突陣餒難支土竈添薪煮生甲投戈乞命還紛紛不知中有武安君將軍白眼舊已聞刈人刈草殊不分寒沙千尺秋原濕一時降卒坑俱入陰霧號風不見天寃魂夜抱弓刀泣嗚呼廉頗已代趙括來論兵太易誠可摧殺身取敗括則已一舉屠之忍哉起咸

陽門外將誰怨引頸猶嫌劍鋒鈍生前數䓁應
自知不獨長平四十萬

國士歎

讖豫讓也讓初事范中行氏智伯滅
之不能死反欲為智氏報讐此匹夫
之所羞寧義士乎

嗟君昔事范中行冷眼坐見中行亡今君又事
智伯氏慷慨甘為智伯死人臣死義不死恩衆
人國士何當論捐軀必用酬厚遇草茅何事招
忠魂持衣三躍劍空擊漆身吞炭為誰賊地下

羞逢舊主人賴得相看不相識

李長祚 吳初江南興化人句容籍

對嶺上人奉母居山致書友人乞詩為
壽

伊蒲同菽水清淨奉慈親白髮舒真果青山得
隱人珠從七歲獻花見百年春忠孝難全事為
僧備一身

竹西歌吹詞

竹西南畔是山光松柏青青似北邙草沒荒丘
丘下骨昔年亭上奏笙簧

葉彌廣 博之江南江都人

雨中清明

昨宵氣暖疑蒸雨況是清明豈易晴風俗久虛
傳火事郊原又負踏青行酒家花底誰開甕舟
子堤頭自聽鶯縱使遊人難出郭也教歌吹滿
蕪城

顧　苓 云美江南吳縣人 塔影園稿

三月晦日過鄰家見牡丹花盡落有感
題壁

經旬不出戶春去杳無迹偶爾造山家紅香坐
狼籍端然國色豔委棄風雨夕空餘蝴蝶飛徒

見莓苔積始知春易盡韶光真過客悠悠會百
年白髮誰憐惜

徐　崧 松之耀菴江南吳江人 楓林集選詩鳳城烟水

橫雲山訪迦本開士不值題寄嘯壁

倚棹秋林下青山一片橫入門驚壁立隔澗少
人行松竹交加綠烟雲斷續生奇峰能引我不
必有逢迎

冬日同晉賢渡吳淞江 時新開尚未築閘

久患吳淞塞新開故道通岸高芸帶日波冷碧

遽風荇藻生舟底鳧鷖入鏡中具區從此注安
得潛垂虹

同周青士過海寧訪許潛飛因留宿真
相寺

村居方卜築盡醉復同遊竹東僧歸寺天涯客
上樓鴈飛秋水落鐘磬夕陽收相識憑玄度禪
燈一榻幽

吳門過曾庭聞有懷潘江如

聲名知益盛問訊誤爲通念載存亡異無家遠
近同樹疎寒野白雲盡曉天紅猶憶題詩處京

江似夢中

徐士俊 野君浙江錢塘人

采蓮曲

南風語我蓮房起姊妹心情入芳水買得溪頭
擘槳船儂橫一寸波姊露雙行纏順風吹去芙
蓉烟下有淥水清且漣紅裙短袖何嫣然越溪
女兒花底眠寶釵翠滑墮深淵風鬟裊裊若絲
牽荷葉覆人避嬌顏采蓮采蓮風景好見家莫
便迴船早十里沿溪恣幽討水珮無聲沉瑪瑙
江南采蓮江北剝棗蓮正開棗未熟翡翠鴛鴦

相對浴爲儂翻作采蓮曲

陳周 二遊江南溧陽人

宿張漢瓿齋中

不問春城處處花求書三篋到君家癡名未穩
床頭易丰采如瞻天半霞敢爲他山原有約其
如白璧竟無瑕頻驚世事難搔首好付清談共
月華

趙述先 容菴江南上元人

無題

鵰飛萬里去回顧江山小誰知天外人猶歎籠

中鳥

李蘅 杜若江南江都人

初伏同諸子訪槃叟即事

無鄰江上寺來與故人期暑退因山雨閒來有
墨池摘瓜充客饌牽棘補園籬竟日此中趣都
歸一局棋

李長盛 傳叔句容籍興化人

過史公墓

途過丞相墓再拜想儀型正氣經天地孤忠貫
日星野人常墮淚國史有遺馨千載蕪城下森

春松栢青
是名 凡夫江南常州人
夜飲鄰家樓頭贈蔡憲宜
不謂雖然酒共持燈前傾倒半酣時悠悠面有
三年識落落心從今夜知星近高樓看欲動鐘
敲野寺聽猶遲與君臭味忻初合此處傍人未
許窺
孫默 無言桴菴江南休寧人 留松閣詩
白鹿泉
探泉緣古逕破壁賸僧寮亂草香空澗孤梅倒

石橋臨流延落日倚杖看青霄歸路渾忘却翻
因羨寂寥
寄梁公狄
遠作經年別何繇見所思射湖門外遠秋柳月
中垂萬井苔荒日孤城鬼哭時鴈南應有寄聊
以慰調飢
舟泊富春
乍分吳越路風雨泊江門城背青帘出山容白
浪昏野烟紛草樹人語亂雞豚垂釣今何在星
文照旅魂

寄懷梁公狄
何處秋聲到草盧一庭落月渺愁予風塵孫楚
難爲客杵臼梁鴻好著書畫室南遊終汗漫側
身北望總丘墟乾坤去住渾無定且向湖濱學
釣魚
查士標 二瞻梅壑江南休寧人
雪後同方寶臣張諧石遊北固
僻性從來厭市闤投閒山寺歲將殘一時霽色
千峰曉萬里寒江兩眼寬
同諧石登金山妙高臺
十年來往金山寺覽勝時時到上頭月滿孤臺

天不夜風吹古樹倏常秋
王崇謙 咸吉江南儀眞人
古松
不惜春爲色孤惟與鶴羣虬潛臨水見籟發自
天聞撫爾忘斑鬢同予卧白雲前山看衆木秋
至落紛紛
徐開任 再見
詠史三十首 選八
吾愛張處虛卓犖有深見時危不應辟誰知非

獨善帶索說張溫掉舌如流電宦豎得早除寧
召羌戎變一人計不行遂使群雄戰誤國有餘
辜殺身何足怨

陸賈善因時神閒識亦愼樂生似韜光獻策非
媒進誅呂不居功安劉無後釁置身將相間安
危可靜鎭天下有心人社稷彈指定堪笑樓君
卿侯鯖徒自潤

李勣斗筲人承旨立武曌淫牝旣司晨唐室遂
不造幸有藎忠孫昌義告九廟云何魏元忠不
思匡復報黨逆屠忠良嫉媢轉兇暴偉哉頹陰
侯連齊策誠要

徐市避秦虐駕言泛仙槎樓船載童女浮海以
為家蜃臺起都邑鮫室藝桑麻何必黃金闕始
為世主誇一去渺瀰中千載隔塵沙翻笑商山
叟無計作生涯

春秋明大義處變各有則天王書出居諸侯死
社稷玄宗避燕寇西蜀且駐蹕前星克幹蠱舊
物竟不失靖康不知權舉族淪異域空令百世
下痛恨于謀國

李廣飛將軍小忿誅醉尉是知功不成不獨殺

降累淮陰誠國士辱已得無忮安國亦長者卒
善遇獄吏度量固相縣有容乃為貴

漢廷有遺直淮南寢反謀蜀主相卧龍懿蒙巾
幗羞國勢無強弱得賢重山丘可憐宋文帝竟
殺檀江州長城忍自壞六郡遂虜劉至今過建
業愁聽白符鳩

丈夫何所貴所貴在堅忍一為俗情牽聲名從
此隕馬融辭鄧氏始志亦寧靜遇困不自持終
以豪侈逞盧植侍其旁目中已灰冷卒抗董卓
威節與天壤炳視彼草奏人未可同車並聲色
能移情何況兵在頸

送仲兄司理邵陵

麥秋四月南風起送兄迢迢渡資水此地新經
烽火來萬井蕭條生荆杞憶昔邵陵全盛時桐
封愛子萬年枝宮中爭唱銅鞮曲陌上時吟估
客詞一朝物換人亦改岷王宮闕無復在北渚
新愁落照中蒼梧舊恨秋雲外執手相看杯酒
前離魂嘗傍洞庭船驚猿帶雨啼寒夜征馬追
風踏暮天丈夫不灑離別淚天涯知己若同氣
此行莫負桃源心洞中雞犬與時異

劉道開 再見

白帝城歌

白帝城古人築今人增古人築之兮險不可升今人增之兮賊來便焚噫欷歔乎人有古今今城有古今

疇昔

疇昔干戈裏飄零剩此身一生九死客兩代六朝人路未通新朔歸應少舊鄰塗山與字水回首一傷神

宿栢林驛

古殿臨官道淒凉落日斜山荒多虎迹驛廢少人家昔駐君王蹕今開野草花珍收殘瓦片製硯亦堪誇

華陰萬壽閣望嶽

危樓新雨過凭眺亦奇哉迭見三峰出遥知十丈開關收山勢斷河抱水聲來搔首茅龍客深慚渾俗埃

岳廟

君臣無意復輿圖唾手燕雲豈廟謨才過張韓天若忌心同龍比主難乎金戈鐵馬公生氣緑水青山宋舊都畫舫不須經廟下忠魂最恨是西湖

張養重 再見

楓嶺道中

朝行浦城野午入江山境嚴霜冒蒼林旭日明丹嶺夾道雙厓合絶磴羣峰挺俯視不測谿森然毛骨凛流水瀉琴瑟幽響送清冷老松振髙吹修竹搖寒影含梅任鳥啄殘果待猨領石氣着丹青谷音傳欬謦步屧行復遲耳目喧逾靜明知前路遥移情戀佳景

春懷雜詠

鶺鴒尚有巢一枝自安處鴻鵠志四方往來無定所懷才餓他鄉不如太倉鼠我貧莫汝匡何用此朋侶

步出城西門悵望北村柳長條昔冉冉摧折難獨守春色付水流盡向泥沙朽何處有黃鸝消此尊中酒

雨中黃大宗設蔬茗邀南菴山亭看梅同湘草達士

新水平厓四五尺滿山春雨愁花濕水邊亭子

面迎花看花人起當牕立低垂弱柳麯塵新沉
沉烟霧黃鸝澀茶聲暫歇雨霏微登山路仄攀
條入驚動山間鳥雀飛踏花翻落露僧壁

雨中重過釣臺

再訪先生欲見難空江風雨逼人寒白雲中斷
千峯樹碧漲新添七里灘只有陰晴隨箬笠從
無興廢到漁竿回頭前日登臨地烟滿雙臺何
處看

登湖口城樓

山上孤城城上樓人家高住在山頭參天老樹
千行直匝地長江萬里流石徑盤蛇披草入梨
花飛雪亂春愁東風不阻人南去日日江邊送
客舟

丘曙戒招同鄭掌和龔半千孫豹人陳
伯璣朱秋厓黃甫及紅橋泛舟限韻

揚州雪後夕停橈載酒紅闌廿四橋十里楊枝
何日盡大朝山色隔江遙夢迷玉蘂花間路坐
聽雷塘月下簫祝送瓊州舊司馬青衫愁殺可
憐宵

姑蘇懷古

停舟閶闔與雲齊花發晴江鳥亂啼山上館娃
宮曲折道旁烈士塚高低春風舊苑遊麋鹿夜
雨荒臺哭水犀興廢吴儂渾不解日邀歌舞出
城西

白鴿寨登岸至雷州

鴿寨村烟入海流登厓千里見雷州從來瘴癘
難開眼到此乾坤欲盡頭戰後荒城屯鐵馬燒
殘斷壁長浮丘漢𡰣雜處原無患滿目瘡痍實
可憂

江上觀曙戒季貞別

潤州城外鼓聲殘流水濺濺下急灘萬里弟兄
江上別三山花鳥淚邊看春燈何故光先短明
月無心影自寒我亦此中離思客望鄉情倍對
君難

晚次電白縣

箐連巒嵱愁深入南服天開電白城溪漲碧流
新雨過山歆粉堞夕陽明客來海國迷烟瘴人
習彝風樂戰耕莫道此方多險惡雷州傳說又
移兵

談長益 再見

一　椎鐵漢

鄰有椎鐵漢日夜苦不休汝歌自爲適吾恐鐵生愁短匆製刀劍長不爲戈矛徒琢五寸釘釘人棺四周椎鐵鐵有聲其聲似不平終焉沈沒死不得錚錚鳴

始信峯

巳極衆峯變更結茲峰殊僅有數笏地小築龕一隅松不長於我其年十倍吾若非來鶴背能到此間無

趙庶先 湧見

蟄雷書院

霜風一夜收天氣百萬雷霆守地中神物不藏功不大飢寒磨盡古英雄

八大山人 江西人

題畫

郭家皴法雲頭小董老麻皮樹上多想見時人解圖畫一峰還寫宋山河

王弘撰 無異山史陝西華陰人 待菴鶴處馬山人集

病中對雨

何處可逃俗茅齋娓未能百年身是客昨夜夢爲僧細雨休羣雀高檐敞一燈囊空無藥物不覺病朝增

淵明雖有子潁士巳無僮不盡升沉理都歸造化功平疇今日事白眼古人風泥水還堪藪何時射獵同

雨中感懷

兵火息還未蕭齋奈老何墅雲高綴樹急雨暮翻荷病久琴書好愁深魑魅多百川東去盡誰與問明河

咏松

孫楚庭前有異姿婆娑巳見老虬枝他年會使凌霄漢祗許山中宰相知

徐　夜 東癡元名元善字長公山東新城人

季夏西山

結屋此山間柿陰濃晝暑雲從巖際來向我牕中佇北上最高峰下瞰臨何許愛彼南澗松去濯清泠渚時來石上坐月下聞樵語風雨澗香過石田響禾黍

雪後西山即目

抱暖軀堅徑聲連子里白練水縛地骨寒落石

林瘠晴眶歸衆曜遠明表微僻凍漲氷葉散風洲霰紋積勁草劃堅立溪翎登岸鄭陵壑坦殊貌犖峰態轉益陡巘未云青潛澌結夐石淞流解屢合風日爭向夕當險值歸樵聳肩避塵客

岱頂遇雪

決眥天外青成石來足下靈氣迴超忽不敢言登假世界尚昏蒙山水何爲者最高猶雨雪凌晨自飛灑

枯桐引

枯桐向雨泣感恩不及曙貞心不可爨昨夜鳳皇去秋風爲誰來落葉無尋處獨有爨下聲一獲中郎譽

秋宵古意

秋風蕭蕭如有情秋月皎皎如有聲珠簾玉戞閑鉤輕幃羅花皺欹枕橫虛空無人影獨驚欲眠不眠嗟未平轆轤井上雙桐生有意其中不可明

九日得顧寧人書約遊黃山

故國千年恨他鄉九日心山陵餘涕淚風雨罷登臨異縣傳書遠經時怨別深陶潛籬下意誰

復繼高吟

坐放鶴亭

巋然一嶼水迴環想見高風物外閑墓上梅開春又老亭邊鶴去客空還書無禪草逢當世祠有賢名擅此山買斷西湖皆宋土羨他生死太平間

富春山中弔謝皋羽

晞髮吟成未了身可憐無地著斯人生爲信國流離客死結嚴陵寂寞鄰疑向西臺猶慟哭思當南宋合酸辛我來憑弔荒山曲朱鳥魂歸若有神

再題阮亭秋柳詩卷

聞道明湖集勝流相從客館似忘憂一時感遇垂條木千里驚逢落鴈秋詩寫白門何句好賦憐王粲使心惆誰人愛唱清江曲春月爲姿亦漫愁阮亭好詠劉采春清江一曲柳千條絕句

吳紹奇 淑甫雲門江南桐城人

移居

啼鶯出谷欲何歸壁立蕭然祇四圍一任題門皆鳳字誰言居巷是烏衣雪殘荒圃新蔬少火

爇貧厨敗葉稀獨有蠹魚書數卷擁爐披對送餘暉

楊大郁 炯伯鹿園江南江寧人

牕櫺新餬 冬餘樂事十九首選七

眼明見牕新最愛風月夜竹影時蕭蕭來結幽人社

紙牕燈火

一燈耿青焰風雨何淒然中有無事人讀易終殘年

敲氷煮茶

一甌有妙悟無言雪舉舉斧氷澗谷中但聽松風語

曲室小飲

小人不出門自笑天地窄醉裏一長歌吾生真過客

斜陽看行人

役車苦未休行子疲歲晚野老立斜陽前途一何遠

曝背朝眠

野人苦冬寒擁褐望朝旭心死南軒中采芝徒局促

雪泥初霽

今日晴景佳杖策前村路路逢清冷人同看梅花去

清明前四日同季水徙侯子山澹心靜夫過藂霄道院里清涼山看花竟日

金陵城裏花如海二十里中錦繡鋪寒食清明花下路半生行樂老頭顱

莫問鬢頭點白霜只看世事等黃粱封侯不敵看花福特地尋花日日忙

江山佳處總難論春在林皐賴酒尊我被春風久留戀桃源猶有晉時村

潭上高流不可期觀邊烟樹異當時新鶯啼向遊人說王謝風流總不知

王玉機 許人居長葛

落梅

枝上爲氷雪沾苔卽是塵東風休得意天地巳無春

胡虞逸 澹喜江南上元人

敲氷煮茶 和冬餘樂事十九首選六

煮氷如煮石潑茶如潑乳生香湛素甆白鳳出
吞吐

曲室小飲

義酒集高談一斗亦可醉名香靜繞簾客去即
假寐

衲僧夜話

寒夜對高僧醉禪如醉酒我以如是聞不貴相
擊掊

雪打牕

清牕覺清夢不得遂高卧簇火煥新醅起嗅餅

梅坐

張氷絃

乾坤還太素寒谷律已回撫絃動操餘空香聞
早梅

擁罏聽高年説過去枯榮

老生見不常善話灰寒事大鼙鼓雷琴耳受松
風寄

倩補敝袍　廣冬餘樂草十七咏選五

層層犯風威便身取自適百結記歳年可當山
中層

一薄澣襦袴

潔癖具烟霞重澣衣大布何必熏妙香垢淨希
高素

向椿頭火

從不因人熱何難告爾寒木強諸炭婦相與慰
冬殘

護蘭

秋中巳含秀編荊拒清霜假人動眞憐移盆就
匡牀

戴易　再見

張印宣出其大母殉節傳示余乃李虬
峰所作因過訪之話及徐文靖公相
對泣下并屬其傳史相國事

人傳鈎黨名何遠事到蕪城訪欲眞爲語梅花
疑塚在可知水火共成仁

張蓋　再見

客中送人歸鄉

雲沒背山頂風含白岸波離情秋更苦歸路雨
偏多小巷臨漳水荒林帶女蘿附書愁不達汝
到定相過

殷伯巖招同白函三郝元直苑西栁霍

亮雅申旻盟劉賓深集飲

屢宿陶潛宅今來得數公竹斜燈影外人醉雨聲中老惜歡娛異交緣出處同病軀先就榻應恕鹿皮翁

孟　鼐 再見

栽菊

花時曾到潤州城肯罷龍沙選王英藥市携來香作雨柴關結處友爲航山人驢背霜全早詞客江南恨未平訊爾風姨深避却元微昨日下

西京

徐　增 再見

送中洲大師往廬山結茆同周千佩余

淡心賦

巖巖楚匡廬天作何大壯巔若千百處鱗次山下上去天纔一握離地足萬丈險絶豈易言變化却難狀雲霞或相依猿鳥不敢傍天花落幽戸松吹飄梵放中公儒者子妙年謝塵坱遠尋道門彥遍叩禪宗匠參畫祖佛機空諸文字相其志在丘壑不逐時趨向選日别吾儕勇往是所尚蓋頭一把茆隨身七尺杖境靜道易入理得形自喪緇經悟空假繕性了眞妄拂衣入煙蘿飛屩度層嶂日與五老隣心眼何超曠徒今世上人矯首一長望

飛來峯

竺僧到此忽停笻曾在西乾見鷲峰香水海中流過影須彌山上發來龍天生石佛苔如髩洞有神猿臂挼松風起恍疑飛欲去武林雲護萬千重

潘彥登 字先一字去然江南歙縣人

題徽州郡六忠臣詩後 并序

翰林院簡討休寧縣汪偉暨妻恭人耿氏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歙縣凌駉翰林開府休寧縣金聲太子少保副總兵歙縣方士衍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歙縣鄭爲虹徽州府司理烏程溫璜暨安人茅氏並女

放聲大哭謝臯羽百折不回文天祥正氣長伸持宇宙清風作誦肅綱常

程自玉 字公如號申持子江南歙縣人

登虞忠肅公三宿崖

三宿菴前昔合圍書生籌策似君稀偶然結伴捫天際不覺凌空嘆世非絶巘小亭曾壁壘環崖老樹舊旌旗年來聞殺長江水枹鼓何人衞帝畿

吳道配 浩然江南休寧人

偶成

學以文章誤愁緣酒病成氷霜晨硯白燈火夜窻明少賤真吾事孤高豈世情深心終自許期不負生平

初冬感懷

山寒風獵獵孤館閉簾櫳野火明殘燒長天沒遠鴻文章新業廢兵燹故園空未解謀生事詩囊自不窮

身世悲貧病風塵在亂離暖多收稼早寒少授衣遲倦翮羞千里剛腸斷六時還餘故人夢烽火隔邊陲

題旅壁

古驛無人跡空村有馬嘶城東鬪鶏老猶說太平時

蕭廷理 聞百江南江都人

雪夜宿天寧寺

雪擁禪房靜夜闌羈客星色凝雙樹白光逼一燈青老衲聞應卧愁人醉亦醒無聊強伏枕悲鴈不堪聽

過李聖籌寓與史蓮菴飲

曳杖尋高士開樽喜對傾榻偏來孺子詩總繼淵明今日一杯酒他年萬里情古人重道義慎勿逐浮名

與李文山炤兄飲

不隨炎處暖恰得靜爲涼高竹挺常勁繁花開亂香酒酣風叫客詩就日硯床夜坐何知久殘燈續曉陽

遺民詩目錄

卷十二 附近青堂詩於後

遺民詩卷第十二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釋函可 祖心剃人廣東南海人

丁亥春將歸羅浮酬別黃仙裳次原韻

春盡雨聲裏揚帆趁曉晴路經三笑寺歸向五羊城末世石交重餘生瓦鉢輕悲涼無限意江月為誰明

幾載秦淮側鴈歸人未歸世情休厭薄吾道自知非拙計還山水頑心付蕨薇重來安敢說多病力衰微

為某氏諸孤托鉢

見說遺經那可憑敝篋殘帙恨層層修文獨取多愁客乞食還餘未死僧衆口共餐朋友淚遊魂孤照法王燈亦知一粒須彌重臥看饑號自不能

弼臣病阻白門寄書並詩次答

驚傳一紙到遼陽舊國樓臺種白楊我友盡亡惟汝在而師更苦復予傷孤舟卧老長予月破衲披殘大漠霜共是異鄉生死隔西風吹淚不成行

釋正志 號槃菴湖廣嘉魚人即熊開元

落帽石 并小引

孟嘉所落未知何許茲類進賢衲僧棄之如屣故當隨地系之以詩

空山冷落一危冠敢道威儀似漢官秪為儒家收不住特留當路與人看

釋今釋 澹歸浙江仁和人即金堡

和無師詩

師自韶陽還山舟中作詩示余其旨甚微和答之

偶然為此役行止笑難期入夜依沙際長吟出峽時障深猿狖壯名在水雲疑我亦從茲悟寒江酌一卮

江舟風雨

疎雨層層逼曉寒絮雲如冒壓岡巒旌幢自欲臨危棧鉼錫何由避急湍怪石拒人猶睥睨孤舟效我只蹣跚狂風不為輕相阻萬法從來逆用難

毘陵天寧寺答贈鄧孝威

癡愛都歸清夜猿九招未許弔湘魂憑君感慨

詩中史剩我蕭條物外尊誰遠兵荒爭洞壑尚餘衣食累乾坤一瓢去就隨人手片葉書懷且杜門

人日龔芝麓鄧孝威張登子垂訪海幢寺奉和

勝流坐對卽空山未礙梅花笑往還風雨雜陳今昔夢松筠長護死生關珠川定瀉何年淚玉竹猶分一樣斑此去相思無近遠曹溪原不隔人間

過韶州江口遙禮曹溪

七年前一禮曹溪太息迷塵事事非龍洞荒碑深没蘚貫城殘血舊沾衣焚香曾記瞻遺蛻指月終煩被上機歷亂風旛原不定法堂草滿幸知歸

南雄陸孝山同沈駘谷來遊丹霞余以仲冬二十日自湘江方舟而行二十二日到寺卽周海螺巖一匝而下二十三日從錦石登舟至窰塘言別

是誰信手畫乾坤江楚風烟勢欲吞猶喜將軍銷劍戟尚憐長老護兒孫當關有虎惟高卧半夜歸猿只斷魂締構也應支劫盡與君剪燭共評論 將軍石名 長老峯名

登雙峯絕頂

靈峯奇秀欝黃梅醫祖當年鐵杖開簇翠中藏龍象窟矗天雙湧妙高臺一枝石笋撑雲出萬里江光破浪來此日曠觀眞到頂虛空背上嘯如雷

五老峯坐夏

五峯絕頂縛枯禪靜夏何人叩榻前忽地霧來山盡縞半空泉落屋如船朱曦氣散松杉國白日寒生洞壑天縹渺萬層塵望斷那知僧定萬松巔

初至東林蓮社感懷

東林遺影秀層層撥盡寒苔自遠登閣逈雲生浮海像堂空月照渡溪僧高賢兩序氷霜古妙墨千碑雷電騰勝蹟如麻靈異在何人載續鴈門燈

釋圓信 雪嶠 浙江人

望江亭晚步

薄暮萬山紫行行踏草忙村烟翻樹色寒翠滴

衣裳孤月未成照長天若可翔雲中實所搭隱隱在前塘

孟夏

我愛山頭草屋香就將茅竹構爲梁幾分月色通幽壑一片花陰蓋短牆林靜遥聞天籟寂夜深熟睡道心忘非嫌暑氣燒蒼朮日日飛來雲補牀

訪石壁

雲淨空山餘瓦礫相傳此地有名僧兩池日月分今昔萬竹風霜絶愛憎聊築草堂憑古寺留題石壁洗新嶒秋花沒膝香衣帶爲覓殘碑第幾登

沈園別李不器

衰柳無烟鳥不驚橫擔竹杖問歸程雲開嶂色鞋根潤葉落空亭山骨清別子河橋秋已暮尋詩花徑雨初晴他年忽憶燈前句拂塵重論去住情

春日雨霽周季侯過訪

茅茨久不埽蒼苔天影春浮蔭石臺雲過樹頭拖緑去客尋虎迹踏青來香流花草烟中潤韻襲芝蘭雨後開剩有一身閒若此遠山作供幾千堆

天目山居

簾捲春風啼曉鴉閒情無過是吾家青山箇箇伸頭看看我菴中吃苦茶

釋讀徹 蒼雪雲南人

送友之敬亭

君讀書我拍歌留君不住奈君何閒者孤雲飛者鳥我山我水何曾少獨憐知已是敬亭開門終日雙眼青安得秦王驅山鞭芙蓉一片當我前君亦不須去山亦不須住竹月松風對牀語

送元白之燕

一帶燕山色常時入夢閒平生未到處今日送君還客路無時盡秋心不自閒塞鴻牽別思早已出江關

送朗癯入匡山

獨向匡廬去安禪第幾重九江黃葉寺五老白雲峰落日眠蒼兕飛泉下玉龍到時應爲我致意虎谿松

別吳中諸子

相看了無意臨岐還黯然回看吴苑樹獨上秣陵船春老還山路江昏欲雨天白鷗頗怪我聚散緑波前

甘露菴解制送恒生還山

滿堂瓢笠忽天涯雲水茫茫去路賒同坐那知君是客送行番覺我無家九秋露冷芙蓉色一夜風吹蘆荻花最是不堪回首處夕陽江影片帆斜

汰公招遊狼山登大觀樓

海上危樓壯大觀烟波無際此憑欄江南一水横衣帶天外三山落彈丸潮色不來風勢緊客心欲渡浪聲寒高朋勝會知何日回首斜陽幾度看

中峰喜逢白公夜集法公方丈

久别幾于消息斷重逢猶記道途間兩心相憶秋同老一夜剛隨雨到山故舊何人堪共話林巒有主暫投閒亂流落葉聲兼下聽盡寒巖水激關

新安郡城

歷盡秋山幾萬重孤城廻合抱芙蓉故園風景

多相似只少參天雪半峰

自雲棲過湖上雜咏八絶 選二

看到湖山第幾重晚來猶倚最高峰鐘聲斷送湖南寺秀色飛來天目松

春水平湖緑映堤六橋芳草正萋萋東風不爲遊人待催盡桃花襯馬蹄

釋弘儲 繼起江南通州人

閒居擬古三首寄毘陵鄒子

黄金無角穿我層嶽腥雨無牙齧我巖華君子憔悴屨以易黄坎坎鼓缶大吕将墜

洚水離常潰決正道冬日弗鬱天半宅奥下土之窜維禹之造人秉其心可以禦暴

巉巉子石志潔逾玉幽固清涼温温自昜厲回鉛槧怒逢祖禓災於汚田百身可贖

釋戒顯 願雲晦山江南太倉人 匡廬集

珠砂峰贈尼民印公

珠砂稱突秀錯落九峰東石飽鮮霞艶泉流曉日紅函泥遲國璽燒藥待仙風奇絶菴中主天然來印公

過清涼臺下斷壁

欲窮奇險境不覺體全輕斷岸蛇緣過危崖蟻磨行鐵雲當路塞雪浪繞衣鳴一望石門近岧嶤天闕橫

玉簾泉

石壁横千丈飛沉灑百村山川雷未了風雨霽長奔白浪翻珠海青崖閃雪門簾垂何日捲匹練挂朝昏

五乳雨後聽泉

久懷獅乳到香林果見幽寒乳澤深溪口忽崩三峽浪殿前高鎖七峰陰雲烟古道犇軍騎晝夜空堂聽梵琴箇是憨師真說法天風不斷海潮音

天池寺

寺出重雲衆象攢峰峰拱揖檻前看巖巒宿霧三冬暝臺殿天風萬古寒龍起池中朝吼雹仙廻洞口夜驂鸞置身直在青霞上歷落星河眼界寬

題黃鶴樓

誰知劫火憑陵後猶得重登黃鶴樓晴樹巳隨人事改長江依舊大荒流楚王宮闕銅駝恨仙

客乾坤鐵笛秋極目蒼茫悲慨遠一瓢高挂亂雲頭

釋正嵒 豁堂浙江餘杭人

早秋登弢光

翠微宜早起況復是秋新一歲無多日千林只此身涼風輕步履爽氣肅衣巾無盡山中好應惟住久人

靈江舟中

西湖見月別湖潯月半臨江江月深幾聽棹歌諳越調漫隨人語作鄉音風腥曙枕潮頭長鹵潤寒裝海氣陰便是東流亦辛苦與君同負住山心

湖心亭同諸子晚眺

夜氣始闢如鴻濛孤亭獨立湖之中纖雲絕點泰清裏片月忽來滄海東偶一長嘯衆山響白雙老眼萬古空兩峰西去青不盡緫屬藕花垂釣翁

寒日登君山有感

廿年悵望一登臨風捲塵霾浦溆深萬里江聲來浩歎九秋木葉動悲吟橫張海口吞天地倨

立峰頭睨古今何幸相逢焚燹後蒼松猶保歲
寒陰

釋南潛 月函浙江烏程人

首陽咏

草笠古鬚眉首陽一樵子擔柴入都城閒話青峰裏云有兩男兒飢死西山趾白髮齊太公淚滴青蘋水還領召公言採薇人已矣

夢至梅里 時聞老母過梅里董巷

晨起意不懌夢斷吳天空極目西南角越山青幾重夏雲無意緒堆作千萬峰遊子亂方寸躑

躅將何從

小立青松根新夢聊自理恍惚梅里行孤村影寒水離親雪晴中鶯聲今復爾母子話溪堂斜陽射衣紫

老人命題扇影

危巖萬仞青羅立衆山小俯聽飛濤松下視穿雲鳥寒響發秋空微言落天表日暮坐忘歸欣看海霞曉

塔燈頌 壽尹洞庭居士

日射江以南日射江以東日射江以西日射江

以北羣心大疑嶺日甫匿仰視浮雲垂天如墨百神夕馳天門潛開虎豹肅衛烟扶帝臺帝告雲師緘星襲月鐙光孤耀覆仰畢徹帝告下土維此鐙光光名佛日名不夜幢光爲鐸邪覺新夢邪光爲雨邪枯槁澤邪光爲霆邪發寒蟄邪鏡可以照不可以截瑤光夕指徒懸軌則何以喻之梅麗樓閣鳥策龍文點畫弗及篋有丹砂罔繪其色飛華後天太虛相畢吳邪晉邪宋齊梁邪凌霄而翅者闕邪寒撐空青角垂芒攝億萬年寶綱張河澄嶽峙壽未央

知章騎 有序

夏日在補船村漁父示予枝指生飲中八仙歌卷自知章騎已下皆僞蹟感而賦知章騎一篇

知章騎鐵綱碎挂珊瑚枝并州快剪猛截斷莫遣魚目相追隨尚書殘闕邪可續張霸小兒徒爾爲君不見南村硬黃哀冊文米家精騎隨覆軍

打松子

打松子揀長松枝高葉碎青玲瓏揀長松打松

了人生合死松風裏山雲我我石齒齒聽松日
飲松根水

望月詩

望月三更望未休溪烟堆裏度中秋百年消得
幾長夜四海何人不暮愁佳客未來雲自合干
戈滿眼水空流情懷黯澹正如許搔首問天吟
渡頭

將至靈巖作

芒鞋踏葉寺重投去看晴雲繞塔流響屧仍飛
吳苑月洞庭先結夢鄉秋有童負笈未孤往無

事出門幾壯游只唱漁詞記歸日楓林細雨轉
船頭

感懷

鷓鴣十載閱風霜難向當年結客場妄想延齡
栽白朮傷心厄閏撫黃楊幾時合社聽蓮漏若
箇分貲構草堂南史牀頭堆一角六朝如夢雨
茫茫

釋大依 南菴福建莆田人

寄懷呆翁和尚

信宿六朝烟外鐘白頭兄弟又經冬度人還止
城邊寺游食難隨花下筇江岸幾時思折柳山
門是處懶栽松年來無限深居意夢入青青第
幾重

喜天華和尚書至

炎炎衰鬢恐蹉跎且向青山看逝波樹影人來
幽徑少潮聲日落暖風多一江遠似他鄉隔幾
字親如好友過獨怪旛幢爭擁戴難隨花雨問
漁簑

釋瀞挺 俍亭浙江錢塘人 雲溪近稿

采薪行

西山日苦貧竹木摧為薪採薪猶自可村里虛
無人彌望春郊絕青草渾無樹枝托飛鳥廝養
小兒大如天紛拏路人捶路邊路人抱頭仰空
泣囊中攫去官枕錢船子望之捨船走行船那
敢出渡口東村老媪伏斷垣少婦含涕都不言
貿貿遠來誰氏子白金深裹衣帶裏徒卒奪之
不肯與奮刃一擊路傍死蕭條百里罕人烟舉
目川原倍可憐黃昏陰黯鬼火照青霄但聞猿
狖叫

錢塘懷古

青丘西郭水連天慶忌孤墳落照偏夜夜海潮飛白馬年年江月度烏鳶越王臺榭愁荒草吳苑笙歌泣斷烟七十二峰零亂後只今依舊采蓮船

白馬南巡競物華金明池畔舊皇家宮門實輦承朝旭江上流蘇被落霞石鼓夜殘仙樂動玉笙春倦舞衣斜可憐五國城邊柳望斷江淮天一涯

東浦橫連第一橋御園烟鎖晚風飄櫻桃露重浮金椀楊柳春深度玉簫波湧兩湖漁火亂沙明十里馬蹄驕傷心華月高樓近郊外青旗久寂寥

渡揚子江

征帆一片海雲平揚子江連鐵甕城王濬幾年空戰伐周郎從古歎鏖兵河洲浪逐飛鳧影野店霜添班馬聲最苦清談能廢事茫茫回首厭虛名

秋雪菴同吳浮槎卓火傳茅與唐張南村賦

小洲烟裊鷺鷥飛紅樹參差掩翠微坐徹空潭千尺岑幾年間卻釣魚磯

釋常岫 蒼林浙江吳興人　寒濤別集

渡渾河

萬里柔乾水玄冥生濁源過橋分地脉到岸辨山根怪石衝層壘橫流齧近村盧溝空有月車馬踐黃昏

木巖廢寺

山僧何日去殿角卧殘碑煤盡雲根斷泉枯地脉移寒禽聲自咽老木葉空垂只恐秋風至行人過更悲

晚望

蕭寺頻驚落葉秋憑高眺望樹中樓山從北嶽來京國水自西湖入御溝會見漢陵荒草沒時移梁殿海雲浮斜陽暮雨天猶暗坐泛華亭一釣舟

釋本體 遠菴湖廣人

秋日旅懷

風葉聯翩下蟬聲斷續鳴已多搖落感況復亂離行訪舊悲雲散登臺嘯月明故山良久別風雨夢中生

釋大健 蒲菴江南江寧人 花笑軒集

歲寒吟

霰雪亦何繁侵陵翳山麓靄靄入谿雲遙遙散林木崎嶇行路難荆扉恒自足樵採既無聲鳥獸各棲宿草閣晝長妍山光夜逾肅佳花綻紅鮮高枝映巖谷婉孌姑射姿粲然媚幽獨乃知天地心凛冽有芳馥

杜茶村見過

蘆荻晚蒼蒼烟嵐在下方蘭舟維此際萍跡任他鄉風浪磯前大僧衣世外長艱辛今夕會江海意難忘

人日登鍾山

鍾山常在望人日到誰曾躡屩過靈谷披雲拜孝陵荒途迷亂草深澗咽寒水香火餘宮監悲涼向野僧

初雪

風勁寒逾峭山空曉倍明茅齋惟鳥下石路少人行頓覺松增色俄聞竹瀉聲紛紛舞籬落靄靄入江城

夏日山中

深山當五月晝永不聞鐘石壁看無雨柴門卧有風馬嘶青草外鳥語翠微中果熟鄰僧護驅麗過竹叢

次答南莽和尚

穿雲紆杖屨巖寺俯江流半壁月來照何人幾上遊風濤無晝夜庭樹有春秋欲話多年別君應十日留

鶴來莊贈孝隱 用杜少陵過何將軍園林韻 選一

中林三五夜常把華門開羌笛多吹月江城正落梅自從看竹後誰復抱琴來寂寂聞清籟悠然卧綠苔

花笑軒和茶村居士

時倚檐前樹相思定幾重窗含千里月客夢五更鐘絕壑陰垂壁懸崖青刺松數聲吹笛過清絕隔江峰

登黃鶴峰

披雲一長嘯萬籟響諸峰黃鶴幾時去閒僧無定踪遠江流宿霧短景挂寒松南渡空留寺遙聞下界鐘

見遠山殘雪

已覺寒威去猶瞻雪在山清深通竹路虛白映松關片石能相偶孤雲無此閒好將寥落意指點到人間

濤隱居

小閣連溪壑松濤不肯閒吹開雲外月照出寺前山地遠成嘉遁心閒卽閉關相期幽興來往此林間

除夕

顧余無事客歲去豈關情贏得梅花看何妨白髮生青山今古意流水去來聲曾不異常夕人偏惜此名

釋函昰 天然廣東人

晚步松嶺

歲寒猶見一叢青高託層厓覆石屏夜月不侵無草地曉風長護獨棲亭蔭垂千仞連雲漢響答長江入海溟倚杖聞猿卻回首下方誰夢到林坰

釋通復 文可浙江嘉興人

送朱人遠入蜀省覲

棧險秋冬際西來有問津巴山元近楚劍閣未離秦迢遞驅行千艱難拜老親郡樓花早發萊綵正宜春

盛氣看雄劍因深弔古哀空山夏禹廟春草越王臺楊馬人何在乾坤眼獨開登高須載筆好試大夫才

和答蔣佩聞二韻兼懷少典子誕

谿回白苧晚悠悠背郭柴門老一丘春盡懷人無過鴈日斜隨我數歸鷗雙懸戶外千峰履獨上江千萬里舟風雨別來花信促酒旗飛處落紅稠

釋興機 震巖郎張拱端山西太原人

辭雲門梵林禪師徵詩入選和原韻

孤蹤只合孤峰老縱遇花時不去探狐首死惟甘向北鴈聲悲是悔來南已將名共頭毛削肯把詩同里巷談多感殷勤編入遯寧知遯義少人耽

登迎仙亭懷古 係明世宗所建

秉時騁望兎峰南臺高百仞名旋磨上有迎仙之虛亭鑾輿屢幸凭几坐臨風幾度學吹笙夕

朝勤湯曾無惰翠屏今已屬誰家空欄只見鳴鴻過丹成帝主未飛昇徒將鍊石爲功課

釋智舷 秋潭浙江嘉興人

銅雀臺

曉氣稜稜烟霧開美人曾向此徘徊舞衣舊日芬芳在帳殿春風歌吹來宿草漫尋廻輦處飛花空對望陵臺餘波猶有漳河水不信君王去不回

釋行悅 梅谷江南太倉人

村院秋居

雞犬不時聞村深俗亦淳道情親易久鄉語譯方眞田坂斜陽澹楓林秋色貧因思在廬嶽氷雪早侵人

重登八境臺

爲愛坡仙句似仙孤臺再到轉悽然江雲欲作重陽雨木葉猶鳴薄暮蟬倦客隨方追往昔他鄉易感是秋天長安與日渾難辨四顧愁生瘴嶺烟

湘上作

稀紅暗綠滿烟蘿兩岸相山黛色多不信鷓鴣

何所見只言行不得哥哥

釋弘脩 恍林浙江山陰人 選詩輕詩遊

立春日舟過廬峰精舍

彌月居城郭長思歸草堂出郊纔十日寂寥坐竹房舉棹向前景謖謖溪風涼及來廬峰山巒壑遙相望隄柳發暗綠岸苔生晴光因遇結廬客同過薜荔牆自敞雙板扉敲石炊茶鐺出子青泥飯坐我雲根牀款客不知晚相送臨河梁我亦悵然別還同歸鳥翔依依戀野色蕩舟趁夕陽

答下相蔡叔望留別之什兼送陸禹平

七里寺門近半塘人境連朧前來暮客雪後有歸船烟樹空于水澄江遠入天莫忘在鶴澗相坐品三泉

釋寂燈 天放楚後湖廣岳陽人

小除夜示學人

一靜消諸累多能卽是頑不因平日簡焉得此宵閒竺典當尊重凡情莫浪攀老夫疎野甚生長只知山

揚州竹枝詞

齊紈蜀錦鬪芳裁紅粉當壚照玉杯明月箏聲
鬧不住城門十二五更開

葛洪洞

山色搖光入袖涼松根風細茯苓香局殘柯爛
人何在深洞寒雲鎖夕陽

釋弘濟 孟然吳山江南歙縣人即汪沐日

移居

卜居先卜鄰里仁斯安宅如彼蘭在谷荃蘅共
朝夕東西南北人轍環豈行役有廬敝風雨問
荅敝函席願言揭來歸稽古裁今昔耕鑿話春
風陰晴細辨析

歸田園居

炎方大火流策嶠得南山九夏披重裘一住三
十年雲起孤城失山高月在淵護蟲傷火種躬
耕開瘠田蕭然唐虞夏黃花屋幾間有松古不
計偃仰卧我前般其靁隱隱石隙出縷烟龍舞
虛空中芝老怪石巔夜静人無事禮箭儘自閒
不知何夕死朝聞然不然

問來使

爾從何處來使我豁心目山中酒定釀不遠籬

有菊松長任礙人春來松花覆巾車好歸山山
將衆栗熟

擬古

寂寂幽谷蘭搖搖北邙柳天地朽速壞草木安
長久抗懷揖古人羲農是我友安得一起之相
與一杯酒春來柳自青同心蘭不負謝彼殺我
者此意良深厚匡人貌楊虎彈琴復何有

釋阿眎 笠居福建楓亭人

憶西江趙雪餘島

知有不平在阽危未敢鳴姓名疑故我家國負
今生芳草似無恨夕陽空自明義方聞有子遺
稿倘編成

憶洞庭吳不官時德

貧賤亦行役風塵了不關心如太湖水家在洞
庭山作客有時倦吟詩無日閒泉臺遇同調曾
否憶人間

近青堂詩集序

常聞文莫奇於司馬而其迹常遍于山川品莫高於元龍而其氣實資于湖海子贍之渡儋耳筆墨益豪道濟之在洛陽江山得助蓋所見既廣則其蓄之者必盈而所歷既多則其發之者必盛精華所結良在高深奇奥所成蔚爲風雅古有然者今亦見之則吾友卓子子任是其人矣子任爲惟恭先生之後人乃火傳年兄之猶子火傳操持月旦標舉風流似棋墅之謝安偏知幼度若竹林之阮籍獨愛仲容而子任少有

異姿長懷奇節軒軒霞舉其氣不愧於凌雲奕奕神清其才獨能於鏤雪論交未久方多倚玉之慚締好既深更起渾金之歎言其大槩略有數端一則丰度祗類中人被服有同儒者而高談聚米若聞要害于諸邊獨往據鞍歷見風沙于古塞論文可與論兵而並用學書乃能學劍以兼長一則先生獨有藜牀孺子恒居委巷而座中杯斝對酒時有高人門外輪蹏憑軾恒來長者則處約無殊于處樂而能交實在于能貧至於衣塵已欲化緇薪勞難以炊食而隴頭負耒曾不礙于帶經堂下持竿竟何嫌乎漂麥則其博雅之懷卽在勤勞之際耳若夫臧否不形諸口喜怒罕見於顏而射聊城之書曾無再顧擊燕臺之筑傍若少人則烈士之風不在古人之下矣凡諸雅致盡屬修能況乎閩粵燕齊霜雪備經車馬江淮河海風烟歷飽檣烏一切東西南北之情皆歸旅笥百凡陰陽寒暑之狀並入奚囊觀其足跡所留益見匠心獨苦故時而驚濤駭浪則爲奮迅振發之音時而嘉樹名花則有穠麗纖妍之句或而猿啼鶴唳則其調多

發于淒清或而虎嘯龍吟則其旨必歸之雄放斯其近青一集足以振綵千秋也於時雨過庭花風吹鄰絮偶爾得茲快作足以暢我幽懷竊比漢書可下舜欽之酒如歌周雅是爲吉甫之詩不禁傾心遂爲弁首豐南聽翁弟吳綺拜撰

近青堂詩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著

駐馬坡懷古

坡下茸茸草坡上蕭蕭樹陳迹問居人臥龍駐馬處虎穴探孤身形勝供指顧北軍戰艦連爨烟結江霧聲勢壓江東將士互憂懼先生何從容決勝搖白羽老瞞竟生還天不延漢祚飛飛鴉亂啼掉頭下坡去

從軍行為友人作

門外戒行李門內辭高堂上堂仍儒服未忍換戎裝阿母方進食阿弟繞母牀阿妹進脯脩新婦捧壺觴牀下從軍子一拜淚千行阿母投箸起兒心沸如湯佩兒湛盧劍解兒芙蓉裳爲兒從容言從軍貴飛揚國門懸賞格黃金鑄印章戰勝食采邑戰死爲國殤

還家吟為友人作

七年事沙場戰士心力竭苦戰不料生生還轉嗚咽組甲龍鱗殘寶刀鋸鋒缺解衣視肌膚新創猶帶血驕騰大宛馬登涉四蹏折微功安足奇鉄衿乃上列有母不知養輕生賤膚髮魯連

卻千金路海看明月

所聞

北出遼陽城四野結黃霧自古無人行道里不知數荒江浩浩流鴻鴈不能度江風捲大旗江岸新立戍暮春草未青孟夏氷尚涸虎狼白晝行狐狸啼日暮聞見異生平豈不懷親故有夢亦迷離豈識還家路生爲異域人死背故鄉墓含悲前致辭丞觸戍長怒執法罪當誅讁戍遭殊遇聽言雙淚收餘生沾雨露

戰士骨

巖疆多戰爭羽林軍四出壁壘陳七年猛士衆馬革游魂不還家日暮猶擊賊可憐深閨人萬里夢難得一日聞班師少婦重妝飾載酒盧溝橋遠認旌旗色朱旛題姓名云是歸來骨生者並轡還死者痛欲絕裂裙代紙旛綺羅委路側昔日鴛與鴦今日失儔匹生還旣不能全骸亦難必檢點舊戰袍血跡雙手拭

葉縣別湘南歸送之大梁

故鄉見面疎他鄉共朝暮同居廣陵城出門或異路犯雪走大梁李門在指顧倘遇屠沽人道

余素所慕

問津渡

春秋王室衰諸侯多不臣尼父志匡救沮溺善一身所趨既已異致譏寧無因漠漠黃沙岸滔滔古時津津頭嘶匹馬緬想耦耕人

昆陽王烈女擬焦仲卿妻古詩體

孤鴈終孤飛不屑亂匹配女子守一終舊盟焉敢背羅敷已有夫使君空躊躕仲卿妻誓死遣歸阿母愚有志不可奪奪志寧捐軀昆陽一女兒生長在野里阿母無教訓阿翁不嫺禮聰慧性所生清白能自矢盈盈十五餘許嫁貧家子阿翁發狂疾將女欲他適女兒潛聞知怨怒填胸臆事親固柔順從違辨順逆父志不能回怨彼鴆爲媒哭泣阿翁前永訣辭語哀媒人是鬼倀逼兒向夜臺奉事非不周大義不可乖起身出庭院庭樹舉頭見入戶更衣裳含淚封綵絹織爲嫁時衣猩紅親手茜無緣謁舅姑留供阿翁餞隨身何所有素頸繫白練身與螻蟻同魂愿化海燕海燕棲夫家隅世識夫面烏鴉繞樹枝鄰媪覺已遲奔走白阿翁阿翁始傷悲鄰人

爭來看初識女兒顏桃花開兩頰鴉雛堆雙鬟衣裳只縞素上遺淚血斑夫壻欲弔問反處嫌疑間空教淚盈把無以報泉下

楊家婦

葉縣毛氏女楊某妻也嫁甫一年楊某死毛以哭夫感疾家人進藥餌不含死

鴛鴦雙翱翔雄死雌恥生彩羽自毀碎芳洲啼悲聲可憐窈窕女初嫁喪良人淚漬衣襟赤朱顏凋青春夫壻下黃泉孤魂誰與鄰夜夜夢還家欲語步逡巡傷心感二豎所期惟殞身家人相勸勉良藥爲具陳矢志在黃泉一滴肯沾唇人命豈易棄死生衡重輕舉室恩愛重不如夫壻親

題范十山登白狼而眺青海圖

登山必陟巔陟巔可遐視觀水非空曠安得浩蕩勢遐勝惟白狼位居江海次山外更無山高空透青氣有客坐掀髯似遂山水志長嘯動滄溟洪波滔滔至兀坐冷心胸久視浮天地雙丸皆西征流水但東逝何處問眞源常慮知不易

覩君如有得爲我晰斯義

送街南還敬亭山

敬亭何窈窕君歸闢講室惡草隨手芟嘉木成行植芟植良匪易乾坤藉人力山鬼多冥頑揶揄山中客

心齋招同射陵汝受柳下納涼

高柳綠浮天赤日不下地好風一迴旋涼氣先秋至徙倚隨層陰几席何遷次咫尺便青山古城垂薜荔物性亦悠然黃鳥進歌吹遙念官道旁勞勞驅車騎

送東塘國博 同仙裳定九子發棊士若廉四明若谷若千十青鶴山賦

別言不早贈但恐徒勞思去留三載內屢吟折柳詩南轅不再返班馬果北馳淮水尚洪流疏鑿未竣時去固非我心留與慈親違我生亦有母念母願君歸

挂帆乘南風行旌離海[illegible]携渡黃河上馬換郡縣漸近兗州城不逢甯爲懷人與省親憂喜或相半省覲已有期[illegible]何處見策馬陟高岡海雲明一片

秦淮雪中集木公城[illegible]亭送桐初之揚州

北風十日雪江皐停旅人鴻鳶不敢度舟航戒遠行有客雪中去去去廣陵城廣陵與金陵爲客無異情先我發孤棹此身難與并我爲故人留北眺轉傷神寒雪寧無盡凍雲有時晴我歸君未歸草堂迎江春

答湯碩人 碩人賜[illegible]先生令嗣

布帆挂章江帆停石頭城兩槳下金陵催過揚子津揚柳向城綠波濤遶城清城中如爐冶籃輿冒暑行客持雙鯉魚城陰問姓名雙魚未及剖握手如故人野老立門外看客步逡巡敘述及往昔野老忽失聲前季我司李世亂爲純臣竭力救倫紀嚴霜帶陽春上陪揖公子如與司李親我翻從旁觀純孝在隱淪

答馬扶曦

今年夏六月火雲流街衢有司禱豐隆嚴檄禁屠沽江市風不腥商人買園蔬老饕畏白飯舉七多蹐蹐羨魚起垂釣泥沙壅長渠投竿慙古寺執熱層城殊高樹蔭長廊清影動扶疎江南老詩客竹淋羅畫圖眉間白毛銳骨相何清癯

短衣出長揖識面似非初爲我寫山水墨池泚
筆枯何以慰我懷圖成雙鯉魚魚眼不施紅紫
腮穿青蒲感君殷勤意未肯付庖廚

潼關道

在昔泛舟役輸粟救晉飢富強由來舊今也忽
流離上天禍咸陽三年望雲霓犁鋤無所施黃
犢充晨炊貧者死家園富者走天涯綺羅猶被
體銀箏手提攜高車駕無馬足繭卧路啼遠行
爲就食途荒力易疲傾囊出珠玉難以易餔糜
銀箏碎道旁此生無樂時飢餓知不免首丘是

所宜俯視兒與女嬌小飽狐狸

日出歌 蓬萊閣上賦

曉風吹熱扶桑樹矗起青烟與紫霧寶藏信在
大海中火齊千斛光凝聚欲起未起聲逢逢四
圍雲氣蟠蛟龍出水未半九州白當年一照開
鴻濛東方日日西馳無數飛鳥歸崦嵫冬出遲
夏出早振轡迴迴十二辰暮吞朝吐令人老安
得長從安期遊朝朝看汝海東頭

行旅怨雪行

冒寒出門去人各有所營朔風剪斷垂天雲雪
花紛紛無日晴馬没鞍韉驢没耳驅車輦輪輪
不行行止兩不得四顧客心驚道傍柴門三尺
大雪封門遶牆壁破欹門竈無火老嫗竈邊卧
今晨無食身凍僵擧頭向客乞衣裳居人狼籍
今如此道途安得辭風霜

凍湖謠

船來西船來東一邊張篷一邊鬭風鬭風努力
張篷從容夜風如矢射入蛟宮琉璃四合東船
西船困厄相同一日饔飱依時二日爨烟參差
三日舟人估客啼飢恨無羽翼高飛縱有羽翼

力易竭君不見雪片打下銀頭鶻

虎丘謁萊陽二姜先生祠

首陽萊陽兩兄弟齊姜不愧孤竹氏忠臣有骨
不輕埋泰伯虞仲采藥地大姜宰邑最有聲入
爲諫臣能力爭國柄不容丞相竊當廷呵叱雙
眥裂廷尉來收折檻人能斷臣頭臣有舌臣罪
固當誅讒佞何時除蘸血手畫地望闕難高呼
有弟在傍不敢哭但撫兄骨與兄肉含溺哺兄
口十哺一入腹猶言孰無死死願無回曲後先
救援多直臣紛紛黜逐爲庶人鐵騎長驅至東

游父旁白頭死慷慨老臣節烈旣上聞恩郵雖
加邊不解弟請代兄冒雷霆生還不得戍敬亭
敬亭山雖好對之傷懷抱黃巾赤眉犯九關帝
鑾輿從登煤山孤臣遣戍日已遠龍髯不得雙
手攀奉母吳趨築小圃從遊弟子知好古遺言
身死不東歸掩棺一抔敬亭土故君有命不可
踰此生爲母偷須臾吳人慕義建祠廟祀兄東
隅弟西隅祠外青楓長枝葉春深杜宇啼不歇

題晉省雪遊華岳圖 和嵩南韻

聞君一兒五女婚嫁二無端欲奪向平志爲探

絶勝先華峰白雲飛擁登山屐巒壑一重險一
重過去巉屼似平地身無依倚愁天風不跨蒼
龍不快意歸來語人辭色驕湖海之客常短氣
問君果欲邁向平旣遊一岳毋遺四

寧羌將軍行贈高枚升

將軍淮南人虎竹分西秦西秦一路通巴蜀棧
口孤城山四鄰五丁鑿開渾沌氣一夫當關萬
夫畏巖疆八載靖烽烟警防何煩敎擊刺春深
幕府日投壺草白城南出輕騎將軍行樂秋打
圍超山紫燕疾于飛彎弓射殺兩騰虎父老𩋾

門拜纛旗割鮮饗士呼行酒幷州健兒請擊缶
歌罷筵前起舞刀紛紛雪花應雙手停歌止舞
月照營後幃秦女彈銀箏絃緊柱促聲淒淸無
端彈出關山調颯颯俱作斷腸聲斷腸聲客心
驚我有高堂白髮生富貴視如鴻毛輕將軍長
揖守吏哭萬里歸家駕黃犢環門柳樹未盡禿
宅傍新築梅花屋梅花江南開不遲雪中釀酒
雙介眉梅花吹落斑衣上還憶軍中聞笛時

題劉松年海島圖

中華百貨資百蠻海國紛紛估客船扶桑之東

羅烟島島中人習機杼巧一歲能織幾船絲絲
選七里春蠶好橫海鼓吹樓船過賣絲市上排
衙坐島人爭看大唐官日中曾無人易貨

海市歌

嘗聞海客說海市語近離奇心轉疑我來登眺
値初夏正當海旁氣澒滄波時還石孤坐待十
日日見巨浪長風吹信有信無意不決一日浪
靜東風微歷歷島嶼忽異狀欲離欲合勢動移
劃然樓閣開金碧龍女鮫人互交易龍女仙衣
湘水裙掌上驪珠弄明月鮫人傴僂捧絳綃失

手吹作紅霞飄聯翩龍女素手招招落紅霞烟
波起漁舟獨釣烟波裏珊瑚絲竿鉤赤鯉搖舟
沽酒傍城市城門初啟環甲兵前導龍旗後雲
旂成儀赫奕擁巨帥銜枚不聞嘶馬聲園林市
井原無恙日中百貨紛經營天吴海若厭繁華
梵宇連雲僧如麻玲瓏浮屠高九級一級千朶
青蓮花幻化窮奇造物忌天風猛烈吹平地眼
前所見仍東流孽島依然青溟浮海市海市何
足據人世且如水上漚君不見館娃宮銅雀臺
宮女如花安在哉又不見桃花源林屋洞石門

長閉無人開人生耳目娛悦有時盡歲月一去
不復迴何如開顔日飲千百杯醉看天與地所
有皆塵埃

題眷令圖

新安程頌年兄弟八人其六弟于天
從故鄉遊上谷久而未至訪無音耗
疑途中遇害頌年裹糧懷刃足迹遍
南北求之數載不可得乃招魂以葬
繪眷令圖誌痛余義而賦之

眷令飛鳴聲不息先急後悲何悽惻一巢八子
好羽毛風塵道路失雙翼六子守巢一子飛弱
羽尋遍天南北聞者墮淚見者傷口銜常棣招
曰方汝雛旦暮啼黄口汝魂血污歸故鄉君罹
招魂君莫悲莫信真同丁令威鷹鸇羅網何所
據他時或得生人歸我言未竟淚如注我有傷
心為君訴前年潮陽起颶風無端吹折紫荆樹
舍弟子厚客死潮州

廣陵城下與次厚弟誌別

班馬嘶春風道旁春花謝人影移斜陽蹄躅古
城下覆城遮郭柳參差雜人言語啼黄鸝跨馬

過壕濺淺水衝起鴻雁雙雙飛

漁婦吟

郎撒網妾蕩槳朝出湖暮泊港一生離合未經
心錦帳佳人多夢想

梅蟄盆中黄山松同儀通諸石賦

三十六峰削如骨雲霞為膚樹為髮捋得一鬚
婆娑松盈尺之勢盤虬龍移入瓦盆辭鄉土幸
以無心憶儔侶托身山巔多俯視不謂從今依
竹塢曾記去天剛尺五

錢塘江觀潮

海氣蓮江白秋潮八月生信能通節候響不借風聲一線橫移岸千山斜逼城富陽同百里舟楫卽無驚

桃花嶺 憶友人事

丘壑含兵氣當關鳥道斜銜枚趨夜月拔幟入朝霞斷盡村墟火開殘戰壘花飛來雙燕子曾記有人家

源口 憶友人事

旌旗源口出萬馬渡沙頭山月開昏路烽烟警素秋前林園已破斷壑血能流何日銷征伐春原看牧牛

靈巖

千古銷魂地無端闢化城綺羅留石色絃管剩鐘聲泰伯難采夫差國易傾細探遊賞處春暮不勝情

嶽麓山訪彌嵩上人不值

杖履何時出松關雲掩門近庭人語寂穿竹澗聲喧培草眠山鹿崖藤挂野猿行吟幽徑裏白日翠陰昏

桃源

渟自漁郎問秦人不再逢一丘喧亂水百里蔭喬松峻壁疑無路荒林忽有鐘來尋山寺宿面面翠芙蓉

確山之羅山道中

雜響平林靜獨鳴驢項鈴雪殘虵徑亂草偃虎風腥野客尋荒店山神守敗亭吾生如落葉未敢怨飄零

光山曉發 同去春

風起凍雲裂紛紛入亂峰單車千里道荒寺一聲鐘晴色怡人性霜原辨獸蹤興來思射虎飛將未能封

臥龍岡

東風吹野色青上臥龍岡窈窕春雲裏蜿蜒白水旁長吟看擾攘三顧起潛藏克復中原事身存未可量

王喬墓

何年封馬鬣衰草野烟寒杳渺雙鳧舄荒唐一玉棺仙人寧有死塵世漫同觀不信徵毛女冲霄長羽翰

江月

江色茫無際空明一片寒不知孤月上但覺夜潮寬沙鳥棲難定篷牕夢未安幾番圓與缺只共椄人看

雪竇

拾級凌千仞身疑入杳冥層雲崩瀑布孤壑蓄雷霆立久心俱冷歸遲耳尚聽回看山起處翠石列如屏

招寶山

砥柱浮山出東南入海遥亂峰揺碧落絕壑灌秋潮氣肅蛟門見風高蜃市消幾年無壁壘估客漸停橈

甲子夏僧還普陀余赵舟同遊

到岸驚䰟定荒涼亂後山野猿延佛火水鳥擾禪關樹以無樵長僧因靖海還埽除須努力勝境壓諸巒

玉泉觀魚

水色溫于玉清漣育錦鱗龍池原有異魚服自能新見月疑垂釣聽經不避人風雷非所待引類但相親

憶舍弟于厚

有弟羈南越蒼茫雲樹遥嶺高廻塞雁江遠斷春潮故國經年別孤蓬萬里飄何時茅屋下一笑積愁消

送張阜樵遊閩

活活一溪水連灘千里鳴舟多穿石險路少入春晴花亂香蒸岸峰高青出城片帆安穩去差喜客裝輕

韶光寺

清晨凌曲磴扶手竹千竿礙路春雲斷經風曉霧殘江湖分一嶺欄檻轉雙丸不與諸天近焉知下界寬

同衛瞻渭升滋衡徵乂靜慧園訪石公

落葉紛如雨孤蹤易感秋共尋前代寺遍倚夕陽樓雲水原無定烟霞莫浪投繁華城市裏能隱亦清幽

晤寧都魏和公兼訊冰叔青藜

紆道過君里青山歷萬重憶從吴口渡失問翠微峰幾歲難孤往同心易再逢綠陰高樹下趺坐話從容

送孔樵嵐河南看花

大梁千里路風雪擁征鞍落日孤村宿明星野
店寒歲殘將柳折春暮得花看四月揚州好歸
來對藥欄

人日同曉村遊禪智寺

人日臨初地因人興灑然辛盤增野菜短綆出
春泉猶見南飛鴈將登北上船佳辰難共汝湖
海憶年年（時予將北遊）

題石公送別圖

開闢蓮峰日聲名中外聞遐荒皈大乘聾海起
慈雲舟楫天風待旛幢花氣熏送歸猶問法應
使手難分

紅橋聽鶯（心齋招同西濤名友景州春藏還也澐韻分賦）

北郭聽鶯好紅橋綠蔭多一聲流近遠幾處罷
笙歌藜杖風前倚蘭舟樹底過吾生何放浪於
止愧髙柯

穆陵關

屏翰東西地勞人度此間千峰盤沃野一嶺束
雄關疲馬穿雲下飛鴉觸石還遙遙春樹外海
日滿前山

送呂半隱太常歸蜀葬母（同梁藥亭吳園次賦）

辭鄉曾計日四十四經春門巷多新草山川是
舊鄰空囊歸旅櫬野服拜先人遺老江湖少甚
叢問隱淪

杭家集看桃花

忘疲三十里引興是桃花村落猶分樹江天但
見霞成陰涼道路結實薄桑麻倘遂誅茅志東
皐處士家

暮宿山寺

路有歸鴉引殘陽在寺門入雲孤磬細爭壑衆
流喧石榻延山月禪心定旅魂但教幽興適茗
椀勝金尊

燕子磯漫興

燕子磯頭立風聲樹杪聽東江過岸白吹雨到
山青古觀花成徑香臺雲作屏探幽緣撥悶對
酒不求醒

碣石衛

巖城沙岸峙鼓角雜潮喧一旅當天塹羣峰衛
海門蜃樓春乍見龍雨晝常昏風景江南異悲
涼斷客魂

同翁山遊羅浮

海風吹紫霧天半出羅浮蝴蝶延藜杖梅花掩石樓峰巒經月遍吟嘯逐時幽愧我勞勞客何緣得久留

正月三日紀事 同省雪退思賦

獻歲遲三日親朋寧不嗔敲門封積素埽壁見宜春足有衡泥具年非倚杖人氷苔連里巷無怪步逡巡

耽遊誠我癖時節在家稀白雪街衢靜紅爐弟妹圍勸酬宜永日珍重掩雙扉覓食簷前雀連朝不遠飛

答儀通景韓過訪不值

繁華君不顧偏問野人家廢宅門無柳殘春牆出花修能魂夢愧清譽友朋加悔殘看山約空回黃犢車

同呇抱雪泊瓜渚

出門逢歲首比戶掩荊扉殘雪滋春樹遙天放晚暉沙頭舟子集津口候人稀坐待江潮上同君下石磯

由木瀆至光福

到此多幽境東風送野航村遙傳社鼓市小接魚梁竹塢朝烟翠梅林春霧香茅簷曾處士誰為發潛光 曾青藜隱此

鄧尉山探梅

未到心先憶探梅何處幽深林多轉折半里一淹留僧引雪中屐人登雲上樓香風吹近遠春月白於秋

花下憶呇省雪

君家青嶂裏紅杏抱孤村塞雪銜歸騎春風嬾出門寧教勤道路未易樂田園倘肯求黃鳥鶺鴒同在原 時同抱雪遊鄧尉

同呇抱雪汪淡洋舟泊丹陽訪丁柯亭留飲

有約君還踐兼程棹亦停詩從幽境得酒對爽人醒江月隨潮白春山入夜青南征折楊柳相待竹西亭

同呇抱雪省雪汪淡洋漢濯楊楚書將之皖上舟發揚州見月

送客難為別辭家就汝行同看千里月今夜二分明野岸沙虛白春江汐暗生遙憐邊塞上曾得照連營 家兄子升有皖輸西塞之役

雨夜泊眞州

日脚黑應雨斜風吹到船涼生須縱飲聲急未成眠紅壓江皐樹青深郭外田明朝過木驛春色十分妍

燕子磯 同張瑤星賦

六代如傳舍何年燕子磯秋風常失侶社日未能飛細語濤聲觸紅襟春草肥寧關貪飲啄江口舊烏衣

蟂磯

何以蔦夫人清江長白蘋濤聲陵寢樂花片八

箋壓湘竹誰能並蟂磯可與鄰樹頭驅杜宇蜀鳥聽傷神

天門山

山自何年斷痕多繡紫苔水迎千嶂合天鑿一門開覽勝高仙觀防江密戍臺帆檣西岸集鷗鷺恰東來

板子磯

春江何浩淼磯上忽斜暉曾有蛟龍鬬今看鳧鴈飛將軍功可建司馬事多違戰勝悲笳發雄師何處歸

望九華

久作池陽客高山惜未登忽從江上見翻想一支藤吟咏春無賴躋攀老最能樓臺多結構聞說少閒僧

雨中過秋浦

秋浦逢春雨空濛蕩一舟岸花紅寂寂江鳥白悠悠逋客青蓮句鄉心帝子樓 謂文選樓 昔年過此地晴暖恣郊遊

寒食孟南湖太守招遊讓泉亭子

楊柳知寒食江城分外青他鄉同杖履清興過郊坰野草多穿徑春風自掃亭泉名以讓著次

第汲銅缾

別晉抱雪省雪

胸臆離愁滿吟詩佳興闌早知居不久何必聚無端天路雙騶疾江皐一鴈寒人生過四十諸事許誰寬

哭舍弟子厚

饑驅辭我去八載滯潮陽春草人無夢秋風鴈斷行有生勤客路至死慢歸裝倘以家爲念應催海上航

遣弟遙迎汝魂今附櫬來到時常棣謝去日紫
荆開故隴荒無恙殊方孤可哀潮陽尤足畏毒
蠪久爲災

清湖入山道中

長途多小憩五里一茶亭路自紆迴白山能宛
轉青野禽親水碓窟兔躡郊坰禾黍歸場圃農
工漸次停

曉過仙霞關

山店肩輿發林雞遠近聞雄關晨啟月危磴夜
流雲行旅能成隊飛鳥難結羣昔年烽火急戈

甲日紛紛

楓嶺看雲海 同高雲客賦

楓嶺青天際茫茫雲海寬無風波自動浴日氣
猶寒高闊如舟繫羣峰作島觀滄桑眞易變傾
刻涸狂瀾

同魯菴方伯定九逸峰由觀口登陸

灘涸同登陸依然傍水湄朝暾臨壑暗冬嶺出
雲遲草徑青沙嶼楓林翠酒旗遙遙迎小隊畫
角倚風吹

同魯菴方伯逸峰抱雪省雪磬石漢良

夜飲烟雨樓兼懷聲百

遊覽非紆道茲樓當水程麥虛疑動蕩無月亦
空明酒盞勤寒夜詩腸緩旅情北風吹隻鴈何
處覓羣鳴

雪中登北極閣

漫漫迷磴道高閣路難通梯滾危雙屐人扶勝
短筇半山心愈戒絕頂眼才空金碧長干塔居
然色相中

急雪連旬積乾坤色不分郊原唯辨水城郭若
屯雲擔雀饑徒噪賓鴻飛失羣當年曾此地鍾

阜看斜曛

下方垂十廟左顧壓臺城遺像衣皆白長廊壁
轉明迷離雙目眩冷靜一心清妙理從茲發纖
塵何處生

有客凭闌久銜寒興更幽山中餘臘雪江上富
春流兆歲滋高隴還家遲小舟九衢誰躍馬箇
箇擁貂裘

查德尹表兄招同戴南枝王紫銓孫物
皆閔賓遠費此度李簡子李蒼存程
松皐喬東湖張星聞諸公大集平山

堂分詠揚州古蹟得浮山石五律一
首
成平懷禹績拳石壓滄溟歲久猶遺響春來不
見青六鼇分一鬣古廟冠孤亭淮泗年年決江
城亦泛萍

同余鴻客周雪客朱林修蔡芝泉鉉升
過龔半千半畝園看花有感
綠樹鶯啼半畝園城中廬舍類荒村一欄花氣
還熏客無處山光不到門酒力尚堪消白晝笛
聲切莫傍黃昏西州曾墮羊曇淚虎踞關前更
斷魂

四月晦日松門上人二知園去燕八載
重來同穆倩文思向山龍客雲客賦
八載松堂背主人重尋舊壘又過春入簾細認
紅襟是繞座驚疑白髮新歲月悔教依大廈網
羅幸不及微身靜聽絮絮呢喃語似有離情卒
未申

九日同吳園次杜茶村孫豹人汪扶晨
吳綺園家火傳伯平山堂登高
相期不醉毋歸去秋至重陽晴最難風雨每從
今日到江山肯負此回看檻平遠岫同人倚心
繫南天一鴈寒仲弟子厚客嶺表更欲移尊松下坐浮雲
薄暮正漫漫

東塘國博招同艾山此度仙裳孝威
賓連東湖景州匆齋彤本木華念昔
陳方師巖湘芷義行紅橋修禊
晴暖正逢修禊日泛舟難得使君閒廟堂有議
還開海賓客乘時且看山隋苑池塘青草外杏
花樓館綠楊間笙歌更逐輕鷗去遍采芳蘭水
一灣

螺髻菴并小引
菴踞虎踞關北以壑為牖以虹為几
以鍾阜為雙髻昔人云堆螺髻于天
邊即此迺吾卓氏祇園十六區之一
為先忠貞公祠家蓮旬公有姓字托
高林之句曾延易〻禪師卓錫歲久
事湮幾忘所自今金陵賢士大夫襄
復祖祀朱字綠作碑記紀其事感而
賦之
侍郎遺廟晴生壓俎豆將湮共愴神家大傅公師父原敏展背以此爲賦

憶毁淫祠存正祀願歌黃鳥慟孤臣山中豈少安禪地世上無多騎虎人先侍郎兒時讀書寶香山風雨中騎黑虎而歸自是一番氷雪後庭前古栢色重新

關山

劈嶺爲關關勢雄馬頭嶺上觸西風無端雲氣生平地何處車聲入半空乍曉寒潭心更白深秋烏桕項先紅當年流寇南侵日聞說靈旗出梵宮

紅山觀獵

古道停鞭看打圍征袍乍暖炙斜暉彎弧紫燕追風去攫兔黃鷹貼草飛野地割鮮爭飲血村壚沽酒更烹肥各誇心手施餘巧誰向南山射虎歸

宿紫陽山寶乘寺

石磴層層竹樹迷當門春草自萋萋遙聞梵語雲中落俯視江峰檻外低古殿鐘清山鬼拜危樓月滿夜烏啼重分僧榻南牕下客夢初迴百感齊寺即家廟先王父能放公先君聞仲公習靜處

過衢州戰塲示弟坦兼憶亡友

徘徊殘壘話斜暉往昔山前見破圍馬上金戈

揮日返嶺頭銀鏑逐星飛樵斧林重茂地飲人膏草尚肥戰罷問誰歸衣錦全身千古一荷衣

尋僧同北山健夫阜華荊石萬斯東會篤初練江南枝賦

尋僧不覺步從容縱逸何須策短筇野寺引泉千尺竹荒林識路一聲鐘未期對月山中待倘出看雲嶺上逢瓢笠爲生隨處有最難覓處是高踪

同東塘園博和公蘭佩定九子發孚嘉楚士允式丹書斗南爾玜家兄子升

送呂旂山北上

酒酣送客客遲行別者深于送者情繫馬歌嫌三疊少戀人心覺一官輕漫嗟鴈斷羣難合好趁秋高天正晴驛路郵筒何處寄月明茅店有吟聲

輓李香河金吾

憶君往事最傷神垂老還爲飄蕩人白紙招魂歸萬里青山纍石葬孤臣重華南拜蒼梧野屈子東鄰楚水濱好向巫咸尋故轍莫教英爽歎沉淪

寄内陳

性躭遊覽歷江湖微爾難教内顧無裝附琴書增邁往囊分簪珥備艱虞滿船夜月人孤枕十丈秋潮酒一壺蕩子關心屬何事慰懷弱女勝鸞雛

寄弟 爾城爾培爾増

故鄉禾黍爾經營客路波濤我獨驚風雨遲來春草夢雲山遙憶脊令聲少年浪擲時堪惜老大饑驅世所輕何日水消南[illegible]出縱教胼胝願躬耕

大明寺泉烹武夷茶澆詩人雪帆墓同左臣右誠西濤伯藍賦

茶試武夷代酒傾知君病渴死蕪城不将白骨埋禪智為薦清泉傍大明寒食過來春可恨桃花落去路初晴松聲蠏眼消閒事今日能申地下情

哭余果菴

可憐天喪一男兒回想高風涕淚垂文譽遜于同學日交情篤在破家時病由心瘁醫難効事到力疲理亦遲老母寡妻依稚子蕭條里巷不勝悲

柬曹般六

少年好事與相同忽漫皆成白髮翁闘酒場中憐夜月射鼋江上憶秋風 壬戌秋同般六登燕磯余射二鼋 升沉有異才原遜南北雖遙信屢通君過揚州曾問訊布帆早挂碧流中

張虞廷招同省雪永清徵乂泛舟虹橋

多時憶此一樽同疎雨生涼酒不空北海馳書衡臘雪邗江停轡泛薰風濕雲驟密天難碧晚照徐開水散紅座上羣公皆盡醉我将别怨托詩中 時省雪來自津門

雨後繼人招同省雪永清種紙平樓晚眺

雨歇秋空招我遊客翻為主醉揚州荷開沼上香歸酒山在江南青到樓為惜餘暉勤徙倚却饒清興代淹留倘加百尺飛林杪有景都從檻裏收

答任蘅臯兼謝題先人遺蹟卷子

薜荔頽牆緑四垂高車問訊過茅茨十年虚想成良會一日相逢卽故知黄鳥詩歌鍾阜淚白

蘋俎豆廣陵祠先忠貞公祠虎踞關之北螺髻菴有明先

後多屯難幾致吾家鮮孑遺先伯母錢宜人乙酉盡節揚州

彈琴

破寂藉孤琴揮手發奇響何來商音繁起身挂

壁上

採菱曲同張印宣江硯崖宣右人潘幼石張存菴卞夢齡賦

採菱溪水東初日照顏紅澄鏡隣儂影忽漫起

西風

採菱溪水南擊楫過澄潭鄰船催唱曲艷曲未

曾諳

採菱溪水西懷春在柳堤柳下艤儂舟隄上停

馬蹄

採菱溪水北自嗟空碌碌濁水怕汚衣清水不

盈掬

觀漁

獨向晴江破寂寥錦鱗潑剌戲春潮漁人舉網

得雙鯉歌上長堤折柳條

同大村匆齋渭求退夫仲賓檀子集硯

旅齋中賦餅中桃花

露井花飛最恨人玄都觀裏久生塵草堂一勺

餅中水留得桃源幾日春

採蓮曲

齊持蘭槳蕩輕船長浦清溪破曉烟花裏忽聞

喧笑起阿誰折得並頭蓮

採蓮人愛比蓮花新樣梳妝學內家更有女郎

年十五不盤宮髻挽雙丫

風狂亂泊蓼花洲水暗前溪雲影流少折蓮花

多採葉行逢驟雨好遮頭

穿袖輕衫試薄羅蘭舟宛轉泝清波溪頭日落

空歸去欲採蓮花愁刺多

凱歌

驕嘶戰馬欲橫飛甲士持戈聽指揮鼙鼓轅門

聲乍起前軍已破數重圍

萬幕連雲片月高琵琶一曲醉葡萄夢中吹角

疑催戰霍霍牀頭躍寶刀

同丘龍標下園渡溪

野寺門前歸樹烏夕陽驢背渡溪人問君何處

尋村店一片烟嵐指未真

揚州踏燈辭

柳巷新街燈月明女郎聯臂踏燈行莫言閨閣

人輕出如此風光是太平

偕盧歇菴陳健夫訪丁飛濤陸梯霞毛

會侯杜湘草

湖上相逢得比鄰城南城北往來頻幾番倒屣迎者舊到處看花喜暮春

六橋看桃花戲柬攜妓諸子

六橋二月十分春載妓樓船聚水濱老夫豈少風流興一樹桃花一美人

題昝抱雪塞遊圖

抱雪遊塞上遇妓蘭娘贈以詩有花

底𩦺騮金勒香之句後二年蘭娘嫁爲商人婦阿妹能熟誦其詩抱雪復遊塞上其妹約女伴祖帳塞垣外姜西溟爲文紀其事吳旭菴繪爲圖

塞上點茶酥酪香沙中祖帳列紅妝知君最是多情客曾把瑤篇贈女郎

私心欲訴託琵琶一曲涼州塞日斜阿姊已同隴下水妾身亦是路旁花

新詩吟罷勸金杯萬里風吹沙雨來跨馬欲沿荒草去塞垣直北李陵臺

友人納妾

佳人生長自江南墮馬盤龍素所諳妝罷有心遺繡帶待郎親手佩宜男

無題

鶯老花飛惜暮春高槐常與乳鴉親庭前亦長宜男草欲采誰爲紉佩人

爲采芙蓉問遠航吳儂日日鬭新妝書生豈有黃金屋紅袖難歸薜荔牆

盈盈十五結雙鬟早入侯家歌舞班鸞鳳未能偕侶去飛還鶯燕在人間

憶女念果

萬里常教匹馬馳無端今日動鄉思最憐有女才三月未解呼爺見別離

雨中富春江上

雲吐亂山青隱隱汀沙浦樹各參差富春江上不逢雨誰識南宮畫有師

苦雨口號

畎畝何來鯉與魴十家田父九漁郎今朝撒網深渾下記是當時打麥場

舊院故址看花同鷹阿些山不菴賦

短草青青石逕斜藥欄竹塢兩三家風流謾說全消歇不見美人猶見花

一哭寶女

砌下蛩鳴落月低兒行泉路倩誰攜耶娘此別無消息鬼伯相依莫亂啼